

春明外史

上冊

世界書局印行



張恨水 著

春明外史

上册

世界書局印行

前序

余少也不羈，好讀稗官家言，積之既久，浸淫成癖，小齋如舟，牀頭屋角，纍纍然皆小說也。既長，間治詞章經典之書，爲文亦稍稍進益，試復取小說讀之，則恍然所謂街談巷議之言，固亦自具風格，彼一切文詞所具之體律與意境，小說中未嘗未有也。明窗淨几之間，花晨月夕之際，胸懷曠達，情有不能自己者，竊嘗拈毫伸紙，試效爲之，亦復悠然神會，輒中繩墨焉。於是又感小說如詩，亦足爲慰情陶性之作，不必計字賣文，強迫而出此，更不必以此儕於著作之林，作爲不世之業以爲之也。年來湖海消沉，學業之事，百凡都已頽廢，惟於小說一道，尙愛好如恆。吾友舍我知其然也，當其主辦世界晚報之始，乃以撰述長篇相託，余因之遂有春明外史之作，余初非計字賣文，亦未敢自儕於著作之林也。夫太玄之篇，且覆醬瓿，左思之賦，幾蓋酒甕，而此雕蟲小技，又烏足以自鳴耶？金聖歎批西廂，自謂爲人生消遣法之一，余竊引以自況焉。容亦讀者所許歟？

民國十四年十月張恨水序。

後序

漸之意義大矣哉！從來防患者杜於漸，創業者起於漸，漸者，人生所必注意之一事乎？吾何以知之？吾嘗來往揚子江口，觀於崇明島，有以發其省也。

舟出揚子江，至吳淞，已與黃海相接，碧天隱隱中，有綠岸一線，橫於江口者，是爲崇明島。島長百五十里，寬三十里，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其上無不具有，儼然一世外桃源也。然千百年前，初無此島。蓋江水挾泥沙以俱下，偶有所阻，積而爲灘，灘能不爲風水捲去，則日積月聚，一變爲洲渚，再變爲島嶼，降而至於今日，遂有此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卓然江蘇一大縣治矣。夫泥沙之在江中，與水混合，奔流而下，其體積之細，目不能視，猶細於芥子，十百倍也。乃時時積之，日日積之，以至月月年年積之，居然於浩浩蕩蕩，波浪滔天之江海交合處，成此大島。是則漸之爲功，真可驚可喜可懼之至矣。

於此，乃可以論予之作春明外史矣。予之爲此書也，初非有意問世，顧事業逼迫之，友朋敦促之，乃日爲數百言，發表於世界晚報之一夜光。自十三年以至於今日，除一集結束間，停頓經月外，餘則非萬不得已，或有要務之羈絆，與夫愁病之延擱，未嘗一日而輟筆不書。蓋以數百言，書之甚便，初不以爲苦也。乃日日積之，月月積之，寢假得十萬言，成若干回矣。寢假得二十六萬言，成第一集矣。寢假得六十萬言，成第二集矣。而吾每於殘星滿天，老屋紙窗之下，猶爲夕夕爲第三集也。今亦成書六回矣，合之可得七八十萬言也。今率爾命人曰：爾須爲文八十萬言。未有不驚其負任之重且大者。然予卒優爲之，蓋成於漸而不覺也。古人有惜寸陰者，有惜分陰者，良有以歟？因予之書之成於漸也。或曰：其書係信手拈來，湊雜成篇，或曰：不然。譬諸畫山水，先有大意，然後興到一揮，合之自然成章。予曰：唯唯否否。謂毫無布置，日日爲之，各不相顧，則此七八十萬言，將成何話說？謂固有規矩，

按意命文。然爲文如擲骰趕盆，一時有一時之興致，卽一時有一時之手法。爲文且千餘日，謂仍不失初意，又欺人之談也。夫江中之泥沙，漸漸成島，未必不改原來之形勢，而其卒能成島，則一也。又奚問焉？然此實非予所計及。予書旣成，凡予同世之人，得讀予書而悅之，無論識與不識，皆引予爲友，予已慰矣。卽予身死之後，予墓木已拱，予髑髏已泥，而予之書，或幸而不亡，乃更令後世之人，取予書讀而悅之，進而友此陳死人，則以百年以上之我，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得而爲友，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其他又奚問焉？人生至暫，漸漸焉而壯，漸漸焉而老，漸漸焉而死而朽，不有以慰之，則良辰美景，明窗淨几，都負之於漸漸之中，不亦大可惜哉？悟此者，乃春明外史之友也，亦予之友也。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彤雲覆樹，雪意滿天。書於老屋紙窗，青爐紅火之畔。張恨水序。

續序

春明外史今歲事矣，吾之初作是書也，未敢斷其必歲事也，今竟歲事，是在吾一生過程中所言行百千萬億之事，而又了卻其一矣。使吾而爲吾自身作傳，所可大書特書者也。夫人生作事，大抵創其始易而享其終難，吾於此書創其始而亦觀其終，快何如之？而讀春明外史者，於其第一日在報端發表時讀之，於其第一集發印單行本時又讀之，於其複印第二集單行本時，更讀之。今於吾書卒業時，於其全部自第一字至最末一字，且全讀之，又得不以爲快乎？作者快，讀者亦快，吾願與愛讀春明外史者，同浮一大白者也。更或獲萬一之幸，吾書於覆瓿之餘，得留若干部存於百年之後，則後世之人，取書於故紙堆中，欣春明外史之底於成，而讀春明外史者之得觀其成，則讀吾文至此，見吾與吾友之同浮一大白，當亦忍俊不禁，陪浮一大白矣。是可樂也。

雖然，吾因之有感焉。吾書之初發表也，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而其在報端完畢也，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其間凡五十七越月矣。此五十七越月中，作者或曾欣欣然有若帝王加冕之慶焉，或曾戚戚然有若死囚待決之悲焉，亦有若釋家所謂無聲色嗅味觸法，木然無動而不知身所在焉。若就此而爲文以紀之，則十倍於春明外史之多可也。然而今何在者？皆已悠悠忽忽，僅留千萬分之一作爲回憶而已。不亦哀哉？吾如是，吾知讀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不但如是而已，則在此五十七越月中，愛讀春明外史者，生離者或當有人，死別者或當有人，卽遠涉窮荒，逃此濁世，或幽居因地，永不見天日者，或亦莫不有人。是皆吾之友也，吾竟不能以吾友愛讀者，獻與得卒讀之，使其生平，多一未了之緣，此又吾耿耿於心，愀然不樂者矣。

由前言之，可樂也。由後言之，乃不勝其感矣。一下里巴人之小說成功，其情形且如此，况世事有百千萬億倍重於此者乎？信夫，天下之事有相對的而無絕對的也。

吾書至此人或疑而問曰：然則子書之成也，樂與戚乃各半焉，果將何所取義乎？吾又欣然曰：與其戚也，寧悅焉。夫人生百年，實一彈指耳。以吾書遂日隨寫五六百言，費時至五十七月而書成，似其爲時甚永也。然吾於書成後之半歲，始爲此序，略一回憶，則當年磨墨伸紙，把筆命題，直如昨日事耳。時光之易過如此，人生之歲月有涯，於此一彈指，棄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聽其如電光火石，一瞬卽滅，不亦大可惜耶？今吾在此若干年中，將本來勢將盡去之腦之目之手，於其將去未去以成此書，造化雖善弄人，而吾亦稍稍獲得微跡，而終於少去須臾，是終可慶也。且讀吾書者，因而喜焉，因而悲焉，因而相與討論焉，亦將其將去未去之腦之口之目之手，以盡一時之適意，亦未始非好事也。不寧惟是，而最大之效用，且又可於若干時候，忘卻日日追逐之死焉。夫人生之於死，拒之有所不能，急而覓死，人情又有所不忍，坐以待死，亦適覺其無聊者也。然則人生真莫如死何矣。茲有一法焉，則盡心努力，謀一事之成，或一念之快，於是不知老之將至，直至死而後已，遂不必爲死拒，爲死不忍，爲死而無聊矣。識得此法，則垂釣海濱，與垂拱白宮，其意無不同。而吾之作小說，與讀者之讀小說，亦無不同也。客有悟此者乎？則請於把盞臨風，高枕燈下，一讀吾書，更不必遠涉山島，而求赤松子其人矣。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瀋陽還北平，獨客孤征，斗室枯坐，見窗外綠野半黃，饒有秋意。夕陽亂山，蕭疏如人，客意多暇，忽思及吾書，乃削鉛筆就日記本爲此。文成時，過榆關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張恨水序。

回 目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一
第二回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一二
第三回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二一
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二九
第五回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消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四四
第六回	萍水約雙棲非雞非鶩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五六
第七回	寂靜禪關奇逢訝姹女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六九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七九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姝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九〇
第十回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一〇〇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一一一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一二二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臺真燦爛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一三四
第十四回	綺語道温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一四四
第十五回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	一五五

第十六回 慾壑空填花叢迷老吏 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雄 一六七

第十七回 目送飛鴻名花原有主 人成遂客覆水不堪收 一七五

第十八回 私語賦閒人情何綿密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一八四

第十九回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一九六

第二十回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槎 二〇六

第二十一回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瓣香卻病聊贈一枝梅 二二〇

第二十二回 滿面啼痕擁衾依繡榻 載途風雪收骨葬荒邱 二二三

第二十三回 拈韻迎春詩情消小恙 放懷守歲旅感寄微醺 二五三

第二十四回 新句碧紗籠可憐往事 錦絃紅袖拂如此良宵 二六四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龕空名傳勝蹟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二七六

第二十六回 奇句寫情懷攫羊似虎 錦屏漏消息打鴨驚鴛 二八四

第二十七回 夢感前塵填詞傷舊雨 書還故主鑄錯得新詩 二九六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撲朔 獻花同染指捷徑迷離 三〇五

第二十九回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付寄託遙深 三一六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三二七

第三十一回 稚子無家依人儕鄭婢 名姝雅集願曲學周郎 三三七

第三十二回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鈎斜 三四九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蹤名藏字裏 勤破美人計金盡牀頭 三六一

第三十四回	斗酒隻雞淒涼祭綠野	閒花野草惆悵晤青衫	三三四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三八五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銀燈搖豔影	魔城自限錦字惜華年	三九七
第三十七回	玉臂親援豔詩疑稿木	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	四〇八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紅氈人胡不醉	斷恩盟白水郎太無情	四一八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蹤投書寄愛	華筵趁餘興擊鼓催花	四二八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頻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四三八
第四十一回	指點畫中人神傳阿堵	紛騰詩外事典出何家	四四八
第四十二回	澈夜搜枯腸文章有價	因時關利數名士無虛	四五八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談灰心悲獨活	臨風品茗冷眼羨雙修	四六八
第四十四回	對影三人夕陽無限好	依山一笛高處不勝寒	四八二
第四十五回	遠道供山珍百朋相錫	下廚勞素手一飯堪留	四九五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鄰喜環碧樹	迎秋有樂事約種黃花	五〇六
第四十七回	學尙塗鴉餽釘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尋香	五一六
第四十八回	鬻畫分金割愛助膏火	讀書補拙勉力答瓊瑤	五二八
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淚珠換眷屬	書生吐氣文字結姻緣	五三八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擲金留笑去	脂粉地獄微服看花來	五五二
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	五六三

- 第五十二回 一束結金蘭緣訂來世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五七五
- 第五十三回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五八六
- 第五十四回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五九六
- 第五十五回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連宵製菊選筆墨閒人……………六〇六
-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陳擢金勝竹葉 新章急就揮汗頰梅花……………六一六
-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六二七
-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六三九
-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蕪蓬門驚枉駕 風塵落拓粉墨愧登場……………六五一
-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衝寒謀去路 饑來驅我墜溷誤前程……………六六一
- 第六十一回 擁絮聽嬌音惺忪溫夢 假爐消永夜婉轉談情……………六七二
- 第六十二回 枕上託孤心難爲妹妹 樓頭拚命意終惜卿卿……………六八二
- 第六十三回 氣味別薰蕕訂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六九四
- 第六十四回 已盡黃金曲終人忽渺 莫誇白壁夜靜客何來……………七〇五
-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終乖鶴蝶 不須京兆筆且訪屠沽……………七一六
-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飯佛 禪關擁雪僻地更逢僧……………七二七
- 第六十七回 對席快清談流連竟日 憑欄驚妙舞搖曳多姿……………七三七
- 第六十八回 心隔蠻絃還留芳影在 目空螳臂起舞劍光寒……………七四八
- 第六十九回 寬大見軍威官如拾芥 風流關國運女慢傾城……………七五七

第七十回	聲色相傳兒原跨窻物	錙銖計較翁是惜財人	七六七
第七十一回	妙手說賢郎囊成席捲	壯顏仗勇士狐假虎威	七八〇
第七十二回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	七九三
第七十三回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	八〇三
第七十四回	描寫情思填詞嘲豔跡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	八一四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八二五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側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	八三七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	八四九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銜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八六一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遜浮鷗	八七一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	一場鴛夢斷蠟淚迎人	八八四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病	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	八九六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九〇九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九二四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九三六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詩絕命	撫棺傷薤露慟哭輕生	九四八
第八十六回	舊巷吊英靈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	九六一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春來總是負啼鵲，披髮逃名一惘然！除死已無銷恨術，此生可有送窮年？
丈夫不顧嗟來食，養母何須造孽錢！遮莫聞雞中夜起，前程終讓祖生鞭。



這

首詩，是個騷旅下士所作，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你看他滿腹牢騷，卻立志甚佳，在作書的這部小說裏，他卻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姓楊名杏園，號卻很多，什麼綠柳詞人啦，什麼滄海客啦，什麼寄厂啦，困廬啦，朝三暮四，日新月異，簡直沒有一個準號；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都叫他一聲楊杏園。在我這部小說開幕的時候，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所以這五年來，他都住在皖中會館裏。這皖中會館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擁擠不堪，只有他正屋東邊，剩下一個小院子，三間小屋，從來沒有人過問。原因這屋子裏，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發瘋病死了，以後誰住這屋子，誰就倒霉。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誰還搬來住。楊杏園到京的這年，恰好會館裏有人滿之患，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空堆着木器傢伙，他就叫長班騰出來，打掃裱糊，搬了進去。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說住不得的。楊杏園笑道：我本來倒霉，不搬進去，不見得走運；搬進去，倒落得清閒自在，住一個獨院子了。人家見他如此說，也就由他，其實這個小院子，倒實在幽雅。外邊進來，是個月亮門，月亮門裏頭的院子，倒有三四丈來見方，隔牆老槐樹的樹枝，伸過牆來，把院子遮了大半邊。其餘半邊院子，栽一株梨樹，掩住半邊屋角，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兩明一暗。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一間作臥室，一間作書房，一間作爲好友來煮茗清談之所，很是舒服。一住五年，他不願和人同住，也沒有人搬進來。說到這裏，正是三

月初旬的天氣。北地春遲，這院子裏的梨花，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窗明几淨，空院無人，對着這一棒寒雲，十分清雅有趣。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翻了幾頁，正看到那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忽聽見有人喊道：杏園在家嗎？楊杏園丟了書本望外一看，卻是他影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連忙招呼道：請進來坐，請進來坐。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笑道：你倒興復不淺，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應該出去逛逛，才是。楊杏園道：何嘗不是呢！但是我就想不出一個消遣的地方來，二來我這院子裏的梨花，正開到好處，多多賞玩一會，我覺比逛那龍蛇混雜的遊藝場，卻好得多。何劍塵道：難道北京之大，就沒有你消遣之所嗎？這未免矯情太過了。這樣罷，我來作個小東，請你吃小館子，吃完了，我們去看中國電影戲兒，好不好？楊杏園道：吃小館子我倒贊成，那家好呢？這卻是個問題。於是彼此討論半天，後來是何劍塵硬行主張，要到九華樓去。楊杏園道：九華樓的揚州菜，倒有幾樣不含糊，就是地方窄小的不堪，老等沒有座位。何劍塵道：去早一點，總可以不至於等座位的。楊杏園道：吃館子要等座位，那也是個虐政，不過我常見一班吃學專家，越是窄小而又擁擠的地方，越是愛去，好像有什麼學問似的。於是開館子的人，他有展開局面的機會，他也不展開了。何劍塵笑道：你能看到此層，也就於吃學三折肱了。說說笑笑，不覺已是七點鐘，二人便坐着車子向九華樓而來。楊杏園一進門，便覺油香酒氣，狂熱撲人。那雅座裏面，固然是烏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就是雅座外面，櫃臺旁邊，三三兩兩的包月車夫，有的拿着氈條，有的披着洋毯，排班也似的站着。楊杏園回頭對何劍塵道：如何？我不說是無望嗎？那櫃上掌櫃的，不待何劍塵回話，便道：樓上有座位，二位請上樓罷。何劍塵對楊杏園道：且上樓看看。二人上得樓來，見這三間單間，早放下了簾子，裏面杯盤爭響，人語喧嘩，鬧成一片。外面散座，四張桌子，也全坐滿了人，二人大失所望。正想下樓，一個夥計正從一個單間裏出來，見了何劍塵，滿面堆下笑來道：三爺，你好久不來了啊。說時，順手搬兩張凳子過來，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來，就是一頓亂擦。口裏說道：你二位請坐，這單間已經在算帳，

說話就得說到這裏，何劍塵正要問話，只聽見左邊屋子裏一陣筷子敲盤子聲，噹噹的直響，意思是叫夥計或者催菜，那右邊屋子裏又喊道：夥計！拿花捲來。這夥計接連答應了兩個喂字，轉身就走。楊杏園笑道：這夥計的職務，要是叫我幹一天，我必然肝腦塗地，虧他三百六十天，朝朝如是，居然樂此不疲。何劍塵道：什麼樂此不疲，也是爲吃飯二字所迫罷了，好像夜靜更深，人家都睡的甜蜜蜜，我們還是睜着兩隻大眼睛，在那電燈底下，什麼內閣問題，什麼國會風潮，把人家瞎帳，正研究得個不了。擴而充之，彼此境況，都是一樣啊。楊杏園道：言歸正傳，你看還是等一等座位呢？還是另走一家？何劍塵道：我是幾天想吃這裏的松鼠魚和燒鴨炒芽菜，還是等一會罷。楊杏園沒法，也只好坐下來等，不用目光射到散座上去。只見西角席上，坐了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的，穿了一身的嗶嘰衣服，胖胖的臉兒，嘴唇上養一撮短鬍子，神氣很足。一個年紀輕些的，穿了一身西裝，帶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羅克斯眼鏡，頭上分髮，梳得光溜溜的一絲不亂，雪白的一張臉，一根鬍子也沒有。楊杏園正在打量他們，那個穿西裝的也回頭向這邊看來，他見了何劍塵，忽然站起來道：何劍翁！好久不見了。何劍塵一看，原來是內務日報的主任凌松廬，便也站起來道：久違！久違！凌松廬道：你是兩位嗎？我這席上正有兩個位子，這面坐罷。何劍塵道：不必，不必，各便罷。凌松廬那裏肯，再三再四，硬要何楊二人坐下，何劍塵沒法，只得坐上這邊來。大家介紹之後，才知道那位小鬍子係樟腦局局長，他的職務係在福建地方專辦樟腦事宜，姓江，名大化，是把南洋華僑資格來作官的。這時添了杯筷，凌松廬點的菜，一碗一碗送上來。凌松廬對何劍塵道：我雖然是福建人，就愛吃江蘇館子，北京空有幾家閩菜館，全不是那一回事。劍翁對於江蘇館子，自然是內行了，請你點幾樣罷。又對楊杏園道：我們雖然初次見面，卻不必客氣，請楊先生也點一兩樣。何楊頭裏少不得謙遜一番，後來點了幾樣燉鯽魚、紅燒鴿子之類。不一時，飯畢，凌松廬在皮篋裏拿出一枝雪茄，一面擦洋火，一面吸着。吸了兩口，仰在椅子上，將右手大食指，夾着雪茄，卻用中指不住的彈煙灰。擡頭望着江大化道：吃過飯，那裏去玩？

江大化道：還是胡同裏走走罷。凌松廬對何劍塵笑道：你看如何？何劍塵道：我卻是一家相識的沒有。江大化道：過於客氣，這裏拐灣就是韓家潭，何不走走走？楊杏園看見何劍塵那個樣子，是有點動心了。因對他們三人道：他處無不奉陪，逛胡同我卻是個十足門外漢，那是要除外的。凌松廬道：要去自然大家同去，一個也不能少。何劍塵道：杏園你就去罷。你不是說過，北京各級社會，連車夫聚會的小茶館，都得實地調查一下嗎？那麼，像這南北馳名的八大胡同，怎樣能不去一廣眼界呢？江大化道：包你去了，還想第二次呢。楊杏園心裏想道：果然這八大胡同，只徒聞其名，究不知裏面是怎樣一回事，不如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實地去調查看看。他這樣一猶豫，何劍塵笑道：沒有什麼問題，去罷。去罷！這時，夥計算上帳來，凌松廬搶着會了帳。楊杏園覺得決然而去，對不起人，只得隨着他們下樓，一行四人，出了九華樓，凌松廬的馬車，何楊的包月車，早都攏了過來。江大化對凌松廬道：這一點路，我不要坐你的車子了，我們走了去罷。叫車夫在松竹班門口等如何？何劍塵不覺失聲道：呀！松竹班嗎？凌松廬道：這個呀字，下得可怪，我們非到松竹班玩不可！看是怎麼一回事？何劍塵只是微笑，一聲不響。楊杏園對他們這些話，卻完全莫明其妙，只得低頭跟着他們走。不一會，來到松竹班門口，江大化早一腳跨進大門，楊杏園見那院子拐角上，站着幾個穿黑布袍子的人，坐在幾條板凳上，見他們進門，都站了起來。內中有一個人，忽然提起嗓子，喊了一個似何非何似黑非黑的字音，如雷貫耳的響了出來，不由得嚇了一跳。看何劍塵他們，卻絲毫不爲介意，楊杏園也就裝做沒事似的，跟了他們進院子。楊杏園一看，那些屋子，都是電光燦爛，素簾低垂，有幾間屋子，玻璃窗裏的窗紗，掀起了一隻角，有幾張雪白的面孔，在那裏向院子裏張望。這時跑過來一個穿黑袍子的，低聲下氣的對江大化道：諸位老爺有熟人嗎？江大化正要答話，楊杏園只見南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罵那穿黑袍子的道：飯桶！人也勿認得，便走近了一步，笑盈盈的對何劍塵道：今天是一陣風，把你何老爺吹來了？凌松廬笑道：今天是我把他拉來的，那裏是什麼風。那姑娘便笑着對凌松廬點點頭。

頭道：謝謝你。那穿黑袍子的，早站在南屋子門口一邊，把一隻手高高的將簾子掀起，那姑娘就讓着大家進屋子。楊杏園在這個所在，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進得屋來，少不得四圍觀察一番。這屋子是兩間打通的，那邊放了一張銅牀，上面掛着湖水色湖縐帳子，帳子頂篷底下，安了一盞垂纓絡的電燈，錦被捲得齊齊整整，卻又用一幅白紗把他蓋上。牀的下手，一套小桌椅，略擺了幾樣骨董。窗子下，一張小梳頭桌，完全是白漆漆的，電燈底下，十分的亮。小桌上，一軸海棠春睡圖，旁邊一副集唐對聯，上寫道：有花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上銜寫着花君校書一粲，下銜是書劍飄零客戲題。楊杏園想道：原來這位姑娘叫花君，這副對聯，卻是集得有意思。再看那邊，三面三張沙發椅，中間也是一套白漆桌椅，窗子邊一張小條桌，上面也有筆硯文玩之類，一個小鐵絲盤，裏面亂堆着上海流行的幾本雜誌。右角上一架穿衣鏡，鏡子邊一架玻璃櫥，桌後頭斜疊着一架繡屏。壁上除掛了四條繡花屏外，還有一副集唐的對聯，是卻嫌脂粉污顏色，遙指紅樓是妾家。楊杏園正在這裏觀察，一個三十來歲的娘姨，遞了一枝煙捲過來，他本不抽煙，但是拒絕不抽，一來不好意思，二來又恐怕犯了規矩，只得接了。那花君便擦了一根火柴，替楊杏園燃煙，一面含笑問道：貴姓？楊杏園卻老老實實說了一聲姓楊，便一面偷眼看他們三人怎樣，他們三人坐下，自己也坐下。他們三人喝茶，自己也喝茶。那花君依次問到江大化、凌松廬時，他二人卻隨便說了一個假姓。楊杏園心裏卻很奇怪，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說謊。這時花君和何劍塵坐在一張沙發上，耳鬢廝磨，正在那裏低聲軟語，凌松廬道：好！你們那裏情話喁喁，把客都扔在一邊。何劍塵笑道：那裏是什麼情話！我們是在這裏辦祕密交涉。花君將何劍塵的大腿輕輕一拍，笑道：恰個祕密交涉，你又瞎三話四。因指着楊杏園道：你看人家多規矩！何劍塵道：人家是個十足清倌人，自然規矩了。說到這裏，忽然門簾子掀起了半邊，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倌人，探了半邊身子進來，叫了一聲五阿姐，看見有人又縮轉去了。何劍塵問道：是誰？花君道：是梨雲老七。何劍塵道：你叫他進來坐坐。花君道：好！我去叫他來。說着，一掀簾子出去，就半推

半送的，將梨雲推了進來。楊杏園一看，只看他一張鴨蛋臉兒，漆黑一條辮子，前面的留海，梳到眉毛上，越顯得這張臉雪白。身上穿了一套月白華絲葛夾襖夾褲，真是潔白無瑕，玲瓏可愛，不愧梨雲二字。楊杏園在那裏賞鑒梨雲，梨雲也打量楊杏園一番，二人是不覺打了一個照面。何劍塵對楊杏園笑道：我見猶憐，誰能遣此梨雲對何劍塵道：僚說僉末事？何劍塵指着楊杏園道：這位老爺是清信人，你也是清信人，我打算要做一個紅媒。梨雲低頭一笑，順手在桌上碟子裏，抓了幾粒瓜子，一粒一粒的望何劍塵身上拋來。說道：僚格個人，總歸嚙不好閒話格。何劍塵只是格格的笑，幸得有梨雲如此一鬧，要不然，楊杏園倒是真有點不好意思。這時，忽然有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進來，對凌松廬說道：我在外邊剛剛出條子回來，在房門外頭，就聽見你的聲音，你怎麼不上我房間裏去？凌松廬道：一進門，就被老五拉進來，反正遲早要到的，你又何必忙說到這裏，忽然掀天掀地起了一陣大風，只吹得窗扇格格格的響。楊杏園一看手表，已經九點三刻了。因對凌松廬道：我看你們三位，還有得週旋，我是辦事的時候到了，不能奉陪。凌松廬那裏肯依，何劍塵原知道楊杏園今日沒事，但是看見他坐在此地，偏促不安，心想，不如等他走了罷。因對凌松廬使個眼色，凌松廬只得放了。楊杏園一出房間，恰好梨雲在過廳裏打電話，他見楊杏園出來，手上拿着耳機在那裏報號頭，眼睛卻望着楊杏園對他點頭，微微的一笑。楊杏園被梨雲對他這一笑，心裏不免一動，也就一笑，出了松竹班，自己的車子，已經在門口等候，坐上車子，不多的路，就到了會館。進得院子來，只見滿地雪白，都是梨花片。這時風已息了，天上的半輪新月，微雲淡抹，照着院子裏，卻是昏暗不明。楊杏園不覺歎息道：咳！這花還沒開到三日，就被幾陣風刮得這樣狼藉不堪，真是可惜！在院子裏不免徘徊了半天，進得屋子來，長班跟着進來泡茶，順手遞了一封信給他。他拆開來一看，是同鄉會的知單。上寫着明日爲清明佳節，凡我旅京鄉人，例應往永定門外皖中義地，祭掃同鄉前輩，事關義舉，即懇台駕於上午八時前，駕臨會館，以便齊集前往爲盼。皖中旅京同鄉會啓。楊杏園想道：同是天涯淪落人，一生一死，也值

得祭掃一番，我明天就抽出一天的工夫，往城外走一回罷。想到這裏，頗有點詩興，便坐下來，拿一張八行來起草詩稿，卻只寫了十年寒食九天涯，一樣春風兩鬢華十四個字，老接不下去，便丟了筆，走到院子裏來散步。那半輪新月，由破碎的梨花樹枝裏，射在白粉牆上，只覺得淒涼動人。那樹上的梨花，一片兩片的，只是飄飄蕩蕩，在這沉沉的夜色中，落了下來。楊杏園看見這種夜景，又不覺得了兩句詩，共十個字。是殘枝篩碎月，微露滴寒雲。下面正想描寫這落花的情形，只是背着手，在梨花底下踱來踱去。這時大風雖然息了，不時尚有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偶然間風大一點，吹得那將落未落的梨花，簌簌的撲了楊杏園一身。覺得身上很有些冷，便進了屋子，喝一杯熱茶。自己不覺自笑道：偶然閒一點，不自在一會子，做個什麼詩，這不是自討苦吃麼？又想到：要是早兩年，在家裏閉戶讀書的時候，像今夜的情景，大可做上幾首詩，這幾年幹這新聞事業，風情完全是減少了，我想人生在世，要有點著作，也要有些福分呢。又轉念道：人家說妓女都是下賤不堪的人，像我看今日那個梨雲，就覺得小鳥依人，很是可愛。要在早兩年，我又要做幾首紀事詩了。一個人坐在燈下，只是想，不覺已是十二點多鐘。想道：這是何苦睡罷，便鋪牀去睡。誰知上牀之後，老睡不着，那梨花片被風吹着，打在窗戶紙上，一陣一陣，聽得清清楚楚。忽然間何劍塵跑了進來，叫道：杏園！杏園！貴客來了。楊杏園一看，只見梨雲跟在何劍塵後面，走了進來。低了頭，只是笑。楊杏園這一喜，真是喜出望外，而且似乎和梨雲很熟，便牽着他的手道：我這裏已經有個梨雲，你來了，卻是兩個了。梨雲道：還有一個在那裏？楊杏園指着窗外的梨花道：那不是一個麼？梨雲道：你有了他，還要我作什麼？撒開手就走。楊杏園趕緊就追，追到一個海邊上，梨雲就望海裏一跳。楊杏園這一急非同小可，滿身汗如雨下，口裏只叫救人，叫了好久，無人答應，忽然睜開眼睛一看，原來還睡在牀上，心裏還只是跳個不住。睡在枕頭上，閉目一想夢景，歷歷還在目前，再要睡時，又睡不着，看一看窗外，已經紅日滿窗。披衣起牀，漱洗方畢，早聽見那邊正廳上，人聲嚷成一片。就中有個嗓子最大的一直嚷進楊杏園院子裏來，說道：楊先

生起來沒有？今天我們一路出城去，好不好？楊杏園望窗子外一看，原來是同會館住的徐二先生。這人歡喜趕熱鬧，遇着館裏的合作事情，像撒蘭啦，湊份子唱話匣子啦，邀角打撲克啦，十回有九回是他領袖。他雖然是在衆議院當個小書記，館裏的長班，也叫他一聲老爺。他又專喜歡和闊人往來，很傳染了些闊人的臭味，因此上同館的人，都和他起了個徽號，叫做徐二總統。會館裏同人，要是共同的行動，若沒徐二總統在場，那就大大的減色。今日同鄉出城去祭掃義地，自然少不了徐二先生這一角，所以一清早，他就滿會館宣佈召集的命令，把人全吵起來了。楊杏園一見是他，只得答應道：「早起來了，徐二先生也出城去嗎？」徐二先生一面說着，一面走進來說道：「我自然去，但是這遠的道，車夫怕拉不動。我昨日晚上，打了一個電話給王都統，問他借了一匹馬騎。這是阿拉伯種，又高又大，是王都統的坐騎，他的馬車，都捨不得這匹馬拉，他肯借給我，總算是十二分的情面。徐二先生如數家珍的說了下去，很是有味。長班氣吁吁的跑進來說：「徐老爺，快些去，那王都統的馬夫說，小馬夫出來溜馬，私自給你把馬拉來了，他並不知道。倘若都統知道了，他的飯碗靠不住，硬要牽回馬去。我說是徐老爺和王都統借來的，他說沒有這回事，都統不認得你，已經把馬牽去了。」徐二先生聽了，罵道：「混帳東西，胡說便罵着走了。」楊杏園看了不覺好笑，心想：我何必同他一處鬼混。不如找黃別山兩個人一道，先走一步，省得一路胡纏，因便走向黃別山屋子裏來。黃別山正把一個大燒餅，分作兩片，夾着一根油條，作一小捲，只望口裏塞。左手提着一把泥金壺，斟了一大杯黃茶放在面前。楊杏園道：「你這人飲食上太不講究，這樣苦省，也不知道你每月賺的幾十塊錢，作什麼用了？」黃別山笑道：「罷罷罷！我們不能和你們闊少比，清早起來，什麼牛乳點心，鬧個不清，說着把未吃完的燒餅一指道：「我每日清早，四個子兩套，也是一樣充飢。我是有名的黃斃三，越窮越名副其實，我們在上海鬧革命的時候，三個銅板，在湖北老館子裏吃碗清湯麵算一餐，也過去了。」楊杏園笑道：「一招上你的窮話，就是一大堆，討厭已極。今天上義地裏去，我懶和他們一陣，我們兩人先走一步，好不好？」黃別山道：

我本不願和他們一陣去，既然你來邀我，那我們就先走。但是我要實行不坐車主義。楊杏園道：來去三四十里，路太多一點，我陪你走到永定門，再雇驢子如何？黃別山只得勉強答應，便吩咐了長班，鎖住房門，二人出了會館，向永定門而來。到了城門口，兩人各雇了一頭驢子出城。這時，鄉村的柳樹都已重青，翠村莊子上土牆裏面，一簇一簇的紅桃白杏，湧了出來，十分動人。村莊口上，有口井，井上有個打水轆轤，轆轤旁邊，一棵淺紅的杏花，開得非常的茂盛，一個鄉下婦人，正在杏花底下汲水。楊杏園把鞭子指着那婦人道：我看他們真是圖畫中人，可惜他一點兒不知道。黃別山笑道：因其不知，此村婦之所以爲村婦，若這班人都風流自賞起來，我們不必穿衣吃飯了。他們騎在驢子上，說說笑笑，早抄上小道，見前面柳林裏，現出一道白粉短牆，轉進柳樹林子，一個八字大門，便是義地的大門口。下了驢子，那大門裏的狗，聽得生客說話聲音，咩咩的吠了出來，隨後就走出一個莊稼人。他看見客來，料是來祭奠的，轉身就望裏面報告去了。楊杏園看這大門口，也掛了兩塊牌，一邊是義園重地，一邊是閒人免入，他心裏已覺得多此一舉了。走進門，看這過廳的牆上，橫七豎八，貼了許多佈告，楊杏園一看，上面寫道：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義地，均係狀元，翰林，進士，員外郎，欽加一品銜，巴圖魯，耀武將軍，大同府知府，直隸州，一切名人安埋之處，自應細心照應，本管理員接事以來，更慎重其事。隔村頑童，鷄猪牲口，均須禁止入內，特諭爾園丁知之。此諭！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皖中義地管理員王印

楊杏園看那管理員字樣之下，還有一塊四方的硃印，一塊小的長印，仔細一看，方印是皖中義地管理員七個字，長印是皖中義地四個字。再看那些佈告時，裏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身穿青夾袍，外套天青大團龍舊緞子馬褂，雖然不知這馬褂係同治年間的，還是咸豐年間的，可是兩袖郎當，寬大入時。他頭上戴了一頂

瓜皮小帽，雖然不知是絲織品，還是棉織品，卻有些油亮，大概不是一年兩年的成績。他一張漆黑的臉，畫滿了皺紋，嘴上留了兩撇鬍子。他看見黃楊二位，早是一揖到地。楊杏園一想，大概這位就是那佈告上自稱的管理員，便和他點點頭。那管理員道：「今天怎麼就只你二位來，還有那財政部的劉老爺，衆議院的徐老爺呢？」楊杏園道：「我們先走一步，他們隨後也就到了。」那管理員就將他二人往裏讓。楊杏園進來一看，這四圍的短牆，倒是圍了很大一個圈子。進門是一片菜地，後邊全是高高低低的亂塚，菜地和墳地交界地方，種了一排柏樹，一排榆樹和柳樹，柏樹不大很高，柳樹榆樹，卻已成林，那榆錢柳絮，在太陽光裏頭，正被風吹得亂飛。北邊牆下，一連有五間黃壁矮屋，中間有一個屋子，掛了一個蘆席簾子，旁邊還有一副半紅半白的春聯，大書「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依着楊杏園的意思，便要過去祭奠。黃別山失聲道：「噯呀！我們真是大意了，怎麼一點兒香紙也沒帶呢？」楊杏園道：「香紙沒有也罷，反正我們對着死者磕一個頭就得了，我們不過表示敬意，何必一定要那迷信的東西？」黃別山道：「不是那樣說，要有那清漿一勺，紙錢一束，才像清明的野祭，隨隨便便磕一個頭，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來意，不能完全表出。祭墳本就是個迷信事，不用香紙，那就不合了。」楊杏園笑道：「這倒是你說得有理，但是這地方，那裏去買香紙呢？」黃別山道：「那只好等他們來了。」那管理員道：「你二位不嫌髒，就請到屋子裏坐着等罷。」楊杏園道：「不必，我們到柳樹底下坐坐最好。我們可是口渴的了，不得請你給我們點茶喝。」那管理員道：「有，便叫園丁搬了一張三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桌子，和兩條搖動不定的板凳，放在柳樹底了。」又親自拿了兩隻粗瓷茶杯，一隻瓦瓷壺放在桌上，轉身又忙着張羅開水去了。楊杏園輕輕的對黃別山道：「像這一員到是廉介一流，我看天下作官的，是不能比他再苦了。」黃別山道：「這種挖苦的話，留得報上批評總理總長罷，何必對他發這些議論。」楊杏園笑着望樹上一指道：「你看黃別山擡頭一看，只見樹上釘着一塊木牌，又是六言告示。上面寫道：照得栽種樹木，所以保護森林，禁止他人攀折，一再告爾園丁。以後格外留神，莫負本員苦心。」楊杏園笑道：

這一位，闖起大門來，大做其本員。卻不知道有多少園丁，還要他常常鬧告示。黃別山笑道：這和學生會的學生，在會場上自稱本席，都是一樣的意味。說時，園丁提着一壺開水來泡茶。楊杏園問道：你們有幾個同事？那園丁翻着大眼睛，莫明其妙。黃別山道：他問你有幾個夥伴兒？那園丁道：咱們這外面，還有一大片子地啦。忙的時候，可真忙，總要七八個人，才忙的過來。閒的時候，就是我一個人，也是白閒着。楊杏園道：這倒有意思。正要慢慢的望下問，忽聽見外面人聲喧嘩，會館裏的人，已經全來了。一羣人的後面，挑着兩挑子祭品，那管理員左一揮，右一揖，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這時，那徐二先生等一班人，早忙成一團。楊杏園要避開他們，便拉着黃別山向墳堆裏走來，只見那裏西北犄角上，白楊樹底下，火光熊熊，有一個人在那裏鞠躬。楊杏園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同鄉學生，叫吳碧波的。因問他道：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裏鞠躬？吳碧波歎了一口氣，指着祭的墳道：這裏面死的，是我一個同學。他家裏，只有一對白髮雙親，一個未婚妻，他因不願意和他未婚妻結婚，賭氣跑到北京來讀書。誰知他父親越發氣了，斷絕他的經濟，他沒有法，一面讀書，一面賣文爲活。只因用心太過，患了腦充血的病，就於去年冬天死了。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可憐他千里孤魂，今天特地來祭弔一番。楊杏園道：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像你這樣，才算得朋友。吳碧波道：這墳都是我收拾的，你看如何？原來這墳，全用蓬鬆的細草蓋住，很是齊整。墳面前，有一丈見方的一塊草地，有一株榆葉梅，一棵桃花，墳的左邊，還有一棵白楊樹。墳面前豎着一塊碑，上書故詩人張君犀草之墓。楊杏園道：佈置得好。吳碧波道：這兩棵花，是我早幾天新栽的，就算我的清明祭品。楊杏園道：好！這比隻雞斗酒，慟哭故人之墓，用意還要深一層了。吳碧波道：咳！犀草！記得去年今日，我們還同在萬牲園看桃花，不料今年今日，卻是我來祭你的墓，你常告訴我，倘若死了，那現成的輓聯，生爲誰忙？學業未成家已破，死虧君忍，高堂垂老子猶啼。只消把君字改成予字，啼字改成無字，就可自輓，誰知道這話真對了啊！咳！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說罷，不覺泫然泣下。這時，一陣風起，把那紙錢灰，吹得一丈來高，只是

打胡旋，白楊樹葉子，瑟瑟的響個不了，楊杏園不免一驚。欲知他爲什麼着嚇，請看下回。

第二回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卻

說吳碧波看楊杏園驚慌的樣子，便問他怎麼樣了。楊杏園道：「剛才這一陣旋風，我只覺得鬼氣撲人，所以嚇了一跳。走罷，這位張君，大概不願我們在這裏囉唆哩。」黃別山站在那邊，正等的不耐煩，見他們來了，便回到公祭的地方來。楊杏園見草地上擺着一副冷三牲，三杯酒，三杯茶，前面擺着一大堆紙錢，還有許多紙剪的招魂標，分插在各墳頂上。楊杏園對黃別山道：「這完全是我們南方的規矩，看見這些東西，好教人想起故園風景。」吳碧波道：「只是少了一樣，婦人們的哭聲。」楊杏園道：「果然，這種清明野哭，最是教人聽着斷腸，若是這地方，要有婦人哭聲，我真要替這些死者剪紙招魂了。」吳碧波道：「我的路遠，我要先走了。」楊杏園道：「你是在城門口騎驢子來的嗎？」吳碧波說是。楊杏園道：「那麼，我們三人一陣走好了。」說着，三人離了義地，騎驢進城。那位管理員，因爲要招待衆議院的徐老爺，財政部的劉老爺，也沒有出來歡送。三人騎着驢子，到了永定門，吳碧波便回學校去了。楊杏園和黃別山，也緩緩的走回會館。走到香廠，已經是燈火萬家，只見對面一輛嶄新的包月車，點了四盞水月電燈，飛也似的走了過來。上面坐着一個麗人，穿一件葱綠印度綢的旗袍，越覺得顏色鮮明。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梨雲。梨雲看見楊杏園，對他笑了一笑，微微的點了一個頭。楊杏園百忙中，招呼不是，不招呼也不是，只一猶豫，來不及點頭，那車子早拉得去遠了。楊杏園想道：「我剛才這麼本雞也似的，人家招呼過來，也不理他，人家豈不要罵我搭架子嗎？」心裏想着，口裏卻是一句沒一句的，和黃別山說話，二人沿着馬路邊上走，不一時，到了家裏。吃過晚飯，已經到上報館的時候，便坐着車子上影報館來。編輯部裏的人，都已開始工作，何劍塵面前擺着一大堆信件，和通信社的稿子，他拿着一把洋剪子，敲着大

餐桌子，正在那裏出神。一擡頭看見楊杏園，說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楊杏園道：今天到郊外去了來的，晚飯未免遲一點，我剛才走香廠過，還碰見梨雲。何劍塵見他想說不說的樣子，知道內中有文章，便對他笑道：做事要緊，我們回頭再說。便低了頭去剪通信社的稿子，楊杏園也在何劍塵對面坐下。何劍塵忽然失聲道：咦！凌松廬被捕了。楊杏園道：就是我們在九華樓同餐的那個凌松廬嗎？何劍塵道：可不是他！究竟不知什麼原故被捕？若說他那個報會出亂子，我是有點不相信。他們同事的一個繙譯，叫史誠然的，坐在那邊，不由的笑了起來。說道：這事我很知其詳，是一篇好的社會小說。要在早十年，有這一樁事，那就了不得了。何劍塵聽了這話，拿出一根雪茄把嘴啣着，燃着吸了一口，靠在椅子上，啣着煙問史誠然道：我願聞其詳。史誠然笑道：我先問你，凌松廬是那裏人？何劍塵道：他是一個南洋華僑罷了。史誠然搖着頭道：不對。何劍塵道：他原籍是福建人。史誠然道：也不對。何劍塵道：你說他是那裏人？史誠然道：他不是內地人，而且不是黃帝的子孫，他是一個小番子。楊杏園道：胡說！無論北京城裏，找不出一個番民，就是他那樣漂亮的人，也不像野蠻民族。史誠然道：你不信算了，我就不說。何劍塵道：這事很有趣，杏園你莫攔他，等他說完了，我們再研究這個種族問題不遲。史誠然把繙譯的稿子一推，哈哈笑道：他是臺灣人，你說是番族不是？因為他在南洋跑過兩回，他就冒充華僑的招牌，他這回案子有點拆白的意味，正合了鼓兒詞上的那句話：偷韓壽下風頭香。何劍塵蹣起一隻腳來，把身子搖了一搖，說道：這事慢慢有點趣味了，你且仔細的說。楊杏園道：你這個樣子，到好像演文明戲。正要往下說，排字房徒弟卻已連來兩次，催他們發稿子。楊杏園道：快點發稿子罷，要像這樣談笑風生的鬧下去，明天只好停刊了。這才大家止住了說話，各人發各人的稿子，稿子發完，大家到客廳裏吃稀飯。何劍塵對史誠然道：現在沒事了，你且把這段風流史說出來。史誠然道：京津一帶，有一個張四，外號駙馬爺，你們是知道的了。何劍塵道：他和凌松廬有什麼關係？史誠然道：關係深得很啦，他們正是情敵啊！這話很長，容我慢慢的說。張四的二妻舅方子建，向來有名士

迷的外號，這幾年睡在南邊玩骨董抽大煙，老頭子手上分下來幾個錢，已經是花完了。近來因為他的族兄和極峯方面有點關係，他找了這點機會，就來京打算弄點事混混，靠着老頭子那一世之雄，今天到舊國舊都來，諒也不至於沒有飯吃。果然，極峯顧念舊交，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方子建雖然做了個出山泉水，也還值得。他先來的時候，本住在族兄家裏，後來因為種種的不便，就搬到內務日報館裏去住。這內務日報的房子，正是他族兄的產業，十分的寬大，他也很願意住，不料就從此生出風波來了。原來辦內務日報的凌松廬，也是一個廣結廣交的朋友，別的不說，就依他辦的鴉片而論，便非他人所可及。聽說他有幾個聽差，都燒得一口好鴉片，他燒的法子，也和別人不同，預備一百個煙斗，一個一個先把煙裝上。吃的時候，不必臨時燒煙，吃完了一口煙，就換一個斗，又沒有煙灰，又手續靈便。凡是在他那裏抽過煙的，都稱贊抽得淋漓盡致，至於煙土的香甜純淨，猶其餘事。他報館裏有這一種特別的珍品，於是一班達官貴人，趨之若鶩，都要一嘗異味。凌松廬也就趁此機會，認識許多權貴。這位方子建公子，搬到內務日報館來住，頭裏也和凌松廬氣味相投，凌松廬還把方子建作的詩，大批的在報上發表。也是冤家路窄，方子建的妹妹方鏡花，一天從天津到北京來，找他的二哥。一進門，就看見凌松廬。在男的方面看見人家哥哥在這裏，當然要慎重一點。那知道這女公子倒毫不客氣，眉開眼笑的，開口就說：「老五呀！你也在這裏嗎？」方子建說：「這倒奇怪了，我和他還是初交，你怎麼會認識他？」方鏡花說：「我們在上海早就認識啦，你不知道嗎？」方子建看見這種情形，已看破了五分，只好攔在肚裏。原來方子建和他大哥爲着政見的差別，雖然有點不合，他這個妹妹，卻同是琉球太太所生，方子建是平生自比曹七步的人，焉能作那煮豆燃萁的事情，所以也沒有教訓他的妹妹。那知道這位女公子，他反而自由自在的，也在內務日報館住下了。又有一天，凌松廬請客，除請大批達官貴人之外，還請了方氏兄妹。這位女公子是存心要和他哥哥搗亂，借着酒蓋了臉，在大庭廣衆之中，便和他阿哥開起談判來。說道：「二哥！張四這個負心的，他已經有了吳玉秋了。我

們老爺子沒了，他沒有希望了，那裏還要我呢？好哥哥，你就作個主，把我嫁給凌五罷。回頭就對凌松廬說：老五！你說好不好？方子建聽了這話，把臉都氣黃了。在酒席宴上，固然不好說什麼，而且這女公子，也是幼年嬌養慣了的，自己也駕馭不了。只氣的說：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在席的人，只得敷衍方子建的面子。連忙說：令妹喝醉了，你隨他去罷。誰知方鏡花一不作二不休，站了起來，大演其說。說道：誰醉了！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現在是戀愛自由的時代，張四既然要了吳玉秋，我就可以另外嫁人。大哥呢，他是隔了娘肚皮的，不問我的事。二哥要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呢，我也能够和張四離婚。這個年頭，就是老爺子在世，作了當今的萬歲，也管不了我。說罷，氣勃勃的走進別屋子裏去了。只聽他那高跟皮鞋，一路走着，得的亂響。大家都鬧得不歡而散。演過這幕戲以後，方子建已經是氣極了。這時，一班抽大煙的來賓，還沒有全散，方鏡花偏偏愈激愈厲，帶着三分酒意，問凌

七、對子建

家門口，擡頭一看，正是松竹班。楊杏園還沒說話，何劍塵笑着道：我帶你來作個前度劉郎，正是你昨晚要說的事。楊杏園到了這時，知道跑不了，只得跟著他進去。花君屋子裏，恰好無客，他們一直就到花君屋子裏去坐。楊杏園總算是來過一次的人，比較也能說兩句話了。這時花君拿一把小牙梳，站在穿衣鏡面前，梳他的留海，卻對着鏡子裏的何劍塵，秋波微送，楚黛輕舒，笑了一笑。何劍塵對着鏡子，也只是笑。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未免欣羨起來，對何劍塵道：你這真是鏡中比目了，就忘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嗎？何劍塵說道：看你這樣子，也是小鬼頭，春心動也來。老五，你把梨雲請來。花君道：你又叫他做什麼？你不怕人家叫你揩油公司的老板。何劍塵對花君使個眼色。又對着楊杏園撇撇嘴。花君正色道：那麼，大家都是面子，勿好拆爛污個。何劍塵笑道：懣得來，你去請來得了，何必多說！花君笑着去了。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也猜透了一半，礙着花君的面子，又不好說什麼。

人生在世，有許多地方，很可教他自己

走來走去的人，每天晚

已經進了韓家潭。

去走罷。說着，

北方走來

他這去了揚杏園才的劍塵說：「鬼祟祟，鬧些什麼？何劍塵笑道：我替你作一個月下老人，好不好？楊杏園說：『你不去，我也不去。』我是不幹這事。何劍塵板着面孔說道：『人家來了，你可不能拒絕，寧可你下回不來，不乾。』」

楊杏園看梨雲用玩笑，情面只得笑着說：『這人真是軟硬都來，教我沒有你的法子。』說時，花君早引着梨雲進來，梨雲一身淺灰嗶嘰的衣服，前面頭髮都燙着鬆起來，穿了一雙緞子的平底鞋子，愈顯出一種淡雅宜人的樣子。梨雲進來先叫了一聲何老爺，回頭又對着楊杏園叫了一聲楊老爺。何劍塵拍着手對楊杏園道：『好哇！你們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用不着我介紹了。楊杏園道：『我們原來並不認識，你不要胡說。』何劍塵道：『那末，怎樣梨雲知道你姓楊？』梨雲笑道：『前兩天，你不是和楊老爺來過的麼？所以我認得。』何劍塵道：『就照你這樣說，你也是有心人啊。』好了，現在我索性介紹楊老爺招呼你。梨雲笑道：『謝謝你阿好。』說到這裏，梨雲的姨娘阿毛，加送兩碟瓜子水菓過來，算是妓女已經受客人相識的一種表示。楊杏園糊裏糊塗的，自然沒有話說，就從此作了枇杷門巷的一個遊客。自這天起，楊杏園常常邀着朋友到松竹班來，有時沒有相當的朋友，他一人來過一兩次。因為要是不去，好像這天就有一件事沒有辦似的。有一天下午，他赴友的約會，在杏花樓晚餐。飯畢之後，還只有六點多鐘，心想，這時候就到報館去未免太早，到那裏去混一下子才好。心裏想着，就走出門來，要上車的時候，未免躊躇不定。偏是這車夫知趣，一直就拉到松竹班門口。楊杏園想道：『不得！我每天一次松竹班，竟成了慣例，連車夫都知道了。但是他心裏雖然猶豫，腳步早已進去，走到那過廳裏，看見一個長漢子，操着一口福建官話，在那裏打電話。彼此打了一個照面，彷彿好像認得，但是也沒有招呼。梨雲看見楊杏園，早接了出來，說：『今天怎麼來得這樣早？』楊杏園說道：『早到早了一樁公事，省到夜深再來，那不好嗎？』梨雲笑道：『你早來了很好，我有一樁事求求你。』楊杏園一想，來了，這只怕是要開始做花頭了。因問梨雲什麼事，梨雲笑道：『這事在你是容易極了。』說着，在玻璃櫥內去拿出一本書來，楊杏園一看，卻原來是一本平民千字課，問道：『你拿出這個作什麼？』

梨雲笑道：我看見姊妹淘裏，認得字的，又看書，又看報，又能自家寫信，我是羨慕得很。不過這讀書，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我時常想着，這樁事我只好望來生罷了。我昨天到大森里去看我一個阿姐，他本來不識字的，誰知一個多月沒有見面，他就能記帳了。我問他怎樣會識字的，他說，有一個大學堂裏的教員，和他很要好，勸他讀書。頭裏他也說，這不是容易事。那教員又說，只要他肯讀書，包他三個月會寫信，也不問阿姐肯不肯，就和他把書呀，筆呀，墨盒呀，買了一大堆來，他一想，人家是好意，總不好意思不理會，就學着讀書白相白相。那位教員，看見他肯讀書，高興的不得了，每天下了課，四點鐘，就到他那裏去教書一次，還貼掉兩塊錢盤子錢。人心都是肉作的，我阿姐看見人家這樣熱心，不用心讀書，也對不起他，只好真個讀起書來，還預備着一些點心給他教員吃，誰知那教員，索性板起面孔來做先生了，要我阿姐每天讀多少書，寫多少字，我阿姐是最好白相的人，現在被那教員教得，改過一個人了。他見着我，就勸我讀書，這本書就是他送的。謝謝你！你也一天來教我一回，若是比這早一點來，這裏是很清爽的。楊杏園笑道：差事倒是一個好差事，不過我那些朋友，因為我天天來，早造了許多謠言，如今索性教起書來，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梨雲冷笑一聲，說道：我知道你不肯，不過白說一聲，但是人家怎麼天天去教書的呢？他就不怕給人家笑話嗎？楊杏園道：人家教書有好處，我呢？梨雲臉一紅，把鞋子輕輕的踢着楊杏園的腳，低低的笑着說道：你又是瞎說！他們正在這裏軟語纏綿，只聽見花啦啦一陣響，好像打翻了許多東西。接上又是一陣叫罵的聲音，院子裏外就鬧成一片。梨雲臉都嚇變了色，兩隻手緊緊的握着楊杏園的手，把他一句蘇白急出來了，只是說：駭得來。楊杏園生怕出了什麼緣故，也是呆呆的望着，卻是阿毛進來說：不要緊，客人鬧房間，一會子就好了。楊老爺何不出去看看，到是一齣好戲。楊杏園聽了這話，當真站在院子裏看，只見對面房間裏，門簾子也撕下了，窗戶也打掉了，有三四個穿軍衣的馬弁，正把剛才看見的那個福建人，按在地下，要撕他的下衣。這旁邊站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華服少年，臉子倒生的白淨，他操着一口天津話，在

……道好鬼崽了！我把你這死王八羔子當個人，你反割起九爺的靴腰子來！你也不……可是你好好負的，或不給你……知道九爺的厲害。說着，就……

來收拾你！這班龜爪，你先去給我買一個雞來，我要給這鬼崽……
倒馬才放在地下，又哭又喊。聽見說要給他洋雞，心裏……
同小……不得拚命的叫……命……正在這難解難分之際，外
中不西的衣服，滿頭……刺……毛蓬蓬的一團，他
來，就將那華服少年抓住，說：「我也不要命了，和你拚了罷。」這
這個婦人，又是拚了命的，如何吃得住！一個不提防，被那婦
年來一個鯉魚跌子勢，抓着婦人的衣服一跳，跳起半載，
推，兩個人又糾住一團。那幾個馬弁，只得放了那福建
人，走馬燈似的，在滿屋子裏打得落花流水。這班子
皮鞋響，有七八個護兵，和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
好東西！你又在這兒闖禍。就將那少年痛罵了
盡了，命也不要了，要和他鬧到老帥那裏去，
不要緊，現在八爺來了，我們夫婦專請八
地方，這樣羞辱我們，叫我們怎樣混？
友，決不能夠叫你吃虧。我設法子……
子請了一個安，揩着眼淚笑着……

到梨雲屋子裏去，因問阿毛到

是秦八爺的兄弟。他在玉鳳身上

園道啊，這九爺是他的令弟。今天怎樣

他陪着九爺來，近來幾天，這福建人忽然

程武貴來的時候，小秦打電話到他家裏去

說話，玉鳳要是說在這裏，以他老邊務的資格

秦放心不下，過了一會，他又叫馬弁假託旁人的

這個情形，以爲玉鳳和福建人勾通了，把他當冤種

打架了。那個婦人就是程武貴的太太，說是他還有外

哥，天字第一號的紅人秦八爺。楊杏園道：他怎樣知道這

兵，要不是他們來得快，這福建人還有得吃苦呢！楊杏園道：

叫我倒足足看了一個鐘頭，時候不早了，我要走了。梨雲聽見

手裏，背着手拿在身子後頭，笑着說道：你辦的差事，第一天就

慢交喲。再要說第二句，已經說不上來。梨雲笑道：你這個蘇州

同，就要說蘇州話，僵着一塊舌頭，說得人怪肉麻的，你何必也

可是我辦事的時候到了，我要走，望你准我請一天假。梨雲拉着楊杏

失信。楊杏園連答應幾個，是便伸手去接帽子。梨雲道：你別忙，我替你戴，你目

緊緊的靠着楊杏園站着，取下頭上的小牙梳，和楊杏園理頭上的分髮。楊杏園的鼻尖正擦着

衣服，只覺得柔情蕩魄，暗香襲人，未免心涉遐思。梨雲把他的頭髮理好，他還是呆呆的坐着。梨雲笑道：你在想什麼？早就急着要走，這會子又不忙了。楊杏園省悟過來，不覺一笑，便四處找帽子。梨雲問找什麼，他說找帽子。梨雲對他的娘姨笑道：你看，這人難道瘋了！頭上戴着帽子，到四處去找。楊杏園一摸，可不是帽子在頭上嗎？不覺哈哈大笑，也沒有工夫再去和梨雲糾纏，忽忽的就到報館裏來。

第三回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這

時，何劍塵看見他滿面春色，心想，這位先生有點情魔了，我且朦他一下。因問道：我剛才打電話催你，你上那裏去了？楊杏園隨口答道：朋友家裏去了。何劍塵道：有點不對罷？楊杏園笑道：我實告訴你，我到梨雲那裏去了。我還聽見許多新聞呢。他便把所見所聞，略略說了一說。何劍塵道：秦九爺的事罷了，這位上大森里教書的教員，倒是有趣。怪不得如今大學校的教員，都是一班情種子。這風流案恐怕是層出不窮了。楊杏園道：提倡公妻的人，對肉慾兩字，當然極力發揮，不過風流二字，我看他們還未必盡然。何劍塵道：你指望陶情風月，就是我們這班斗方名士幹的嗎？其實，他們造的口孽，比我們是有過之無不及，我且念兩首詩給你聽。便念道：偶學文園賦美人，肌膚冰雪玉精神。乍探私處如墳起，雜事還應續祕辛。碧天明月照良宵，玉洞桃花路轉遙。羅帶輕鬆窮袴解，叫郎親看漲紅潮。楊杏園道：你在那裏看見這兩首詩？怕是花報上的材料吧？何劍塵道：花報雖然滿幅淫詞，也不敢做得這樣顯，這是研究報副刊上登的，經文學家的特別介紹呢。報上載得很多，我只記得這兩首，你看他這個探字和如墳起三個字，傳神阿堵，真是入木三分呢。楊杏園道：天下豈有這樣下流的美人，任人看，任人探，這詩也許有點過分吧？何劍塵道：什麼美人他所咏的這個女子，我是很知道，就在大森里，論起價值來，也不過三等人物罷了。所以文人的一枝筆，也是最無平準的東西，每

一樁事，揚之可使升天，抑之就可入地。好像這時你眼睛裏的梨雲，在你看來，是完全無缺的美女子，其實，說到這裏，何劍塵忍不住不說。楊杏園道：其實怎麼樣？何劍塵微笑道：我不說，說了你一定不高興。楊杏園道：笑話了，他又不是我什麼人，他好也罷，不好也罷，和我什麼相干？何劍塵道：你真要我說嗎？我告訴你罷。他的眉淡而失秀，臉瘦而失潤，身小而苗條，腰木而不婀娜。楊杏園笑道：得了，得了，某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何劍塵道：我說怎麼樣呢！你不是不高興嗎？老弟！我今天要忠告你一句話，這玩笑場中，我們偶然高興，逢場作戲，走走倒也無妨。若認真和窈窕兒談起愛情來，那末，你前途的危險，那就無可言喻。說重一點，就是性命之虞，也不可不知。花錢受氣，那還是件極小的事。梨雲呢，我知道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他的鴛母可是十分厲害。近來因為家庭發生了問題，所以回上海去了一個多月。梨雲屋子裏的阿毛，就是他的死黨，是受了他重託的，明明招呼梨雲，暗中實在是監視他，我看那種情形，對你已下戒嚴令，若是梨雲鴛母來了，那格外更加緊一步，保不定三百五百的，和你要求。我們窮措大，那裏有這樣的大手筆！你要是不去，他正求之不得。這班鴛母的心腸，固然是要錢，但此還是第二着，第一着就是不許妓女和客人發生真戀愛。你對梨雲，這樣溫存體貼，正中了他的大忌。他們眼中，只有達官貴人，得罪了你，我這樣窮文人，不算什麼，你要不趕快省悟，煩惱馬上就要來了。楊杏園被何劍塵一番話，說得默然無語，仔細一想，自己本來向不涉足花柳的人，這回為什麼這樣迷惑，況且自己收入無多，要是這樣鬧下去，也非鬧虧空不可！迷途未遠，趕快回頭罷。他這樣一想，果然就把梨雲拋下，就是他打電話來找，無論是報館裏，或會館裏，他叫人回話，總給他一個不在家。這樣毅力堅持，也不過一禮拜之久，他忽接着一封本京的掛號信，厚厚的，拆開來一看，一個字沒有，只有一條湖色紡綢手絹，一張四寸相片。這相片上的小影，不是他人，正是棄之未久的梨雲。他看了這兩樣東西，未免就轉過念頭來，心想，他那種小鳥依人的樣子，已經是我見猶憐，加之落花無主，飄泊風塵，用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例子而論，對他似乎不應這樣決絕。況且

他對我並沒有用過什麼手段呢！再看那張小照，嬌小動人，那條手絹，餘芳猶在，心想，他對我尚這樣戀戀，我置之不理，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於是把這個問題，擱在心上，整整想了一夜，不能解決，晚上到報館裏去，私心的把這事告訴何劍塵。他笑着說：你要是禪心已作沾泥絮，就可把這些東西，看作邪魔外道，一概不理，自然心地乾淨。情如流水，有孔卽入。你要是這樣解決不下，正是與人以隙了。他們正在這裏談話，找楊杏園的電話來了。楊杏園接了話筒一聽，好像女人的聲音，說是找楊先生說話。楊杏園道：我就姓楊。說到這裏，那邊停了一停，又換了一個女人說話。問道：你是楊老爺嗎？答道：是我姓楊。那邊又說：公事很忙啊，你不是天天不在家嗎？怎麼今天沒有出去呢？楊杏園聽了那個聲音，知道是梨雲，故意問是誰。那邊說：你問我是誰呀，你忘了誰，我就是誰，哼！真會裝糊塗啊。楊杏園聽了這幾句話，不覺笑了起來。梨雲說：我送給你的東西，收到了沒有？楊杏園說：收到了，謝謝你！梨雲說：謝是不用謝，要是我沒有什麼事得罪你，就請你過來坐坐。要是你公事忙呢，或者不願意到我們這種髒地方來呢，那也不敢相強，只好聽你的便了。這幾句不軟不硬的話，說得楊杏園，竟沒有法子回答。想了一想，答道：好罷，我停會再來罷。梨雲格格地在電話裏笑了一陣，說道：那末，我就等候你了，再見罷。楊杏園把電話掛上，何劍塵已經全聽在肚裏，只是對楊杏園微笑。楊杏園很躊躇的說：沒有法子，再去敷衍一回罷。稿子編完，還只十一點鐘，楊杏園就要拉何劍塵同去。何劍塵說：我要等一條重要的命令，這會子不能走，你且先去。我隨後就到。楊杏園也未便相強，只得先走出門來，只覺一陣寒風拂面，吹了滿身濛濛密密的小雨點，街上的電燈寒光燦燦，照見滿地都是泥漿。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幾輛破膠皮車，梯踏梯踏，在泥地裏拖著。不一會到了松竹班，裏面很是冷清清地，梨雲早從屋子裏接了出來，笑着說道：楊老爺居然來了，這是想不到的事情哩。楊杏園也不和他分辯，不過笑笑，攜著他手走進屋子。那種墜歡重拾的情況，酸甜苦辣，各味俱備。這時阿毛斟了一杯茶，遞給楊杏園。笑着說道：七小姐年紀輕，不懂事，還得楊老爺照應點。梨雲笑道：是哇，照應點，不要太搭架。

子啊！楊杏園笑道：天理良心，這樣爛漿也似的路，我都跑了來，還是搭架子嗎？娘姨道：這話也是真，我們這裏，今天清得來。梨雲道：一到有風有雨的天氣，教人就不願意在北京住，我想北京這個地方，要是沒有大總統，誰也不會來的！我是做鬼，將來也要回到蘇州去的。楊杏園道：你是不是蕩口人？梨雲道：你怎樣會知道？楊杏園道：這也是劍塵告訴我的，他說問過許多姑娘，他們是那裏人，他們必定說是蘇州，問他是蘇州什麼地方，他又必定說是蕩口。好像成了一個定例，姑娘的籍貫，是非蘇州蕩口不可。其實蕩口地方，我也到過的，不過鄉下一個賣絲賣米的小鎮市，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難道說這也像開點心店是非冒稻香村的招牌不可嗎？梨雲道：你這話我不信，我就沒有對人說過是蕩口人。楊杏園道：你那裏人呢？梨雲道：我是蘇州城裏人。楊杏園問得口滑了，只顧着追問道：住在那一門呢？梨雲正想往下說，那阿毛對他使個眼色，梨雲會意，笑着說道：我小時候就到上海去的，這可記不起來了。楊杏園看見梨雲欲言又止的情形，想起何劍塵所說，娘姨暗中監視梨雲的話，很覺一點不錯，便道：這也難怪，我七八年前，在蘇州讀過書的，如今除了虎邱寒山寺幾處名勝地方，我都不很記得。梨雲道：你說蘇州那裏頂好玩？楊杏園道：那自然是天平山了。虎邱這地方，不過奇在平原中間，突起一座小山來，遠看是有點趣，真是跑到山上去，不過看些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石頭。好像北京陶然亭，不過一個土墩，空負虛名。我們在南方的時候，心裏以為這個亭，必定有些景緻，到後來逛過一回，就不想第二次了。梨雲道：照你這樣說，你在蘇州，也是住過很久的了。楊杏園道：我是十五歲以前，差不多都在南昌，十五歲以後，南北各省就跑得亦樂乎，比較上蘇州多住一點。梨雲道：提起南昌，我問你一個人，你認得不認得？楊杏園問是誰？梨雲道：他的名字叫林燕兮，差不多在北京的江西人，都是知道的。楊杏園道：你說的是他嗎？這正被你問着了，他還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哩。在京的江西人，因為同鄉上的關係，很捧他，其實，他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梨雲道：怎麼不可救藥呢？楊杏園道：這要從根本上說起來。當年我在南昌的時候，在小學裏讀書，不遠的路，有個女學堂，林

燕兮他就是那女學堂裏的女學生，我上學的時候，十回倒有六七回遇見他，梨雲笑道：「那末，你兩個人有點關係吧？」楊杏園道：「那個時候我還小呢，關係兩個字說不上了。不過他的歷史我是知道的。他姓李，單名一個萍字，是江西萍鄉人。十一二歲上，他就有了婆婆家，丈夫是個布店小徒弟，兩小無猜，還常常見面呢。後來燕兮的父母都死了，他就寄住在外祖母家，外祖母看見他怪可憐的，就把他送上學去讀書，後來他讀了三年書，就到了調皮的時候了。鄰近法政學校裏的學生，他很認識幾個，心裏覺得幼年訂婚，受了一種很大的束縛，十分不爽快。後來不知誰把他的婚事傳到同學的耳朵裏去了，說李萍的黑斯班得，是個小徒弟。梨雲笑道：「這裏又怎麼鑽出來一個黑絲板凳來了呢？」楊杏園道：「這是一句外國話，就是丈夫的意思，不是什麼板凳。女學生和同學說起丈夫來，都是這樣稱呼，因為大家都是女孩子，說起丈夫或者老公兩個字，不大好意思，所以找個外國字來替代。梨雲道：「我明白了。後來呢？」楊杏園道：「在學堂裏讀書的女學生，大家都叫一聲小姐，有丈夫的，固然不是少爺，也是學生。沒有丈夫的，那更不必說，誰不願意嫁一個東西洋留學生。而今李萍的丈夫，單單是個小徒弟，心裏的難受，也可以想見。偏偏有幾個尖刻的同學，在他面前故意說密斯李，將來衣服有得穿哩，家裏開的是布莊啊。李萍聽了這幾句話，就像刀挖心一樣，晚上睡覺，常是一夜哭到天亮，清早起來，眼睛老是通紅的。他舅舅緩緩的也看出來了，就埋怨他的母親說：「不該把甥女送進女學堂，說起來字是認不了幾個，開口就是什麼家庭專制啦，野蠻時代啦，不自由，毋寧死啦！我想給他吃，給他穿，給他讀書，這樣的家庭，還說專制野蠻。再要讀兩年書，保不定我這個家成了他的，他還要把我轟走哩。他母親聽了這話，一賭氣，不給李萍讀書了，把他關在家裏，他如何受的了這個罪！不到三個月，就跟着一個法政學生偷跑到九江來了。頭裏那個學生，還有幾個錢，帶他住在客棧裏，後來錢用完了，那個學生也跑了，只剩得他一個人，住在九江。他想回去吧？那裏有臉見人，不回去吧？一個年輕的婦人到那裏去呢？況且棧房裏的伙食錢，又追得厲害，真是有苦無處說。也是命不該絕，這個

時候，南昌來了一個舊日的鄰居，也住在這客棧裏，一見了他，就說他可憐，把他的棧房錢還了，還說他有個親戚在漢口，可以到那裏去暫住幾天，再想法子寫信給他舅舅，接他回去。他信以為真，果然和他上漢口，從此就落在火坑裏去了。他到了漢口以後的事，我不很知道，彷彿聽見說，只做一年生意，就到北京來了。常言道得好：物稀爲貴。北京城裏的江西姑娘，那總算稀物，況且林燕兮又認識幾個字，掛一個學生出身的招牌，生意自然不會很壞。後來又有些無聊的文人，吃了飯沒事，替他做了許多詩，送到花報上去登，郎郎姐姐，鬧得肉麻不堪。有些好奇的人，聽說他會做詩，還有許多去瞻仰丰采的。這樣一來，林燕兮的生意，不過如常，身價倒擡高了，開銷也鬧大了，不上兩年的光景，虧空得一踏糊塗。而今要想休手，也不能够，將來年紀一年大一年，那就更不得了。梨雲笑道：你不說就不說，一說就像開了話匣子似的，也虧你調查得這樣清楚。說到這裏，阿毛到房間外頭去了，梨雲歎了一口氣道：這種人那也是自作孽，像我那才真是命不好，我有什麼看不出，當姑娘的不是虧空得不能抽身，就是爲了虧空，把身子賣給人家做姨太太，總是虧空二字送終。楊杏園笑道：那末，這兩樣，你願意那一樣呢？梨雲道：走到那裏，說到那裏罷了，這是說不定的啊。楊杏園正要答話，只聽見外面如潮湧一般，下了一陣大雨，一陣電光，照得窗子外頭通亮，就着電光看那瓦上的雨點，牽繩似的往下落，接上隆隆的一個大霹靂，好像就落在院子外頭，震得窗戶都搖動不定。梨雲哎喲一聲，抓住楊杏園的衣服，緊緊的靠着，楊杏園也嚇了一跳。偏偏這時電燈又滅了，眼前一黑，聽見窗外的雨聲，嘩啦啦，一陣一陣的過去，梨雲越發害怕，緊緊的貼着楊杏園坐下，那裏敢動。大約有五分鐘的工夫，電燈才亮，娘娘不聲不響，已走進來多時了。楊杏園覺着不好意思，把梨雲一推，笑道：也沒有看見這大的人，還怕打雷，真是你們江蘇人說的話，小因脾氣。梨雲羞得桃腮紅潤，粉頸低垂，便對鏡子，用手去理那鬢髮。一面笑着說道：雷又大，雨又大，短命的電燈，偏偏的滅了，黑洞洞的，好像坐海船，遇見大風大浪一樣！叫人怎樣不怕？我說人要怕雷才好，因爲怕他，就不敢做害人的事情。說到

這裏回過頭來問阿毛道：我格句閒話阿對？姨娘娘操着蘇白答道：蠻正！楊杏園只裝糊塗，東拉西扯，說了許多話，把這一場事混過去。因說道：雨小了，我走罷。娘娘道：還早啊，忙什麼呢？這分明是一句平常的話，楊杏園聽了就好像言中有刺，也不理他。對梨雲道：過天見罷。說畢，也不停留，就冒雨坐車回來了。進得屋來，燈下擺着四五封信，拆開一看，都不關什麼緊要，內中有一封信，是吳碧波從學校裏寄來的，上面寫道：

杏園吾兄，踏青一別，又春事闌珊矣。午課少暇，把唐詩就窗下讀之，每至杏花飄雪，小桃紅等句，輒悠然神往。則蝴蝶一雙，翩翩從牆外飛來，掠窗而過，一若以其來自花間，而故驕示吾儕者。適聞道泉寺丁香盛開，今尙未謝，擬明午過兄寓，偕往作半日之遊。望備杖頭錢小候，勿令蜂蝶笑人也。 碧波頓首。

楊杏園把信讀完，想道：倒是住在後城的人，有這樣的閒情逸致，我離着道泉寺只有一點兒路，反忘懷了，說不得，明天且陪他玩半天。一宿無話，次日楊杏園沒有出去，就在家裏等候吳碧波。到了一點鐘，果然來了。楊杏園道：道泉寺的丁香花，我是兩年沒有看過了，去年他那裏開什麼如來千秋會，我也一天挨一天沒有去，如今想起來，很覺得可惜。吳碧波道：這有什麼可惜，這會全是那法坡和尚弄錢的把戲，不看也罷。他因為熊鳳凰那點關係，慢慢認得許多政界人物，又加之那時候，黎菩薩張瘋子，都是好佛的人，他就把幾年結交的成績，借這個機會，攬統的敲他一個大竹槓，真是政客的手段，也沒有他這樣處心積慮的週密。不說別的，他那寺前寺後的房租，每年就有一千塊錢的收入，他收齊了，一個大也不用，馬上零零碎碎的借給窮人，取那二分息的利錢，你說可惡不可惡？楊杏園道：我不信，出家人那裏能做這樣的事情？況且那法坡，也是有名的大和尚，我就聽見說他詩做得很好，似乎不至於這樣不堪。吳碧波道：他是一個出家人，我與他無仇無恨，我造他的謠言作什麼？我有個親戚，租過他寺裏的房子，所以很知道。這和尚還有一樣怪脾氣，他拿銀元去換銅子，總要走幾家錢店，才肯換，生怕吃了虧，銅子用了，他那個包銅子的爛報紙，還理得齊齊的，揣在衣袋裏帶回家收起來，集得多了，四

五個子一斤，賣給收碎紙的。他決不肯拿整堆的碎紙，去換取燈，說是太吃虧了。我想這個和尚，清不清，濁不濁，也不知道他湖南那處山川戾氣所鍾，生出這樣一個怪物。楊杏園笑道：和尚是這樣愛錢，又何必出家？我想你的話，總有點言之過甚。吳碧波道：我不和你爭論，作興我們何以遇見他，你一見其人，就可恍然了。他們這才停止辯論，往道泉寺而來。剛到門口，早有個四十多歲的和尚迎了出來，笑嘻嘻的對二人打招呼。他們一進二門，彷彿聞着一陣清香，再一看院子裏，翠蓋重張，白雲碎翳，丁香花已經半謝了。楊杏園道：呀！我們來的不是時候了。那和尚聽了這話，以爲他們要走，連忙招呼着說：二位請喝一杯茶去，這花雖然謝了，這一股沒有散的香氣，比花開得正盛的時候，還要好聞呢。楊杏園還沒有答話，有兩個人挨着身子出去，有一個小和尚跟着過來，手上拿了幾十個銅子，給大和尚看，卻把一個手指着那前面走的兩個人。那大和尚問道：這是多少？那小和尚道：三吊錢的銅子。那大和尚板起臉來，對走的兩人後影子罵道：唬！好不要臉！那小和尚道：他喝了茶不算，還吃了我們一碟瓜子，一碟花生仁兒，這個錢只好算茶水錢，我們不是賠本了嗎？看他那副神氣，大模大樣，好像能花三五塊似的，誰知道他喝了吃了，給這幾個銅子！大和尚對小和尚道：以後遇着這班流氓，還是不招呼他的好。楊杏園聽在肚裏，也不理他，指着一棵樹對吳碧波道：這是一棵老樹，你知道嗎？吳碧波還未答話，那和尚轉過臉來，陪着笑道：這是明朝種的，叫作楸樹，三百年以來，有許多大官題詩詠他，兩位大概也知道的吧？他帶說帶笑，就把楊吳二人引進小客堂裏去了。這客堂是三開間打開的屋子，壁上也掛些字畫之類，倒是一列擺了三副桌椅，很有飯莊的形式。他們進了客堂，小和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擺果碟，泡茶，忙得個小禿腦袋，只是鑽進鑽出，楊杏園輕輕的對吳碧波道：看這樣子，很有點強迫的性質，我們大概跑不了。吳碧波笑道：我是早知道有這一着。那和尚生怕他們不喝茶，就把椅子移了一移，滿面堆下笑來，躬着身子，把手一指，對楊吳二人說道：請坐！請坐！他們只得坐下，楊杏園就與和尚攀談起來，因問和尚法號怎樣稱呼，和尚站在一邊，躬着身子答道：不

敢，是慈泉兩個字。楊杏園道：你們法坡方丈在家嗎？慈泉道：到錢總理府上去了，大概不久就回來。楊杏園道：出了家的人，怎麼還是這樣忙？慈泉道：阿彌陀佛，廟裏的收入太少，僧人又多，爲着佛菩薩，只好忙一點了。吳碧波道：我聽見說，你們廟裏，很能收點房租，這話真的嗎？慈泉道：出家人不說謊，有是一點，不過每月收幾十塊錢，何濟於事？說着，就指桌上的果碟道：這都是乾淨的，請用一點。楊杏園被他逼不過，只得抓了幾個瓜子噓着，便走到院子裏去看花。吳碧波也跟了出來，只見丁香花下面，已經落了許多花瓣，枝上的殘花，被日光照着，時時一片一片的，從樹葉子裏，落在地上，這時，後面忽有一個人喊道：密斯脫吳！要知此人是誰，下回交代。

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卻

說吳碧波聽有人喊了一聲，回頭一看，原來是湖南人席後顏，便和他點了一個頭。那席後顏對楊杏園打量一番，便問吳碧波道：這位好像會過。吳碧波道：是我同鄉楊杏園。席後顏道：久仰！久仰！便在身上拿出一張名片來遞給楊杏園。楊杏園先看他這人約有四十歲的年紀，穿一件竹布長衫，藍色變白，白色變灰，滿身都是墨跡油點，光着一個腦袋，又不戴帽子，好像一個下等聽差。再接那名片一看，除了地點姓名電話號碼而外，還有許多字句，什麼二十世紀奮鬥的青年，改造文化的急先鋒，涼報的社外編輯，銜名一大堆。名片背後，還有兩行字，是敝著新詩專集，每冊定價八角。各大書坊，均有出售。杏園這才知道是到處投稿的席後顏，不免敷衍幾句。席後顏道：楊先生看見過我做的，那部專集嗎？楊杏園道：倒是沒有看見過。吳碧波冷冷的說道：楊君他是向來不看新詩的。楊杏園覺得話太重了，笑道：這是沒有的話，新詩有很好的，我也愛看，不過我對這樣東西是門外漢，看不懂罷了。席後顏道：楊君這話才對，新詩那能說沒有一首好的，就以拙著那部專集而論，梁任公先生，也曾親自指出幾首，做得不壞。不過我脫稿太快，許多朋友告訴我，我新詩的

思想，都是很高超的，就是磨鍊上還要下點工夫。我剛才在這寺裏看花，就做了一首，現在已寫在日記簿上，可以拿出來請教。說罷，就在衣袋裏掏出一本小日記來，翻了一翻，遞給楊杏園，上面是鉛筆寫的，加上標點符號，寫得一踏糊塗。席後顏道：我字太草了，怕楊君看不出，等我念給你聽罷。便拿着日記，操湖南腔念道：我在那裏？我在道泉寺裏。我爲什麼來的？我爲良伴來的。我的良伴是誰？院子裏的丁香，殿上的佛爺。齋堂裏的老和尚，他們都是我敬愛的。佛爺不言，丁香不語，齋堂裏的齋飯鐘響了，我的心弦也動了。吳碧波笑道：好詩！好詩！不過也有點小疵，閣下的良伴，是齋堂裏的老和尚，那還有可說，何以齋堂裏的飯鐘響了，就心弦動起來呢？席後顏正色而言道：密斯脫吳，你枉說是個大學生，這一點意思都不懂，我這詩完全是寫實的作品啊！我老實告訴你，我雖住在會館裏，卻等於出家，我的吃飯問題，是隨遇而安的。我和這裏的法坡方丈，本是同鄉，我來了，他總留我吃飯，因此上飯鐘一響，我知道他又要我吃飯了，我的心弦，怎樣不動呢？古人有飯後鐘之說，他如今打的鐘，並不移到飯後去打，正是不拒絕我來的意思，這齋堂裏的和尙，還不能說是良伴嗎？楊杏園忍住笑道：我起先也有點疑惑，經先生這樣一註解，真是教人頓開茅塞，這詩不但寫實，而且含有高深的哲學在裏頭，席先生要是這樣做去，前途真未可限量呢。席後顏聽了這一番話，樂得眉開眼笑，拍着手道：楊先生的話，和蔡子民胡適之兩先生的話如出一轍，真是英雄所見，彼此相同。蔡先生他本願收我做一個校外的學生，自從看了我那本專集之後，他就拉着我的手說：我們以後算是朋友，切不要提起師生的字樣。弄得我現在遇見他，叫他先生不好，不叫他先生也不好。楊杏園道：我想蔡先生愛才如命，他讀了閣下的詩，無可獎譽，只好把師生之分犧牲了，來和你作個朋友。我看閣下，倒不必客氣。席後顏道：坐着！蔡先生此番心事，也只有楊君能體貼出來。楊杏園心裏想道：再說下去，恐怕沒有了時，便對他說道：請屋裏坐坐如何？他答道：一見如故，我正要和楊君談談。一言未了，他一腳早跨進客堂，氣得個吳碧波只對楊杏園皺眉。說時遲，那時快，席後顏早坐在桌子邊，抓了一大把花

生仁芝蔗糖，在那裏大嚼。楊杏園究未便置之不理，只得陪他坐着，東拉西扯，說上幾句。吳碧波在院子裏看花，也懶得進來。只見那位慈泉和尚，站在一邊發愁，看見席後顏一面說，一面吃，桌上六個碟子，眼見得都要乾淨，心裏十分難受。席後顏理也不理，面對着楊杏園說話，手卻不停的，伸到桌上去抓點心吃。他伸手摸着碟子底，光滑滑的，知道面前幾碟已經完結了，便把手伸長一點，伸到那邊去抓。他抓着兩根煙捲，當是寸金糖，眼睛望着楊杏園說話，裝着沒事似的，依舊往口裏一扔，牙齒趕緊一咬，就預備大嚼。這一來，可難爲了他的舌頭，又麻又辣，乾燥無味，往外一吐，才知道是兩枝煙捲，只臊得兩臉通紅。楊杏園死命的忍住笑，回過頭去和慈泉和尚說話，席後顏哈哈大笑道：「我們真是有點談詩入魔了！說得高興，抓着煙捲當點心吃，這和古人走入醋甕，同是一樣的藝林佳話呢。」楊君可不要在報上登起一段來嗎？楊杏園道：「那倒可不必。」席後顏道：「你貴報的經濟我聽說很充足，外來的稿子，報酬如何？」楊杏園道：「那卻微薄得很。」席後顏道：「我有一篇親族婦人再嫁記，卻是一篇寫實的作品，在涼報上登過，現在我不願送給他，想改送貴報登載。」說到這裏，撕開一張嘴，笑嘻嘻的說道：「這潤金能够多送一點子嗎？」楊杏園道：「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大作既然在涼報上登過一半，我們不便截留，免得傷了同業的感情。」席後顏覺得這話自己說錯了，便道：「那末，還有許多新詩，沒有刊入專集，倒可送到貴報去登，潤金一層就隨便罷。」楊杏園只得含糊答應着。這時，院子裏走進來一個老和尚，年紀約在五十多歲，他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走起路來，只是搖擺不定。吳碧波這才走進來，告訴楊杏園道：「這就是法坡和尚。」楊杏園看他時，只見他在衣服裏摸索了好久，掏出兩個銅子，交給小和尚道：「我跑了一天，肚子餓得要命，你替我去買三個燒餅來。可別忘了，應該找還五個蚌子。」小和尚答應着去了。法坡又叫他轉來，說道：「我告訴你，這胡同口上燒餅店，他的做得個兒太小，而且麪也不好！你可到胡同口外去買，揀大的拿三個回來。」小和尚答應了幾個是，法坡又道：「可別忘了，找回五個蚌子。」說完，他這才一搖一擺往後殿去了。楊杏園想道：「本是來看花，花已謝了，沒有什麼可看。」

在這客堂裏老喝茶，有什麼意思。便對吳碧波道：走罷！慈泉和尚聽見要走，使用全副精神看他兩人，是誰給茶錢，一面就提着茶壺，和他兩人再斟上一杯茶。席後顏只是拾散在桌上的瓜子，理也不理。等到吳碧波拿出一元錢放在桌上，那慈泉和尚趕緊合掌道謝。這個當兒，席後顏看見桌上還有半碟瓜子，拿起碟子來，就往衫袖口裏一倒。吳楊二人卻沒有注意，只把那慈泉和尚氣到兩眼逼直。口裏只念阿彌陀佛。吳楊二人出了道泉寺，看見時候還早，便約着到聯合公寓，來會他一個同鄉。這人姓陸名無涯，是一個未曾畢業的日本留學生，現在平等大學和江南公學兩處教書，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生活。楊吳這天來訪他，恰好他在家裏。陸無涯道：呵！楊君是個忙人，今天怎麼也有工夫來坐坐？楊杏園笑道：我是什麼忙人，你才是忙人呢！又是中學的教員，又是大學的教授，又要擔任什麼生理研究會的幹事，什麼戀愛雜誌的總編輯，這不比我忙嗎？吳碧波道：我怕當面得罪人，無涯的職務，可以說都是不成問題，他那個江南公學，尤其是上海人說的話，呀呀烏陸無涯聽了這話，只是微笑。楊杏園道：我聽見說，江南公學上課的時候，搖鈴不算數，必得齋夫到各寢室去把學生一個個請來，這話有的嗎？吳碧波道：你這是少所見而多所怪了，江南公學的三十四個學生，只算三十四位太爺，齋夫去請上課，那算什麼！只要他們不把教員當老狗熊耍，那就够了。有一天，教員在黑板上列算式，來了一對滑稽家，一個站在右邊，故意問道：這裏為什麼得正？那裏為什麼得負？一個站在左邊，像在那裏研究黑板上的算式，其實他在背後，伸過一隻手去，拿一點粉筆頭，在這位算學先生黑呢馬褂上，畫了臉盆那樣大的一隻烏龜，惹得學生闔堂大笑，那教員脫下馬褂來一看，把臉都氣黃了。正待發作，這兩位滑稽家站着齊齊整整，和教員行個三鞠躬禮，鬧得這位教員笑又不是，哭又不是，只得歎了一口氣罷了。陸無涯道：得了，得了，隔牆有耳，你只顧說得痛快，將來吹到新聞記者耳朵裏去了，這一登報，江南人都沒有什麼面子，這又何必呢？楊杏園笑道：我們爲親者諱，這江南公學的事，暫且不提。那末，你貴大學的趣史，可得而聞麼？陸無涯道：我們平等大學，是規規矩矩

的一個學堂，有什麼可說的呢？吳碧波道：我聽見說，你們貴校的女生，標緻的最多，這話有的嗎？陸無涯道：這也不見得。楊杏園笑道：要是果然如此，像密斯脫陸這樣風流個儻的人物，在裏面教書，也難免不發生問題啊。陸無涯聽了這話，臉上一紅，好像說中了他的心病，便含糊着支吾過去。原來這陸無涯，他在平等大學教的是英文一門，正是吃緊的功課，天天要到校的。加上所教的一班，又是預科生，教室小，學生多，把一二十位女生的坐位，都擠在講臺的左角上，衣香鬢影，倒是很爲接近。這陸無涯起初教書，心裏存着一個師生之分，卻也不敢胡思亂想。到了後來，遇着相當的機會，對於女生方面，未免也偷覷一眼兩眼。誰知不看猶可，越看越想看，他在上課的時候，索性就想出一個偷看的法子來。他這法子，是把講義放在桌子上，鋪在一邊，自己把一隻右手彎過肘子去，撐在桌上，他伏着半截身子，好像在看講義，其實，他趁這低頭工夫，把全副眼光射到女生身上去。這羣女生，都是標緻的人兒，自不必說。其中有一位陳國英女士，尤其漂亮。論起他的年紀，不過十八九歲，本在妙齡。加上衣服既俏皮，人又很活潑，正是一朵自由之花。他這樣一個人物，這一班男同學，誰不是烏眼雞似的，羨慕得饒涎欲滴。無如這位陳女士，一個也不理，不過到了陸無涯上課的時候，老看見他，把眼睛偷着來看，倒很不好意思。心想，他是一位先生，總不能對他發作，所以陸無涯偷着瞧的時候，只紅着臉把頭低着，只當全然沒有這回事。日子久了，倒把這個問題，擱在心裏，放不下去，好像對於陸無涯這個人，也有研究意味似的心想。這個人，也不過二十多歲罷了，樣子是很清俊的，說話也很和藹的，學問很好，那是更不必說。那末，對於他偷看一層，是不好以惡意相對的了，這樣慢慢的下來，芳心就未免略有所動。有時也把英文上的疑問，去問陸無涯，他卻平心靜氣的答覆得十分圓滿，一點先生的架子也沒有。陳國英就越發覺得這個人和藹可親，不過兩個人沒有接近的機會罷了。時光容易，不久到了寒假時期，同校的學生，自不免一番忙亂。惟有這陳國英女士，是個最好勝的人，自己拿着往日讀書還用功的把握，卻滿希望在本班裏面考個第一。在考的前幾天，就不分日夜，死

命的用起功來。同班的都說：密斯陳，這個樣子，你是要考第一的了。陳國英道：那也不見得吧？可是他心裏卻想：道人家都說我要考第一，我要考不到，那多寒蠢啊。這樣一來，他要考第一的趨勢，越發是堅定不移。到了考的時候，他一樣一樣功課考下去，都覺得很好，只有英文一門，自己沒有把握。再一問同班的，自己的考卷，原來還有幾處錯誤，頂多的分數，恐怕也不過是及格而已。這一急，他非同小可，眼見得這十拿九穩的第一，爲英文一樣不好，就要讓給人家了。但是自己仔細想想考卷，那個錯誤似乎也可以原諒，好在英文教員陸無涯，是個很圓通的人，況且他又很看得起我，或者他多給些分數，也未可知。想到這裏，又轉一個念頭道：我那卷子真錯了，他也沒法子多給分數呀！左思右想，放心不下，便打算偷着去問陸無涯，到底自己的成績怎樣。不過有一層，陸無涯那人他是喜歡偷看我的，我一個人去，倒怪不好意思。想到這裏，臉上一紅，心裏跳個不了。後又想道：反正是自己先生，怕什麼呢？便攏了一攏頭，擦上一點雪花膏，又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然後才雇了個車子，往陸無涯公寓裏來。也是緣分湊巧，陸無涯正在家裏，他一見陳國英來了，也喜歡得心裏亂跳，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不由得說道：哎呀！密斯陳來了。陳國英倒是總有點臉嫩，紅着兩個腮，行了半個鞠躬禮，輕輕的叫了一聲先生。陸無涯笑嘻嘻的道：請坐！你是一個用功的人，怎樣有工夫到我這裏來呢？陳國英道：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不過來問問的，我這回卷子考得那麼樣？陸無涯聽了這話，早明白了他的來意，鄭重的答道：論起密斯陳的卷子，也沒有什麼大錯，不過同班裏面，比你作得好的很多。陳國英聽了這話，不免露出失意的樣子，因問道：不知道那幾處答錯了，陸先生能告訴我嗎？陸無涯笑着說道：照規矩論起來，在成績沒有發表以前，我不能把這句話告訴你的。好在我們不是外人，告訴你也不要緊。說着，就在書架上，把陳國英的那本卷子揀出來，因指着他看道：那處文法不對，那處繙譯錯了。陳國英一看打的分數，卻只有五十分，心裏十分不快，以爲這個第一是完全絕望了。這時，陸無涯又揀了幾本頂好的卷子給他看，說要這樣做才對。陳國英聽了這話，只是歎惜。說

道：這些答案，我都懂的，怎麼考的時候，就全忘了呢？說着，靠在桌子邊，一隻手扶着桌子，一隻手翻放在桌上的。一本書頁，只是發楞。陸無涯笑道：卷子已經錯了，你發愁也是無益啊。陳國英道：不瞞先生說，我這回門門功課，都在九十分以上，滿想考個第一，現在這英文考得不好，第一就無望了。陸無涯道：那末，密斯陳要不要想補救的法子呢？陳國英一聽這話，知道他言出有因，說道：能想出補救法子，那是很好，但是那裏有補救的法子呢？陸無涯微微一笑，說道：法子是有，不過我爲了你，要對不起全班的學生，良心上很覺說不過去。陳國英道：照先生這樣說，一定是有法子的了。就請先生說出來罷，倘若對於同學沒有什麼妨礙，先生也是落得作個人情。陸無涯又在許多卷子底下，抽出兩本白卷子來，遞給陳國英道：這是剩下來的卷子，若是填上密斯陳的名字，把原卷子的錯處都改正過來，從新謄在這上面，那不是頂好的一本卷子，可得一百分嗎？陳國英道：那末，謝謝陸先生，就讓我拿去謄過罷。陸無涯笑道：可是可以，這與我們兩個人的名譽都有關係，要保守極端秘密的。陳國英微笑道：那自然。陸無涯道：這樁事，我良心上受了很大的犧牲，你把什麼來謝我呢？陳國英紅着臉道：我有什麼東西可謝呢！我打一雙毛繩鞋子送先生罷。陸無涯搖頭道：不要。陳國英道：那末，請先生到真光看電影罷。陸無涯依舊搖頭道：不去，不去。陳國英道：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們這窮學生就謝不起你了。陸無涯笑道：日子長哩，我們都沒有那樣急，緩緩再說罷。說到這裏，故意的鄭重說道：這個卷子，可不便帶到寄宿舍裏去寫，一等人家知道，傳揚出去，我是不要緊，拚了不當平等大學的教員，你這個犧牲就大了。我們就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啦！陳國英聽見他夾七夾八說上了一陣，心裏怎樣不明白，卻又不好意思駁他的話，便道：依先生的意見，怎麼樣辦呢？陸無涯笑迷迷的道：依我說，你那個原卷，完全不要，我馬上和你從新做一篇，你就在我這裏謄好，你交給我，當面給你打上一百分，又快又秘密，你說好不好？陳國英聽了這話，很爲躊躇，不好答應。一來恐怕在這裏久了，碰着人，怪不好意思，二來一男一女，藏在一個屋子裏，辦秘密交涉，到底有點不方便，很不願意。但是照表

面說來，人家是一番好意。又不好拒絕，倒覺得很爲難。陸無涯早明白了他的意思，便道：「不要緊，這時候，我這裏沒有人來，你要不放心，我可以招呼這裏的夥計，有客來了，說我不在家，把他擋了回去，那就完了。說着，就喊了一個夥計進來，把這話交代他，夥計望了一望陳國英，答應着去了。這時，陸無涯把房門一關，笑嘻嘻的對陳國英道：「你等着，我要好好的和你打一槍。這時的陳國英，只好由陸無涯擺佈，就照他的計畫，如法炮製，等到把卷子膽好，冬日天短，早是燈火滿街了。依着陸無涯，還要留陳國英晚飯，陳國英道：「天已不早，揀日再來罷。陸無涯笑道：「你這揀日再來一句話，還是口頭語，還是真話？要是真話，我才讓你走。陳國英只得說道：「實在是真話。陸無涯聽了這話，也不能再逼，只得叫夥計替他雇了車子，送他回去。臨走的時候，陳國英紅着臉輕輕的對陸無涯道：「今天的事情，先生要保守祕密的，就是我到先生這裏來的這句話，也不能告訴人的。陸無涯笑道：「這是自然的道理，請你放心得了。陳國英這才放心回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陳國英滿想這個問題過去了，誰知不到上午十二點鐘，陸無涯就來了一封快信，拆開一看，不說字多少，數一數，有十二張八行。劈頭劈腦一句，就是國英學姊愛鑒。陳國英看了這封信，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心裏就像小鹿撞鐘一樣。心想：這些男子，真惹不得，給他一點顏色，他就要存非分之想。他這封信有千言萬語，歸總一句話，是要我陪他到公園裏去。照理說，他幫了我這一個大忙，我不能拒絕他，但是彷彿聽見人說，若是一男一女交朋友，到了同逛公園的程度，那是很有問題的。難道他也想把這個手段對付我嗎？倘若到了那時候，他真向我開口，我又怎樣答覆他呢？陳國英這樣一想，倒弄得沒有了主意，翻來覆去，把十二張八行，看了好幾遍，心裏還是跳個不了。心想：這一封信，要是被同學的看見了，那還了得！想了一想，本打算把他燒了，卻又轉回來一個念頭，這也是平生一樁奇遇，何不留着做個紀念，便把十二張信紙和一個信封，在一處疊了，放在牀上枕頭邊，墊褥子底下。一個人坐着發了一會呆，好像有個什麼問題，沒有解決似的心慌意亂，連午飯也吃不下去。他在這邊芳心撩亂，那邊的陸無涯，更是不堪言狀。

他自從信發出去了，也不知是禍是福，像熱石上的螞蟻一般，在家裏老是起坐不安。心想，我這封信，寫得也婉轉，並沒有什麼唐突的地方，像他昨日對於我的態度，當然不會拒絕的。但是有一層，我是約他在遊藝園裏踏月，這踏月的程度，似乎還沒有到他未必肯去吧？況且我信上，友愛的字樣，好像寫的不少，這不太露骨了嗎？倘若他一翻臉，把信送到報上去公佈起來，那我還能在北京混飯吃嗎？越想越覺得這封信寫得太鹵莽了，只埋怨自己性急，便橫睡在牀上，把信的詞句，從頭到尾，默想一遍。還好，大概的意思，都還記得，覺得有幾句話，很能動人，他未必至於翻臉。又想起他昨日臨走的時候，低着頭，紅着臉說話，叫我保守秘密。那種神情，過後思想，好像吃橄欖，真是十分有味，他也未免有情吧？想到這裏，不由得跳了起來，這一跳不打緊，只聽見撲咚一聲，好像房子倒了一般，嚇了他一身的冷汗，原來是他在牀上跳下來，用勁過猛，把牀上的藤綳子，搖動得坍下來了，出其不意，所以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自己也不免好笑。就叫夥計進來，把牀鋪理好。順便吩咐夥計，說是外面要來了我的信，你招呼帳房先生，趕緊送進來，不要攔在外邊。夥計答應了幾個是。陸無涯又問道：怎麼這時候，還不開飯？夥計道：剛才我不是請陸先生吃飯，你說不吃嗎？陸無涯道：你來請過我嗎？夥計道：唉！怎麼這一刻兒工夫的事情，就會忘了！我來請你的時候，你躺在牀上，我說陸先生請吃飯，你把頭搖着說，不吃了。陸無涯想了一想，好像也是有的，笑着說道：我倒忘了，你去罷！夥計笑着去了。陸無涯覺得心亂的很，便在書架上，隨手抽了一本書，坐在桌子邊來看，誰知看了半天，還是模模糊糊的，明明是看的第一行，卻接上第二行去了。他隨手在桌上一摸，摸着一把茶壺，眼睛望着書出了神，也沒有理會，只抓着茶壺，就壺嘴子喝茶，卻是越喝越沒有，只覺得衫袖裏面，一陣滾熱。睜眼一看，原來茶壺嘴高高的望上翹起，自己喝的是茶壺把，茶從壺蓋上流出來，由他的大衫袖裏，直奔脅窩。陸無涯想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今天我老是這樣神魂顛倒的，再要這樣過三天，我是非死不可了。想了一想，跌着腳道：管他呢，我再寫封信去，催他一下子。就是弄僵了，我拚了犧牲名譽，當一個誘惑的

罪名罷了，還有什麼大不了呢？想畢，便又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末了，卻用英文簽着名，是你誠實的朋友某某。這在他意思，是先把先生的名分犧牲了，好來談愛情。信寫畢，找了一個粉紅色的信套封了，上面寫着即送平等大學女生宿舍，陳國英女士台啓。左邊上面寫了四個字敬候回示，在這四個字底下，加了一個感歎式加重語氣的標點，每個字旁邊，又畫上一個三層的墨圈，底下未署名，只寫要言內詳四個字。信已寫好，便叫一個夥計進來，給他三吊錢坐車，叫他送去，並且要帶回信回來，夥計拿了信，便送到寄宿舍裏來。這時，陳國英正好沒有出去，拿着一本新式標點的紅樓夢，在那裏解悶呢。他接了這封信，倒楞了半天，沒有法子擺佈，心想，要老是不理他，他卻老寫信來，倘若給同學的知道，那真是一樁笑話。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想這個第一，和他辦了那一件祕密的交涉，鬧得受了他的挾制，不敢聲張。要不然，我卻把這兩封信，送給校長看，教他吃不了，兜着走呢。現在是沒有法子，只有當面去交涉，叫他不要寫信來，他既要我到遊藝園去，我就索性依允他，解決這個問題。到了那時，看他怎樣？反正我自己主意拿得定，也不怕他什麼手段的。想罷，便在鈕扣邊，取下自來水筆，就拿桌子上的英文紙，寫了一封回信。他這封信，正和陸無涯的來信，成了一個反比例。內容極其簡單，只說今晚六點鐘，在遊藝園電影場候駕。夥計將這封信拿回，陸無涯已經等得二十四分不耐煩，心想，這個公寓裏的夥計，實在可惡，我要是做了警察當局，對這班東西，必要從嚴處分他一下，至少也要送他到教養局，關他個週年半載。等到夥計進來，一眼看見他手上拿着一封信，不由得心花怒放，那顆心幾乎從口裏跳將出來，這時，也不要送夥計到教養局去了，自己便迎了上去，接過那封信來。拆開一看，這陣歡喜，那是不必說。一看手表，已經三點鐘了，便打開箱子，把藏着的十塊錢拿出來。這十塊錢，原是他一點孝心，想留着買一點洋參寄給他母親的。因為事耽擱了，洋參沒有買，不料倒留着爲今晚招待情人之用，真是天從人願，又在箱子裏，取出乾淨的一套小衣，忙着換了，把皮袍子和帽子，都是重新刷刷。忙了一二十分鐘，事情完畢，對着鏡子一照，自己看看自己，也覺的

精神煥發，只是嘴上的鬚樁子，密密的長上一層，很覺討厭。心想，我也該理髮了，現在還只三點多鐘，不如先到香廠去洗個澡，帶着理髮，然後到遊藝園去，正是六點鐘，豈不甚好！主意想畢，便雇了車子往香廠來。誰知他雇車子的時候，貪圖一個快，一說價錢，就往上一坐。這個車夫，正是一個八旗子弟，大概也有四五品的階級，他拉起車來，還忘不了公子哥兒的氣派，走起路來，一是一，二是二，大開其四方步。陸無涯踢着車子道：「你也趕快一點呀！車夫聽了這話，躬起腰來，拉着車把，把腦袋衝也衝的，跑不到二三十步，又數着腳步走了。陸無涯罵道：「渾蛋！像你這樣子拉車，什麼時候把我拉到香廠？那車夫聽了，索性把車把放下來，在腰裏掏出一塊破布，只揩他頭上那油漿也似的汗。氣吁吁的說道：「先生！我快不了，反正把你拉到得了。陸無涯一看這車夫，臉上長的雞皮鶴皺，嘴上的鬚子，和鼻涕黏成一把，已是衰朽不堪。他今天受了愛情的衝動，大發慈悲，給了他一吊錢，不要他拉了。另外雇了一輛車向香廠清華園而來。他洗了澡，刮了臉，已經五點多鐘。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一樁事，便在洋貨鋪裏買了一條水紅色的綢手絹，一瓶檀香水，包好了，放在大衣袋裏。這才到遊藝園來。他怕陳國英先到了，老戲場，新戲場，雜耍場，影戲場，統同找了一遍，都還沒有。他雖然沒找着陳女士，卻體貼入微，怕女士找他不到，便走到收票進門的總口上，找個椅子坐了等着。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他一個也不放鬆，都要看他一遍。他坐的地方，正是憲兵駐紮的所在，有一兩個憲兵，對他望了一望。他心想，不好，他們不要疑心我吧？便站起來，裝着看牆上掛的像片，搭訕着走了。但是他等候陳女士，卻是至誠，決不肯輕易自誤的。所以他走不了幾步，仍舊走了回來，約摸等了三十分鐘，好容易，陳女士來了。陸無涯看見，早是笑容滿面，對他鞠了一躬，便對他道：「這裏人雜得很，倒是電影場裏清靜一點，我們到那裏去坐罷。陳國英微微向他笑道：「隨便。陸無涯看見他這一笑，真如醍醐灌頂，說不出來的這一種愉快。便引着陳國英到電影場來，揀了一張桌子，請陳國英坐下，自己也脫下大衣，坐在一邊，茶房泡上茶來，陸無涯拿了一隻杯子，先用手絹擦了一擦，然後斟了一杯茶，放在陳國英面前。臉

含着笑道：這遠的道，要密斯陳走了來，我很不過意。陳國英道：我本來要謝謝陸先生的，先生這樣說，反叫我過意不去了。陸無涯笑道：你太客氣了！我還有一句話，你一聲一聲的叫我做先生，我實在不安。我們在課堂上，是教員學生，下了堂就都是朋友。況且我除了懂得幾句英文，那一樣比得上陳女士，我想和你交朋友，還怕你不肯呢。那裏敢以先生自居哩。說到這裏，陳國英斟了一杯茶，放在陸無涯面前，陸無涯趕緊站起來接着，就他接茶的時候，看見陳國英那隻又白又嫩的手，受了凍，微微的帶一點紅色，真是像新詩人拿來就用的一句話，如玫瑰般的嬌豔。加上陳國英臉上手上擦的雪花膏香，微微的透肌而出，叫這個逼近芳澤的陸無涯，怎樣不神魂顛倒。在陸無涯一方，恨不得在此刻，把愛陳國英的話，從肺腑裏都倒將出來，並且陳國英能同他今夜正式訂婚，尤其是好。但是我愛你這一句話，怎樣說得出口呢？又想說，又不能說，只好找些閒話來敷衍了。在陳國英一方，對於陸無涯這樣的勾引他，本來很不高興，但是一見面，又不願給人家下不去，也只好隨着敷衍了。他們坐在一處，閒談許久，還是沒有提到正文。而且電影場這個地方，耳目衆多，也不好怎樣談愛情。陸無涯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陳國英道：密斯陳，來得早，大概還沒有吃晚飯吧？這裏觀英的大菜還不錯，我們去吃點東西好不好？陳國英道：不必，我已經吃過晚飯了。陸無涯笑道：你吃過，我還沒有吃過，我是要去吃的，那末，我順便請密斯陳坐坐，也不要緊啊！他這樣一說，倒弄得陳國英沒有話說了，只得隨他到番菜館裏來。這遊藝園的茶房，都是乖巧不過的，看見一男一女進來，早把一個小單間的簾子捲起，讓他們進去。這時，自然陸無涯坐了主席，把菜牌子一看，便遞給陳國英，問他要掉什麼不要。陳國英道：這個爛水鴨，掉個火腿雞蛋罷，先生看好不好？陸無涯道：好極好極，密斯陳的脾氣，竟和我一樣，大菜裏面，這些什麼雞，什麼鴨，我總覺得切他不動，反而弄得刀叉盤子亂響，要是遇着什麼大宴會，那是真叫人不好意思的呢。這時，陸無涯的話匣子開了，說是歐洲的宴會怎樣，日本的宴會怎樣，又說歐美男女社交公開，宴會多係女子作主體，中國恰成一個反比例，由男女社

交公開談到兩性戀愛，說是戀愛分兩種：一種是形式上的戀愛，一種是精神上的戀愛，而精神上的戀愛，又有一致的，或片面的。說到這裏，把眼睛望着陳國英，歎了一口氣道：「像我現在的情形，就是片面的……」陳國英不等他這句話說完，臉上早是一紅，便低着頭，只把刀叉去分盤子裏的燒牛肉。陸無涯轉過臉，又笑嘻嘻的道：「密斯陳，我聽見說，同班的學生吳國良是你的同鄉，這話對嗎？」陳國英道：「不錯，是同鄉，但是同班裏的同鄉，也很多啊。」陸無涯道：「但是我聽見說，他和你，還有其他的關係呢？」陳國英把嘴一撇道：「這都是同學造的謠言，像他那樣的學問，我是不放在眼睛裏的。」陸無涯道：「那麼，就照密斯陳的眼光而論，同班裏的學生，你對那個表示贊同呢？」陳國英微微一笑道：「我既然考了第一，他們都未必好似我，我對誰也不欽佩！」陸無涯斜乜着眼睛笑道：「好高的眼光，我又要進一步問你了。學生裏面，都不如你，那麼，教員裏面，你一個都看不起嗎？」陳國英聽了這話，一時倒不好答覆，便在鈕扣上，取下一條手絹，握着嘴笑。陸無涯道：「你說呀！難道你默認了都好嗎？」陳國英把眼睛望着桌子上的花瓶，低低的說道：「也有我看得起的，也有我看不起的。」陸無涯道：「不用說，像我這樣的人，一定是看不起的一流了。」陳國英笑道：「陸先生正是把話來倒說，要是連你也看不起，平等大學，那就沒有好教員了。」陸無涯眯着眼睛笑道：「這話真的嗎？」陳國英道：「真的。」陸無涯道：「蒙你擡愛，算看得起我，那末，你猜我最欽佩的是誰呢？」陳國英一面抿着嘴笑，一面搖搖頭。陸無涯道：「你是個絕頂的聰明人，不要裝裝，你總應該知道的。」陳國英道：「這話奇了，你心裏的事，我怎麼猜得着呢？」陸無涯道：「你就隨便說一個，看對不對。」陳國英道：「應該是俄國的列寧吧？無涯道：「啊！太遠！太遠！陳國英道：「那麼，當是孫中山，或者是……」陸無涯道：「還是太遠。我老實告訴你，這個人就在平等大學裏，而且還是女性。這算說穿了，你應該知道吧？」陳國英道：「難道我們女同學裏面，還有你欽佩的嗎？」密斯劉呢？還是密斯王呢？陸無涯把刀輕輕的敲着盤子道：「你這個人，真會作曲筆文章，我想把大觀園伶牙俐齒的林妹妹請來，或者和你可以比一比，到底是誰會說話？」像我們這一張笨嘴，只好宣告失敗了。」陳國英道：「你

把這個難題，教我猜，還說我會作曲筆，這不是冤枉嗎？陸無涯道：你真猜不着嗎？我就告訴你吧！我最欽佩的這個人，他的姓是東南西北的東字，加上一個耳朵旁，說得這樣清楚，你當然明白了吧？陳國英笑道：難道說，先生還欽佩的是我嗎？這就奇了，我這個人，那樣可教人家欽佩呢？陸無涯道：這是你太客氣了，你的學問性情，在同學裏已經是不可多得，加上你……陸無涯說到這裏覺得太唐突了，便改口道：你又比一切人用功，旁人我不曉得。就我個人而論，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密斯陳，我要說句鹵莽的話了，將來也不知那個有福的，得着你作內助哩。陳國英聽了這句話，臉上不免一紅。陸無涯道：我這是真話，並不是和你開玩笑，我卻有點非分的希望，很想和密斯陳作一個討論學問的朋友，常常找個地方談談，不知道密斯陳賞光不賞光？陳國英先聽他說有點非分的希望，心裏不免一跳，後來聽見他說，不過要常在一處談談，卻又是沒有料到的事。心裏明明知道一男一女常在一處，不能沒有下文，是不可答應的，況且今天到遊藝園來的本意，原是想把兩個人的交涉解決，從此擺脫關係，照他這樣說，不但不能脫離關係，反多一層接近的機會了。但是人家說得冠冕堂皇，也沒有什麼理由，好拒絕人家呀。只得說道：那是很好的事，很希望陸先生能常常指教我，討論兩個字，我還不配說呢！陸無涯道：這些客氣話，我都不必說，密斯陳答應了我這個要求，我是快活得很。那麼，我們要不要訂一個時間呢？陳國英想道：好啊，又進了一步了。便說道：那倒不必，我隨時可以到陸先生那裏去請教。陸無涯想了一想，說道：也好！說着話，茶房已經是端上咖啡來了。陸無涯便拿錢會了帳。陳國英道：我本來要謝謝先生，反而叫陸先生請了我，這話怎麼說？陸無涯道：不成問題，不成問題，我們既然是至好，還拘形式嗎？說着，便在大衣袋裏面把一瓶香水，和一塊紅綢手絹拿了出來，笑嘻嘻的遞給陳國英道：這東西，不過聊表寸心，作一個紀念，密斯陳可不要嫌少！陳國英又沒有料到他有這一着，受下呢，這個東西，送得太尷尬，不受呢，又給人家下不去。只得說多謝多謝，倒說不出別的什麼來。陸無涯道：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我們是不拘形式的呀！便把東西望陳國英身上亂

寒，一定要他收下，他沒有法子再推卻，只得收了。陸無涯道：「今天晚上，月色很好，不大很冷，我們在地地上踏踏，月好不好？」陳國英道：「可以的。」陸無涯聽了這話，便在衣架上，將陳國英的大紅毛繩圍巾，取在手裏。這時茶房正送過手巾來，陳國英當着人家的面，又不好攔住他，只得罷了。陸無涯卻親親熱熱的替他圍巾圍上，然後自己穿上大衣，帶着陳國英到外面場地上來。這時，一輪寒月，照着滿地雪白，由這邊朝東南望去，看見先農壇裏面，一片曠野，零零落落的黑影，一堆一堆的排着，都是老柏樹。那座鐘樓，在這荒涼的月地上，巍然高挺，很有畫意。陸無涯道：「密斯陳，你看這月色多好啊！」在北京這個地方，一個冬天，像這樣的良夜，可沒有幾回呢。說着話，兩個人並排走着，已經走到荷花池的那邊，只有些枯樹遠遠近近，在月亮底下，又又楞楞的立着，一個人影子也沒有。路旁草亭子裏的玻璃燈，掛在亭子柱上，一搖一蕩，發出些似黃不白的亮光，照得亭子裏，暗一陣，亮一陣。陸無涯指着老戲場那邊道：「你看那裏電光燦爛，鑼鼓喧天，卻越顯得這裏冷靜的了。我想遊藝園裏的遊人，能拋了那種熱鬧，來領略這種冷靜，也不過你。你看對不對？」這時，陳國英坐在路旁一張露椅上，陸無涯也不知道的坐下來。陸無涯又道：「我和你，有許多性情相同的地方，奇怪不奇怪！而且我們今晚坐在這裏談天，更是沒有想到的事情。人說有緣，我們也總算得有緣了。」陳國英聽了這話，並不作聲。陸無涯笑道：「和美人，在月下談天，是人間第一種豔福。今天密斯陳能和我在一處談天，我不知幾生修到，我希望可一而可再好。」陳國英聽了這話，還是不作聲，扭轉身去，低着頭弄圍巾上的縲子。陸無涯道：「你們穿這個短袖子的衣服，露出白的手來，好看是好看，就是冷得有一點難受哩！說着，便伸手過去，握着陳國英的手道：「可不是冰冷的嗎？」陳國英把手一縮，把陸無涯的手一推道：「不要胡鬧！」陸無涯笑道：「這就算胡鬧嗎？還有比這更胡鬧的呢。說着話，又伸手把陳國英的手，緊緊的握着，只是格格的笑。陳國英一點兒也不推動，他索性扭轉身子來，朝着陸無涯道：「你爲什麼忽然不老實起來？」那末，我以後不敢和你交朋友了。」陳國英嘴裏雖然還強硬，可是心裏亂的了不得，臉上熱得像

火燒一樣。陸無涯道：我老實告訴你罷。正要往下說，遠遠的一個黑影子一閃，慢慢的就走了過來，聽見他走的腳步聲，得得的響，好像他穿的是皮鞋，不用說，這是那最愛多事的警察。陳國英機靈不過，早離開陸無涯，坐在椅子的那一頭，那警察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對他們看了一眼，沒有說什麼，也就走了。陸無涯倒嚇了一跳，其實這樣的事，遊藝園裏面那天不有十幾起，尤其是夏天，滿花園的露椅上觸目皆是，警察精神有限，也管不了許多。陳國英和陸無涯，在遊藝園裏面，又兜了幾個圈子，各處的玩藝兒，都已散場，已經十二點以外了。陸無涯道：糟了！我只管和你說話，卻沒有留心時候，密斯陳回到寄宿舍裏去，裏面還能開門嗎？陳國英道：寄宿舍裏那裏得進去，我只有到姑母家裏去寄宿了。陸無涯笑道：半夜三更，到親戚家裏做客，也不像樣吧？陳國英道：沒有法子啊！陸無涯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回到東城去再說，兩個人就雇了車子，同路回到東城去了。他們回東城之後，一宿無話。

第五回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銷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從

這一天起，他們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當楊杏園吳碧波二人，在他公寓裏說話的時候，他們倆，已經用他倆的成分，製造了一件小東西。陸無涯正在這裏想，要如何解決。明知道現在的，新的夫婦，結婚兩三個月添出了小孩子，滿不算回事，不妨馬上補行結婚的。可是有一層，一個是有婦之夫，一個又是，有夫之婦，這個婚姻如何可以成就呢？當他爲難的時候，朋友去問他，他怎麼不紅臉呢？好在吳楊二人，對於他這一樁事，早有所聞的了，也不去深究。在這公寓裏，南天北地的，談了一陣子，也就各自回去了。楊杏園到了家裏，長班給了他一張名片，說有個人來拜望他，楊杏園把名片一看，是幸福報的編輯陳若狂。因問那長班道：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嗎？長班道：他說有事和你談，約在今天晚上九點鐘通電話。楊杏園心想，他和我

有什麼可談的呢？我們還是生朋友啊，不過在胡同裏同逛一兩回罷了。人家說嫖界的朋友，最容易熟，照這樣看來，真有點不錯。到了晚上，楊杏園到了報館裏，又和何劍塵提起此事。何劍塵笑道：這人卻是嫖學專家，你要願意逛，要向他多多領教才是。這時史誠然也在那邊繙譯稿子，聽見他們說起嫖經，他又禁不住插嘴了。說道：這人的嫖學，實在不錯，他還很懂經濟學的原則啦。他應酬朋友的時候，是在班子裏混，要是一個人呢，他就降級到二等茶室裏去了。二等叫着柳城，不看花而折柳，比較是經濟的。何劍塵笑道：你怎樣會知道的？靠不住，你和他，也是同志吧？史誠然紅着臉道：沒有的話。楊杏園道：這事說來，有點影子，我很疑心了。有一次早起，我走觀音寺過，我碰見你和陳若狂兩人冒冒失失，從朱茅胡同鑽了出來，這不能說是並無其事吧？說到這裏，那位陳若狂先生，正由外面闖了進來。說道：好哇，你們背後論我的是非。楊杏園道：並非是罵你，就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陳若狂笑嘻嘻的說道：事是有的，我們窮一點，只好不得已而思其次了。楊杏園對史誠然道：人家畫供了，你還賴什麼。這裏面的風味，我還沒有嘗過，你今日帶我去瞻仰瞻仰，好不好？何劍塵皺着眉道：這裏面一言難盡，我看你不去也罷。楊杏園笑道：越是糟，我倒越要去看，作興很可以給我們一點描寫的材料。陳若狂笑道：這裏面，何嘗沒有好的。劍塵也未免一筆抹煞了。不過房間裏點綴，卻是差一點，然而這和我們逛的目的，並沒有關係啊！楊杏園笑道：既然如此，很好，回頭我們把事辦完，就可以去拜訪你的貴相知。不過一層，我還不懂這裏面的規矩，你要隨時指點給我，免得我出醜才好。陳若狂道：這分明是你挖苦我們了，豈有個花園的老手，還會到柳城裏去翻筋斗嗎？楊杏園笑道：請你稍等一會，我們就走。說着，當真低起頭來，趕快發稿。到了十一點鐘，稿子差不多發齊，楊杏園隔着桌子和何劍塵一拱手道：偏勞偏勞！便對史陳二人笑道：請你們履行條約。陳若狂笑道：當真去嗎？史誠然道：去是去的，卻有一件，我請你不要坐包車去。這班車夫，最喜歡向人家報告主人行動，我們逛二等窩子，要讓他們在門房裏大談幾天了。楊杏園道：反正路不多，走去也行。說畢，三人便走出報館。

往胡同裏而來。一到了留守衛，只見三個一羣，五個一堆，人卻擁擠得很。楊杏園道：你們到底上那一家呀？這個地方，要碰到熟人，怪寒憎的。陳史二人，彼此商量了一陣，議定了先到小朱茅胡同芝蘭院。楊杏園這又要長見識了，一進門，照班子裏一樣，門口也有幾個粗人坐着，見客進來，也使勁喊了一句來，嘿呵的聲音。走進院子，有幾個作小生意買賣的，把提籃放在地下，操着不南不北的聲音，吆喚着道：口香糖，牛奶糖，鴨肫肝。這邊有一個人，背着一個大喇叭，口裏吆喚着道：唱話匣子。轉角的房門口，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手上敲着竹片，拍拍的直響，口裏唱着梆子腔，那邊廂又來了，王氏寶劍，敢情是向嫖客討錢，這種聲音，就鬧成了一片。對着院子，有一間屋子門口，站着一個梳元寶頭的老媽，把一隻手撐起白布門簾子，口裏嚷道：都來見見呀！聲音又大又尖，十分刺耳。這時院裏的姑娘，便一個一個的，走到那房門口，好像軍人立正似的，站一下就走。那老媽子便來一個報一個，說道：排三，排五，排七。楊杏園想道：常常看見花報上，載的什麼排幾排幾，原來就是他們的台甫。他正在這裏看熱鬧，傍邊來了一個姑娘，笑着喊道：老陳呀！一言未了，走到陳若狂面前，把頭上的帽子搶了下來，拿在手裏，一迭連聲的叫找屋子。一面又拉着史誠然的手道：不要走。史誠然笑道：不走不走！姑娘又伸手過來，牽着楊杏園的衣服道：這位朋友，對不住，請你照應點。楊杏園聽了這話，大窘之下，不知道怎樣答應好。只得鼻子裏哼了一下。這時，陳若狂發言了，說道：沒有屋子，我們回頭再來罷。那姑娘道：不許！老也不來，來了就走，沒有這樣的道理？請你在院子裏站一下，也不要緊，我們正在騰屋子呢。說畢，又喊道：你們替我找屋子呀。好容易，這時有一個屋子，走了一幫嫖客，這姑娘帶說帶拉，便把他們拉了進去。楊杏園一看，這屋子上面擺一張木牀，已經把房間佔去一大半，右邊一張梳頭桌，上面放一盞煤油燈，左邊一張方桌，放了一把茶壺，一隻茶盤，七八個茶杯，桌子旁邊，一共放了五張椅子，牆上掛了幾張畫，不過是紙煙公司，麵粉公司，印刷的月份牌之類。他看了一遍，心想，這個藏嬌的所在，未免太不堪了。便隨身坐在一張椅子上，陳史二人，更毫不客氣，四腳撩天的，坐在牀上。

那姑娘在史誠然身邊，一歪身就坐在他的大腿上，他隨手一抱，摟住那姑娘的腰，姑娘把嘴挨近史誠然的耳朵，唧唧的說了幾句。史誠然點頭笑道：「好好！我一定替你辦到。」楊杏園這幾個月來，雖然在風月場中，不無留戀，這樣的行爲，他還真是少見，不免對史誠然笑笑。史誠然把姑娘一推道：「這位朋友，都替老陳吃醋了，你還不過去。」那姑娘便站了起來，走到楊杏園身邊，問楊杏園貴姓。楊杏園答應了姓楊，就近看他的臉，雖然擦了许多粉，兩腮削瘦，十分憔悴，眼睛底下，有一個弧形的青紋，隱隱可見，也只得握着他的手道：「你芳名叫什麼？」那姑娘道：「我叫林小香。」楊杏園道：「你多大年紀？」林小香還沒有答話，外邊一迭連聲的叫七姑娘，他一撒手走了。史誠然道：「你不要問他的年紀，十四十五，他說是十七歲，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他也說是十七歲，總是十七歲。」楊杏園道：「年紀大的說小，那是自然之理，年紀小的報大，卻是什麼緣故呢？」史誠然道：「因爲警廳定的章程，不上十六歲，不許妓女賣淫。這些龜鶩恨不得他們手底下的妓女，早點出手，可以多混幾年，那裏能守這個條件。只要女孩子身體發育差不多，對客能說幾句話，那怕十四歲呢，他就冒稱十七，到警廳去報名上捐了。」楊杏園道：「難道說他們報多少歲，就是多少歲，警廳就不調查一下子嗎？」史誠然道：「怎麼不調查，他們妓女上捐的時候，還要遞上一張相片咧。不過總是准的多，駁的少。」說着，把手一指壁上道：「你瞧，這不是警廳出的佈告嗎？明明限定清吟小班妓女，押櫃不許拿過一百，二等茶室妓女，押櫃不許拿過五十，下處妓女，押櫃不許拿過二十，其實，於事實上差的多，旁的不說，你要認識五福家的小紅，他就拿過押櫃兩千多啦。」史誠然說得高興，正要望下說，林小香一掀簾子進來，對陳若狂道：「對不住，這屋子來了客，請你們再掉一間屋子坐坐罷。」說畢，又把他們三人，引到一間屋子裏來，楊杏園一看，比較頭裏一間屋子，收拾好一點，桌子邊坐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妓女，倒也生得清秀，一個人坐在那裏抹骨牌。看見他們進來，把牌一推，打算就要走。陳若狂道：「哎，我們進來，倒把人家主人翁轟了出去，這事要不得。來來來！我們還是到院子裏去站着罷，引得那妓女也笑了，祇得坐下，仍舊低着頭去抹骨牌。」楊杏

園覺得這個人倒很溫柔可親，正要借事和他說兩句話。祇聽見外面叫道：七姑娘，客人要走了。林小香便對陳若狂道：客人走了，請上我屋子裏去坐罷。他自己便出去送那幫客，另外有個老媽子，把他們帶進林小香屋子裏去。楊杏園問史誠然道：你們爲何不憚煩，這樣一掉再掉？史誠然道：你那裏知道，茶室的規矩，不同小班，客人不進本人屋子，是不給盤子錢的。所以紅一點的妓女，每晚他的客人，必定把旁人的屋子佔上幾間，然後他一班一班的讓進自己屋子裏來，那些倒霉的妓女，祇好把屋子作他的預備接待室了。這時，林小香送客進來，隨後有一個漢子，所謂當龜爪子的，手上拿着兩塊圓的洋鐵板，也有點像碟子的形式，裏面平平的鋪了一層瓜子，放在桌上，回身走了。林小香就把那瓜子向一隻玻璃碟子裏一倒，然後把那碟子，先向楊杏園面前一送，楊杏園隨手抓了幾粒，他就轉送給史誠然，最後才送到陳若狂面前，這房間裏的娘姨，也倒三杯茶，放在他們面前。楊杏園一看那茶，黃得像馬屎一樣，他也不敢喝，看一看陳史二人，早和林小香在牀上扭着一團，楊杏園一個人搭訕着，便看牆上的字畫，也有寫的對聯和弔屏，倒是沒有什麼月分牌，牆上還掛着一個銅牌，上面寫着林小香三個字，他想，小班裏妓女的名字，都掛在門口，茶室的牌子，卻掛在房裏，這也有什麼限制嗎？因就把這個疑問，去問史誠然，史誠然道：這有什麼限制，不過這裏面，很有表示姑娘們的虛榮心罷了。凡是二等裏的姑娘，多是小班裏降級下來的，要是沒有虧空的，還可保留一點木器傢伙，不然，就祇剩這塊銅牌。他們因爲要表示從小班裏來過，所以還把這銅牌，掛在屋子裏裝裝面子。說着，因問林小香道：我這話對不對？林小香笑笑，說道：你不要瞎三話四。楊杏園聽了史誠然的話，看這屋子裏桌椅之外，還有一架衣櫥，一張沙發，料定林小香也是降級來的，不過梳頭桌上，卻也照別個房間裏一樣，也放着一盞煤油燈，卻是不可解。因問史誠然道：問問屋子裏，既都有電燈，各人又都點上一盞煤油燈，這是何意義呢？史誠然道：說起來好笑，這茶室裏的電燈，都祇點半夜的，打過十二點鐘，毛夥就把總電門關上，改點煤油燈了。他們兩人在這裏，大談其茶室的規矩，林小香和

陳若狂也在那裏大辦交涉，正鬧得難解難分，外面又有人大叫七姑娘，林小香出去。一會兒進來，對陳若狂道：對不住，和你們另外找個屋子坐，好不好？陳若狂道：不必，我們還要到好幾處去呢。林小香道：那末，回頭來罷。陳若狂沒有理他，拿出幾張銅子票，疊好了，往玻璃碟內一扔。林小香道：我剛才和你說的話，你不答應嗎？陳若狂微笑道：你今天忙得很，改天再談罷。林小香就把嘴一撇道：哦，我明白了。人家還有兩幫客，沒有進房間，你也要原諒一點啊。陳若狂不等他說完，已經走出了房門。林小香挽着他的手道：明天來，陳若狂鼻子裏答應了一個哼字，便和楊史二人走了出來。楊杏園笑道：算了，我算已經長了見識了，你們二位自己去逛罷，我不奉陪了。史誠然笑道：這是南式的，還有北式的，你沒見過，不去嗎？楊杏園搖搖頭道：不去！不去！便雇了一輛車子，自回會館。陳若狂等他上了車子，叫住道：楊先生，楊先生。楊杏園便叫車子停住，問什麼事？陳若狂想了一想，笑道：明早奉訪，再談罷。楊杏園見他不說，也不再問，坐車走了。到了次日，一早陳若狂就來了，楊杏園知道他是來借錢的，故意裝作不知道，看他怎樣開口。陳若狂道：楊先生昨天的事，對你不住，隔日再奉請。楊杏園道：我這幾天很忙，胡同裏倒沒有工夫去，我們這些吃筆管兒的，這些化錢爐的地方，那裏能常去呢。陳若狂道：你這話真對，不瞞你說，我就爲這個，鬧了一身虧空，我們部裏那班同事，逛起來，都不知死活的，盤子錢一給總是五塊十塊的鈔票，我跟着他們一處鬧，那裏能不照樣呢？前天晚上，和我們一個參事去捧場，偏偏我不走運，一輸就是七十多塊，這兩天就鬧得山窮水盡了。昨天那一趟，笑話極了，實在是不得已。說到這裏，現出很躊躇的樣子，笑着說道：我還做了一件缺德的事呢，前兒晚上，遇着部裏幾個混小差事的，硬要拉去逛二等。也偏偏湊巧，遇着他們打鼓，我打了一場賒帳的牌，約着今天給人家錢呢。楊杏園笑道：什麼叫作打鼓？陳若狂道：就是北班子裏所謂開市，不過借故向客人敲竹槓罷了。因爲他們這一天，要叫一般唱大鼓書的在鑿子裏唱大鼓，意思是請客人去聽，所以就簡稱爲打鼓。楊杏園笑道：這名詞真有點俗不可耐，但是你剛才說，前天晚上和你們貴參事捧場，怎樣

又逛二等去了呢？陳若狂紅着臉道：捧場那是大前天晚上的事，我正爲了這個爲難。但是數目太少了，不是極熟的朋友，又不好開口，所以我託史誠然兄轉懇老哥，想通融個十元以內的數目。楊杏園笑道：這點事，我還可以幫忙，但是閣下似乎不至於困難得這樣。陳若狂道：不瞞你說，報館裏雖然一個月給我一百元的薪水，其實這位王天白經理，是有名的光棍，口惠而實不至的。部裏的薪水，上月份早用光了，這一個月，還沒有消息呢。我現在維持現狀，全靠上海方面特約小說的一筆款子，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這款子不久也就要匯來了。那時候，我一定奉璧。楊杏園道：像我們這班人，都不在洋場才子之列，想加入賣小說的這一黨，很不容易的，你居然能拿一百多元一月，自然也值四元一千字，這個資格，你如何混到的呢？陳若狂含糊答道：這算什麼！我有一位朋友，他一部小說，只做了十二回回目，就得了五百塊錢，這比四元一千字，不更值錢嗎？楊杏園道：我彷彿也聽見有這一種傳說，當真的嗎？這到底是那家書局出的呢？陳若狂笑道：中國那有這大資本的書局，這是某部一個參事出的，原來這參事有三個兒子，都和他姨太太發生關係，大兒子逼得跑了，二兒子娶了媳婦，被這位姨母霸占不能進新房，鬧出許多婚姻問題的笑話。我那位朋友，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打聽了一個詳細，隨便和他經理談起來。他的經理說：這種官場醜歷史，着實可以替他鋪張一下子，痛痛快快罵他一頓，你的筆底下很俏皮，可以作一篇小說，在我們報上發表。我那朋友，自然奉命維謹的做起來，因先擬了十二回回目，請他的經理斟酌一下子。他的經理說：很好，今天就可以先把回目發表。這一來不打緊，可把那活烏龜急壞了。他上次通信社發了一篇新聞稿，已經够瞧的了，再要做出小說來，這一個小小前程，恐怕靠不住。只得託人向我那朋友的經理商量，情願出點代價，收買他的版權，由三千塊講價，直講到五百塊錢成交，這一部小說就此無影無蹤，這不是十二回回目賣了五百元嗎？楊杏園笑道：你這話告訴我，我是不要緊，若是告訴了別人，在報上索性來個新聞界之新聞，又要生出許多是非呢。陳若狂道：我原知道你是一個不管閒事的人，我才告訴你。說着，

又把許多的話，來恭維楊杏園。楊杏園等他恭維够了，才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他，說道：我這兩天也鬧饑荒，對不住，只有這個數目，你帶着使罷。陳若狂接着鈔票道：是！我很能原諒的。說了幾句話，他就走了。原來他在二等窩子裏留宿過多，身上已經染了許多毛病，這個時候，他正在害淋症。頭裏兩天，他並不知道，每天晚上，依舊到二等茶室裏去胡纏，後來覺得坐久怪不方便，又很痛，在小解的時候，低頭一看，嚶呀，下身全不成個樣子了。那一股腥氣，觸着鼻子，不由得人要作嘔。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常聽人說什麼淋症，就是這個東西嗎？這如何是好呢？這是平生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又不好意思問人怎樣醫治，彷彿記得報上不要緊的地方，那賣藥的廣告裏面，有什麼五淋白濁丸之類，從來沒有注意過，現在何不查他一查。想着，就把所看之報紙，翻了幾種，這一查，長了許多見識，才知道這個症候，有許多名目，和許多關係。不過賣藥的廣告，都說他的藥好，不是一個禮拜斷根，就是不靈還洋，或者是一用就好，到底買那一樣好呢？揀來揀去，就從中揀了一樣定的價錢最賤，說得最有效驗的丸藥，買了一瓶，誰知這種藥，報上的廣告，儘管說得靈驗，吃了下去，卻不見得好在那兒。他既不好意思問人，更不願意到醫院裏去診治，就依舊在報上廣告欄裏胡亂再去找丹方，甚至胡同犄角上，禁止小便地方，所貼那些花柳專科的廣告，也偷着瞧他一下。於是今天換一樣丸藥，明天換一樣丹方，鬧了整個禮拜，到底後來打聽了一種西藥，叫做什麼三代愛美的，都說很有效力，他就去買了一瓶試試，吃下去覺得毛病好些。可是這樣東西，貴得厲害，一瓶只能用一晝夜，價錢卻是兩元五角，他爲醫病起見，沒有法子，只好咬着牙齒去買，不上十天，已經花了不少的錢。他問楊杏園借錢，正是爲醫治淋症，昨天晚上，極力敷衍楊杏園，無非是想多借幾個錢，把病診好。誰知他淋症好了，別的病又發了，從這天起，精神疲倦得很，四肢常常作寒作熱，心想，這是小病，不要緊的，也就沒有理會。他報館裏除了那位王天白而外，還有一位編輯，這人就是楊杏園同鄉黃別山。他看見陳若狂一天疲倦一天，便道：若狂，我看你臉上一點兒血沒有，你表面上雖能支持，你內症可是

很重，我勸你還是找個大夫瞧瞧罷。你不信，你把鏡子照照，你已經不像個人樣了。陳若狂聽了這話，當真把鏡子一照，果然眼睛陷下去許多，臉上白裏轉青，像蠟人一樣，不覺吃了一驚。心想，我不過是一點小小感冒，怎樣病得這般厲害，再要不醫治，恐怕真要成大病了。他決定的主意，就到他一位同鄉陳大夫那裏去診病。這人認識的闊人很多，是由十多名同鄉議員，公函警廳，保准了的免考醫生。手段雖不能十分高明，門診費卻定二元，出診也是五元起碼。北京闊人，有個最怪的脾氣，是愛貴不愛賤，所以他的生意，居然很好。這天陳若狂到他那裏去瞧病，因為同鄉的闊人都信任他，以為總不會錯的，所以並沒有考慮，一直就來。他到了醫生家裏，照例出了兩塊錢掛號，那門房把他引進一間診病室裏來。這屋子裏，也有些字畫文玩之類，卻一大半是同鄉官員的下款。一張橫桌裏邊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在那裏看羣強報。見他進來，很客氣的請他坐下。陳若狂見他那樣，不像醫生，也不像是僕役，倒看不出所以然來。那人等陳若狂坐了，問了他的姓名籍貫住址，拿出一張診病單出來，給他一一用筆填上，然後再去請醫生出來。陳若狂這才知道他是醫生的助手，心想，到底大名家的氣派不同。一會兒，醫生由外面進來，有五十來歲年紀，嘴上略略有點鬍子，穿了一件舊羅長衫，斯文一脈的，態度很為從容。他對陳若狂微微點了一個頭，請他在一張橫桌邊坐下，自己對面坐下，先把那單子看了一眼。然後問道：陳先生是什麼病？陳若狂道：身上時寒時熱，四肢無力，只覺疲倦得很，胃口也壞，一點兒東西不想吃。那陳大夫點點頭，頭裏那個開單子的人，取過一個小小的布枕頭放在桌上，陳若狂知道這是按脈的，便把手放在上頭。那陳大夫伸出一隻手來，按住他的脈，他那指甲，都有一寸來長，他只管歪着一個腦袋，凝住神數脈息，用手極力的按脈。那指甲直陷入陳若狂的肉裏，戳着生痛。一會兒，陳大夫把兩隻手的脈按完了，便對陳若狂道：不要緊，這是受了一點風寒，吃一兩劑藥就好了。說畢，翻開桌上雪亮的銅墨盒，拿起筆來，在那診病單上，開了幾句脈象和病由，後面就狂草一頓，開了十幾味藥。陳若狂所認得的，有什麼荊芥一錢，防風一錢五，紫蘇

一錢，厚朴一錢，柴胡一錢五，薑制生附子一錢，乾姜一錢，其他各樣，還有他不認得的，陳大夫開完了藥方，在抽屜裏面，又拿出一顆象牙圖章，在單子上蓋了一方鮮紅的印。然後交給陳若狂，說道：「先吃兩劑，好一點就不用來瞧了。」陳若狂應了幾個是，就出了陳大夫家裏，轉回幸福報館。誰知來的時候，還能走幾步路，這回去的時候，心裏十分難過，身子有點支持不住，恨不能馬上就在街上躺下，也沒問車錢多少，雇了一輛車子就坐回來。到了家裏，自己便倒在牀上，將藥單交給一個聽差，教他買藥就煎，也沒有給第三個人知道。誰知這個藥，雖然不上二兩，吃下去，效驗很大，這天晚上，陳若狂大燒大吐，渾身骨頭酸痛難言，不住的只是哼。他這樣子，病是已經很重了，應該要好好靜養，這幸福報館內，又極嘈雜不堪。那位王天白社長，是一位大交際家，報館裏辦事的，人，不過兩三位，住開的人，倒有七八位，這班人多半是來京找事的，住在報館裏，除了白吃白喝，還可以掛個新聞記者的名義，比住公寓會館就強的多。這開客裏面，雖然是吃白食的，也很有人才。有一位德國留學生，他學的是螺絲釘專門學，有一位是前清候補道，還有一位是張勳部下的副官長，就把以上三位來論，可見幸福報的座上客，也是應有盡有，這些賓客，一天到晚，無所事事。除了去找朋友而外，到了報館裏，就是坐在一處，高談闊論，研究時局。他們研究時局的屋子，正在陳若狂房的隔壁，在平常的時候，陳若狂聽他們說話，也不過認爲無聊，現在在枕頭上聽着，只覺吵得頭痛，但是也沒有權可以干涉人家，只是心裏頭罵，恨不得把這些人，一個一個都給他轟出報館去。他一病三日，那陳大夫開的藥方，已經吃了兩劑，不但是沒有治好一點病，簡直火上加油，把病越發引了上來。在陳若狂以爲自己的病，不過是風寒小症，也知道陳大夫藥方，大半是發散的，吃下去，病不好，也不至於壞事。到了第四天，陳若狂便昏昏沉沉的睡着，有時候清醒過來，只覺得混身痠痛，兩隻大腿，一點兒也移動不得，除了黃別山晚上到報館裏來的時候，去慰問他外，誰也不理他。至於王天白社長，因爲欠着紙行裏報紙費，正在外面設法，更沒有工夫問他的病了。陳若狂的收入，本來有限，他對人說，那裏幾百

那裏幾十，那都不是實帳。在他這病的時候，部裏固然已經欠薪幾月，報館又正在鬧窮，他分文莫進，正所謂貧病交迫。不但沒有人爲他醫病，就是有人爲他醫病，這筆醫藥費也是無所出啊。陳若狂病到第四天以後，已經沒有吃藥，病也不見得加重，只是昏昏沉沉的要睡，就是有一兩個人來看看他，也以爲他的病要好了，不很注意。說起來很快，一過就是一星期，這天晚上，黃別山將事辦完，特地到他屋子來看他，只見他蓋着被服，歪着頭朝裏睡。在電燈底下，看見他耳朵背後，發起一塊一塊的紅疤。因便上前來細看，這時，陳若狂知道有人來，便將被服一掀，翻了一個身。他這一掀被服的時候，一股熱氣往外一沖，黃別山便聞着一陣又腥又臭的氣味，不覺倒退幾步，一陣惡心，不由得人要吐。黃別山定了一定神，走到陳若狂牀前，一眼便瞧見額角上，脖子底下，一朵朵全是紅疤。不覺失聲道：「噯呀！若狂，你這是什麼病啊！陳若狂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只覺心上難過，也說不出是什麼症候。』黃別山道：『你下部不覺得怎麼樣嗎？』陳若狂躊躇一會子，答道：『不見得怎麼樣。』黃別山道：『老弟，你的性命要緊，你還害臊嗎？有什麼病，只管直說，或者我還可以替你想點法子啊！』陳若狂道：『有是有點症候，前幾天破了一塊皮，只流清水，現在已經收口了。』黃別山跌腳道：『你怎麼不早說？這是最重的病症哩。』陳若狂看見黃別山說得這樣鄭重，也便慌了，問究竟是什麼病。黃別山道：『你解開衣服來，等我瞧瞧。』陳若狂便撐起半截身體，靠着牀頭，有氣無力的把鈕子解開，露出胸脯來。黃別山一眼看去，只見那雪白皮膚上，有許多銅錢大的紅點，越發覺得格外鮮豔。黃別山看了，點點頭，叫陳若狂把衣服扣上。便對他說道：『這是梅毒無疑，大概已經到了第三期了。這是要趕緊醫治的。』陳若狂聽了這話，好像一盆冷水，兜頭一淋，嚇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黃別山看見他這一個樣子，又寬慰他道：『事到如今，也沒有法子。好在這個病，並非不可挽救，今天夜深了，也來不及想法子，明天一早，我來送你進醫院罷。』陳若狂道：『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怎麼能進醫院呢？』黃別山道：『好在醫院裏，不必先付錢，進去再說，就是有什麼小費，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陳若狂這人，是最愛接受揮霍人物的，對於這個寒酸透頂

的黃別山，向來看不起他。不料這次害病，他所接交的好朋友，一個也沒有來瞧他。反是黃別山這樣血性待人，越發覺得難得，心裏一感激，不免流下淚來。黃別山以爲他是焦慮病不得好，說道：「你這病，不過延遲一點日子，並不要緊的，作客的人，一有不測，誰來管你？還是自己保重一點的好。」黃別山一說這話，兜動了陳若狂的心事，他越發嗚嗚咽咽哭起來了。黃別山安慰了他半天，又叫聽差給他泡一壺茶，放在牀面前，他才出報館回家。這裏陳若狂一人睡在牀上，想起黃別山說的話，梅毒已經害到了第三期，十分害怕。自己埋怨自己，不該在胡同裏亂跑，便覺得他所認識的那些妓女，一個一個都是毒如蛇蝎，又想到真要死了，家裏丟下一個寡婦老娘，一個沒有兒子的孀妻，怎樣了局？想到此地，一陣傷心，眼淚湧泉似的流了出來，從眼角邊，一直流到枕頭上，枕頭哭濕了大半邊。這時，已兩點多鐘了，滿院子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只聽見隔屋子裏的鐘的響，屋裏裏地下，也有些窸窣窸窣的響聲，伸頭一望，有三四隻耗子在桌子下鑽來鑽去，把他的小鼻子，在地席上四處去嗅，打算找些零碎東西吃。這時，屋子裏越發覺得沉寂。陳若狂睡在牀上，思前想後，那裏睡得着，偶然閉着眼睛，一會兒，好像在家裏，被他母親痛罵了一頓。一會兒，又好像在醫院裏，醫生正在和他醫病，施行手術。就此糊裏糊塗，鬧了一晚。到了天亮，反而睡着了，一覺醒來，黃別山已經站在牀面前，教他自己慢慢穿好衣服，替他雇了車子，親自送他到醫院裏去。陳若狂對於黃別山，這一番感激，自不必說，其實，黃別山所作的事，也是朋友應盡的義務。黃別山送陳若狂進了醫院，卻覺得完了一樁心事，依舊遵守他步行的宗旨，走路回來。誰知爲時過遲，會館裏的午飯，已經吃過了，他一摸口袋裏，早上當了一件棉袍子，不過四塊錢，完全爲陳若狂花了。身上只剩了一二十個銅子，要上小飯館子裏吃飯，恐怕不夠，便拿了十個銅子，叫長班買七個燒餅，三個子醬菜，對付一餐，他的意思，是要留着餘下的十幾個銅子，做今天一天的散花。後來有人知道了這事，埋怨他太冤，說陳若狂這人，平常法螺吹得亂響，只愛交闊朋友，有了錢，家也不問，身也不顧，就到胡同裏去胡花，事到如今，也是活該。

你當了衣服，飯也捨不得吃，替他去看病，那又何必！黃別山聽了，不過笑笑，這也是合着古人一句話，各行其心之所安罷了。從此以後，黃別山就每日到醫院裏去一次，看望陳若狂，過了幾天，醫生背地裏對黃別山說：「先生和害病的是什麼關係？」黃別山說是同事的。醫生說：「這個人中毒太深，恐怕無法醫治，最好是通知他家裏一聲。」黃別山聽了這話，嚇了一跳，就找他們的經理王天白商量。王天白道：「這個人既然是你送進醫院去的，那末，人情做到底，你就拍個電報到他家裏去罷，我這幾天很忙，沒有工夫問他。」黃別山道：「拍電報到他家裏去，那是自然，不過據醫生說，這人恐怕在旦夕之間，等不及他家裏人來，這後事總得先籌畫。我是一個窮光蛋，你是知道的，除非出點力，款子是挪不動的。到底他和我們同事一場，你要替他設一點法子才好。」王天白沉吟着道：「我少可以籌一點款子，但是他家裏人來了，要不問這筆帳，那如何是好？難道說，還要我墊出來嗎？」黃別山聽了這話，心裏已經是很氣，心想，騙他墊出再說，便道：「聽說他家裏很富有的，決不能連累朋友，這可以不必過慮。但不知道你能籌多少？」王天白道：「我籌十塊錢。」黃別山見他這樣不講交情，把臉都氣黃了。正想發作，王天白幾句，忽然醫院來了一個電話，說是陳若狂忽然病重，已經於十二點鐘死了，請報館裏人前去收屍。黃別山王天白都不料他死得這樣快，大家爲之愕然，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回 萍水約雙棲非雞非鶩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卻

說王天白黃別山正在討論陳若狂身後，不料就得了他的死信。黃別山對王天白道：「現在沒有別的話說，第一要定一口棺木。只要把死人裝殮了，其餘都不妨待他家裏人來了，再說，這事就望你擔任一下子罷。」王天白忽然一驚道：「一口棺木，這還了得，至少也要一百塊錢啦，我現在這幾天，正鬧饑荒，那裏去籌這筆款子？」黃別山道：「我也知道錢數過多，你現在或者拿不出來，但是只要你肯出面子，我

儘有熟識的壽材鋪，可以賒他一口。然後緩緩的籌款子還他。王天白道：你既有熟識壽材鋪，很好，你就去賒一口得了。何必又要我出面子？黃別山道：我這個窮鬼，是出了名的，越是熟人，越發和我斷絕銀錢的往來，你究竟是幸福報的社長，就把這社長兩個字去賒口棺木，儘可沒有問題。再說北京的壽材鋪，都是有眼睛的，他不打聽別的，只要看見你報館門口常常停着一輛社長的馬車，他就可以把棺木賒給你了。王天白道：我剛才不是說了嗎？倘若他家裏人來了，不認這筆帳，我不免要墊出來，倒教我做了陳若狂的孝子慈孫，那不是冤枉嗎？黃別山聽了這話，只冷笑一陣。說到這裏，只聽見門外軋軋的汽車聲響，接上門房就拿進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有人要見社長和黃先生。王天白接過名片一看，上頭印着惠工銀行經理陳竹平兩行字。王天白忽然臉上一現笑容道：他找我做什麼？我們並沒有交情啊。因問黃別山道：別山你認識嗎？黃別山道：我並不認識。門房道：那末，我就去回他，說都不在家罷。王天白道：胡說，人家銀行裏的經理，親自來見我，把人回掉了，這是什麼話？你做事，簡直越做越回去了，還不快請客廳裏坐。門房答應着去了。王天白和黃別山也隨後到客廳裏來，這時，門房已經把那位惠工銀行的經理陳竹平請進來了。彼此見面，少不得寒暄一番，陳竹平先說道：兄弟這回來，不是別的事，因為朋友傳說，舍姪已生重病，蒙二位送到醫院裏去，特來送點款子來接濟他。但不知病得怎樣了？王天白心裏一驚道：難道陳若狂還有這樣一個叔叔？這真是我一時過於大意了。便問道：若狂先生就是令姪嗎？陳竹平歎了一口氣道：不瞞二位說，我和他是嫡親的叔叔，只因先兄去世以後，他母子吵着要我分家，就此分開了。不到十年，先兄的遺業，他們就花得乾乾淨淨，前年舍姪到北京來找我，我念他係骨肉至親，把他安置在銀行裏，他反終日花天酒地鬧個不休。只幾個月工夫，虧空銀行裏一萬多，是我氣他不過，和他斷絕往來，後來聽見說他在貴報，又在部裏有點事情，我也很喜歡，以為浪子回頭，尚非不可救藥。不料這兩日，又聽見人說，他害了很重的花柳病，諒他是胡鬧來的，我也不好意思去見他，所以帶點款子來，請二位交給他去用。說着，就在身

上掏出一搭鈔票來，交給王天白說道：這是二百元，大概醫藥費也就够了。黃別山接嘴就道：陳先生這一來，正是雪中送炭了。剛才接着醫院裏的電話，令姪已經於今日早上去世了，我正在這裏籌畫，怎樣料理他的身後呢？王天白生怕他將出十塊錢，不肯代賒棺材的話說出來，便搶着說道：兄弟和令姪同事一場，他中途相棄而去，我好像少了一條臂膀，十分傷感多呢，我也不敢說，我正預備三百元辦理他的身後。陳先生既來了，這越發好了。陳竹平聽說姪兒已死的話，早是含着一包眼淚，不過在生朋友前未便哭出來。只歎了幾口氣道：這個孽障就這樣去了，叫我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王先生這番盛意，我很感激，我要不來，他少不得連累朋友了。王天白說道：若是陳先生不來，若狂兄身後的事，自然是我們應當盡力的，就是現在，兄弟還可以幫同料理料理。陳竹平道：那倒不敢當，盛意很爲感激，兄弟現在就要到醫院裏去先看看，擇日再談罷。說着，就站起身來，王天白只好把剛才接收過來的那一搭鈔票，依舊交還了陳竹平。陳竹平和他兩人拱拱手，就辭着走了。他自會去收殮他的姪兒，這卻不用我們掛慮的。單說黃別山自從陳若狂死後，看透了王天白不是一個朋友，便想另謀打算，脫離幸福報。有一天下午，楊杏園在會館裏沒有出門，黃別山特地走到他院子裏去，找他說話。只見楊杏園躺在一張睡椅上，歪着頭向裏，左腿架在右腿上，只是搖曳不定，好像在那裏推敲什麼章句似的。看看他書桌上，墨盒蓋掀開在一旁，一枝墨汁猶潤的筆，架在墨盒上。桌面前鋪着一張貢川紙，上面歪歪斜斜，寫了許多字，黃別山不聲不響，走到桌子邊偷眼一看，原來是幾首無題詩，那詩寫道：

碧海精禽事有無，揚州塵夢總模糊，畫屏幻影疑蝴蝶，隔座春風感鷓鴣。小鳥依人方解恨，梨花帶雨不禁扶，銷魂最是微醺夜，偷看春棠睡後圖。

江南豆子太相思，杜牧年來尙有詩。如我本難消豔福，古人卻不少情癡。高燒紅燭吟桃葉，細格朱欄寫竹枝。搗麝留塵餘熱在，佳期猶阻目成時。

迢遞家山不可提，雲箋十版寫無題。垂簾問字留香去，剪燭談心掩袖啼。

黃別山看到這裏，不覺失聲道：「此福卻難消受。」楊杏園回頭一看，笑着跳起來，就把詩稿一把搶了過去。黃別山說道：「這何必藏起來，充其量，不過幾首豔詩罷了。有什麼不可給人看的？」楊杏園笑道：「我不是不公開，我嫌他做得不好，所以不給人看。」黃別山還未答言，只見吳碧波慌慌忙忙的走了進來，說道：「還好！杏園在家裏。」楊杏園道：「什麼事？你這樣抓不着頭腦似的。」吳碧波道：「你說奇怪不奇怪？長了二三十歲的人會給丟了。」楊杏園道：「不用說，這又是誰跑了姨太太了？」吳碧波道：「跑了姨太太，那很不算奇，現在可是丟了一個男的。我先把這事由的緣由告訴你。」上星期六，我有一個同學李俊生，他邀我去逛新世界，我本來不願去的，無奈他死拉活扯，只得去了。先和他看了一陣坤戲，後來我到大鼓書場，一轉身就不見他了。戲散之後，我找不着他，只得就先回寄宿舍。到了第二日，他還是沒有回校，我以為他住在城外了，大概是再玩一天，可以回來的，也沒有理會。誰知今天整整一星期，連一點消息沒有，這不是很可怪嗎？我這天不和他一道出門，我也不負什麼責任，現在他失蹤的時候，就是我和他同逛新世界的晚上，我焉能脫離得了關係？昨天我還是乾着急，今天我在桌子抽屜裏，發現幾封婚姻問題的信，我怕他自殺了，那就糟糕了。我特地跑來，和你們商量，想在報上登個找人的啓事。楊杏園道：「他果然自殺了，你登啓事找他，有什麼用？若是沒有死，他自然會回來，也無登啓事之必要。但是你能料準他為婚姻問題嗎？」吳碧波道：「那我不敢斷定。」黃別山道：「你發現的信，內容說些什麼呢？」吳碧波道：「我沒看見信的內容，我只看見幾封女子大學劉緘的信封。」由此類推，這位劉女士必是他的好友，但他家裏，可是有老婆，如此說來，兩兩印證，就很像為的是婚姻問題了。楊杏園道：「你這人說話太武斷了！難道和女人有信件往來的人，就都有婚姻問題嗎？你的理想，恐怕根本錯誤吧？」我來問你你所說的李俊生，是不是和你同室住的那個小白臉？」吳碧波道：「是的。」楊杏園道：「那就沒有問題了。」前天晚上，在十二點多鐘的時候，我到西河沿陽臺旅館去會朋友，親眼看見

他從外面進去。我心裏還想着，這不是碧波的同學嗎？他一個人在這夜深的時候，爲什麼到這裏來呢？不過我想不起他姓什麼來，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了。吳碧波道：這話當真嗎？他看見你沒有？楊杏園道：我何必冤你？自然是真的。至於他看見我沒有，我可不知道，他反正也不認得我呀。吳碧波道：若是真的，那就好極了。我倒要到旅館門口去偵探偵探。黃別山道：這個做不得，凡一個人無緣無故的，藏在旅館裏頭整個星期，絕對沒什麼好事。你要是撞破了人家的祕密，於你一點好處沒有，恐怕反要惹出別的枝節來呢。楊杏園道：這話倒是真的，你卻不可亂來。吳碧波道：我怕你看錯了人，所以要訪個實在，若是真的，我也可以不必問他。楊杏園道：千真萬確，決不會錯，你放心罷。吳碧波見他說得這樣實在，也就把心放下。楊杏園道：天已經不早，你難得出城，我請你吃了晚飯再回去罷。吳碧波道：吃飯可以，你們常常光顧那個冰豔春，我是不領教，東西又髒，口味又不好，僅僅一個便宜而已。況且他那裏吃飯的人多，叫起夥計來，只是聽見其嘴，不見其人，我就不耐煩。楊杏園道：離我這裏不遠，有個統一西南園，菜很有湖南的風味。到那裏去如何？吳碧波道：我也吃過兩回，但是他那個菜來得太緩，只好平均半點鐘一樣罷了。我也是受不了。黃別山道：這個統一西南園，名字倒有點意思。從前原名望鄉園，生意十分不好。到了冬天，朔風慘厲，街上行人稀少，遠望他那個三層樓上，點一兩盞電燈，窗子裏頭人影依稀，冷淡不堪言狀。加上他又有一個屋頂，上面蓋了小亭子，很像一座塔，有些善說挖苦話的人，說這不是望鄉園，改爲望鄉臺，倒名副其實呢。楊杏園道：這是人家常常笑他的，不過他改了名字以後，把西南的菜，給他統一了一番，有些好奇的人，故意前去嘗嘗，生意倒還不錯。吳碧波道：不要討論了，要吃晚飯，講究合味點，還是到香廠錢德興去罷。他那裏人也少，也不算十分貴。楊杏園道：好罷，就是他那裏罷。說定了，黃別山有事不肯去，只有他二人前去了。到了錢德興，揀了一間傍街的屋子坐了，二人隨便要了幾樣菜。楊杏園抓着南瓜子慢慢的嗑着，一聲不響。吳碧波道：兩個人吃飯，沒趣得很，找個熟人來坐坐罷。楊杏園道：找誰呢？吳碧波笑道：有是有個人，怕你

不能十分同意，便拿筷子，在茶杯子裏濕了一濕，在桌上寫了一個梨字，笑着問道：好不好？楊杏園笑道：算了，我們隨便吃飯，請他們做什麼？吳碧波道：要是隨便吃飯，他們來了，才肯隨便的說說笑笑。如果真是在大宴會場上，那我又不主張。我知道你兩人的交情，有一個電話就行了，這個我還可以代勞呢。說着，就跑去打電話了。楊杏園要攔阻也來不及。一會兒，吳碧波笑着轉來道：我猜得很準，果然答應着來了。楊杏園聽了這話，便站到欄杆邊，朝馬路上望去，不大工夫，果見梨雲乘着一輛膠皮車，飛也似的來了。他在樓下望見楊杏園，便笑着點點頭。楊杏園轉身告訴吳碧波道：來了，並且還是一個人。吳碧波笑道：那就好極了，我最怕他屋子裏的阿毛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他要跟着來了，實在煞風景不少。楊杏園道：他那阿毛罷了，究竟是房間裏的人，不難對付。梨雲的領家無錫老三，真是風流場中的惡魔，看見他滿面笑容，他眉目中都含有一股殺氣，真是叫近也近不得，遠也遠不得。我認識梨雲的時候，他正到上海去了，自從他回京以後，這一個多月，我到松竹班去，總是樂不敵苦，所以我也去的少了。楊杏園話沒有說完，只見門簾子一掀，梨雲笑着進來道：好哇！你們在這裏罵我媽媽，我回去告訴他，不答應你們。楊杏園道：你怎麼不聲不響的就上來了。梨雲道：我上來半天了，我招呼茶房，叫他不要作聲，特爲偷着聽你們說什麼呢！楊杏園便把下手方的椅子拉攏一點，梨雲一挨身坐下，笑道：今天我要痛快快吃一餐，你二位，到底誰作東啊？吳碧波道：你沒有來是杏園請我，你來了呢，是我請你夫妻倆。梨雲笑着啐了吳碧波一口，把中指甲濕了一點茶，把大指頭按着，隔着桌子對吳碧波一彈，濺了他臉上幾點水珠。笑着說道：你們總喜歡瞎說。吳碧波揩着臉上的水笑道：你不要害臊，總有那一天。你既然要痛痛快快吃一餐，你說你要吃什麼？梨雲嬌聲杏園道：是不是你的東？楊杏園笑道：管他誰的東，反正不要你請我們得了。梨雲道：不是那樣說，要是你的東，我就不必客氣了。楊杏園道：正是我的東，你就不必客氣罷。梨雲先問了一問他們吃的菜，然後要了一個涼拌鴨掌和一個乳湯鯽魚。楊杏園道：你要痛痛快快的吃一餐，這就夠了嗎？梨雲道：我說的

痛快，不是要多吃東西，說的是沒有人管，我要自由自在的吃一餐。楊杏園道：我正要問你，今天這位怎麼要一個人出來？說着，把右手伸出三個指頭。梨雲道：阿毛病了，不能出門，姆媽又不能親跟着出來，只好讓我一個人來了。楊杏園道：我這幾天沒有上你那裏去，老三沒有說我嗎？梨雲把嘴一撇道：哼！你以為人家很歡迎你嗎？楊杏園道：既然不歡迎我，今天怎樣又讓你來呢？梨雲道：懣大！他心裏儘管不歡喜你，面子上也不能得罪你呀。楊杏園點點頭，大家說笑了一陣，剛吃了幾樣菜。茶房進來說道：松竹班來了電話，請梨雲姑娘說話。梨雲道：不必接話了，你告訴他，我就回來。茶房去了，梨雲發氣道：真是見神見鬼，難道這一會兒工夫，人家就把我吃下去不成？吳碧波道：你準知道電話是叫你回去嗎？楊杏園道：那是自然，要是再過十分鐘不到家，恐怕第二次電話來了。又過了一會，果然來了一個電話。楊杏園道：怎麼樣？我不是猜中了嗎？因對梨雲道：罷罷罷！你去罷。不要讓我們把你吃下去了。說得梨雲倒笑了，因起身漱漱嘴，擦了一把手巾，笑着問楊杏園道：吃完飯過去坐一坐，好不好？楊杏園沉吟着道：再說罷。梨雲道：不要再說，你就去一回罷。又對吳碧波笑笑道：對不住，這才走了。吳碧波道：沒趣得很，沒談幾句話就走了。楊杏園道：我說了不必多此一舉，我是有經驗的，你不信，我也就沒法子了。我現在把風月場中的情形，已看得十分透澈，只是像佛一樣，拈花微笑。吳碧波道：算了，你這些道德經在我面前，我是不聽的。楊杏園道：這是真話，你們當學生的人，尤其是不可胡來。因為你們學生爲了經濟問題，常常降入二等，這是最危險的事，因把陳若狂害楊梅毒死的一段故事，源源本本告訴吳碧波。說道：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風月寶鑑嗎？吳碧波聽了，也只笑笑。兩人把飯吃畢，已經八點多鐘。吳碧波道：我要進城，不能陪你上梨雲那裏去了。楊杏園道：我並不去，也不要你陪。吳碧波笑道：你總是嘴硬，其實，何苦呢？兩人一笑而別。單說吳碧波雇車進城，剛走到煤市街口，只見迎面一輛車子，飛也似的跑了過來。兩乘車子，相讓不及，碰在一處。兩方面的車夫，正當開口相罵，吳碧波一看來車坐的不是別人，正是失蹤一星期打算登報去找他的李俊生。吳碧波不

由得嚷起來，說道：密斯脫李！好呀！你這七天上那裏去了？李俊生道：我上天津去了。吳碧波道：何以那天晚上，你不辭而別？李俊生道：這話很長，等我回來再說罷。這兩邊車夫，見主顧是熟人，也就各自把車拉開，沒有吵起來。吳碧波再要問話時，李俊生的車子，已經拉起走了。李俊生他順口說他真是上天津去了，那全是謊話。楊杏園說在陽臺旅館看見他，那倒是真事。原來李俊生那晚在新世界逛的時候，看了兩齣坤戲，隨便上二層樓兜兜圈子。他走到新戲場門口，被人踏了一腳。正待發作幾句，只聽見嬌滴滴的聲音說道：勞駕！勞駕！李俊生定神一看，原來是個很標致的女子，他上面梳一個捲髮西式頭，身上穿了一套印花嗶嘰的衣裙，袖子短短的，挖着一個方式套領，露出那雪白的脖子來。他年紀看去好像有二十多歲，可是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和那白裏翻紅的鴨蛋臉，很有幾分風頭。他的高跟皮鞋，也不知怎麼那樣巧，踏了李俊生一腳。他一面說勞駕，一面拿一塊淡紅洋縐手絹，握着嘴只笑。這時李俊生一肚子氣，也不知消到那裏去了。只說：不要緊，不要緊！那女的對李俊生瞧了一眼，又笑了一笑，慢慢的上三層樓去了。李俊生身不由己的，也跟了上去，走到三層樓口，那女的回頭一望，看見李俊生跟上了來，只格格的笑。一直上到四層樓屋頂上，四圍已經沒有人，那女的便站住了腳，李俊生膽怯怯的，還不敢十分走近，那女的倒走過來迎着他，笑着說：你怎麼這樣膽小？李俊生還沒有開口，那女的又道：你在那個學堂讀書？李俊生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遇着這個道兒，倒是一老一實的說了，在京都大學。那女的道：你貴姓？李俊生又說了姓李。便轉問他貴姓，那女的卻只笑笑，不肯說出來。歇了一會兒，女的說道：站着這個地方怪累人的，找個地方坐一會兒罷。照理，這個時候，李俊生就應該說，請他去吃大菜。無奈他是一個十足的外行，一點兒不知道，隨手一指道：那邊有一張露椅，那裏坐坐罷。那女的把他一雙俊眼，對李俊生上下打量一番，倒覺得他是個未經此道的人，反而歡喜起來。當時那女的見李俊生不懂他話裏有話，把一個指頭戳着李俊生的額角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李俊生倒羞得臉通紅的好，得是站在黑影裏頭，那女的

瞧不見，不然，倒有點難爲情呢！那女的道：我帶你上一個地方去談談，你敢去嗎？李俊生心想，再不讓他說我死心眼，便道：你能帶我去的地方，我總可以去。那女的笑笑，握着他的手，輕輕的對他說道：我帶你上西河沿旅館裏去，好不好？這時李俊生被他握着的手，只覺手裏一陣熱烘烘的，身上就像觸了電一樣，心裏反而慌做一團。鼻子聞着他身上一陣濃香，不由得神魂飄蕩起來。那女的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就走罷，免得回頭散戲的時候，門口怪擠的。說着，就轉身走下樓來，李俊生正像給鐵石吸住了一樣，一點兒也不會移動，只跟着他走。兩個人出了新世界，雇了兩輛膠皮車，就往西河沿來。到了陽臺旅館門口，那女的給了車錢，大步走進旅館。李俊生看見旅館裏的人，進進出出，都把眼睛對他望着，心裏懷着鬼胎，十分害怕。兩隻腿，好像在三九天受了凍一樣，只是抖個不住。但是到了這裏，也不容他退回去，只跟着那女的進去。這時，早走過來一個茶房，低低的向李俊生道：樓上有大房間，請上樓罷。李俊生聽了，那裏回答得半個字出來。那女的便搶着說道：好罷，你給我開了，等我看。那茶房拿着一把鑰匙向前走，他兩人隨着上樓。茶房走到一間門口，先將房門上電燈一扭，房裏的電燈，頓時通亮，從玻璃窗裏放出光來。茶房拿着鑰匙，將門開了，便把身子一閃，把門往裏一推，讓他二人進去。李俊生一看，裏面除了桌椅洗臉架之外，牀上的帳被枕頭俱全。那茶房問道：這房間怎麼樣？那女的點點頭道：好罷，就是這裏罷。茶房轉身出去，打了一面盆水進來，又泡了一壺茶。垂手站着道：沒有別的事嗎？這時，那女的把他手上繞着的銀練皮錢袋，解了下來，在裏面掏出一張鈔票來，也不知是幾元的，交給那茶房道：你去罷。茶房接了鈔票，把一雙眼睛笑得成了一條縫，一屈腿，對女的請了一個安。口裏說道：你啦多禮，還要你先賞錢。說着，退出去，順手把門往外一拉，就關上了。茶房拿了賞錢出去，喜歡得眉開眼笑。有一個新來的茶房，是天津來的，便說道：夥計們，你別樂了，你惹得起他嗎？這個茶房道：他是誰？那個茶房道：我在天津，伺候過他，他的歷史我是知道的。他不是太太姨太太，不是少奶奶，也不是小姐。凡是他手下的差役，都稱他一聲大人，背着他的時候，恭

維他一點，又稱他一聲妹督，嬌滴滴的妹字下面，加上一個雄糾糾的督字，這個人的資格，你也可以想起來呀。他有四個哥哥，都是大官，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他的大哥，不過是一個團長，駐紮黃河沿岸。直到了二次革命，袁世凱大殺革命黨，他大哥就立了一點汗馬功勞，不上兩年的工夫，一直就巴結到一個師長。這時候，就把他大哥姚慕唐的姓名，常在報上搬來搬去。這樣幾年下去，老二慕虞，老三慕商，老四慕周，也都抖起來了。這裏頭要算慕周最厲害，人家都叫作姚屠戶，人家說起來，都是怕的。又過幾年，姚慕唐已經得了一個都督，他的三個弟兄，也稱二督三督四督起來了。這時，他四兄弟在一省裏面，無所不爲，人家都說他弟兄四人，是四個凶神。可是高蠟燭臺，照人總不能照己。他的令妹，在家裏比他又厲害些，爺兒們不做的事他都能做。當他大哥作團長的時候，隔壁有一家裁縫鋪，他家上上下下的衣服，都是這裁縫鋪做。這鋪子裏有一個徒弟，叫小毛子，送接衣服，都歸他辦理。因此上，他在姚家走的很熟。這孩子那時不過十二三歲，雖是窮人家孩子，卻生得十分清秀，一張嘴尤其會說。因此上，姚家的人，上上下下，沒有不喜歡他的。也是這小毛子，活該走運，有一天，送衣服來，正碰在姚慕唐高興的時候。他看見小毛子白白淨淨一個小臉蛋兒，就摸着他的頭說：很好一個小孩子，可惜在裁縫鋪糟蹋了。姚慕唐的妻子在一邊笑說：你要喜歡他，何不收他做個乾兒子？那末，他以後是團長的少爺，就不糟蹋了。姚慕唐還沒有答話，也是這孩子福至心靈，聽了這話，他趁着姚慕唐夫妻站在一處，就口叫乾爺乾娘，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這時，倒弄得姚慕唐不好收拾，又覺得他這一點小心眼兒，很玲瓏可愛，只得將錯就錯，承認了。後來，以爲乾少爺在裁縫鋪裏學徒，總不很好聽，索性向裁縫鋪掌櫃商量，認作義子，收在家裏，脫離裁縫鋪關係。這孩子本來沒有父親的，裁縫鋪樂得答應了。來巴結團長大人。從此以後，這小毛子就成了姚家的少爺了。這時，妹督還小啦，時常和這位義姪，在一塊兒玩耍，一直到姚慕唐作了都督，小毛子也當了一位軍官，每遇衝鋒惡仗，總是他上前。因此，姚慕唐更十分喜歡，情同當真的父子一般，穿房入闥，一概不忌。

他倚恃着乾爹幾分歡喜，也就和他的姑母，格外親密起來。後來，妹督更膽大了，硬在老太太面前說，要嫁這位義姪。姚慕唐聽了這話不肯，說道：他雖然不姓姚，是我的義子，誰不知道？妹妹要嫁了他，那豈不成了笑話？妹督見他哥哥說得有理，無法駁他，便發氣道：你不肯就不肯，反正我和他要好定了，我跟着他一百歲也不嫁啦。從此以後，妹督和小毛子，是怎樣一個情形，不必我細說了。又過了兩年，姚慕唐給廣東軍隊趕跑，小毛子也被人家拘留起來了。妹督見他哥哥丟了官，倒不算回事，只是小毛子被拘，眼看性命難保，如何是好？只得親自出馬，前去講情。人家便說：我知道你們很刮了些地皮，你要我放他，非二十萬贖款不可！說來說去，到底出了十萬，才把小毛子弄回來。這些錢卻是他在家裏硬把他哥哥的財產變賣出來的。你說他厲害不厲害？他就常喜歡帶着小白臉住旅館，今天大概又是新弄上一個了，他花錢可是不在乎，得罪了他，也受不了，你留一點心罷。這茶房聽了，倒捏着一把汗。那邊屋子裏，李俊生是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學生，他那裏看得出來？還只是盤問妹督的來歷。妹督笑着道：你不要問我，我告訴你，也沒有真話，你要多管閒事，那我馬上就走了。李俊生聽了這話，就不敢再問。到了次日，他們直睡到一點多鐘才起來，旅館裏有的是現成的梳頭老媽，妹督就吩咐茶房，叫一個老媽進來，和他梳了一個頭。李俊生卻買了幾分日報，坐在一邊看。頭梳完了，妹督給了老媽一塊錢，說道：你明天來，我明兒還住在這兒呢。老媽子謝着去了。妹督笑着對李俊生道：到了白天，旅館裏就不方便了，胰子擦臉粉一點也沒有，梳了頭，就這樣隨隨便便的，我卻弄不慣。我現在急於要到親戚家裏去拾落拾落，我們就是依着昨晚那個話，今天晚上在新世界會面罷。說着他把茶房叫了進來，說道：你暫爲不要開帳，我這裏給你十塊錢，你把房間給我留着。說畢，就在錢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交給茶房。茶房答應了幾個是，退了出去。妹督笑着握住李俊生的手，又摸摸他的臉道：好孩子，別忘了我的話，晚上再會罷。說畢，一撒手，提了他那個錢袋，挺着胸脯子走了。李俊生坐在屋子裏，就聽見他那高跟皮鞋的響聲，由樓上迴廊裏直響到樓梯邊去。心裏想道：這婦人到

底是個什麼路數？真叫人看不出。說他是姨太太吧？看他又不是下賤出身，而且舉止動靜，又很有些大派。說他是小姐少奶奶吧？決不能這樣沒有拘束。說他是拆白的吧？我有什麼可拆的？況且從昨晚到今天，他差不多已經花了二三十元，他又圖着什麼呢？猜了半天，還是猜不出來，心想，管他呢，反正是樁便宜事，且和他在一處混，混再說。到了今晚，我總可以看出一點形跡來的。他打定主意，也就處之坦然，白天睡到十二點多鐘起來，洗洗臉，吃吃飯，已經兩三點鐘了，正是到新世界去的時光。雇了車子，一直就到新世界去，到了晚上，妹督自會來找他回旅館，這樣一禮拜下來，雖說不到什麼戀愛，兩個人已經混得極熟了。李俊生因屢次要探他的來歷，都被他嚴詞拒絕，只好罷了。但是彼此天天在一處，說來說去，妹督少不得要露出些破綻來，李俊生也猜透了幾分，都攔在心裏。到了第七天晚上，妹督笑着拍着李俊生的頭道：「你這孩子，跟着我玩，大概有好幾天沒回學堂去了。」李俊生道：「只要你不嫌我，我一輩子跟着你，也是情願的。」管他學堂裏作什麼？妹督笑道：「看你不出，也會灌起米湯來了。」說着，在錢袋裏掏出一搭鈔票來，交給李俊生道：「這幾天，你也瘦了許多，這一點子錢，給你買點大補的東西吃。」李俊生道：「你前天給我的二十塊錢，我還沒有用一半啦，怎樣又要使你的錢？」妹督道：「你別管，我給你收了就得了。」李俊生當真收下，沒有知道他是什麼用意，也就有點不好意思查點數目，只塞在牀上枕頭底下。晚上依舊和妹督說說笑笑，到兩點多鐘才睡。次日，李俊生醒來，忽見牀上少了一個人，心想，今天他怎麼先走了？正不解緣故，一眼看見枕頭上擺着一張紙條，急忙拿過來要看，卻被一根小金針兒插住。李俊生把金針拔起來，拿過紙條，就枕頭上一看，上面寫道：「我現在回天津去了，何日再來，很說不定，若要有緣分，自然會見面的，你別惦記我。」留下金針一根，就當紀念品罷。李俊生擦擦眼睛，從新一看，可不是那幾句話嗎？摸了摸枕頭底下的鈔票還在，拿出來數一數，一共是六十塊錢。李俊生想道：「這明明是他絕我而去了。我說哩，他昨天晚上幹嗎給我這些錢？原來他是大有用意呀。自己想着了半天，也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人家。但是仔細想起來，又

像不對，因為人家要見怪，也不會給許多錢呀。自己一個人想來想去，究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一面穿衣服，一面下牀，便按着鈴叫茶房進來。茶房一進門，先不讓李俊生開口，便帶着笑容說道：李先生，所有的帳，太太都算清了，你今天不走嗎？李俊生隨口答說：不走。但是看那茶房的臉色，他心裏很懷着鬼胎似的。便把話扯開，叫茶房倒水泡茶。洗了臉之後，喝着茶，也照往日一樣，買了幾分日報看。誰知心上有事，報儘管看不下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上面說什麼。上面二號字的大題目，還會念不出句子來。把報一丟，自己躺在一張沙發椅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只是呆想。想了半天，只想出一個主意，是在這陽臺旅館再住一天，或者人家回來，也未可知。這天晚上，李俊生也依舊到新世界城南遊藝園混鑽，希望將妹督碰着，那晚吳碧波在煤市街口遇見他，就是這個時候了。他在新世界遊藝園戲場站在男座上，伸着一個脖子，把一雙眼睛，對女座裏飛電也似的去望，只要是梳着燙髮的，就拚命的釘上幾眼，看他心上的人，也不是鬧了一晚，結果一點影子也沒有，仍舊回旅館住了一宿。到了次日，李俊生一想，這完全是絕望了，在旅館裏多住一天，便要多花三四塊錢，還是回學校去罷。決定了主意，他就垂頭喪氣的回去。白天雖然上課，到了晚上，他還是放心不下，總要跑出城來，在新世界遊藝場兜兜圈子，以為總有一天碰得着那婦人，直鬧了一個多星期，才慢慢淡下去。日後有一天，在第一舞臺看戲，出門的時候，也遇着那婦人一回，他也慢慢的挨上前去，把眼光射在他身上，很想招呼一聲，誰知那婦人揚着頭，睬也不睬，走出大門，坐了汽車，飛也似的逕自去了。從此以後，他才死心踏地，不害這個單相思。也究竟猜不透這婦人是什麼人物？好像做了一場夢一樣。後來，他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吳碧波，吳碧波仔細的想了一想，說道：我們的同鄉，倒有這樣一個怪物，照你所說的模樣兒，和他的舉止動靜，那一定是姚慕唐的妹妹無疑。好得你沒有發生什麼意外，那是你的萬幸了。李俊生聽了這話，心裏一驚，倒抽了一口涼氣，從此不敢再提這件事了。

第七回 寂靜禪關奇逢訝姪女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卻

說這個時候，天氣漸漸的熱了，時光容易，吳碧波已經到了暑假的時候。那日吳碧波將功課考完，跑到楊杏園這裏來。告訴他道：我今年不回家了，打算找一個幽雅的地方，溫習幾個月功課，你看那個地方好？楊杏園道：最好是沒過於西山了。吳碧波道：那是關人掛高蹈招牌的地方，不是讀書之處，況且那些地方出租的房子，都是比上等旅館還貴，我也沒有那些錢呀。楊杏園道：你不是和道泉寺和尙認識嗎？何不搬到那裏去住兩個月哩。吳碧波道：我恨他們比俗家還俗，不願意見他們，若要到那裏去住，那是很容易。光住房子，每個月給他十塊錢，那道泉寺和尙，就眉開眼笑。楊杏園道：今天我們無事，何不去玩玩，看看有相當的房子沒有？吳碧波見他說得高興，當真就和他到道泉寺來，偏偏不湊巧，走到廟門口，就碰見那可厭的席後顏。那席後顏對二人一拱手道：二位那裏去？又指一指楊杏園道：第一次我們是在這裏見面，第二次我們又在這裏見面，真巧啦。噯！這幾天爲我們湖南水災籌賑會，忙得頭腦發昏，他們因爲我對政學各界，熟人很多，就推我爲幹事，二位也知道這樁事嗎？吳碧波道：倒也未會聽見。席後顏又對楊杏園道：以後我們有交換消息的機會了，兄弟現在兼了一個小事，當了上海中報的通信員了。楊杏園隨口答應他道：很好！很好！吳碧波不讓他再說話，拉着他就往裏面走。到了裏面，法坡和尙恰好在家，便請他二人在客廳裏坐，先說了幾句閒話。吳碧波對法坡道：我今天來，不爲別的事，我現在暑假，沒有事，打算在寶利裏借間房子養養靜，讀讀書，不知道有沒有法坡道：有是有的，但是我這裏，究竟在城裏，還不算幽靜。我可以介紹吳先生到一個頂好的地方去住兩個月。吳碧波以爲這和尙要錢，所以推諉，便說道：這裏有地方呢，很好！我可出點香火錢。若是沒有就算了，不要法坡師爲難。法坡聽了這話，把他那一雙一邊高一邊低的肩膀，朝上一聳，又望下一落，合着掌道：阿彌陀

佛那來的話，吳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有個師弟，釋號法航，他是西便門外歡喜寺的方丈。那地方，前後都是柳樹林子，門口還有個荷花池，十分的幽雅。寺的東邊是一所黃將軍的花園，寺的右邊是奔西山的大道，一出門，西山就在面前，景緻非常的好。我的意思，是要介紹吳先生到那兒去住，並不是推諉。楊杏園道：那地方自然好，但是香火錢要多出一點吧？法坡道：不但不要錢，並且可以好好的招待。因為我這師弟，昨天寫信來，秋天要作佛事，要請一個文墨好的，抄一點經，我正找不到人，吳先生若要肯去，又避了暑，又做了功德，那是再好沒有了。吳碧波笑道：我又沒有出過家，怎樣抄得來佛經，況且我原是要找地方讀書去，照這樣說，我倒是練習做和尚了。法坡和尚聽了這話也笑了，說道：這個吳先生不必顧慮的，並沒有多少經卷文件要抄，不過請吳先生修飾稿件，好像各衙門請的洋顧問，雖然不可少，卻是沒有多少事。楊杏園道：老師傅是出家人，倒善於詞令，碧波何妨試試，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呢！法坡和尚合掌道：阿彌陀佛，這是很大的功德，不算趣事。楊杏園也極力主張他去。吳碧波也就答應了，約定下星期一，和法坡一路出城到歡喜寺去。把話說完，吳碧波便和楊杏園告辭出廟回去。原來這歡喜寺，是西便門外最大一所古廟，廟裏的產業，有十幾頃地，城裏還有許多房子，每年收入很好。這廟裏的當家和尚法航，是法坡的師弟，他所以能把這所廟弄到手裏，也是全靠法坡借着熊總長的勢力，運動來的。這法航如尚，不過三十來歲年紀，生得細皮白肉，很像一個讀書的人。他雖然是湖南人，在蘇州許多年，學得一口好蘇白，城裏有許多江蘇省的太太少奶奶們，常到這裏來進香，都說這法航師傅人和氣，說得好蘇州話，可惜年紀輕輕的出了家。不過他是在綢緞鋪裏當小夥計的出身，雖然念得來幾句經文，會唱幾句好風流韻口，可是文字差的很，所以他要找個文理好的幫忙。又因北京城裏，儘管有不少文字好的和尚，可是他們和尚，也有派別，一派是湖南幫，一派是北京幫，北京幫有好的，他也不敢要，湖南幫又人少，所以只好找個俗家來承辦了。時光容易，轉眼就是一星期，法坡和尚已經把吳碧波介紹到歡喜寺來。這法航和尚看見他

是一個文弱書生，倒很歡迎，便在西邊配殿上，給他收拾了兩間房子。這房子外頭有一個走廊，走廊外面便是葡萄架。這個時候，正長得綠油油地，連窗戶桌椅，都映着成了綠色。那和尚又揀了幾盆大紅洋繡球，大紅海棠的小盆景，放在窗戶臺上，綠陰裏頭，擺着幾盆小小的紅花，越發顯得嬌豔動人。隔壁正殿上，焚着檀香，有時候被風吹着過來，又微微的夾着一陣木魚聲，正是別有一種境況。吳碧波很是歡喜，況且這廟裏，除了法航而外，只有兩個小和尚，一個老和尚，常在佛堂上念經，其餘還有兩個做粗事的和尚，只在廚房裏，不到前面來的。所以這廟裏格外清靜。吳碧波也會問那法航的，說是這一所大廟，何以只這幾個人？法航道：這廟裏本來有七八個人，只因爲他們不守清規，我都把他們辭走了。我們不要不在外面張羅齋醮，這幾個人儘够管理這所廟的了。吳碧波心想，出家人本來要清靜的，這話也有道理，也就不以爲怪。他在這廟裏，一住就是一個星期，也替法航抄寫了些經文，倒是法航招待的很好，餐餐的素火食，辦得很精緻，什麼口蘑啦，麵筋啦，那都不算希奇，只有那本廟菜園裏，摘來的新鮮菜蔬，茄子，莧菜，白菜之類，現摘現煮，這種口味，住在北京城裏，是永久想不到的。那法航又把他們湖南寄來的雨前茶葉，天天給他泡着喝，也是不易得的。吳碧波坐着煩膩的時候，也常常踱出廟去，找個樹陰底下乘涼，看看西山的山色，或者找老和尚談談天，問些佛門的規矩，也很有趣。這老和尚名叫性慈，年壯的時候，各大名山都已去過，現在年老多病，而且耳朵又有些聾，所以只跟着法航，管管佛殿，其餘一概不問。吳碧波倒覺得這和尚是個有根底的人，很喜歡和他說笑。有一天正午的時候，吳碧波走到正殿上來，又來找性慈，卻不見他。就是兩個小和尚，也不知那裏去了。他就由正殿上踱過階沿來，忽看見那東配殿，往常不開的院門，已經虛掩着了。心想，我到這廟裏來了許久，這東配殿還沒有進來過，卻要看看這裏面，比西配殿如何？便順手將門推開，側着身子進去，這裏面一樣是一架葡萄，左右廂房，都是空的。上面三間配殿，供了三尊佛，中間是觀音大士，左邊送子娘娘，右邊是個鬚髮俱白的月老，大士面前兩枝紅蠟幹子，還是油汗淋漓的，中間

插了一把半截的伽南香，香煙繚繞，繞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兒，慢慢大，慢慢往上繞，一直繞到屋頂去。這配殿裏一點聲息也沒有，但是看這個樣子，好像沒有多久的時候，這裏有人來進過，香似的。他正在這裏猜想，忽然低頭看見蒲團旁邊，有一塊鮮紅奪目的東西，檢起來一看，卻是一條大紅織花亮綢手絹。他拿着手裏，只覺一陣濃馥撲鼻的香氣，沁入心脾，這分明是婦女們所有的東西無疑了。何以落在這個地方呢？他又想道：那個廟裏，沒有太太們進香，這大概是敬香的太太們丟下來的，也不算一回事。便把那手絹疊起，揣在口袋裏，因為看見佛龕後面，還有個小門，裏面射出光線來，好像這後面，還有出路，便推開這門進去，轉過佛龕，果然是個小院子。院子裏擺了許多花盆，和一隻金魚缸。上面三間住房，兩明一暗，吳碧波正要進去，只聽見東邊房裏，有一陣男女嘻笑之聲，他好生奇怪，趕快縮住腳，退了回來，藏在金魚缸後面。這金魚缸上面，正長出了幾十幹傘大的荷葉，疊起一座翠屏一般，正好把他擋住，他就把上半截身子鑽在荷葉背後，側着耳朵聽他說些什麼。只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我好幾回要請你教我念大悲咒，總是沒有工夫，今天你可好好的教給我。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笑着說道：你要學這個作什麼？這人正是法航說話。這女的說道：我聽見說，大悲咒是最靈的佛經，一天念上幾十遍，有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搭救我們。法航笑道：你們吃好的，穿好的，出來坐的是汽車，在家裏住的是高房子，風不吹，雨不洒，有什麼災難？那女的笑道：馱瓜，我也應當修修來生，哪！今生給人家老賊作姨太太，來生還替人家作姨太太嗎？法航笑道：那末，你是望來生嫁個好丈夫，一夫一妻，白頭到老的，要是來生，我還是這個樣子，又沒有出家，你嫁我不嫁呢？那女的道：來生你要不出家，是個小白臉兒，那又不要我了。法航道：阿彌陀佛，像你這樣的人作老婆，還說不要，那個人也是沒長眼睛珠子了。我是怕你家大人厲害，要不然，我就還俗帶你逃跑，我也是情願的。那女的笑道：賊禿，你打算拐帶良家婦女，我要到警察廳告發你。法航笑道：你捨得麼？就聽見嘻嘻哈哈，笑作一團。那女的道：別囉唆，太不像樣子。又聽見他說道：小桃，你到院子裏去玩玩，我不叫你。

你不許進來。就聽見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答應着走了出來。吳碧波原想走開，免得撞破，大家難爲情。他忽然又轉一個念頭，想道：既然到此，索性看一個究竟。便依舊藏在荷花缸後面。這時，屋子裏走出來一個小女孩，約有十一二歲，頭上梳兩條辮子，身上穿了一套半新不舊水紅洋紗的短衫袴，鈕扣邊，也掛着一條白紗手絹。小的白胖臉兒，配着一頭漆黑頭髮，卻也玲瓏可愛，大概是個很得意的小丫頭。吳碧波也不去驚動他，聽那上面屋子裏時，先還是平常的聲音，在那裏說笑，後來聲浪越久越小，一點兒也聽不清爽。那個小丫頭倒也聽話，只在院子裏玩，卻不進去，也不離開。吳碧波看到這裏，已猜透了十二分，等那小丫頭玩到院子那邊去了，輕輕的由荷花缸後面，退了出來。依舊走配殿上繞到前面，打那小院子門出來。剛一出門，頂頭就碰見那兩個小和尚。這兩個小和尚，一個叫慧風，一個叫慧月。這慧月年紀大點，很懂世情，他一見吳碧波從東配殿出來，嚇了一跳。吳碧波卻裝着沒有事似的，笑着道：我指望東配殿很深，原來像西配殿一樣，也是一進。慧月見他沒有往後去，心裏才落了一塊石頭。也笑着說道：我正想找吳先生下象棋，原來卻在這裏走走，我們下棋去。說着，拖了吳碧波就往西配殿來。吳碧波被他逼得沒法，只得和他下了一盤棋，那慧月走來就下當頭砲，吳碧波又沒有起馬，只幾着棋，就下得大輸特輸了。其實，他那有心下棋，一心要偵探那邊肉身佈施的，究竟是個什麼人？便把棋盤一推道：算我輸了罷。我身體不很舒服，要去睡午覺呢。慧月巴不得他去睡，並不攔阻他，只去收拾棋盤上的棋子，他等吳碧波睡了，走出院子去，將院門隨手一關，就在外面反扣上。吳碧波聽得關院門的聲音，一骨碌就爬起來，由門縫裏望外張看，那慧月和慧風交頭接耳，正在那裏說什麼呢！吳碧波都看在肚裏，絲毫不去驚動他們，便搬了一張睡椅輕輕的攔門放下，自己躺在睡椅上，只把眼睛對門縫裏張看。約有一個鐘頭，東配院的院門，呀的一聲開了。裏面共走出來三個人，第一個是那法航和尚，第二個是那小孩子，最後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婦人，梳了一個如意頭，前面的覆髮，直罩到眉毛上，擦了一臉的胭脂，穿了一件蔥綠色的單褂子，下面也

繫了一條黑紗裙子，下面是一雙半大腳，穿着綠緞子平底鞋，水紅絲襪，把一隻手扶着那小女孩子，慢慢地走出大殿來，卻由大殿道上往大門口去，走到院子當中，那婦人對法航道：你不必送了，我們花園裏那些花兒匠，正澆水呢。法航道：我們對施主，應當客氣，總要送到大門口，才是道理呀。那婦人道：你不要說這些客氣話，你留神替我找找那條手絹，是正經東西，值不了什麼，我可不願意外人檢去。法航道：除非沒丟在這裏，丟在這廟裏，一定可以找到的。那婦人才沒有說什麼，扶着那女孩子走了。吳碧波看了這一幕趣劇，才相信古兒詞上所說和尙設地窖的話，很有來歷，絕非信口誣鱗佛門弟子。只是這個婦人，卻是誰呢？也虧他忍耐的調查，兩三天的工夫，他在老和尙性慈口裏，話裏套話，也知道一點來歷。原來這婦人是北班子裏出身，後來被他大人愛上了，就討他做了第三房姨太太。他的大人姓黃，只知道他做過很大的武官，離這廟不遠，是他們在城外蓋的別墅。因為這三姨太太好靜好佛，只帶了幾個隨身使喚的人，住在別墅裏，他隔不了兩三天，就到歡喜寺裏來敬香，說是年青的時候，作孽太多，要這樣燒香念佛，才好修修下半輩子啦。他們大人常常誇獎他，說他是好心眼兒，很放心的教他在城外住着，只恨那幾個姨太太，喜歡打牌看戲，一點兒也不能學他，以為天下的姨太太，都要像這個樣子，這個多妻制，也就不成問題了。吳碧波聽了老和尙的話，歎了一口氣，心想，這一樁事，其罪也不在法航一人。不過他發現這樁事，就不願再在這裏住了。勉強住了一個禮拜，借着別的事故，依舊搬進城來，就住在楊杏園一處。楊杏園這裏，本有兩間屋子，吳碧波住在這一處，也不算擠。吳碧波就現身說法的，把歡喜寺那樁風流案告訴楊杏園。楊杏園道：現在是人慾橫流的時候，這很不算一回事。你還不知道呢，陸無涯這傢伙，他還鬧了個大笑話，拆平等大學一個大爛污，幾乎鬧得人家關門呢！吳碧波道：大概是他和那位令徒一重公案，已經發作了，是也不是？楊杏園道：可不是嗎？他們兩個人，本來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沒有結婚的機會，但是戀愛的熱度，又到了沸點了，大家丟不開。結果就在暑假前，一個背夫，一個棄婦，相約而逃。他們總算

一走了之。這女家還有親戚在京，不能答應。和平等大學大辦交涉，說你們今日也提倡男女同學，明日也提倡男女同學，卻原來招了女生，來當你們教員的小老婆，這還了得！在這男女社交公開，剛剛有點影子的時候，不料破壞的人就是你們提倡的人。從重處言，你們是窩藏拐犯。從輕處言，你們也是管理不嚴。這篇大議論，真教人無言對答。依女家那方面的主張，一定要起訴，後來平等大學的當事人，託人出來調停，說是要這樣一關，大家沒有面子，你們投鼠忌器，那又何苦？況且我們學堂裏請教員，只以他的學問爲去取，他個人外面的行動，我們那裏管得着？從此以後，我們得了一個教訓，就是無論如何，不准男教員和女生接近。女家方面，起初不一定要起訴，無奈平等大學再三託人懇求，說是你一定要起訴，我們只好先關門，免得事情弄糟了，到後來不能招生。女家想想，也不能專怪平等大學的當事人，大家歎一口氣，只得罷了。你說陸無涯這個亂子，鬧得還小嗎？吳碧波道：他們上那兒去了呢？楊杏園道：有人看見他們從東車站出京，有的說他們到日本去了，有的說還在奉天。人海無涯，這一對野鴛鴦，浪花風絮，恐怕沒有好結果呢。吳碧波笑道：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誰也不笑誰，不過各人的機遇不同罷了。楊杏園道：我沒有同命鳥，也不是可憐蟲，不要無病而呻。正說到這裏，長班進來說道：外面有一個姑娘，說要見楊先生。楊杏園道：奇了！誰到這兒來見我呀？吳碧波笑道：可不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了。一言未了，只聽見外面鶯聲啞啞的叫了一聲楊老爺。楊杏園一聽，並不是梨雲的聲音，掀開窗簾子往外一瞧，原來是何劍塵要好的花君。花君梳了一個愛絲頭，穿了一套夏布衣裙，穿了一雙白番布高跟鞋，冉冉而來，真是玉樹臨風，洗盡了繁華習氣。他脅下夾着一包東西，遠遠的瞧去，不知道是什麼。他背後跟着一個車夫，手上捧了兩個大西瓜，一道進來。楊杏園看見，一迭連聲的嚷着道：請請！便自己撐起簾子，讓他進來。花君一進屋子，將手上拿的東西放下，車夫把兩隻西瓜，也擱在地下。楊杏園看這樣子，一定是送他的東西，便在衣袋裏掏了一塊錢，給那車夫。那車夫請個安，便和長班退出去了。花君四圍一看這屋子，兩面都垂下門簾，

中間這屋，裱糊得雪亮，只有幾項藤竹器具，和幾盆晚香玉玉簪花，笑着對楊杏園道：蠻清爽，那是你住的屋子？楊杏園便掀開門簾子道：請進來坐。花君一進門，看見吳碧波，是一個面生的人，未免略停了一停。楊杏園道：這也是劍塵的朋友，還到你那裏去過呢。吳碧波便笑着迎了上來，說道：你還記得有個喝醉了酒的人，打破了一隻茶杯嗎？花君把一個指頭，按着嘴唇想了一想，笑道：你貴姓是吳，是不是？我沒有記心了，對不住。吳碧波操着蘇白笑道：勿要客氣，請坐。花君笑着坐了。這時，長班提着一壺開水進來泡茶，楊杏園在書櫥裏，拿出一把仿古宜興茶壺，交給長班，先用水燙了一燙。又在柳條籃子裏，取出一隻白木盒，盒子裏面是洋鐵瓶盛着碧螺茶葉。楊杏園抓了一把，放在壺裏，叫長班湖上。又在書架上，拿下一隻雨過天青色，透明漏花御窰的海杯，親自用手巾揩了一揩，然後倒上一杯茶，送給花君。花君站起身來，兩個手接着海杯，眯眯的對楊杏園一笑道：折煞折煞！方才坐下喝茶。吳碧波笑道：老五，這茶的味道怎麼樣？花君道：好！吳碧波道：茶倒罷了，說着，用手指那茶杯道：這是杏園家傳的一種愛物，平常只是擺着，自己也捨不得用。我和他是五六年的朋友，沒有給我喝過一回，今天爲了你，親自斟上，這個面子不小呀。花君笑道：那末，謝謝楊老爺了。楊杏園道：你不要聽他瞎說，我倒要先謝謝你哩。花君忽操着京話笑道：你瞧，我這人多糊塗，不知道來幹嗎的。說着，便在外屋裏，把那一包東西拿進來。一面說，一面打開來道：昨日我到瑞蚨祥去剪衣料，看見這種湖水色的直羅，做長衫挺好，我就想起你來了，特爲剪一件料子送你。又拿出一包字紙來，笑着說道：這是你那位女學生寫的叫，我帶來，請你和他批改。楊杏園因爲花君送他的衣料，口裏只是謝謝。花君說請他改字，口說得溜了，還是說謝謝。惹得吳碧波和花君都笑起來了。花君又道：那兩個西瓜呢，也是你的學生交給我的錢，託我買了帶來的，並沒有別人知道。你見了面，可以不必問他，大家心裏明白就是了。吳碧波早聽得呆了，等花君說完，楊杏園笑着對吳碧波說道：幣重而言甘……吳碧波不等楊杏園說完，便止住他道：不然，我看他是一個散相思的氤氳使。花君聽他們說話，雖

然不懂，很知道他們是俏皮的話，便說道：你們不要瞎三話四，老實說，我是因為楊老爺幫了我的忙，謝謝他。梨雲送他的禮，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說到這裏，對楊杏園笑了一笑，說道：我還有一句話，要我說不要我說？楊杏園道：你儘管說，不要緊。花君道：梨雲說他寫的這一捲字，比送你一百塊錢的禮物還重，叫我告訴你，不要讓別人看見。我不知道寫的是什麼？大概是一碗很濃的米湯吧？吳碧波聽了這話，就要去拿那一捲字。花君手快，一把搶了過來，交給楊杏園道：這沒有我的關係了，你好好收起來。楊杏園當真接了過來，望書櫥裏一塞。在袋裏掏出鑰匙，順手一把鎖了。吳碧波笑着搖搖頭道：這其中大有問題，不可說！不可說！花君笑道：本來人家秘密的表記東西，外人也不應該過問啦。說到這裏，擡起這隻雪藕也似的手，翻過手背，看了一看手表，便站起身來道：我本來是到中央公園去的，因為要到你們這兒來，繞了一個大圈子進城，我媽媽還在那裏等我，我不能再坐了。說着，起身就走。楊杏園知道他這回來不是公開的，就和吳碧波一直送到門口，才回轉來。吳碧波道：梨雲送來的東西，那是情理中的事情，我不懂花君無緣無故，為什麼送你這一份厚禮？楊杏園道：這裏面還大有作用呢，你想，靠我們裏邊的朋友，他卻送上十七八塊錢的重禮，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況且這個事，他又是瞞着人的呢。吳碧波道：那末，其用意安在？楊杏園道：他雖然沒有說，我卻猜中了一半。他和劍塵，向來很好，雙方原沒有什麼嫁娶的意思。近來劍塵的夫人在故鄉病故了，劍塵方在盛年，自然是要續絃的，就很想把花君討回去。後來一班朋友都勸他，閒花只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討青樓中的人作妾，已經是不可以的了，現在你卻要明媒正娶的，娶他爲正室，很犯不上呢。一來這裏的人，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艱難，不會治家。二來也難望生育。至於閨闈以內的風潮，他是正室，雖可望幸免，可是這種人放浪慣了的，他這顆心是不容易收藏起來的，恐怕苦惱在後呢。劍塵他對人情世故，本來是很透澈的，他想這話很不錯，就把這事擱下。不料花君聽說劍塵夫人病故了，又幾次試試劍塵的口氣，很有意思討他，他反而很願意嫁給劍塵。他也知道劍塵不免有一番顧慮，所以

來運動我，做一個撮合的月老。吳碧波道：這奇了，像花君這樣的人，雖然說不上紅姑娘，也不至於倒霉，何以這樣要嫁劍塵？楊杏園道：愛情這樣東西，真是神祕得很，男女雙方，只要有一方存了一個愛字在心裏，那方面至少要受一點感情上的衝動。若兩方面都有愛字存在心裏，那怕一方面，是碧玉年華的小姑，一方面，是雞皮鶴髮的老叟，也能團結起來。若是郎才女貌，都有個相稱，那更不必談了。吳碧波道：此話固然，但是青樓中人，卻要除外。楊杏園道：你以為青樓中的人，當真沒有講愛情的嗎？我們不用說什麼李香君關盼盼，就以眼前而論，那些在外面胡鬧的姑娘，打倒貼妍戲子，你看他們的行為很下賤，若用新學說什麼戀愛自由四個字說起來，不能不承認他是愛情作用。我再進一步說，大概妓女對於嫖客的去取，可分三項：一是人物漂亮，二是性格溫存，三是言行一致。至於錢的話，那是他們生意經，並不在內。等到從良的時候，錢的問題，方才要考慮一番。但是能合我上說的三個條件，只要能維持生活，他就可以將就。現在花君眼裏的何劍塵，正是這樣都合。尤其是他們難逢的機會，可以做正太太。你想，妓女的出路，本來不是做姨太太，就是飄流到老。現在能够正正派派的嫁一個人，他那有不願意之理？我不是說了嗎？愛情是神祕的東西，劍塵那樣精明的人，他遇事不上人的當，可是一到花君那裏，就很聽他的指揮，不能自主了。雙方愛的程度，本來有幾分可以接近了，現在又得了這樣一個機會，所以這個嫁娶的問題，就像春花怒發，不可收拾了。吳碧波笑道：你這一篇議論，算得嫖學概論，也可以算得是愛情廣義。我今天有事，早就要出門去，被他一來，就攔我半天了，我現在就走，讓你好看情人的情書罷。說畢，就笑着走了。這裏楊杏園當真把梨雲寫的字，拿出來看，原來這捲字紙，外面是用報紙捲好的。楊杏園以為這裏面，必定是他練習的字紙，誰知剝開一層，又是一層，全是報紙捲的，一直剝了七八層，又是白紙。楊杏園好生奇怪，又剝了兩層白紙，忽然露出一個鮮紅奪目的東西來。他看見這樣東西，反而呆了，原來是一個半新舊的大紅結子，這個結子，是梨雲平常喜歡帶的，楊杏園一見就認得。他看見這樣東西，雖早明白是梨雲激動他

的手腕，總覺得不是泛泛之交。不過不知道單送一個結子，是什麼東西？順手拿起結子一看，只見結子底下，又有一樣東西，十分令人注意。要知此物爲何，下回交代。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卻

說楊杏園移開那結子，又見下面有一張薄紙疊了四折，打開來一看，雖然字體歪斜，大小不一，倒是寫得清楚。那字上說道：

楊先生：你以今有八天沒來，不知這你是什麼意思。是那位得罪了你呢？還是我得罪了你呢？我想：一定不是爲我，若是爲他，你就不來。你的心事，我才小得，那何必呢？我的事你也種小得，可連我有好多話，不和你說，我去和誰說呀？人人都說王連苦，我比王連苦十分，今天老五進城，我送你兩樣東西，兩個西瓜，是圓圓的，意思這紅節子，是你告我的，什麼節同心，就表一點我的心，把信寫得不好，你不要見怪，望你見信就來，千結千結問

你好！

你妹梨雲老七。

這信統共不到二百個字，以情書論，一句也不得力，又沒有文法，又是別字。在平常人眼光看起來，可算是一個談笑的資料，可是楊杏園帶猜帶看，句句都打入他的心坎裏去。並且想道：他不過念了一本半千字課，就能寫信，總是聰明人，要不是落在火坑裏，焉知不是一個可造之才！無論他誠意如何，寫起這封信來，也很不容易，就這一點，教人就很可能感激哩。想到這裏，不免一陣臉紅耳熱，心中說不出來一種感想，又是煩惱，又是痛快。原來楊杏園哀樂中年，早已無心歌舞之場，只因梨雲生得嬌小可憐，善解人意，總教他無法擺脫。偏偏梨雲的領家，又是一個有名的無錫老三，他要敲起竹槓來，一百五十，你就得應酬他。要不然，他當你卿卿我的時候，他捧

着一管二馬車的水煙袋，也坐在一塊來，有一句沒有一句的，便對梨雲說：鞋子店裏的帳，欠上多少了，裁縫工錢欠上多少了，那裏的會錢到期了，小房子的錢已經欠了好幾個月了，嘮嘮叨叨，說一個不斷，你插嘴不好，不插嘴也不好，教你真是難受。這還是善說啦，有時候也就硬說：誰的屋子裏今天有花頭，誰的客人肯花錢，說梨雲沒有手段，屋子裏老是冷冷清清的，阿要坍臺？再一看，看那一張肉臉，板得一點笑容也沒有，梨雲低着頭，嚇得那裏敢說一個字！有時候，楊杏園厚着臉皮，替他頂上兩句，說北京各機關，都是整年的不發薪，一班老爺們，自己的衣食都維持不了，那裏還能在外面逛，胡同裏生意清些，也是勢所必然。況且老七是個清倖人，有這樣的場面，也就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啦。無錫老三說：啊，楊老爺，我們吃這碗饅子飯，真不容易，你那裏知道呀！說到這裏，就要背上一大本帳簿，又指着梨雲說：阿因年紀輕，好勝不過，看見人家穿的什麼好看，他也要穿什麼，人家戴的什麼時新，他也要戴什麼，我那裏忙得過來。你要不答應，他就鬧小因脾氣，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時候連飯也不吃，楊老爺，你是知道的，我是把他當作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總拗他不過，只得借債和他弄了來，就是這一項，就大鬧虧空了。楊杏園聽了他這一篇議論，那裏有什麼法子駁回！到了終局，總是鼻子裏哼着，答應一陣了事。因此一來，他覺得到梨雲那裏去，樂不敵苦，懶得去了。這天他接着梨雲的信，才兜起了他的心事，心想，不去吧？不說和梨雲的交情如何，就看這一封信的情面，也不能那樣決絕去吧？又恨極了那個無錫老三，盤算了半天，不覺已到吃晚飯的時候，等到晚飯吃過，再也忍耐不住，只得穿起長衫，吩咐車夫拉車出去。上車的時候，輕輕的對車夫說了韓家潭三個字。原來這冶遊的朋友，白天是沒有什麼癮，一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晚飯吃過，無事可做，就會想到胡同裏去。要是兩三個同志在一處，就有一個人笑着先開口，說道：去吧？第二個人必定笑着答應道：去呀，先上那一家呢？再不待第三句，不由得腳就動起來了。還有一班人走得慣了，竟有一定的時刻。到了時候非去不可，要不去就好像這天晚上，有一樁事情沒做，心裏老是不安。照這樣說

來，楊杏園這晚的行動，也就國法人情，皆可相恕的了。他到了松竹班，那毛夥都認得他，早提着嗓子嚷道：梨雲七小姐叫了一聲，這就算告訴他客來了的意思。梨雲掀開一角門簾子，望了一望，見是楊杏園，笑着說道：哎！稀客！楊杏園也笑着說了一聲道：稀客！一進門就看見無錫老三，穿一套半黑半黃舊湘雲紗的褂褲，袖子捲起高高的，露出碗來粗的一隻胳膊，坐在白竹布蒙的沙發椅上，有一下沒一下的搨扇子。他一看見楊杏園進來，笑着站起來道：真是稀客！大概今天是走錯了路吧？可憐老七一天也不知念了多少遍，說不知道是什麼事得罪了楊老爺，真是嘴也念乾了。楊杏園笑着問梨雲道：這話當真嗎？梨雲道：你說真就真，說假就假，天氣很熱的，脫了長衫，正經坐一會罷。說着，便走過來和楊杏園解鈕絆，楊杏園把鼻子嗅了幾嗅，說道：好香！低頭一看，看見梨雲胸面前鈕絆上，掛了兩朵白蘭花，便低着頭拿鼻子湊去聞。梨雲輕輕的一推道：自在點噯。楊杏園還沒有說話，只聽見院子裏嚷了起來，有一人操着一口藍青官話，嚷道：也不打聽你老爺是誰？對你直說了罷。陸軍部，劉都督駐京代表處，我都有差事，惹起我的火來，仔細我寫信給警察廳，請他來封你們的大門。楊杏園聽了這話，就把門簾子掀開一點兒縫，對外張望，只見兩個大高個兒，站在院子中間，一個手上拿着一根手杖，指手劃腳，在那裏罵人。一個便拉着他走，說道：走罷，咱們別和他一般見識。那人便搖着手杖，帶罵帶說的道：這不能放過他們，咱們哥兒倆身上，那天不有幾十張鈔票，要照他們這樣說，我們都使的是假的，要給總長和劉都督知道，不說咱們哥兒倆損壞他的名譽嗎？你別攔我，我就打電話給辦公處，叫他們來人。這些毛夥聽見他叫人的話，也有點兒害怕，都遠遠的站着看。還好，另外一個大個兒，死命的把他拉住，不讓他去打電話。誰知他兩個拉扯得厲害，長衫裏面，掉下一樣東西來，毛夥搶上前拾起來一看，卻是一條蔥綠色物華葛女褲。那一個大個兒，看見露出了破綻，只當沒有事，舉起手杖，指着毛夥罵道：我沒有工夫揍你這班王八蛋，回頭我叫人來收拾你們。說着，就和那個大個兒，一路罵着出去了。這裏龜爪子，都笑了一陣，說這樣的客人，要是多了，姑娘們的衣服，

都得保險才好。楊杏園聽見也笑了，便脫長衫，坐在風扇旁邊。這時，阿毛早捧出半個黃瓢西瓜來。楊杏園道：「我今天在家裏吃一天的西瓜，早吃够了，不能再吃了，你們要吃，請隨便罷。」無錫老三道：「家裏是家裏的，我們這裏是我們這裏的，總得嘗一點。」說着，拿出一隻白銅茶匙，一個小飯碗，挖了半碗瓜瓢，遞給楊杏園。他只得吃了一茶匙，把碗放在桌上。說道：「我在這裏，用不着客氣，實是在家裏吃多了，不能再吃。」無錫老三道：「喲！家裏那來許多西瓜，吃得這樣飽？」楊杏園笑道：「也是一個至好的朋友送的，我向來不很吃西瓜，那裏會巴巴的買來吃。」無錫老三笑道：「楊老爺這句話露出馬腳來了。既然不很吃西瓜，知己的朋友就不應當送西瓜。就是送來了，也不至於吃個飽。」照這樣說來，至好送的東西，總要吃飽。在我們這裏，只吃一小勺子，顯然見得，不把老七當是至好了。楊杏園聽了這話，目視梨雲，微微一笑。梨雲生怕無錫老三看出破綻來，也笑着說道：「你笑什麼？姆媽這幾句話還不是很對嗎？他口裏雖然這樣說，究竟裏面心虛，滿臉通紅。」無錫老三雖然是個有手段的人，也猜不出他們私下另外有段交涉，所以還把梨雲說的話，當作是撒嬌。那裏知道人家秋波微送，已是靈犀暗通哩。楊杏園這一回來，本是梨雲那封信的效力，打算見面之後，說幾句安慰他的話，偏偏無錫老三坐在一處，無機可乘。只是說些閒話，那裏的電影片子好了，公園裏面那天的人多了，談了半天，轉眼已是九點鐘。楊杏園要到報館裏去了，便穿起長衫來要走。梨雲是知道他有事的，也沒有留他，便和他扣上鈕絆。恰好這個時候，無錫老三有事走出屋子去了。楊杏園笑着向梨雲道：「你那封信寫得好，只是別字多了些。我還要留着當紀念品呢。」梨雲把楊杏園的胳膊，輕輕的捏了一把，搖搖手，又對門簾子外面努努嘴。楊杏園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和他點點頭，就一掀門簾子走了。這天楊杏園多吃了一點西瓜，晚上從報館裏回來，又晚了一點。吹了幾口風，到了家裏，身上有點涼颼颼的，一覺醒來，四肢疲倦得很。起來洗了臉，一面喝茶，一面看報，誰知只看了幾個二號字的標題，人就頭重腳輕，撐持不住，轉身又摸上牀去睡，糊裏糊塗睡了幾個鐘頭。第二次醒來，覺着身上有些東西，睜開眼睛一

看，身上已經蓋了一牀舊洋緞的秋被，吳碧波拿着一本書，坐在下面桌子上看。他便一翻身，問吳碧波幾點鐘了？一句話說完，接上就哼了一聲。吳碧波道：「杏園，我看你這病起得很猛，請個大夫瞧瞧吧？我剛才給你蓋上被條，叫你幾遍，你都不知道，我一摸你的額角上，燒得像火炭一樣，恐怕不是小病。」楊杏園道：「大概受了一點感冒，不要緊的，藥吃快了，也怕誤事，過半天再說罷。」吳碧波也覺得他說得有理，把請大夫的話攔下。誰知到了次日，不但燒沒有退，而且時時作惡心要嘔吐。楊杏園知道病已害成功了，便叫老長班胡二進來，問這裏附近有什麼好的醫生沒有？胡二說道：「這街口上的宋大夫就很好，他門口掛滿了匾額，是很有名的。」楊杏園想道：「這無非是小病，隨便吃點藥就好了，在附近找一個醫生也好。」便叫胡二把那位宋大夫請來。這位宋大夫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人物，治好了人家，也好請人家鼓吹鼓吹，還仔細問了他的病源。聽到他說是吃西瓜吹了晚風來的病，只當他受了涼，便下了幾味細辛乾姜發散的藥。楊杏園看看藥單，以為也離不了那裏去，便照方子抓一劑藥吃了。誰知一吃下去，出了一身汗，發散算是發散了，可是嘔吐更厲害了，頭也痛起來了。眼睛一閉上，好像看電影一樣，山川城市人物鳥獸一幕一幕的過去，心裏只覺燒得難過，又說不出什麼痛苦來。這時何劍塵已得楊杏園害病的消息，特意來看他，恰好楊杏園睡着了，吳碧波低着頭背着兩隻手，只在中間屋子裏踱來踱去，一聲不響。何劍塵一看楊杏園昏昏沉沉地睡着，蓋着半截身子，面朝外睡，眼睛睜陷了下去，顴骨突起，兩頰瘦削，燒得通紅。走到牀面前輕輕的喊了一句「杏園」，他答應了一聲，一翻身，仍舊閉着眼睛，朝裏睡了。何劍塵走到外頭屋子裏，輕輕地對吳碧波道：「這個樣子，恐怕不是受涼或者中暑，很像是腥紅熱。」何劍塵說出腥紅熱三個字，倒嚇了吳碧波一跳。吳碧波道：「腥紅熱這個病，十分危險，中醫是絕對沒有方法醫治的。」那末，我們趕快想法子，把他送進醫院去罷。何劍塵道：「我也不敢斷定他是腥紅熱，先得請個西醫決斷一下再說。」因為北京的醫院，只有日華德國兩家，能治這個病，若是亂送去醫治，恐怕有害無利。我有個朋友劉子明，醫理很好，我去打電話

請他來，先請他來看看。說畢，便打電話去，恰好這劉子明在家，過一會就來了。他在皮包裏，先取出測溫器放在楊杏園口裏，一面解他的衣服，聽了五分鐘脈，然後取出看看，是三十九度。便對何劍塵道：病是很重的，只要再不增加熱度，那還不要緊。吳碧波禁不住先插口問道：這不是腥紅熱嗎？劉子明笑道：不是，若是那個病，病人不能睡得這樣舒服了。何劍塵道：只要不是腥紅熱，那就好辦，無論我在這裏不在這裏，請你每日來一回，診金日後歸我再算。劉子明聽了何劍塵的話，照例謙遜了幾句，然後再走。從這日起，楊杏園就糊裏糊塗睡在牀上，一直到第四天頭上，人清醒些，病才慢慢的好起來。不過睡在牀上，兩隻眼睛，只是望着帳頂，十分不耐煩。白天還好些，到了晚上，大家都睡了一個人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不免南天北地，胡思亂想起來。偏偏越想又越睡不着，睜開眼睛，就對着桌上一盞燈，聽聽窗子外頭，也只有階沿下，幾頭蟋蟀，唧唧叫的聲音。好容易閉着眼睛，睡了一覺，不到一刻兒工夫，又醒過來。望着桌上，燈還依舊的亮着，一摸枕頭底下，拿出表來一看，還只三點鐘。夏天雖然夜短，不用提，離天亮還早。這個時候，口裏渴得厲害，很想喝口茶。便一個人扶着牀起來，把桌上茶壺裏的剩茶，倒上半茶杯，就燈下一看，全轉了黑色。勉強喝一口，又涼又澀，全沒有茶味，只得攔下，依舊爬上牀去睡。本想叫吳碧波起來，設法弄點茶來喝，一來想，白天累得人家够了，半夜三更，又去把人吵起來，很不過意。況且就是人家起來，有了水，也沒有火，忍耐一點，只得罷了。睜開眼睛躺着，清醒白醒的，望見窗子上發亮。過了一會，隔牆大街上，得兒的得兒的得，驟車輪盤子轉動的聲音，也陸續響起來。又過了一會，窗上亮光越發白了，由牀上望窗子外，看見那棵梨樹的樹葉兒，被風吹着搖動。在這個拂曉的時候，旁人正睡得有味，楊杏園病在牀上，卻睡得滿心煩躁。半夜的時候，恨不得一刻就天亮，天亮了，又恨不得一刻就出太陽。其實，他反正是睡着，天不亮也罷，太陽不出也罷，一點沒有關係。一會兒，隔壁屋子裏的鐘，噹噹的敲了六下。他一想，不料醒了半天，還是這樣早，這時要茶沒有茶，要水沒有水，心裏非常的焦急。想起若是這個時候，陡然變症死了，有誰知

道，可見孤身作客的人，這病境最是可憐的。想了半天，由追悔不該到北京來，一直悔到不該讀書，心想，病一好了，什麼事也不幹，趕快回家罷。一個人睡在牀上，只是昏沉沉的想，等到吳碧波起來了，說說閒話，才把念頭打消，到了晚上，依舊又是如此。所以他的病外表雖有點起色，只是心中憂慮過甚，病根很難剷除。時光容易轉眼，他就病了十幾天。一天清早，楊杏園因爲一晚沒睡穩，天亮以後反睡着了。正睡得迷糊的時候，忽覺得有個人摸他的手，睜開眼睛一看，一個穿花衣裳的人，站在牀前，接上就有一個女子的聲音說話，問道：你身體阿好些？他再擡頭一看，卻是梨雲。他穿了一套花點子蔴紗褲褂，辮子蓬蓬鬆鬆的，正是晨裝未上的打扮。他後面站着阿毛，見楊杏園醒了，也點點頭說道：楊老爺好點嗎？楊杏園作夢也想不到他們會來，趕着問梨雲道：你怎樣來了？那阿毛插嘴道：他早就要來，總是沒有工夫，今天早上，他叫我送他到小房子裏去，走到半路裏，他說謝謝我，叫我瞞着媽媽，同來看看你。我說楊老爺人很好，應該看看他，我就拚着碰一個釘子送他來了。楊杏園聽了這話，在枕頭上點一點頭道：那末，我也謝謝你。說時，就在被裏伸出一隻手來，握着梨雲的手道：你怎樣知道我病了？梨雲道：我知道好幾天了，因爲我有一天打電話到你報館裏去問你，說你害了病，沒有來，回頭我又打電話到這兒來問，果然說是你病了。我想你既然睡在牀上許多天，決計不是小病，很想打聽打聽，偏偏這幾天，一個熟人也沒有遇見，今天早上，我只好自己跑了來了。楊杏園道：這真是不敢當！便對阿毛道：請坐，請坐，我睡在牀上，不能招呼你！對不住！阿毛一面坐下，一面笑道：你太客氣了，將來你把七小姐討去了，我還要伺候你啦，你這樣客氣，將來這主人的牌子，是扶不起來的了。梨雲把眉毛一皺，對阿毛道：你總有許多話說。楊杏園扯扯他的手道：你也坐下。梨雲斜着身子，就在牀沿上坐下了。這時，只見吳碧波笑嘻嘻的進來，後面跟着長班，把一個托盤，托着一壺茶，四碟點心進來，全放在桌上。梨雲說道：我說呢，你把我们一引進來，就不見了，原來是忙這個呀。吳碧波笑道：這又算得什麼呢，各盡各人的心罷了。梨雲知道他這話中有話，倒羞得滿臉通紅。吳碧波也覺得

自己失言，只得忙着請他們喝茶，吃點心，敷衍一陣。阿毛輕輕的對梨雲說道：七小姐，不早了，走罷。梨雲爲着許多的人在當面，除問了楊杏園幾句病況而外，別的話一句沒說，反而和吳碧波說了一陣應酬話。梨雲也怕坐久了，被無錫老三知道，低着頭沉吟了一會兒，只得站起來，握着楊杏園的手道：你保重點，我們再會罷。楊杏園握着他的手，點點頭，阿毛早站起來了。梨雲只得低頭跟着他走，走到房門邊，又回過頭，對楊杏園說了一句保重點，這才走了。梨雲這一來不打緊，又添了楊杏園一樁心事，心想，如此看來，妓女的愛情，不見得全是假的。又想想，就算假的罷，他能特地來看我，也算難得，我在北京的朋友，儘管不少，除了兩三個極熟的人，誰又曾來看過病呢？想到這裏，反而覺得梨雲小小年紀，倒是他一個知己，心想，我要討了他回來，也就算萬願皆足了。但是梨雲還是清倌人，要討他談何容易，至少也得三千五千，自己既然是個窮措大，而硯田所入，又半供甘旨，那裏還能作這個豪舉？一層一層想去，總覺灰心，一天到晚，胡思亂想，病那裏好得起來。吳碧波何劍塵雖然也勸他，隔靴搔癢，那裏有效？這日上午，吳碧波出去了，日長人靜，楊杏園一個人睡在牀上，望着窗戶，隔院子裏大槐樹，正鋪着一層綠暗暗的影子，遮着了這邊半個院子。樹枝上三四處蟬聲，啞啞的叫得不斷。楊杏園悶得很，想起陶詩上的臥看山海經一句話，正想摸下牀來，找本陶靖節集看看。忽然長班送一封快信進來，請楊杏園蓋章。楊杏園將信收下，一看信封上，發信的人是南京落葉菴釋靜蓮寄，楊杏園想道：怪呀！這好像一個尼姑的名字。我在南京，那有這樣一個熟人呢？拆開信來一看，是一張很長的白紙寫的，筆跡十分熟，那信說道：

杏園吾弟，南浦唱別，星霜六易矣。前因朝佛普陀，路過天竺，道遇故人，備問起居，知伯母康泰，健飯猶昔，合十遙祝，竊慰所懷。而吾弟詞華日益，風格不渝，憔悴京華，耿介如昨，益信鳳泊鸞飄，折羽有時，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期許所符，歡欣奚似？姊飽經憂患，條已中年，自謂肆力硯田，終老閨闈，所期父母俱存，弱弟長立，畢生大願，悉盡於此。不期罡風遽起，忽興大變，弱弟初以痘瘍，椿萱並因慘折，小屋如舟，三棺並列，肝腸寸裂，

視聽都非。途人爲之揮涕，言者無不變色，人非鐵石，孰能當此？自念子馬一身，塊然獨處，前途蒼茫，皆爲慘境，因是削髮空門，藉懺宿孽。年來瞻拜名山，歷覽勝境，古井不波，塵障盡去，一切因緣，皆如夢幻，故應醉久，擗鴻鯉俱絕。近以吾師住持白門，相依落葉，得遇燕趙歸人，備悉旅況，所謂梧桐夜雨，瘦損詞人，蕪院西風，魂消旅夢，歎屈子之多愁，復長卿之善病。雖相隔世外，能不凄然？引領雲表，益增惘惘。伏念訂交竹馬，感懷手足，海山迢遞，苦無所慰！晚來依影青燈，檢點舊笈，則有然脂餘韻，罷繡舊詞，撫拾成篇，飄零未盡，雖掩卷不免長吁，存之亦復多事，特付郵筒，另簡寄呈。庶若末座忝陪，一堂恍對，寄詩當藥，爲爾消愁，伏維察之一雨宜秋，嫩寒初起，朔地風霜，有異江南，吾弟千萬珍重！

釋靜蓮合十卽義姊黃玉竦。

楊杏園將信看完，才知是他一個音信久絕的義姊寫的，悵悵的看了半天，固然十分歡喜，但是想起從前在小時候一處遊戲的光景，好像還在目前，不料六年一別，現在人家長齋念佛，自己也是貧病交加，又未免百感俱集。過了幾天，楊杏園果然接到一卷詩稿，是掛號寄來的，他便拆開來，放在枕頭邊，慢慢的看，內中果然不少性靈之作，有時候摘出內中好的句字，還和吳碧波討論討論，自這天起，他的病慢慢的就有點起色，時光容易轉瞬就過了中元節，楊杏園已覺步履如恆，可以行動自由。這天是七月十六，夕陽將下的時候，照着半邊粉牆，都是黃金色。院子裏的十幾盆木本草木的花，剛剛澆上水，放出一陣一陣的晚香，楊杏園端了一把藤椅，放在梨樹底下，躺在上面，笑着花枝，覺得半月以來，惟今天最爲適意。忽然他的朋友舒九成，提着一隻軟皮包進來，兩個人都不覺呵呀一聲。舒九成先說道：我聽得你病得很厲害，特爲來看你，原來你的病已經好了。楊杏園道：這是過去的事，我聽見你和你的未婚夫人已經到西湖避暑去了，怎麼又沒有去呢？舒九成道：我早回來了，不料一到北京，公司裏面，就鬧得一塌糊塗，我整整有一個禮拜，晚上沒有工夫睡覺，白天沒有工夫吃飯，所以就沒有來看你。直到昨天，公司裏的事情，稍微有點頭緒，才打聽出來，你害了一場大病。楊杏園道：多久不見，見了要

暢談一回才好。今天天氣很好，不如我們同到那個地方去消遣消遣，你以為如何？舒九成道：也好，就是遊藝園罷，我們先在裏面小有天吃晚飯，吃完了飯，可在東邊花園裏泡壺茶，在月亮底下談天。現在遊藝園的樹木，已經漸漸長大了，坐在水邊上，聞着隔岸的花香，聽着滿草堆裏的蟲聲，也很有趣味。楊杏園道：也好，要去就去，我病得膩極了，也正想出去解解悶。說着，二人就坐了車子，到遊藝園來。這時候，正是日戲已散，晚戲未演的時候，外面花園裏，來來去去，滿地裏都是人。他二人兜了一個圈子，便到小有天來吃飯，一進門，滿屋子裏座位都坐滿了，幾個夥計，正在人叢裏頭穿梭也似的跑來跑去。只聽得四面筷子敲盤碗響，都在要飯催菜。舒九成笑道：好生意，這些人吃東西，都好像不要錢似的。這個時候，一個胖子夥計，一件藍長衫都濕透了，手裏端了一大盤魚，口裏只嚷借光！楊杏園一手攔住，問他有座位沒有？他一隻手拉着肩膀上的手巾頭，擦頭上的汗，一頭說道：你哪，正忙着啦。還沒有說第二句，已經走了。楊杏園看看這裏亂的很，只得出來，和舒九成在大餐館裏隨便吃點東西，再走到外面花園裏來。這時，已經是夜幕初張，星斗橫天了。二人順着小池外岸，一面說話一面走路，又不覺走了一個圈子。舒九成道：池水中間那塊地方，很是幽靜，我們上那裏喝茶去罷。說話時，渡過平橋，靠水邊上，有一個瓜棚，綠葉垂垂，好像蓋了一座小亭子一樣。棚外面許多雜花，被晚風一吹，都吐出清香。河岸上的青葦裏面，那些青蛙，彼此落的，閉閉閣，一陣一陣的叫。望着河裏，天上的星，都倒在水裏面，有點兒風來，水上略略起一點波紋，惹得滿天星斗，都搖動起來。楊杏園道：這個地方很好，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坐罷。便招呼茶亭子裏面的茶房，在瓜棚下，擺下桌椅，臨水品茗。東邊一輪月亮，不覺已湧起來幾丈高，照見滿園雪亮。遠望先農壇，一片蘆葦，青隱隱地，朦朧的月色，罩着三三兩兩，黑巍巍的古柏，和那樹上的半截鐘樓，風景十分幽靜。舒九成道：這很有點西洋油畫的意味，良宵不可無詩，我們來聯句玩玩，好不好？楊杏園道：我幾個月也沒有弄過這樣東西，詩興枯拙得很，恐怕聯不上來。舒九成道：反正弄着好玩，比比詩興，試試何妨？楊杏園擡頭一看天上，一點

雲彩也沒有，笑道：我倒有現成的七個字的起句，是碧天迢遞月淒涼。舒九成道：不好，起得大類喪了，況且也好像遊仙詩。我主張不要這些無病而呻的荒涼字樣。楊杏園道：不能說敗興話嗎？那末，說一句挺好的銀河迢遞接紅牆罷。舒九成道：這又太豔了，不像月下聯句的詩。楊杏園笑道：這就太難了，說得清淒不好，說得濃豔不好，那如何才對呢？因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我還是照原來的字面，改爲碧天迢遞夜方長罷。舒九成笑道：好雖不好，倒像起句，就是他罷。我接一句，月影隨人過草塘。楊杏園道：好，現成的句子，被你得了。原來你要留這個月字自己用，你且說底下的。舒九成道：得水新蛙鳴閣閣。楊杏園笑道：說你圖現成，你越發檢便宜了。把這河邊的蝦蟆都利用起來。舒九成道：蛙字不可以入詩嗎？楊杏園道：自然是可以的。舒九成道：卻又來，既然可以，那就沒得說了。況且我還另有意思呢！楊杏園道：我知道，但是我們聯我們的句，諷刺他們則甚。況且閣閣兩個字，七陽裏面，雖有堂堂洋洋幾個字面來對，一定做不好，不如改了。舒九成也不做聲，走出瓜棚去，在樹底下，站了一會，笑着過來道：我有一句好的了，樹外市聲風後定，如何？楊杏園笑道：還可以，我對一句水邊院落晚來涼。舒九成道：這句也不錯，底下呢？楊杏園道：底下是看花無酒能醫俗。舒九成道：這是應該轉的，我對一句對客高歌未改狂。再說一句不用，悲秋興別恨，你去收了。楊杏園道：中宵詩緒已蒼茫。舒九成道：收得韻腳太生硬，要改一句才好。楊杏園道：姑存之，我們再望下聯罷。兩人復又聯成兩首，共是三首，聯完了，楊杏園掏出他的日記本子，把他記上那詩道：

碧天迢遞夜方長，（楊）月影隨人過草塘。樹外市聲風後定，（舒）水邊院落晚來涼。看花無酒能醫俗，

（楊）對客高歌未改狂。不用悲秋興別恨，（舒）中宵詩緒已蒼茫。（楊）

野塘人靜更清幽，（楊）一院蟲聲兩岸秋。淺水蘆花憐月冷，（舒）西風落木爲詩愁。不堪薄醉消良夜，

（楊）終把殘篇記浪遊。莫厭頻過歌舞地，（舒）等閒白了少年頭。（楊）

強把秋光當作春，（楊）登臨轉覺悔風塵。卻輸花月能千古，（舒）願約雲霞作四鄰。酣飲莫談天下事，（楊）苦吟都是個中人。歸來今夜江南夢，（舒）憔悴京華病後身。（楊）

楊杏園寫完，低低吟了一遍，笑道：通體順適，竟可以說得過去。舒九成低下頭，對瓜棚外頭一望，只見月亮已照在頭頂上，衣服碰着瓜棚邊的深草，濕了一大塊。不覺失聲道：這正是月華滿天，露下沾襟了。時候不早，我要先回東城了。楊杏園道：你若有事，就請先走，今晚的月色很好，我還要在這裏玩玩。舒九成道：你新病初好，你也少坐一會兒罷。楊杏園道：我知道，你只管請罷。舒九成聽了這話，只得先走了。楊杏園會了茶錢，渡過平橋，順着河岸，慢慢的走去。只見柳陰底下露椅上，一對一對的男女，坐在這裏談話，唧唧噥噥，真是男歡女愛，大會無遮。信步走來，又過了一道大橋，只見花木參差，月影滿地。那邊戲園子裏面，正在演遊園驚夢，笛聲從水面上，被風吹了過來，格外悠揚好聽，便走進亭子來，靠下風頭坐着，那個笛聲裏面，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曲詞，彷彿還聽得出來。楊杏園正聽得出神的時候，隔壁亭子裏忽有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猛然間倒嚇了一跳。只見聽見一個人說道：你且不要快活，這事成功不成功，現在還拿不穩。又有一個人道：我看沒有什麼問題，不過能長久不能長久，就在乎你的手段了。那人道：就怕不能成功，只要上了手，我相信決不會拆夥，我們的話，就是這樣說，請你告訴劉老板，我們明日還在原地方會面，至於你自己的話，暫不要提。又有一個人道：那是自然。說畢，兩個人中，就走了一個。還有一個人，在亭子裏面。楊杏園聽了他們的話，覺得這裏面很有文章，便跨過亭子的欄杆，在竹叢子裏面，對隔壁亭子張望，這一張望，不打緊，越發引動了楊杏園好奇心。要知道他看出什麼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妹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卻

說楊杏園隔着竹叢，對那邊亭子一看，不是別人，是他一位老同學洪俊生，便走出竹叢，在亭子外繞了一個灣，走進亭子去。這亭子裏面，本來安了一盞小電燈，洪俊生看見楊杏園走了進來，便嚷起來道：「呵呀！好久不見，你好哇？」楊杏園笑道：「一場病，幾乎病得要死，還有什麼好？」洪俊生道：「我彷彿聽見你害了病了，總想來看你，無奈我被私債逼得厲害，日夜不安，鬧得喪魂失魄，這半個來月，我實在連自己都鬧糊塗了，沒有來看你，請你原諒。」楊杏園道：「那過去的事不要提，但是你一不供家，二不養口，一二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按月現拿，怎麼還會借上許多債？」洪俊生道：「一言難盡，無非是嫖賭鴉片煙。」楊杏園道：「你又吃上鴉片煙了嗎？」年紀輕輕的，那是何必？」洪俊生嘴不留神，一口說了出來，收不回去，未免臉上一紅，便道：「倒也沒有上癮，不過每天和同事的在一處，躺躺燈。」楊杏園道：「吃煙的人，都無非是由躺燈而起。我勸你，連燈也不要躺。」洪俊生道：「嚶，你有所不知，我們銀行裏的同事，十個有九個是抽煙的，天天和他們在一處，他們抽煙的時候，我少不得歪在牀上談話，他們有時將煙燒好，順過槍來，老要我嘗一口，自然不能回回都拒絕，嘗得多了，就每天習以為慣。後來想，老吃人家的煙，很不好意思，自己私下也買一點兒土菸出來請客，就這樣糊裏糊塗抽上了。」楊杏園道：「現在講應酬，都少不了這東西，年輕人上癮卻也難怪。他明知楊杏園這種怨詞言外有意，卻又不好再把話來分辯，便把別的話來搪塞道：「我有一段很好的社會新聞告訴你，你願意聽不願意聽？」楊杏園笑道：「請問我是幹什麼的？自然願意聽呀。」洪俊生躊躇了一會，笑着說道：「我新聞是告訴你，並不是供給你報上的材料，我可不許登報。」楊杏園明知他所說的，不外乎剛才他和人談話裏面的問題，正想考察他們鬧些什麼鬼，便道：「開原有可登不可登之別，你把詳情告訴我，若是與你有妨礙，我自然不發表。」洪俊生道：「那末，我可以放心告訴你了，你想我一個人坐在這亭子裏做什麼？難道好像你們書呆子一樣，玩什麼月，尋什麼詩嗎？」老實告訴你，說到這裏，他把頭伸出亭子外面，四處望望，然後把楊杏園一拉，同坐在亭子欄杆上，輕輕的說道：「不客氣，一句

話，就是拆白。楊杏園故意說道：你不要瞎扯，又來騙我。洪俊生道：我騙你幹嗎？不過這拆白的，並不是我。楊杏園笑道：幸虧你有這句轉筆，要不然，我的朋友，都有拆白黨，我還成什麼人啦？洪俊生笑道：你不要當面罵人，你沒有拆白的朋友，我卻有拆白的朋友呀。楊杏園道：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你且把新聞告訴我。洪俊生道：我有個朋友，他是華國大學的學生，人雖長得不算十分漂亮，他是江蘇人，衣帽鞋襪卻十分時髦，學堂裏有整個月不去，倒是遊藝園每天少不了來一回。他來了又不正正經經的聽戲看電影，東處站一會，西處跑一會，只在男女混雜的地方亂鑽。楊杏園道：這種事很多，也不算什麼新聞。洪俊生道：還有啦，好的在後面呢。他一年到頭，專在這裏面鬼混，認識的婦女確是不少。他現在又想出新鮮辦法來了，說是在外頭胡鬧，身體很是吃虧，若再花錢，未免太冤。就此改的宗旨，專門注意有錢的姨太太，只要能給他錢，年紀雖老一點，姿色差一點，都不講究。俗言道的，好物以類聚，他們也居然有這一黨，這就是社會上所叫的拆白黨了。前幾天我無意中和他在一處玩，忽然碰見同雙飯店的劉掌櫃，他疑惑我是他們一黨，第二天他就特地找到我，問我怎樣認識那華國大學的學生？我說：不過是在一處看戲認識的，沒有什麼深交情。劉掌櫃說：那就好辦了。老實告訴你，現在有個很好的姨太太，託我在外頭找一個人，提出三個條件，一是要學生，二要年紀輕，身體結實，三是要江蘇人。這第二第三兩條，我都有法子辦，學生我卻一個也不認識，實在不容易找，我看那天和你先生在一處的那位學生，倒樣樣可以對付。我起初還說：人家是規規矩矩的大學學生，不做這樣的事，你不要瞎說。他笑說：洪先生，我們一雙雙眼睛，也不知道看過多少把戲。他是個什麼人，我還看不出來嗎？我說：猜是被你猜着了，不過他也是一個大滑頭，他願意不願意，他必定要自己審度一番，等我探探他的口氣再說。劉掌櫃說：你只管去說，我包他願意。我聽了這話，當真代他轉達，居然一拍就合。今天晚上，是他約雙方在這裏會面的日子，誰知道劉掌櫃臨時變卦，要男的方面，現拿出一百塊錢來，作介紹費，另外還要寫一張二百元的借字，限定三個月以內還清。你想，男的方面，還

沒見着女的是老是少，是長是短，那裏會肯拿出這一筆錢？我聽了攔在肚裏就沒有去，所以還沒有見面。那位學生癡心妄思，還指望在這裏面發一筆財，你說好笑不好笑？楊杏園道：他既然索這一筆介紹費，必定成功以後，有些油水，你何不替他辦成呢？洪俊生搖搖頭道：你那裏知道？這一班青年獵豔家，和窩子裏的妓女一樣，外面風流儒雅，見了婦女十二分溫存體貼，實在他的心比毒蛇還惡，你不給他錢，他先不願意，他那裏還能拿錢出來呢？楊杏園只管和他說話，不覺得夜已很深，回頭望望那邊戲場，鑼鼓無聲，戲早散了。花園裏面，萬籟俱寂，擡頭望樹頂上的月亮，亮晶晶地，那些染了露水的花枝，被月亮照着，葉子上都放出一種光彩。說話的時候，不覺得這時風從樹裏頭鑽來，吹在身上，很有些冷。再聽聽遠處，一陣陣的人聲如潮水一般，正是大門口遊人和車馬喧闐的聲浪，破空而來。這時楊杏園和洪俊生的談話，雖然沒有說完，時候不早，只得各自回家。洪俊生一走出大門口，就碰見兩個同事，一個叫胡調仁，一個叫吳卜微，兩個人站在門洞子裏邊，並排立着，那些從遊藝園出去的人，恰好男男女女，一個個都從他們面前過去。洪俊生在人叢裏擠了過去，將胡調仁的衣服一拉，說道：喂！又在這裏排班嗎？等誰呀？胡調仁對他丟了一個眼色，把他也是一拉，沒有說什麼。洪俊生知道他們又有什麼把戲，也就站在一處看他們鬧些什麼。果然，不到一會的工夫，有兩個十多歲的女學生來了一個梳了兩個辮子頭，一個打了一根辮子，前面額頂上，都鬚了一束燙髮，身上一例白竹布褂，藍羽毛紗短裙。梳辮子的胸面前，還插上一管自來水筆，雖然不是十分美貌，倒也雪白的皮膚。內中那個梳頭的，年紀大一點。走到胡調仁面前，故意停了一停，他們這三個人，六隻眼睛的光線，不由得就全射在這兩人身上。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好像知道有人注意，低了頭，扯扯那梳頭女學生的衣服，那梳頭的女學生，就低下眼皮，似看不看的，對胡調仁望了一眼，就挨身走了過去。三個人那裏肯放？趕緊就在後面跟上。四面的車夫，只管兜攏過來，這兩位女學生，卻不雇車，只是走了過去。走到大森里的後面，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向那個梳頭的女學生道：姐姐，我們雇

車罷。那個就提高嗓子喊道：洋車，閻王廟街。胡調仁三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有幾個車夫，拉攏過來，問南頭北頭。那女學生道：橫胡同裏，門牌零號。吳卜微聽了這話，就把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往後拉着就跑。他兩個人不知道什麼事，怕是那女學生的家裏人追來了，也只好跟着走。心裏反而十分驚慌，怕惹出事來。吳卜微等那女學生離得遠了，才站住了腳。吐了一口吐沫道：呸！倒霉！倒霉！胡調仁連忙問道：你這樣鬼鬼祟祟的，什麼事？吳卜微道：還說呢，天天在外頭逛，這樣內行，那樣也內行，今天在陽溝裏翻了船了。洪俊生聽見他話裏有話，便問道：怎麼樣？這兩位不是正路貨嗎？吳卜微道：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胡調仁道：我真看不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看他有什麼破綻嗎？吳卜微道：什麼破綻不破綻？這是南城的土貨，冒充女學生在外騙人，虧你還當作奇寶，釘了他一夜的梢，人家背後一定要笑掉牙齒，罵我們是傻瓜呢。洪俊生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土貨？難道他還有什麼記號不成？吳卜微道：記號雖然沒有，倒是這種人，很可以看得出來的。第一女學生他總大方些，不會像這樣鬼鬼祟祟的。第二女學生吊膀子，他不能和我們這樣公開。胡調仁道：算了，你這些話毫無理由，我不愛聽。吳卜微道：我知道，你看中了他，所以你不願意我糟踏他。告訴你，我實在另外有一個真憑實據，知道他是土貨。胡調仁道：你且說出來聽聽。吳卜微道：他剛才不是給我們打了個無線電話，說是住在閻王廟街橫胡同零號嗎？這個零號，就是土貨公司，他住在那裏面，你想是土貨不是？洪俊生道：你何以知道那裏就是這種地方呢？吳卜微正要回話，有一個警察，拿着指揮刀，亂砍洋車夫，趕了過來，看見他們三個人，站在路旁邊唧唧噥噥的說話，很爲詫異，站着打量了一番。吳卜微輕輕的道：走罷，警察都在注意我們了。三個人便一面走，一面說。胡調仁又提起剛才的話，吳卜微道：你不要問，這很容易證明的，你要真是看中了那兩位女學生，你花兩塊錢，我可以帶你去會會他。洪俊生便湊起趣來，說道：調仁，你就花幾塊錢，看他這話真不真？胡調仁道：好！就是這樣辦。又對吳卜微道：明日幾點鐘，你約一約。吳卜微笑道：你們要去嗎？胡調仁道：你就想抽梯嗎？怎麼不是真要去。

你既然誇下海口，現在你想推諉也不行。吳卜微笑道：我推諉作什麼？就怕你們不去。既然這樣說，很好，也不用誰約誰，明天下午四點鐘在行裏辦完了事，大家一路去，好不好？洪俊生和胡調仁都答應了，便各自雇車回家。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三人在支那銀行會了面，彼此相視而笑，都不作聲。一等打過了四點鐘，彼此丟了個眼色，就一路出門，那些專拉銀行買賣的車夫，早拖着車子，圍了過來。口裏亂喊道：大森里，石頭胡同，遊藝園，這裏來。我的車子乾淨，包快。他們三人，也沒有說車價，揀了三輛乾淨車子，坐到閻王廟街口上，便下了車，隨手抓了些銅子給車夫。原來他們都是這樣慣了的，若要在熟車夫面前講價錢，那就不算是在銀行裏辦事的人了。他們三人下了車子，就順着閻王廟街進了橫胡同走來。吳卜微數着門牌，一號二號的挨家數去，一數數到一個洋式紅牆的一家，只見上面門牌，藍底白字，明明寫的是零號。吳卜微輕輕的對洪俊生胡調仁道：到了，你兩人跟我進去。胡調仁一看，洋式紅漆門樓，上面釘了雪亮的白銅環，門上掛了一塊銅牌，上面寫了碗來大的兩個黑字，寫的是王寓。胡調仁將吳卜微一拉道：喂！慢點，慢點！不要胡鬧！這是人家的住宅，不要亂闖。闖出禍來了，我可不管。說時遲，那時快，胡調仁話沒有說完，吳卜微早已將門敲開，門裏走出來一個老頭子，對三人看了一眼，便撇撇的問道：找誰？洪俊生心裏想道：糟了，走錯門了，怎樣辦？胡調仁看見老頭子這副情形，也很爲着慌。在這個時候，洪俊生和胡調仁就想抽腿往後走。吳卜微卻一點也沒有事，反問老頭子道：這裏是零號嗎？老頭子道：是的。吳卜微道：那就不錯了。說着，開步就往裏走。洪俊生和胡調仁站在後面，進去不好，不進去也不好，躊躇得很。吳卜微回轉頭來道：走哇，就是這裏呀。他二人看看那老頭子站在大門一邊，讓吳卜微走了進去，卻不攔阻，似乎又有一點路道，二人只得硬着頭皮，跟他走了進去。走進門，是個屏門，轉過屏門去，卻是個四合院子，裏面靜悄悄的，不聽見一點聲音。他們三人，正不知道往那裏去好？只見上面簾子一掀，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他正顏厲色的，照門口老頭子一句例話，問道：找誰？洪俊生和胡調仁又着一驚，大家捏了一把汗。吳卜微不慌不忙的道：

你這裏是零號嗎？那婦人道：不錯。吳卜微道：我們是李媽媽叫過來的。那婦人連忙轉下一副笑臉道：是的，請裏面坐。說着，就替他打開簾子。這時洪俊生心裏，才放下一塊石頭，胡調仁心裏，也是十五個提桶汲水，七上八下，如今方才安妥，卻佩服吳卜微這種探險的手段，真是有談笑揮敵，如入無人之境之概。那個膽子，不由得大了幾十倍，便大踏步和吳卜微走了進去。這正中屋子裏是個過廳，雖然陳設的是些半新木器傢伙，倒也擦抹乾淨，壁上也胡亂掛了幾張字畫，看看有點像客廳的意思。吳卜微便毫不客氣，先坐下了。那婦人道：你三位貴姓？怎樣認識李媽媽？吳卜微道：我姓吳，和他是最熟的人。這兩年，我介紹他主顧不少，你見了面，只要問他支那銀行的吳先生，他就知道是我了。那婦人聽了是銀行裏的人，格外現出殷勤的樣子。接上又問洪胡二人的貴姓？他倆也都照實說了。也問那婦人一句貴姓？那婦人笑道：二位大概少逛我們這一路。要是走得多，也許聽見人說過王大嫂，我就是的。吳卜微笑道：那自然是有名的了，要不然，我們怎樣會找上門來呢？王大嫂看看吳卜微，很像一個內行，自然十二分巴結，連說不敢當。便提着嗓子喊道：李家兒，拿開壺來。這時，便有個老媽子捧了一壺茶進來，和他們倒上三杯茶。那婦人又道：你去買包大長城來。吳卜微笑道：你不要客氣，煙倒隨便。家裏今天有人沒有？那婦人眯着眼睛笑道：你三位來了，還能教你空跑嗎？沒有人，我也得想法子呀！吳卜微道：要是家裏有人，就去叫來看看罷。王大嫂道：你們今日來得真不湊巧，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得出去叫去。吳卜微皺眉道：知道叫得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那裏能儘等？王大嫂道：路都不遠，一會兒，我就可以回來。吳卜微把手捏着半個拳頭，把大姆指和小指兩頭一翹，把大姆指攔在嘴裏一吸，比着說道：家裏有這個沒有？王大嫂笑道：這個東西我們沒有預備。吳卜微道：你放心，儘管拿出來，難道還把我們當外人嗎？王大嫂笑道：有是有一點，是我自己吃的，倘若你要玩兩口，還只好擺出來，那末，請你三位，後面坐罷。說着，就把他三人，由過廳帶進後院，往東一拐，有三間正房，兩間廂房。王大嫂引他們進了正房，中間是個小客廳，擺着一張黃漆桌子，四把椅子，左邊一

張舊睡榻，蒙的花布面，像駱駝的背一樣，一處高，一處低，大概是裏面的鋼絲壞了。右邊擺一張小櫥櫃，桌子上面亂擱着許多料器、煤油燈，和一些洋鐵茶葉瓶、洋蠟燭臺之類。這屋就算滿了。兩邊的屋子，都掛了門簾，他們走進左邊屋子來，只見擺了一張小牀，一張小條桌，兩把椅子，一個洗臉架。胡調仁這時話出來了，便對洪俊生道：「這很像公寓的排場。」王大嫂指着牀上道：「你瞧！公寓裏有這樣乾淨鋪蓋嗎？」吳卜微就在牀上一躺道：「你先把煙傢伙拿來，我們燒煙等着，別儘管說廢話罷。」一會兒，王大嫂把煙盤拿來，放在牀中間，吳卜微和洪俊生兩個人躺着對燒，胡調仁坐在椅子上看他們燒鴉片。王大嫂道：「吳先生，我現在找人去了，請等一等。」轉身一掀門簾子，就要走。吳卜微拿着籤子正在燒煙，見他要走，便把手指頭夾着煙籤子對王大嫂招手道：「慢來，慢來，你這樣糊裏糊塗就走，叫個什麼人來？」王大嫂道：「那末，你說呀，要怎樣的人呢？別等我叫來了，先生們只挑眼，鬧得大家怪難爲情的。」吳卜微一指胡調仁道：「你問他就知道。」王大嫂便問胡調仁道：「要怎樣的人？你說。」胡調仁笑道：「要怎樣的人，漂亮就得了。」吳卜微道：「不是那樣說，他問你這一句話裏面大有文章，是問你要姨太太的呢？是要女學生式的呢？還是要……」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見外面院子裏嬌滴滴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叫了一聲乾媽。王大嫂一面答應着，一面對三人努努嘴，便對外面答應道：「你進來，我在屋子裏呢。」說話時，就聽見腳步聲，一路走進中間屋子來了。只見簾子抖着一動，一個人影子一閃，又縮了轉去，接上就格格的笑個不了。說道：「屋子裏有人啦。」王大嫂道：「有人怕什麼？誰會吃了你去嗎？進來。」那人隔着簾子道：「全是生人。」王大嫂道：「生人怕什麼？一回見過，二回就是熟人了。」快進來罷。他聽了這話，才打起簾子進來，低着頭，抿着嘴笑，挨着王大嫂站着。胡調仁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昨晚在遊藝園碰見的，那位梳辮子的女學生。今天打扮還是一樣，不過把那條裙子脫了。王大嫂拉着他一隻手，把手摸着，一面笑着問吳卜微道：「吳先生，你瞧，這是我的乾姑娘，好不好？」吳卜微把煙籤子一放，不約而同和洪俊生坐了起來，不由得嚷起來道：「那裏是生人？我們熟得很啦。」說着，便站起來，在王大嫂

手裏，把他手拉了過來。這位王大嫂的乾姑娘，倒也不嫌人家冒失，就乘着人家拉手的時間，一歪身子走過去，隨身就坐在牀沿上。吳卜微一面摸着他的手，一面笑着問道：你貴姓？答道：姓陳。吳卜微道：叫什麼名字呢？他卻笑着不說。王大嫂插嘴笑道：人家的小名兒，可不能讓人亂叫呀！吳卜微道：那末，我們日後見面，怎樣稱呼呢？王大嫂道：叫他二姑娘得了。吳卜微連忙就把頭低下來，湊到他面前叫二姑娘。這時，胡調仁才明白可以隨便鬧着玩，後悔不該讓吳卜微奪了過去，臉上未免有點不自在的樣子。吳卜微看見，在鴉片牀站了下來，兩隻手扶着二姑娘輕輕一推，推在胡調仁身上。笑着說道：你兩個人，昨晚在遊藝園裏面，打了一晚上的無線電，怎麼這會子不說話呢？又對胡調仁道：我今天是專門做媒來的，你不要眼睛饞，現在可以天從人願了。胡調仁巴不得一聲，見吳卜微如此，正合其意，只是默笑。便問二姑娘道：你認識字嗎？二姑娘搖搖頭道：不認得字。胡調仁道：既然認不得字，爲什麼打扮得像女學生一樣？二姑娘笑道：鬧着好玩啦。不認識字，就不許作女學生打扮嗎？胡調仁道：可以的。我問你，那梳兩個頭的是誰？二姑娘道：那是我姐姐。吳卜微接嘴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便對王大嫂道：快去請來，我們那位洪先生……是……洪俊生對王大嫂搖搖手道：不！吳卜微道：得了，什麼不呀？不的？昨晚上爲什麼釘人家的梢來着？去請來罷。便對王大嫂道：還不去麼？王大嫂聽了這話，就當真笑着去了。不一會兒，王大嫂果然把陳大姑娘也請來了，他進來就比二姑娘大方得多，和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吳卜微笑道：你認得我嗎？陳大姑娘笑道：從前不認識，現在認識了。吳卜微道：你倒會裝模糊，昨天晚上，咱們不是就認識了嗎？大姑娘笑道：還虧你說呢？真給你們三個人，釘得我們沒有法子。吳卜微指着洪俊生對大姑娘道：我和你作個媒好不好？大姑娘點點頭道：好哇。但是他兩個人都有一個人，你呢？吳卜微道：我今天不趕這個熱鬧，那天有工夫，一個人來，說着，把一隻眼睛對二姑娘夾了一夾。二姑娘笑着對他呸了一聲。王大嫂也笑道：是真的，我也去和吳先生叫一個來罷。吳卜微搖手道：不用，不用，要用我自然會說話。王大嫂只得罷了。說時，二姑娘挨着

胡調仁坐在一處擠着說話，大姑娘挨着洪俊生坐在牀沿上，也是問長問短。吳卜微燒了幾口煙，對王大嫂道：「擠這一屋子人幹嗎？還不把他們帶了出去。」王大嫂道：「不是我不帶去，人家還沒有說出來呀。」吳卜微道：「你看這一雙兩對的樣子，還要說嗎？」王大嫂笑着不作聲，先把大姑娘二姑娘叫出去了，以後又做兩回，把胡調仁和洪俊生也請出去了。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混了一會，復又到吳卜微燒鴉片的這間屋子來，大家取笑了一陣子。胡調仁便向吳卜微的耳朵邊，輕輕問道：「這要給多少錢？」吳卜微道：「大概的規矩，是三塊錢。但是也看人說話，不可一概而論，你要好看點，就每人給他個五數。那麼，他們除給王大嫂而外，本人還可以落兩三塊錢。至於這個鴉片，我自有本事，白擾他的，你不要過問。」胡調仁聽了，又和洪俊生唧唧噥噥的商量了一陣，便連煙在內，一共給了王大嫂八塊錢，把這位王大嫂，喜歡得眉毛眼睛，都要笑起來。千叮囑，萬叮囑，請他們常來。他們一直鬧了三四個鐘頭，才走出王大嫂家。路上吳卜微問胡調仁道：「怎麼樣好嗎？」胡調仁笑道：「別有風味。地方既清靜，花錢又乾脆，自然比胡同裏那些地方好得多。」吳卜微笑道：「我既然帶你見識了這個地方，你們也應該幫我一點忙。便問洪俊生道：「我請求你一樁事情，行不行？」洪俊生道：「什麼事情呢？我請你吃小館子吧？」吳卜微道：「吃小館子算什麼？還要提出要求來嗎？我因為常聽見你說，你認得許多報館裏的朋友，我這裏有一條新聞稿子，請你拿去登一登。」洪俊生道：「這事容易辦，你且把稿子拿來。」吳卜微聽了，就在袋裏找了半天，找出一張毛邊紙寫的稿子，交給他。洪俊生也沒有看，接了過來，就揣在袋裏。其實，他那裏認得多少報館裏的人，僅僅不過認識楊杏園一個。到了次日，他就寫了一封信，把稿子附在裏面，送到楊杏園報館裏去。這天晚上，楊杏園到了報館裏，把信拆開一看，還以為洪俊生要把上次所告訴他的話，正式宣布，誰知一看稿子，卻是攻擊他朋友余詠西的一段稿子。說他停妻再娶，要騙人家的小姐作姨太太。楊杏園看了，也不作聲，依舊把信收好。到了次日，便特意去看余詠西，告訴他這一段事。

第十回 我兒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原

來這余詠西，他是一個怪人，他一個人在北京候差，不住公寓，不住會館，卻花二十多塊錢，賃了一座獨門獨院的房子住着。只用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媽子看門。不知道的，都說他好

靜，其實他專門在遊戲場夜市上，幹那不正當的勾當。有那單身的婦女，外表透着幾分風流，他就死命的釘着。或是在黑暗裏追上的時候，或是在人叢裏相擠的時候，他就人家身上，輕輕拍一下。若是人家罵下來，他就鼠竄而去。若是不罵，他越挨越近，等到身邊沒有人，他就請人去喝茶或者吃飯，只要人家不破口罵他，他總有法子把人家引到家裏去。他一個人住一棟房子，命意卻在此，旁人那裏知道？這日楊杏園跑到余詠西那兒去，先就敲了半天的門，等到那老媽子出來開門，就對楊杏園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笑着說道：余先生不在家。楊杏園一看這種情形，知道余詠西一定在裏面，不過還有其他的人在一處，所以他這個老媽子就用擋駕的方法，說不在家。便假說道：他約我這時候來的，不能不在家呀，也許是他睡了，所以你這樣說。說着，就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那老媽子道：你拿進去，余先生看一看，他就知道了。那老媽子道：那末，請你在外面等一等呀。他說了還不甘心，怕他闖了進去，依舊把門關上。楊杏園心想，好緊的門戶，越覺得尷尬得很。不一會兒，門呀的一聲開了，余詠西笑了出來，拱手說道：對不住！對不住！快請裏面坐。便在前引路，把楊杏園引在一個小客堂裏坐了。楊杏園笑道：近來很得意吧？余詠西道：窮差事，幾個月不發薪，什麼得意？楊杏園道：不是差事的話，是問你有得意的人沒有？余詠西道：我也無非是好玩，那裏有什麼得意的人？楊杏園道：你不說老實話，我也不逼你，我先請你看一樣東西。他一面說，一面就在身上把洪俊生的那封信，還有一張稿子，都交給余詠西看。說道：這總是事出有因吧？余詠西接過稿子一看，不覺臉上一紅，便問道：這稿子你打算發表不發表？楊杏園笑道：那也不一定，不過

我念在同鄉的交情上，先來通知你一聲，你看還是發表呢？還是不發表呢？余詠西笑道：無論虛實如何，我決沒有讓你發表的道理，這何待於問？楊杏園道：那末，這稿子上的話，並不是子虛烏有了。照我猜起來，這個人恐怕就在你屋裏。余詠西笑笑，卻不作聲。楊杏園道：你要不把我當外人，就應該給我介紹介紹。余詠西笑道：可是可以的，不知人家同意不同意？待我去問問。說畢，一路笑着到對過的上房去了。約摸有五分鐘的工夫，余詠西在那邊招手說道：這裏來坐。楊杏園便忍着笑走了過去，一進門，卻見有兩個女學生裝束的人，倒出乎他意料之外。一個有二十一、二歲的光景，梳了愛絲頭，身穿的紫色柳條絲光布褂子，下面穿的黑華絲葛裙子，白番布皮鞋，是張胖胖鴨蛋臉，大有一種大小姐和大少奶奶的派頭。一個是有十七、八歲的光景，身上是藍柳條褂子，下身是藍華絲葛短裙子，足上穿的是一雙圓頭漆皮鞋，圓圓的臉兒，前面的覆髮，一直罩到眉毛上，配着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越發有風頭，正是一個妙齡時代的中等學校的女學生。他們看見楊杏園進門，都站起來，行一個鞠躬禮。余詠西對楊杏園把手一指，對那女學生道：這是我同鄉密斯脫楊。又對楊杏園道：這兩位是密斯白瘦秋，白素秋。楊杏園又重新點了一個頭，這時，那位年紀小的女學生，叫白素秋的靠着桌子，有點不好意思，低頭裝着看桌上的報，那年紀大的，卻很大方，先對楊杏園道：請坐。隨又倒了一杯茶遞給他。這時的楊杏園，倒十分拘束起來，不知道怎樣去應酬這兩個人才好。只有拿密斯白現在那個學堂裏讀書這一句話，作為談話的開端。白瘦秋道：上學期在令儀女學，下半年我打算換學校了。楊杏園掉過了臉對白素秋道：這位密斯白呢？大概也是令儀女學了？白素秋看見人家問他的話，更不好意思，低着頭看報，只是含笑。白瘦秋道：你看，這丫頭耳朵聾了，人家問他的話，他只當沒有聽見。白瘦秋不說不要緊，這一說他忍不住，便嘆喏的一聲笑了出來，伏在報上，只是格格的笑。楊杏園看他一味的嬌憨，也不覺爲之失笑，不過彼此到底是初見面，說了幾句客氣的話，沒有他話可說。楊杏園覺得在一處坐很不自然，便告辭要走，余詠西一直送到大門口，背地又着實的道謝。

了一陣。過了幾日，余詠西特地寫信到會館來，約楊杏園去談天，信末並添了一行小註，說是密斯白亦在此時候。楊杏園一想，什麼事呢？難道他們發生了問題，要我去想法子嗎？也沒有十分研究，就一直到了余詠西家來，他一進門，余詠西不讓他進客廳，就請他到上房去坐，走到上房，只見白瘦秋、白素秋都在裏面。余詠西對楊杏園道：「請你來沒有別的事，兩位密斯白發了麻雀癮，急於要打牌，無奈我這裏是三差一，不能成局，所以把你請了來湊上一腳。」說着，一個人便把桌子拉開，拿出一匣麻雀牌，花啦啦就往桌上一倒，口裏說道：「來來來，白瘦秋笑道：『你怎麼這樣性急？人家密斯脫楊還沒有說來不來的話呀。』」余詠西道：「不用說，既來之則安之，沒有不來的。」說着，就檢出東南西北風四張牌，一陣亂抹，把四張牌疊好了，手裏握着兩粒骰子，一面搖，一面對楊杏園道：「坐下，好班莊定座。」楊杏園笑道：「當真你就不徵求我的同意嗎？」余詠西笑着對白素秋一指道：「看在這兩位生客的面子上，你也不好意思說不來兩個字呀。」白素秋道：「你自家要打牌，還說看人家的面子，好會說話。」楊杏園一面坐下，一面笑道：「不要緊，不要緊，我是和詠西鬧着玩，其實，我也是牌鬼，只怕沒有機會呢。」說話的時間，白氏姊妹也站在桌子邊，余詠西早擲下骰子去。班莊的結果，白瘦秋坐在余詠西的左手，楊杏園坐在白素秋的上手。四個人便又起麻雀來。楊杏園一面理牌，一面說道：「我早就想打牌，總沒有機會，不料今天在這裏打起來了。」余詠西笑道：「難道梨雲那裏，你也沒有報效過嗎？」楊杏園見他在女朋友前面，談起窈窕兒，覺得他太過於放浪，便和他丟個眼色。余詠西會意，也就沒有往下說。這天楊杏園的手氣很好，十牌倒有七八牌是他和，他下手的白素秋，總沒有開和。到了四圈的末牌，正是白素秋的莊，四家都下了買子，白素秋一面起牌，一面說道：「就是這一牌，我要班本了。」余詠西推推楊杏園道：「聽見沒有？你放牌要留心點呀。」楊杏園道：「反正照規矩打就得了。」白素秋笑道：「密斯脫楊，你還說照規矩打嗎？」四圈到底，還沒有放我和過一牌呀。」楊杏園道：「那只好怪密斯白的手氣壞，不能怪我。」上家打牌呀。」說時，牌已起完了，白素秋一看，有四五筒兩張，一對三筒，一對二筒，一張么筒，一對九筒，和

一張八筒，另外南風一張，五索一對，六索一張，照理應該打出南風去。他因為看見筒子多，想留麼張配雜一色，起手便打了一張六索去。一個圈子過來，楊杏園打了一張三筒，白素秋搶着便叫碰。回頭一看，自己二三筒的對子，可以兩頭上的，便只把四五筒吃下來，打出一張五索去。對面的余詠西道：「怪呀，怎麼起手就拆五六索的？」靠子白素秋也不作聲。第二圈子，楊杏園又打了一張七筒，白素秋想吃，又捨不得拆散一對九筒，況且要貪一色，地下的牌也不宜太多，未免躊躇了一會子。結果還是抓了一張六筒，很是歡喜，因為剛才已經打了一張五索，便扣住五索，先打南風出去，恰好下手對了。白瘦秋笑道：「我剛補成一對的，你要早打出來，那就沒事了。」楊杏園聽了這話，更注意白素秋的牌，知道他必定在做筒子的一色。這時，他有一四筒上，就和嵌七筒，七筒上，就成一四筒，已經定局了。余詠西又推推楊杏園道：「莊家的牌已落定了，留心點啊。」楊杏園道：「不用你招呼，我自然知道。」又抹了幾個圈子，白素秋補上了一張四筒，打出五索去，單和嵌七筒，偏偏白素秋又不小心，起牌的時候，袖衫把一對九筒挨着倒了出去，他雖然趕快理起來。楊杏園眼快已經看見了。他一想，我先放七筒，他要吃沒吃，後來他又沒打出八筒。無論如何，他不是和六九筒的清一色，就是和七筒的清一色的。和六九筒沒有他的法子，若是和七筒，自己和四七筒，正好攔他的上和，斷定了，也不作聲，只裝不知道。抹了幾個圈子，大家都沒有進張，白素秋急的很，便問楊杏園道：「密斯脫楊，我的牌，又被你扣了吧？」楊杏園道：「我手上現在只有四張牌，怎樣扣得住人家的牌？難道自己不想和嗎？」一言未了，余詠西拍的一聲，打出一張七筒。白素秋看見，好不快活，連忙站起來，一手搶了過來，把面前的牌一推，拍手道：「呵！三翻！三翻！清一色！清一色！楊杏園看見他這樣高興，而且又把牌攤下來了，若是攤出牌來攔他的上和，不用提，差不多和焚琴煮鶴一樣，是個最煞風景的事情，只得讓他和了。便把四張牌握在手掌心裏，給白素秋看道：「密斯白，你這牌和得好快，你瞧，我這好的牌，都和你不過。白素秋一看，見他是兩張二萬，五六筒一靠，正要的是這張七筒，攔自己的上和。他還沒有說話，楊杏園便把手上四

張牌，往牌堆裏一攪，早和亂了。白素秋見他如此，知道他存心讓他和，心裏一動，未免臉上一紅，也不便說什麼。四圈打過之後，又接上打了四圈，依余詠西的意思，還要接上的打，楊杏園因爲辦事的时间到了，執意不肯，這才休手。自這天起，楊杏園和白氏姐妹，又熟了許多，才知道余詠西的正式姘頭，雖是白瘦秋，而他的意思，實是屬於白素秋。不過白素秋天真爛漫，對於余詠西，無可無不可，反而叫余詠西不好應酬。在楊杏園眼裏看去，二馬同槽，早就料到不能沒有風波。有一天上午，天氣十分晴朗，楊杏園要趁這收潮的天氣，把書曬曬，便叫長班在他自己的小院子裏，架起一副鋪板，在院子當中曬書。自己彎着腰，正在一部一部的清理，忽然拍的一聲，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出其不意，卻嚇了一跳，十分不高興。正想對那個人發作兩句，回轉頭來一看，只見白素秋穿了件水月物華葛夾襖，套上黑鐵機紗坎肩，底下又是藍印度綢裙子，湖水色起花緞子高跟鞋，身上蒙了一條淡青色蒙頭紗，打扮得十分俏皮。站在面前，只覺一陣陣的花露精香氣，從他領圈上和衫袖裏面出來。楊杏園還沒有說話，白素秋先眯眯一笑，說道：你猜不着是我吧？楊杏園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快請裏面坐！說着，便在前引路，把白素秋引進屋子去。楊杏園道：你總是和令姐一路走的，怎麼今天你一個人到我這裏來？白素秋笑道：難道就不許我一個人出來嗎？楊杏園道：不是那麼說，你們姐妹感情好，不至於一個人單獨行動啊，余詠西那裏今天去了嗎？白素秋淡淡的說道：沒有去。他就把話扯開，問道：這院子裏面，就是你一個人獨住嗎？楊杏園道：前不多天有一個姓吳的學生同住，現在只剩我一個人。白素秋笑道：一個人住一所獨院子，晚上不害怕嗎？楊杏園道：我向來不信神鬼，這一路的話，根本上就不會害怕。白素秋道：就算不害怕，一個人在屋子裏冷冷清清，也寂寞得很啦。楊杏園道：單身作客的人，都是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白素秋聽了楊杏園這句話，笑了一笑，問道：何以不把你的太太接來陪你？楊杏園笑道：有太太，當然要接來，但是我的太太，還不知道姓什麼，那裏去接呢？白素秋一撇嘴道：哼！你沒有太太，我不相信。楊杏園道：這是很平常的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我何必瞞你呢？白素秋臉一紅，又笑着問道：那回打牌，余詠西他對你說，什麼梨雲那裏，這梨雲總是你的好友吧？楊杏園道：你信他瞎說呢？我男朋友還不多，那裏來的女朋友呢？白素秋道：你當面就撒謊，還說不瞞人嗎？楊杏園道：你且說，我什麼事當面撒謊？白素秋道：面前就有一個女朋友，這不是當面撒謊嗎？楊杏園聽他如此說，也不覺笑了起來。於是南天北地的，又說了半天，不覺已是吃中飯的時間。楊杏園看他不走，只好留他吃飯。白素秋道：你不要客氣，我是吃了飯出來的，你儘管吃你的，要不，我就走。楊杏園知道他能說能行，只得由他。一會子長班送上飯菜來，白素秋一看，只有三樣菜，一碟韭黃炒肉絲，一碟蝦子燒白菜，另外一碗菠菜豆腐湯，便拿起筷子來，在兩個碟子裏撥了幾撥夾了一絲白菜，在口裏嘗嘗，放下筷子，笑着對楊杏園道：饕餮都是這樣的飯菜嗎？楊杏園答應是的。他又道：我看一點味兒沒有。楊杏園道：我們這還算好的啦！雖沒有味，還可以下飯。有些會館裏和公寓裏的火食，把些沒油沒鹽的菜，和你鋪上三四條半生半熟的肉絲，冰冷冷的送來，不但吃，看見就也要發愁哩。我們吃筆管兒飯的，有這個儘够，那裏能和你們嬌生慣養的小姐打比呢？白素秋道：不是這樣說，菜不論葷素，總要口味弄得對，那才好吃，你們南方人，很喜歡吃我們山東館子菜，我明天炒幾樣山東菜，給你嘗，好不好？楊杏園道：好是好，這菜弄好了，你怎樣送來呢？白素秋想了一想，笑道：哦！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那末，還是那一天有工夫，我請你吃山東館子，由我點菜罷。楊杏園一面陪他說話，飯已吃完了。吃飯之後，白素秋依然不肯說走，一談話談到下午兩點鐘，他才回去。楊杏園也算會陪客的，陪他說五六個鐘頭的閒話，一點沒有倦容。到了次日，他一早就接到白素秋一張請客片，請下午四點鐘，在濟南春吃飯。片子後面，另外寫了兩行字：我準按時間候你，務請早到。這張片子，不要給第二個人看見。再看下面還有一句，卻把墨來塗了，仔細看看，那墨跡好像是：因為是專請你的這幾個字。楊杏園一想，這分明是昨天他許請我吃山東菜，所以今天來做這個東，我倒不能不去。不過照這張帖子看來，大概他姐姐並不在一處，余詠西更不知道的，這一男一女，在

飯館子裏敘餐，不是很大一個嫌疑嗎？想了半天，總覺得不去的好。就把那帖子撕了，扔在字紙簍裏。誰知不到一刻兒的工夫，長班告訴有人請電話說話，楊杏園一想，這不要就是他的電話吧？一接話機，果然是女子的聲浪，那邊說：你是密斯脫楊嗎？答道是。那邊說：我寄給你一張帖子收到了嗎？楊杏園道：收到了。那邊說：這一次是我專請你，要是肯賞光，就請早去。若是事忙，不肯賞光，也就請你先告訴一聲，免得我去老等。說到這裏，電話這面格格的笑了一陣。接上說道：大概是沒有工夫，不得空吧？楊杏園本來打算不去的，被白素秋電話裏這樣的話一逼，倒叫他說不出去的話，只得說：一準來。到了下午四點鐘，他便如約到濟南春來。果然，除了白素秋而外，並無他人。楊杏園好像劉邦赴鴻門宴一樣，十分不安，生怕碰見熟人，未免不成樣子。好容易，到六點鐘，才把這餐飯吃完。次日，楊杏園一想，白吃人家一餐，什麼意思？就在青雲閣買了幾塊錢小說雜誌之類，由郵政局裏寄給白素秋，郵包的外面，寫了白素秋一個女同學的名字。原來這種辦法，也是他告訴楊杏園的，以為有什麼事，就可以冒一個女學生的口氣，寫信給他，可以掩去家裏人的耳目。這樣下去，不到一個禮拜，白素秋竟到楊杏園會館裏來過三次。來了說些不相干的閒話，又總是五六個鐘頭，而且來一回，必定換一身衣服，鬧得滿會館人說出許多風言風語。況且楊杏園住的所在，又是個獨院子，你教人家如何不疑心。又過了兩日，正是禮拜，楊杏園料定白素秋必來，一早就出去，晚飯也不回來吃，一直就上報館。誰知到了十點鐘，會館裏長班打了電話來，說家裏有客，請楊先生快回來。楊杏園問是誰？那邊便換了一個女子的聲浪，答道：是我呀，你猜是誰？楊杏園道：你是素秋嗎？這時候，你從那裏來？白素秋道：我特意找你來了，請你就回來罷。楊杏園道：我的房門已經鎖了，你就在外面等我嗎？若有什麼事，就請你在電話裏告訴我罷。素秋道：話長着啦，電話裏不好說，你要是不怕我偷你的東西，就請你吩咐長班，把門開開，大概可以放心吧？說畢，又在電話裏面格格的笑了一陣。楊杏園沒法，只得在電話裏吩咐長班，叫他將房門開好，請白小姐進去坐。電話機掛上，楊杏園一想，這越發的不對了，怎

麼更深夜靜的找我？不如趕快回去，打發他走了罷。會館裏人多口雜，將來這事傳到余詠西耳朵裏去了，還說我和他演三角戀愛，還算什麼朋友。便把稿子託何劍塵發了，忽忽忙忙的回家。走到自己院子裏，三間屋子，只有臥房的燈點着，其餘都是黑洞洞的。這時，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心想，我這院子裏靜悄悄的，他一個人坐在我屋子裏，不知道幹什麼，我倒要看看。想畢，便放輕腳步，慢慢的走到廊檐下，從窗戶格縫子裏，向裏面張望。只見窗戶邊的書桌子上，燈下放着一本書，白素秋坐在桌子邊，一隻手按着書本，一隻手托着腮，悵悵的望着燈，好像在那裏想什麼。一會子，他忽然眼圈一紅，流下淚來。他本人還好，不知道，眼淚串珠似的望下滴，衫袖上和書本上，都滴了許多淚珠，他才慢慢的在鈕扣上，抽下那條白綢手絹，來揩臉上的眼淚。楊杏園見他這樣，卻是莫明其妙，心想，且不驚動他，看他怎樣？誰知白素秋坐在燈下，依舊是呆呆的想，半天的工夫，也不動一動。眼淚越揩越多，泉湧也似的流了出來。楊杏園看他這個樣子，疑他是因為等自己不來，怪朋友不理，滿腔怨憤，所以逼下這副眼淚來。心想，這是我的不是了，像今天這樣的對待他，也未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便輕輕的退到院子中間，然後才放重腳步，走了進去。白素秋見楊杏園走進來，一邊用手擦眼睛，一邊強笑道：對不起，我又來吵你了。楊杏園笑道：這個是我對不起你，要你一個人在這裏久等，怎樣還說你對不起我哩？說時，他偷眼看白素秋，見他眼圈還是紅的。這時，正是秋初的天氣，白素秋穿了一件淺灰嗶嘰的夾襖，灰嗶嘰裙子，鬢雲蓬鬆，雙髻斜挽，越顯得身材窈窕，淡雅宜人。想起剛才他流淚的那一番情形，正是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也未免呆了。白素秋見他只管直着眼睛看，未免不好意思，便背過臉去，望書架上的書。楊杏園道：你不是叫我快來有話說嗎？怎樣又不作聲呢？白素秋聽了這話，才回轉身來。他坐在椅子上，低頭望着胸脯，把一隻腳尖懸着點在地上，一隻腳踢着椅子角，才慢慢問楊杏園一句話道：你看我姐姐這個人怎麼樣？楊杏園笑道：藹然可親這四個字，那總是對他最恰當的批評了。白素秋冷笑道：哼！藹然可親嗎？你這句話，正是他反面的批評。我老實告訴你，他在家

裏，什麼事也不問的，總是睡到太陽幾丈高，他才起來。吃起飯來，把筷子在菜裏挑挑撥撥，望桌上一放，便要發脾氣。我母親本來疼女兒的，不很管他，看見他鬧整扭，反引着他發笑，我父親又抽上一口煙，更是一概不問。有時候我母親說他幾句，他就一句頂一句，反常常問我母親說：我怎樣得了楊杏園道？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卻不懂了，難道在你們這樣的家庭裏面，還有什麼委屈嗎？白素秋對楊杏園瞟了一眼，搖着頭微微的笑道：這個緣故，你還不明白嗎？楊杏園道：清官難斷家務事，我怎樣會知道呢？白素秋道：我和你說一句實話，他是有人家的，只因爲那個人不合他的心，他就要吵着離婚，我母親倒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有我父親不肯。說我們兩面都是體面人家，那裏能做這樣的事？將來要打官司來，親戚朋友知道，豈不成了一場笑話？這樣一說，就把這事按下來了。我姐姐也爲這事，大鬧了幾回，總沒有鬧穿，後來他就變了辦法，總是在家裏挑眼，鬧得兩個老人家時刻不安。我父親沒法，答應不讓那邊娶，總推着在大學畢了業再說。一面露出點消息給人家知道，等他來辦交涉，再想法子，這樣挨下來，又是一年多，到底就弄出笑話來，把我都害了。說着，眼圈一紅，要掉下淚來。楊杏園道：你說呀，怎麼又連累起你來了呢？白素秋臉一紅，把手絹擦了擦眼睛，笑了一笑，說道：我告訴你的話，你可別告訴人。楊杏園道：你若是不許我說，我自然保守秘密。白素秋臉又一紅，低聲說道：我也有……沒有說完，他就借着拿手絹擦眼睛，把臉蒙上。楊杏園聽了這半句話，明知全句的意思，卻故意笑着問道：你也有什麼？怎麼不說出來呢？白素秋放了手絹，對楊杏園瞟了一眼道：你這不是成心嗎？人家正正經經和你說話，你卻尋人開玩笑？楊杏園道：我實在不知道你有什麼？你既這樣說，就算我明白了罷，你且望下說。白素秋道：人家現在也在山東讀書，學問雖然不算得頂好，我們是自小定的，也沒有什麼惡感，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只爲我姐姐他和家裏作對，放書不念，老要去玩，把我也引着玩慣了。頭裏還是禮拜六和禮拜日，在公園和遊藝園玩玩，後來膽子一天大一天，上學的時候，依舊夾着書包出來。可是一出大門，便把書包寄放在胡同口上一個零碎攤子上，大家儘

量的出去玩。一直到下午，要散學的時候，方才在攤子上，取出書包來，一道回去。家裏看見照着時候回來，也不追問。誰知公園和遊藝園這個地方，總不是好所在，去得多了，就有些多事的人，注意你的行動。有一回，我離開姐姐，在公園裏兜圈子散步，後面來了一個下流東西，穿得滿身的華絲葛，老在後面跟着，我心裏嚇得亂跳，一眼也不敢看他。他在後面，卻笑嘻嘻的，胡說八道，說了許多廢話，我只得三步兩步，就跑開。有好幾天，不敢出去玩。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我姐姐他就做出胡鬧的事來。楊杏園笑道：「難道他那樣落落大方的人，還要你來保護不成？怎樣你不和他出去，他就發生出事故來了呢？」白素秋把腳一頓，笑道：「咳！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我是說他要我保護嗎？」楊杏園笑道：「就算我死心眼兒，你且說你的，後來呢？」白素秋道：「也不過一個禮拜的工夫，我又和他出去逛公園。走到來今雨軒，我們還沒有找好茶座，忽然一個男人在一張桌子邊，笑着站了起來，和我姐姐打招呼。口裏連說道：『在這裏。』當時我還以為他認錯了人，誰知我姐姐老老實實的走了過去。說到這裏，白素秋問楊杏園一句道：『你說這男人是誰？』楊杏園笑道：『當然是余詠西了。』白素秋深深的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我自己不好，當時見了他，我是不好意思過去坐的。我姐姐只說不要緊，一路過去坐坐，他就趕着給我介紹。我為情面所拘，只得坐下了。那時余詠西對我問長問短，臊得我什麼似的，只好有一句答應一句。其實，我心裏慌得厲害，生怕碰見熟人。我姐姐他卻沒事似的，和余詠西說一個牽連不斷。一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人家說公園裏是個壞地方的理由。到了晚上，我和姐姐進房睡覺，我才問他怎樣認識這個姓余的？他說是同學介紹的。後來我仔細一打聽，並沒有這回事，乾脆一句話，他是在公園裏認識的罷了。從那天起，就天天和余詠西會面。後來索性跑到人家裏去。密斯脫楊，你別見我平常喜歡鬧着玩，這回事，作的大錯特錯，我是很知道的。你說我跟着姐姐走，這算什麼呀？楊杏園笑道：『你這個文明人，怎麼說這樣腐敗的話？現在青年男女，正講的是社交公開，好為男女平權的運動……白素秋不等他說完，拿着手絹對他一揚，把嘴一撇道：『得了！你這不是損我』

嗎？我把你當個好人，所以把許多心事話，全都告訴你啦！你反而處處把話損我，這是什麼意思呢？楊杏園道：這就把我冤枉透了，我實在是眞話，照你這樣說，難道也要學千金小姐坐在繡房裏面，那才對嗎？白素秋道：不是那樣說，社交公開，是要正正當當的，你想，我和我姐姐這樣的行動，那算什麼？我的事，你大概也知道，我早覺着很對那個人不起，誰知我們天天出來日子久了，被幾個底下人知道了，生是生非的，又說出許多閒話，兩位老人家，少不得也知道一點，這幾天對我們的行動，盤查得十分厲害，要把我們退學。今天早晨，我姐姐在家裏大鬧一頓，就跑了出來，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了？我也受了不少的氣。上午的時候，我在我媽屋子裏梳頭，誰知他趁這個機會，就跑到我屋子裏去，翻箱倒篋，大搜一頓，相片啦，信啦，搜去了一小包。他就拿一張余詠西和我三個人合照的六寸相片，望我面前一扔，指着我臉上問道：這上面的一個野男子是誰？你說。這時，我實在一肚子委屈，要說一句也說不出來，只氣得掉淚。我媽向來不打我的，今日也打了我幾下，還好，我父親來了客，沒有來問我，要不然，我今天也許不能和你見面啦。那時，我知道事情不好，便偷偷的穿了一身衣服，跑了出來，一直就來找你。誰知你偏偏一天也不在家，鬧得我跑了好幾回。現在我是不敢回家去了，這事怎樣好？你向來是很熱心待朋友的，你得替我想個法子才好。說着，便掉下淚來。楊杏園不料白素秋竟有這樣一場風波，一時也沒有主意。因問他道：這事你告訴了余詠西沒有呢？白素秋把臉一板，狠狠的說道：我還告訴他嗎？我要告訴他，正中他的計了。到了這時候，我也顧不得害臊，老實告訴你，他常常背着姐姐，私下對我說，叫我一路和他到上海去，說得南方如何的好，竟是天上有，地下無。我也一時糊塗，受了他的欺侮，其實，他家裏是有人的，不過我沒有多久，才偵查出來罷了。後來我把這話告訴我姐姐，他不但相信，反說我和余詠西勾通一氣，要撇開他，鬧得姐妹不和。總而言之，過去的事，是一錯再錯，不可收拾，我還能去找這樣沒良心的人嗎？楊杏園聽他這一番話，知道他已下決心，要和余詠西脫離關係。這也不去管他，只是現在逃出家庭，如何挽回，是不好辦理的，尤其是今

天晚上，已經十一點鐘了，一切都來不及想法。目下最要緊的，就是今夜怎樣安頓他自己？仔細一想，余詠西的私人道德，雖然很有缺憾，到底是幾千里路外的同鄉，決不能爲一時的不慎，得罪朋友，瓜田李下，嫌疑要避得乾淨才好。便對白素秋道：「既然事情已經決裂了，當然不能冒昧回去，你有什麼親戚家，可先去借住一宿，明日一早，你到我這裏來，我必有很好的答覆。」我盡今日一夜的工夫，必定和你想出一條法子來。」白素秋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腳尖，躊躇了半天，說道：「人家要知道了，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楊杏園道：「那末，同學的家裏，有可以去的嗎？」他仍低了頭，微微的擺兩擺，耳朵上兩隻寶石耳墜子，也跟着搖個不定。楊杏園一想：「不好，親戚家裏既不能去，同學家裏還不願去，這又分明他有別的意思了。」自己默念良久，忽然想起一句書來，就是「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便立定了主意，對白素秋道：「既然這樣說，我有家熟旅館，我送你到旅館裏去住一宿罷。」白素秋道：「半夜三更的，上旅館去，什麼意思？」我更不去了。楊杏園道：「這真難死我了，怎樣辦呢？」低頭一想，忽然計上心來，便對白素秋一笑道：「有了，我打個電話叫余詠西來，再湊上一腳，我們來又一晚麻雀罷。」白素秋聽了這話，把臉一沉道：「不必勞你駕，我拚着一死闖了回去罷。」說着，便站起身來要走。楊杏園見他這樣說，倒弄得沒有意思，心想：「勸他不要回去吧？又不能如他的心願，讓他回去吧？有個三長兩短，豈不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在躊躇，白素秋已走出了房門。那皮鞋，走得地下，只得得的響，在這聲浪裏面，好像白素秋的心裏，在那兒說：「你好狠！你好狠！楊杏園一聲不響，直送到大門口，便道：『我替你雇車罷。』白素秋道：『勞你駕，不用說着，頭也不回，逕自去了。』」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卻

說楊杏園送走白素秋，無精打彩的走了回去，心裏很過意不去，又轉一個念頭道：「我將來作了偉人，這一樁事，大概可以在史書上，大書特書一筆的了，就是小說家也可附會成文，

作一篇有關陰鷲的文章呢。想到這裏，又覺自己爲人很不錯，精神十分痛快。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清晨，白素秋竟未再來。楊杏園一想，昨天晚上的事，好像一場夢，真是平生一個很深刻的紀念。一天的工夫，心裏老不自然，好像有什麼事，沒有辦了似的。到了下午，何劍塵一個人，忽然跑來了。他說道：「今天下午，閒了半天，我們找個地方去玩玩，好不好？」楊杏園道：「聽戲看電影，都過了時候了，公園裏面，西風瑟瑟，也沒有趣味。不如花兩角錢，去遊藝園兜個圈子罷。」何劍塵道：「更是犯不着，我們晚上是要出來的，這個時候去，只好在坤戲場門口站班。文明新戲，我看了是會肉麻的，看不下去。再說到那三十六本的連臺長片電影，走去看上一段，尤其是毫無趣味，還是找個地方洗澡去罷。」楊杏園笑道：「我們到無可消遣的時候，總是用這最無聊的辦法，跑去洗澡，我看也要改良才好。」何劍塵道：「那就難了，難道北京之大，就沒有個娛樂的場合嗎？」楊杏園道：「我倒想起了一個地方，上青雲閣一湖春去吃茶去，如何？」何劍塵道：「這也是下策，不過我正要找個老上一湖春的朋友，就便找着他也好。說畢，兩個人逕往青雲閣來，他們走到二層樓上，走進一湖春，揀了兩張躺椅的茶座坐了。楊杏園笑道：「中國人喜歡上茶館，也是一個奇特的嗜好，其實，那個人家裏都有茶，何必又花錢，又跑路，到茶館裏來喝？」何劍塵道：「兩個人來喝茶，說說笑笑，那也罷了，還有一個人，跑來對着一碗茶枯坐幾個鐘頭的，他的趣味何在？」那就費解了。說着，把嘴向對面茶座一努。楊杏園一眼看去，只見一張桌子上光光的，只有一盞碗茶。那個人伏在桌子上，左腿架在右腿上，搖曳不定，在那裏抖文。這一邊睡椅上，也躺的是一個人，茶碗旁邊，多了一盒煙捲，和一疊報。他把報一份一份的拿起來，查字典似的，看了一遍，就把他放下。楊杏園道：「這一班人，每天在這樣的地方，犧牲幾個鐘頭的光陰，不知所爲何事？他要把一年上茶館的光陰，統計起來，那也是很可驚的事情呢。」何劍塵道：「那也不可一概而論，還有些人的職業，是每天非上茶館不可的，你看天橋那許多茶館，就一半爲這些人而設。他兩人正在這裏討論上茶館的問題，忽有一個人叫道：「劍塵，怎麼今天你也到這裏來了？」何劍塵擡頭一看，正是他要

找的那位柳子敬，連忙站起來招呼道：這邊坐，這邊坐，我正找你呢！柳子敬走了過來，何劍塵又給楊杏園介紹了，柳子敬便在躺椅橫頭，一張方凳子上坐了一邊，問何劍塵道：你難道爲前天說的那個事，特意來找我嗎？何劍塵輕輕的說道：可不是嗎？前途的款子，早已預備好了，只等你的回音，何以一過三天，你連電話都不給我一個？柳子敬道：這個事是完全碰機會的，那裏比買東西，可以把現錢買現貨呢？說着他用指頭在茶杯裏沾了一點茶，在茶几上寫了一個閱字，說道：要換這個人上臺，這條路我就寬的多了。就現在而論，間接的間接，通氣實在難，只有我口前所說的那個副字號，還可以設法。又把頭就着何劍塵的耳朵，低低的說道：老閱這個人，眼光銳利得很，早和老魏送上秋波了，將來財政總長，一定是他，那個時刻，我總能小小活動，前途果然願辦，包在我身上，他何不等一等，弄一個好缺呢？柳子敬和何劍塵唧唧噥噥，說這一大篇私話的時候，楊杏園知道他們有祕密交涉，便叫送報的拿過幾份報來，也躺在睡椅上，在一邊看報，等他們交涉辦完了，最後約定明日仍在一湖春會面，楊杏園方才放下報，坐起來和他們說話。柳子敬道：我晚半天還有一處飯局，不能久陪，我可要先走一步。何劍塵道：請客反正正在七點鐘以後，這時候還早，談一會兒去也不晚，何必忙？柳子敬低聲說道：你道這主人是誰？不是別人，正是剛才說的閱總裁。你想！在他們闊人家裏吃飯，客那能不按準時候到嗎？說着他戴了帽子，就匆匆的走下樓來，他伸頭一望樓下雜貨鋪子裏的掛鐘，已經六點，心想家裏的晚飯，這時已經吃過了，趕回家去，也來不及，便走出青雲閣去。他的包車夫，見他來了，正要把車子拖過來。柳子敬道：不必，我還要買點零碎東西，你就在這門口等着我罷。他一個人就沿着馬路走了過去。原來離這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小火燒鋪，門面雖不到四尺寬，外號耳朵眼，可是他那六個銅子一個的火燒，一個子一個的天津包子，包皮既大，餡兒又多，很有個小小名兒，所以有許多人喜歡去吃。只因爲那個地方，只有一丈來深，三四尺闊，裏面又擺了小桌子，小板凳，要在裏面吃火燒，非橫着身體進去不可。有時候人多了，還得站在火燒爐子邊久等，然後擠了進去。這

天柳子敬因爲趕不上家裏的晚飯，也瞞了包車夫，偷着到這裏來吃火燒，他擠了進去，吃了一碟包子，一碟火燒，一碗細米粥，共總還不到三十個子，真是經濟極了。他肚子吃得飽了，摸摸嘴，會了帳，走出火燒鋪，誰望頂頭就碰見楊杏園和何劍塵，他臉上一紅，只裝沒有看見，低着頭走了。他這時肚子已經吃飽，心想，剛才和何劍塵商量的那一段事，果然辦到，至少也鬧個二三百塊錢的手續費，何樂而不爲？陳易唐他近來在閔總裁那裏跑得很快，我不妨去安一個伏筆。主意想定，便坐車向陳宅來。走到門口，只見陳易唐的馬車已經套好在那裏。車上的燈也亮起來了，意思是就要出門。柳子敬一想，這個時候要進去會他，未免太不識相了，正要叫車夫回轉去，只見陳易唐已經從裏面走出來。他在月光底下，一眼看見柳子敬，便喊道：「那不是柳子翁嗎？柳子敬聽了滿口裏答應，便跳下車來，說道：『我本來是到府上來奉看的，因爲看見易翁要公出，所以沒有進去。』陳易唐道：『可不是嗎？你早到一刻兒就好了。』今晚閔總裁請客，約我過去招待，我不能奉陪，怎麼好呢？柳子敬拱手道：『請便，請便！』我明天再來奉訪罷。』陳易唐也一拱手道：『那末，就不恭敬了。』這時，馬車夫早已把車門開了，他一彎腰坐上車去，一陣鈴響，馬車便已開走了。不多的工夫，早已到了老媽胡同，只見閔總裁門口，停了一輛汽車，車子邊站了兩個穿軍衣的護兵，一望而知閔總裁家裏來了一個軍官。他在此地，雖是熟人，下了車也不敢一逕往裏闖，便先到門房裏問問，來的是誰？門房回道：『今天晚上，總裁請公府裏的出納處長秦彥禮吃便飯，怕不見客。』陳易唐道：『不要緊，我不一定要見總裁，我有兩項文件，要留下來，你可呈上去。』門房知道這陳易唐雖不是個大角兒，可是與閔克玉常共機密的人，恐怕他又要有要緊的事，非會總裁不可。說道：『這樣說，我就替你進去回一聲罷。』說着，逕自去了。陳易唐在閔家這方面，原是餓狗歇不了三天不上毛廁的，有些禮節，都可以刪去，也就逕往內客廳裏去等着。一會子，門房出來說道：『總裁說，請你等等，過會就來的。』陳易唐聽了，便老老实實的等着，誰知一候就是一個多鐘頭，也不見閔克玉出來，未免煩躁得很。一會兒，有一個內聽差過來，是他向來認識的，便問道：『總裁

在那裏請客吃飯，怎麼外面一點響動沒有聽差說道：「今天不是請客，是留秦八爺吃便飯，這時剛在上房開飯呢。」陳易唐心想道：「怎麼着把秦彥禮留在上房吃飯嗎？」這人雖在老魏那裏掌權，究竟出身不高，老閱怎麼這樣聯絡他，竟和他敍起通家之好來？這話要傳到外面去，那就太不好聽。想畢，只得又坐下來等，過了好一會，仍不見閱克玉出來，便一個人走出內客廳，要把文件交給聽差，先自回去，誰知一個聽差卻也不會看見。他一時不會留心，出來一拐走廊，轉錯了一個灣，逕向上房走來。擡頭一看，只見上面屋子裏，電燈通亮，打破璃窗子裏看去，裏面一張桌子上坐了二男一女，旁邊幾個聽差，穿梭般的在那裏伺候。他這才知道走錯了，趕忙退了出去。這男女三人有一個正是閱克玉，一個是秦彥禮，那女的名叫么鳳，卻大大的有名，民國三年的時候，黃陂三傑，他曾佔一位。當年他在清吟小班的時候，人家會送他兩副對聯，把他的名字嵌在裏面。一副是「睇髮陽阿吾老矣，收香么鳳意如何？」又一副是「佛云阿度阿度，子曰鳳兮鳳兮。么鳳就是這樣出名的。那時候，閱克玉的手頭鬆動的多，賭運也還好，大概總是贏，就花了許多錢，把么鳳娶了回來。誰知道他的花運好，官運賭運，卻大壞而特壞，四五年的工夫，虧空下來，有三四百萬。不但說得人家不肯信，簡直說得怕人。中間他也曾運動作江南省長，事已有九分成功，偏偏被一個張狀元知道了，大爲不平，打了個電報給政府，說這人是那嬖子，焉能爲一省的民政大吏？政府接了這個電報，就把原議取消，閱克玉只爲這那嬖子三個字，把一隻煮熟的鴨子給他飛了。他恨張狀元已極，後來他做了財政總長，張狀元電致政府，要在公款項了，移挪三十萬元，維持他的紗廠。閣議上已通融了，閱克玉記起張狀元罵他那嬖子的仇恨，力持不可，也把原議打消。江南人士，因此說了一段笑話，說到底是狀元的文字值錢，那嬖子三個字，打斷了一筆三十萬元的收入，算起來一個字值十萬元。古人說一字值千金，那真小看了文字價值了。這時，閱克玉又歇了好久沒做官，實在忍不住了，知道公府裏等着要款，便和出納處長極力聯絡。這晚閱克玉請秦彥禮便飯，本來對酌，並無別人，因爲如此，就好商量祕密問題。二來也

是閔克玉一種手段，表示親熱的意思。只要把秦彥禮聯絡好了，他和極峯燒鴉片的時候，要代爲說什麼都可以說得進去。不然，你就把極峯聯絡好了，他是一天到晚包圍極峯的人，要破壞你的事情，那也很容易呀。閔克玉看到此層，以爲這人面前，不能不下一番滾熱的工夫，所以把秦彥禮當作自己家裏人看待，一直引他在內室裏吃飯。這秦彥禮的出身，說來本有傷忠厚，斗大的字，還認不了三個，你和他談什麼政治經濟，那不是廢話！所以這晚，閔克玉和他只說了幾句將來籌款的話，大半都是說那裏的戲好，那家班子裏的姑娘好，閒談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提起了姑娘，正合了秦彥禮的心意，他就問閔克玉道：我聽見許多人說，近來八大胡同裏的生意，都壞極了，許多姑娘都往外跑，這是什麼道理？閔克玉道：北京這個地方，不像天津上海是商埠的碼頭，僅是政治的中心點，市面還要靠官場來維持，你想，現在各機關不發薪，一班人員，吃飯穿衣，還有問題，那裏有錢逛窯子？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道：比起我們玩笑的時候，那真有天淵之隔了。秦彥禮笑道：老哥玩笑的名兒，我也很久仰的，聽說有一位姨太太……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閔克玉笑道：是的，我有一個小妾，是在這裏娶的，我們弟兄，無不可談的話，小妾在那個時候，很有點微名。現在的胡同裏面，恐怕是尋不出來了。秦彥禮笑道：那我是早已聞名的了，聽說這位姨太太，對於戲劇很有研究，西皮二簧，都唱得很好，是也不是？閔克玉笑道：你老哥是內行，在別個面前，可以這樣說，在你老哥面前，是不敢說的。秦彥禮道：這樣說起來，一定是很好的了，不能够把我這位嫂子請出來見見。閔克玉道：我正要請他拜見，怎麼說能不能的話？便吩咐內聽差道：進去把三姨太太請出來。聽差答應着去了，不一會的工夫，只見么鳳穿了一套水紅綢的西服出來，正是宮鬢堆鴉，玉肌祖雪，芍藥臨風，芙蓉出水，說不盡的花團錦簇。秦彥禮雖然出入朱門，見的不過是些北地胭脂，像這種江南尤物，和那混合中西的服裝，卻是少見，說什麼色授魂與，簡直目迷五色。便含笑站立起來，閔克玉連忙指着秦彥禮告訴他道：這是秦八爺。么鳳把隻雪白的胳膊，垂下去挽着，對秦彥禮彎着半個腰鞠躬兩下，秦彥禮慌了一

迭連聲的叫請坐。么鳳含笑挨着閔克玉坐下。這時秦彥禮爲着初見面，總要客氣一點，還不能和他暢談，倒是么鳳大大方方的，有說有笑。一會，家人開上飯來，閔克玉對么鳳道：「秦八爺不是別人，你也在此地奉陪罷。」么鳳自然唯唯答應。秦彥禮就和閔克玉對面坐了，么鳳坐了下面的主席，他們坐定了，這頭一巡酒，照例是聽差斟好了，卻將一把提柄的小銀壺，放在么鳳面前。到了第二巡酒，么鳳那肥藕似的胳膊，提着酒壺，伸到秦彥禮的面前，便往酒杯裏斟酒。秦彥禮連忙把兩隻手舉起杯子來，口裏說道：「不敢當！不敢當！」么鳳將壺往懷裏一縮，操着輕脆的京調，微微一笑，對秦彥禮說道：「你乾一杯。」秦彥禮聽了這話，當真舉杯子，將杯子裏的餘酒，一吸而盡，回頭對么鳳一照杯，說道：「乾！」然後么鳳才滿滿的替他斟上一杯。秦彥禮等么鳳將酒壺放下，他拿了過來，也要回敬一杯。么鳳將手把酒杯一按，說道：「反賓爲主，沒有這個道理。」秦彥禮執着酒壺，站了起來，那裏肯依？么鳳只得讓他斟上。秦彥禮說道：「作弟的乾了一杯。」嫂子也得乾一杯。么鳳笑道：「我不會喝酒，可奉陪不了。」秦彥禮道：「就是不會喝酒，這一杯總得賞兄弟的面子。」么鳳沒法，也只好乾了一杯酒，對他一照杯，然後再由他斟上。閔克玉看見他們這樣客氣，一聲也不言語，坐在一旁，掀髯微笑。三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談話，十分痛快。秦彥禮借着幾分酒意，蓋了臉，無話不談，便問么鳳道：「嫂子也常常出去聽戲嗎？」么鳳道：「也不常去，碰着有義務戲的時候，角兒都齊備，高興就去聽幾齣。」秦彥禮對閔克玉一笑道：「這就是內行話了。」又回轉頭來，對么鳳道：「我早聽說嫂子的戲，唱得很好。」么鳳笑道：「我什麼也不懂，那是沒有的話。」秦彥禮道：「閔兄老早告訴我了，你又何必相瞞呢？」么鳳拿出手巾來，握着嘴一笑，說道：「曉是曉得唱兩句，沒有板眼的，胡鬧罷了。」秦彥禮道：「那一定是很好的。」吃完了飯，我要領教。領教。」么鳳笑道：「我早也聽見八爺是懂戲的，那不是關夫子面前玩大刀嗎？」秦彥禮道：「不要客氣，一定要領教的。」一會兒把飯吃過，秦彥禮喝得有幾分醉意，當真就要么鳳唱給他聽，他竟忘記這是總裁得意的姨太太。么鳳雖然不在乎什麼禮節，到底礙着閔克玉的面子，誰知閔克玉巴不得如此，好和秦彥禮做一個深密

的朋友。便對么鳳說道：秦八爺不是外人，你就唱一段，請八爺指教教罷。么鳳一看閔克玉的顏色，竟有很願意的樣子，他本是胡同裏的出身，專門能看顏色行事的，閔克玉的意思，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便也借風轉舵，說道：你難道真要我出醜嗎？那末，我只好向八爺請教了。秦彥禮說道：這才算得開通，嫂子可會拉胡琴？么鳳笑道：自拉自唱，我可不能，只好清唱兩句罷了。閔克玉插嘴道：秦八爺這個胡琴，就拉得最好，就請秦八爺拉琴，你便唱得不好，有好的胡琴也就蓋過去了。秦彥禮當真毫不客氣，說道：只要嫂子肯唱，我就湊合罷。么鳳便回頭吩咐老媽子，把自己精製的胡琴拿了出來。么鳳接過，雙手遞給秦彥禮，他接過胡琴，說道：你瞧，不說別的，單瞧這把胡琴，就知道是個會唱的了。說畢，把左腿架在右腿上，拿出一方手絹蓋好膝蓋，把胡琴放在上面，先拉了一個小過門。小過門拉過，秦彥禮便和么鳳一笑道：唱什麼呢？么鳳笑道：我實在唱得不好，怎麼好呢？秦彥禮道：嫂子，你真是太客氣，人家胡琴都拉了，你還推諉什麼？么鳳笑道：那末，我只好獻醜了。低頭想了一想，笑道：我唱一段硃砂痣罷。說罷，輕輕的咳嗽了兩聲，解事的老媽子，早遞上一碗熱茶過來，么鳳接過來喝了一口，仍舊遞給了老媽子。那邊秦彥禮早把胡琴絃子合好，把二簧慢板拉起來，拉到合四乙四合四上尺，把頭就掉過來對么鳳一望，么鳳便借燈光暗地裏唱將起來，唱到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鳳，耍了一個花腔，秦彥禮把胡琴拉得飛舞。口一溜，就叫了一聲好。么鳳微含笑，仍舊唱了下去。唱完，秦彥禮將胡琴停住，一迭連聲的叫好。閔克玉在一旁也笑着湊趣。秦彥禮道：嫂子生角唱得好，青衣也一定唱得好的，再唱一段青衣，好不好？么鳳道：青衣更難唱了，胡琴一托，我就會慌的。秦彥禮道：沒有的話，請罷。閔克玉也道：我聽你那虹霓關一段，唱得還有點對，何妨試試？秦彥禮道：好！我就最喜歡的是丫嬛唱的那一段。又再三催么鳳唱，么鳳喝了一口茶，又隨着秦彥禮的胡琴唱了一段，唱到一小心要配鸞鳳那一句，對秦彥禮瞅了一眼。唱畢，秦彥禮放下胡琴，說道：勞駕勞駕，親自倒了一碗茶，遞給么鳳。么鳳連忙站了起來，接着，笑着說道：不敢當！不敢當！這時，么鳳喝醉之後，又唱了幾句

戲，身上熱了起來，把衣服裏面的香精，臉上的香粉，一齊烘出香味來，秦彥禮在下風頭坐着，聞着香味，正是合古人那句櫻唇吐出如蘭氣，傲倖何人在下風的兩句話。他心裏想道：閔克玉這小子真有福氣，怎樣弄了這樣好的一個姨太太？我要弄得到這樣一個人，就是花個兩三萬，我也願意呢。正在這裏胡思亂想，聽差過來回話，說是公府裏有電話來，請秦處長趕快回去，有話說。這時，秦彥禮正貪着和么鳳胡纏，那裏肯走？便道：你去回話，說我有事，遲一刻才能回來。聽差自然照話向電話裏回答，誰知那邊聽着卻罵了起來，說道：混蛋，你不會回話，換過一個人來。這人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得讓旁人去接話。那邊又道：你去告訴秦處長，老帥要洗腳，立刻等秦處長回來，快去說，快去說！這個聽差，一邊答應一邊想道：這句話怎樣好回？只得回稟秦彥禮道：公府有話和處長說，請處長自己說話罷。秦彥禮接過耳機，那邊說道：我是小沈，你是秦處長嗎？那裏的電話沒有打到，誰知道？你還在這兒啦？老帥洗腳，你就快點回來罷，我們伺候，他老人家不願意呀。秦彥禮聽他說這話，怕別人知道，連忙答應道：我就回來，你掛上罷。說畢，掛上耳機，就吩咐聽差開車。閔克玉道：什麼事，這樣急說走就走。秦彥禮道：老帥有事，立等我回去，我怎樣能耽擱？閔克玉心機一動，問道：是不是關於內閣的事？秦彥禮臉一紅道：不是，不是，老帥一點小事罷了。說着，和么鳳一拱手道：嫂子，咱們明兒會說畢，就匆匆的去了。閔克玉見他如此，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後來由聽差的口裏打聽出來，才知道是老帥要他回去洗腳，便和么鳳道：你瞧老魏多倚重他，洗腳都非他來不可，其餘可想而知。這人可惜不大識字，我要是有他這樣的地位，何愁不能組閣？兩人說得欣羨不置。閔克玉對么鳳道：這個人在老魏面前，十分走紅運，我們要想活動，在他面前非加倍聯絡不可，我看他對你倒很好，你可處處留點心，趁機會替我幫點忙。么鳳笑道：你這話奇了，我怎樣幫你的忙？我倒要請教！閔克玉正色說道：玩笑歸玩笑，正經歸正經，我實在是真話。我的虧空，你是知道的，不說別的，就是老太太那三十萬兩銀子，還是老太爺在世積存下來的，他老人家原不願意存在銀行裏，是我硬在老人家面前擔保，存到中發

銀行裏去。誰知一拿去，銀行就關了，現在毫無開門的希望，老人家天天嘮叨，說我自負爲財政家，一點用處沒有，連老娘的棺材本都花了，你想，這話不教人難受嗎？我現在的計畫，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上臺，馬上就把金馬克這案子辦了，撈回他三四百萬再說。事成之後，那怕鬧個通緝呢，總算把身子洗乾淨了呀。所以我現在的情形，不愁經濟不能活動，只愁不能上臺。老實說，靠我這樣硬撞硬的運動，不在老魏身邊安個內線，那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對於秦八爺，要格外聯絡他，好請他在裏面說幾句話，就是我今晚上請他吃飯，也無非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對於我，卻不過面子上的交情，要他切切實實的幫忙，不能不拿一點手段出來。不是我誇獎你的話，你的應酬工夫，實在比我好，我很希望你替我打打邊鼓，一好大家好，我想你也是願意的呀。么鳳笑道：虧你不害臊，說得出這些話，堂堂一個總裁，卻要姨太太替你運動差事。閔克玉也笑道：你怕這是我一個呀，我也是學得來的呢。么鳳道：那末，照你這樣說，什麼財政計畫，什麼條陳，那都是廢話了。閔克玉道：呵！你說這話，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便按鈴叫聽差的進來。一會兒，聽差進來，垂手站立一邊。閔克玉問道：七點鐘的時候，陳易唐先生來了，我請他在客廳裏候着，後來我忘記出去會他，大概是走了，他留下什麼話沒有？聽差說：陳先生留下一捲文件，他就走了。他說總裁有事，我就明天再來，說完就去了。閔克玉點點頭，也就沒有追問。原來這晚陳易唐闖進上房來了，正是么鳳秦彥禮吃酒唱戲的時候，他心下一想，閔克玉一定有陰陽八卦在內，我若久在這裏，好像有心刺探人家的祕密，不如避嫌早走罷。所以他回到客廳裏，把文件交給聽差，他就走了。他回到家裏，不大的工夫，柳子敬就打了電話來了，說現在有幾個畢業的學生，和南方來的幾個土財主，急於要謀草字頭竹字頭，我前回託易翁的話，今天晚上，本想來面談的，不料你又到閔總裁那裏吃飯去了。陳易唐接了電話，想了一想，說道：有是有條新路子，不知前途預備多少數目？子敬兄能直接不能直接？柳子敬道：我當然能直接，數目他們也沒有酌定，若是發表能快一點，多出幾文，他們也願意，易翁的意思如何呢？陳易唐道：他們若有七個

八個那就可以少一點，兩三個就要多一點，因為無論多少，反正是這一套手續。柳子敬道：「這個我也明白的，易翁看大概要多少呢？」陳易唐道：「電話裏面，也不便說，請你白天到我這裏來罷。」柳子敬道：「也好，我明天準到府上奉訪。」說了一聲再會，就把電話掛上。到了次日，柳子敬先來會陳易唐。會過之後，到了晚上，他就一直到何劍塵報館裏來，回何劍塵的話。這時，編輯部裏還沒有動手編稿子，何劍塵史誠然、楊杏園和幾個同事的，買了一大包糖炒熟栗子，一大包落花生，圍住大餐桌上，正在那裏說說笑笑，吃得快活，聽差拿進片子來，說是有位柳先生要會。何劍塵說：「請在會客廳裏坐罷。」說着，也就跟着出來了。見面之後，兩人坐下。柳子敬先說道：「你說的那個話，辦大的不成，倒是草字頭、竹字頭，我已經和你打通一條路子了。不知道實在要辦的人有幾個？」何劍塵道：「辦簡任的有兩個，辦薦任的有七個。柳子敬把腿一拍道：「這就好極了。現在我這條路子，是一批特保案，只要指令照准，並不用得過銓敘局這一道難關的。你所說的人，正是不多不少，以便他自己可以加一、二位進去。」何劍塵道：「數目要多少呢？」柳子敬道：「要是手續料在外，那自然好說。若是手續料在內，我們得先算划算，介紹人究竟可以得多少，然後才好酌定。」何劍塵道：「要是手續料在外呢？」柳子敬道：「要是草字頭每人一千五，竹字頭每人二千四，手續料我這邊共三個人，照二成打對折，實分一成，總算公平交易的辦法。」何劍塵搖搖頭道：「似乎不用了。這個數目吧？」我聽說李麻子方面，有人弄得不少，草字頭只有八數，柳子敬不等他說完，接口就說道：「那有這樣容易的事？絕對不確。說着，放低一點聲音說道：「你想，這個事，至少要打通老總手下的親信，豈是破了整數的買賣，可以運動他們的？」何劍塵道：「這錢又不要我出，只要他肯花，我焉有不望辦成之理？只是你說這個數目，和手續料，都重了一點，恐怕前途望而生畏，我們豈不自忙一陣？」所以我的意思，以為要酌乎其中才好。柳子敬偏着腦袋，想了一想，說道：「依你的意思呢？」何劍塵道：「我也不能作主，不過我想草字頭一千，竹字頭雙倍，連兩面的手續料在內，或者可以辦。你想這個數，總計起來就不少，共是一萬一呢。」柳子敬道：「話雖這樣說，前途原來說的

那個數，是看死了的，況且這又不是天橋買零碎，可以望天說價，就地還錢，你說是不是？我只怕到那方面照直說了，卻要碰釘子。何劍塵道：這樣說，這事就僵了，那只好再找路子。柳子敬把手一扯他的衣袖道：別忙啊！給釘子我碰不給釘子我碰，是前途的事，怕碰釘子不怕碰釘子，是我自己的事。照你這樣說，既然你那方不肯多出，我們忙一陣子，也不能就放手，事到如今，我只好再向前途撞撞木鐘看。那方面是老朋友，碰了釘子，也不算回事。不過你說的數目，也不能言無二價，總要有點上下才好，我也好說話。何劍塵道：那末，你上那方面去說，我在這一面說，只要遷就成功，我們就自然情願的。柳子敬心裏想道：人家說何劍塵有手段，他鬆一把，緊一把，真是不錯。便道：就這樣辦罷。二人又商量了一陣，柳子敬道：我知道你的工作時間到了，不便久談，我們明天再接頭罷。就告辭走了，何劍塵送到大門口，便走回編輯部。楊杏園笑着問道：這位柳先生，一臉三等政客的派頭，你爲什麼和他來往得這樣親密？何劍塵笑道：不瞞你說，我因爲馬上有筆開銷，無處挪移，沒有法，我就破了戒，作了一次一百零一回不道德買賣。楊杏園道：難道你還做黑貨生意不成？要知如何答覆，下回交代。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卻

說楊杏園問何劍塵是不是作黑貨生意？何劍塵道：不是！不是！楊杏園道：那就是作公債買賣。何劍塵道：作公債生意，也不算不道德呀。不是！不是！史誠然在旁邊說道：這個事，我很明白，他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一邊替人謀官，一邊爲自己築藏嬌的金屋。說着，對何劍塵一笑道：你說是不是？何劍塵還沒有答話，楊杏園道：哦！這話我明白了，一定是他討花君這樁事，已經有定局了。夏天花君爲這樁事，還巴巴的送了我一件直羅的衣料，運動我做媒，我因爲劍塵淡淡的，沒有望下說，覺着很對花君不住，誰知他們已經把條件訂好。說着，便隔着桌子和何劍塵拱手道：恭喜！是幾時月老繫下的紅絲？何劍塵笑嘻嘻的說道：雖

然有這句話，那不過說着玩罷了，那裏會真有這個事？你想想看，那個客人熟了姑娘，沒有要討的話，要是一說就成事實，那末，八大胡同的班子，不必開了。楊杏園道：這話誠然，但是你們的事，應當別論。何劍塵道：這話奇了，我們一樣的逛，他們一樣的當姑娘，何以我和花君的事，就當別論？楊杏園道：就算你們沒有這種計畫，我問你，你剛才所說，馬上有筆開銷，這是什麼開銷？何劍塵道：不過私人債務罷了。楊杏園還要往下駁，這時何劍塵拿着一枝筆，在墨盒裏沾墨，低頭老不作聲，隔着桌子，卻對楊杏園瞅了一眼，楊杏園會意，也就不作聲。史誠然和幾個同事的，都沒有留意，把這話也就打銷不提了。把稿子編完以後，何劍塵對楊杏園說：我明日上午，到你那兒去，請你不要出去，等我一等。楊杏園知道必定有事，也就答應了。次日上午，何劍塵果然就到楊杏園會館裏來了。楊杏園笑道：我已經猜着你的來意了，要我作個現成的紅娘，是也不是？何劍塵道：這個倒不消，我找你還是爲款子的事情。楊杏園道：你不是自己已經在籌款子嗎？何劍塵道：那種錢水裏撈月，那裏有準？我要是辦這樁事，還得在別的地方，弄一筆可靠的錢，才能放手做去。楊杏園笑道：這裏沒有第三人，我來問你，花君和你訂的條件，到底怎樣？你不妨講出來，大家斟酌斟酌。何劍塵笑道：沒有什麼條件，反正我替他還清債務就是了。楊杏園道：那是老章法，當然如此，我要問你，你們是怎樣興起這個念頭的？怎樣開始談判的？何劍塵笑道：這話太長，怎樣說起？楊杏園道：那有什麼難說？你從正式發動的那一天說起得了。何劍塵這時在身上煙捲盒子裏，拿出一枝煙捲來，擦了火柴抽着，呼了一口煙出來，把指頭彈一彈煙捲上的灰，昂頭想了一想，一句話沒說，嘆味的一笑。楊杏園道：你說就說，不說就不說，那有這些個作工？何劍塵笑道：我就這話，還是緩一步告訴你罷，反正你會知道就得了。楊杏園道：不行，你越是這樣做作，越有好聽的，你非說出來不可！何劍塵笑道：告訴就告訴你罷，你可不要把這話告訴梨雲，免得他們姐妹裏傳說出去，怪難爲情的。楊杏園笑道：花君雖搬到鳳仙班去了，他們還是常見面，花君的事，恐怕他早知道了，何必要我告訴呢？還有什麼條件沒有？我都算答應了，你這可

以宣佈了吧？何劍塵又抽了一口煙，然後笑着說道：上兩個禮拜，我不是請了一天的假嗎？那天我是在一親戚家吃喜酒去了。我看見人家少年夫妻一對一對的來往，心裏好不羨慕，把這成家的心事，頓時又引了起來。我對那主人翁，借故說要回報館，別了他們，一個人偷着上鳳仙班。我到了花君屋裏，他就問我爲什麼吃得這樣醉，兩眼通紅的？我說：剛吃喜酒來。我說了這句話，一歪身就在沙發椅上躺下了。他說：噯，這可醉得厲害咧，快點吃點水果罷。一面擰手巾給我擦臉，一面自己削梨給我吃，其實，我並沒有醉，不過走胡同走得累了，他既要親自伺候我，我落得受用。這時，已經十二點鐘了，他也擠着坐在沙發上，握着我的手說：現在好一點沒有？我覺得渴得很，頭也有點昏，坐一會子就好了。他說：明天上午，你沒有什麼事嗎？我說：事是天天都有的，不過攔也攔得下來，你要有什麼差遣，明天我當然可以抽空和你去辦。他就說：你又裝裝，我明天那有什麼事要你辦？我是說的今天的話，幹嗎裝裝呢？楊杏園笑道：照你這樣說來，你是子產之魚，得其所哉了。後來呢？何劍塵道：那以後的手續無非是那幾句話，就不必提了。到了一點鐘的時光，他的娘姨已經走了，他才正式和我開談判，他說：你是個老白相，在我這裏來往，也有一年多了，大家心事怎樣，都是看得出的。你平心而論，我待你怎樣說畢，又重新聲明一句說：你可要說真話，不許灌米湯。我便說：不灌米湯的話，你待我是很好。他笑說：驢大，我不是問待你好不好的話，問我是真心待你，還是假意待你？我笑說：這句話，那就難說了，照我看來，大概不至於是假意吧？他把臉一板說：你這人真是……：我不等他說完，便說：說老實話，你從前待我也很平常。近來四五個月，照我良心上看來，我自己已經算是一個熱客了。他說：這句話麼？也有幾分像。說着，笑了一笑，又問：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我說：還有一個老娘，兩個兄弟。他便問：老太太待人怎樣？我說：他老人家待下人是最好不過的，從前我那位太太，和他就像親生母女一樣。他說：還有你那兩位令弟，也有太太嗎？我說：有的。但是你今天晚上，爲什麼盤問起我的三代履歷來了？他笑着問：你猜呢？我說：你這個意思，我早就明白，但是我是個吃筆墨飯的人，那裏有

力量在這裏頭要人。你們都是看慣了花花世界的，又那裏能跟我書呆子去過日子？我說了這句話之後，以爲他必定有一篇大道理駁我，誰知他竟承認我這幾句話有理。他說：你這話卻是老實話，這個時候要你拿出一萬八千來，你自然是拿不出。但是六七百塊錢，你也拼湊不出來嗎？我說：你這話我又不信了，難道你的虧空，就只這幾個錢嗎？他說：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虧空，就是一點小帳，那不值什麼。就是這位老的花頭太大，沒有兩千，他是不會放手，我私下還有幾件鑽石，大概值一千多塊錢。說到這裏，對我笑了一笑，說：真要作人家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用，說不得了，爲了你，我情願把他換脫，只要你湊幾百塊錢，這個事就成功了。我聽了這話，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便說：你有這一番好意，幾百塊錢的事，我怕化緣，也要化得來。可是跟着我，只好過青菜豆腐日子，沒有洋樓住，也沒有汽車坐的，你不後悔嗎？他說：這話你不說，我也明白的。老實說，這裏面的人，要出去住洋樓坐汽車，只好作姨太太，外面好看，心裏的苦，說不出來。到了一百歲，還是姨娘娘，樣樣在人後面，一世也出不了頭。許多人從了良，又翻出來，那裏都是願意的嗎？楊杏園道：倒看花君不出，竟是能看破虛榮，很存一番打算的。你對他還有什麼條件呢？何劍塵道：這一天，就商量了一晚上，結果，我儘一個月內，籌七百塊錢，籌辦到手，再和他領家媽，開正式談判。他依允，自然無事，他不依允，大概還免不了一番大交涉。好在只要我和花君打個裏應外合，也不怕他不肯。現在就是這筆款難籌。我聽見說，你在郵政局裏還有一筆儲金，我想替你移動一下，不知你可能幫我一個忙？楊杏園笑道：你也是當代的財政家，無孔不入了，老實說，這一筆款是代舍弟存的升學預備費，共總不到二百塊錢，你拿去了，還是無濟於事。何劍塵道：一處籌來，卻是不容易，我只有分途募集的一個辦法。若是一口氣能籌到，那是更好了。楊杏園道：就照你的限期說，還有兩個星期，慢慢打主意罷。真是你想不出法子來，郵政局裏那筆款，我總可以借給你，那是毫無問題的。何劍塵笑着拍拍楊杏園的肩膀道：老弟，難得你這樣慨然幫忙，我必定爲你作個好媒人謝你。他就心滿意足的走了。楊杏園心裏正在想，不料何劍塵還有

這樣一段姻緣。只聽見外面院子有人嚷了起來道：「混蛋！徐老爺少的了你們的錢嗎？還要你這一次兩次的，在我前面來討，我明日告訴館董劉大人，會長王都統，把你們這班混蛋東西，全轟了出去。」楊杏園一聽，是這館裏住的徐二先生，在那裏發脾氣。便踱出院子來，看他再鬧些什麼？只見他站在大庭裏，指手畫腳在那裏罵，長班垂手垂腳站在一邊，不敢作聲。楊杏園便上前問道：「次午先生，什麼事發這大怒？」徐二先生走近一步，指着長班道：「我在這裏住了三年了，前前後後，總沒有欠過他什麼錢。這兩個月因為手頭緊一點，差了他們兩個月飯帳，也是有的，他就問我討起錢來。我一千八百，也常常借過人家的，沒有看見人家這樣對我討過。這混蛋東西，簡直瞧我不起。」楊杏園笑道：「別理他，值得和他們惹這些閒氣。」徐二先生那裏肯聽？對長班還是混帳王八蛋的亂罵。這時，旁邊廂房裏走出一個人來，喊道：「徐老二，你這就不對了。他們當長班的，有多少錢和住會館的先生墊火食。他問你要錢，也是正理，就算他要錯了，你罵他一頓，也就算了。你儘鬧什麼？」楊杏園回頭看時，只見一個老頭子，禿着一顆圓頭，一臉的紅麻子，鼻子下，有一把半白的鬍子，身上穿件藍布袍，外套大襟青緞舊背心，下面穿的厚布襪子，方口布鞋，一望而知是一位來自田間的老先生。他兩隻大袖口，都捲着半邊，他一隻手摸着鬍子，一隻手拿着兩個核桃，只在手裏搓，把兩隻眼睛睜的銅鈴也似的，望着徐二先生。徐二先生一看，先有三分心怯，便道：「胡三老，你老人家有所不知。胡三老睜着眼睛說道：什麼？我有所不知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那樣不知？倒要請教。」徐二先生碰了這一個大釘子，也弄僵了，說話不好，不說話又不好。楊杏園便把胡三老一扯道：「原來是老先生，一年不見面，越發的發福了。我幾乎不認得，這回幾時到京的？」說着，帶拉帶扯，把他拉到自己院子裏去了。徐二先生這才過了這個難關，便溜着走了。會館裏的人，大家好笑。都說：「胡三老一來是皖中的財主，二來是兒子當議員，三來徐先生的書記是他薦的，不然，徐先生也不能這樣聽話呢。」這裏楊杏園把胡三老拉到自己屋子裏，請他坐下，他先說道：「楊先生，你瞧徐老二這人，他不過芝蔴點大的小差事，動不動就端官排子，

你說可惡不可惡？楊杏園笑道：他這個人就是這點毛病，其餘都很好。其實呢，這種人就很多，也不是他一個人。胡三老道：楊先生你說我罵的他對不對？楊杏園知他這老頭子歡喜戴高帽子，便道：你老人家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應該說的，這種抱打不平的事，也只你這位老英雄，可以出來做。楊杏園誤打誤撞，說出了老英雄三個字，誰知正對胡三老一股子勁，他把腿一拍道：老賢姪，你這句話就是我的知己。我常說：在會館裏住的人，只有你一個人乾淨，沒有一點官味，其餘都是狗窟裏鑽一下，豬圈裏鑽一下，什麼老爺？什麼先生？楊杏園怕他望下罵，便道：你老人家別理他，到會館裏來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坐。我聽見說，你老人家年壯的時候，南北水陸路走過十五省，多見多聞，很願意在你老人家面前領教領教。胡三老摸着鬍子哈哈大笑道：怎麼？老賢姪，你知道我走過十五省嗎？楊杏園道：同鄉誰人不知？我早已聽見說了。胡三老把手心裏握的兩個核桃，搓的得啦得啦的，只響，一隻手將鬍子摸上幾下，笑道：提起當年出門的事，那真有得說了。那個時候，那有什麼輪船、火車、整萬里路，也只好走啦。走路那還不算什麼，早路上有早路上的強盜，水路裏有水路裏的強盜，客住店，船靠岸，那裏不要留心？胡三老說到這裏，將衫袖望上一捲，露出他的胳膊，上面有一個大瘡疤，給楊杏園看。說道：你瞧！這就是被響馬所砍的刀傷。楊杏園笑道：我說怎麼樣？就這一點成績，就够得上老英雄三個字了。胡三老見楊杏園一再恭維他，喜歡得眉開眼笑，連他年輕的時候，偷殺村莊裏肥狗吃的東西，都說出來了。這天他在楊杏園這裏，就談了幾個鐘頭，以後他到會館裏來，別的屋子都不去，專在楊杏園屋子裏坐。光陰容易，轉眼就是一個星期，何劍塵所籌的款項，依然無着，十分着急，但是他在花君方面，卻不肯丟這個面子，對花君說：總說已有把握了。就是花君自己想，六七百塊錢的事，在何劍塵當然也不算回事，一定可以有的，他就懶懶的作生意。他的領家，人家都叫他陳家裏，他是上海浦東人，年輕時就吃儉子飯，那樣事情，不看個透澈。他見花君近來和何劍塵的情形，這樣親密，早瞧了幾分，正打算警戒他，這天晚上，外面來了一個條子，叫花君的局，花君見了條子，半天還

沒打算走。陳家裏借着這個問題，就發揮起來，便自言自語的，大發脾氣。說道：你不要像這個樣子，揭開天窗說亮話，我沒有五千塊錢，是不能放你走的。不要發糊塗，給我這樣硬頂。說着，拍的一聲，將桌子一拍，桌上一個茶杯，嘩啦啦的掉在地下，打碎了。花君見陳家裏發氣，已經有點害怕，猛然聽得桌子一下響，嚇了一跳，便往椅子上坐，哇的一聲哭了。陳家裏冷笑一聲，說道：哼！你起得好念頭！把我當什麼人？你不要怪別人，你只怪你那鴉片鬼的爺，爲什麼把你賣了？花君聽了這句話，一陣心酸，淚如湧泉，便抽出手絹，握着臉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的哭。陳家裏在煙筒子裏拿出一枝煙捲，擦着火柴，抽了一口，把兩個指頭夾了煙捲，指着花君說道：我對你說的，你豪燥點跟我去出條子，哭麼？等到回頭沒有事，慢慢交哭。花君本想和陳家裏硬挺到底，心裏一想，也不在今日一天，慢慢的和他對拚好了，想定了，只想忍住一口氣，就着臉盆裏的涼水，擦了一把臉，打開粉缸，對着鏡子，又重新擦了一點雪花膏，撲了幾撲子粉，拿出小梳子來，抿了一抿前頭的覆髮。又背對着椅子上的鏡子，回頭來照了一照後身，拾落的整齊了，這才走出去。誰知花君一出門，正碰着何劍塵到了。何劍塵先笑道：不湊巧的很，我又要老等了，你快點回來才好。花君一把捉着何劍塵的手，眼圈一紅，怔怔的對立了一會，半天才說道：你不要對他說什麼，我自有的法子，總吃我不下去。這時，停在門口的車夫，把車上四盞水月電燈，點得燦亮，又着兩個手在胸前，對裏面望着，正等花君上車。花君也沒有再說什麼，放開何劍塵，就坐上車去。車夫擡腿就跑走了。何劍塵摸不着頭腦，也呆了，兩隻腳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毛夥一陣叫客來，擡頭一看，才知道到了鳳仙班裏面。這時，接上就有人喊道：花君小姐，何老爺來了。陳家裏聽說，便捲起簾子，讓何劍塵進去。房間裏的小老媽阿根，一面趕着張羅茶煙，一面對何劍塵道：五小姐剛剛出去，早五分鐘來就碰着了。何劍塵道：誰知不要早來五分鐘，我也碰見了。阿根道：是在門口碰着的嗎？到底是老客人，情分又不同，要是別人，見姑娘不在家，他就不會進來了。陳家裏笑道：何老爺是最疼愛阿根的，那裏會做這樣滑頭的事。阿根，我不是常和你說嗎，五小姐

他完全是小凶脾氣，嫁給人家做姨娘，只要三天，就怕要給人家大婆子打出來。我想他要不吃儂子飯，除非有個規矩客人，討去做正太太，慢慢就教他做人家，那末，還可以帶得過去，但是這種人那裏去找呢？說也湊巧，偏偏就有這樣一個人，說着，眯着眼睛，對何劍塵一笑。何劍塵只裝不知道，躺在一張沙發椅上抽煙捲，也微微對陳家裏一笑。陳家裏又道：「真話歸真話，說笑歸說笑，何老爺你何不作個好事，把花君討了去。我的話，是好說，他也是肯肯萬肯的。」何劍塵聽了這話，未免心裏一跳，勉強笑着說道：「我沒有這樣的福氣。」陳家裏道：「何老爺你這話，這倒轉來說吧？不瞞你說，阿因癡心妄想，早已有這個高攀的意思。我就笑他不知進退，心想，人家也不過三十歲，就是太太死了，怕少了千金小姐續絃，那裏會到儂子裏來娶人說着，掉頭一問阿根道：「我格句閒話阿對何劍塵想道：「這老傢伙今天一再討我的口氣，什麼道理？難道花君已和他開正式談判了嗎？管他呢，我也來試他一試罷。」便笑道：「好極了，那末，我預備一萬塊錢來辦這樁喜事罷。」陳家裏似笑非笑的說道：「一萬呢，那是要不了，我也不想在阿因身上發財，只要把虧空洗乾淨就行了。」說到這裏，把臉一板，正正經經的和何劍塵說道：「規矩矩的話，多也不要，我們只有三千來塊錢的債，何老爺你拿出三千五百塊來，人就是你的了。」從前有位客人，他也出過這個數目，想討老五去做二房，我是一個字也沒回答他。何老爺討他去做正太太，一夫一妻，他是一生的好出路，我就不能不在錢上看破一點了。何老爺，你是知道的，我是把他當自己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只要能跟着你何老爺去，我心裏就十分安心，什麼事都可以將就的。何劍塵在那裏抽煙捲，耳朵裏聽着他的話，心裏卻把一句一個字，都稱了一下子，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聽完了，仍就笑嘻嘻的道：「你這話，我也很相信，不過我本人，根本上就沒有拿出兩三千塊的本事，那又怎樣辦呢？」阿根把嘴一撇，接嘴說道：「又沒有誰問你老爺借錢，何必說這些話呢？」陳家裏見何劍塵說話，絲毫不着邊際，也不能逼着老望前提，隨便就扯着說了一些別的話。不到一個鐘頭，花君回來了，何劍塵仍舊和往常一樣，談談說說，坐了一會就走了。陳家裏回轉身來，便

對阿根道：你看這個人口風多麼緊？！人在我手裏，看你用什麼法子搬了去？大家都放明白點！要吃裏往外，教他看老娘的手段。一個人便囉囉唆唆，說了一大篇。阿根一心聽陳家裏說話，一不留心靠在桌子邊，衣裳拖下一個茶杯來，掉在地下打破了。陳家裏道：阿根，你也愛上了那個熱客，商量着和我來搗亂嗎？阿根不敢作聲，把地下的碎杯檢起來，送出房外去了。花君偷眼一看陳家裏，只見他把臉板得鼓皮也似的緊，眼角上都含有一種殺氣，嚇得低了頭坐在一邊，正不知道怎麼好？心裏急得很。也是合該有救，接上就來了兩幫客，只這麼一混，就到一點多鐘了。陳家裏發氣的機會已過，也就自回小房子裏去了。從此以後，陳家裏和花君一天決裂似一天，何劍塵去了兩回，聽些冷言冷語，受飽了氣回來。幾日一轉，又是一個星期，這天下午，楊杏園和胡三老談得高興，買了兩斤黃酒，一大盤子燒牛肉，半斤花生，在中間屋子裏吃花生喝酒，胡三老喝得酩酊大醉，走進楊杏園屋子裏去，一歪身躺在睡榻上。楊杏園教長班把屋子拾落好了，泡了一壺龍井茶，打開門，坐在門口看樹上的落葉。只見那樹上半黃半綠的葉兒，一陣一陣的，被風吹着打在白粉牆上，落在牆腳邊，剛剛要落地，起一陣旋風，把已經落在地上的葉兒，趁勢都帶着捲了起來，又吹起來兩三尺高，就在院子裏打了一個胡旋，由東往西，他們竟不約而同的，一齊落了下來，堆在一個廊檐下的犄角上。一陣過去，又是一陣，楊杏園看得呆了，猛擡頭，只見何劍塵急急忙忙的跑了進來，楊杏園笑道：什麼事？這樣急？莫不是喜音動了？何劍塵道：人家忙得厲害，不要說趣話罷。說着，對楊杏園拱拱手道：我有兩樁事奉託：其一，我今天馬上就要到天津去，報館裏的事，要偏勞偏勞。其二，你在郵政局所存的那筆款子，就請你明天取出來。楊杏園道：如何？可不是喜音動了嗎？現在消息怎樣？我願聞其詳。何劍塵道：話長哩！等我天津回來，慢慢的告訴你罷。楊杏園道：不行，必須你把喜事的地步，辦到什麼樣子告訴我，我才和你幫忙。不然，我就不管，免得白費心。何劍塵道：告訴你也未嘗不可，不過這話太長，你又是一個最喜歡搜根究底的人，我實在怕和你說得簡單的說，花君已下了捐，住在小房子裏了，他現在是

等我籌款子贖身。楊杏園道：「什麼？已退捐了麼？這是那一天的事？何劍塵道：「是昨天的事，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楊杏園道：「他那位陳家裏，也不讓於梨雲的無錫老三，他怎樣能輕輕易易的讓花君下了捐？」何劍塵道：「你那裏知道？這一個星期之中，明鬧暗吵，也不知鬧有多少場。到了前天，花君索性託病不見客，陳家裏氣不過，就把他叫到小房子裏去，不問三七二十一，又罵又打，重重的警戒了他一番。花君也不哭，也不鬧，忍痛受了一頓苦，回到班子裏去，不聲不響，泡了四盒火柴頭，打算喝下去。卻被阿根看見，把他搶下來了。回頭陳家裏來了，龜鶩聚在一處商量，說是你管得了他的人，管不了他的心，只要姓何的出幾個錢，你就讓他走罷。要不然，這樣天天鬧下去，生意是沒有望的，設若有個三長兩短，豈不人財兩空？陳家裏仔細一想，實在沒有法子，只得把他帶回小房子裏去，親自看着他，對他說好說歹，說我並不是不讓你從良，只望你多幫我兩年忙，把虧空弄乾淨了，再讓你走。現在你要從良去做太太，是你一生一世的好事，我也不能爲我誤你一生。只是你輕輕快快一走，丟下我，好比鐵匠圍裙，渾身都是火眼，怎樣得了我這幾年，也沒有待錯你，你跟着人走了，就不替我想嗎？况且我這虧空，總也是爲你累下來的，你既然要走，也應該替我想想法子呀。阿因呀！我總把你當親生的兒女一樣看待，你跟人去做太太，日子是望上長的，我求你，就只這一回了。你真狠心，教債主逼死我嗎？就不問我嗎？說到這裏，抹着鼻涕就哭起來。楊杏園道：「你何以知道這樣詳細？」何劍塵道：「這都是阿根來告訴我的，花君到底心軟，被他一哭，心就哭軟了。就叫阿根來把我請了去，商量這件事，說來說去，至少還要預備八百塊錢，在北京是決計籌不出來的，我只好親自到天津去跑一趟，順便把幾件鑽石，就在那裏賣出去。楊杏園道：「花君當真把鑽石送給你嗎？」何劍塵道：「這個豈能假的？說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白銀小荳蔻匣子來，打開匣子，裏面有兩隻戒指，上面的鑽石，都有豌豆來大，另外一副耳圈，上面也嵌着一副小些的鑽石。何劍塵便一樣一樣拿給楊杏園看，微微笑着說道：「如何？楊杏園不料花君居然有這些積蓄，還能完全交給何劍塵，真料不到的事。又是羨慕，又是

佩服，說道：這四件東西，何止值一千二三百塊錢！照我看，可以到一千五。完全賣脫你就不必籌多少了。何劍塵道：你不知道，不是接了人到家，就算事的。添製衣服，買木器傢具，以及家裏零用的東西，那裏不要錢？照我算，至少還要預備一千，就是我到天津去，也沒有什麼把握，還是撞木鐘呢。說到這裏，看看手上的表，已經五點了。說道：我還要到幾個地方去，話就是那樣說，奉託奉託！說着，把荳蔻匣子依舊揣在懷裏，忽忽的就走了。這天晚上，他就到天津去了。誰知一去三天，一文錢也沒有張羅到手，鑽石雖然賣了一千四百塊錢，差的還多，而且花君已住在小房子裏了，若叫他儘等，不但自己面子攸關，恐怕還有萬一之變，在天津那裏能住下一點沒有頭緒，又跑回來了。自己想想，可以和我畫策的，還只有楊杏園，下了火車，一直便到皖中會館來。他一進門，便想和盤告訴楊杏園，偏偏有一個紅麻子白鬚子的老頭子，坐在他屋子裏，叫他卻不好開口。楊杏園看見何劍塵來了，那裏忍得住，便先問道：你在天津去三天，款子籌得怎樣了？何劍塵皺着眉毛說道：不要提起，我自己所指望的，竟是一錢莫名，這卻怎樣好？我本想在那裏多住幾天，一來報館裏的事，不能久請你代勞，二來花……說到這裏，方覺得旁邊還有一個生人，一時便把話頓住了。楊杏園笑道：不要緊，我們這位胡三老，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最喜歡管人家這些兒女帳，你有話只管說。何劍塵很躊躇的說道：你想想看，那位既脫離了原地，在外面住着，他就恨不得早一日離開他們，不然，他就不疑心我，也要防他們或有變化呀。所以我非急於回來不可。楊杏園道：但是你回了京，款子就有把握嗎？何劍塵把腳一頓道：那裏有把握？說着，又滿臉堆下笑來，連連對楊杏園拱手道：你還得幫我一點忙。他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胡三老坐在一邊，一聲不言語，左手摸着鬚子，右手握着兩個核桃，只是得拉得拉的搓。他見何劍塵話說完了，忽地站了起來，對他說道：我來多這回事罷，我借一千塊錢給你老哥，完了這一樁喜事，好不好？何劍塵聽了這句話，真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一看他正派派的說話，又決不是取笑，便拱拱手道：我剛才進門，忙得過於大意，連你老人家貴姓都沒有問，真是所謂萍水相逢，那裏敢

來相煩呢。胡三老漲紅了臉道：「何先生你以爲我這一大把鬍子的人，還和你取笑嗎？你莫瞧不起我鄉下老頭兒，拿出萬把銀子來，那還真不算一回事呢。」楊杏園聽見胡三老說借一千塊錢給何劍塵，這一喜非同小可，正想接嘴，不料何劍塵三言兩語，把老頭子就說僵了。把一樁極好的事情，幾幾乎弄壞，連忙對他使個眼色，教他不要多說話。便笑着對胡三老道：「你老人家說話，說得到，作得到，我是知道的。你老人家在興頭上，只管幹這些英雄豪傑的勾當，可是將來令郎聽見了，不知道底細，還說我作晚的，哄騙老前輩，請你老人家借出整千塊錢來，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幹這不要緊的事情，豈不冤枉？弄到那個時候，何先生一刻兒又拿不出錢來還債，反弄得大家不好，你老人家以爲如何？」胡三老道：「不要緊，我作我的事，那裏許他們說一個不字。你若以爲我是玩話，我明天就拿錢交出來，好不好？」說着，又對何劍塵道：「朋友！你和我並不認識，要我借了一塊錢給你，交情上是談不到。老實說，我是看在那位小姑娘的面子上，借錢給你的，我見他怪可憐的，借了錢給你，就好教他跳出火坑了。」這老頭子夾七夾八說上一遍，何劍塵一點摸不着頭緒，楞了許久，說不出話來。楊杏園笑道：「這話還得告訴你呢。」你那天上天津去，不是在我這裏說許多話嗎？老先生睡在隔壁屋子裏，就全聽見了。你去後，他老人家問我，我自然都說出來。他就很佩服花君。昨日花君打電話來請我去，問你的信息，老先生他正在這裏，他說杜十娘這樣的人，難道現在也是有的？就要一路去看看。見了面之後，他自信老眼之非花，認花君是個有覺悟的女子，所以今日慨然借這筆錢給你，是君子成人之美之意。你不知道，老先生就是這個脾氣，要幫忙，不在乎交情深淺，他老人家常常自比兒女英雄傳裏的鄧九公，其胸襟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劍塵聽了楊杏園一番話，早已心領神會，便對胡三老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說道：「我是不知道有這番經過，要是知道，決不會推辭的。說到這裏，又向胡三老一拱手道：「那末，就全仗你這位老黃衫客了。」胡三老笑道：「黃衫客這個稱呼，卻不敢當，你也不是李益一流的人，這一千塊錢，不過是借給你，暫救目前之急，又不是送給你，要是白送給你，那才算得是俠義作

事啦。何劍塵道：不然，君子濟貧不濟富，我並不是借錢還不起的人，自然犯不着要老先生白送。倘若真是窮小子，老先生真送一千塊錢給我，也未可知哩。這句話胡三老頗聽得入耳，摸摸鬍子，點一點頭道：這話很對。楊杏園心裏想道：何劍塵這人，真會看風轉舵，居然大拍起來了，我索性緊這老頭兒一把，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便哈哈大笑道：今日之事，痛快已極，我要浮一大白。說着，拿出一塊錢來，叫長班去買上好的三斤花雕，又打電話給通商飯莊，叫他送幾樣大碗菜來。對胡三老道：你老人家常說我不配陪你喝酒，這位何先生卻有個上斤的酒量，回頭可以和你比比了。胡三老道：喝酒，我是不推辭的，不過這位何先生還沒有謝我，他怎好和我先吃起你的來？楊杏園道：有酒就喝，管他是誰的？今天算我代他謝你，明天他再還我的禮，你老人家來個雙份兒，不好嗎？說說笑笑，一會子菜都來了。楊杏園便叫長班胡二拿出一把大壺，把酒燙得滾熱，然後將菜擺在桌上，點起燈來，三個人便開懷暢飲。喝到一個鐘頭以後，胡三老一人差不多喝了一斤半，忽地站了起來，把背心一脫，搭在胳膊上，在大袖子裏，抽出一條毛絨手巾，只擦頭上的汗。說道：不能喝了，再喝就要擡回去了。說着，踉踉跄跄，就走了出來。楊杏園一時沒攔住他，他已經出門了，心裏正怕他摔着，只聽見院子裏撲咚一聲，接上一句哎喲，大家都嚇了一跳。要知怎樣了，且聽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臺真燦爛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卻

說胡三老走出院子去，只聽見撲咚一聲，大家都嚇了一跳。楊杏園趕緊走出去，連問怎麼樣了？長班正提着一壺開水進來，說道：沒有什麼。胡老太爺踢倒院子裏一個花架子，嚇了



我一跳。楊杏園再要問胡三老碰傷了腿也沒有？誰知他頭也不回，走得遠了。何劍塵笑問楊杏園道：這個老頭子，我看他有三分愁氣，大概他說借錢給我，竟是靠得住的事。楊杏園道：你莫要小看了他，他任俠的事，也不知

道做了多少？你明天上午來，包你有一千塊現洋到手。何劍塵聽了這話，越發放心，歡天喜地的走了。到了次日，胡三老果然拿一千元鈔票來了，當日楊杏園轉交與了何劍塵。何劍塵有錢在手，自會去辦他的事，只是教楊杏園添了無限的感觸。此心一動，不由自主的，就走到松竹班來了。這天恰好那無錫老三並不在班子裏，是一樁最痛快的事。楊杏園來了，房裏的阿毛，就在茶葉瓶裏抓茶葉泡茶，梨雲道：「啣！等我來罷，不要那個。」說着，在茶盤子裏，拿過一把小小的洋瓷壺，揭開蓋子，看了看，裏面是乾淨的，然後在衣服櫥裏取出一個玻璃罐子來，撮了一把茶葉放在壺裏面，這才交給阿毛去沖開水。茶泡來了，梨雲揀了一個白淨茶杯，倒上一杯，遞給楊杏園。笑道：「你嘗嘗看。」楊杏園本坐着的，接了茶杯，笑着站了起來，說道：「太客氣，不敢當。」梨雲笑道：「不要廢話，你嘗嘗是什麼？」楊杏園坐下來喝了一口，偏頭想了一想，回頭又喝了兩口，笑道：「很好的龍井。」梨雲把頭一偏，笑着說道：「呸！你還混充會喝茶呢。」楊杏園笑道：「北京人喝茶，乾脆，只有兩樣名稱，有茉莉花的茶葉，叫香片，沒有茉莉花的茶葉，叫龍井，也無所謂好歹，只曉得叫幾百一包。剛才我嘗嘗茶味，並沒有茉莉花香，那末，我說是龍井，並沒有錯啊。」梨雲道：「你真會辯嘴，我告訴你，這是一個姊妹從南京帶來送我的，他說叫雨前毛尖，出的地方就在你們安徽呢。我想，我又不講究喝茶，何必自糟踏他，所以留在櫥裏，等你來泡給你喝，也免得你來了，老說我們茶葉不好。」楊杏園笑道：「那末，着實的謝謝你了。我不是何劍塵帶我逛胡同以後，除了這個茶，可說沒有別的嗜好，現在就不然了。」梨雲瞅了他一眼，笑道：「又要瞎說。你提起何老爺，我倒要問你，五阿姐的事怎麼樣了？」楊杏園道：「啣！奇怪了！這事你還不知道嗎？」梨雲道：「自從他搬到鳳仙班去了，見面很少，就是見了面，也不能冒冒失失的就問人家這些話。就是他退了捐，住在小房子裏，還是你告訴我以後，我才聽見別人說呢。」楊杏園聽他如此說，就把何劍塵最近籌款的情形，略略告訴他一遍，梨雲坐着低了頭，把一隻手去搓他駝絨夾襖的衣裳角，無精打彩的說道：「那末，人家是好了。說完，低了頭一聲不言語。」楊杏園看見他這種情形，真是傷心恨我，薄命憐卿，弱情婉

轉，無詞可達。便挨着梨雲旁邊椅子坐下，正想說幾句話安慰他，只見門簾一掀，一個人伸進半截身體來，口裏操着蘇白說道：「哎喲！要好得來。」楊杏園回頭看時，卻是同班子裏的素梅老四，只見他穿了一件綠色旗袍，穿了一雙高底鞋，嫵嫵婷婷，手上拿着幾張綠色小紙券，走了進來。梨雲便站了起來，說道：「四阿姐，坐嚨，夜飯阿吃過？」素梅隨口答道：「吃過哉。」回轉身來，把那幾張綠色紙券遞給楊杏園問道：「楊，你看看，這上面說些什麼？」楊杏園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春明劇場水災遊藝會的入場券，券的正面列的是戲價，座位一元二元三元三級，另外頭等包廂一百二十元，中級包廂四十元，普通包廂二十四元。這張戲券，標明是前七排，價目三元券的那一面，是遊藝的目錄，頭一天趣劇，一隻狗，正劇，倒糞夫的婚姻。第二天趣劇，先生的鼻子，正劇，老媽子的戀愛。第三天趣劇，……正劇，丟人嗎？下面一律註明，十校戲劇革命社會演，旁邊還有小註兩行，每券一張，適用一日，任何機關，概不優待。楊杏園看完了，笑道：「好硬的戲價。」梅蘭芳楊小樓的義務戲，也不敢說這幾句硬話呢。素梅道：「我聽見說，這是看文明戲的票券，不知是也不是？」楊杏園道：「是的，你在那裏買的？」素梅道：「誰花一塊錢買這個？」花兩角洋錢，遊藝園文明戲有得看呢。楊杏園道：「難道你是檢來的嗎？」素梅道：「不是，是一班華國大學的學生送我的，你要嗎？我送你一張。」楊杏園道：「謝謝！我沒有工夫看戲，你轉送別人罷。」素梅在這裏一打岔，楊杏園和梨雲就無話可說了。三個人在一處坐着，說了一起，不覺就是九點鐘。楊杏園只得捺住興頭，趕着回去。車子走不了幾步，只見逍遙球房裏嘻嘻哈哈，走出一班少年來。頭一個，便是楊杏園的朋友李吟雨。楊杏園扶着帽子和他一點頭。李吟雨連連招手道：「請下來！請下來！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和你說。」楊杏園只得走下車來。李吟雨便在衣裳袋裏，抽出一搭紅綠黃色的彩券來。楊杏園一看，正是剛才看見春明劇場水災大遊藝會的入場券。便笑着問道：「找我有什麼事？難道要送我一張戲券嗎？」李吟雨正色道：「這是我們籌款賑災的戲券，那裏能送人？就是我們自己家裏人看戲，也要出錢哪。說到這裏，又轉出笑容來，將那一搭戲券，交給楊杏園道：「這是頭二三級的戲券各十張，

一共三十張你的熟人很多，替我包銷了罷。楊杏園接了戲券，口裏念道：「一三得三，一二得二，再加上十元共六十元，笑嘻嘻的對李吟雨一拱手道：『對不住，這個年頭，六毛錢也不容易，教我包銷六十元戲券，不是給我開玩笑嗎？』原璧奉還，另請高明罷。說着，把戲券雙手送回李吟雨。他把手一攔道：『不！你銷多少是多少，將來再結帳，好不好？』楊杏園道：『照我看來，恐怕一張也銷不了，那怎樣辦呢？』李吟雨道：『你這話，我不信！我們又不是白叫人家捐錢，還請人家看愛美的戲劇呢。』楊杏園道：『你有所不知，北京人腦筋頑固，那種鑼鼓喧天的戲劇，他真捨得整塊錢去看，你們學生的革命戲劇描摹世情太深，他們那裏能懂這樣高尚藝術呢？』李吟雨道：『你不願意代銷，我也不勉強，那末，你自己這一張，總可以銷吧？』不講朋友的面子，難道也不俯念災黎嗎？』楊杏園被他逼得沒法，只得拿出一塊錢買了一張三等票，然後才上車去了。李吟雨收了一塊錢，往口袋裏一塞，這一羣少年裏面，有個叫小劉的，也是華國大學的學生，專喜歡逛二等茶室，便和李吟雨道：『密斯脫李，你那一塊錢，能不能借給我開兩個盤子？』李吟雨對衆人道：『時候不早，我可要到籌備處去走一趟，明天會罷。』大家正要來攔住時，李吟雨扯腿便走，早閃開了，那些人要在胡同裏兜圈子，也就由他去。李吟雨出了韓家潭，坐了一乘人力車，便往華國大學來。走到門口，頂頭碰見水災遊藝會籌備會主任吳士幹，吳士幹伸出巴掌來，握着他的手，搖了幾搖，說道：『好極！我正要找你呢。』李吟雨道：『我兩天沒有會見你，銷票的事情怎麼樣了？』吳士幹道：『話多得很，裏面去說罷。』說着，便引他到裏面籌備處來。李吟雨早進屋子去，只見大餐桌子上，伏着兩個人在那裏寫帳，一個是蕭百鍊，一個是方大起，都是戲劇社裏的優秀分子。他們看見吳士幹進來，便將帳遞給他看，一面說道：『這個帳，我們已經仔細的算好了，商務印書館送去票一千張，可收入一千四百元，中華書局送去票五百張，可收入七百元，請人分銷的共二千張，可收入三千元。三天的包廂，合計可賣一千五百元。臨時門票，每天算五百元，也有一千五百元。共起來總可以賣入八千多塊錢，我們把一千塊錢來開銷，還可多出七千元來賑災，所以我的意見，我們既然盡純』

粹的義務，前後臺的茶煙和每日一餐飯，總要好一點才對。吳士幹道：我是服從多數的，只要大家同意我也無成見。據密斯脫蕭的意思，要怎樣辦法呢？蕭百鍊道：你看，我這裏有張單子。說着，便將單子送了過來。吳士幹便拿着和李吟雨同看。上面寫着：舞臺賃金，每日四十元。佈景工人，每日工資八元。加添汽油燈四盞，每日十六元。（原有三盞不夠）加增臺上電影賃金，每日十元。每日前後臺煙十筒，七元。龍井香片各一斤，共七元。南席每日十桌，共一百二十元。各演員車資，每人一元，每日約共四十元。化妝用品，每日十元。零星雜用，每日約五十元。吳士幹念了一遍，說道：俄爾來梯不多不多！三天未必用得了一千塊錢呢。李吟雨道：每天南席十桌，似乎多一點。前後臺和招待員童子軍在內，也不過六十個人，用圓桌面來坐，坐十二個人不算多。一五得五，二五一十，有五桌就够了。蕭百鍊搖頭道：羅羅羅！我們演戲的時候，總有幾個幫忙的朋友，爲賑災的事，雖然可以叫人盡義務的，可要是請人吃餐飯，也是順水人情哪。吳士幹道：十桌就十桌罷，只要我們每天多賣一個包廂，錢就在裏面了。說着，回頭便問李吟雨道：密斯脫李，你所代銷的票，怎麼樣了？李吟雨隨即答應道：我要全賣出去，早銷完了，不過這些買票的，都不肯馬上拿出錢來，要看完了戲以後再交款。我想，戲一演完之後，我們那有許多工夫去收那一塊兩塊錢的帳，所以我沒有賣，留得開演的日子，在票房裏現洋賣出去，那不更好嗎？吳士幹道：其實呢，只要賣出去了，收錢這個麻煩，也省不了的，好在你一人名下的有限，留得票房賣也無不可，那末，你明天要把票交回來，你改入演劇股罷。李吟雨道：好極了！我正想在戲裏去個角兒玩玩，這樣說，從今日起，我就脫離實際股了。吳士幹道：我的意思，你在後臺照應點好了，你真要加入演劇，可得趕快認定角色去讀腳本，免得臨時倉卒誤事。李吟雨道：那是自然，事不宜遲，我今晚就到演劇股去認定角色。吳士幹道：他們現在第一教室，排戲主任卜耀聯，你是熟人，你自己去找他好了。李吟雨聽了這話，一團高興，就往第一教室來。便由卜主任派了他一個重要角色，從這天起，李吟雨自己拿了一份油印的腳本，放在身邊，只要有工夫，搖頭擺腦，手上比着

說話的姿式，便拿出來讀。日子很快，轉眼就到了水災遊藝會的第一天。這天他們所要演的趣劇一隻狗，正劇倒糞夫的婚姻，在學校裏已經試演了兩天，成績很好。大家十分高興，都說這愛美的戲劇，在春明劇場這種新式舞臺上來演，一定可以得羣衆的歡迎。戲劇股的人磨拳擦掌，都要一試身手。到了下午四點鐘，大家都上春明劇場來，那些身上掛紅綢條兒的招待員等人，已經在前臺忙個不了。走到後臺，見裏面已經貼了許多黃紙條兒，也有寫男角化裝處的，也有寫女角化裝處的，也有寫後臺庶務處的，也有寫演員休息處的。單是這休息處就是一個專司其事的人，這裏有兩張桌子，許多椅子，桌子上擺了幾個茶碗，八把瓷茶壺，四壺泡的龍井茶，四壺泡的香片茶，一列又排了十筒礮臺煙捲，演員和到後臺來玩的人，圍着在一處抽煙喝茶，說說笑笑，好不有趣。到了五點鐘的時候，應該化裝了，主任吳士幹先生，便指揮僕役在牆上貼出一張條子來，上面寫道：前樓已將酒席擺好，演劇股諸君，請至前面用飯。這張條子貼出，後臺的人，就一窩蜂似的，走左右樓包廂的後面，分兩股跑往前樓，頓時只聽一陣擂鼓也似的樓板響。李吟雨走到前面，一看擺上五桌，一刻工夫人已坐滿，還有許多人站着，吳士幹也站在旁邊，說道：還有五桌啦。前臺諸位，可以慢點用飯罷，好等演劇的吃飽了去化裝。坐在桌上的，聽見這樣說，慢騰騰退下來了幾位，也就有幾位趕緊上前補缺，依然前後臺混雜。後來還是由吳士幹親自指定那個坐，那個且請慢一步，這才坐定，這飯雖然是整桌的席面，這些演員，熱心藝術，那裏有工夫慢慢的飲宴？何消片刻，飯已吃完，他們就趕忙跑往後臺，裝扮好了。差不多七點，趣劇快開演了。這時前臺辦事的人，紛紛往後臺跑，都要找主任吳士幹一會兒，宗吾用滿頭大汗，也跑了進來，口裏說道：這怎怎樣是好？我們的計畫，完全失敗！吳士幹連忙問道：我請你打電話，你打了沒有？宗吾用道：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其他幾家代售處，我都問了，他們回答的話，都是一樣，說戲券一張也沒有賣出去。吳士幹跳腳道：唉！這是我大意，事先調查一下賣票的情形就好了。又問前臺賣票員白慧心，賣了多少票？白慧心道：還沒有開始賣票呢。吳士幹聽

了搖搖頭，便走到臺面前，抽開一點兒戲幕，望外張着。只見樓上包廂裏，坐了一個老太太，有一個廂裏，坐了幾個婦人，都閒着坐在那裏抽煙捲。散座上也有七八個人，無精打彩的坐着，樓底下正座，疏疏落落的，坐了七八十個人，有一大半都認得，正是同學的學生，就是不認得的，在學生會裏也很有會過面。他們前來，大概都是幫忙的。低下頭一看手表，離開演只有半點多鐘了，這一來，他也急得滿頭是汗，趕忙跑到前臺，告訴那些辦事員說道：賣票不賣票，那還不要緊，若是沒有人看戲，我們怎樣演？現在我想了一個好法子，今天咱們送戲一天，這票房裏有多少票，全拿出來，諸位可以一個人拿一百張到大街上散去。我一面打電話到各學校，叫他們邀同學快來，我想總可以上一半座。大家聽了，劈劈拍拍一陣鼓掌，說法子極妙，大家便拿了戲票，出了春明劇場，分途去散。這個法子，卻很巧妙，不到半點鐘工夫，男女就來了千把個人，吳士幹一頭大汗，這才收拾乾淨，就拿着鈴子叮噹叮噹搖了起來。一會兒開幕，先演趣劇，這個時候，在街上得了戲券的人，紛紛的進來，滿戲場裏，只聽哄哄的聲浪，臺上演戲的人，只管說話，臺底下那裏聽見一點？這趣劇演完，正劇開幕，劇中的主角，是一個富家翁，乃是何鐘音去的。他穿了一件紅緞袍子，外罩青馬褂，頭上戴了小瓜皮帽，加上眼鏡，夾上夾鼻子的鬚子，居然是個老者。便背着手，在佈景後面，踱來踱去，口中嘸哩咕嚕念腳本裏的話，說也奇怪，念得爛熟的腳本，這個時候竟很有些彷彿起來。心裏撲撲的跳，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他道：別慌！越慌越糟！便走到休息處，抽了一根礮臺煙，又喝了一杯茶，然後走到佈景後面，靜等出臺。過了幾分鐘的工夫，照着腳本上，應該是他出臺的時候，他便彎着腰，一步一步點頭，左右兩擺手，走着官路出去。偷眼一看臺下，只見許多人的眼光都射在自己身上，心裏卻又撲撲跳起來，手腳不知道怎樣好？腳本裏面所有的話，也忘記了如何說起？他模模糊糊記得一點影子，便隨口謊着話說起來。在臺上和他說話的角色，前言不對後話，也慌了。而且那個角色，又是一位寧波人，配上他的衡州京話，簡直兩個人，誰也不知誰說什麼？後來何鐘音想起頭緒來了，腳本裏頭，有

句那還了得，便由臺左跑到臺右，臺右跑到臺左，舉起手，口裏說道：那還了得！那還了得！臺面前一排有個老頭子，看看只搖頭，歎了一口氣，回頭看左右座上的，也都皺着眉毛，對着臺上。何鐘音在臺上一眼看見，指着老頭子罵道：不許胡鬧！老頭子淡淡的說道：我胡鬧？就算我胡鬧罷。臺底下的人，看見臺上的演員和看客吵起來，頓時一陣巴掌，開了幾十架機關鎗一樣，鬧個不休。在這巴掌聲中，也有叫好的，也有撮起口來吹哨子的，也有哈哈大笑的，有幾個激烈分子，一直走到臺面前，指着臺上亂罵。一個說道：現他媽的眼，這那是演戲？簡直是一陣狗叫啦，進去嚙！又有一個說道：叫化子叫街，還比你受聽，不轟你下臺就得了，你還亂罵人？何鐘音氣急了，把夾鼻子的鬍子，拿在左手，把那副空框的眼鏡，拿在右手，站在臺中間，像木頭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吳士幹看看不好，只得走出臺來，站在臺口，和臺下只搖手，說道：諸位請坐！諸位請坐！維持秩序。這時彈壓的警察也來了，便說好說歹，把看客勸着全行歸了座。吳士幹忘記了這是臺上，依舊還站在臺口上。看客裏就有人指着說道：那個不是演戲的，快請進去。這一句話，把全場的人都提醒了，都哈哈大笑。吳士幹羞得滿臉通紅，望臺後便跑。何鐘音站在一邊想起演戲來，趕緊把鬍子在鼻子眼裏夾上，又戴上那副空框眼鏡，臺下人看見他當場夾鬍子，有幾個人叫倒好，又是一陣鬨堂大笑。沒有演到三幕，臺下的人紛紛的都退了去，到了最後，只剩得二百人。還有過路的，走門口經過，看見裏面燈光通亮，可以自由出入，也陸陸續續的走進來，站在椅子背後，胡擠一陣。吳士幹一看，太不成規矩，就在後臺對大家道：北京人死頑固，他只會聽那一板三眼的戲，不配領教這樣高尚的藝術，我們閉幕罷。有人說：戲還沒有演完，怎樣好閉幕？吳士幹道：管他演完沒有演完，模模糊糊，閉了幕就得了。說着，就在後臺叮嚀叮嚀搖起鈴來，前面管幕的，聽得後面鈴響，老老實實，照規矩把幕閉了。那些看客，也不知道是什麼情節，看見幕閉了，懸出一塊演完的牌子來，才知道戲已完場，這才起身出去。有幾個坐得倦了的，還打幾個呵欠。春明劇場的管事人，看見這班學生，就這樣隨隨便便的散了戲，還怕是說錯了什麼話，

惹了官廳的干涉，趕忙跑到後臺來打聽。吳士幹道：沒有什麼事，這本戲，因為要結束得耐人尋味，所以不等有結果，就閉了幕。管事人說道：今天的人，並不很多，你們也不過賣出七八百張票吧？吳士幹道：我還沒有調查，大概一千張總有。管事人道：也許今天沒有人知道，所以門票少一點。大概明天總好些。吳士幹隨口答應道：是他心裏一肚子的不好受，那裏有工夫閒談？正想要走，那管事的人又問道：吳先生，那位演滑稽角兒的，姓什麼？他那一口北京的話，說得還好，其餘的角兒，他們的話我都不很懂。吳士幹道：是！是！明天會罷。說着，就走了。他出了春明劇場，雇了車，一直就回公寓。這時候，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公寓裏的門已經關得鐵緊，他乒乓，將門一陣亂搥，夥計答應不迭，前來開門，門打開了，夥計一見是吳士幹，笑嘻嘻的說道：你啦！出去的時候，不是說了嗎？今天散了戲，有的是錢，就在東方飯店開房間，不回来了，怎麼夜靜更深的，又回来了呢？吳士幹聽了這些話，一句也不言語，逕自走到自己房裏去。夥計暗想道：有幾個錢就抖起來了。和他說話，他都不理呢。這一晚上，吳士幹那裏睡得着？次日一早，洗了臉，就往學校裏跑。到了學校裏，便趕忙打電話，到本校以外的九個學校，把水災遊藝會的幾個幹事找來。這些人正愁着今天的票，又賣不出去呢，見吳士幹來找，以為他有什麼法子，果然都來了。這時，已是十二點鐘，正是休課的時候，他們便在第一教室開會。吳士幹首先走上講臺說：我原來的計畫，以為我們這樣愛美的戲劇，每日至少好賣出去一千張票，所以一切用度，都放開手做去，誰知事實去的很遠，連十張都沒有賣出，這不談別的開銷，就是開銷後臺煙捲茶葉錢，還不够啦。自從籌備以來，我陸續續，已經墊用了一百多塊錢，這個款子，算我倒霉，只當白扔了罷。此外，還有昨天春明劇場的租錢，酒席費，和一些零碎碎的錢，共有二百四十多元，是我一時大膽，在本校庶務手裏，把他辦火食的錢，扯了過來，約定今天早上交還他。他這個錢，今天下午三點鐘就要使的，早上一見面，就問我要。是我說了，賣票錢，沒有結帳，錢不在身邊，準三點以前交還他，現在已經一點鐘了，怎麼好呢？諸位都是籌備水災遊藝會的一份子，決不能叫我一個人

爲難，還是請大家想點法子，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罷。大家聽了這個話，面面相覷，都說不出話來。有幾個人，伏在桌子上，檢起地上的粉筆頭，在桌上寫字玩。吳士幹站在講臺上，看見衆人不作聲，一查點人數，共到十二個幹事。他又說道：「這個再好算沒有了。我墊了一百多，擔任零頭罷。其餘的，可得要求十二位，每人擔任二十元，要不然，這事鬧翻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說畢，抱着兩隻胳膊，交叉在胸面前，板着臉望着衆人，大家聽了這話，明知跑不了，又不好意思說不管。就有幾個人說：「錢是可以擔任的，但是拿不出來，就是拿出來，身上也沒有現成的呀。」吳士幹道：「這話也是真的，但是在場有十二位，難道一個有錢的都沒有嗎？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誰有現錢誰先拿出來，後來我們再還他，只這麼一通融，大家就過去了，諸位想對不對？」大家看見吳士幹這樣說，這事可頂住了，想要脫身，大概不能夠，彼此商量一陣，只得當場七拼八湊，湊足了五十塊洋錢，先交給吳士幹。說道：「實在只有這些錢，你先交給庶務搪塞一下，其餘的，我們明天送來，你看怎麼樣？」吳士幹一想，這些人一走，那裏找他去？說道：「我原沒有什麼不可通融，可是今天三點鐘的限期，我實在混不過去。說着，站在講臺上，朝着衆人，恭恭敬敬，行了一個三鞠躬禮。說道：「諸位當我是個災民，週濟週濟我，這還不行嗎？大家不提防吳士幹弄出這樣手段來，不好意思再來推諉，只得答應各人回去籌，準三點鐘以前送來，這些人回家，那裏又有現成的錢？有的當金戒指，有的當手表，有的當物華葛袍子，零零碎碎湊着送來，還差五十多塊。吳士幹一想，找遠的來不及了，便把本校的宗吾用李吟雨何鐘音幾位會員，全找着了，硬要他們想點法子。宗吾用何鐘音的寄宿舍，都離得學校近，各人答應去找一點錢來。惟有李吟雨說道：「我實在沒帶錢，怎麼好呢？」說着，把他那件嶄新寶藍色物華葛的駝絨袍子，在腰上拍了幾下道：「你不信，我身上簡直不做錢響，要是寄宿舍離得近，我就把衣裳換下來，借給你當去，也無不可，現在是愛莫能助的了。」吳士幹聽了這話，也沒有說什麼，便到別處去了。一會子，他又找着李吟雨道：「你知道我的錢差不多了，借衣服給我當的話，落得作個人情，是也不是？」李吟雨聽了這話，跳起

來道：那裏來的話？要那樣說，我還是朋友嗎？說着，把一隻手解着鈕扣道：你拿衣裳來換，我馬上把這件駝絨袍子脫下來給你當去。吳士幹把兩隻手一拍道：一刻兒工夫，我到那裏找衣裳給你換去？你這個與朋友共的快舉，還不是白說了嗎？李吟雨道：我實在是真話，你不相信，要說我是作順水人情，我也沒法子。吳士幹道：果然如此，好極了，我或者可以借件衣服來給你換。話說完，他轉身就走了。一刻兒工夫，他就拿了一件灰色愛國布薄棉袍子來，便遞給李吟雨看道：這件衣服雖是舊的，可是很乾淨，你看成不成？說着，笑嘻嘻的，拱了一拱手道：真是對不起，你這件衣服，也不過穿了兩天，就換給我當去，我實在不過意。李吟雨漲得滿臉通紅，真是說不出所以然來。便問道：你還差多少錢？吳士幹道：大約還差十塊錢，你這件袍子是物華葛的面子，準可以當得上，反正你借給我當，我明日和你贖出來得了。當多少錢，你就不用問。李吟雨心裏想道：贖得還我嗎？也不知道那時的事情好，我四十塊錢，做件新袍子，上當舖裏存着去，那是什麼話？何況今天下午，我還要去找厲白女士，這件衣服，他還沒有看見過呢。想畢，便道：密斯脫吳，你既然所差不多，何必當我這件嶄新的袍子？我想起來了，我身上還有五塊錢，你拿去湊合着使罷。隨便什麼時候還我，隨你的便。吳士幹聽見李吟雨這樣說，要一定說借他的衣服，不要他的錢，也沒有這樣的道理。只得笑着說道：願借衣服願借錢，都隨你的便，我怎樣好來硬要？李吟雨勉強強強在身上拿出五塊錢來，交給吳士幹，轉身自去，他口頭上雖然說不出一個不願意來，可是他心裏，恨極了吳士幹，萬不料一句話，把今天晚上請厲白女士看電影的錢，卻都被他逼去了。但是電影雖不必看，人總要去會的。到了這天下午，李吟雨功課一完，便到女子改造會來找厲白，好在這個所在，是來熟了的地方，也不用問，一直便往裏走，他一直走進去，卻聽到一種奇聞來。要知什麼奇聞，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這

個時候，厲白和着秦漱石汪曉音二位女士，正在那裏研究嫁人問題。厲白說道：女子嫁了人，一生有兒女，就要被家事纏住了身子。那時，決計抽不出身子來去謀生活。我的意思，我們黑斯班得的人選，第一要他有錢，有了錢，什麼問題，就都有法子解決了。秦漱石笑道：密斯厲，這句話，也不盡然吧？有了錢，別的可以想法子，這非斯問題，也可以想法子嗎？我現在立下一個標準，設若有兩個人，一個有幾十萬家產，長得又麻又黑，有一個人，一無所有，卻長得猶如衛玠，賽似潘安，請問你願意嫁那一個？厲白道：自然是嫁那個有錢的麻子。秦漱石笑道：我就不然，情願嫁那個一無所有的。因為愛情這樣東西，首先是要求精神上的安慰，只要心裏歡喜，有錢沒錢，那不成問題。不然，黑斯班得一長得不好看，你一見人家少年夫婦，成雙作對，心裏就說不出來有一種痛苦。老跟着一個不願意的人勉強說戀愛，那還有什麼意思呢？汪曉音道：密斯秦這句話，我也有一部份贊成，但是我的意思，還要注意才學，專是非斯長得好看，肚子裏一點東西沒有，豈不成了個繡花枕？和這種人結婚，還不是得不着精神的安慰嗎？所以這無貝邊的才，和那有貝邊的財，還比較要緊，你二位以為如何？厲白道：注重人才，更有弊病了。北京人有句話：小白臉兒，不安好心眼兒，沒有什麼學問的，還對付不了，若加上他肚子裏再有一部春秋，那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秦漱石道：有學問的人，不見得就個個沒有好心眼，若要照你這種標準去擇人，只要有錢，就是個蠢牛，也去嫁他嗎？厲白笑道：這裏沒有外人，我要說一句瘋話，平心而論，誰也願意嫁個好看的人，但是我們卻不如男人那樣自由，往往受許多階級的限制，所以擇人裏面，縮小了許多範圍。我試舉一個例，少爺老爺，看見家裏有好的丫環使女，馬上可以娶他做太太或姨太太，我們做小姐的，看見有好的聽差茶房，就不能和他結婚。要不然，就成了社會上一種妄人了。這樣說來，女子嫁人問題，以相貌為取捨，不是根本就不能成立嗎？所以我的意思，還是乾脆以金錢為轉移的好。秦漱石笑道：據你這樣說，大概你就受了這樣的痛苦，對不對？厲白道：我警方這樣說罷了。你想，這種事，世上難道沒有嗎？

汪曉音道：你們不要吵，說了半天，還沒有得個結論，現在我要問一句，我們到底要嫁怎樣一個人，才算心滿意足，毫無遺憾？厲白道：自然要把剛才我們所討論的，樣樣都好，那才滿意。汪曉音道：那末，這個結論，我已經得了，共是十六個字。說着，馬上就着桌上紙筆，一揮而就，寫了出來。厲白和秦漱石同拿過來一看，他上面寫的是：心術端方，相貌堂堂，家財百萬，會做文章。厲白念畢，笑道：十六個字，倒也順口，那末，我又有了問題了，這四句話，寫出來卻容易，但是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人呢？汪曉音道：難得難得！那裏找去？照我看來，除非四句分做四個人去找，或者可以尋得出來。秦漱石道：我問你這第一件，心術端方，以什麼人為標準？汪曉音道：據我說，有兩個人，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張勳。厲白哈哈笑道：哦！你揀來揀去，卻原來醉心軍閥，要嫁張小辮子啦。難道你還打算做一品夫人嗎？汪曉音冷笑道：你不要瞧不起張勳。現在的人，都是一隻狗眼，你現在上臺，他捧你，你一下臺，他但不理你，也要爲着捧別人，反要對你不住啦。獨有張勳康有為兩個人爲滿清爲到死，雖然頑固點，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不能不說他是亡清的忠臣。我想女子對於戀人的品行，第一是要他用情專一，這樣的人，還不算用情專一嗎？所以我說丈夫品性的標準，以康張二人爲宜，不過張勳和康有爲比較起來，覺得康有爲又好一點，因爲他是一個文人，當然溫厚可親一點。厲白笑道：這算你說贏了，第二件相貌堂堂的標準，我倒想了一個人，你猜是誰？秦漱石笑道：我猜是梅蘭芳，對不對？厲白道：不對，梅蘭芳是美麗，不是堂皇，我說的是顧維鈞，你看以爲如何？汪曉音鼓掌道：對了！和我的意見一樣，現在女學生，心眼裏的黑斯班得，本來誰也有一個留學生的幻影，小顧做了公使，又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不說相貌，論他的資格，就該入選了。第三第四兩件，我以爲家財百萬，要算梁士詒，會做文章，要算梁啓超，這是沒有疑問的了。秦漱石道：這樣說起來，必定要把康有爲顧維鈞梁士詒梁啓超四個人，合併來做一個人，我們嫁了，才算心滿意足，是也不是？這實在是難了。他們這三位女子改造會的會員，在這裏大討論其嫁人問題，李吟雨忽然衝了進來，就把他們的議論打斷了。厲白一眼看去，見他身

穿寶藍色物華葛駝絨袍，外罩花緞小嵌肩兒，白的臉子，架一副克羅克斯眼鏡，今日越發顯得漂亮，心裏不覺一動，秦漱石先說道：密斯脫李，怎麼好幾天沒見？李吟雨道：可不是嗎？這幾天鬧什麼賑災遊藝會，弄得總沒有工夫來談天。厲白笑道：演得很得意嗎？李吟雨道：別提，不但一個災民沒有賑濟，結果反多出幾個災民來。厲白笑道：胡說八道！怎麼會多出幾個災民來呢？李吟雨道：你那裏知道？這回演戲，一個錢沒有收到，那些發起人，墊了許多款子，沒有錢還人，鬧得這初冬天氣，都當棉袍子下臺。你想，這不是多出幾個災民來了嗎？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這時，他們改造會裏雇的老媽子，不在面前，秦漱石親自倒了一杯茶，遞給李吟雨，李吟雨一見，連忙起來，接着茶杯，嘻嘻的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厲白看見，死命的釘了李吟雨一眼。李吟雨知趣，趕忙陪着笑臉對厲白道：密斯厲，我前回問你借那本愛的成年，總忘記拿去，現在還在共和飯店沒有？若在那裏，請你明天寄給我。厲白道：我現在馬上要回去，那裏離這裏路又不多，你若肯走一趟，你就同我一陣拿去。李吟雨道：那更好，我走共和飯店回去，也順道。厲白道：那末，我們就走罷。說着，催着李吟雨就走。秦漱石看着厲白和李吟雨並肩走出去，偏着眼睛看他們的後影，他昂起頭來，冷笑，鼻子裏哼了一聲。李吟雨這時，一看見秦漱石的形色不好，他也隱隱的聽見冷笑之聲，但是不好意思回頭，只跟着厲白走出去。走到大門之外，厲白將紅毛繩圍巾望身上一披，李吟雨站在他身後邊一點，只覺一陣粉香撲鼻而來。心裏想道：單瞧他這個後影兒，卻是很苗條，倘若處處相稱，也不見得不如秦漱石呢。心裏想着，他真做出癡事來，只在厲白後面走，把他的背影，看了一個飽。見那漆黑的愛斯頭底下，紅圍巾之上，露出一小節脖子，越發顯得雪白。走了幾十步路，厲白回過頭來對李吟雨一笑，說道：密斯脫李，你走路怎麼這樣慢啦？他這一笑，不打緊，李吟雨看見他那張銀盆大臉，撕開一張扁嘴，簡直可以塞進去一個大饅頭，把他剛才領略背影兒的情意，洗去了一大半，反而把他楞住了。厲白道：啣！怎麼着啦？李吟雨這才回醒過來，笑道：不瞞你說，你那圍巾上，很有些香味，在後面跟着走，非常的好聞，所以我捨不得

上前去。厲白聽了，瞅了他一眼道：「這話真的嗎？我身上向來不擦香水，圍巾上那來的香氣？你不是瞎說嗎？」李吟雨笑道：「你雖然不擦香水，難道雪花膏香蜜撲粉這些東西，一點兒也不用嗎？」厲白道：「這個卻是免不了用一點。」李吟雨道：「這就對了。你們擦在身上，自己是不知道的。凡是這種脂粉香味，初用的時候，香氣馥郁，過於濃厚，原也不過如此，惟有用了許久之後，衣袖之間，略略的染了些殘脂剩粉，一經身上的體溫或汗氣托出來，隨風吹出去一兩陣，在身邊要有個異性的人聞着，真是沁入心脾，其味無窮。剛才我聞見你圍巾上的香，老是要聞，所以捨不得走上前去了。這幾句說得厲白心窩一陣奇癢，直透頭頂心，十分愉快。對李吟雨笑道：「看你不出，對於這些事，倒很有考究。」李吟雨正想答話，已經到了小胡同口，走上大街，便停止談話，一陣和他上共和飯店來。到了裏面，厲白就吩咐茶房將房門開了，讓李吟雨在他外邊屋子裏坐。李吟雨道：「密斯厲，你就是這兩間屋子嗎？你前天寫信給我，叫我搬到你一處來住，這兒那裏有地方呢？」厲白道：「你要住幾間屋子呢？」李吟雨道：「那要得了幾間呢？一間就夠了。」厲白道：「卻又來，這裏兩間屋，我們各人一間，還不行嗎？」李吟雨笑道：「我是願意，不過兩間屋，只有一扇門進出，朋友來了，便不雅觀。」厲白把臉一板道：「什麼不雅觀啦？大概你我的熟朋友，都知道我們的關係，我們藉此把他鬧開了也好。你們今日說戀愛自由，明日說社交公開，難道都是假的嗎？你要知道兩性戀愛，這是天經地義，男女在一處交朋友，交得密切了，自然有身體上的結合，這是極普通的事，什麼稀奇？人家看見口裏就不說，心裏誰不知道？所以我看見舊社會上的女子，爲了禮節上的拘束，把神聖的戀愛，情願犧牲，真是得不償失，太不會打算盤了。有一班人，也知道戀愛是寶貴的，又要顧全什麼貞操兩個字，只好暗中和情人往來，其實，這種事，也決計瞞不了人的，到了最後，反惹得這萬惡的社會，送你偷人養漢四個字，真是氣死人。男子勾引女子，至多不過調戲的名詞，女子要和男子結合，就叫他偷人，簡直當賊看待，這是什麼話？我爲矯正這種惡風俗起見，和誰戀愛，老老實實就和誰戀愛，完全公開，不作那些鬼鬼祟祟的樣子。我絕不能承認偷人那兩

個字的名詞，我們兩人在一處住，就在一處住，別人管得着嗎？什麼叫不雅觀？這一派大道理，說得李吟雨啞口無言，只對厲白嘻嘻的笑。厲白笑着說道：「你也沒有話說了。」說着，將房裏門框上電機子一扭，裏面屋子的電燈亮了起來，他就走進裏面去換裙子。他回頭一看，門簾子沒有放下來，他便隔着屋子叫道：「密斯脫李，你進來，替我放下門簾子，免得夥計亂闖進來。」李吟雨聽了厲白的話，當真走進來，把門簾子放下來。只見牀上疊着棉被，把枕頭堆得高高的，厲白枕着枕頭，仰着半邊身子，橫躺在牀上，一隻腳懸在牀沿上，一隻腳卻伸出去勾牀面前那個小方凳子。李吟雨見他勾了許久，沒有勾着，便彎着腰替他把凳子端了過去。厲白看見，伸腳趁勢將李吟雨的腰一勾，李吟雨不會提防，身子往前一撞，腳一滑，上半身便倒在牀上，一個腦袋，直伸到厲白懷裏。李吟雨埋怨道：「你這人真是冒失鬼，倘若腰擱在牀沿上，那可不是玩兒的。」厲白一隻手按着他的腰，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臉，笑着問道：「我問你，剛才你在女子改造會，爲什麼和秦漱石那樣客氣？」李吟雨被他按着，站不起來，連忙捉着厲白的手，說道：「摸得人家的臉，怪癢癢的，快別動手，有話好好的說罷，要不然，我就要咯支你了。」厲白聽了這話，先笑起來，趕快放了手。李吟雨站了起來，把兩隻手東指西戳，往厲白脖子上脅下腰下，四處亂揣，厲白在牀上把口笑得茶杯那樣大，滿牀亂滾，兩隻腳就像踏自行車一樣，也是上上下下的亂蹬，口裏不住的求饒。李吟雨道：「你要我饒你也容易，必得叫我一聲哥哥，我才住手。」厲白笑得上氣接不上下氣，喘吁吁的說：「哥……哥，好……哥，這還不成嗎？」李吟雨這才住手。厲白坐了起來，一面理耳朵邊的鬚髮，一面指着李吟雨笑道：「你鬧得够了，我非重重罰你，不能讓你走。」李吟雨道：「罰我什麼事？你說。」厲白道：「罰你和我寫兩封信，一封寫給龐總長，一封寫給汪督辦，寫完信，還得替我在煤油爐子上熬一鍋蓮子粥。」李吟雨道：「現在已經七點鐘了，再要做這些事，到了什麼時候呢？」厲白道：「不要管他什麼時候，反正你不替我做完了，我不能放你走。」李吟雨沒法，只得一樣一樣替他去，到了十一點鐘，兩個人才把蓮子粥，吃下肚去。李吟雨笑道：「現在沒有什麼事了，可以

放我回去吧？厲白道：你要走，只管走。李吟雨偏着頭，斜着眼睛望着厲白笑道：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道你賞臉不賞臉？厲白聽了這話，眯着眼睛一笑，說道：你瞧，這一副骨頭，什麼要求？這不是廢話嗎？乾脆，你就……李吟雨笑道：那固然是一樁事，還有一層，我這兩天實在窮得厲害，你若手中方便，務必借十塊錢給我使，等我好去還些零碎小債。厲白聽了這話，猛然伸出手來，揪着李吟雨一隻耳朵，笑着罵道：你這壞透了的東西，那回都是這樣問我借錢？李吟雨縮着脖子，把兩隻手掩着耳朵，嚷道：哎呀，耳朵揪掉了。厲白道：別嚷，仔細隔壁屋子裏人聽見，便放了他的耳朵，握着他的手，正色說道：玩笑歸玩笑，說真話歸真話，你若真沒有錢用，在我這裏再拿十塊去，也不算什麼，可是我剛才所說，叫你搬來住的話，你究竟意思怎樣？李吟雨道：只要能把那邊公寓裏的帳開銷清楚，你要我什麼時候搬來，我就什麼時候搬來。但是，我很不願意和你說這句話，免得你又說我在你面前敲竹槓。厲白道：這也很容易，倘若你真欠公寓裏的錢，我明天可和你一路去算帳，欠他多少，我替你還他多少，這你就無話可說了吧？李吟雨聽了這話，心裏想道：人心都是肉做的，他在外面七拼八湊弄來的錢，我實在用的不少，對於人家，不能不拿出一點良心來。心裏這樣一想，就覺得他的這張大嘴，也並不討厭，便又坐下了。和厲白找些閒話談談，一直談到兩點鐘，再要走時，共和飯店早已關了門。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李吟雨只得和厲白一路回公寓去，把欠帳算清。從這天起，他們就實行合作。當他們實行合作以後，約摸有兩個星期，外面的閒言閒語，實在不好聽，大家都說女子改造會，大概是先由公妻這一項事業，先行着手。這關打破了，其餘的自好進行。這種說法，自然也有一部份理由，誰知就在這個時期，女子改造會，忽然分裂為二，另外成立了一個女子解放會。女子解放會的會長，正是秦漱石，卻與他的好友厲白，處於政敵的地位，外間看見這種的現象，都十分歎惜，說是政治這樣東西，真是參與不得的，連所謂水做的女孩兒家，一做了政客，也會內鬨起來。這話一傳到新開界耳朵裏去了，也有許多人要打聽真相，以便揭破外面的疑團的。也是事有湊巧，女子改造會

的厲白這時忽然發出一大批請客帖子，就在會內開一個茶話會，招待新聞記者。接到帖子的人，看見上面大書厲白謹訂，知道他是一個異性的時髦人物，無論識與不識，早就願蒞會，瞻仰一番，況且逆料這回招待，與女子改造會的分裂，必定有關，也應該去看看，以便爲女子參政歷史上，多留一點材料，所以這日到會的新聞記者，居然有二三十位。一會兒，大餐桌子上，茶點擺好，厲白穿了一套灰色嗶嘰衣裙，頭髮燙的蓬蓬的，擦了一臉的粉，十分素淨。走了出來，站在主席對來賓一鞠躬。當時劈劈拍拍，滿座就鼓起掌來。厲白便開口說道：鄙人今天約諸君前來，蒙諸君惠臨，十分感謝。諸君職務很忙，我也很知道的，倘若沒有不得已之處，也不敢輕於奉請，現在我有一樁事，要求諸位幫忙，望諸君念我是個弱者，要盡力援助才好。大家聽了這話，都嚇了一跳，想道：糟了，許是他要藉口會裏經費支絀，請我們捐款，或者要我們在報上和他鼓吹，也未可知，都在大悔此來上當。厲白接上說道：我爲什麼事要求諸位援助呢？這句話說來也長，我現在簡單的報告諸位。不是別的什麼事，就是我的未婚夫，被人引誘，現在不認我了。說到這裏，嗓音就硬了。那些來賓，高高興興而來，以爲厲白必有一番大議論，不料說了出來，原來是這一回事，大家打一個照面，不好作聲，頓時桌子底下，卻好像打無線電一樣，你敲敲我的腿，我敲敲你的腿，忙個不了。厲白接上說道：我的未婚夫是誰？大概在座的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今日我正式宣布出來。他姓李，名字叫做吟雨，本來是我一個同學，我看見他很好，就和他訂交爲友，這是兩性戀愛的初步，諸君不少個中人，當然是知道的。這句話說完，當時就一陣鼓掌。厲白又接上說道：從此以後，我們感情逐日進步，就有了婚約，近來我們爲合作辦事便利起見，並且住在一個旅館裏。無論如何，我們有了夫婦的關係，是很明白的了。不想我們會裏，有一個秦漱石女士，他竟做這樣不道德的事情，實行勾引我的未婚夫。其初，我以爲他們不過精神上的結合，還沒有肉體上的關係，誰知前幾天晚上，密斯脫李，卻有一晚上沒回來，我就有點疑心。到了第二天一早，他才走了回來，就告訴我，說有一樁急事，要十塊錢用，叫我借給他。我說：

你昨天晚上，準是鬧了什麼岔子吧？錢是有，你必須說出用途來，我才能拿出來。這句話，我原出之無心，以爲他或者在外面賭錢輸急了，借了人家的錢，等着要還。誰知他聽了這句話，漲得滿臉通紅，賭咒發誓的說：一點兒岔子也沒有，因爲有朋友住在旅館裏，要上天津去，卻因爲欠了帳，走不脫身，清早找了我，千託我，萬託我，請我替他找十塊錢。我想，別處去張羅，也來不及，所以回來請你通融一下。我就說：你昨晚住在那兒？他說：住在朋友家裏。我說：住旅館的人，也認得這位朋友嗎？他說：不認得。我說：這就不對了，住旅館的那個人，既然不認得你那位朋友，何以知道你住在他家裏，一清早就來找你？他見我如此說，分辯不過來，只得笑着說：老實告訴你，我也住在旅館裏，怕你疑惑我，所以我這樣繞灣兒告訴你。我聽了點點頭，便拿出十塊錢來。他正要伸手來接，我說：慢點，你這話靠不住，你要告訴我，是那家旅館，多少號房間，我才能給你。他也沒有思索，一口氣說出來，是明星旅館二十四號。他說完了，我不動聲色，將錢交給他，他忽忽忙忙就走了。我等他出門之後，馬上跟了出去，雇了一輛車，一直就上明星旅館，到了旅館裏，我一問茶房，二十四號，有沒有一位李先生住在這裏？茶房對我看了一眼，就說：不錯，可是帶了太太的。我說：那就對了。茶房便引我走到二十四號房間門口，我在外面，就聽見密斯脫李的笑聲。推門進去一看，他正和秦漱石女士坐在一處說笑。密斯脫李見了我來，臉上像漆了硃砂一樣，說不出話來。到後來他反惱羞成怒，質問我追來做什麼？當時就是活菩薩也忍耐不住，是我和他兩人吵了一頓，方才回家。誰知密斯脫李就此變了心，由前日起，就搬着走了，和我脫離關係。諸位都是輿論界的明星，向來主張公道的，秦漱石這樣賣友，李吟雨這樣的賴婚，實在是學界的敗類，情場的蠹賊，望諸位對我加以援助，一致聲討。說着，嗓子就一硬，撲撲簌簌掉下淚來，臉上擦的那層粉，被眼淚洗着，現出一條條的紫痕。加上他的蓬頭和那一身淺灰衣裙，活像一個小寡婦，在場的人都十分可憐他。厲白將話說完，對在場的新聞記者，深深的一鞠躬，滿大餐桌，上，劈劈拍拍，又是一陣鼓掌，大家用了一些茶點，各自散去。厲白覺得今天所來到的新聞記

者，對他的感情，都還不錯，心裏比較舒服一點。厲白雇了車子，自回共和飯店來。茶房開了房門，走進房去，室邇人遐，心裏又生了許多感觸。覺得這些男子漢，他對於女子，是專門以貌取人的，你若臉子生得不好，就挖心給他。他也是沒用，掩上房門，坐在桌子邊，呆呆的想。這時，暮秋天氣，院子裏的葡萄藤，早已收拾乾淨，只剩一所空架子。瑟瑟的西風吹了過來，越發覺得院子空落落的。厲白的房間，和這院子，只隔着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紙上有幾個指頭大的小窟窿，風在眼裏吹了進來，屋子裏增了許多寒氣。屋頂上，懸着的那盞電燈，微微的有點擺動。卻也奇怪，覺得他的光，今夜都是慘白的，再一看，硯池是乾的，茶壺是冰冷的，滿屋子都顯得冷清清的。厲白坐在桌子邊，正對着一面梳頭鏡子，想起這一次燙頭髮，還是李吟雨幫着燙的，不料他的溫存體貼，全是欺騙我的，自己一味癡心想和他結婚，供給他的衣食，真是冤透了。這一傷心，不由得又掉下淚來，剛才在會場上流淚，怕把粉洗去了，不能忍住一點，現在反正要睡覺了，不必顧慮，就伏在桌子上，儘量的一哭，足足有一個鐘頭。雖然沒有哭出聲來，眼淚拋珠似的流了出來，把臉上的粉洗個乾淨，一照鏡子，臉黃黃的，眼睛泡也有一點兒腫。正在凝神，猛然間，壁上的時鐘，噹噹響了二下。想道：時候不早了，去睡罷，我們江西人有一句話，三隻腳雞公找不到，兩隻腳老公要幾多！這樣忘恩負義的人，我還想他做什麼？他雖然用了我幾個錢，他也小小心心陪着我住了許久，我也不上當，我還有許多正經事沒有做，何必爲這點小事煩惱。想畢，脫了衣裳，就去睡覺。到了次日，厲白起來，想起龐總長那裏，幾回前去，他都不在家，今天不如趁個早，前去碰碰看，主意打定，他便換了兩件樸實点的衣服，重新擦了雪花膏，照照鏡子，衣服穿得端正了，然後才雇了一乘車子，往龐總長家裏來。這天龐總長正爲有特別閣議，一早就走了，厲白又撲個空，好不煩惱。心裏想道：他每天下午，總要到部裏去的，我到部裏去找他罷。我雖然是求差事，和別人不同，別人要做官，無非是想弄兩個錢，我們做官，卻是爲女界參政運動作先鋒，是正大光明的行爲，犯不着瞞人，就是到部裏去找他，他要嫌太過於公開，我還要把這番話教訓他一

番呢。他自思自想，很覺不錯。到下午三點鐘，他果然一直到衙門裏來會龐總長，走到門房，他掏出一張名片交給號房道：我要會你們總長。號房接過名片一看，上面寫着女子改造會會長，北京學生同盟會幹事，愛社總幹事，各團體聯合會交際員，婦女週刊社編輯，旅京贛省青年會幹事，水災急賑會會員，還有幾行名目，號房也來不及看，心想他多少有點來頭，我且替他上去回一聲。便請厲白在接待室裏坐着稍等一等，自己便拿了片子直送到總長室裏去。龐總長接過名片一看，把眉毛皺了一皺，搖搖頭，嘆的一聲又笑了。便吩咐茶房，對面屋子祕書室裏，把舒九成祕書請了過來。舒九成來了，龐愛山將片子遞給他，笑着說道：這個女學生真是荒謬絕倫，他並沒有經過人介紹，前次曾找到我家裏去過一次，見面之後，他就找我要差事。我說我那裏並沒有女職員，這卻是無法安置，你們年輕，還是安心讀書罷。他卻老師長老師短，叫個不了，伸手難打笑臉人，叫得我實在沒法申斥他。只好說你暫時回去罷，若是少學費使，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他才走了。以後他就常常來找我，麻煩透了。舒九成道：總長怎麼是他的老師？龐愛山笑道：我那裏有這樣的學生？只因那華國大學，我也是個董事，他就硬派我是他的老師了。這回來，大概又是來找差事，你可以去見他，看他說些什麼。舒九成答應着去了，便在會客廳裏等着，吩咐茶房請厲白。厲白來了，遙遙的看見舒九成，兩腳並立，兩手交叉在胸前，放出嬌滴滴的聲音，口裏叫着老師，便彎着腰深深的鞠了一個躬。等到走進來一看，並不是總長，方才覺得剛才過於冒失，不覺臉上一紅。舒九成使用手指着椅子道：請坐！請坐！厲白坐下，先問道：你先生貴姓？舒九成道：姓舒。厲白道：鄙人有點事，要見龐老師，請舒先生代達一聲。舒九成道：總長事情很忙，沒有工夫見客，女士有什麼話，兄弟可以轉達。厲白道：這個我是知道的。說到這裏，微微露出一點笑容。又說道：我和總長有師生之誼，不應該以普通來賓相待，要親自接見才是。就是鄙人錯了，當面教訓一頓，那也不要緊，如今派人出來代見，好像生疏了許多似的。舒先生以為如何？舒九成道：總長實在有事，不能出來。厲先生有什麼話，儘管告訴鄙人，由鄙人轉達，也是一

樣的。厲白聽見他這樣說，這龐總長大概是不能出來的。便道：也沒有別事，前幾次會見總長，曾當面依允我，給我一點事做，現在相隔許多日子，並未看見發表，恐怕總長事多，把這件事忘了，特意來見總長，懇請栽培。鄙人雖然程度幼稚，不瞞舒先生說，國立私立大學的學生，認得很多，在學生會裏，他們很尊重我的話，關於調停學潮這個問題，我多少可以替總長出點力。舒九成道：厲先生的話，總長也曾和我說過，不過各機關現在都沒有女職員，我們似乎不好開這個例。厲白笑道：舒先生對於世界上女子參政運動這樁事，未免太不留意了。英國美國，不去說他，就是中國廣東湖南，早有女議員了。再要說到北京，家父衙門裏就有我一個差事。舒九成道：令尊是在那個機關？厲白覺得這話說得太冒昧了，臉上一紅，很為躊躇。停了一會，低頭看着地下說道：不是鄙人親生的父親，是義父衙門裏。舒九成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先生這樣說，我倒想起一樁事來，彷彿在那個報副張上看見，說中外會議辦事處，有一個女職員，這女職員就是督辦的乾小姐，難道這乾小姐，就是厲先生嗎？這一句話，似乎問得唐突一點，厲白有點難堪了，他的答覆倒值得研究。看他如何答覆，便在下回。

第十五回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



卻

說舒九成一問之下，厲白竟毫不為難，從從容容答道：是的。鄙人以爲這種事，並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地方，因爲他是我的老師，師父原是一樣大，加之他又是我敬愛的，所以我爲表示我的誠意起見，就直接了當，拜他老人家爲義父，其實，和求差事這個問題，原是截然兩事，這些沒有世界眼光的報紙，要破壞女子參政，蹂躪女權，所以說些刻薄話，成心破壞我們的名譽，那能把他們的話，作標準呢？舒九成道：女士這番高論，我極佩服，不過敝部卻非中外會議臨時機關可比，非經政府許可，不能任用女職員。厲白道：這一層我也明白，但是鄙人不一定要到部辦事，只要總長發出一封聘函，聘請我做顧問一類名

舉職那就行了。舒九成道：這樁事，兄弟不能負責答復，回頭一定把這些話，轉陳總長。厲白道：舒九成瞅了一眼，取出手絹來，握着嘴笑道：那末，這樁事，我就完全拜託舒祕書了。總長倘若還有什麼顧慮的時候，還要請舒公替我吹噓才好。舒九成道：倘有能幫忙的地方，兄弟沒有不幫忙的，這個可以請女士放心。厲白道：那我感謝不淺，舒公公事很忙，我不便在這裏打攪，改日再會罷。說畢，深深的一鞠躬，這才走了。舒九成把這一番話告訴厲愛山，他當然置之一笑。舒九成走回祕書室，茶房回說，有位楊杏園先生打電話來，請舒祕書有話說。舒九成道：你可以回個電話，請楊先生不要走，說我馬上就來，茶房答應着去了。這時，已經六點鐘了，應該散值，舒九成坐了馬車，便往皖中會館來，一進左邊小院，那老幹橫空的槐樹，映着雪白的地，有許多枝枝桠桠的影子，不覺已是夜色朦朧了。他掀開正屋的棉布簾子進去，只覺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一看時，燈點的通亮，洋爐子裏的火，也燒得熊熊的，茶几上桌上，高高低低放了幾盆梅花，書桌上兩個古瓷盤子，盛了一盤子木瓜，一盤佛手，這幾樣東西，被暖氣一烘，就香濃滿屋。再看裏面屋子裏，桌上墨盒打開，壓住一張紙，筆卻架在墨盒上。桌上茶壺邊，斟了半杯濃茶，已經冰冷了，卻不看人。再回頭望牀上一看時，楊杏園正和衣橫睡在牀上，扯了半邊棉被，蓋着上半身，舒九成也不去驚動他，走到桌子邊，移開墨盒，拿起那張白紙一看，歪歪斜斜，行書帶草，卻是幾首詩。上面寫的是：

短屏移卻小堂虛，焚了沉檀掃蠹魚。茶竈藥爐生活裏，詩心瘦損病相如。醉後題詩半未成，隔簾霜月冷清清。假爐無計消長夜，閒聽銅壺煮茗聲。窗前積雪堆黃葉，屋角清霜映月華。

舒九成不覺失聲道：起得好。楊杏園正睡得模模糊糊的，聽見有人說話，一掀被條爬了起來，見是舒九成，笑道：啊呀，客人進來了，我一點還不知道，對不住！對不住！舒九成笑道：你還有工夫作詩？楊杏園道：那裏是做詩，也是不得已。舒九成道：做詩，有不得已的，這卻奇了。楊杏園道：你有所不知，因為我在報館裏，已經改編副張，好的稿

子總是不够，所以自己作點稿子湊數。舒九成道：我不知道已改編副張，我要知道，早就來找你了。楊杏園道：爲這個事，我正要答覆你，你昨天寫信請我幫忙的話，我是敬謝不敏。舒九成道：你現在改編副張，晚上沒有事了，正好弄個報館的兼差，爲什麼不幹？楊杏園道：夜裏的生活，我實在幹怕了。所以我弄了編副張這個好缺，才逃出難關，那裏又有鑽進去的道理。舒九成道：你就不幹，看在朋友的分上，也得幫我的忙。楊杏園道：你那一張報，除你之外，還有三個助手，不說用通信社的稿子，就是各人自編自寫也勉強够了，還要找人做什麼？舒九成道：你那裏知道？那三個助手，說起來是大學生，其實都是銀樣鐵槍頭，拿一段通信社的稿子給他，他拿在手裏，橫看直看，看了半天，躊躇一會，拿起筆來，要編，又重新放下，他不但一個字沒有寫，反要從中生出許多問題來。問你這段新聞怎麼講，應該怎麼編，等你說得清清楚楚，十幾分鐘，已經犧牲過去，那有許多工夫？這幾天稿子都是我一個人編，只請那三位先生坐在一邊抄寫題目罷了。楊杏園道：你們這鏡報館的社址，就設在九號俱樂部旁邊，當然是俱樂部機關報了。舒九成道：那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借他們的房子罷了。楊杏園道：你這就是遁詞了，他們爲什麼要借房子給你們呢？舒九成道：我既請你去幫忙，當然不能瞞你，因爲這鏡報的社長，也是九號俱樂部的議員，所以用他個人的關係和九號俱樂部借的房子。楊杏園笑道：你貴報的社長，是不是在廣東鬧甄佩紳案子的文兆微？舒九成道：是他。但是據他所說，他和甄佩紳是沒有什麼關係，經香港官廳判決了，婚約一層，是不成問題的。楊杏園道：罷了，罷了，甄佩紳打報館的英名，我是久已聞名的了。他要和文兆微鬧起來，將我們牽連在內，那不是倒霉嗎？舒九成道：笑話，這是決沒有的事。你許知道，那年甄佩紳打報館，全是恃着袁世凱那點關係，現在並沒有第二個老袁，他是不敢到議員老爺面前去捋虎鬚的。楊杏園道：你還是另請高明，我實在不願幹這顛倒陰陽的生活。楊杏園雖然這樣說，無奈舒九成再三的說，他沒法，只好答應暫幫幾天忙，舒九成才安心去了。到了第二天，將晚飯吃過，便往鏡報館來，到了報館，給門房一張名片，他就引進編輯

部。只見舒九成和一羣人圍着大餐桌子在那裏談話，他看見楊杏園來了，便給一個連鬚鬍子滿臉酒泡的人介紹過去。說道：這是楊杏園先生。又對楊杏園道：這就是文兆徵先生。楊杏園一看，只見他頭上戴一頂獺皮帽子，就是特製的，那帽子上面兩邊兩塊獺皮，一頭闊而圓，一頭長而窄，像把切菜刀一樣。身上穿一件芝蔴呢大衣，袖口只有四寸大，裏面的皮袍子，像塞枕頭瓢似的，塞在裏面。那件大衣，雖然披在身上，卻是綁得鐵緊，鈕扣子實在也扣不起來了。楊杏園想道：從前我聽見甄佩紳那樣愛他，以爲文兆徵必然是個時髦政客，一表非俗，原來不過如此。這時，舒九成又和楊杏園介紹三位同志，一位是王小山，一位是駱赤化，一位是文福途，是文兆徵先生的令姪。這三位裏面，以王小山先生最負盛名，他做得一手好新詩，詩學專刊上，常有他的大作。他在詩學上，有一個大發明，就是用那極複雜的文法和極悠揚的調子，作出獨句詩來。這種詩，每首只有一句，不是用過一番敲練工夫的人，那是作不出來的啊。楊杏園和他們見了面之後，從這天起，就在鏡報館開始工作。有一天，楊杏園因事進城，到報館裏早一點，只見編輯室裏靜悄悄的，堆了一桌子稿子，全沒有開封。王小山一隻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隻手插在大衣袋裏，在電燈下擺來擺去，搖着頭口裏不住的念道：孔雀東南飛呀，五里一徘徊呀，十三能織素啦，十四學裁衣囉。楊杏園道：王先生，好濃詩興啊！王小山笑道：無聊得很，念着好玩。密斯脫楊，你對於詩學上，也有一些研究嗎？楊杏園笑道：略懂平仄而已，算不得會。王小山道：密斯脫楊，你這句話，大有語病。作詩講究平仄，那是死的文學，是國渣派所幹的事情，作詩和懂得平仄不懂平仄，那是絲毫沒有關係的。作詩只要有自然的情景，調子和諧與否，那已經落了下乘了，何況還講究平仄，要死板板的七個字五個字一句哩。楊杏園聽了這話，正要申辯，只聽見牆上的電話機，叮令令的響了起來，王小山趕忙走了過去接電話。他說道：喂，鏡報。哈哈，密斯陳吧，我是小山啦。楊杏園在一邊聽見，知道他們是說情話，不便在這裏偷聽，便走出編輯部來。想道：這九號俱樂部，報上登得鬧轟轟的，這和那裏，只隔一個院子，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的內容，趁着沒有

事，我且走過去看看。想畢，便從院子裏的小門，蹣了過去。繞過走廊，先是三間屋打通了的一個客廳，屋子中間，有四張大餐桌子，拼成一張長案，上面蒙了雪白的毯子，桌子的四圍，沿邊擺了幾十套茶碟茶杯，這大概是他們議員老爺，會議的所在了。走過這客廳，又走過兩進正房的外面，屋子裏面電燈也沒有扭亮，黑洞洞的不見一個人。他想着：怎麼着？這裏面就是這樣冷冰冰的嗎？正狐疑間，忽然一陣笑談之聲，從後面出來，他順着聲音轉過去，又是一個院子。上面一列大屋，裏面人聲喧嘩，電光燦亮，知道是來到了議員聚會的地方了。心裏想，我又沒有什麼熟人，進去作什麼呢？正要縮腳轉去，來了裏面的一個茶房，他道：楊先生，總不見你過來，何不進去坐坐？楊杏園道：等我瞧瞧，熟人多不多，別忙進去。說着，便走到玻璃窗外，隔着一層網紗朝裏望去。只見右邊另外是一間房，這邊和中間，卻是通的。中間一套桌椅，有四個人在那裏又麻雀牌。有一個胖子背後，站着一個時髦裝束的妓女，那妓女一隻手搭在胖子肩膀上，一隻手扶着桌子旁邊的茶几，把他的頭直伸到胖子耳旁邊，去看桌上的牌。胖子扭轉頭來，兩個人的嘴，正碰一個正着。頓時滿桌的人，伸着腰哈哈大笑。那妓女不肯依他，便捏着拳頭，在胖子胳膊上亂打，隨身便歪到他懷裏去，身子亂扭。胖子放下牌，就是一擡，哈哈笑個不了。楊杏園再看左邊，只見四方擺下許多躺椅，有幾個人睡在椅子上，吸着紙煙，指手畫腳，在那裏說話，說什麼卻聽不出來，還有兩個人，一個人和一個妓女，擠着坐在椅子上，交頭接耳，在那裏說話。有一個人，睡在椅子上，望着他們吟吟的微笑，右腿架在左腿上，搖個不定。把一隻手，放在右腿上，拍一下，三個指頭換着點，三點，一張嘴上，下直動，大概在那裏唱二黃慢板，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忽覺得一陣香味，撲鼻而來。四圍一嗅，正是那右邊房裏出來的，便挨着窗子走到右邊來，仍舊隔着網紗，朝窗裏望去。只見正面一張銅牀，雪白的褥子上，放了一套鴉片煙傢伙，有兩個人睡在那裏燒煙。橫頭放了一張橫木坑，正點着煙燈，一個人側着身子，對燈橫睡在上面，一隻手三個指頭夾了一根煙籤子，放在大腿上，一隻手捏着半個拳頭，伸出一個無名指，直伸到燈邊下去。他的

眼睛已閉着了。正在一口煙沒有燒完，就在這個姿勢中間睡着的。看那上面時，那二位你一口，我一口，卻燒得正有味。忽有一個人從外面跑了進來，口裏喊道：望伯望伯，起來起來，王芝庭來了。那睡着的人被他喊得渾身一縮，着了一驚，睜開眼睛道：哎！我歪歪就迷糊過去了。芝庭是幾時來的？我要找他說話去，我讓你躺一躺。說着他站了起來，這一個人便伸過頭去，對他耳朵邊說了許多話，他卻不住的點頭。末了，他便大聲說道：那是自然，交情歸交情，公事歸公事。說着，伸出兩個指頭道：總不能把九號自己的和普通的，都歸着一處算。說畢，那個人便到外面房間裏來了。楊杏園怕他走了出來，碰着不像樣，便往後一退，回轉身仍舊回報館來。走到編輯部裏，只見王小山剛剛掛上電話機。過了一會，電話鈴又響，楊杏園接過來一聽，是吳碧波打來的，正是要找他說話。吳碧波問道：剛才我打了半個鐘頭的電話，電話局老是說有人說着話，你們那裏是誰有這些個廢話？楊杏園笑道：以後這個時候，我請你不要打電話來，因為這九點鐘附近，有位同事的，要在電話裏到婦女學校去上一點鐘功課，有佔用六十分的特權，是不許旁人打攪的。他嘴對着話機說話，眼睛可望着王小山，王小山也就微微的一笑。吳碧波笑道：我告訴你一個消息，現在我在遊藝園，我看那個新來的新劇旦角，卻是我們的熟人，你猜是誰？楊杏園道：無頭無腦，我怎樣猜法？吳碧波道：那個廣告上所登的薛春絮，正是我們中學堂的同学黃夢軒，你說奇也不奇？楊杏園道：我彷彿也聽見他唱成一個名角了，不知道他卻改了名姓，還到北京來了。但是你何以知道是他？吳碧波道：我看戲的時候，看他這個臉子，就像好熟，後來越看越熟，仔細一想，卻是夢軒。我便做了個冒失鬼，跑到後臺去看看，誰知他見了我，就先叫我，這時他化了裝，活是個女學生，不然，我還不敢打他的招呼呢。他知道我們都在北京，正想和我們談談，你編完了稿子，何不來看看老友？楊杏園道：果然是他，我倒要來看看，你在那兒多等一等，我十二點鐘以前準到。說完，就把電話掛上，誰知等到十二點鐘以後，自己的稿子方才編完，便趕忙坐上車子，出順治門逕往遊藝園來。這時，那馬路上，靜蕩蕩的，從北一直望到南頭的極端。

並沒有什麼障礙視線的東西，街左邊的電燈，從面前排得老遠去，越遠排列越密，一串亮星似的，懸在半空裏。電光影子裏，不過幾輛人力車，帶着一隻半黃半白的燈，格支格支，在馬路上拉了過去，深夜的北風，在街心吹了下來，刮在臉上，就像用不快的剪子，一陣一陣，來割一樣。楊杏園坐在車上，心裏想着，笑道：這樣的寒夜，老遠的來看朋友，這也無異雪夜訪戴了。不一會兒的工夫，車子到了遊藝園，戲早散完了，門口只剩了兩盞街燈，黑洞洞的，大門也掩上了，留着半邊出入。楊杏園心想，這時候還去嗎？正在猶豫之間，只見走出一個人來，側着身子，走出那柵欄門，和楊杏園對面碰個正着。他就在那黃昏的燈光下，對楊杏園仔細一看，笑着說道：好哇！你叫我老等，什麼時候了？你這時才來。這人正是吳碧波。楊杏園道：偏偏稿子編完了的時候，又臨時來了兩個消息，所以來遲了，現在我們一同進去罷。吳碧波道：等一會兒，他這裏就要關門，豈不把我們關在裏頭？楊杏園道：黃夢軒他難道不出來嗎？吳碧波道：你不知道？這班文明新劇家，和拆白黨三個字，好像有連帶的關係，走到那裏，人家就注意到那裏，總有點不放心，很容易招是生非。這回他們這一組的人，倒也漂亮，爲避嫌起見，乾脆住在遊藝園裏面，自己情願處於受看管的地位，好減少外邊的疑心。楊杏園道：那末，我就明天白天來罷。吳碧波道：不用，我已經和他約好了，明天早上就在這天南樓吃早點心，誰到誰先等。楊杏園道：這很好，你就不必回北城去了，可以在我那裏住，明天我們一塊兒來，你看好不好？吳碧波道：很好，這樣的寒夜，坐了長途的人力車，第一這兩隻腳，就要凍成冰塊，何況明天又要冒着早寒出來呢。說着，走上馬路，又雇了一輛車，二人便向皖中會館來。到了次日早上，他們洗過了臉，已經十點鐘了，不敢耽擱，就上天南樓來。到了天南樓，黃夢軒卻還沒來，他二人便泡了一壺龍井，吃着瓜子先等。約摸有三分鐘工夫，夥計喊道：有人找吳先生，楊先生。吳碧波答應道：在這裏。一聲未了，黃夢軒便走進來了。楊杏園一看，只見他戴了淺灰呢圓蓋式便帽，上面有一條白地藍格綢條，身穿青呢西式大衣，領上又圍一條白地蔥綠花紋縐紗圍巾。一別六七年，他臉上有紅有白，還是小孩兒一樣。

兩腮下面，還有幾點淺淺的胭脂痕跡。他一見楊杏園，早就搶了過來握手，坐下來，彼此少不得敘敘幾年的闊別。楊杏園笑道：「我不料報上登着一寸見方薛春絮三個字，原來就是你，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你爲演戲，雖然受了家庭和許多朋友的反對，卻也值得呢。」黃夢軒笑道：「都是老同學，我不妨說句老實話，這個演旦的事，實在幹不得，在長江還好一點，到了北京，玩像姑的這種地方來了，我覺我對於人格二字，簡直沒有討論的價值。」楊杏園道：「這或者是你主觀的錯誤，我以爲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至如此。」黃夢軒道：「老實告訴你，我是看穿了，這裏面是王八兔子強盜賊，樣樣都有，人家專罵他是拆白黨，那真是稱贊他呢。」吳碧波笑道：「你這話憤激得很，必有爲而發。照你這樣說，難道這個裏面，也有和像姑同等的人物嗎？」黃夢軒正端着一杯茶要喝，聽了這話，將茶杯放下，歎了一口氣道：「這話說出來，我覺得你我都未必肯信。別的不說，就是我這一班裏面的吳錮人，大概你們是知道的。這位先生，他在上海，真能做出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別人做拆白黨，做到開男鑿子招待姨太太，這也就算到極點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雖然不演戲，他依舊還是女裝，三更半夜，坐着一輛車子，到處亂跑，聽見說有一個洋行的買辦，在法租界和他賃了一所小房子，打得火熱，吳錮人扮着姨太太一樣，卻每日到那裏去一次。這小房子裏用了一個老媽子，在一處混了一個多月，始終還叫他做姨太太。你想，這裏面的新聞，也就不必細談了。」楊杏園笑道：「我以忠厚之心測人，你這些話，未免形容過甚。」黃夢軒道：「我要有一句謊話，天誅地滅。楊杏園道：「你別着急，我也不過想着天下的人，決不能這樣不要臉，大概類乎此的事情，真有也難說。」黃夢軒道：「是呀！起初我聽見說，以爲異乎常情，也不肯信。這回他到京裏來，有一個穿西服少年跟着他住在一處，親戚不像親戚，朋友不像朋友，很是可疑，現在我一打聽，這位穿西裝的，叫什麼阿雷，在上海也是吃洋行飯的人。因爲在吳錮人身上，着實花了一筆錢，居然得了監視他的特權，這回吳錮人北上，阿雷情願犧牲他的職務，一路跟着來。吳錮人也就委委屈屈的，聽他的指揮，把賺來的包銀，供着阿雷吃喝。這裏的經理，因爲吳錮人是個紅角，也

就在後臺特地預備一間屋子，專歸他們兩個人住。鬼鬼祟祟的，我們真有些肉麻。據人說：吳錕人有一張字據，在阿雷手裏，上面有雷門吳氏字樣。吳碧波道：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夢軒道：這算什麼？還有呢？楊杏園皺一皺眉，道：罷了，許多年不會面的朋友，會了面，把正經話丟了，儘管談這些話作什麼？我們說別的罷。說着，偏偏頭想了一想，笑道：沒有會面，好像有許多話要說，見了面，不知道從那裏說起。索性一句話都沒有了。吳碧波道：我倒找着一個問題了。夢軒，你訂了婚沒有？黃夢軒道：這個話就是個極困難的問題了。我們吃這行飯，大家閨秀，固然是不肯給你的，就是規規矩矩小戶人家的閨女，他也不願意，所以來做媒的，除了王八兔子賊的同行，就是三不四的流氓，我要是好好的成頭家，怎樣能答應？再要說到自己找一個吧？我們的社交，是不許公開的，無論和男和女交朋友，都有嫌疑，那裏找去？吳碧波嘻嘻的笑道：人家總說新劇家是拆白黨，好像拆白黨就是新劇家的代名詞，這樣看來，卻是冤枉。黃夢軒道：冤枉也不冤枉，新劇家軋姘頭的事，是個個有的，不過這都是鬼鬼祟祟來的，那有好的婦人，肯幹這樣事？在這裏面去找老婆，都不是找產婦鬼收生嗎？我是看得多，想得破，決意不來的。要模糊一點，一百二十個老婆也有了。楊杏園道：姨太太大小姐玩戲子的事情，在上海租界上，雖然不算一回事，可是北京的人，遇着這樣的事，都是恨得咬牙切齒的。我勸你仔細一點，不要上人的釣鈎，鬧穿了，可不是玩的。黃夢軒道：這樁事，我是把持得住的。說着，在大衣裏面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拿着給楊杏園看。道：你瞧，我還沒有來一個禮拜，就有人把買賣送上門來，當真這拆白的罪，都在新劇家嗎？楊杏園接過來一看，那信封上寫着面交薛春絮先生收內詳，共是十個字，筆力十分細弱，一望而知是位讀書不多的女子手筆。在信封裏一抽，裏面有一張小八行，上面寫道：

春絮先生惠鑒：在漢口的時候，我長看你的戲，就很愛你。現在你又到北京來了，真是有緣，我現在特以請小德兒送這信給你，請你會一面，你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一定不推遲的，回信請交來人可也。

姚淑貞敬上。

楊杏園看了笑道：倒有意思，雖然有幾個別字，愛好之情，溢於紙上。這小德兒又是誰？黃夢軒道：我也不知道是誰？這封信是我用人交給我的，據他說，是前臺一個女茶房交給他的，大概這就是小德兒了。吳碧波這時早把信接過去看了一遍，笑道：好一個既淑且貞的女子，卻會寫出這一封信來。便問黃夢軒道：他上面說，在漢口就常看你的戲，當然是你一個老知己，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來歷？長的可好看？這時，夥計將他們先要的湯包端了上來。黃夢軒用筷子夾了包子，低着頭一個一個慢慢的吃。吳碧波把筷子敲着醬油碟子，噹噹的響，對黃夢軒道：你說呀？黃夢軒吃着包子，只是微笑。吳碧波道：你笑什麼？黃夢軒道：我笑你這人，真是外行。你想，臺上唱戲的，就是我這個薛春絮，在臺下看薛春絮的，也不知有多少，他們天天看戲，自然認得我，我怎能知道臺底下誰是張三李四呢？這封信，也不過許多女看客裏頭一個人來的信，叫我怎知道他是什麼來歷？好看不好看呢？楊杏園道：說是這樣說，他既然寄一封信給你，決不能一點淵源沒有。黃夢軒道：這種事多的很，那裏有什麼淵源？寄封空信那不算回事，還有人把很貴的東西送上門來的呢。楊杏園道：那末，你對這封信，怎樣答覆？黃夢軒道：那裏能答覆？答覆就糾纏不清了，只要不理他就得了。據我看來，這人大概是半開通式的大小姐，他勾引新劇家，也像捧角家捧坤伶一樣，那裏說得上什麼情義哩？三個人談了一會，又各人吃了一碗湯麵。黃夢軒道：今天白天，是一本新排的戲，我還得去問問戲情，不能再坐了。你們也到後臺玩玩，好不好？楊杏園道：我們也有事，改日再到後臺來瞧你罷。說着，還了茶帳，各自散去。黃夢軒一人回遊藝園，走到後臺自己屋子裏，只見桌上放了一個白紙洋式信封，寫着薛春絮先生啓，旁邊寫着一個龐字。拆開來一看，原來是張請帖，上面寫明訂於月之二十星期日花酌候光，龐壽康謹訂，席設聚祿院笑紅房間。薛春絮正拿着看，他的用人老劉走了過來，說道：這是龐經理送來的，請這裏幾位拿大包銀的吃花酒。黃先生去不去？黃夢軒道：這真奇怪了，他們不是怕我們胡

鬧嗎？怎樣說我們逛窯子起來？老劉道：這不過是應酬名角兒的意思，在作經理的人，也是應該有的。黃夢軒道：這個我怎樣不知道？但是那裏不好請客？何必一定請到窯子裏去？你想這八大胡同裏面，最是招人耳目的地方，將來人家要看見新劇家成羣結隊上窯子裏去，加點作料，造出新聞來，豈不是一樁駭人聽聞的事嗎？老劉道：反正是經理請我們，又不是我們自己去的，怕什麼？要不然，咱們問問別人，看他們的意思怎麼樣？黃夢軒道：也好。不大会兒工夫，唱丑的江呆翁，唱生的胡蝶意來了，恰好他們都在被請之列的，黃夢軒便問他二人去不去？胡蝶意道：經理老板既然來請我們，不去不是不給人家面子嗎？黃夢軒道：我就怕這事傳到花報館主筆先生的耳朵裏去了，又是一個敲竹槓的好材料，那時候，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江呆翁道：那有那麼巧？我們剛剛吃一餐花酒，就被報館知道了，就是他登出來了，我們也可據實證明，說是龐經理請的，不是我們的罪。黃夢軒見他們都願意去，心想，樂得玩玩，也就不持異議。到了次日，他們把夜戲唱完，當真就大批的到聚祿院來。龐壽康本人之外，還約了一個廣東先生作陪，其餘的就是新劇家了。因為時間不早，笑紅房間裏，早把酒席擺好，大家來了，馬上就坐起席來。龐壽康也倒會招待，照着包銀請他們坐席，花旦吳錮人，包銀三百元，坐一席，悲旦薛春絮，包銀二百元，坐二席，老生吳野埃，包銀一百八，坐三席，其餘包銀只差一二十元，便含糊坐了。他自己邊下，擺了一隻方凳，笑紅便坐下了。黃夢軒一看，只看笑紅梳了燙髮的辮子，辮子上拴了一個大紅綢結子，身上穿件寶藍素緞旗袍，圓圓的臉兒，一雙水汪汪的杏眼，越發顯得風流。笑紅從前也在漢口做過生意的，心裏早就有個薛春絮，今晚同在一桌吃酒，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他見黃夢軒對他望着，坐在龐壽康身後，對黃夢軒瞧了一眼，眼角一動，露出一點笑容。黃夢軒看見他這個樣子，正中了他的心病，臉上一紅，便低了頭，只看面前的銀酒杯子，便搭訕着輕輕的問隔座的吳野埃道：紅姑娘真是紅姑娘，連酒杯子都是銀的。吳野埃正要告訴他，花酒都是如此，不想黃夢軒這話，好幾個人都聽見了，說他是外行，大家哈哈大笑。黃夢軒越發難為情，還好，

在這個時候，簾子一掀，進來一個姑娘，披了水銀色斗篷進來，笑紅看見，先叫一聲老五，吳野埃拿手一拐，黃夢軒輕輕的道：這就是報上說的總務廳長彭海，花幾萬塊錢討去三天的賽仙。黃夢軒看時，大家止住了笑聲，也都把眼光射在他身上。賽仙脫了斗篷，有娘姨接了過去，卻走到笑紅身後，在他耳朵邊囁囁的說話，眼睛卻望着吳細人黃夢軒胡蝶意三個人，滴溜溜的只轉。又輕輕拍了笑紅肩膀一下，抿着嘴笑了一笑。這胡蝶意臉皮是挺厚的，便問笑紅道：你們笑我什麼？賽仙對笑紅夾夾眼睛，叫他不要說。笑紅道：我們說我們的話，笑什麼？管得着嗎？龐壽康對賽仙道：我倒知道你的用意，和小白臉打無線電，是也不是？賽仙將他肩膀一拍道：不要瞎說，也就在那位廣東先生旁邊坐下。這幾位新劇家，都怕生是非，不敢叫局，就是笑紅賽仙各唱了兩段曲子，就算了一來夜深了，二來花酒也沒有什麼好吃，大家坐了一會兒，便散了席。黃夢軒覺得口裏有點渴，便在水果碟子裏，拿了一個蜜柑，要剝着吃。笑紅手裏，正剝好了一個蜜柑，自己只吃了一瓣。他見黃夢軒要剝蜜柑，便把手裏剝好了的交給他。黃夢軒只得接過來，紅着臉笑着輕輕的說道：謝謝你。笑紅瞅了他一眼，操着蘇白，把嘴一撇道：娘娘腔。這些人抽煙的抽煙，洗臉的洗臉，倒也不會留意他兩人的交涉。也是怪事，黃夢軒不過吃了笑紅幾瓣蜜柑，心裏好像總有一樁什麼事一樣。回到家去睡覺，睡在枕頭上，不覺又把剛才吃花酒的情形，閉着眼睛，溫上一遍，想到笑紅遞蜜柑給他吃的時候，暗裏頭曾將手把我的胳膊，輕輕的擰了一下。後來替我穿衣，又把腳暗暗的敲了我腿一下，這實在是有意思。想着，只見笑紅走了過來，笑道：你想什麼？向我房間裏去坐罷。黃夢軒聽了他的話，巴不得如此，便走進笑紅房子裏去。笑紅跟着走了進來，握着他的手，拉他在繡屏背後小鐵牀上坐下，一隻手摸着黃夢軒的臉道：你在臺上扮起女的來，怎麼那樣像？連現在我都疑惑你不是男子。黃夢軒被他摸得臉上發癢，忍不住笑起來。他正在得意的時候，忽然有個人叫道：春絮春絮！怎麼了？說夢話嗎？黃夢軒睜眼睛一看，原來是一場夢，天已大亮，胡蝶意在牀頭喊他呢。黃夢軒慢騰騰的坐了起來，在枕頭底

下，找出他手裏一看，已經十二點鐘了，雖開幕的時間，只有兩個鐘頭，應該起來吃點東西，好去化裝。便掖着衣服起來，一面叫老劉打洗臉水，忽然想起昨天晚上買了一把牙刷，放在大衣袋裏，便伸手到衣架上大衣袋子裏去摸，只覺裏面軟絨絨的，有一樣東西，這卻非原有之物，不知從何而來？此物爲何，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慾壑空填花叢迷老吏

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雌



卻

說黃夢軒觸着軟絨絨一樣東西，抽出來一看，卻是一條水紅灑花綢手絹，一股子花粉香氣撲鼻而來。黃夢軒失聲道：「咳！這塊手絹……說到這裏，忽然省悟過來，看見胡蝶意站在

這裏，便改口道：「還在袋裏嗎？」胡蝶意走過來，將手絹拿過去一看，說道：「我向來沒有看見過你這條手絹，那裏來的？」黃夢軒道：「我早就有了，是在漢口買的前兩天在箱子裏翻了出來，我想帶到戲臺上去用，不料到了化裝的時候，老找不着，誰知卻放在大衣袋裏，好幾天沒有穿大衣出去，所以就把他忘了。」胡蝶意是個無心的人，也沒有理會他的話，說了幾句就走了。這裏黃夢軒一想，這塊手絹分明是笑紅的，但是他什麼時候塞在我袋子裏的呢？怪不得他敲敲我的腿呢。一個人越想越有意思，越有意思越鬧得這一天，都是昏天倒地的，到了開幕的時候，他出臺去，一眼便看見第一排包廂裏面，有笑紅和那個賽仙坐在那裏。他們並肩而坐，看着臺上，有時候靠着頭說話，有時候對臺上指指，兩個人相視而笑。黃夢軒料他們倆必定是批評自己，演戲越發賣力。到了閉幕的時候，他忽忽的卸了裝，洗了一把臉，趕忙就跑到外面煙捲攤子上去買煙捲，眼睛卻不住的向四面去探望。偏偏湊巧，笑紅和賽仙恰恰挨肩走了過來，看見黃夢軒便和他們笑着點點頭。黃夢軒開口問道：「那裏去？」笑紅道：「我們到大菜館子裏去吃點東西，你來不來？」黃夢軒道：「好，你先去，回頭我就來作東。」笑紅對他眼睛一溜，說道：「你要來的呀。」便攜着賽仙的手往大菜館裏來，剛剛坐下，只見他房間裏的人阿金忽忽的走了進來，說道：

啾七小姐，我那裏沒有把你找到？你卻在這裏快活。笑紅道：又是什麼事，要你走了來？阿金道：老章來了，你還不快回去嗎？笑紅道：不是老頭子。阿金道：是的。笑紅道：隨他去罷，我在這裏好好的吃點東西再回去。賽仙操着蘇白道：老七，勿是我說你，你太大意點，我也是個喜歡白相的人，生意上我是不放空的。像章老頭子，這種國務總理資格的客人，我們做得到幾個人家望不到手，你反不好好交做，你是什麼意思？阿金道：五小姐這句話蠻對，遊藝園天天好來白相的，忙什麼呢？你要把章家裏這戶客人走掉了，那有什麼面子？笑紅道：你們看得這種空心大老官的大總理希奇煞！阿金道：七小姐我求求你，你回去一轉罷，回頭再來好不好？笑紅道：回去罷，再不去，就要把你急死了。說着，便在賽仙耳朵邊說了幾句話，賽仙點頭笑着說道：曉得，你回去罷。笑紅這才走了，得出遊藝園來，坐上自己的包車，不一刻兒工夫，就到了聚祿院，一進房門，只見那一個常來的江野湖，含笑先迎着說：老七，章總理他老人家早來了，叫我們好等啊。笑紅不理的，對他笑笑，笑紅回過頭來，只見章學孟總理坐在軟椅上，用手撚着嘴角邊望上翹的鬍子，眯着眼睛，對笑紅嘻嘻的笑，笑紅解開斗篷上的絆扣，阿金走過來，正要接過去，替笑紅掛上衣架，章學孟腳快手快，站立起來，早把兩隻手伸了過來，在笑紅肩膀上輕輕的一提，脫了下來，順手就掛上衣架上。阿金笑道：這還了得！怎好教章大人替七小姐掛衣服？笑紅原是把背朝着章學孟的，轉過臉對他點頭笑道：總理大人，對不住！章學孟學着蘇州話道：勿要客氣，便握着他的手，拉他在身邊坐下，先問他那裏來？笑紅說是遊藝園來，接上章學孟問長問短，問個不了。阿金在旁邊插嘴道：章大人，你老人家很喜歡七小姐的，何不把他討了回去，好天天伺候大人。章學孟撚着鬍子道：你七小姐不嫌我年紀大嗎？阿金又道：什麼話？就怕沒有這樣福氣罷了。江野湖等了半天，沒有說話的機會，捉住這一個空子，連忙對阿金道：你剛才的話，正和我的意思……說時，把眼睛斜了過來，一面偷看章學孟的顏色。只見章學孟依舊沒有笑容，又接着說道：恰好和我一樣，總理是無可無不可的。但不曉得老七有什麼意思，沒有笑紅歪在章學孟懷

裏，用手摸着章學孟的鬍子道：我有這樣的福氣嗎？章學孟格格的笑道：不是你沒福，就怕我沒福。說着，忽然咳嗽起來，低頭一看，腳下是地氈，並沒有痰盂，想起來吐痰，笑紅又壓在懷裏，正在爲難，江野湖一眼看見，趕忙把茶几邊的銅痰盂，雙手捧着送到章學孟面前，放在地氈上。章學孟看見江野湖把痰盂端過來，只得在裏邊吐了一口痰。對江野湖笑着點一點頭道：對不住。江野湖本來坐下去了，看見章學孟和他點頭，又連忙站了起來，垂着兩隻手，微微的彎着腰，滿面堆下笑來。口裏咕嚕了幾個字，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直等章學孟回過臉去，和笑紅說話，他才坐下去。笑紅靠在章學孟懷裏，用手指頭比着說道：今朝十七，明朝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章學孟道：你算些什麼？笑紅坐了起來，皺着眉毛道：二十三，不是冬至嗎？我卻一點花頭還沒有着落，你說教人着急不着急？照理呢，請總理幫點小忙，那不算一回事，不過早說吧。總理是有公事的人，未必把這點小事放在心裏，說了也是沒用，到臨頭來求你章大人呢？恐怕又遲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說好。章學孟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臨時找不着我，今天就要綁我的票，是也不是？阿金站在一邊笑道：章大人這句話，太言重了。七小姐是小孩子脾氣，心裏怎樣想，口裏就怎樣說，其實，除非大人不知道，知道還要說嗎？章學孟擦着鬍子微笑着道：你真會說話，可惜現在女人還不能作官，要不然，我一定請你去當個祕書，專門招待議員，一定可以替我出點色呢。說着，回過臉來問江野湖道：他們這冬至節，還有什麼規矩嗎？江野湖站了起來，彎着腰道：是，照例是有點花頭的。章學孟道：你不要說這些專門名詞，到底是怎麼一個辦法？江野湖道：是，不過吃酒打牌而已。章學孟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回頭又對笑紅道：二十三那天，我是不能來的，恐怕風聲鬧出去了，很不合式。說着，在皮袍子裏一摸，笑道：看你的運氣，身上所有的，全給你，好不好？說時，掏出一捲鈔票，順手遞給阿金道：你算一算，有多少？阿金拿過去，當真算了一算，答道：共是五百二十五塊錢。章學孟道：零的給你買點東西吃，整的就算什麼？我的花頭罷。笑紅和阿金聽見他說了這句外行話，都笑起來了。笑紅就借着這笑的時間，對章學孟道：謝謝總理。阿金也

眯着眼睛謝了一聲。章學孟卻只笑笑。這時，外面的老媽子送進一張局票來，阿金把鈔票望身上一插，接過局票，交給笑紅，笑紅看了一看，望着桌上一扔道：回頭再說罷。章學孟道：有人叫你的條子，你是不是就要出去？笑紅道：不要緊的。章學孟道：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是特意到你這兒來的，因為要到南城一個朋友家裏去吃晚飯，是順道來看你，現在到了時候了，就是你不出去，我也要走呢。笑紅道：總理果然有事，我們也不敢留。說着，伏在章學孟的肩膀上，對着他的耳朵，囁囁的說了半天。章學孟聽了，笑着只點頭，口裏不住唯唯的答應，慢慢的站了起來。阿金看見，早把他的黑呢大衣，拿了過來，提着領子站在他的身後，章學孟一伸手將大衣穿上。笑紅走到他面前，又把大衣的領子，給他理一理，一眼看見章學孟皮袍子領圈上的扣子沒有扣好，便伸出一隻手給他扣鈕扣，一隻手握着他的手，又輕輕的和章學孟說了幾句話。章學孟笑着答應道：好好！忘不了。這時，江野湖早站在房門口，章學孟走了過來，他一閃身子，讓他走了出去，才跟着後面走了。笑紅送到房門口，只照例說了一句再會，就不送了。回過頭來對阿金道：這騷老頭子來鬧了半天，把我一餐大菜就誤了，你去打個電話給賽仙那裏，你問問看回來了沒有？阿金答應着去了。一會兒來說：賽仙五小姐沒有回去。笑紅聽了這話，眼珠子一轉，冷笑了一聲。說道：自然沒有回去。阿金，你去告訴車夫，點上燈，我還要到遊藝園去。阿金道：剛剛回來，又去作什麼？笑紅道：你別管，我自然有我的事。阿金點着頭笑道：哦！明白了。笑紅道：明白了什麼？你說！阿金道：七小姐，你當真把我當傻子嗎？說畢，笑着去了。笑紅打開粉缸，重新撲了一點粉，披着斗篷又走出來。坐上車子，不多一刻兒工夫，就到了遊藝園，買了票進去。一點也不用躊躇，一直就上新劇場。剛要進門，只見賽仙在水果攤子上買了一大包水果，正要往裏走，一眼看見笑紅，便道：啊！老七，你來了嗎？我正要打電話給你，問你來不來呢？說着，四圍一望，走到笑紅身邊，輕輕的說道：他送了我們兩個人一個包廂呢，就要開幕了，我們進去坐罷。笑紅也沒有作聲，只是微笑，便和他一路走進包廂去坐。這時，臺上的正戲，剛剛開場，黃夢軒在這齣戲裏，有幾幕戲情，是

女扮男裝，反串小生，反而顯出他風流瀟灑的本來面目，笑紅看得出神，對着臺上，眼珠也不肯轉。黃夢軒這個包廂，本來是送給賽仙的，而今看見笑紅也來了，更覺得歡喜，一進後臺，便在上場門，撕開一點佈景，在縫裏只望外看，看得正在出神的時候，肩膀上拍的一聲，被人拍了一下，猛然間倒嚇了一跳，回轉頭來一看，卻是楊杏園。黃夢軒道：你冒冒失失的拍人一下，幾乎嚇掉我的魂。楊杏園笑道：你的魂，還在身上嗎？照我說，還不知道在那個包廂裏呢？黃夢軒正在高興的時候，聽見楊杏園這樣說，便拉他到堆佈景的地方，一五一十笑着把昨夜今天的事，和盤托出。楊杏園道：我勸你趁早收收心罷。這笑紅是南班子裏最歡喜搭架子的一個角色，得罪的人很多，人家正要找他的岔子，和他開心，你何必去作他的導火線？要仔細惹禍上身才好。黃夢軒還要說時，管幕的催他上場，他沒有說完，就上場去了。楊杏園一看，已經九點半鐘，要回報館去發稿子，不能等他下場，便到黃夢軒屋子裏去，就着桌上的紙筆，寫了五個字，珍重千金軀，下面註了一個杏字，楊杏園將字條寫完，壓在墨盒底下，便走了出去，一直就向鏡報館來。走進編輯部，只見駱赤化王小山已經在那裏編稿子，坐到本位子上去，面前已經擺了一大堆稿子，上面另外一張白紙，是舒九成留的字，寫的是：弟有事，必十一時以後來，稿請代分代發。但是一看桌上的稿子，已經分出來了，就是發稿簿子上，也謄了一大篇題目，大概也發出去了一批，他也不便問，便低頭理出面前的稿子，抽出幾條來編。只寫了幾行字，門房忽然送進一張片子來，說是有位老太太，要拜會經理，或者總編輯。楊杏園道：奇了，那裏來的老太太呢？便將片子接過來一看，那片子上印着許多官銜，第一行是前總統府顧問，第二行廣西軍政府諮議，第三行是世界道德會中國支會會長，第四行是婦女進德會會長，第五行是前湖南督軍署諮議，第六行是前廣東財政司顧問，第七行是華北婦女勸捐會會員，第八行是水災賑濟會勸捐股幹事，在這許多頭銜底下，印了三個字：甄佩紳。楊杏園笑道：原來是社長太太到了，這倒失敬，可是他這個來意，我是知道的，不是和我們來辦交涉的，我們也問不了這件事。便對門房道：你去說文

經理不在家。一句話沒有說完，只見一個旗裝的老太太，約有六十來歲，一直就闖進來了。楊杏園想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甄佩紳嗎？那老太太脅下夾着一大包紙捲，板着脸說道：那位是編輯主任？楊杏園正要說總編輯是舒先生，出去了。王小山卻站了起來，和老太太一點頭道：請坐，什麼事？那老太太道：那末，你先生是主任了。我是甄會長派過來的，有一件事和貴報打聽打聽。王小山道：貴會是什麼會？那老太太道：你們當編輯先生，講究是消息靈通，我們甄會長辦的會，不應該不知道呀！況且甄會長和文兆微還有那層關係呢？王小山被他一頂，倒頂得沒有話說。楊杏園便接住問道：請問你貴姓？那老太太道：我姓趙。楊杏園道：趙太太是代表甄先生來的嗎？老太太道：是的。說着，就在他那包袱裏面，找出一份鏡報，他把報鋪在桌上，用手一指道：我就是爲這段新聞來的。楊杏園一看，原來是一段社會新聞。上面說婦女勸捐會的捐款，用途不明。楊杏園道：照趙太太的來意而論，大概是這段新聞，不很確實，是也不是？那末，我們替貴會更正得了。趙太太道：更正不更正呢？那還是第二個問題，甄會長派我來的意思，就是問貴報這段消息，是那裏探來的？有什麼用意？楊杏園笑道：這是笑話了，報館裏登載社會新聞，那裏能够都有用意？至於來源呢，我們照例不能告訴人，但是這個消息，是通信社發的稿子，是很公開的，登載的也不止我們一家。趙太太就是追問出根源來，也不過是更正，這個可以不必去問他。趙太太道：不是那樣說，你們貴經理文兆微，和我們甄會長的關係，原是沒有斷的。現在雖然沒有辦什麼交涉，將來總有這一日。甄會長怕你們的經理有意先和他開釁，所以派我來問問。這時，聽差早倒上一杯茶來，楊杏園將茶杯放在他面前，笑着道：請坐！請坐！趙太太便坐下了。楊杏園道：貴會的會址，現設在什麼地方？趙太太道：香港上海漢口的會址，都是五層樓高大的洋房，北京是今年才開辦，還沒有會址，不過借着甄會長家裏，和外邊接洽。楊杏園道：甄會長大概很忙吧？老太太道：可不是嗎？社會上因爲他有點名兒，凡是公益的事，總要拉他在內。楊杏園道：我很想找他談談，總怕他不在家。趙太太道：那他是很歡迎的，我們對門的馬車行，隔壁的煤鋪子，都

有電話，你只要一提甄會長，他就可以代送電話。一問就知道在家不在家了。楊杏園道：甄先生的才幹，我是早有所聞，可惜在這種不澈底的民主政治以下，不能打破男女界限，不然，他倒是政界上一個很有用的人才。趙太太道：可不是嗎？楊杏園說着，在身上拿出一盒礮臺煙來，遞了一枝給趙太太，又在桌上找了一盒取燈，送了過去。趙太太把身子略微站起來一點，擦了取燈，坐着吸了一口煙，不像進來的時候，那样板着臉了。楊杏園道：趙太太康健得很！貴庚是？趙太太道：今年六十三了。楊杏園道：竟看不出來有這大年紀，照我看，頂多五十歲罷了。趙太太不覺笑起來，說道：不中了，老了，眼睛有點昏花了，牙齒也有點搖動了。楊杏園道：趙太太和甄先生一定是很好的了，在甄先生一塊辦事，是很忙的，不是身體康健，怎樣辦得過來？趙太太道：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現在政府窮極了，沒有那個機關，不欠薪幾個月，募捐這個事，很不容易，甄會長也在打算另想法子呢。楊杏園道：有甄先生那樣的本領，那是很容易活動的，我想就是丟了會務，另外找別的路子在政界上接洽接洽也好。趙太太道：不瞞你說，我探甄會長的口氣，卻是很願意還來和你們貴經理合作，一個是議員，一個是女界有名人物，那怕作不出一番事業來！無奈這位文先生把婚約總是一口不認帳，倒弄得甄會長沒有辦法。楊杏園道：果然能够這樣辦，倒也是珠聯璧合的一樁好事，可惜文君卻有家眷在北京，和甄先生有許多不便。趙太太道：那倒不要緊，中國的婚姻，原是多妻制，不妨通融的，只要算兩頭大就行了。楊杏園見他怒氣全息，編稿子要緊，就用不着再望下說了，心裏計算着，用眼睛側過去一看，見他放在桌子上的那一捲字紙，裏面有本帳簿，有一頁捲了過去，露出一行字，上面寫道：收到陳宅捐款三角。趙太太看見楊杏園的眼睛射在捐簿上，老大不好意思，趕緊站起來，把那一捲紙重新包了起來。說道：你們有事，我也不便在這裏攪亂，那一段新聞，費神更正一下。楊杏園道：那是自然，明天一準見報，請你放心。這位趙太太來的時候本是一團火氣，這時見楊杏園十分客氣，不好意思與報館爲難，也就只得走了。過了一會兒，文兆徵自己也到編輯部裏來了，楊杏園道：兆翁，今天有

什麼特別新聞沒有？文兆微道：「今天晚上，有兩個飯局，聽了笑話不少，正正經經的消息，倒沒有聽見。」楊杏園笑道：「你沒有聽見好消息，本館倒有好消息呢。」就把剛才的話，從頭至尾告訴了他。文兆微道：「這個東西，真是不不要臉，我和他有什麼關係？我們不是外人，這一段歷史，我可以略為告訴你一點。」當年我們在廣州的時候，他窮的無奈何，四處求人，好找點旅費，他因為探得先嚴是作過總督的，料定我家裏有錢，就搬到我一個旅館來住，極力和我聯絡，指望敲我一筆錢。我明知他的來意，不能不防備他一點，就請了一個同鄉的議員，住在一個屋子裏，打斷他的念頭。偏是事有湊巧，有一天，這位同鄉有事到香港去了，又有個朋友，送了我兩瓶白蘭地。他得了這個機會，就跑到我房間裏來要酒喝，喝了酒，說是頭暈，倒在我牀上，就假裝睡着了。楊杏園聽了這話，手上正學着抽捲煙玩，把手指頭將煙灰彈在煙灰缸子裏，拿起來又抽上兩口，呼着煙望着文兆微，只是微笑。文兆微道：「你以為我和他還有什麼關係嗎？咳！你不知道，他那一個粗腰大肚子，看見了已經教人豪興索然，加上他說話，滿口臭氣熏人，誰敢惹他？當時，我看見他睡在我牀上，十分着急，便打算走出去，誰知他一翻身起來，將門一攔，眯着眼睛，對我發笑，說道：『那有客在屋裏，主人翁逃走的？』我被他攔住，沒有法子，只好在屋子裏陪着他，他就借着三分酒，遮了臉，正式和我開談判，要和我結婚。我說：『我家裏是有老婆的，要和你結婚，豈不犯重婚罪？』他說：『外面一個家眷，家鄉一個家眷，這種辦法，現在採用的很多，要什麼緊？』說着，把裏外的衣服，急急忙忙脫了一個乾淨，就睡在我牀上，他說我要不照辦，他就不起來。這一來，真急得我滿頭是汗，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只得和他說了許多好話，許了許多條件，他才勉勉強強把衣服穿起。從此以後，他逢人就說我和他有婚約，一直鬧到打官司。楊杏園道：「他既然提起訴訟，當然有婚約的證據，那末，兆翁不是很辣手嗎？」文兆微道：「說來可笑，他的證據，就是在外頭拾來的一個野孩子，便說這孩子是我和他養下來的。」楊杏園道：「硬說的辦法，這並不能算證據呀？或者面貌和身體上的構造有點相同，那末，勉強附會，方說得過去。」文兆微聽了這話，把一張長滿了連鬚鬚鬚

子的臉，漲得青裏泛紅，伸着手只在耳朵邊搔癢。說道：他何嘗不是這樣說呢？他說：這孩子身上有一個痣，我身上也有一個痣，長在同樣的地方。其實，卻並沒有這回事，由官廳判決了，婚約不能成立。這時，我和他的事，已經一刀兩斷，誰知道到了北京，他又常常來胡鬧。楊杏園笑道：他既然甘心當如夫人，你又何妨歸斯受之而已矣？文兆微道：哈哈！天下也沒有娶三四十歲的人作姨太太的道理呀？說到這裏，舒九成回來了，說道：誰娶三四十歲的人作姨太太？楊杏園就把甄佩紳的事，略爲說了幾句。文兆微不願再往下說，便道：我還要到俱樂部去遛個灣兒。說畢，便出編輯部去了。舒九成笑道：天下的事，真有出乎人情以外的，像文兆微這樣的人，也有婦人愛上他。楊杏園道：人家那裏是愛他的人？無非是愛他的錢。舒九成道：文經理的錢那是更不容易弄了，你看八百羅漢裏頭，有幾個弄得像他這樣寒酸的？楊杏園笑道：真是的，只看他那一件大衣，捲在身上，已經是小家子氣，偏偏他還配上那一頂獺皮帽子，兩邊兩只遮風耳朵，活像切菜刀，真看着叫人忍俊不禁。舒九成道：他這頂帽子，還是特製的呢？我曾聽見他說過，是他尊大人皮外套子馬蹄袖子改的，他還誇他肚子裏很有些經濟呢！舒九成說出來了，大家一想，果然有些像，都笑起來了。駱赤化道：甄佩紳這個人的名字，我是早已如雷貫耳，至於和文兆微這層關係，我是今天才知道，我那條新聞，發的倒有些危險性質，等着瞧罷！舒九成道：一個時代的人，只好說一個時代的話，我想早幾年的甄佩紳，是個大名鼎鼎的英雌，何至於這樣去俯就旁人呢？大家正談得高興，忽聽得窗子外嘩啦啦的一聲，大家都着了一驚。欲知發生何項變故，請看下回。

第十七回

目送飛鴻名花原有主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卻

說大家正談得高興之際，忽然聽見窗外一陣響聲，很是厲害。駱赤化便走出門去一看，只見聽見他隔着窗戶說道：好大的雪，把樹枝壓下來一枝，倒在窗戶上了。楊杏園道：下雪了嗎？

我們只顧得在屋子裏做事，一點兒也不知道。舒九成道：早下雪了，我回家時候，路上就有上尺深了。楊杏園道：快點完事罷，編完稿子，早點回家睡覺去。說着，便把自己的稿子趕快編完，擡頭一看壁上的時鐘，已經一點鐘了。穿上大衣，走出大門，滿街已經雪白，看不見一個人影子。那雪又大又密，正下得緊，在電燈光下看去，像一條街上的房屋，都在白霧裏頭。四圍靜悄悄的，也不聽見一點響動。車夫把車子拉出門來，把階沿下的積雪，印了幾寸深的小槽，車夫也直嚷好大雪。楊杏園坐上車子，叫車夫去了前面的油布，藉着看看路上的雪景，一路之上，只見幾輛人力車，街上沉寂的，了不得。馬路地上的雪，除去中間有一條被車子和人踏成的槽溝外，兩邊的雪地，不見一點痕跡。店鋪的屋檐下，睡着無主的野狗，捲成一團。看見車子過來，擡起頭來望望，一點兒也不留意，仍舊把頭插進後腿裏頭去睡。料想裏邊房屋裏的人，都擁着又軟又暖的被服，也都睡得又甜又蜜的了。這時街上，萬籟俱寂，只有自己車夫的脚步聲，希瑟希瑟，一路響着。經過這條很長的馬路，就快到家了，只見雪地裏有兩個人，並肩走了過來，電光底下，也看不清楚是什麼樣人。走到近邊，聽得裏面有一個人，咳嗽一聲，那個聲音，很是耳熟。他仔細想了一想，竟是何劍塵的聲音，便冒叫一聲道：劍塵！誰知果然是何劍塵，他便答應道：是杏園嗎？楊杏園笑道：是的。便叫車夫停住，自己跳下車來，何劍塵走了過來，兩個人都站在雪地裏。楊杏園道：你的車子呢？怎麼這個時候，在這大雪裏頭走路？何劍塵道：車夫請了假，我在報館裏完了事，在一個親戚家裏接一位朋友回來。因為街上雇不到車子，索性踏着雪走了回去，倒也有趣。楊杏園道：你這位朋友，卻也是個有趣的人。何劍塵笑道：我可以介紹給你談談。這時，和何劍塵同走的人，正立在電燈杆子後面，隔着密密的雪陣，只看見一個人影子，是個怎樣的人，卻看不清楚。何劍塵便叫道：請過來，這位楊先生要請教你呢。那人便走了過來，走到近邊，楊杏園一看，他身上穿一件短大氅，脖子上圍着一捲狐狸皮，頭上戴一頂絨線帽，卻是一位女人。楊杏園正在詫異，那人帶着笑音說道：楊先生，好久不見。原來是何太太的聲音。楊杏園道：呵，原來是嫂子，這

大的雪，怎麼你也和劍塵一樣，在雪地裏走着，不怕冷嗎？何太太道：走得身上還發熱呢。楊杏園道：這夜深，從那裏來？何太太道：晚上在一個親戚家裏吃晚飯，接上又打了幾圈小牌，我是打算不回來的。劍塵在報館裏出來，偏多事跑去了，我只好跟着他一陣回來。一路之上，唧唧噥噥，他又有許多話說，惹得沿崗的巡警，都釘住我們望着，真是討厭。楊杏園道：我會館離這裏不遠，何不進去坐坐？何太太道：夜深了，兩個人踏雪玩，已經胡鬧，再要做客去，更不成事體了，過天再會罷。何太太說完了，何劍塵便扶着他在雪地裏走去。楊杏園也坐車回家，到了家裏，把大衣上的雪，站在階沿下，先抖了一抖，然後才進屋子。這個時候，外屋鐵爐子裏的火，已經滅了，爐蓋上放着一把銅水壺，摸一摸，也沒有一點熱氣。桌上的煤油燈，煤油已點乾了一半，燈心吃着充足的油，點着也不很亮。走進臥房，裏面越發冷冰冰的，鋪好棉被，自己倒上牀就睡。睡在枕頭上，只聽見那檐下的雪，被那迴風灑在窗子上，微微有點響。想起這種長夜孤眠的境況，作客滋味，和何劍塵夫妻的愛好情形，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剛一合上眼，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天已大晴了。披衣起牀，桌上放了有好幾封信，有一封信面上，卻是黃夢軒的筆跡，便先拆開來看，上面寫着：晚上七點，備有幾樣小菜，請來小園便酌，並有要事相商，請勿推卻。楊杏園想道：他又有什麼事和我相商呢？管他的飯，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儘可以去吃的。到了晚上，楊杏園便到遊藝園來，赴黃夢軒之約，誰知除了他以外，並沒有約第二個人。楊杏園便問黃夢軒有什麼事，卻要專誠奉約？黃夢軒道：什麼事也沒有，不過請你來談談，因為你是個忙人，不說有事相商，你是不會來的。楊杏園道：既然這樣，我也不用客氣了，你請我吃什麼，你就趕快弄來，吃了飯，我去編我的報，你也好去演你的戲。黃夢軒笑着答應了，便叫他的用人老劉，在小有天叫了一個十錦火鍋，兩樣炒菜，又要了一壺黃酒，就在屋子裏吃。黃夢軒坐在楊杏園的對面，端起酒杯子喝酒，楊杏園一眼看見他手指頭上，帶了一隻亮晶晶鑽石戒指，在電燈下，只射出光來。便問道：這顆鑽石很大，怕要值七八百塊錢，你是那裏買來的？黃夢軒笑道：我那有許多錢買鑽石戒

指這是一個假貨，是我演戲用的，今日裏帶上臺去，忘記取下來，所以還帶在手上。楊杏園道：你這話，簡直欺我是鄉下人了，你且拿過來我看，到底是真是假？黃夢軒道：不用看，真倒是個真的，不過這隻戒指，並不是我的，借來帶兩天玩罷了。楊杏園道：我也知道，不是你的，但是你並沒有什麼闊的朋友，在那裏借來的呢？黃夢軒道：你不要小看人，我就不配認識帶鑽石的朋友嗎？楊杏園道：你說是誰借給你的？黃夢軒笑笑，端着酒慢慢的喝，只是不說話。楊杏園正色道：夢軒，不是我說你，我看你一面逛窯子，一面又和人家姨太太通信，實在向墮落的一條路上走，我把多年的同學關係來說話，希望你趕快覺悟才好。不然，輕而言之，北京這個地方，恐怕不許你站腳。重而言之，你這一生的希望，從此犧牲乾淨了。黃夢軒被楊杏園把話一激，漲得滿臉通紅，勉強笑道：你也不是泛泛之交，這話我當然可以告訴你，但是希望你緊守秘密。楊杏園道：倘若是不可告人的事，我當然守秘密，這個何消要你說得？黃夢軒回轉頭來，對門外望望，看見沒有人，才笑着對楊杏園道：那裏還有第二個？還不是上次我和你說的那一位。楊杏園道：是笑紅嗎？黃夢軒笑着點點頭。楊杏園道：他是怎麼給你的？黃夢軒道：昨天晚上我到他那裏去，說起今天晚上的戲，是去一個闊人的姨太太，裏面有一幕戲情，一個鑽石的戒指，卻是戲的關鍵。他就問我：要是沒有鑽石戒指，這齣戲就不能演了嗎？我說：戲裏東西，那裏樣樣要真的？花兩毛錢，在勸業場買個假的就行了。他就把手上帶的這隻戒指給我看，笑着說：我借這個給你帶，好不好？我也笑着說：我借這個充假胖子，丟了你的，我可賠不起。他說：你只管拿去帶，真是丟了，我不要你賠。說着，他就拉着我的手，在自己手上，把戒指取了下來，套在我的食指上。楊杏園道：你昨天爲什麼跑到他那裏去？黃夢軒道：我告訴你，你的老實話，他已經請我吃了兩回大菜了，老哥，人心都是肉做的，我要不去應酬他，一兩個盤子，我覺得良心上說不過去。楊杏園道：你這才是糊塗話呢，難道他聯絡你，還是爲生意起見嗎？我聽見說他做的熟客，有國務總理章學孟，有鐵路局長宋傳賢，章學孟出了一萬銀子討他作姨太太，他嫌章學孟老了，還不願意，他還愁着沒

有生意做嗎？黃夢軒道：你們新聞記者耳朵真長，章學孟要討笑紅的事，你們怎麼也會知道？楊杏園道：這個消息，也不知道人家說了多少次了，你又是聽見誰說的呢？黃夢軒道：就是笑紅自己告訴我的，他說他原不是下賤人，他的母親是廣東什麼海關道黃大人的姨太太，他就是黃道台嫡親的女兒，家裏不說幾千萬，也有好幾百萬家產，只因黃道台的正太太十分厲害，就把他母女逐出來了。他母親起初還安分，只把自己的首飾變賣着來過日子，後來變賣盡了，沒有法子，才把他押到班子裏來。這種事情，章學孟也知道，所以很想要娶他，但是並沒有正式談過。他嫌章學孟年紀大，倒也是實在的事。但是這樣總理客人，總是天字第一號的闊客，也不能得罪，將來章學孟果然提起，他只好把條件訂得苛刻些，等章學孟辦不到。楊杏園道：據笑紅自己說，他打算提出些什麼條件呢？黃夢軒道：他說，第一，除了還債以外，還要製一萬塊錢的首飾。第二，不能把他關在公館裏，要准他自由出來玩。第三，要章學孟用花汽車正式的去。這樣的條件，除了第一條，章學孟或者可以強勉答應外，此外兩個條件，正是闊人兒最可怕的事，是萬萬辦不成的。本來笑紅也是大家出來的人，怎樣能够完全以金錢爲轉移呢？楊杏園笑道：什麼黃道台黑道台？你聽他的呢？有一班妓女，專歡喜冒充闊人外室的兒女，裝裝自己的門面，其實，於生意上毫不相干，不過毀壞別人的名譽罷了。照我看來，就是要嫁給章學孟，人家恐怕也未必敢要？因爲章學孟的國務總理，雖然提出來了，還沒有通過兩院，倘若要幹這種風流韻事，報上登出來了，免不得人家攻擊，和同意案也有些影響呀。兩個人一面說話，一面喝酒，不覺得都吃飽了。黃夢軒臉上紅紅的，更有幾分醉意，把他手上的那個鑽石戒指，在電光底下看了又看，臉上不免露出一點笑容。老劉走過來說道：薛先生，已經八點了，應該去化裝罷。黃夢軒一隻手端着杯，一隻手拿着筷子，向火鍋裏去夾菜吃。對老劉道：忙什麼？楊杏園看他那個樣子，很像醉了，更攔着他道：我够了，你也不要喝罷，不要誤了正事。便對老劉說道：你收了去罷。老劉會意，不等黃夢軒說話，便把酒壺和火鍋，一陣風似的收了過去。黃夢軒看見把菜收去了，正吃得

高興，這未免太煞風景，只得站起身去擦臉。這時，老劉早把桌子拾落得乾淨，鏡子，假髮，胭脂，香粉，蜜水，一二十樣化妝品，放在桌子上。就有個三十來歲的人，拿着梳子篦子進來，黃夢軒把皮袍子脫了，只穿件小毛絨衫子，坐在鏡子邊。那個中年人將假髮紮在黃夢軒頭上，就和他梳起頭來。楊杏園站在他後面道：你怎麼不到後臺去化妝？黃夢軒兩隻手扶着兩隻額角邊的假髮，對鏡子裏笑道：這就是名角的排場了。一言未了，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穿着一身短衣短褲，外罩青緞子嵌肩，梳着一條長辮子，擦了一臉的胭脂，很像一個大戶人家丫頭，他嘴裏啣着一枝煙捲，兩隻手提着褲腰，大踏步的走了進來，楊杏園倒爲之愕然。他進來了，對着黃夢軒放開大嗓子說道：小姐！第二幕裏，我要不要跟着你？黃夢軒笑道：小阿妹，看你可像個樣子，我猜你又在院子裏撒尿了，是也不是？真是不顧公德。說時，又有一位中年婦人進來，好像一個太太，手上拿着一隻滷鴨膀，一路嚼了進來。也對黃夢軒道：我的小閨女，還沒有化好裝嗎？後面接上一個戴紅頂花翎，穿補服外套的人，手上拿一片假鬍子，說道：你看我這個老姘頭，死好吃，化了裝了，還要吃滷鴨膀，鬧的滿嘴醬油痕跡。就這樣接二連三的，男男女女擠了一屋子。黃夢軒道：你們自在點，好不好？我這裏還有生客呢。那些人聽了這話，一窩蜂也似的走了。只聽見窗子外面，滴滴答答的響。黃夢軒把腳一頓，喊道：這是誰？又在我窗子外面小便，我要罵了。就有一個

人笑着答應：春絮先生，對不住，是我小拆爛污。黃夢軒道：小拆爛污，進來，我有話和你說。小拆爛污道：好進來挨罵的，越說越遠，竟自去了。這時，黃夢軒的頭，已經梳起了。老劉又打了一盆臉水，放在洗臉盆架上。黃夢軒走了過去，先把手巾濕了，抹了許多香胰子，方才擦臉，臉擦好了，又把小毛絨衫子脫了，只穿件小單褂子。然後用蜜水將臉上脖子上，都抹了一週，又將兩隻胳膊，也都抹了。蜜水抹完了，方才擦胭脂粉，前前後後，對着鏡子，總照了十幾次。然後把下面的棉褲毛襪全脫了，身上穿着單褲單褂，赤着腳，才換上絲襪子，和夾的女衣。楊杏園看着搖搖頭道：這樣三九寒天，只穿這一點兒衣服，不怕冷嗎？黃夢軒道：怎樣不怕冷？沒有法子呀。這就叫做只要

俏，凍得跳了。楊杏園看他把裝化好了，笑道：我又長了許多見識，可惜我還沒有看見過你演整本的戲。黃夢軒道：你要有工夫，先打我一個招呼，我可以定個包廂送你。楊杏園道：不敢當，你的人情，留着送異性的朋友罷。黃夢軒聽他說了這句話，笑了一笑，說道：你隨我來，我請你看一件事。說着，便引楊杏園到後臺上場門邊，揭開一點兒門簾，先對外面張看，回轉手來對楊杏園只招手。楊杏園也湊到簾子邊，對外看，黃夢軒輕輕的道：你只看前第二排包廂。楊杏園看時，原來笑紅坐在那裏。和他同坐的，有個四十多歲的人，這個人小矮個兒，嘴上一點兒小鬍子，面前水果瓜子碟子，擺了幾十碟。笑紅正啣着一根煙捲，望着臺上，那鬍子便擦了一根取燈，和他點着，笑紅吸了兩口，呼出來一口煙，將兩個指頭夾着煙，反過手去，伸到那鬍子邊去，那鬍子卻恭而敬之接着，拿去抽。楊杏園問道：這鬍子是誰？黃夢軒道：這就是笑紅一個大錢櫃子鐵路局長宋傳賢，你不是提過的嗎？楊杏園道：我只聞其名，卻未見其人，今天一見，可信話不虛傳了。黃夢軒道：今天這個包廂，我本來要送給笑紅的，他卻告訴我，昨天宋傳賢在家裏打牌，花了八百多塊，不能不應酬他一下，請我原諒。我說：你要到遊藝園來可以，可別來看新戲，我看見你和闊老坐在一處，就有點兒相形見絀了。他笑着說：好大的醋勁，人家約定了我看新戲，也沒有法子呀，我這樁事，實在對你不住。他現在答應我在瑞蚨祥扯一百塊錢的衣料，我轉送給你好不好？我當時雖沒有答應要，大概送我送定了。楊杏園聽了黃夢軒的話，看着包廂裏那位宋局長，還是得意洋洋的，有兩個穿了軍服的差役，跑進跑出，在包廂裏伺候。笑着對黃夢軒道：這就是花錢的大爺們……黃夢軒將他衣服拉一拉，楊杏園會意，也就沒有望下再說。自己一看手表，已經有九點鐘了，便說道：我要回去了，明後天再來看你。最後，我要勸你一句話，包廂裏那個人，你要疏遠一點才好。黃夢軒也笑道：你放心，決計沒有什麼禍事，過幾天，我還要教他請你呢。楊杏園見他執迷不信，也沒有法子，只好慢慢勸他，就自行回去了。到了次日，楊杏園本來想找黃夢軒，無奈寒風凜冽，天氣太冷不能去。加上這個時候，文兆徵的太太又因肺病死了，筭九

成代理了文兆微的職務，楊杏園多少要忙一點，晚上便沒工夫去逛，整個星期，不能上遊藝園去，他很掛念黃夢軒的事。這天下午，是文太太的頭七，他前去弔孝，一面想在那裏會着舒九成，商量晚上告半晚上假。誰知舒九成一早來弔過孝走了，他正在和文兆微閒談，只見甄佩紳帶着兩個大腳老媽，帶了一副弔禮，跟踉蹌蹌的走了進來。走到堂屋中間，他放聲大哭道：「我的有情有義賢德的老姐姐呀！你就捨得丟了妹子去嗎？」文兆微看見甄佩紳進來，早就慌了，扯腿便往上房走。甄佩紳一面哭，一面說道：「文兆微，你狠心的心，氣死了一個，又要氣死一個嗎？你何必躲開我們老夫老妻，還能反一輩子的臉嗎？」說着，在弔禮裏面，取出一副輓聯，指揮那兩個大腳老媽，在東西兩邊壁上掛着，自己便站在文太太的靈前，深深的鞠了三個躬，回轉頭來，對那兩個老媽子道：「這就是我們家裏，你們可以進去見見老爺。這個時候，文兆微真急了，便叫人把楊杏園請到上房裏去，跳腳道：『這東西有這樣不要臉，硬找上門來，怎樣是好？就請你老哥代表我和他接洽，請他出去，倘若少個十塊八塊錢用，說不得了，我也可以送他。』楊杏園說道：『別的事，好代表，這個事那裏能代表你呢？』文兆微拱拱手，勉強笑道：『這一個便宜，你儘管去估，我是不在乎的。』楊杏園也笑了，便走到前面，和甄佩紳點了個頭，先打招呼。說道：『貴姓是甄佩紳？』甄佩紳道：『你先生和兆微是什麼關係？』難道不認得我嗎？楊杏園就告訴了自己的姓名，又說明是文兆微的朋友，便把文兆微的意思略略說了一點。甄佩紳道：『不瞞閣下說，我們年青的時候，作事孟浪，誤解了婚姻自由，和兆微有一段戀愛上的關係。誰知他，說着，把手對靈堂上文太太的遺像一指道：『已經早有這一位的了。閣下想想看，我們是主張男女平權的人，那裏能夠受人家這樣蹂躪，動起氣來，本當和他拚個你死我活，偏偏又添了一個小孩子，牽制住了我，只得忍住一口氣，和他只留個名義上的夫妻，各幹各的事。幾年來，有許多人和我求婚，我爲留着他的面子，都不肯答應，自己只一門幹社會事業。去年到美國去遊歷，有一個華僑，有三百多萬的家產，他慕我的名，向我求婚，希望我和他作一番事業，我臭罵了他一頓，說他渾身銅臭氣。這一來，是我脾氣。」

傲，二來，也是我這個人一點情呀。我這樣待他，總算不錯。現在老姐姐死了，我們婚姻上的障礙已除，我當然要回來，他怎麼躲着不見我呢？楊杏園道：他不是不見甄先生，因為一見了面，怕言語上要發生衝突，所以叫兄弟轉達一番。不知道甄先生有什麼意見？甄佩紳道：我沒有什麼意見，這位老姐姐既然去世了，他丟下大大小小的許多男女孩子無人照管，很是可憐，我特意和他商量，情願來和他管這個家。我的會務，就讓他去辦，實行合作起來，豈不是好？我完全是一番好意，他不要誤會了。楊杏園道：這話固然不錯，但是……甄佩紳攔住道：不用說了，事到今日，他是推諉不了的。我不認得他的時候，是個處女，他還我一個處女，我就不找他。楊杏園看見他說出這種話來，也沒有法望下再說，一路搖着頭走到上房，告訴文兆徵，請他自己出馬。文兆徵說：不要緊，我已經有辦法了，你再到前面去看看，就知道了。楊杏園再到前面看時，只見兩個穿巡警制服的，正在和甄佩紳大辦交涉，甄佩紳大聲喊道：叫巡警來，就能壓制我嗎？你們總監和我也有交情，前天我為會裏的事，到他公館裏去找他，他請我在客廳談了半天，丟了公事都沒有去辦。後來我出來，他送我到大門口，看見我上了汽車，他才進去。你們不講理，到我家裏來管我的閒事，我不能答應你們，我非告訴你們總監不可。夫妻反目，本是家常小事，犯了你們違警律那一條？你們管得着嗎？他這一說，把那兩個巡警全嚇楞了，弄得說既不好，不說又不好。有一個巡警說：我們原不是自己來的，是文先生叫我們來的，你既然這樣說，我們且去問問文先生，看他怎樣說？這兩位巡警碰了一頭大釘子，就來找文兆徵。文兆徵跳腳道：你聽他的話，他是我什麼太太？就把自己在廣東的事，略為說了一番。說道：你們不信，我家裏現成的證據，他這個賴婚的婚約，早被官廳駁斥掉了，勞你二位駕，再去勸他，他若不走，說到這裏，接着低低的說：如此如此，就行了。兩個巡警聽着這個話，接着去了。甄佩紳正在那裏好不耐煩，口裏嚷道：我明天見薛子衡，我要和他談談理，是不是縱容他手下的巡士闖入人家住宅？他非請酒道歉，我是不能答應的。巡警便說道：甄先生你不要亂鬧了，我們是有來頭的。現在文先生對我們說，你和他

的婚約，早有官廳的案子解決了的，並沒有什麼關係，你還是自便的好。甄佩紳道：你們少管閒事，要不然，我打電話給你們總監。兩個巡警聽了這話，面面相覷。甄佩紳越發得意，口裏說道：這還了得！我非去找警察總監不可。他正在這裏說，壁上的電話鈴，果然響了。文兆徽家裏的人，前去接電話，問是那裏？問過之後，對兩個巡警道：是你們區裏來的電話。一個巡警就走過去接話，答道：又這道！這位甄先生還在那裏，他說和我們總監有交情。呵！是，就請他到區裏來嗎？呵，再送到廳裏去，大概不用得再來人吧？是！電話掛上，巡警便對着甄佩紳說道：你先生若願意和我們總監去說，也很好。剛才我們區長打電話來，就請甄先生和我們先到區裏去，再到廳裏去。甄佩紳見他這樣說，倒楞住了。說道：這一點兒小事，我沒有工夫和你們上警察廳。巡警道：你先生不去也行，不能再坐在這裏，我們就可去回區長，說你已走了。要不然，區裏再派人來，那就非去不成了。那一個巡警道：甄先生既然認識我們總監，也好，我們就可以打個電話給總監，請總監和甄先生說話。說着，就要過去打電話。甄佩紳道：不用！我自己找他去。說着，便和那兩個大腳老媽子道：走罷，我們到薛總監公館裏去，回頭再和他們來算帳。說着，出了大門，在街上雇了兩輛破膠皮車，逕自回家去了。

第十八回

私語膩閒人情何綿密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這

裏巡警見甄佩紳走了，一想沒事了，也就辭了文兆徽出去。楊杏園在一旁，也就看得呆了。這時，他才想起來甄佩紳進來的時候，掛了一副輓聯，卻忘了賞鑒。擡起頭來一看，他那上聯寫着是：想姊勤儉相夫，擔任了婦女局部問題，非無成績。何期中道嗚呼，打破合作下聯是：愧我艱難爲國，未盡家庭完全責任，空有精神！只怕前途黑暗，尙要犧牲！上款落道：謝氏大姊千古！下面是：同閨妹甄佩紳九鞠躬。他想了一想，這副輓聯罷了，這同關兩個字的名詞，卻是生僻得很，是出在那裏呢？難道就是共事一夫的意思。

嗎？又想到大概是如此，不然也沒有解。晚上到了報館裏，他把這個問題說出來，大家都以為他猜度的不錯，少不得說笑了一陣。楊杏園因想起日裏的事和舒九成商量，請他多作一點事，自己請半晚上假。舒九成道：「後天就是冬至，我們要休息一天，你有事留到後天辦罷。」楊杏園還要商量，恰好聽差進來說：「九號俱樂部有位程議員請舒先生過去，有要緊的話商量。」舒九成不知道什麼事，忽忽忙忙，便由院子走過俱樂部來，走到議員談話的室裏，中間擺着麻雀場面，有四個議員正在那裏打麻雀牌，大概沒有人找他。走進裏面屋子，只見一個叫程國寶的議員，正在那裏躺着燒鴉片煙，一頂小瓜皮帽，被他的頭擦歪着在一邊，鴉片正吸得有味。他看見舒九成來了，說不出話來，眼睛望着他只轉，是在招呼他的意思，嘴對煙槍，咽都咽都只吸，一隻手捧着槍，一隻手挑着煙斗上的煙，趕緊的望眼裏塞，煙吸乾淨了，他緊閉着嘴，歪戴着帽子，爬起半截身子，搶着把槍放下，拿起煙盤子邊的茶壺，就着壺嘴，搶着喝了兩口茶，鼻子裏的煙，噴霧似的出來。他這才換了一口氣，把夾着煙籤子的手，指着舒九成道：「請坐，請坐。」舒九成道：「聽差說程先生叫我來有要緊的事，是不是程國寶道是，我有一條最重要的新聞，送給你們登。」舒九成道：「是那方面的新聞？」程國寶聽了，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皮夾子來，在皮夾子裏面，尋出一張紙，遞給舒九成道：「新聞就在這上面。」舒九成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張八行，上面楷書了一條新聞，前面的題目，是「明日衆院選舉教育委員長之趨勢」，題目旁邊，密密層層，圈了一大串雙圈，大題目之後，另外一個小題目，是「以程君國寶爲最有希望」，後面的新聞說：

「明日下午二時，衆議院議員教育委員會委員十八人，在小議場選舉委員長。據一般人推測，以程議員國寶爲最有希望。程議員學識優長，學貫中西，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言，無書不讀。總統總理對於程議員，均特別賞識，時時召入府院，商議國事。程議員最近曾作七律四首，爲總理壽，尤傳誦一時。故議員多相推重，方主選程議員爲教育委員長。記者昨曾晤程議員，詢以此事確否？程議員正在讀易經，研究卦爻至理，當

時一面閱書，一面答記者曰：本人絕無競爭委員長之心，若果同人推許，則服從多數，亦當勉就。並謂若果當選，對於教育事件，必極力提倡，以答同人之盛意云云。程議員虛懷若谷，好學不倦，記者深盼議會諸君，貫徹主張，一致投程君之票也。

舒九成看了，問道：就是這一段稿子嗎？程國寶道：這是很好的新聞，我不肯告訴別人，特意留着在鏡報上發表的。舒九成不便推辭，便將稿子揣在身上。程國寶道：明天早上，一定可以見報的了。舒九成用鼻子哼着答應了一聲，便走到外面屋子裏來看打麻雀。程國寶又追了出來，拉他到一邊說道：我剛才還忘了一句話，這段新聞都要用大些的字印出來。舒九成道：那是自然。程國寶才放下心，抽大煙去了。舒九成看了一會打麻雀，仍舊回轉編輯部來，把剛才的稿子給大家一看，大家都笑了。到了次日，程國寶見報上沒有登出來，氣得什麼似的，寫了一封信給鏡報館，說他們太不懂交情，不說別的，開幕的時候，曾送你們一大包湖南筆，這個人情就不小，難道忘了嗎？舒九成因為九號俱樂部，常要供給些消息，不使得罪他，到了晚上，又去敷衍程國寶一次，並且答應把他送給總理的四首詩，給他在次日報上文苑欄登上，程國寶一口氣才咽下去。這日正是冬至節，休刊一天，晚上舒九成打電話給楊杏園，約他玩去。楊杏園道：玩我是贊成，你既不懂戲，又說看電影沒趣味，上那裏去呢？舒九成道：洗澡去，好不好？楊杏園道：洗澡並算不得消遣，何必要趕着今天休息的日子？舒九成道：我每次出城，總想找個地方玩玩，結果東也不好，西也不好，又不願空跑一回，還是洗一個澡回去。所以我今天決定了，逕自去洗澡，洗了澡，我們再找地方玩去。楊杏園也答應了，就約在西昇平相會。不到一個鐘頭，兩個人都到了西昇平，談談話，洗過澡之後，還有九點鐘。舒九成道：時候還早，我們到那裏玩玩去？楊杏園道：有是有個地方，我不願帶你去。舒九成道：逛胡同嗎？我聽見說，你近來在這裏面有個熟人，何不帶我去看看？楊杏園道：你還是沒有破過戒的人，我要帶你去了，這個風流罪過，可是不小。況且你是快要結婚的人，將來你的夫人知道了，

說我引誘好人，破壞你的貞操，我跳到黃河裏去，還洗不清呢。舒九成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們豈是那怕老婆的人？況且人生在世，這個裏面，也應該去見識見識。楊杏園本有些興味了，經不得舒九成再三的要求，只得和他一路去。走出西昇平園。楊杏園擅自作主，叫舒九成的車夫和自己車夫，都拉車回去。他和舒九成由這裏走進石頭胡同去。這一來，正中舒九成的下懷，心裏不由得誇楊杏園是解人。走到石頭胡同口上，舒九成站住了腳，笑道：當真去嗎？改日再來罷。楊杏園道：這有什麼難爲情的？頭一回闖過了，以後就不成問題了。舒九成笑着，就跟了他走，還沒有走到十幾步路，頂頭就碰見部裏一個祕書兩個參事，一路笑嘻嘻的說着話過來。他們看見舒九成，把手扶着帽子，點了一個頭，斜着眼睛望着他，都微微的笑了一笑。舒九成本想裝做不見，見人家已經招呼了他，只得笑道：你們上那兒？我和一個朋友，由這裏上新世界去。他三人也沒有說什麼，笑着去了。走到南頭，剛要由陝西巷口，轉進韓家潭去，一乘汽車，被人力車攔住，停在路上，裏面坐着兩個人，看見舒九成，卻不住的和他點頭，舒九成見了，也點了一點頭，三腳兩步，便走過去了。楊杏園跟了上來，問道：什麼事？跑的這樣快？舒九成埋怨道：到底在那裏？老在這裏走什麼意思？真是騎牛撞見親家公，接連碰見好幾班熟人，我只裝着沒看見，怪難爲情的。楊杏園笑道：所以君子不欺屋漏，壞事是做不得的，你剛才碰見的那位祕書，我也知道，他是一位滑稽家，作興他造出謠言去，故意使你那位……舒九成不等他說完，便道：有地方去沒地方去？我要回去了。楊杏園用手一指道：哪個門？就是說着，二人便走進松竹班去。舒九成到了這時，要表示他不是初來，也就大步行走了進來。梨雲正在外面過廳裏打電話，看見他們來了，笑着點點頭，一路走進房去。舒九成見梨雲穿一件銀杏色的旗袍，周身滾着蔥綠色絲邊，梳着光滑的長辮，雪白的臉兒，倒覺得很是淡雅。自己平生是最討厭妓女的，如今見了，竟覺得很有些動人的地方。梨雲看見舒九成是初來，照例應酬了幾句，舒九成竟對答如流，絲毫沒有難色。楊杏園看見，未免笑了一笑。梨雲道：你笑什麼？楊杏園道：你過來，我告訴你。梨雲走過去，一

挨身坐在楊杏園身邊，兩隻手就握着他的手，耳朵靠近他的嘴，舒九成看了，不覺心裏詫異起來。心想，楊杏園是謹訥之士，如何這樣放蕩？再看梨雲聽着楊杏園說話，眼睛卻瞅着自己，笑着搖搖頭道：「我不肯信。他耳朵上那兩隻寶石耳墜子，也搖個不定。」舒九成明知一定是說自己破題兒第一遭的這句話，他卻只裝不知道，笑着嗑瓜子。這時，梨雲屋裏並沒有旁人，梨雲便對楊杏園道：「你真不會替我圓謊，我今天並沒有打電話給你，你跑來做什麼？」楊杏園道：「你這話裏有話，我就不該來嗎？」梨雲道：「你想想看，今天是什麼日子？」這時，楊杏園才想起來了，「今天是冬至，正是要做花頭的日子，自己糊裏糊塗，就跑來了。」笑道：「這也不算什麼，我是兩個人，萬萬不能打牌，吃一桌牌飯，開銷二十幾塊錢得了。」梨雲道：「你這個錢，未免花得冤枉了。前幾天爲了這個事，我也曾和姆媽商量過，我說：『不久的日子，已經請你作了一個花頭了，這回似乎不好意思，再來麻煩你。』況且聽見說這兩天你到南邊去一回，在這個時候就是約你，恐怕也是要推辭的。他也很以爲然，誰知你偏自己撞了來。」楊杏園道：「蒙你體諒，感激得很，這樣說來一定是『有花頭了』。怎樣還不見動靜呢？」梨雲道：「原來約的是十一點鐘，還早啦。」楊杏園道：「這個樣子，竟是酒局，不是牌局了，好紅的清倖人啦。」梨雲聽了這個紅字，真個臉上一紅。楊杏園又問道：「你的姆媽呢？」梨雲道：「買東西去了。」這句話說完，便問楊杏園和舒九成在那裏來，又問在那裏吃晚飯的。楊杏園一邊和他說話，一邊看他的態度，今天很不自然，不像往日那樣活潑潑地，卻疑他身體不舒服，便握住他的手，問道：「怎麼樣？我看你好像不舒服似的。本來是一句無心話，誰知梨雲聽了，臉上又是一紅，眼睛裏涵着兩包眼淚，幾乎要掉下來。」楊杏園看了，更爲疑惑，逆料這裏面有文章，只因舒九成是初次來的一個人，不便當面追問梨雲，便把話支吾過去了。他看梨雲那個樣子，格外找些話說，常常勉強露出笑容，十分不安，好像並不希望他在這裏。想道：「我不如做一樁痛快事，走了罷。」過了今天，再來問他也不遲。便對梨雲道：「我就依你這話，今天模糊過去，趁老的不在這裏，我要走了。」梨雲道：「怎樣你就要走上那兒去？」楊杏園笑道：「今天我在這裏，你有許多不便。他

本是一句玩話，把梨雲卻頂得沒有話說。舒九成在一邊坐着，看見他們絮絮叨叨，糾纏不清，真個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望着只是笑。楊杏園見自己把梨雲抵得沒有話說，便搭訕着向舒九成笑道：你看我們辦的是什麼交涉？舒九成道：除了你們自己知道，別人怎會明白？這幾句話益發中了梨雲的心病，笑道：你兩人說話，就像打啞謎似的，難道喝醉酒來了嗎？楊杏園聽了，對他笑笑，自己便在衣服架上，把大衣取下來穿上，舒九成也要過來取大衣，卻被梨雲擋住，梨雲道：瞧我罷。先在架上取過大衣，提着後身，讓舒九成穿上。舒九成道：不敢當。梨雲站在面前對他一笑，說道：不要客氣。舒九成當真穿上了，梨雲替他整了一整大襟，低聲道：沒有事，請過來坐坐。舒九成從來沒有經過這種風味，見梨雲這樣和他氣客，不覺受了一種奇異的感觸。這時楊杏園走了，他也只好跟着出來，走出大門，楊杏園笑着問他道：你這總算長一回見識了，覺得怎樣？舒九成笑道：我以為這裏總是活地獄，誰知裏面的陳設，比我們自己住的屋子還好。楊杏園道：活地獄也有，不過不在這個地方，難為你，你竟不像是初次進門的。舒九成笑道：你那裏還有楊杏園道：怎麼你倒逛起興趣來了嗎？聽你的口氣，卻有還想走一家的樣子呢？舒九成道：不是這樣說，你不是天天要請我參觀嗎？怎麼走一家就算了？楊杏園道：你不知道，熟人我只有這一家，爲了你，再去找一家生的，花了錢，還一點意思沒有。等我明日找朋友，再陪你逛一天，好不好？舒九成道：時候還早呢，就回家嗎？楊杏園道：這裏到遊藝園路近，何不到遊藝園去，轉一個灣兒？舒九成卻也同意，兩人便到遊藝園來。走到票房門口，只見一大羣賣報的小孩子擁着在一處，劈劈拍拍在那裏鼓掌。口裏喊道：瞧大腦袋呀！瞧大腦袋呀！楊杏園看時，只見一對五六十歲的老夫婦，像個鬪主兒的樣子，在前面走着。後面跟着兩個女僕，提着茶壺煙袋之類，另外兩個穿制服的護兵，一個背着一牀棉褥子，一個護兵身體高大些，手上卻抱着一個人。這個人的身體，也不過三尺來長，手腳都和上十歲的男孩子差不多，惟有脖子上那顆腦袋，異乎尋常，足有成人的兩倍那樣大。看他臉色，年紀當在二十上下。他頭上沒有戴帽子，露出一頭又粗又黑

的頭髮樁子，前面額頂，突起一個鵝公包，足有兩三寸高，四五寸長。眼睛凹了下去，睜着銅鈴似的，四面亂望。一張闊嘴，口涎只由嘴角邊直流下來。他下半截身子，被人抱着，上半截身子，卻爬在護兵的肩膀上，兩隻手搭在那護兵背後，麵條兒似的直擺，卻隨着兩位老夫婦進去了。楊杏園舒九成二人一路跟着就看了去，只見那護兵已經把他背進坤戲場臺下包廂裏面去了。楊杏園道：「這不知道是那家造孽，養出這樣的怪物？」舒九成道：「這人你都不知嗎？前面那個老頭子，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名流，他還作過一任總理呢。這個怪物就是他養的，生了一個大腦袋，渾身的軟骨頭，今年三十歲了，還不能走路，吃飯穿衣，沒有一樣不要人伺候，你別看他怪像，他還是個戲迷，常常要人抱他進戲園子看戲，他老頭子以慈善起家，就蒙天賜了這個活寶。楊杏園道：「你說的這個人，我明白了，他這個慈善家，是最近六七年成名的，若是在生這個大頭少爺之先，就是這樣作好事，或者可以生個成樣子的出來，也未可知。舒九成道：「他這好事，雖然沒有落到好兒子，可是發了財，老天爺也算不薄待他了。楊杏園道：「我倒要去瞻仰瞻仰，看看這位貴公子怎樣看戲？說着，也走到包廂面前來，只見那個大頭人，坐在一個中間的包廂裏，椅子上墊着一個厚厚的褥子，他卻歪躺在褥子上。他一隻手拿着一塊又大又厚的雞蛋糕，一隻手拿了一個大蜜橘，翻着兩隻眼睛，只望着臺上。這時候，臺上正演的是一齣雙搖會，兩個花枝般的花旦，正在臺上賣弄風情。這位大頭少爺，看的呆了，眼睛笑得成了一條縫，口角上的白涎，牽絲般的流了下來。把衣服大襟，濕了一大片，別個包廂裏的人，大家放着戲不看，都看這個活寶。楊杏園笑道：「從前我聽見人說，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是一句譬喻的話，如今看來，卻真個實有其事了。說着，兩個人走出坤戲場，在裏面轉了一個灣兒，到處人都是滿的，沒地方立腳。舒九成道：「許久沒有上遊藝園，很想來玩玩，來了，又覺得樣樣還是天天那一套，沒有什麼趣味，我還有事，不能陪你在人叢裏亂鑽，要先回去了。楊杏園知道舒九成在歌舞場中，是個十足的門外漢，也就隨他回去。自己一個人，便向新戲場後臺，來看黃夢軒。黃夢軒正穿了一件藍華絲葛小緊身

兒，面前擺了一臉盆水，他摸了滿臉的胰子沫，閉着眼睛，用手在那裏擦臉上的胭脂。看那個樣子，他是已經卸了裝。他洗去臉上的胰子，睜開眼睛，看見楊杏園來了，說道：你來得好，我正要找你呢。笑紅他再三再四約我今天晚上去一回，恐怕有什麼事。我一個人去，老實說，容易教後臺的人疑心，我有些膽怯的。你若能陪我去，我就可以放寬心出這遊藝園的大門了。楊杏園道：這個我辦不到，將來人家知道了，還說我跟着學你拆白呢。說着話，黃夢軒把衣服穿起來了，比着大衫袖，對楊杏園左一個揖，右一個揖，硬要楊杏園陪他去。楊杏園被他逼得沒有法子，只得和他一路去。黃夢軒把帽子戴上，前帽沿都蓋在眉毛上。又把大衣的領子往上一扶，遮住了兩邊的臉。人要是留不留心，當真看不出他是誰。雇了兩輛車子，一會兒就到了聚祿院。黃夢軒先走了進去，楊杏園在後跟着。黃夢軒到底沒有經驗，一直便往笑紅屋子裏直闖進去，毛夥趕緊搶了過來，將門一攔，說道：請別的屋子裏坐。黃夢軒睜着兩隻眼睛，莫明其妙。楊杏園走上來，將他衣裳一拉，輕輕的說道：別進去，裏面有人。黃夢軒一聽，果然華拉華拉裏面有又麻雀牌的聲音，這才心裏恍然，縮住了腳。毛夥便把他們引進了旁邊的一所廂房裏面。黃夢軒剛落坐，只見笑紅房裏人阿金，走了進來。看見黃夢軒，用手指對他點了幾點，抿着嘴笑。黃夢軒道：你笑什麼？阿金道：我笑我的，你就不必問。說着，走近身來，又笑道：你這個樣子，真是一個大小姐。黃夢軒道：怎樣是大小姐？阿金將手一摸黃夢軒的臉，說道：胭脂還在臉上呢。黃夢軒握着他的手道：老七呢？阿金道：房裏有一桌牌，就剩這牌了，等牌完了你再過去，請你坐一下。說着，阿金先去了。這晚鐵路局長宋傳賢，在笑紅房間裏打牌，只四圈的工夫，輸了一千六七百，四圈打滿，正是黃夢軒來的時候。宋傳賢因為交通總長已經在廣德樓包了廂，約他看向小雲的白蛇傳，不敢不到，輸了也來不及。班本他就算了。那阿金的助手劉家裏，點一點頭錢，有六百多塊。正想向四個打牌的謝謝，阿金進來了，在笑紅耳朵邊說了兩句話。笑紅把眼睛對他一點，笑道：曉得。宋傳賢道：你們又搗什麼鬼？笑紅道：我們是好話呀。阿金說：這房弄得糟得很，請宋局長到北屋子去。

坐坐，休息休息。宋傳賢道：很好，找個地方燒兩口，我還要聽戲呢。笑紅聽他這樣說，和阿金一陣風也似的，便把宋傳賢局長送到北屋子裏去了。阿金走到廂房裏去，對黃夢軒招招手，把他引進屋裏來，楊杏園也只得在後跟着。笑紅殷勤招待，自不消說，那一雙眼睛就像閃電一樣，由黃夢軒頭上到腳底下，看了一遍，笑着問道：你怎樣來得這麼早？黃夢軒道：我因為不敢在你面前失信，請了半天假來的。笑紅對他瞅了一眼，把嘴一撇，笑道：我不相信！說時，笑紅轉過右邊那六扇繡花圍屏裏面，黃夢軒也跟了過去，一看裏面是一張鏡桌，一扇鏡櫥，一張鋼絲牀，黃夢軒隨身坐在牀上，伸了一個懶腰，倒下去，用手拍着枕頭道：這也不知那個臭男人的腦袋枕過了，這一股子汗氣。笑紅正對鏡子攏頭髮，回過頭來道：你不要瞎說，哼！我這個枕頭，恐怕不是臭男人枕得到的呢。黃夢軒聽了，便跑到笑紅身邊，嘻皮笑臉的，在耳朵邊說了許多話，笑紅將他的手一捏道：我自自辦法，你不要胡鬧，仔細小流氓敲你的小竹槓。這時，楊杏園坐在外面，彷彿聽見小流氓敲竹槓，倒嚇了一跳，便隔着圍屏問道：誰敲竹槓？笑紅黃夢軒一齊走出來，笑紅道：不相干，我們說笑話。阿金倒了一玻璃杯白開水，遞給笑紅，就近對他使了一個眼色。笑紅會意，對黃夢軒道：你坐一會，我就來，便走出去了。一會兒工夫，笑紅進來，在阿金耳朵邊說了幾句話，阿金望着黃夢軒，點頭笑道：曉得，便拿了縐紗圍巾，圍着脖子出去了。笑紅伸手在褲子裏口袋裏一摸，拿出一大捲鈔票，揀了一張五元的，扔在瓜子碟子裏。便對楊杏園道：對不住，請你和阿黃在此坐一會兒，我去應酬幾個條子，就回來的。說畢，忽忽去了。笑紅走了，劉家裏便由外面走了進來。黃夢軒道：我一進屋子來，就沒有見你，你從那處來？劉家裏道：你還說呢？爲了你來，把一桌客，全轟到北屋子裏去了。七小姐把人家丟在那裏，問也不問，我只在那裏敷衍一陣，剛才纔去呢。七小姐是小孩子脾氣，喜歡白相，你不能不由他，要不然，他就放到頭去睡覺，什麼事也不問呢。黃夢軒笑道：我聽見說，老七不嫁給宋局長，就要嫁給章總理，他闊起來了，你們也就好了。劉家裏道：什麼希奇？七小姐是不願意作姨太太的呢。老實告訴你，今天就是宋局長在

這裏打牌，輸了一千多，你來了，這屋子就讓你，這個樣子，七小姐能嫁他？楊杏園聽了，扯扯黃夢軒的衣襟，低低的說道：這是烏龍院宋江說的話，教花錢的老爺們寒心哪。黃夢軒也笑了。劉家裏看見碟子裏一張五元的鈔票，問黃夢軒道：這是你的盤子錢嗎？黃夢軒臉上一紅，勉強答了一個哼字。劉家裏倒也未留意，三個人說了一陣。一會兒，毛夥叫劉家裏去接電話，回進房來，對黃夢軒輕輕的說道：西方飯店三十六號，阿金在那裏等你。黃夢軒笑着點點頭，又對楊杏園笑一笑，說了一個字：走！楊杏園在這裏面，也不便說什麼，便和他一路走出來，走到胡同裏面，才笑着說道：憑良心說，我不願意打破你們這種順世界潮流的自由戀愛，但是就我個人的意見，是不贊成的。黃夢軒只是笑，低着頭望前只走。楊杏園道：已經一點鐘了，我不能再奉陪了。黃夢軒聽了，一把拉住說道：你保鏢保到底，把我送到飯店裏去，我就讓你走。可以不可以？楊杏園道：爲了別的事，我可以陪你去。請問你們所辦的是什麼交涉？裏面能容一個第三者嗎？黃夢軒道：你這又是呆話了，他是什麼人？我們是以什麼資格和他相會？這還不是二十四分公開的事嗎？楊杏園道：話雖是這樣，但是我無加入之必要。黃夢軒拉着楊杏園的大衣，仍舊不放，皺着眉毛，好像十分爲難。楊杏園一想，也許他實在有些膽怯，笑道：我聽見說，唱文明戲的，都靠着這種買賣發財，像你這個樣子，怎樣混得出來？好罷，我看十年同學的情分上，替你作個月老。黃夢軒四圍一看，扯着他的衫袖道：低聲些，仔細便衣偵探聽了去。楊杏園看見他這樣子，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只得和他一路上西方飯店來。這時，飯店大門，早已關上了，只剩這旁邊一條橫胡同裏耳門進去。耳門口，電燈也滅了，有四五輛膠皮車，橫七豎八，放在那裏，幾個人力車夫，在黑影子裏站着。黃夢軒遠遠的看見，心中疑惑是便衣偵探，卻是有點怕，想要縮回來，又不敢對楊杏園說，心裏只是撲撲的跳，只得跟着楊杏園走。那耳門完全關了，只耳門上挖出來的那一扇小門，卻是半開半掩的，兩個人便挨身進去。正碰着一個穿白衣服的茶房，楊杏園便問三十六號房間在那裏？茶房道：是聚祿家笑紅定的嗎？楊杏園說是的。茶房便引着他們進了幾重門，走

到房門口，茶房將門敲了幾下，門呀的一聲開了，裏面一個人，伸出一個頭來，正是阿金。阿金也不做聲，笑着讓他兩人走了進去。楊杏園一看，一個門裏，卻有三間房，進來地方在中間，好像是個會客室，有一副舊的撲克牌，七零八落的散在桌上。阿金道：你們再不來，我就急死了，一個人坐在這裏，實在無聊得很，在桌子抽屜裏翻出一副撲克，一個人過五關問卦玩。黃夢軒笑道：你問什麼卦？阿金道：我沒有什麼可問，是替你們兩個人問的。楊杏園笑道：這你們兩個字，大可玩味。這裏頭一個人，自然是黃夢軒，還有一個呢？阿金兩隻手，理着桌上的牌，歪着頭，把眼睛一溜，嘴又是一撇，說道：你們唱文明戲的人，這張嘴真是厲害。說到這裏，笑紅披着斗篷，手上捧着橡皮溫水壺，走了進來，他看見楊杏園在這裏，卻有點不好意思，含笑和他點點頭。阿金便走到笑紅身邊，在耳朵邊說了幾句，笑紅道：好罷，你就說是北京飯店得了。阿金便笑着對黃夢軒看了一眼，說道：明朝會！打開門去了。笑紅便和他們走進裏邊房間來，靠在沙發上，伸了一個懶腰，說道：我真累極了，一晚上，出了二十四個條子。楊杏園對他和黃夢軒兩個人看看，覺得他們很不自在，便說道：已經一點多鐘了，我要回去，明天會罷。笑紅道：這裏有稀飯，吃了稀飯去，好不好？楊杏園說道：不必說着，披了大衣，逕自要走。黃夢軒也說：何妨再坐一會？楊杏園道：什麼時候了？還坐到大天亮去嗎？說畢，走出三十六號，已經到了夾道上。只見一個二十多歲婦人，身上披着貂皮大衣，雲鬢蓬鬆，從樓上走下來。有一個茶房過去，請了一個安，說道：你走了。那婦人鼻子哼了一聲，就把手上提的那個錢袋拿了起來，用手在裏面一掏，拿出一捲鈔票，也沒有看多少，在捲裏面抽出了兩張，給了這茶房。看那鈔票，是很大一張，不是十元的，也是五元的。那茶房接過鈔票，笑着又請了一個安。那婦人理也不理，舉起腳上的高底鞋，的得的得逕自走了。那婦人走在面前，倒不知道後面有人，走出西方飯店的門口，茶房趕緊將門上的電燈扭亮，早有一輛轎式汽車，停在那裏。那婦人走出去，便有一個穿了制服的護兵，垂手站在一旁。那婦人便問道：大人回公館來了嗎？護兵道：沒有，還在九爺家裏開會。車子把姨太太送回去，就該去接大

人了。那婦人道：小潘兒今天那裏去了？怎麼讓你來接我？護兵道：小潘兒聽說姨太太在西方飯店，他不高興，只得伺候你來了。那婦人冷笑道：好小子，他還有這一手，我回去搥他的肉！西方飯店也好，東方飯店也好，管的着嗎？說着，護兵開了汽車門，那婦人一腳登上去，這裏司機生將扶機一扭，就開起走了。楊杏園站在門裏面，聽了清清楚楚，可惜沒有看見汽車號碼，不知道是那一家。剛一腳跨出門，門上電燈又滅了，只見一輛膠皮車，飛也似的拉了過來，就停在門口，車上走下一個女子，黑影裏看不清楚什麼樣子，只看得出蓬着燙髮，披着毛繩圍巾，穿着短裙子，聽他腳步響，還像是高跟鞋。這女子下了車，就聽見掏了一把銅子，給那車夫。那車夫問道：這是多少？那女子答道：三十枚。車夫答道：不成！你哪上車的時候，說到香爐營，還給我二十四枚啦！繞了一個大灣子，還給三十枚。好，東單牌樓到這兒多遠哪！小姐多花兩罷。那女子道：這個地方還遠似香爐營嗎？車夫道：那不管，上車的時候，說的是香爐營，沒有說西方飯店。那女子氣不過，又掏一把銅子給車夫，才敲門進去了。這車夫拉着車子自言自語的道：要取樂，何苦省幾個車錢？一夜飯店錢，够瞧的了。嚶！這個年頭兒，那裏說起十七八歲的姑娘……一面說一面就走了。楊杏園站在黑影子裏，本來看得呆了，這才醒悟過來。想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這不是無事幹嗎？在街上雇了一輛夜不收的人力車，就一直回家去睡覺。次日醒來，已經正午，吃完飯，趕緊去忙自己的事。黃夢軒今日是不是回去了，也來不及去問。又過了一天，清早起來看報，在一張小報上，看見一個二號字的長題目，十分觸目，乃是新劇家誘姘妓女案之發覺。不由得心裏一動，再看新聞，正說的是黃夢軒，什麼拆白黨，淫伶，與風化有關的字樣，多得不可勝數。據這報上所載，也是說淫伶薛某和妓女笑紅，在西方飯店三十六號聚會，薛某當晚向笑紅借現洋二百元，又索去首飾多項，約值六七百元，笑紅因恐事露，與營業有關，只得忍痛不發。但此事爲偵探所聞，已有人密告警廳，總監聞言大怒，主張從嚴懲辦。薛某身後現追隨有便衣偵探多人，旦夕即將逮捕。楊杏園看了，嚇了一跳，心想：黃夢軒這樣糊塗，怎麼對笑紅借起二百

塊錢來這不是犯了拆白的嫌疑嗎？想着自己實在不放心，便來找黃夢軒問個究竟。黃夢軒一見面，便笑着說道：「你今天來的這早，一定是爲看見報而來，對也不對？」楊杏園道：「你也看見報嗎？」黃夢軒道：「昨天我就看見了。楊杏園道：「胡說！報今天才登出來，你怎麼昨天就看見了？」黃夢軒道：「我自然看見，還有憑據在此呢！」

第十九回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卻

說楊杏園說黃夢軒不能看見早一天的報，黃夢軒道：「我給你一樣東西看，你就明白了。」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楊杏園。只見那信上寫道：

薛春絮先生台鑒：茲有不肖之徒，將閣下昨在西方飯店住宿一事，撰成文稿，投送本社。同人以閣下在京演劇，負有盛名，若將此文登出，不但閣下名譽有礙，且恐爲警廳所知，將不容閣下在京演劇，特將該稿留中，茲錄底稿一份，附寄察閱。同人對於閣下維持誠意，可以想見，惟本社既對閣下盡此義務，閣下達人對本社當亦有所酬報，多所不敢索，只津貼本社五十元可矣。函達望即晚答覆，或以電報約談均可，否則明日報上登出，即無轉圜之餘地矣。專此敬候

劇祺！

敲報經理部啓。

楊杏園看完，另外還有一張稿子，正是和報上登的文字一樣。黃夢軒道：「你看這封信，寫得多無聊？嫖妓是人都可以的，公開出來，也不算什麼。難道戲子在法律上就不許嫖嗎？是我氣不過，我回了他一封信，請他儘管發表。要想敲我的竹槓，不說五十元，五十個銅子我也不出。楊杏園道：「你真糊塗死了，北京舊戲子，受社會的裁判，從來沒有逛審子的權，何況你們新劇家，那個拆白黨徽號，是世襲的呢？其實，他雖然開口要五十元，你給他七塊八塊，也就完了。你現在既和他鬧翻了事，一傳出去，敲竹槓的一擁而上，你可應付不了。」黃夢軒道：「怕什麼？我

拚了不在北京演戲也就完了，他儘管罵他的。楊杏園道：要這樣辦，自然不成問題，你不是太不值得嗎？黃夢軒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家裏早有信來，叫我回南去娶親，過幾天合同滿了，我就出京，你說，我還應酬這些文明叫化子做什麼？楊杏園道：你真能下這個決心，我也贊成，但不知你演戲的合同，還有幾天滿期？黃夢軒道：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後天就滿期了。後天晚上，我就搭京漢車出京。楊杏園道：你走得這樣快，固然省去許多是非，但是太湊巧，人家要無疑你心虛逃走嗎？黃夢軒道：演新戲這樁事，我實在不願意幹了，未見得我還會到北京來演戲。充其量，不過犧牲薛春絮三個字不再在北京出現，和我黃夢軒有什麼相干？楊杏園道：照你這樣說，你這回成心拆爛污了。說着，用手指着他手上那個戒指，笑道：你怎樣對得起人家那一番好意，而且……黃夢軒臉上

一紅，不等楊杏園說完，便道：這隻戒指，我本是向他借來帶的，那裏能要他的呢？我自然送還他。楊杏園道：要這樣才算漂亮角色，那裏沒有看過幾百塊錢呢？又和黃夢軒談了一會，才回去了。自從這天起，黃夢軒笑紅這一樁公案，就鬧了個滿城風雨。那位鐵路局長宋傳賢，在報上看見這段新聞，生氣得很，記得冬至的頭一天，曾約笑紅在冬至這天一路上天津去玩，他卻推三阻四的，說有許多不便。原來他卻另外有個約會，真是豈有此理？難怪那天晚上我在他那裏打牌，我只打四圈，他很贊成呢。越想越氣，心想，我非嚴重質問他不可！到了晚上也不帶旁人，坐了自己的汽車，就到笑紅這裏來。一進門，就板着一副面孔。這晚上，笑紅脫去了外面的皮襖，只穿一件桃紅花緞的小緊身兒，鬆起湯髮，打了一條黑油油的辮子。小緊身兒，挖着套領，露出雪白的脖子。脖子上

一根湖水色絲條，掛着一把小金鎖片子，越顯得他嬌小玲瓏。他看見宋傳賢來了，便走過來和他脫大衣，斜乜着眼睛對他一笑，靠着宋傳賢胸前問道：喲！怎麼啦？宋傳賢聽了這句話，當然不好意思說生氣來了。說道：沒有什麼，你怎麼問我這句話呢？笑紅也不答話，和他脫下大衣，掛在衣架上，又遞根煙捲給他，擦了一根火柴，和他點上。便靠着宋傳賢坐在一處，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一眼看見宋傳賢的指甲，長的很長，便叫阿金拿了一

把新剪刀來，給他剪手指甲。指甲剪完了，笑紅捉着宋傳賢的指頭，在自己又白又嫩的臉上一劃，笑道：好了，你的指甲修得乾乾淨淨了，不括得人家生痛了。宋傳賢道：我們這個指甲，再修得好，也是一雙粗手，怎比得唱小旦的那一雙手，十指尖尖的，看見就叫人家心裏愛他？笑紅板着脸說道：宋大人，你這話說的誰？宋傳賢道：我自然說一個人。笑紅道：那些報館造了謠言來糟踏我，你也相信嗎？宋傳賢冷笑道：本來呢？小白臉兒誰不愛？不過跟着拆白黨在一處，恐怕要上當，可要留心點兒才好。笑紅聽了這話，低着頭不說話，鼻子息率息率的響，就像要哭的樣子。一會兒，便在鈕扣上抽出一條手絹去擦眼睛。宋傳賢看他這樣，倒不好意思再往下說了，便伸手奪他的手絹，要和他擦眼淚。笑紅把身子一扭，站起來便走，睡到自己牀上去了。他用手絹握着臉，伏在被服上，肩膀聳起聳落，哭得好像傷心。宋傳賢跟着走過來，便拿手來搬他起來。笑說道：我和你說笑話，你何必這個樣子？笑紅硬着喉嚨道：本來的，你冤枉人家啦。宋傳賢說好說歹，說了半天，才把笑紅說好。因笑紅打開小梳妝匣子，宋傳賢一眼看見小抽屜裏一張名片，印着惲卜嘉三個字，是他局子裏的一個二等科員。便問笑紅這張名片那裏來的？笑紅道：這個人招呼我兩個盤子，我聽他和朋友談話，也好像是你們鐵路的人，他還約着這個禮拜和我做花頭呢。宋傳賢聽着，記在心裏，過了幾分鐘，便說有事，特意打電話給他的祕書，叮囑說：庶務科科員惲卜嘉，辦事糊塗，明天下條子把他裁了。宋傳賢打了電話，心裏好像痛快了許多。這位惲卜嘉科員，到了次日，爲什麼丟了差事，自己還莫明其妙呢。這晚上，笑紅對於宋傳賢二十分恭維，把他一肚子氣才消了。宋傳賢笑道：有一樁事託你，你可能和我辦？笑紅道：我能和你辦什麼事？宋傳賢道：這事除了你們，別人也辦不了。便輕輕的對他道：有人願出一千塊錢，賃一個極好看的姑娘做幾天姨太太，這幾天一過，兩不相干，這錢就算白送他。不過有一層，要守極端的祕密，若是走漏了風聲，不但不能在北京做生意，還有別的禍事。我看你是個精明人，這個事一定辦得好，所以我來託你。笑紅道：你不要瞎說，世上那有賃姨太太的？宋傳賢正色道：真有這個事。

我何必沒有話說。無中生有呢？笑紅道：當真的嗎？請你把這個人質姨太太的道理講給我聽。宋傳賢道：我這話說給你聽，你可別告訴人。現在有個地方要開個比賽美女的大會，凡有好看的姨太太、奶奶、小姐，都可以送去，送去了，就有好差事。我熟人裏面，有一位范統總長，照理是要派個人去的，但是北京公館裏沒有姨太太，要爲這事討個姨太太，一來來不及，二來正太太不肯，所以想了一個法子，質一個班子裏的人去搪塞一陣。笑紅道：缺德的事，都出在你們官場裏面，開美人會，已經少聽見了，還有人質姨太太去入會的，這不是奇談嗎？我想開會的這個人家，一定是個闊大爺，不然也辦不起這樁大事。宋大人也送一個人去嗎？宋傳賢臉上一紅，說道：我不够資格。笑紅道：不知道這會是怎樣比賽？宋大人也聽見說過嗎？宋傳賢道：這個事，誰敢問？誰敢說？笑紅道：這樣說，這樁事，倒是真有的了？宋傳賢道：自然是真的，你馬上有人願意去嗎？若是願意去，一千塊錢，包在我身上，那比出天津保定的條子，卻是好得多。笑紅想了一想，道：也許有人去，我明天回你的信罷。宋傳賢道：這個事，你要辦成了，我重重的謝你。我今天晚上，就陪你上真光去看電影，去不去？笑紅不便推托，只得和他一路去。電影完場之後，宋傳賢對他說道：我的汽車要送你回去，就不能送我，我坐了回去吧？這遠的路，叫你雇人力車回去，夜深了，又冷得很，怎樣好呢？笑紅對宋傳賢瞧了一眼，笑道：隨便你呀。宋傳賢道：要不然，我們到北方飯店去，先找點東西吃，好不好？笑紅道：隨便你。宋傳賢就很喜歡的一路和他上北方飯店去。一宿無話，次日十二點鐘，宋傳賢要到南城去赴一個飯局，順便送笑紅回班子。路過廊房頭條，笑紅要到金器店裏去買一個荳蔻盒子，宋傳賢只得下車一路和他進去。荳蔻盒子買好了，笑紅看見玻璃盒子裏一對珠花，做得實在精緻，便叫店夥拿出來看看。又問宋傳賢道：這珠花怎麼樣？宋傳賢道：也還罷了。笑紅問什麼價錢？店夥道：這珠子都是很好的，定價一百六十塊錢。笑紅道：能少一點嗎？店夥笑着說：我們都是劃一的價錢，不甚少。說來說去，笑紅一定要少十塊錢。店夥便對宋傳賢道：以後還請多照顧點，我們就賣了罷。先生尊姓？笑紅道：宋局長也常在你們這裏做

生意，難道不認得嗎？店夥道：是是是！宋局長，以後請多照顧點。宋傳賢看見生意做好了，笑紅並沒有打算拿錢出來，礙着面子又不好不理，恰好身上帶了有兩百塊錢鈔票，只得拿出來，替笑紅付了款。笑紅買了這兩朵珠花，宋傳賢仍舊把車子送到班子門口，他方才去赴飯局。笑紅總算高興，心想連日不得空，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去看一晚新戲。誰知七點鐘了，接到黃夢軒一個電話，說他的合同已經滿了，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就要出京，我現在在美利飯店，請你就來，有要緊的話和你商量。笑紅聽了這句話，猶如青天打了一個霹靂，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掛上電話，就向美利飯店來。這時黃夢軒正和楊杏園在這裏吃大菜，看見笑紅來了，趕緊讓坐。笑紅對黃夢軒道：你剛才電話裏說的話，是真的嗎？黃夢軒道：是真的。笑紅道：不是我說，你這個人像小孩子一樣，一點兒事鬧得人人都知道，真是犯不着。黃夢軒道：你以為我出京，是爲着報上的事嗎？便把自己不願演戲，早打算回南的話，告訴了笑紅。不過把娶親的這一層，卻隱瞞不提。笑紅偷眼一看，見自己的那隻鑽石戒指，還帶在黃夢軒手上，不免眼珠一轉。黃夢軒會意，便把手上那隻鑽石戒指，從手指上取下來，攜着笑紅的手，替他帶上。說道：謝謝你。笑紅倒不好意思起來。說道：我不是來要戒指的，你不要猜錯了。我的意思，黃夢軒道：我本來是借來帶幾天的，自然還你，這客氣什麼呢？還有我前天在臺上穿的那件織金緞子旗袍，你說很好看，我就送給你。回頭我叫我的用人，送到阿金的小房子裏去，留給你作一個紀念吧？笑紅本來是個妓女，送往迎來，原不算回事，就是人家送東西給他，他也不放在心裏。不料今日聽了黃夢軒這幾句話，不由得一陣心酸，眼睛圈兒一紅。因爲在座還有個楊杏園，不好意思掉淚，便拿出手絹子去擦眼睛，回過頭去，裝着看壁上的掛鐘。楊杏園背着笑紅將叉子輕輕的敲着菜盤，望着黃夢軒對笑紅後影一努嘴。黃夢軒臉一紅，也微微的笑了。楊杏園道：老七，那鐘有幾點了？你看這久，還沒有看出來嗎？笑紅聽了這話，越發不好意思，黃夢軒便拿話來敷衍過去。故意問笑紅道：阿金的小房子門牌多少號，我忘了回頭不要把衣服送錯了。笑紅道：你當真將那一件旗袍送我嗎？黃

夢軒道：你這話奇了，難道我還是口上的人情嗎？笑紅道：你是個出門的人，我沒有送東西給你，你先送東西給我，這如何使得呢？我明日送你兩盒點心罷。黃夢軒道：這倒使得。笑紅手裏拿着一個蜜柑，將皮剝去，一瓣一瓣的撕去細筋，遞給黃夢軒。嘴裏一邊說道：過了這一節，我也打算到南邊去，三四個月後，也許我們又在一處吃大菜了。楊杏園看他二人情致纏綿，自己何必在這裏坐，阻止他兩人的情話。忽忽的喝了咖啡，就起身先走，約了明天十點鐘，到車站送行。黃夢軒道：何必不多坐一會兒？楊杏園指着笑紅道：這句話，我替你轉告訴他罷。便笑着走了。到了次日，楊杏園爲有點事，到十點半鐘，才到西車站。一進門，便看見阿金從裏面出來，便笑着和他點了個頭，問黃夢軒在那裏？阿金道：他在那二等車上，第一個房間就是。楊杏園聽了，一直便走到這節車來，只見黃夢軒和三個穿軍服的人，坐在那裏談天。坐椅下面，蒲包柳條籃子麻布袋，簡直塞滿了。椅子犄角上，一疊放了三頂軍帽，三把指揮刀，幾瓶酒，幾個油紙包。靠窗子邊，又堆着兩捲行李，一網大葱。這邊椅子上，又是茶壺茶杯之類。椅子上面的橫格，更不必說，完全是東西。這個小房間，再加上四個人，可說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黃夢軒坐在那裏，也是偏促得很。他看見楊杏園來了，連忙站起身來。說道：車快要開了，你還來什麼？楊杏園道：這一別，又不知那一年相會？平常見面，覺得不算什麼，到了這個時候，能多見一回面，也就痛快多了。說話時，黃夢軒要讓楊杏園坐下，這小房間裏，也沒有地方，兩個人便站在房門外夾道裏說話。楊杏園道：你何必有錢無處花，來坐二等車？你要坐三等茶房車，比這舒服多了。黃夢軒道：我是人家送我的一張半票，就花了三等的錢，想坐二等車舒服了。說到這裏，低着聲音說道：誰知一上車，滿坑滿谷都是八太爺，費了許多事，才找到這一點兒地方。楊杏園道：這條路特別快車，不賣半票，也沒有免票，人沒有這樣擁擠，你要有二等的錢，留得去坐特別快車的三等座，實在比這舒服。這些太爺，你莫瞧他不花錢坐車，三等還不願去呢。所以尋常快車，二等總比三等擠些。黃夢軒道：虧已吃了，說他做甚？我正有件事爲難，你來得正好。又低聲說道：剛才阿金到這裏來，送我幾盒

點心，說是車站上耳目衆多，笑紅不便來，下半年會罷。點心裏有一個小盒子，他又交給我手裏說：這裏面不是點心，是送給你用的。我打開一見，卻是一對珠花。我又不演戲了，我要這個做什麼？就是演戲，也犯不着用真的。無緣無故，我怎樣能受他這個重禮？我當時卻不肯受。阿金道：這也是人家送他的，他轉送你，又不是特意買來的，又何必不要？留了作紀念罷。他說的是蘇州話，卻幸這房間裏這幾位八太爺不懂，我生怕老和他讓，惹得人家說破了，很不像樣，只得收下了，打算到了漢口，保險寄還他。現在你來了，就拜託你，送還他罷。說着，在房間裏拿了個紅色的花盒子來，交給楊杏園。楊杏園道：他既誠心送你，就收了罷，教我送還他，連我就替你辜負了人家的美意。黃夢軒道：你不知道，他送我的東西，別有用意，我現在正是回家完婚，你想我能要他的嗎？楊杏園笑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黃夢軒笑道：我雖不是個女人，借用這兩句詩，卻也切得很！你從前不是常念着，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嗎？我覺得我現在的環境，真可以把這兩句詩來代表。人生五尺之軀，不能在社會上做一點事業，只落得粉墨登場，見棄於家庭，不齒於朋友，真是該死。笑紅他是個什麼人？多少闊人要討他，他都不願意，偏偏對我很好，我怎樣不感激他？說着，傷感得很。楊杏園想道：這人到如今，還是執迷不悟，真是呆子。本來要說他幾句，覺得人家已經要走了，何必掃他的興？便笑着說道：他不是說，不久要到漢口去嗎？有情成眷屬，你們的機會在後呢。哈哈！黃夢軒見楊杏園笑起來，便止住他道：低聲些，不要再說這個了，這是什麼地方？楊杏園道：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卻又想不出來。黃夢軒笑道：我也是這樣。說完了，兩個人反而沒有話說，便靠着窗子，望站上來往的人。只聽到一陣鈴響，火車要開了。楊杏園拿了珠花盒子便下了車，靠着車子站着。黃夢軒道：你回去罷。楊杏園道：我索性等車子開了再走罷。一句話未完，汽笛鳴鳴的響了，火車的輪子，便已慢慢的望西展，一會兒，黃夢軒已離楊杏園幾丈遠，楊杏園取下帽子，對黃夢軒招展，喊着道：到了漢口，你就寫信來。黃夢軒也喊道：剛才的話，拜託拜託！第三句話，楊杏園就聽不見了。回轉身來，正想要走，肩膀上忽然

拍的一下，回過頭來看時，卻是會館裏的徐二先生。楊杏園對他這種舉動，很不高興。徐二先生卻毫不爲意，笑着問道：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送誰的？行。楊杏園道：是送一個舊日同學。徐二先生道：我說呢，你沒有什麼應酬的人，決不能以不相干的事到這裏來。我卻不然，一個禮拜，至少也要到這裏來兩回。今天是汪玉老在西車站食堂，餞黎暉老的行，請我作陪客，整整鬧了一上午。黎暉老攜着我的手，一路上車。他說這回南下，若是能辦點事，一定請我幫忙。過幾天我倒打算寫信給他。你看這稱呼上如何寫法？我還是自稱鄉侍生呢？還是自稱鄉愚弟呢？楊杏園道：他既和你那樣客氣，當然是稱鄉愚弟的對。徐二先生道：這話不錯，我明日就這樣寫法。說這話兩個人已經要將出車站。楊杏園道：我聽見說，車站食堂的西餐，十分的好，不知這話可真？徐二先生道：卻是真的，我今天清早吃的那炸鱈魚豬排都好，我向來吃西餐吃不飽的，今天把肚子都撐破了。楊杏園說道：說起來卻是笑話，我還沒有來過，你可不可以引我？我倒要嘗嘗。徐二先生道：可以。便引着楊杏園進食堂，兩人對面坐下。楊杏園道：你剛才吃的些什麼菜？徐二先生偷眼一看，着菜牌子，說了一遍，連聲誇好。不迭。這時夥計走過來，楊杏園指着徐二先生道：剛才這位徐老爺，在這裏吃飽了，又引我來，倒是你們的好主顧呢。徐老爺不吃飯了，替他來一杯咖啡，等人家喝了也好消化啊。夥計答應着去了，一面替楊杏園上菜，一面給徐二先生一杯咖啡。徐二先生今天起來的很早，這個時候，本想趕回去吃午飯，不想在這裏耽擱下來了。肚子裏面，餓的只是咕嚕咕嚕的響，看見一盤一盤熱騰騰的菜，往楊杏園面前直上，不由得吞了幾陣口水。楊杏園用叉子叉着一塊牛排，把刀子在盤子裏切，擡起頭對徐二先生笑道：這菜真好，多謝你的介紹。說着，又了一塊牛肉送進口內。徐二先生看着，只得也端起咖啡來喝了一口。好一會兒，楊杏園的飯，方才吃完。楊杏園會了帳，一同和徐二先生走出車站來。楊杏園道：肚皮吃得太飽了，我們一道上青雲閣喝清茶去，好不好？徐二先生道：我還有點事，不能奉陪，你請便罷。說着，雇了車子就走了。楊杏園對着他的後影，不由得一個人笑了一陣，也就坐車回家。車子走江

西會館門口經過，只見大門牆上新貼了一張幾尺長的黃紙，上寫着鼓吹團今晚在本處彩排。他想到：常聽見人說，鼓吹團很有幾位有名票友，還沒有領教過。今天晚上倒要來看一看。主意打定，回家便把影報副張稿子弄完，一面打電話給鏡報館，今晚請兩個鐘頭假，準備妥貼了，吃了晚飯，便到江西會館來看戲。戲場門口擺了一張二尺來長的小條桌子，桌上點了一枝大蠟燭，幾本戲票，三個人圍住桌子，在那裏說閒話。見桌子邊一標柱子上，貼了一張黃紙條，上面寫道：每位茶水錢二十枚。椅子橫頭，讓出一個小口子，以便人來往。有一個穿黑布袍的人，在那裏攔住進來的人，買了票，這人就把手子一側，肩膀歪在一邊，人就過去了。人過去之後，他又回轉身來，依舊擋住路口，倒是比柵欄門靈便得多。楊杏園也是如此照例的進去了。一看臺下面，卻也不少的。他便隨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了。這時，臺上武家坡的薛平貴，剛剛出臺。這位鬚生，左手垂下來，幾個指頭在袖口外，輪流的在那裏掐板眼，右手使了個橫展一隻扁擔式，拿着一根馬鞭子，豎了起來，動也不動，一步一步繞着戲臺走，背書也似的，在那裏唱。臺下左角上，就有一班人帶着笑音叫好。再一看這臺上薛平貴手上的那根馬鞭子，越發豎得挺直了。楊杏園實在看下去，見小池子裏面，兩道通後臺的門，都已開着，他便走進後臺去看看。只見裏面的人，亂轟轟的，也有在化裝的，也有在穿衣服的，有一個人嘴上有點鬚子，戴着四塊瓦的帽子，穿上八卦衣，臉上胭脂擦得通紅，一隻手拿着一掛鬚子，一隻手拿着一把鵝毛扇子，和一個年紀輕的人，在那裏說話。這少年戴着合頂的獼皮帽子，穿了獼皮領青呢大衣，露出裏面的品藍大花緞子的狐皮袍，外套青緞子小背心，面前光燦燦的一排水鑽扣子，脖子上又圍了一條白絨繩窄圍巾。臉上擦的雪花膏，直白到耳朵背後去，嵌肩兒鈕扣上黃澄澄的露出一塊金質徽章，一望而知是個衙門裏的人。這人道：今天代斬謾不代短鬚子說道：我演空城計，和別人不同，前半本學汪大頭，後半本學譚叫天，不代斬謾，人家看了都不過癮。穿便衣的少年說道：吳先生學譚實在很有研究，絲毫不亂。穿八卦衣的說道：我聽說你們司長就愛唱，是不是？少年道：

豈但我們司長，我們總長也是個戲迷，今天我在他公館裏還合唱了一齣汾河灣。短鬚子道：你的青衣戲的確在牛簫心上，你要下海，一定比他能叫座。少年道：我雖不敢說比簫心好，我自信總也站得住，無奈我們這位總長的盛意，爲了這個事，特意在部裏和我弄了個僉事上行走，我欠的三千多塊錢，也給我還了，我這一時卻不好意思下海。楊杏園在一旁聽話，只覺一種奇異的香味，一陣一陣的撲鼻，正是從這位少年身上而來。他看着這少年說戲子不像個戲子，說少爺不像個少爺，聽他所說竟是一個僉事上行走，他正看着十分詫異。忽聽見轟天轟地一陣笑聲，也不知道前臺的戲，演得怎樣好，便又走到前面看戲去。只見臺上正演的是捉放曹，那個扮曹操的花臉，是一個大肚子，一根腰帶，繫在大肚子上，有點兒吃不住，一直墜到胯下來了。腰帶上的那口寶劍，正落在臺板上，大概剛才的笑聲，就是爲此了。場面上的人，檢起寶劍，再和胖子掛在腰帶上，不料他一轉身，寶劍又要落下來，胖子急了，用手去扶寶劍，把右手邊扮陳宮的老生，重重的戳了一寶劍頭，胖子一鬆手，寶劍卜通一聲，又掉在臺板上。這時，臺底下又是一陣鬨堂大笑。胖子吃了這兩回虧，就不掛寶劍了，演到拔寶劍作勢要殺陳宮的時候，場面上的人蹲在胖子背後，將寶劍拿在手裏，由他的衣服大襟下伸出柄來，等胖子去拔劍，胖子摸了半天，摸着場面上的人一隻手，臺下這個好聲，真是連珠銃似的，震破耳鼓。楊杏園想道：這個戲有什麼看頭？自己一個人含着笑，走出江西會館。正要上車，只見洪俊生要由外面進去。楊杏園連忙搖手道：你沒有事，可以早點去回家睡覺，我勸你不必去。洪俊生道：反正到了門口，何不進去看看？楊杏園道：那末，我就不奉陪了。洪俊生道：我還有一句話問你，我有一個朋友，有幾部宋版書，願便宜出賣，你要不要？楊杏園道：我雖不要，我路上卻有人要，不知是幾部什麼書？洪俊生道：我是個外行，我那裏知道？你要看那個書，卻是現成，現在放在未央俱樂部，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看。楊杏園道：未央俱樂部不是在報子街嗎？那裏離我們報館不遠，那天你可以順便到鏡報館約我去看。洪俊生道：我回頭便要到俱樂部去，今晚你若願意看，編完了稿子，可以到

那裏去找我。楊杏園道：那恐怕有兩點鐘了，不太遲嗎？洪俊生道：不遲不遲，兩點鐘正是熱鬧的時刻哩。你儘管大模大樣的，往裏面走進去，誰也不來問你什麼地方人多，我就在什麼地方，包你就尋着了。晚上回頭我再打電話約你，好不好？楊杏園道：這倒也使得。說畢，便坐車到鏡報館去。走到編輯部裏，聽差送上一封信，上面寫着楊杏園君親啓。看那筆跡，是吳碧波的字，拆開信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午間消寒小飲，遇伊人於奇園中，意態闌珊，非復若昔日之活潑潑地。據云杯弓蛇影，情海多波，足下夢覺揚州，名甘薄倖，別枝飛上，消息寂然，言下淚皆洩瀾，使人之意也消。弟生平好打不平，況在美人爲公道計，不能不吹皺一池春水矣。茲與足下約，請卽夕負荆請罪，卽夕不能則明夕，明夕不能則後夕，後夕不能，則是終不往也。某不才，必有以所以服足下者。白香山曰：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初相識？古人邂逅之間，猶設想如此，君乃忘懷舊雨耶？走訪不遇，忽忽草書留此，惟足下察之！

碧波白。

楊杏園看了，眉頭一皺，將信幾把扯碎，使力揉作一團，扔在字紙簍裏，便坐下去編稿子。說也奇怪，也不知什麼原故，心裏好像有一件事，沒有辦成一樣，總覺不很舒服。自己便到字紙簍去尋那封信，無如先撕得太快了，信已成了一團碎紙，尋出來也合不攏，只得算了。到了一點鐘，洪俊生果然來了電話，說在未央俱樂部小客廳裏，請你就來。小客廳在第二個院子東邊就是，你來了，逕直來找我，不必問門房，那反而多事了。楊杏園接了電話，恰好事已做完，就上未央俱樂部來。可是到了門口，又徘徊起來了。

第二十回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棧



原

來這門口的電燈通亮，沿門的兩邊，排列了許多馬車汽車人力車。想了一想，既然來了，且照着洪俊生的話，當真一直便往裏走，也沒有誰去攔阻。他走到第三個院子裏，彷彿聽見

許多人爭吵的嘈雜聲音，像是許多人相罵，又像是什麼會場上，有許多人在那裏辯論什麼似的，只是聽不出來，是一種什麼聲浪，忽然一陣檐風，由牆的犄角邊吹了過來，只覺得一種很濃厚的氣味，衝人的腦子。仔細聞一聞，卻是鴉片煙味，他想，俱樂部裏有鴉片煙，這也是一種極普通的事情，但是像這種濃厚的氣味，好像在燒煙土一般，卻很奇怪。他正在這裏想，忽然洪俊生在身後邊叫道：在這裏，在這裏。楊杏園回頭來一看，洪俊生站在廂房門口招手，他走了進去，房子裏並無別人，小圓桌子上，卻擺了兩個菜碟子一碗湯，有半碗蛋炒飯放在一邊。洪俊生笑着問道：你可吃飯？我請你。楊杏園道：我剛吃的稀飯，不能再吃，但是你怎樣一個人在這裏吃起飯來了？洪俊生道：我有個朋友，剛才中了一寶，贏了三百多塊，我說着好玩，要吃紅，誰知他真順手給了我一張五元的鈔票。我正肚子裏餓了，我就拿了這個錢，吩咐廚房開一客飯來吃，帶着在這裏等候你。楊杏園聽了這話，一看桌上的菜，一碟花椒雞，一碟燒冬筍，一大碗雪筍湯，並不像隨便的菜。便問這是怎麼算法？洪俊生道：照規矩，是半塊錢一客，他菜弄得好些，大概總是給一塊錢。若要點菜吃，那就貴一點。楊杏園道：還能點菜吃，那不成？小館子嗎？洪俊生笑道：小館子的菜，未必還有這樣齊備。楊杏園道：這樣說，未央俱樂部裏的人，都成了老饕了。洪俊生坐下去吃飯，笑着把飯吃完，放下筷子，抽出手絹，揩了一揩嘴，笑着對楊杏園道：你以為這個俱樂部的人，也像九號俱樂部一樣嗎？這裏面的藝員，不一定是兩院的分子。所謂藝員，乃是手藝的藝，不是會議上中下三級，每天來來去去，也不知有多少人。三個人裏頭，有一個人吃飯，這小廚房的生意就很好了。說時，一個穿了圍裙的廚子，拿着一隻托盤進來收碗。對洪俊生道：四爺今天怎樣？洪俊生道：我沒有動手。廚子道：今天好熱鬧的場面，聽說有一萬多的輸贏。剛才齊子雪檢了一個便宜，一句話，得了一千塊錢，這不是點得着火的運氣嗎？難怪人家新升局長哩？洪俊生道：怎麼一句話檢一千塊錢呢？廚子道：今天來了一位新冤桶，不知道是那部一個僉事，帶來了三千塊錢，一定要作莊，不到幾寶就輸了兩千。他急了，說：還有一千塊錢，我要雙，作一寶。

賣了出去。齊子雪正背着兩隻手，站在桌子橫頭看竇路，正在等機會啦。聽了他這句話，隨口答應一句，說：「我買這位僉事，不等人家說第二句話，往上一跳，擡起手來，使力叫了一句雙，一下就把寶盒揭開，低頭一看，卻是一個單。」他搖了兩搖頭，歎了一口氣，把面前堆的十疊鈔票，雙手望齊子雪面前一推，說道：「你拿去，你拿去。一聲不響，紅着臉就走。」你想齊子雪的話，是隨嘴說的，本來成心討他的巧，揭開來是個雙，他掉轉身就走，你奈他怎樣？這位僉事當時就是不叫他拿出錢來比一比，至少也應該重問一句，問他算話不算話呀？等到自己一揭開，你輸了，你的錢擺在桌上，還收得轉去嗎？廚子指手畫腳，正說得高興，外面有人喊道：「老劉，你收碗怎樣收這半天，還不快來。」廚子聽見叫，便將碗收着走了。楊杏園問洪俊生道：「這樣說來，你們這裏，竟是一座很大的賭局了。洪俊生道：「也不算大，不過有人保險，辦得很熱鬧。」楊杏園道：「不賭錢，也可以去觀場嗎？」洪俊生道：「可以，賭場上，是沒有階級的。說着，洪俊生就把他引進一重院子，上面正房裏面，電燈通亮，人聲吵得一塌糊塗。揭開簾子進去一看，只看屋子中間，有兩張大餐桌子，併攏在一處，足有三丈來長，圍桌子四週，坐了一排人，座的後面又站了一層人，桌子正面，有一個人將寶盒搖了一搖，放了下來，袖着兩隻手，在那裏抽煙捲。這四圍的人，就都拿出銀元鈔票來，也有放在裏面的，也有放在外面的。楊杏園看見有些人，拿出鈔票來，搖了幾搖頭。有些人拿出錢來，使力的在桌上一丟，罵了一句之後，接上又說道：「我偏要押老寶。」有些人拿錢在手上數來數去，卻回過頭同旁邊的人說話。有些人把錢放在面前，卻抽着煙捲，在那裏想心事。一會兒，那人把寶盒子一揭開，就是人聲大譁，也有亂罵的，也有歎氣的，也有冷笑的，也有哈哈大笑的，也有笑着和旁觀人說話的，也有埋怨人的，鬧成一片。那開寶的對面，就有一個人，把一邊的銀元鈔票，留着不動，把一邊的銀元鈔票，攏在一處，就往懷裏一掃。再拿出錢來，照着那邊存留錢的數目，一份一份賠了出去，頓時滿桌子都是人手。許多長袍馬褂的闊老，也是一樣。裏面鬧的這個時候，只見外面走進來一個人，歪戴着皮帽，穿着嘩嘩皮袍，外套青緞子嵌肩，口袋上掛了一串金

鍊子，左手胳膊上，搭着一件大衣，右手拿着一根手杖，七搨八搨，口裏啣着半截雪茄，挺着胸脯子走了進來。那邊賭場上的人，看見這人進來，紛紛的對他打招呼，早有人過來，和他接了大衣和帽子，圍着看的人，也就閃開了一條路，讓出一張椅子來，請他坐下。他就將衫袖一捲，用隻手按着桌子，對桌面上的錢，望了一望，笑道：「今天的局面，也不算大，我歇一會兒再來。」楊杏園看這人架子這樣大，好像有點來頭，便輕輕問洪俊生道：「這是個什麼人？」洪俊生道：「是個木匠。」楊杏園道：「你瞎說，天下那有這樣的木匠？」洪俊生道：「你不信嗎？我再指兩個人給你看看。」便私下問道：「這桌上有兩個議員，你認識不認識？」楊杏園道：「有一個小鬍子穿藍緞袍子的，我認得，他是衆議員宋秋風。」洪俊生道：「你再瞧瞧他身邊坐的兩個人。」楊杏園看時，上手坐一個胖子，漆黑的一張臉，一張闊嘴，露出四五粒黃燦燦的金牙齒，一顆冬瓜似的大腦袋，額角上直冒黃豆大的汗珠子。身上穿一件灰緞袍子，胸襟上幾個鈕扣全沒有扣上，敞着半邊胸脯，露出一捲狐皮來。看他面前，倒擺了許多的銀錢。下手坐的一個人，白淨的臉皮，養着兩撇鬍子，穿着青呢馬褂，架着玳瑁細邊眼鏡，左手上還帶着一隻鑽石戒指，那鑽石足有蠶豆那樣大。洪俊生道：「你看這兩個人，像什麼角色？」楊杏園道：「也無非小官僚小政客之流。」洪俊生聽了這話，對他笑了一笑，便把他拉到一邊，說道：「你這個人難道也是一副勢利眼嗎？」楊杏園道：「這話怎說？」洪俊生道：「這兩個人，胖子是開窯子的龜奴，鬍子是私販煙土的小流氓，你看見他穿得很闊，你說他是官僚政客，你專憑衣衫取人，還不是一副勢利眼嗎？」楊杏園聽了他的話，想了一想，卻也有些像。便道：「既然有這些人在內，爲什麼議員也坐在一處？」洪俊生道：「我不是說了麼？賭博場上是沒有社會階級的。」楊杏園道：「只顧看賭博，正事都忘了。白天你不是約我來看宋版書嗎？書呢？」洪俊生道：「這個賣主，剛才還在這裏，怎樣一刻兒會不見了？大概是過癮去了，我帶你上裏面去找他。」說着，引着楊杏園又進了一個院子，那鴉片煙的氣味，十分濃厚。上面屋子，掛了一層厚厚的青布棉簾子，洪俊生將簾子一掀，只覺一陣熱氣，夾着汗臭味，鴉片煙香，由裏面直竄出來。楊杏園猛然的衝着這

一陣熱氣，一陣惡心，由不得要吐出來。一看洪俊生已經鑽進裏面去了，他猶豫一陣，心想外面已經站不住，裏面還去得嗎？便站在院子裏，沒有進去。這時洪俊生掀起半截簾子，探出腦袋來，只和他招呼。他心想進去看看也好，看裏面到底是怎麼個樣子，便鼓着勇氣走了進去，一看這屋子是三個大上房打通了，成一個大敞間。房門邊擺了一張小條桌，桌上也放了幾樣筆墨帳簿之類，有一個老頭兒，戴着一頂放油光的小瓜皮帽，戴着一付單腳的大眼鏡，那隻斷了的腳，卻是用一根粗線來替他，絆在耳朵上，滿嘴的花白鬍子，沾滿稀鼻涕。把眼鏡擱在額頂，他坐在桌子旁，正在打瞌睡呢。屋子的四週，沿牆搭着二十來張小鋪，鋪上只有一牀灰白的毯子，兩個油膩的藍布枕頭，正中放一個洋盜盤子，裏面放着一盞小煙燈，旁邊放着一枝煙槍。這些小鋪，頭尾相接，一大半躺着有人。那些人，有在抽煙的，也有對着那隻菜豆似的煙燈，睡着了，抽煙聲，打呼聲，咳嗽聲，摔鼻涕聲，啣啣細語聲，倒很熱鬧。楊杏園剛走進來，便覺得腳底下又濕又黏，鞋子很不自在，低頭一看，原來滿地都是鼻涕濃痰，此外還有許多瓜子殼，煙捲頭，一片一片的水，簡直沒有可以下腳的地方。楊杏園看見這個樣子，連腳也不敢移，抽身便走了出去。洪俊生跟着出來問道：你怎樣就走？楊杏園道：罷了，罷了，我站在裏面，直翻惡心，實在禁不住。夜深了，我也要回去了，宋版書，你明天送我家裏來罷。說畢，仍舊轉到前面院子來。一看天上，夜黑如漆，院子上面的一塊天，布滿了青光閃閃的繁星，一陣霜風，從屋上吹下來，臉上凍得生痛。遠遠卻聽見幾聲雞叫，不是五更天，也是四更天了，忽忽的便回家去了。這晚睡得太晏，次日，一直到十二點鐘還沒有醒。正睡得很甜的時候，只覺有一個人搖他的身體，睜開眼來一看，卻是吳碧波。楊杏園道：怎麼你一清早就來了？吳碧波道：快到一點鐘了，還是清早嗎？說着，便催楊杏園起來。楊杏園一面起牀洗臉，一面和吳碧波談話。吳碧波笑道：我昨天留在鏡報館的信，你收到了嗎？楊杏園淡淡的答道：收到了。吳碧波道：好好的，怎樣鬧起風波來了？楊杏園道：一千年也是要散的宴席，就此散了，倒也乾淨。吳碧波笑道：你這話，好像是解脫話，其實不然，你正是解脫

不得。願散不願散，我都不管，我問你，到底爲什麼原由而起這時，楊杏園坐在臨窗的一張安樂椅上，窗外的太陽，正有一道陽光，射在他的面前，照着飛塵，憑空好像一條白練。他手上端着一杯茶，熱騰騰的出氣，那氣繞着小圈兒，由杯子裏騰空而上。楊杏園端着杯子，眼睛望了茶杯的熱氣，穿過那道陽光，越上去越淡，就沒有了。心裏想着吳碧波說的話，拿着茶杯只出神。吳碧波道：你心裏打算些什麼？楊杏園聽見他問，方醒了過來，笑着呷了一口茶，說道：你昨日見他，他對你怎麼說？吳碧波笑道：你既然丟開了，還問他做什麼？楊杏園道：我沒有別的意思，看他還怎樣措詞？吳碧波笑道：管他怎樣措詞呢？反正沒有關係了，不是多此一問嗎？楊杏園道：你告訴我，他到底怎樣說？吳碧波道：告訴你，你先說爲什麼和他惱了？楊杏園歎了一口氣道：這事說起來太長，也不能完全怪他，不過我很灰心罷了。吳碧波道：你且說一個大概。楊杏園道：我在老七那裏，雖不能多花錢，但是小應酬，決不躲避，想你也是知道的。那無錫老三，卻處處以不屑之心待我，我要坐在屋子裏，無論如何，他抵着面前，死人也不肯離開一步，簡直比防賊犯還要厲害。吳碧波笑道：你這句話，就居心叵測了。你爲什麼不願意他抵在你面前？楊杏園道：我們逢場作戲，原是尋點樂趣，這些惡鴿，已經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偏偏他老是借題發揮，想大大敲我一筆，我真不高興。最近索性有兩回梨雲不見面，全是老三陪着，這些不相干的話，我便猜出了二三分，但是我還疑心是偶然的事情。這次冬至，我到他那裏去，碰見有人做花頭，場面很大，內容可知，梨雲含糊糊糊，拿話一味敷衍我，我就完全看出來了。吳碧波用手指着楊杏園鼻子笑道：嗤，你就爲了這個事啊！你真不自量，他又不是你的什麼人，你管得着嗎？楊杏園道：我自然管不着，但是我也並不是爲這樁事怪他。吳碧波道：你既不怪他，那又說什麼？楊杏園道：自冬至以後，那無錫老三，就專門在我面前哭窮，說年關不得過，我已經聽得有些煩了。有一天，我到何劍塵那裏去，他不在家，是他的太太出來招呼。吳碧波插口道：花君當真換一個人了，前幾天我曾到何劍塵家裏去，只見他穿着灰布皮襖，黑布裙子，很像個當家人，劍塵正在教他讀千字課。

哩。楊杏園道：可不是嗎？就是有一層。熟人來了，喜歡留着說閒話。這天，蒙他的盛意，親自煮了一碗年糕留着我吃。他坐在一邊打毛繩衣服，就說起閒話來了。他笑着問我：老七那裏還常去嗎？我說：久不去了。花君笑着搖頭說：我不相信。我便將近來的話，略略告訴他一點。花君笑說：你還聽見別的話沒有？我說：沒有。說着，我看花君低頭在那裏結繩子，卻微微一笑，我料這裏面一定還有文章，便問他聽見什麼沒有？花君說：我久已不和他們見面了，我知道什麼呢？我說：也許劍塵聽見，轉告訴嫂子了。花君說：這些話，那會傳到他耳朵裏去？我越聽他的話越有意思，便說：反正不去了，告訴我也不要緊。花君說：告訴你，你還要氣死呢！回頭劍塵知道了，又說我多事。我還是不告訴你。我想，請他說既然不肯，不如用激將法激他一激。便說：我知道了，你們總有點姊妹的交情，慢說我沒有吃虧，就是吃了虧，還要說應該，那能把話告訴我呢？花君說：豈有此理？存着這樣的心眼，那還是什麼人呢？我說：那末，爲什麼不告訴我呢？他才說：有一天，去逛遊藝園，碰見梨雲同班子的白海棠，說起生意上。因問梨雲老七，還是賣清倌人嗎？白海棠說是的。他說：有一個姓楊的，還去不去？白海棠說是常去，不過他去了，完全是面子帳，梨雲的娘是不高興敷衍他。有一天，姓楊的坐得晏一點才走，老七的娘，抹下面皮來，就把老七一頓臭罵，說：仔細一點，當心挨打。老七是膽小不過的，嚇得那裏敢作聲。從此以後，對姓楊的也就常給他冰吃了。只是姓楊的，倒好壽頭碼子，一點兒不知道。花君學着說到這裏，又笑着對我說：不要見怪，這是他說的，不是我罵你壽頭。我說：我本來有些像壽頭，說的很對。就追問後來的事，他又不肯告訴我，經我再三的問，他才說：老七的娘指明我是個窮客人，丟了也算不了什麼，以後決不用好臉待我，免得提心吊膽來防備。以前我還靜靜的聽，聽到這裏，不由得我臉上發紅，他看見，就死人也不肯再說了。以上這是花君告訴我的，後來我打聽一番，一點兒不錯，你想，我還去作什麼？吳碧波見楊杏園這樣說，也覺得梨雲有許多不是。便對楊杏園笑道：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也就不再望下說了。這天晚上，楊杏園吃過晚飯之後，一看時間還早，不必就上報館，隨手

在書架子上抽了一本書，就着燈看。翻開來卻是一本疑雨集，隨手翻了兩頁，有一張一寸多長的硬皮紙，覆在書頁上，是一個小照的背面。上面歪歪斜斜，行書帶草的寫了幾行字：

微睇憨笑可憐生，垂手拈衣總有情。欲把阿儂比新月，照人只是半分明。

自己一想，是了，這還是上半年害病，梨雲私自送的一張小照，不要去看他了。把書一掩，將小照夾在裏面，把書望旁邊一推，便站起來，背着手，在房間裏走了幾個圈子。不知不覺想起當日初次見梨雲的情境，覺得他那個時候，純粹是個天真爛漫的人，他當時穿了月白色的袷襖袷褲，配上那一條漆黑的辮子，真是玲瓏可愛。只這幾個月的工夫，就有許多青樓習氣，實在出乎意料之外。轉身一想，卻也情有可原，他住的那個地方，耳聞目見，怎樣能够不變？他無論如何，是個聰明相，要是在良民家裏，真是一塊美玉。楊杏園想到這裏，他把一隻手腕靠在茶几上，伏着身子，用手托着臉，靜心靜意的望着桌上這盞盜罩油燈。想着梨雲瓜子臉兒，彎彎的覆髮，覆到眉毛上，烏溜溜的眼睛，笑的時候，那微微的眯着一轉，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這時，他彷彿聞着一股清香襲人，好像有一次梨雲在那裏擦胰子洗臉，他在旁邊站着，聞着那股香味。站起身子來一看，原來茶几上放着一盆梅花，他身子一動，那盆開到十足的梅花，靜悄悄地落下一陣花瓣，茶杯裏，茶几上都是。楊杏園無意的將茶杯裏的冷茶，倒在花盆裏，望着梅花癡立許久。忽然坐到桌子邊去，仍舊把疑雨集翻開，重新把相片翻出來，看了一看。這張相片，是梨雲攝的一個半身相，側着身子，露出一節辮髮，辮髮上插了一大朵綢結子。一隻手按着一本書，上面有紅樓夢三個字，一隻手靠在椅子背上，把一個食指比着嘴唇，回過頭來，眼珠凝視在一邊，好像在想什麼。像的旁邊，有楊杏園自己題的幾行字：

嘗見美女畫一張，雙手支頤凝想案。上攤紅樓夢數本，字彷彿可觀。意竊好之，謂當題爲索夢圖。某夕，過梨雲，因告之。梨曰：是何難？儂亦能之。越七日，以此見示，傳神阿堵，令人驚喜，祇此足夠相如一秋病也。

楊杏園看看相片，又看看題的跋語，歎道：咳！當時經過渾無賴，事後相思儘可憐。把相片看了又看，猛然聽見壁上的鐘，噹噹的敲了九下，辦事的時間到了，只得去上報館。半夜一點鐘回來，那本疑雨集還攤在桌上，又把相片拿起看了一會，睡覺的時候，就塞在枕頭底下。第二日起來，也就忘了。吃過午飯，吳碧波又來了，他一眼看見枕頭底下，露出一角相片，說道：這是誰的相片？放在枕頭底下。說着，一手就抽出來，他一看是梨雲的，相上面又有楊杏園的題跋。笑道：哈哈！你今日說丟開，明日說散場，你還幹這個玩意，好做作，我佩服你。楊杏園道：你也看看那上頭墨跡，是不是現在寫的字？吳碧波道：我沒有那好的眼力，我只知道今日今時，在你枕頭底下拿出來，和最近總有點關係。楊杏園道：實在是從前的相片，我何必瞞你？就把昨夜在書裏翻出來的情形，告訴了他一遍。吳碧波道：這就對了，還不是你戀戀有所不捨嗎？大概你自己也不好意思轉圓，我來替你做個和事老，請你兩位吃飯，好不好？楊杏園道：這有什麼不好轉圓？我今天高興去，明天就去，明天高興去，明天就去，我去了，難道他們還將我轟出來嗎？吳碧波道：好極了，既然如此，我們今天就去，你若心裏沒有什麼牽掛，去這一回，只當走馬看花，以後依舊可以丟得下，一點關係沒有。楊杏園道：白去走一回，有什麼意思？有那個錢，我還去聽戲呢！楊杏園嘴裏雖然這樣說着，心想，何妨去走一趟，看他到底是什麼態度？以後去不去，有我自己作主，那什麼要緊呢？吳碧波也看着他似乎有點留戀，越發在旁邊言三語四的說道：管他呢！何妨去看看？要是他真給冰你吃，這一回就算是永訣。若是他還好好的，那完全是你的誤會，越發要證明一番。總而言之，這一回去了，真相如何，可以水落石出。你一個人去，或者有點不好意思，你和我一路去，我就說和你在一處吃飯，把你拉去的，那末，你可以轉圓了。楊杏園靠在睡椅上，兩隻腳支着，搖曳不定，眼睛望着天花板，半天不作聲。忽搖搖頭微笑道：我還是不去。吳碧波道：你想了半天，忽然說不去，有什麼理由？楊杏園道：沒有什麼理由，我覺得去也沒有什麼意思。吳碧波一聽他的口音，分明是軟化了，便道：要說有意思沒意思的話，那末，這一條路就可以永不去。不過那天

我在奇園碰見老七，據他所說，他是十分對得住你，完全是你發脾氣，所以我說要去看一看，弄個水落石出。楊杏園笑着坐了起來，問道：他那天對你說些什麼？吳碧波笑道：你不要假惺惺了，同我去就是了，他對我說些什麼？你當面去問一問他，自然明白。楊杏園微微笑着，一聲不言語。吳碧波道：要去就去，你又不是去相什麼親？有什麼不好意思？楊杏園道：不是那樣說，先是斬釘截鐵的斷了關係，而今又去，那不是無聊嗎？吳碧波道：咳！你剛才不是說高興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嗎？怎樣又說無聊的話？楊杏園本來有些眷眷，禁不得吳碧波一再鼓動，只得含着笑答應着去。這時也只有三點多鐘，他們走到松竹班，那大門虛掩着，裏面反而是暗暗的，沒有晚上那樣光亮。靜悄悄的，也沒有什麼聲息。外面院子裏，有人提高嗓子，劈頭劈腦，喊了一句七小姐。梨雲的娘姨，將門簾一掀，探出半截身子，一看是楊杏園，笑着點了一點頭，又縮回去了。楊杏園在向前走，正要進門，只見梨雲穿一件水紅絨緊身兒，散着一縷黑髮，搭在胸前，他一隻手扭着頭髮，一隻手掀起門簾，正和楊杏園頂頭相遇。楊杏園笑笑，梨雲笑笑，都沒有說什麼。走進屋去，只見桌上擺着梳頭匣，旁邊放着臉盆手巾，雪花膏，香粉，胭脂精，香胰子，玻璃瓶子，瓷缸，簡直堆了一桌子。梨雲對吳碧波道：對不住！請你坐一坐，我先梳辮子。吳碧波道：你儘管梳，我們最愛看人梳頭。梨雲道：梳頭有什麼好看？吳碧波道：梳頭的好看，那就難說了。我們最講究是偷着看呢。梨雲正坐在椅子上，對着鏡子，抵前頭的覆髮。楊杏園背着手，走到椅子後面。梨雲對着鏡子說道：你過去點呀，等阿毛和我梳辮子。楊杏園便笑着讓開一邊，說道：我以為你不和我說話了，怎樣卻又開口來哩？梨雲笑着沒有做聲，娘姨便走到椅子後面，和他梳辮子。梨雲對鏡子笑着問道：今天外面好大的風，娘姨道：很好的天氣，沒有風。楊杏園笑道：怎麼沒有風，連人都吹得動，我們不是被風刮來的嗎？這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一會兒，梨雲將辮子梳完，換了衣服，娘姨把桌子拾落乾淨，大家坐着閒談。楊杏園一歪身躺在沙發椅上，回過頭去，看見椅子後面，立着衣架。衣架上的一件團花青緞絨馬褂，香氣撲人。他眼睛一轉，心裏恍然大悟，不知不

覺的冷笑一聲。臉上一陣發熱，也不知道那裏來的一陣不平的氣，恨不得要跳腳發洩出來。梨雲倒了大半杯茶，走過來遞給楊杏園，他且不去接茶，先看看梨雲的臉。梨雲道：做什麼？不認得我嗎？楊杏園一面接茶杯，一面笑道：恭喜恭喜！梨雲臉一紅道：恭喜什麼？楊杏園笑道：你心裏還不明白嗎？梨雲道：我不明白，楊老爺本來不要來的，今天是專門來挑眼來了。楊杏園那裏受得住這一句話？臉都氣紫了，站起來，戴着帽子就要走。這時梨雲坐在一邊，過來攔住不好，不攔住也不好，回過臉去對着壁子，在鈕扣上抽出手絹來，只擦眼淚。阿毛先還以為鬧着玩呢，後來越看越真，就攔住楊杏園道：喲！他是小孩子脾氣，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只一兩句玩話就惱了，那不是笑話嗎？吳碧波也笑着攔住道：坐下罷，你們這小兩口兒，不見又想，見了又鬧，真是豈有此理？娘姨早把楊杏園的帽子奪了過去，讓他坐下。這時恰好無錫老三來了，他穿着黑呢的大皮襖，越發顯得白胖，他一看楊杏園，把那雙肉眼，笑成着一條縫，一路走了進來，口裏不住的說道：稀客！稀客！楊杏園看見他進來，心裏越發不痛快，只略微點了一點頭。無錫老三一看雙方的情形，心裏已猜着八九分，便笑着對楊杏園道：楊老爺不來，老七是天天口裏念個不休，楊老爺來了，少不得又要囉唆兩句。我早就這樣猜，哈哈，誰知今天見了面，果然一點不錯呢。他還對我說一件事哩，他說有人親眼看見楊老爺買了一對珠花，送到笑紅那裏去了。我想不至於呀。說到這裏，眯着兩隻肉眼又笑了一笑。說道：老七和你這樣的交情，前回問你要幾件冬衣料子，雖然答應着，也還沒有辦來咧，怎樣對新交情的，就會送一對珠花去呢？無錫老三夾七夾八這樣的說着，引起了梨雲一肚皮的委屈，對着壁子，聳着肩膀越發嗚咽咽的哭起來。吳碧波插嘴道：那真冤枉了。這一對珠花，是笑紅送給別人，別人不要，託老楊送回去的，這與他一點不相干。無錫老三道：我也是這樣想着呢，這裏頭一定還有別的原故，這樣一說，我就明白了。楊杏園憑他怎樣說，一句也不理，坐在一邊，勉強燃着一根煙捲，只是吸着。大家僵着，鬧的都沒有話說，屋子裏反而靜悄悄的。到底還是無錫老三，帶說帶笑，把梨雲拉了過來，坐在楊杏園一處。說

道：再別要鬧小孩子脾氣了。說時，板着臉，對梨雲看了一眼。梨雲低着眼皮，不敢再看他的臉，回過臉去，只望着楊杏園的衣服。過了一會兒，回頭一看，無錫老三走了，他才擡起頭來，對楊杏園一看，禁不住卻先笑了。平時楊杏園見梨雲一笑，說不盡的愉快，今天見梨雲這一笑，便覺得他這笑是十二分勉強笑出來的，也就淡淡的回了一笑，回過頭看見那件青緞團花駝絨的馬褂，又昂頭冷笑一聲。梨雲見阿毛也不在屋裏，用腳踢着地下的地毯，低聲說道：你今天發脾氣的原因我明白了。我也沒有別的什麼話說，天知道。說到這裏，阿毛進來了，對梨雲使了一個眼色，梨雲便跟着他一路到屋子外邊去了。一會兒梨雲回來，滿臉都是不快活的样子，依舊坐在楊杏園旁邊。楊杏園看見那個樣子，知道這裏又有槍花，故意裝作不知。吳碧波到底於此道見識淺些，便問道：老七，我看你又有什麼心事似的，這是怎麼了？梨雲道：有人叫條子，我要出去一趟。吳碧波道：這是極平常的事，值得又鼓着小臉蛋兒嗎？梨雲道：這戶客人討厭極了，我是不願做的，他偏偏來歪纏，真是膩死了。楊杏園笑道：難道說比我們討厭嗎？梨雲道：幹嗎呀？老說這樣的俏皮話。楊杏園笑道：我這是真話，怎麼是俏皮話？你想，你要出去，我們老坐着不走，你把我们扔下，既不好意思，讓我們坐下，又耽誤了事情，這不是討厭嗎？說着，戴了帽子又要走。阿毛攔住道：忙什麼呀？楊杏園道：我們不走，老七走了，教我們和他守屋子嗎？阿毛卻沒有得話說。楊杏園便和吳碧波走出來了。走到門口，只見一輛轎式的灰色汽車，停在那裏。楊杏園笑着對吳碧波道：不要笑我們早也有同樣的呢。兩個人帶說帶笑，一路走着，剛出陝西巷口，只見那輛灰色汽車挨身而過，上面坐的不是別人，正是梨雲。另外還有一個男人，有四十來歲的年紀，嘴上留着兩撇小鬍子，很像一個時髦政客，坐在汽車上和梨雲有說有笑。楊杏園拐一拐吳碧波的胳膊，教他看，但是等到吳碧波擡頭看時，汽車已經走過去了。楊杏園問道：你看見沒有？吳碧波道：我略為看見一眼，好像是老七和一個人坐在車上。楊杏園道：我所說的話如何？現在可以把這一件事來證實了吧？吳碧波道：你這人真不解脫，這個紙老虎本不可以戳破的，戳破了，就沒

有意思了。楊杏園也沒有說什麼，歎了一口氣，就和吳碧波作別回家去了。一別三天，吳碧波爲了一點小事，又來找他。走到院子裏，只聽見楊杏園的屋內，一陣吟哦之聲，卻不是楊杏園的聲音。走進去一看，楊杏園不在那裏，卻是何劍塵。吳碧波便說道：「怎麼你在這裏吟起詩來了？主人翁呢？何劍塵道：「這門也沒有關，我一進來，主人翁就不在這裏，我因爲看見他和清人張問陶八首梅花詩的本事詩，很有點意思，我就念起來了。吳碧波一看桌上，果然有張詩稿，那上頭寫道：讀花月痕，見韋癡珠本事詩，和張問陶梅花詩原韻，心竊好之，亦次其韻。這下面就是詩。吳碧波看了一看，也就念起來：

辜負鷗盟悵落霞，量珠無計願終賒。卻疑眉黛春前瘦，記得腰支醉後斜。

吳碧波道：「押斜字韻，頗有所指呢。」又大聲念道：

經過情場增閱歷，換來愁緒益詞華。金鈴願化渾多事，桃李生成薄命花。

吳碧波道：「何怨之深也？」何劍塵道：「你不要批評，且往後看。」吳碧波又念道：

休從鏡石證前身，因果誰能澈底清。煉石補天原是幻，落花隨水不關情。一身浪欠風流債，九死難辭薄倖名。無福敢嗟人負我，押衙慢作不平聲。

吳碧波道：「張問陶的梅花原韻，很不好和，看他以上這兩首，倒不牽強，若教我來，就要退避三舍了。」又念道：

拈花一笑覺來遲，海上蜃樓幻可知。遮莫因緣關性命，從無藥餌治相思。

何劍塵道：「這樣和韻，真便宜了他。」吳碧波又念道：

天教飛絮隨流水，風捲殘蟬過別枝。怪底江郎才力盡，畫眉都不合時宜。

軟語吳儂話舊村，燈前嘗與伴琴罇。戲教月下迎紅拂，約與江南隱白門。小別化身留情影，長宵把臂拭啼痕。而今回首皆成恨，羞說傾城唾咳恩。

何劍塵道：這都是事實，難爲他硬嵌進去，卻無痕跡。杏園還告訴我，要在清涼山傍隨園故址去讀書種菜，這不是夢話？吳碧波念道：

水流花謝淚珠緣，情海歸槎又一年。寒苦詩懷消病骨，惺忪春夢感遊仙。精禽填石渾無奈，小鳥依人劇可憐。淒絕臨歧無一語，翠螺雙斂怨先傳。

揚州一覺倦遊蹤，淚債還清第幾重。此日何須真解脫？他生未必再相逢。空留鈿盒藏紅豆，願賣琴書訪赤松。檢得青羅前日贈，粉香還似去年濃。

搓將瑞雪不成團，一曲篋篋掩淚彈。風絮因緣隨處轉，桃花年命白頭難。夕陽芳草增時怨，明鏡青燈覺夢寒。畫得真真能喚出，幾回擱置又重看。

鳳凰最愛碧梧枝，相惜惺惺詎有私？似含青爲我瘦，心終不白許天知。還珠休說今生事，題葉空傳舊日詩。惆悵紙窗風雪裏，孤吟正是夜長時。

吳碧波看了一遍，歎道：杏園這個人，滿口看破世情，這一點兒事，還老放在心裏，真是何苦？何劍塵道：這話也難說，人非經過這種境地，是不會知道的。吳碧波笑道：這樣說，你這斷輪老手，也曾經過這種境地的了。何劍塵一面和他說話，一面翻桌上的稿子，只見有一張水紅信箋，上面圈圈點點寫了一闕詞，何劍塵禁不住吟起來道：十年湖海，剩軟紅塵外，一肩風月。一句未了，楊杏園夾着一大捲書走了進來，他走過來把稿子一捲，扯開抽屜，塞了進去。吳碧波道：這又有什麼不可公開的？你何必藏起來呢？楊杏園道：我的稿件，向來是散漫的，這裏面雖說沒有祕密的文件，怎樣可以公開？說着，把手裏那一捲書，也望抽屜裏塞。吳碧波道：難道這也是祕密文件嗎？楊杏園道：這卻是一樣有趣味的東西，你們要看，你們可以來公同賞鑒。說着，把那一捲書拿了起來，擺在桌上。吳碧波一看，書頁面上，是石印硃筆寫的四個大字，仙佛雜誌，旁邊另外署了一行小字，是王羲之題。何劍塵道：

胡說！現在那來王羲之寫的字？楊杏園道：你沒看見仙佛兩個大字嗎？既然是仙佛合辦的雜誌，無論古今名家的著作，自然有法子搜羅了。吳碧波將書頁一翻，目錄以後，便是圖畫。那畫都是銅版印的，卻很精緻。第一張是乾筆畫的一座山，隱隱約約是幾條曲線結構而成。曲線中間，楞楞叉叉，堆了許多直線，這就是樹林。樹林抄上，畫了幾點黑點，算是鳥鴉。下面有字註明：瓊島十景之一。再翻過一頁，一張圖上，畫了一個不等邊的四邊形，上面畫了一個人頭，人頭上面有一首詩，那詩道：

我是何人誰是我？憑空捏個大闍黎。笑他卷髮亂髻客，蓬島歸來又向西。

這詩下面署了兩個字：老顛。圖的上面另有鉛印字註明：是南屏道祖濟佛化身像。何劍塵看着搖頭道：神仙不論有無，像他這樣給神仙捧場，真是糟踏人家。我聽說北京有個除惡社，推呂洞賓為社長，專門幹些設壇扶乩的玩意，大概這仙佛雜誌，就是他們弄的。楊杏園道：是的，據他們社裏人說，所有這些雜誌裏的詩文書畫，都是扶乩扶出來的，就不是仙佛的著作，至低也是死了的文豪手筆。我聽了這句話，特意向一個朋友借來瞻仰瞻仰。何劍塵道：我看這種事，十九靠不住。楊杏園道：但是據他們社裏人說，卻是活靈活顯，一點沒有假。他們又常說，他們社裏有兩個國務總理，特任的官兒不計其數，要不是靈驗，怎樣能教這些人死心蹋地的相信？何劍塵道：他們所說的兩個總理是誰？楊杏園道：一個是戈甘塵，一個卻是那管七天總理印的宗大海。他們兩人正在這裏說話，只見吳碧波拿了一本雜誌坐在一邊看，哈哈大笑起來。要知他為什麼大笑，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瓣香卻病聊贈一枝梅



卻

說楊杏園和何劍塵正在看仙佛雜誌，吳碧波在一邊忽然大笑起來，不知道他為什麼。楊杏園道：你又看見什麼好笑的事情，這樣快活？吳碧波道：你看，這記事的欄裏，竟有一

大段妙論。說宋之問在陰間裏拜了呂洞賓爲師，又跟着韓退之柳子厚學古文，這真是道人所不能道。楊杏園道：這就算奇嗎？你看這一段記事，這就更妙了。說着，把雜誌擺在桌上，大家同看。那雜誌上記的是：

十一月初七日

孚佑帝君臨

今日予特奉請東西各教聖人集會，爲改組宗教團體之嚆矢。各聖人同時偕臨，非常鄭重，極尊之神聖仙佛，皆居於隨駕之列，汝等須十分誠敬。行禮分三項，一叩首，二禱告，三鞠躬。因東西聖人所持禮俗不同也。文殊菩薩先降，觀音菩薩次降，如來世尊降。子路夫子先降，子游夫子先降，至聖孔子降。赤松子先降，鍾離子先降，老君至聖降。西賢等降，耶穌大聖降。穆罕默德回教聖人降。

帝君諭諸生靜肅！茲由儒釋道三教聖人恭請西方聖人耶穌，宣講大道。耶穌所示爲拉丁文，至聖孔子以子游夫子，新從西域留學歸來，命之譯爲英文。諸生不少識英文者，自行譯成漢文可也。

何劍塵笑道：這位呂洞賓的魔力，實在不小，東西大教的臺柱，他都請得動，但不知道除惡社的社壇，卻有多大？來這些個聖人，教他們在那裏坐着？吳碧波道：有宋之問拜呂洞賓爲師，就有子游到西域去留學，這些死了的古人真能解放與改造。何劍塵道：這些奇怪的消息，實在新鮮，我們能到他社裏去參觀一次，我想一定很有趣。楊杏園道：參觀倒不難，只要有社裏的人介紹，就可以去，不過進去就得對帝君的像磕頭。何劍塵笑道：呂洞賓無論是神仙不是神仙，他總是一個古人，我們對着古人磕幾個頭，也不算屈尊。吳碧波道：你剛才說帝君的像，這也是扶乩畫出來的嗎？楊杏園道：你要問這樁事，那就更有趣味了。據他們社裏人說，呂洞賓曾在乩上告訴他們，說我某日某時，要攝一個真像，和你們相見。到了那時候，你們可以把照相機對空中一照，我的相自然會發現出來。他們得了這個聖諭，當然沒有不相信的，到了那日，大家齋戒沐浴，香花奉請帝君照相，就把照相

機，安在院子裏對着天空，攝了一張影片，說也奇怪，攝完之後，那塊乾板上，就發現了一個道裝的影子。這時候，在旁的社友，不由得心花怒放，三呼萬歲，對空中搗蒜般的磕頭。後來把這張片子洗出來，正是一個身背古劍，手執雲拂，眉清目秀，長鬚道裝仙人，雖然和戲臺上所扮那個三戲白牡丹的呂洞賓，有點兒不同，但是大致不錯。他們看了，越發死心蹋地，信仰帝師靈顯，就把這張相片放大，在壇上供奉。吳碧波聽了，不由得拍掌稱奇，說道：果然如此，我也要去瞻仰瞻仰，但不知道這個相片，是那一家照相館照的？楊杏園道：天機不可洩漏，他們豈能假手於照相館，自然是本社社友誠心誠意恭攝的。何劍塵道：對空中攝影能照出一個神仙的相來，這事我有些不相信。楊杏園道：好在放大的仙相，現在還供在除惡社壇裏，這是鐵案如山的一個證據。不瞞你說，這社裏我曾去過一次，那相確實是相片放大的，一點兒不假。你不信，你只要一見相片，就沒有話說。何劍塵聽見這話，也不由得高興起來。說道：果然這樣靈顯，那簡直是活菩薩，我很願意去看看，你社裏既有熟人，就請你設法介紹我們去看看，好不好？楊杏園道：社外人去參觀，事先要通過他們的什麼總教長統道長，答應不答應，卻是不能定。等過兩天，我再給你們回信。吳碧波笑道：無論如何，務必請你設法。楊杏園說道：有一個楊學孟，是我一個本家，他常在宗大海那裏跑跑，也是除惡社的一個社員，要找人介紹參觀，他倒可以辦。等我過一兩天去找他說說看。何吳二人，說得很好，再談了一會話，各自去了。過了兩天，楊杏園抽了一點工夫，便到共和飯店去找楊學孟。恰好他在家裏，這時他正伏在桌子上，擺着墨筆，旁邊堆了一大堆參考書，正在做詩呢。看見楊杏園來了，把筆一放，連忙招呼請坐。楊杏園道：你是最忙的人，怎樣有這閒工夫？楊學孟道：我那裏是做詩，也是沒法。昨天在除惡社裏扶乩，呂祖做了幾首詩，一定要我們和韻，在場的人，和了三四個鐘頭，勉強交卷，都不很好。但是這首詩，卻要印在仙佛雜誌裏的，不能不修飾得好看一點，所以拿回來重新改造一下，偏偏仙佛雜誌等着要付印，不能不趕起來。楊杏園道：我正爲參觀你們的貴社而來，我有兩個朋友，想去瞻仰瞻仰呂祖的真相，特

意教我來和你商量，可否介紹他們進去看看。楊學孟笑道：這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當新聞記者的耳目靈敏，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天下的事，聽見說，總是稀奇的，一看見就平常了。楊杏園道：照你這樣說，菩薩顯聖的事，難道全是假的？楊學孟道：假是不假。楊杏園道：既然不假，爲什麼不可以參觀？楊學孟微笑了一笑，不肯望下說。楊杏園道：我告訴你，我也去參觀過一次，確是有些懷疑。楊學孟笑道：你說有點懷疑，我來問你，你懷疑的是那一點？楊杏園道：我聽說那幾個扶乩的，卻有一定的人，不是任人都可以扶的。那末，這不是個大破綻嗎？楊學孟搖搖頭道：這不是破綻，就是請生人去扶乩，也是一樣，可以扶出字來的。楊杏園道：除了這一點，我看他們弄得祭神如神在一般，我實在沒有別的方法，證明他不真。楊學孟道：豈但你不能說他是假，就是天天在社裏跑的人，誰又能說他是假呀？楊杏園道：我最相信的，就是那張呂祖相片，聽說是當着大衆，在空中攝出來的，真是神妙不可思議呢。楊學孟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這樣的相片，已經攝好了好幾張。前幾天張仙降壇批示，也願以真相示人。大概這一兩天內，就要實行了。楊杏園聽了，笑着跳起來，說道：這個機會，那就好極了。無論如何，你那天必帶我們去瞻仰瞻仰，究竟這相是怎樣照出來的？楊學孟道：若是你一個人，我還可以設法，若還要帶朋友去，就要先通知社裏，還要請帝師的批示，成與不成，那可不敢斷定。楊杏園道：若是爲表示靈顯起見，當然歡迎人參觀。這何必還要請示？楊學孟道：我們的帝師，社裏之事，事無大小，那是躬親的。去年上半年他老人家的生日，演堂會戲的戲目，那是親點的，演唱的時候，戲臺上多點兩盞汽油燈，他老人家還批示下來，光線太強，有礙觀衆目光，着卽撤去，以節糜費。由此類推，你可知道帝師洞燭幽微了。楊杏園笑道：呂祖他本來是個風流瀟灑的人，既然飲酒賦詩，毫無拘忌，對於音律，一定不是外行，看了戲之後，作了戲評，沒有楊學孟笑道：戲評雖沒有，卻也有幾句批語。有一位唱正生，和一位唱青衣的，他老人家，還批着每人賜供果兩碟呢。楊杏園道：爲什麼賞得這樣少？楊學孟道：這還少嗎？社裏的社員整千的洋錢捐出來，也不過賜茶一杯半杯，賜果一枚兩枚，而今整碟

子的果子賜出來，那總算是二十四分的面子哩。楊杏園道：何不賞戲子幾文錢？楊學孟笑了一笑，不作聲。楊杏園也覺得這句話問得不大合式，便也放了過去。又道：照仙相的那一天，務必請你帶我去參觀。楊學孟道：老實告訴你，就是今天。你若是願磕頭，我可以帶你去，你的貴友要去，可得稍等日子。楊杏園因為要去，看照仙相，就都依允了。又坐了片刻，等楊學孟把詩稿寫完，兩個人便一同到除惡社來，到了除惡社門口，只見車馬盈門，十分熱鬧。一直走到裏院，只見四面牆上，用黃紙寫了一尺來大的一個字，寫着肅靜誠敬的字樣，四圍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只有檀香燭油的氣味，一陣一陣的撲鼻而來。楊學孟走到這裏，連咳嗽也沒有了。他把楊杏園引在旁邊一間小會客室裏坐了。說道：你在這裏等一等，讓我進壇去看看，我沒有來，你千萬別走。說着，他就進壇去了，走到壇裏，只見本社的總務員曹小風，跪在呂祖面前，再三的磕頭。楊學孟一看，他猜一定是帝師氣了，站在一邊，也不敢作聲。那邊沙盤上卻批下批示來，要曹小風捐二千元辦理四郊的旱災。曹小風磕了三個頭，道：回帝師的話，弟子這幾年在京賦閒，絲毫沒有收入，就是有點積蓄，也都用光了。那批上又批道：子爲本社幹員，對慈善事業，而乃如此推託，將何以資提倡？着責手心五十板，以爲不忠社務者戒。悟能悟空執刑，切切。曹小風聽到說要打他的手心，心想，自己也曾做過一任道尹，如何能受這樣的侮辱，連忙又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情願回去籌款，籌得多少捐多少。批上批道：胡說！現在即捐款亦須打手心五十板。曹小風偷眼一看，那兩個扶乩的，板着面孔，不像往日那樣安閒。心想，是了，早一個星期，我曾當總教長面前說了他們兩句，今天他們是報仇一筆。又磕了一個頭，直挺挺的跪着，請帝師饒恕。這時，那邊乩筆在沙盤上飛舞，寫着打打那兩個奉示執刑的，道號悟能悟空兩位先生，和曹小風向來不和，便走過來對曹小風道：帝師已發怒了，你還不領刑嗎？說着，拿了戒尺過來，便要動手。曹小風急了，爬起來就往外跑，昂頭對着天，口裏嚷道：這是假的！這是假的！你們別這樣捉弄我，惹得我戳破了這個紙老虎，大家都不好看。說着，他就跑走了。這時，在這裏的戈甘塵和一班社

員，都勃然變色。心想：曹小風違抗聖諭，離經叛道，這還了得！戈甘塵丟下帽子，趕緊跪在呂祖神位面前，說本人統率無方，是誠信未孚所致，而今跪在這裏，請帝師處分。虬上批道：子無罪，起來。戈甘塵跪在地下，道：曹小風從事社務，很有功勞，望帝師饒他一次。弟子一定教他前來謝罪。這些社員，看見戈甘塵跪着不起來，也只得都跪下，和曹小風講情。虬上批道：小風之罪，誠不可赦，姑念汝等懇求，恕其初犯。大家看見這樣批示，都磕了三個頭，方才爬起來。虬上又批道：李有泉聽示，旁邊站着，李有泉，趕忙跪下。虬上批道：着汝捐款一千元賑災，願否？李有泉看見剛才的情形，那敢說半個不字，而且他又是最信呂祖的，更不會抗命。便道：弟子遵諭捐款一千元，另外捐款五百元，爲本會服務人員津貼。沙盤上虬筆亂動，批道：善哉！吾固知子爲大慈善家也。着賜川土二兩，以獎有功。又批道：吾知余子小隱，所藏川土甚多，可代予贈李子。然而予未免乞諸其鄰而與之矣。哈哈！余小隱家裏藏的川土，都是六七年的老貨，用罇子藏着，封好了口埋在土內，這是他自己享用的，除了他老太太而外，誰也莫想染指。這件事不知怎樣被呂祖知道了，心裏佩服帝師靈顯的，了不得，爬在地下，磕下三個頭，說道：願遵諭。送李有泉二兩川土，不知帝師要此遣興不要？虬上批道：哈哈！仙人毋須此也。楊學孟看見呂祖已心平氣和，等余小隱爬起來了，便跪下去，說道：弟子有一友人楊杏園，欲來壇內進謁，現在壇外候諭，可否能讓他進來？虬上批道：可。楊學孟謝了呂祖，便走到外面來，請楊杏園。楊杏園正等得不耐煩，埋怨道：你怎樣進去這久？楊學孟道：剛才帝師出了一個咏雪的題目，叫就做，又限定用九佳韻，當場就要交卷，簡直把我逼死了，我剛才纔做完。楊杏園道：和神仙做詩，一定是做得很好，念給我聽聽。楊學孟道：這時沒有工夫，你就隨我進去罷。楊杏園跟着他走過一重大院子，上面便是仙壇，門窗格扇漆得金碧輝煌的，壇上面供着呂祖的像，繡幔低垂，鐘磬環列，香案上的紫銅爐，正焚着沉檀，香煙繚繞。四面擺着許多經卷，和玉瓷古玩，配上素梅碧桃秋海棠，和溫室裏養的鮮花一樣，覺得這屋子裏，別有一種天地。壇裏的人穿着長袍馬褂，都是恭而敬之的，說起話來，都是極低的聲

晉，真是有些神祕的意味。楊學孟把楊杏園引進來，就先教他和呂祖磕頭，事到了頭上，楊杏園抵着面子，要躲也躲不了，只得在香案前擺的布墊上，跪了下去，磕了三個頭，爬起來又作了一個揖。不過他心裏總覺得此調不彈已久，好像做得不大合式。楊杏園磕過頭，站在一邊，只見那呂祖像的上面，掛着塊大匾，上面題着四個大字，五教統一。匾的右頭題着一行大字，上寫着飭封贊化普渡挽救救生大帝，兼授慈悲太上無量壽佛，五教歸宗，真主並督辦華洋水旱兵災善後事宜純陽道君。他想到：我只知道呂祖是八仙之一，不料他老人家有許多兼差。不過這五教統一，很不可解，中國向對儒釋道三派，叫作三教，如今無端又添上兩教，是那裏來的呢？難道耶穌回回也在內嗎？這個疑問，這時不便問，只攔在心裏。只見那邊沙盤上已經在那裏畫字，旁邊備着墨筆黃紙，有人恭錄出來。原來小鶴仙臨壇，他批道：張仙今晨在浙境桃花島爲釣鼈之戲，下午赴普陀山約慈悲大士往孤山探梅。此時大概已到杭州，來壇當在一小時後也。這時就有一個人對空中作了一揖，對着空中笑嘻嘻地，眼睛看着空中問道：小鶴仙這樣說，一定也來自海上，到了孤山沒有？那乩筆便在沙盤上，東擲西指，上上下下舞了一陣子。旁邊依舊有人謄錄出來，一看時，那上面寫的道：然也！孤山一帶，雲集迷山，雪香成海，實爲江南妙景，予晤林和靖處士，彼方倚樹微吟，清興未闌也。楊杏園看乩上這樣說，便打算考一考仙家，輕輕的對楊學孟道：這位仙人，既從孤山來，何不請他做兩首梅花詩？楊學孟扯了一扯他的衣襟，又微微的搖搖頭，似乎表示此請犯禁似的。楊杏園看見如此，也就不便問，只得默然。一會兒工夫，有聽差進來說：移花照相館，帶着照相架子進來了。這邊統道長宗大海說道：叫他把照相鏡擡到這佛壇子裏就得。至於照相，我們自己知道，他們滿身的俗氣，不要衝撞了神仙。聽差連連答應幾個是，退了回去，照相館的人，把乾片照相鏡子，一切照相的東西，都放在院子裏，然後退了出去。一時就有二個社友，走到院子裏，將照相器具審查了一番，都搖着頭道：不很潔淨。總教長戈甘塵道：既不很潔淨，怎樣可以替神仙照相？可以擡到裏面去，用檀香淨水除去穢污。那兩個人便一

同拿着照相器具，上別的房子裏去了。這裏的社友，依舊在這裏請仙扶乩。約有半個鐘頭的工夫，那沙盤上已經批出來了，八仙裏面的張國老已經降壇。這裏總教長統道長都跪下去，問道：「弟子等現已遵帝師諭，準備替老仙照相，可否就照？」那乩上批道：「老夫方遊海上三山，不遠千里而來，正爲此也。」鏡置院中，可北向，數日後，諸子可見吾入畫之龍鍾老態矣。哈哈！乩上批完，大家忙亂了一陣子，已把照相器在院子裏對北擺好，除了扶乩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院子裏恭而敬之的站着，恭候仙家照相。一會兒，張國老在乩上批道：「吾已在鏡前，可即攝影。扶乩的看見批示，對外面一打招呼，這裏攝影的人，把照相鏡頭對空中，一開一關就算照了相。在旁邊參觀照相的社友，依舊進壇來和臨壇仙人談道。戈甘塵便吩咐聽差，把移花照相館的人叫進來，叫他驗明玻璃版，就帶回去洗。照相的人知道這上面有神仙的相，也就擺出二十四分鄭重的樣子，把木盒子裝着玻璃片帶着走了。以上情形，楊杏園都看在眼里，似乎一點破綻也沒有。心裏想道：「難道這就把仙相照去了嗎？」心裏存着這個疑問，總還不能十分相信，一會辭着社員出來，楊學孟送到大門口。楊杏園道：「今天所照的相，是張國老。這個老頭兒，是老騎着驢子的，這相片上有驢子沒有？」楊學孟道：「怎麼沒有？」昨天小鶴仙臨壇，他就批明了，說是倒騎着驢子呢。三天後，片子就可以洗出來，你再瞧罷。」說着，兩人各自分別，行不到十幾步，後面有頭驢子飛也似的，從除惡社大門跑出來。一身黑毛，兩隻白耳朵，很是英俊。後面有許多人追着，那驢子一直從楊杏園身邊跑過去，恰好前面有一輛大車，將驢子擋住，後面幾個人趕上，就把驢子捉住。旁邊有一個穿短衣服的人，氣喘如牛的，舉起鞭子，對驢子一頓亂抽。口裏罵道：「混帳東西，照相你要跑，給你好吃的，你又要跑，真是不識擡舉。」楊杏園看見這人和驢子說話，一路笑了回去。過了三天，他特意跑到移花照相館去看張國老的相，滿想先覩爲快。相片這時剛剛收拾好，除惡社還沒有拿去，照相館以爲楊杏園是除惡社的人，當真把相片取出來。楊杏園一看，果然一個白鬍子老道，倒騎在驢子上，那驢子也是一身黑毛，兩隻白耳朵，他就不必細看了。仍舊叫照相館把

相片存好，便坐車回家。車子走到櫻桃斜街，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喊道：楊老爺！楊杏園回頭看時，卻是梨雲的娘姨阿毛，便和他點了一點頭，笑了一笑，車子卻依舊拉着。阿毛道：慢慢走走，那裏這樣忙呀？說着，便追了上來。楊杏園只好停住車子，走了下來。阿毛道：早兩天，我就想打電話給你，又怕你老爺不接，豈不是找釘子碰嗎？楊杏園笑道：你們還找我嗎？阿毛道：喲！不要說這個話了，人家都病了好幾天了。說時，把手上提的那個藥包，舉起來給楊杏園看。楊杏園道：誰病了？阿毛道：誰病了哩，老七病了哪。今天一共是五天了，頭一兩天，還勉強的可以走動，第三天就不能起牀。因為生意上實在不方便，那天就搬到小房子裏來了。老七對我說了好幾回，請你去一轉，我想小房子裏亂七八糟的，怕你嫌髒，就沒有敢來請。楊杏園道：幾天不見，怎麼就害起病來？害的是什麼病？阿毛道：渾身發燒，就這樣昏昏沉沉睡着，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說着，把手望東一指道：過去不多幾家，就是我們的小房子。說到這裏，笑了一笑，又道：我們可不敢請，楊老爺若肯賞光，順腳去看一看老七，我包他比吃一劑藥還要好些。楊杏園躊躇了一會兒，想道：去吧？雙方已經是鬧翻了，這一去未免有點不好意思。不去吧？又忍心一點。阿毛道：這樣的交情，去看一看也不要緊啊。難道他那一點小孩子脾氣，你還記在心裏嗎？楊杏園被他這樣一說，越發不好意思不去，只得跟着阿毛走去。車夫拉着車子，在後面慢慢的跟着。走到門口，原來是個小窄門，半開半掩着，阿毛將門一推，在前面走。楊杏園跟着走了進去，是個小院子，兩邊房檐下，堆了許多破爛舊傢伙，上房走廊下，一邊一堆木柴片，一邊一堆煤球，又是條帶土箕破煤爐架子，堆成一片。楊杏園走到院子裏，阿毛早一腳踏進屋裏面去，無錫老三，早迎了出來。說道：喲！楊老爺來了，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屋子裏可髒的很。這時，東西兩邊廂房住的人，都是不認識的，大概是鄰居。看見外面走進這樣一個青年來，都神頭鬼臉的望着。楊杏園難為情得很，兩腳三腳走進屋子。這正屋裏面，上面掛着一幅三星圖，下面一張畫桌，供着香爐燭臺之類，牆上掛着許多金銀紙錠，畫桌罩着一張方桌，上面擺着茶壺飯碗醬油瓶子，堆了一片。側邊一架舊碗櫃，

一個白爐子，又是收拾起來的石榴樹夾竹桃之類，屋子裏簡直堆滿了。只覺一股油膩的氣味，被白爐子裏的火氣熏得十分觸鼻。阿毛掀起左邊舊的白布門簾子，說道：請進來坐。楊杏園走進去，一眼就看見上面一張半截架子牀，牀上鋪着一條淡紅舊華絲葛棉被，梨雲蓋着半截身子，頭髮散了滿枕頭。他側着身子向裏，身上穿着水紅絨緊身兒，一隻手露着，半截雪白的手臂，搭在被服頭上，被服腳頭，另外堆着一條藍綢薄被，幾件皮棉衣服。牀頭邊放着一張茶几，上面放了一碟子鹹菜，一雙筷子，一隻空碗，碗裏還有些殘剩稀飯。牀腳邊放着一張方凳子，上面又堆了一捲衣服。楊杏園沒有地方坐下去，在牀面前站了一站，便挨着牀沿坐了。阿毛便叫道：老七，楊老爺來了。楊杏園對他搖搖手道：不要叫，他睡着了，隨他去罷。梨雲早聽見了，便轉過臉來，楊杏園一看，他瘦了許多，眼睛都覺得大了些，臉上雪白，那裏有一點血色？連嘴唇上都是白的。他兩邊的鬚髮，都紛披在臉上，他看見楊杏園便擡起手來將頭髮理了一理，扶到耳朵後面去。楊杏園將兩隻手撐在牀上，俯着身子對梨雲道：老七，你怎麼樣了？梨雲將眼睛對他看了一眼，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慢慢的擡起一隻手來，扯着楊杏園的衫袖，半天才輕輕的說了一句話道：你怎麼來了？楊杏園指着阿毛道：我聽見他說你病了，特意來看你。阿毛插嘴問道：阿吃點稀飯？梨雲把眼睛看着他，搖搖頭。阿毛道：沖點百合粉吃吃，阿好？梨雲道：不要。阿毛道：阿要吃點茶？梨雲把眉毛一皺，翻身望裏一轉道：哎，討厭得勒！楊杏園看見他還是這種小孩子樣子，倒惹得笑了。這時無錫老三本已張羅茶水去了，阿毛碰了梨雲一個釘子，也走了。楊杏園便握着梨雲的手道：哎，怎麼這樣熱？梨雲一翻身，將棉被掀開大半截，將紅緊身兒全露在棉被外頭。楊杏園連忙曳着被服頭，輕輕的替他蓋上。又被頭按了一按，說道：你不是胡鬧！正發燒的時候，怎麼揭開被服來？受了涼，那還了得！梨雲將臉伸出被頭外來，勉強乾笑了一笑，說道：蓋不住。楊杏園只見他兩腮上，微微有點紅色，伸手一摸，熱的像火熾一般。便問道：這病可是不輕，是請什麼大夫看的？梨雲搖搖頭，楊杏園道：你真是小孩子脾氣。說到這裏，轉回頭一看，屋裏沒有

人說道：你又沒有親人在這裏，自己不保重一點，別人那管得許多？這句話打動梨雲的心事，嘴一撇，忽然流下淚來。楊杏園輕輕問道：他們不很大問你嗎？梨雲見問，越發嗚嗚咽咽，縮到棉被裏去哭起來。楊杏園輕輕拍着棉被道：你別哭！他們看見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說着，把被掀開，只見梨雲把兩隻手蒙着臉，伏在枕頭底下流眼淚。楊杏園道：這倒是我的不好，一句話把你引哭了。說時，只見房門外腳步響，楊杏園趕緊替他將被又蓋上，又輕輕的拍了他兩下，只見無錫老三捧着一把茶壺走進來。對楊杏園道：你瞧！他倒睡着了，叫客坐在一邊。楊杏園道：不要緊！我們又不是一天兩天才認識的。無錫老三道：可不是嗎？要不然，這樣髒的屋子，我們也不敢請進來坐了。說着，取一條手巾，將茶杯擦了一個，遞了一杯茶給楊杏園。楊杏園見他這樣客氣，只得和他敷衍一陣。因為自己還有事，便要走，梨雲聽見說他要走，將頭伸出被外來，對楊杏園望着，拿一隻手對他招了一招。楊杏園便走了過去，坐在牀沿上，斜着身子握着梨雲的手道：我今天沒有打算來看你，所以沒有騰出工夫來。明天上午沒有事，我早就來看你，好不好？梨雲皺眉道：不嗎？我不說時，卻握着他的手不肯放。楊杏園沒有法，又坐了一會兒，說了許多話，約定明日早上準來，梨雲方才放了手讓他去。楊杏園才走出房門，又復走回來，問梨雲道：你要吃什麼？我明天給你買來。梨雲把頭在枕頭上搖了幾搖頭，楊杏園又走到牀前握着他的手道：給你買點糖果和葡萄乾，好不好？梨雲眉毛正要皺起來，有些不耐煩。忽然又勉強對楊杏園笑了一笑，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楊杏園這才走了。次日一早，楊杏園洗了臉，就坐車子到香廠糖果公司買了一塊多錢的糖果，又買了一大匣子葡萄乾，便一逕上櫻桃斜街來。在半路上碰見賣花的，他忽然心裏一動，又買了兩盆半開的胭脂梅花，到了梨雲小房子門口，叫車夫先把梅花送進去，然後才夾着一大包糖果葡萄乾，望裏面走。阿毛一隻手拿着漱口盂，一隻手拿着牙刷子，正在上房門漱口，便笑道：楊老爺，早呀！楊杏園笑着點點頭，問道：老七醒了沒有？阿毛一皺眉毛道：昨晚上一鬧了一夜，一直到天亮才睡，把姆媽累得了不得。剛才我起來，他才回自己屋裏

去睡呢。楊杏園聽見無錫老三睡了，心裏倒痛快許多，便放輕腳步，走進梨雲屋子裏去。一看牀上，蓋着兩條棉被，枕頭上只露着蓬蓬鬆鬆一些頭髮，他卻不去驚動梨雲，把糖果葡萄乾放下，忙着把兩盆梅花搬了進來，放在鏡臺上。這時，阿毛正在院子裏興白爐子裏的火，楊杏園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冷冰冰的，帽子沒有取下，大衣也沒有脫下，只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清早起來，沒有喝茶，又沒有吃點心，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一會兒阿毛走進來，笑道：楊老爺怕冷吧？楊杏園道：不要緊。阿毛指着牀上道：像這樣待他的，我看沒有第二個，他好了，可要重重的謝謝哩。楊杏園道：謝我什麼？我又沒有花什麼。阿毛道：楊老爺你這句話，就當真把我們吃儻子飯的人，說得一點不懂好歹。楊杏園正要說話，梨雲哼了一聲，把一隻瘦手從被裏伸了出來，叫道：我要吃茶。娘姨便將壁上掛的溫水壺取了下來，倒了半杯白開水，送到牀面前去。梨雲擡起頭來，一眼看見楊杏園，問道：你幾時來的？楊杏園道：來了有一個鐘頭了。梨雲便對阿毛道：人家大衣都沒有脫，想是怕冷。說到這裏，哎喲一聲，把頭又放了下去。停了一會，說道：你也弄火進來呀。阿毛端着半杯開水，站在牀面前，說道：你不是要喝茶嗎？梨雲道：你放下，先弄火去罷。阿毛當真把茶杯放下，出去弄火。楊杏園便把大衣脫了，拿着茶杯就到梨雲嘴邊，說道：我遞給你喝，好不好？梨雲聽說，便把頭略微擡起些來，楊杏園將茶杯送到他嘴邊，他抿着嘴唇，呷了一口，又哎喲了一聲，倒了下去。楊杏園一看見他這病，實在是沉重，便說道：老七，你這病，可是不輕，你們請的那種不相干的大夫，恐怕瞧不好，我送你到醫院裏去，好不好？梨雲哼着，好久沒有作聲。楊杏園道：你怕你姆媽不肯嗎？不要緊，我雖拿不出多少錢，百兒八十的醫藥費，我還出得起。梨雲哼着搖搖頭道：不是的。楊杏園道：不是的，你爲什麼不作聲呢？梨雲道：在家裏到底還有阿毛姆媽陪我，到醫院裏去，就丟我一個人在那裏，我更是難受。楊杏園道：醫院裏，家裏人也可以去的，叫阿毛陪着你好了。梨雲道：有沒有外國醫生？楊杏園道：醫院裏，有外國醫生的也，沒有外國醫生的也有。不過你這個病，不容易診治，我是打算送到外國醫院去的。梨雲聽見這話，望棉被裏

一縮，說道：我怕，我不去！楊杏園看見他這一般小孩子脾氣，又好笑，又可憐。這時，阿毛端着火勢熊熊的一隻白爐子進來了，爐子放下，他對楊杏園一笑，說道：楊老爺，你想什麼心事呢？衣服濕了。楊杏園省悟過來，原來自己眼睛望着窗戶，只想梨雲的病，忘記放了手上的茶杯，隨手的拿着，開水流出來，大襟上濕了一大塊。阿毛笑道：老七，你快點好罷，楊老爺爲你的病，心都不在身上了。楊杏園倒鬧得怪不好意思的，將茶杯放在茶几上，伸着手站在白爐子邊烘火。停了一會，他便把糖果匣子打開，送到梨雲枕頭邊，說道：你吃不吃？梨雲把頭略微點了一點，他便揀了一粒玫瑰色的，送到梨雲嘴裏，梨雲吃了一粒，楊杏園揀了一粒碧葡萄色的，又要遞過去，梨雲搖搖頭，哼着望裏一翻身，不多大一會，又翻轉來，閉着眼睛，模模糊糊的睡了。楊杏園看着梨雲的臉，越發的瘦了，皺着眉對阿毛道：這是怎樣好？這句話，梨雲又聽見了，眼睛復又睜開來，歎了一口氣道：哎！救苦救難觀音菩薩，快點保佑我好罷。哎！姆媽，我難過煞！楊杏園禁不住坐在牀沿上，伸手去替他理額角上的亂髮，說道：你耐煩一點罷，慢慢的就好了。說時，指着鏡臺上的兩盆梅花道：我替你買來的，好不好？梨雲勉強笑了一笑。楊杏園便折了一小枝，上面有兩三朵花，兩三朵蕊，遞給梨雲。梨雲在被裏伸出瘦手來，接過去，湊在鼻子上聞了一聞，放在枕頭邊，閉着眼睛，昏昏沉沉的又睡了。停了一會，楊杏園看見他真睡着了，便穿起大衣要走。阿毛正要說話，楊杏園指指牀上，又搖搖頭，楊杏園走出來，阿毛送到外邊屋子裏，才說道：老七這病，有六七分沉重，我快要快點想法子才好，我的意思是送到醫院裏去爲妙。他的姆媽醒來的時候，你可以告訴他，若是大家都願意，這筆款子，歸我負責。阿毛笑着，一一的答應了。這日，楊杏園回來之後，偏偏事情接二連三的來，忙得不能分身，晚上在報館裏正編稿子，阿毛忽然打了電話來，說是七小姐的病，現在不好得很，請你快來看一看！楊杏園聽見這話，把電話機掛了，回頭一看長桌子上，稿子又是一大堆，坐下去，一句話也不說，一陣風似的，就把稿子編好發下去了，便忽忽忙忙的到櫻桃斜街來。到了門口，他下車就敲門，這時，已經快一點鐘了，門

關得鐵緊，半天也敲不開。好久，好久，只聽見門裏一陣拖着鞋子的聲音，接上就有人說道：「誰呀？老二嗎？半夜三更，又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灌了黃湯回來，這樣驚天動地的亂打門。」楊杏園一聽是個山東漢子口音，心裏一想說錯了。吧？這時，那人已經把門開了，隔着門裏面，星光底下，露出一個大院子，心裏不覺說一聲糟了。但是事到如今，退也退不了，只得說道：「勞駕你們這裏有一家姓吳的江蘇人嗎？那人氣憤憤的，道俺這裏都是山東人，誰也不姓吳。這半夜把人家在坑上轟起來，是……」楊杏園道：「那末勞駕得很，晚上看不清門牌，我問錯了。那人一聲不言語，砰的一聲，把門關上。」楊杏園碰了一個大釘子，自己未免也好笑起來，倒是他的車夫認得說：「再過去三家才是呢。」兩個人在暗地裏走到那門口，楊杏園又仔細看了一看大門，覺得對了，這才敲門。一會兒，門裏有人問道：「捨人？」楊杏園聽出是阿毛的聲音，便答應道：「是我。」阿毛一邊開門，一邊說道：「楊老爺，這是怎樣好呢？七小姐恐怕是不中用了。」楊杏園大爲一驚，急向裏走。要知梨雲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滿面啼痕擁衾倚繡榻

載途風雪收骨葬荒邱



卻

說楊杏園聽說梨雲不好，急向裏走。裏面黑洞洞的，便摸索着走進去，院子裏不聽見一點聲息，正面屋子窗戶紙上，露出淡黃色的燈光，屋檐下也不知道吊着什麼東西，被風吹着幌來幌去。楊杏園走不了幾步，腳底下一個黑影子望前一竄，嚇了他一跳，那黑影子竄在煤球堆上，把兩隻光閃閃的眼睛望着楊杏園。等楊杏園走近，他又跳上屋了。楊杏園走進屋子去，牀上蓋着棉被，梨雲已經睡得昏昏沉沉地，無錫老三哭喪着臉，背着燈捧着一管水煙袋不住的抽煙。他看見楊杏園走進來了，勉強放下笑容站了起來。楊杏園道：「病怎樣了？」無錫老三道：「恐怕是不中了。」這時，阿毛正走進來，便指着他道：「白天他和我說，楊老爺打算送阿囡到醫院裏去，我說那有這樣的道理？自己家裏運氣不好，怎樣倒破費人家，領人家這大的人

情呢？楊杏園道：那倒不要緊！老實說，只要把人的病治好了，人情不人情，以後我們還沒有來研究的日子嗎？無錫老三道：我也是這樣想，楊老爺是最痛阿因的，恐怕人家嫡親的阿哥，也不能這樣待他的妹妹，以後他病好了，叫他再謝謝楊老爺罷。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客氣了，所以只好厚着臉，請楊老爺來設個法子。楊杏園走到牀面前，伸手到棉被裏去一摸梨雲的手，熱得像火炭一樣，雙目緊閉，臉側着睡在枕頭上，那兩面灰白的瘦腮，這時轉着淡紅色，伸手摸摸他的額角，也是十分熱。楊杏園俯着身子，按着梨雲的額角，接連輕輕的叫了兩三聲老七。梨雲微微的睜開眼睛，哼了一聲又閉上。楊杏園回轉頭來對無錫老三道：這個樣子，人都昏迷了，遲醫一刻，病重一刻，要是等明天送到醫院裏去，還不知道病到怎樣呢？無錫老三捧着那管水煙袋，老也沒有放下，又在桌上瓶子裏取了一根紙煤點着，接上抽煙。楊杏園說了這句話，無錫老三吹着紙煤，將裝上的煙，低着頭深深的吸着，一句話沒說，呼哩呼嚕，水煙袋直響，一口氣將煙吸完，把煙噴出來，才皺着眉毛道：這夜靜更深，有什麼法子呢？楊杏園道：夜深倒不要緊，我有個熟大夫，就住在這條街前面不多的路，可以先請他來看看，你們這裏有現成的筆墨沒有？無錫老三道：我們這兒那裏有那樣東西呢？楊杏園道：鉛筆也沒有嗎？阿毛道：我倒有一枝畫眉毛的鉛筆，可以使不可以使？楊杏園笑道：使得。娘姨便在鏡臺抽屜裏翻了一起，翻出一枝一寸來長的鉛筆，遞給楊杏園道：就是這個行不行？楊杏園笑着接了過來，一面在身上拿出皮夾子來，在裏面取出一張自己的名片，把名片按在桌上，將鉛筆濕了一點剩茶，便在上面寫道：子明先生，茲有……寫到有字這裏，忽然停住了筆，想道：這下面寫兩個什麼字呢？茲有友人嗎？不對。茲有親戚嗎？更不對。茲有什麼呢？阿毛在旁看見，問道：什麼事爲難？怕大夫不會來嗎？楊杏園便笑着把意思告訴了他。阿毛笑道：這也不要緊，就說自己相好得了。楊杏園笑道：沒有這樣的稱呼。想了一想，只得寫着茲有梨雲校書，身染重病，今晚已極危險，弟在其私寓探疾，望發仁慈，來此一視。寫完，便遞給娘姨道：你把這張名片交給我的車夫，叫他到劉先生那裏去，他就知道，娘姨拿

着名片去了。楊杏園便和他們坐在房子裏閒談等着，不到三十分鐘，外面敲門。楊杏園道：「阿毛，你去開門。」大夫來了。阿毛趕忙走出去，不一會兒，只聽見院子裏的得得的一陣皮鞋響，接上有一個人喊道：「杏園，楊杏園連忙答應道：「呵！是，我在這裏。」阿毛早把劉子明引了進來。楊杏園道：「對不住！深夜嚴寒，把你請出來。」劉子明笑道：「我本睡了，我看見你的名片，我早就明白，不敢耽擱，披了衣服就來了。」楊杏園笑道：「這實在是對不住！我知道你喜歡吃西菜的，過幾天之後，我再來奉請。」劉子明一面脫身上的西裝大衣，一面說道：「我們做的是這種職業，能說半夜就不替人看病，叫病人等天亮嗎？」說着，大衣脫下，穿着短窄的西裝，復又除了手套，把兩隻手掌伸開，使勁擦了幾下，走到牀面前，對梨雲臉上看了一眼，又伸手在他額角上摸了一下，便回轉頭對楊杏園道：「請你把他胸面前衣服解開。」楊杏園聽了這話，躊躇得很，嘴裏吸了一口氣。無錫老三在旁邊看見，早會意了，便道：「這也不要緊呀，還是外人嗎？」這句話說得楊杏園越發不好意思。劉子明又含着淡淡的笑，一再望着他。楊杏園低着頭，不管那些，走上前將棉被揭開一角。梨雲正仰着身子，昏沉沉的睡着，楊杏園便將他身上的水紅絨緊身鈕扣兒解開，裏面是件紅條格子布小嵌肩，那嵌肩緊緊的縛在身上，上面一排白扣子，足有十三四個。楊杏園縮住了手。劉子明道：「還要解呀。」楊杏園只得再去解，誰知這扣子扣得十分緊，解起來費事得很，手指頭不能不按在梨雲的胸上。梨雲彷彿有點知覺，睜開眼睛看了一眼，趕緊把身子望裏一翻，把手在胸前撥了幾下。無錫老三走近前來，一面和他解鈕扣，一面說道：「阿凶，大夫來和你瞧病來了，你等大夫看一看罷。」梨雲還是昏沉沉的，依然半仰身體，讓無錫老三將嵌肩解開了。楊杏園站在醫生背後一看，真是細膚滑玉，柔體凝脂，瑞雪欲溶，雞頭新剝，想起從前有一個人集唐詩作三句臨江仙道：「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如今真是情景畢真。這時，劉子明過去聽了一會脈，看了一看梨雲的身上，又取出一隻小測溫器，放在梨雲口裏。一會兒，劉子明將測溫器取出來，就燈光下一看，隨口說下一句道：「可是病重得很。」楊杏園聽見醫生這樣說，便問道：「是什

麼病？劉子明道：照我看，怕是小腸炎。治得早，原是可以好的，現在遲了，可是很費事。剛才我診他的體溫，已經三十九度多，病人怎樣受得了？現在且打一針，減少他的痛苦罷。說着，便在提來的皮包裏，拿出藥針藥瓶之類，在梨雲腹部上打了一針，梨雲好像不覺得，仍是昏昏沉沉的睡着。楊杏園問醫生道：我打算送他到醫院裏去，你看怎樣？劉子明道：送到醫院裏去，自然比在家裏好得多，但是不妨過了明天再說。說着，他收拾東西自去了。楊杏園一看手表，已經兩點多鐘，對無錫老三說道：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明天早晨再來。無錫老三道：這個時候，外邊冷得很，又是黑漆漆的，怎樣走呢？你又不嫌髒，我就拿條新被來，在老七的腳頭歪一歪，要不然，叫阿毛來，我們三個人打小牌。明天早上，還得請你費心，送老七到醫院裏去。阿毛笑道：三個人怎樣打牌？人家明天還有公事，讓人家休息一下罷。楊杏園卻躊躇了一會子，說道：我還是回去罷。阿毛道：楊老爺的車夫，我已經打發他回去了，免得人家受凍，難道楊老爺自己走了回去嗎？楊杏園笑道：也好，你們熬了好幾夜，辛苦了，我替你們一夜罷。阿毛聽他這樣說，便在對門無錫老三房裏，抱了一牀乾淨棉被來，捲了個小筒子，放在梨雲牀外邊，口裏一邊說道：這幾夜都是我陪着七小姐睡，身都不敢翻呢。楊杏園道：今夜呢？阿毛道：反正燒着爐子的，我就拿一牀棉被，在這外邊屋子裏躺椅上睡罷。七小姐喊起來，要茶要水，也方便些。說時，無錫老三已經打了幾個呵欠，擦着眼睛，和楊杏園道：對不住！我先要睡了。說着，扶着門出去。阿毛也就在外面躺椅上，鋪好了棉被，楊杏園在裏面屋子裏，先還聽見阿毛展轉翻身，一會兒，呼聲大作，也就睡着了。他將皮袍子脫了，穿着棉褲棉襖，也在梨雲腳頭睡下。和衣而睡，本來就不舒服，加上又是個生地方，看着這一間小屋，對着一個病人，不免生起種種的感觸。這時，楊杏園心猿意馬，那裏睡得着？睡了一會，仍舊坐了起來，便靠住牀架子坐着。那邊梨雲忽然伸出一隻手來，放在棉被外頭。楊杏園趕快過去，將他的手輕輕的扶進被裏去。誰知這樣一動，梨雲倒醒了。他道：姆媽，給我一點茶喝。楊杏園趕忙就在溫水壺裏倒出半杯茶，送到梨雲枕頭邊去。梨雲微微的擡起一點兒頭，把嘴就

着杯子喝。一眼看見是楊杏園，便道：「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裏。我睡得糊裏糊塗的時候，好像聽見你說話，你來了好久吧？」楊杏園道：「我已經在這裏一夜了，阿彌陀佛，你也醒過來了，你這時覺得心裏怎麼樣？」梨雲道：「這時候心裏倒也清爽。」楊杏園道：「你還要茶不要？」梨雲搖搖頭，仍舊睡下。楊杏園將茶杯子放下，索性便坐在梨雲牀頭邊陪他說話。梨雲這才明白給醫生打了一針，便對楊杏園道：「你別看我年紀輕，我心裏什麼事也都明白。我看我的病，決計是好不……說到這裏，眼淚像拋珠一般的落在枕頭上。楊杏園便安慰他道：「你不要傷心，越傷心就病越要加重，我已經和你姆媽商量好了，明天送你到醫院裏去。」梨雲道：「你這番好意，我心裏很謝謝你的，不過我是沒有望了。說着，默然不語，眼淚陸續的在臉上流到枕頭上去。伸出一隻手來，扯着楊杏園。楊杏園在身上取出一條手絹，替他擦眼淚，一面握着他的手，心裏也是說不出來的難受。梨雲問道：「現在幾點鐘了？」楊杏園道：「現在已經三點多鐘了，要是在夏天，就快天亮了。」梨雲道：「他們都睡了嗎？」楊杏園道：「他們也沒有去睡好，實在是熬不住了。」梨雲將楊杏園的短棉襖一撥，看見他腰上繫着一根古銅色的絲條，說道：「你這根帶子顏色很好，我很喜歡，你換給我罷。」說時，他伸手到被窩裏去，將自己一條寶藍色的絲帶拿了出來，給楊杏園。楊杏園明知他的用意，連忙就將帶子換了，把自己的交給梨雲，梨雲也拿進被裏去繫上。誰知氣力實在不足，就是勞動這麼一下，喘氣就喘着一團。楊杏園替他將棉被蓋上，又按了一按，說道：「你耐煩一點罷，不要胡思亂想。說時，自己覺得眼皮也有點澀，伸着兩隻手，打了一個呵欠，就在腳頭歪下。剛要蓋上被，梨雲翻轉一個身來，說道：「你來，我有話說。」楊杏園又只得坐到這頭來，梨雲伸出一隻手，握着楊杏園的手，好像要說話，好久又沒說出來，兩個人默然無語的，四目相視，停了一會，梨雲道：「你的心事，我現在十分明白，我是個一身無主的人，沒有什麼報答你。」楊杏園道：「你不要說這些話，說起來了，又要傷心。你還是好好的睡覺，等到明天，我送你到醫院裏去，快點把病治好。」梨雲道：「你可知道，前些日子，你怪我，是錯怪了。說着，長歎了一口氣。楊杏園看見他病得這個樣

子，說出這句話來，也慚愧得很。說道：我也後悔。說着，替他將耳朵邊的亂髮，理了一理。低下頭輕輕的說道：等你病好了，我再想法子。梨雲歎了一口氣道：那也看造化罷了。我有一樁事託你，你可能替我辦到？楊杏園道：你只管說，憑我的力量去辦。梨雲道：我還有一個娘在蘇州，你是知道的，請你寫信叫他趕快來。我知道我是好不了的，母女能見一面，那是很好，就是見不了面，也好來替我找一塊土把我埋了。儻子裏的人，都是用四塊板裝起來，亂丟在南下窪子裏的，我看見過兩回，真是作孽煞。不想我……說到這裏，眼淚再也禁不住了，又嗚咽着哭起來。楊杏園無論怎樣心硬，聽了他這一番話，也禁不住灑了幾點兒女子的眼淚。便說道：你的病，還不那麼重，不要望窄路上想。叫你母親來可以不必，你放心，你萬一怎麼樣了，這個事情，也不至於連累你可憐的娘。我難道就忍心……唉！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不要胡說了。梨雲嗚咽着道：你的話，我也明白了，我說句不害羞的話，我就把你當自己的阿哥一樣，我死了，你若是能替我殮葬起來，我在陰司裏也保佑你。不過你在北京，雖然常常到我墳上去看看，但是你總是要回南邊去的，到底還是個孤魂野鬼。梨雲嗚咽着道：這樣說下去，雖然一大半是小孩子話，偏偏句句都打在楊杏園心坎上。說道：你既然這樣說，我索性不顧忌諱了，你真要怎樣了，我一定送你回南，我祖墳旁邊空出一丈地來，你先估五尺，將來那五尺就是我的。不過祖墳邊是不能容外姓人的，我可要做些對不住你的事。梨雲聽了這句話，反而住了哭，當真把這樁事商量起來，一邊哼着，一邊說道：我也顧不得高攀了，能這樣，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我是儻子裏的人，不敢做人家的正主的，你將來娶了太太，養了少爺，你少爺上墳的時候，叫我一聲阿姨罷。梨雲說時，不覺得累人，話一說完，又累的上氣不接下氣，喘將起來。那外邊阿毛翻了一個身，模模糊糊的，說道：哎，楊老爺還沒有睡嗎？說完這句話，他又睡着了。楊杏園恐怕他聽見了這些話，自己很不好意思，也就沒有望下說。坐了一會兒，梨雲又慢慢的睡下去，自己身子覺得撐不住，也就在腳頭倒下睡了一覺。醒來，天已大亮，一看手表，已經九點多鐘了。無錫老三和阿毛都已經在屋子裏。

楊杏園道：我模模糊糊一閉眼睛就睡熟了，你們醒了，怎樣不叫我一聲？阿毛道：我們也是剛起來呢，反正還早，讓你多睡一刻兒罷。楊杏園一看梨雲，又睡得很昏沉的樣子，不像晚上那樣神志清楚。連忙穿起皮袍來，要了一點水，胡亂擦了一把臉，茶也沒有喝，忽忽的就要走。對阿毛道：我先回去一躺，回頭我到醫院裏去，將房間看好，就雇汽車來接他。至遲一點鐘，我準來說畢，便走了出來，誰知越忙越事多，走到家裏，長班送上昨晚到的一封電報，上寫着自天津發的，趕忙尋出電報號碼本子，也來不及坐了，站在桌子邊，彎着腰繙出來。那電報只有十五個字，今抵津息遊別墅，速來，遲則不及，惠。楊杏園讀了這封電報，呆了。這惠字，是他惠文堂叔號中一個字，這電報是他打來無疑的。他原是一個小闊人兒，在大連一家公司裏辦事，只因有肺病，早就要說回南，總爲事就誤了。照這封電報看來，分明是爲肺病重了回家，一到天津，病勢轉劇，所以連電話都沒有打，就打電報叫他去託付後事。只看遲則不及四個字，就可以知道情形不好，自己盤算了一會，想着，他雖然是一個堂堂叔叔，但是若病在天津，卻有關山失路之歎，不能不去看看。梨雲的病，雖然也丟不下，料想一兩天內，也不會有變動。這時候已經快十點鐘了，要趕上午到天津的車子，還有許多事沒有辦，一定來不及，就決定乘下午四點鐘的快車。計畫已定，腳也沒有停，他又忽忽的跑出去，要把這事和無錫老三去商量商量。坐上車去，走了幾步，覺得身上有點冷，原來進屋子的時候，脫了大衣，這回沒有穿出來，一摸頭上，也沒有戴帽子。便叫車夫，停住車子，跳下來，跑回去穿大衣戴帽子。穿戴之後，走出來要上車，一看手上，左手的手套丟了，幾個大衣袋裏，都摸到了，並沒有車夫看見，便問找什麼？楊杏園道：找手套。車夫道：右手不有一隻嗎？楊杏園舉起來道：是呀，是一隻呀，還有一隻呢？車夫笑道：你帶上一隻，捏着一隻，那裏還有一隻呢？楊杏園這才醒悟了，自己不覺笑起來。車夫拉起車子，不一會兒，又到了櫻桃斜街。梨雲的小房子，楊杏園是已經走熟了的，他便一直走了進去。上房裏面，一個人沒有，只見梨雲睡在牀上，身子向外，一隻手放在棉被外頭，拈着一小枝枯了的梅花，放在鼻子邊聞着，好像正在想什

麼呢。楊杏園脫了大衣，走過去，將手套拉了，用手摸着他的額角。說道：「咦！不很大燒了，你心裏現在怎麼樣？好些嗎？」梨雲眼睛望着楊杏園點點頭。楊杏園順手將他拈着的梅花，接過來一看，正是昨天清早折給他的一枝，問道：「你放在那裏，還沒有扔掉嗎？」梨雲用手將枕頭下面摸了一摸，說道：「你拿來，還放在這底下罷。」楊杏園當真給他，他又放下。這時，無錫老三提着一壺茶進來了，說道：「楊老爺幾時進來的？你不是說一點鐘來嗎？」楊杏園道：「咳！真不湊巧，我有一個堂叔，重病在天津，今天下午四點鐘，我要去看他，明天才能回來。我正要和你商量，老七還是今天就送到醫院裏去呢？還是等我回來再說呢？」梨雲在牀上插嘴道：「我一個人上醫院裏去，我是不去的。說着一翻身望裏睡了。無錫老三道：「你看他這個小囚樣子。」楊杏園道：「我看他的病，這時候好得多，也有點起色，暫時不搬到醫院裏去也好。反正昨天來的那個劉大夫，是我極熟的朋友，回頭我給他通個電話，請他每天來看兩次。無錫老三道：「那末，好極了，楊老爺你坐一會，大概忙一清早，還沒吃點心，家裏現成的年糕，我弄一點你來吃，好不好？」楊杏園要攔阻時，他已去了。梨雲翻過身來，問道：「你今天要到天津去嗎？」楊杏園很後悔不該在他的當面說出這句話，便走上前，俯着身子要安慰他兩句，梨雲伸出一隻手來，播弄楊杏園馬褂上的鈕扣，一句不言語，眼淚汪汪的流下來。楊杏園看見他這個樣子，安慰了許多話，說道：「我這一去，至遲兩天也就回來了，難道就不見面嗎？」從前我們一兩個禮拜不見面的時候也有，這又算什麼呢？」梨雲喘息着道：「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睡在牀上，膩得要死，你來談談說說，我心裏也痛快得多。我又沒有親人……說到這裏，哼了一陣。楊杏園聽他這樣說，替他設身處地一想，自己卻不忍走，便握了他一隻手，坐在牀沿上，正要說話的時候，無錫老三已經端年糕進來了，楊杏園便走過來，接着，胡亂吃了一點。一看手表，已經十二點鐘了，想有許多事要辦，不能耽擱了，趕緊回去罷。披上大衣，戴上帽子，一看梨雲卻睡了，想和他說兩句話，又不願將他叫醒，看見他曲着身子睡着，背脊朝外，只大半截水紅絨緊身兒，全露在外面，便走了過去，將棉被輕輕的牽着，替他蓋好，將他渾身的被都按

了一按。這時，屋子裏沒人，楊杏園靠着桌子，呆呆的對牀上望了一會，歎了一口氣，才別了無錫老三回去。到家之後，寫了兩封信，給兩個報館請假，寫了一封給大夫劉子明，重重的託他醫梨雲的病。各事辦得小有清楚，還只兩點多鐘，上車站還嫌早，便決定再到梨雲那裏去走一轉。楊杏園主意打定，把洗換衣服鈔票零用東西之類，收了一提包，坐了車子，二次再到梨雲小房子裏來，踏進上房來，便把提包放在外面屋裏，然後走進裏面屋子。只見梨雲在枕頭上側着臉向裏，娘姨道：楊老爺來了。梨雲回轉頭來，對楊杏園望了一望，也沒說話。楊杏園伸手一摸他的臉上，又在發燒，便道：唉！病人最是勞動不得，想是又勞動了，所以又發起燒來。便問阿毛道：他的姆媽那裏去了？阿毛道：他聽說是前門關帝廟很靈，問籤去了。說時，梨雲在牀上又翻了一個身，口裏只噯心裏難過。阿毛道：我來替你摸摸罷，說着，便坐在牀前，伸一隻手進去，在梨雲胸前前慢慢的撫摸。楊杏園皺着眉在房裏只是踱來踱去，不住的長吁短歎。梨雲本閉着眼睛，聽着他歎氣，睜眼一看，只見他繞着白爐子直走，白爐子上，正放着一壺開水，便哼着道：哎！你坐下罷，白急些什麼仔細潑了開水，盪了腳！噯！阿毛聽了這話，歪過頭來，望着楊杏園，抿着嘴笑，楊杏園不好意思，只得坐下了。忙人的日子，最容易過，這時已經三點鐘了，楊杏園要趕四點二十五分去天津的快車，就應該要走，一想，瞞着他也不行，設若自己一兩天不能回來，豈不叫他盼望。就老老實實把要上天津去的話，告訴了他，又說道：你想想看，我一個阿叔，無親無故，病在天津，幾千里路外，只有我是他一個親人，我要不去看一看他，良心上怎樣說得過去？梨雲道：你那一天能够回來呢？楊杏園道：這個我也計算好了，我叔叔要不是十分病重，我就送他到北京來進醫院，你也可以搬到一個醫院裏去，那末，兩方面都照顧到了。況且我也有我的事，那裏能老在天津住着？梨雲見他說得有理，便不言語。這時，阿毛有事，走出房外去了。楊杏園便坐到牀沿上，一隻手握著梨雲的手，一隻手替他撫摸胸口，說道：我已經招呼醫生來看你，你耐煩兩天，少哭一點，你想見你娘，我也是四五年沒有見娘的人，這卻是沒有法子。梨雲把頭靠着楊杏園的

手，好久不言語。楊杏園一看手表，又過了十五分鐘，實在要走，便站起身來，說道：「我要走了，你好好養病罷。」說時，阿毛已經進來，楊杏園又吩咐了他幾句，復又走到牀面前，握着梨雲的手，說了一聲再會，然後才出了大門。吩咐阿毛道：「屋子裏沒人，你不要送罷。」楊杏園提起了提包，剛走到院子裏，只聽見阿毛接連的喊道：「楊老爺！楊老爺！楊杏園轉身又走進房來，便問什麼事？」阿毛道：「七小姐和你有話說。」梨雲在牀上側着身子，對楊杏園點點頭，意思叫他走過去。楊杏園站在牀前面，俯着身子低低的問道：「什麼事？」梨雲眼睛望着楊杏園，手撫摸着被服，呆的一句話也沒有說。好久才說道：「我和你說的話，你可記得？」楊杏園也不知指的那一件事，說道：「記得的。」梨雲低着聲音，輕輕的說道：「你可要快點回來的。」哎！我也不說了。楊杏園恨不得把心都掏出來給他看，口裏說：「那是一定的。」然後握着他的手，叫他好好養病，耐煩點，才硬着心走出去。那時，他看見梨雲兩眶子汪汪的眼淚，只差沒有流下來呢。他一路走出院子去，也好像有一件什麼事，沒有解決一樣。走上東車站，他糊裏糊塗的上了火車，總是好像若有所失。由北京到天津，四個鐘頭旅行的時間，他都在精神恍惚的境況裏面過去，倒不覺得有什麼旅行的感想。火車到了天津，夜已深黑，下了火車，便坐人力車到息遊別墅來。坐在車上一路幻想着，他的叔叔必定一個人睡在旅館裏，寂寞極了，自己一推門進去，叔叔擁被而臥，尚在那裏呻吟不絕，看他來了一定喜出望外的。不一會兒，車子到了息遊別墅，便走進去問帳房：「有個楊惠文先生，住在那一號？」帳房想了一想，道：「大連來的嗎？」楊杏園道：「是的。」帳房便吩咐一個茶房，引了楊杏園去。茶房引到門口，將門一推，讓楊杏園進去。他挨門而進，就先叫了一聲惠叔叔，只見他堂叔惠文，正叫了一份大菜在裏吃，看見楊杏園來了，笑道：「我料你上午就要來了，怎樣到這個時候才來？」楊杏園一日一夜，都盤算惠文病重得要死，不料他還是活跳新鮮的一個人，不免爲之愕然。放下提包，脫了大衣，一面坐下，一面對楊惠文道：「惠叔何以在這個時候還要南下？」楊惠文道：「今年我本打算回去的，只因接了家裏電報，說你孀娘危在旦夕，叫我趕快南下。我想，既有電報來，人是

未必還在世上不過趕回去替他收拾身後罷了。接上歎了一口氣道：到了這種生離死別的時候，人才覺得作客的痛苦。我這次回去，我就在故鄉讀書種菜，永不出門了。但是我雖然不幹了，我那公司裏的職務，倒是不壞。倘若生意好，每年也可落個兩三千塊錢，白丟了豈不可惜？我想你幹這種筆墨生涯，一年到頭絞腦汁，實在太苦。我的意思，把我那個位置讓給你，所以特在天津耽擱一天，叫老姪前來商量一商量。這話也長，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完的，你先休息休息，吃點東西，我們今晚作長夜之談，從長計議。他這一篇話說完了，楊杏園才明白了他叔叔打電報叫他來的意思，雖然電報打得冒失一點，總是人家一番好意，楊杏園也就只得客客氣氣，和楊惠文討論起來。這一晚，二人直談得兩點鐘才睡。一覺醒來，已經是十二點鐘了，楊杏園心裏掛念梨雲的病，下午就想回京，楊惠文道：叔姪經年不會面，多談幾句罷。我是坐今晚八點的快車南下，你也坐晚車回京，不好嗎？你就事忙，也不在乎一晚上。楊杏園雖然心裏很急，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楊惠文陪着他，大談其家事，楊杏園隨聽隨答，一句也沒有聽清楚，恨不得馬上天就黑，好搭車回京，偏偏到了下午彤雲密佈，幾陣西北風，刮下一場大雪。楊惠文上車，也沒有送他，自己直接就上車站去。誰知剛到旅館門口，楊杏園又碰見了一個多年不遇的同學余浩然，拉着談了幾十分鐘的話。這余浩然的記憶力最好，說起從前在小學裏的時候，翻牆頭到鄰居花園裏去折桃子吃的那段故事，最是有趣，記得被先生知道了，他被楊杏園證明了一句，還罰了一小時的站。說到這裏，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又道：老兄，多年不遇，今晚我們那裏樂一樂去？楊杏園道：不能奉陪了，我就打算上車站，將來老兄到京裏的時候，再暢談罷。余浩然道：是趕八點鐘這一趟車嗎？那就該走了，我一星期後，進京來，京裏見罷。楊杏園也來不及多說客套話，提着皮包，走出旅館，在雪地裏雇了一輛人力車，就上火車站，黑暗中叫車，又是趁忙，就沒有看看車夫是否力可勝任，雇好了就坐上去。偏偏這位車夫，衝着雪一步一步的拉着，走得慢極了。楊杏園說道：我是趕火車的，你拉快點罷！再多給你幾個子兒得了。車夫聽到說多給他

一搭紙錢，臉上也蓋着一疊紙錢。楊杏園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藏嬌無計，偕老有約，生平所認爲風塵知己的梨雲。他上前把紙錢揭開，只見梨雲臉上慘白，雙目緊閉，他禁不住眼淚泉水一般的湧出來。哭道：梨雲……梨雲……妹妹……你怎樣就去了？我該死！我辜負了你……我對不住你！我……我……我爲什麼到天津去說着，把腳亂頓。無錫老三本來伏在旁邊桌子上流淚，看見楊杏園進來，他就說道：我的寶寶呀！你的有情有義的人來了，你要知道呀！說着，也放聲哭起來。這一句話正打動了楊杏園的心事，越發嚎啕大哭。大家哭了一會子，楊杏園在大衣袋裏抽出手絹，擦着眼淚。先問無錫老三道：前天我走的時候，人還是好的，怎樣忽然翻症了？無錫老三道：就是那天晚上，病症加重的，昨天晚上就燒得人事不知。到了半夜裏三點多鐘，他就丟着大家去了。說着，又哭起來。楊杏園問道：那位劉大夫沒有請他來嗎？無錫老三道：前天來了兩回，昨日下午，他來看了一看，他說人是沒有用的了，不必再去請他。楊杏園道：不能呀，他是我重託他的，就是沒有救，他也要來盡盡人事的，要不然，就是你們胡鬧，另外請了中醫，吃錯了藥，所以他發氣不來了。無錫老三道：請是請了一個人看一看，只吃了一劑藥，我想也不至於誤事。楊杏園道：這是那裏的大夫？無錫老三道：他不是專做大夫的，他在石頭胡同裏面開了一座藥店，是熟人請他，他才順便開一個方子。楊杏園道：是不是買花柳藥的？無錫老三道：是的。楊杏園聽了他這幾句話，氣得兩眼發赤，頓着腳道：糟了！糟了！你還說不至於誤事呢，他這一條命，八成是死在你手裏了。無錫老三正要回話，一陣腳步像進來好幾個人，有個操着上海口音的，隔着門簾子喊道：阿姐！無錫老三道：請你們東邊屋裏坐。說着，走了出去了。這時，只剩楊杏園一個人在屋子裏，他一看牀上的兩條被，已經拿出去了，空蕩蕩的，只剩一條灰色破舊的線毯，鋪在草蓆子上。那草蓆子上的稻草，毛蓬蓬的露了出來，屋子裏原來的兩口箱子一架櫥，都搬走了，騰出地位，放着靈牀，其餘梨雲的舊衣服，倒有一大捲，亂堆在牀頭邊一張椅子上。因爲櫥子搬走了，櫥底下的破罐破罌，蜘蛛網，都列在眼面前。鏡臺上的鏡子，把一張紙遮住了，只剩有幾

隻破水瓶子和隻高腳的煤油燈，看他玻璃筒子裏的油，已經點得要乾了，那燈還是菜豆大的一點淡黃光，想是忘記把他息了，屋子裏兀自還有煤油味。再看死去的梨雲，穿着水紅色的單衣服，睡在靈牀上，牀邊下放着一隻破鍋，盛着半鍋紙錢灰，簡直沒有一樣東西，不現出淒慘的景象。楊杏園呆呆的坐着，只聽見無錫老三在那邊嚕嚕嚕的說話，他說道：死鬼這一去，真是害了我了，外面大大小小的帳，還虧空一千多塊錢，教我怎樣是好？教我還要拿出整百塊錢，替他辦後事，我實在拿不出。老實說，昨夜難爲你們幾位來幫忙，要不然就是他的身子，也擡不下牀。就有了一個人說：雖然這樣說，總要找口棺木把他收殮起來呀！北京二三十塊錢的東西，那簡直是四塊板，可是不能用。楊杏園聽見他們這樣說，又想起梨雲在日，珠圍翠繞，那種繁華，想不到如今，求四塊板而不可得，再一看他的遺骸，穿着單薄的衣服，放在門板上，若不是自己在這裏，還沒有人理他，一陣心酸，淚如雨下。便倒在牀上的枕頭上，閉着眼睛，哽咽不住。原來這枕頭是梨雲常枕的，他頭髮上的生髮油沾在上面，香還沒有退呢。楊杏園抱着枕頭起來，走到梨雲靈牀邊，喊道：老七！你不睡這個枕頭了嗎？送給我罷！你怎樣不說話呢？說着，把枕頭望牀上一拋，又倒在牀上，放聲大哭。偏偏當日折給梨雲的一小枝梅花，卻未丟掉，依舊還放在枕頭的地方。不覺哈哈大笑，拿着一枝梅花，走到梨雲遺骸面前，笑着問道：老七！我給你戴上，好不好？戴了梅花，就有人替我們做媒了。板上睡着可冷啦！我扶着你上牀睡罷。哈哈，你已經嫁給我了，他管得着嗎？胡鬧！新娘子臉上，只蓋紅手巾，沒有蓋紙的。這時，那阿毛在門簾子外，已經聽了多時了。便嚷道：你們快來，不好了！快來快來！不好了！東邊屋子裏那班人，正在商量梨雲的後事，聽見阿毛嚷，便一擁跑進來，只見楊杏園坐在梨雲身邊，握着他的手，道：你的手好冷啦！無錫老三道：楊先生，你怎麼了？楊杏園看見無錫老三，心裏明白過來，哇的一聲，吐了一口血，一陣昏迷，頭重腳輕，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下。這時，楊杏園眼面前一陣黑，一點人事不知，一覺醒來，只覺一陣陣的藥氣味，往鼻子裏鑽。睜開眼睛一看，只看自己躺在一張小的鐵牀上，蓋着白的被服，

何劍塵吳碧波兩個人和着一個穿白衣服的醫生站在牀面前，何劍塵問道：「杏園，你心裏覺得怎樣？」楊杏園哼了一聲道：「是胸口裏悶得很，這好像醫院裏呀，我怎樣來的？」醫生搖搖手道：「你不要說話，閉着眼睛養神。」楊杏園也覺得疲倦得很，閉着眼睛，依舊睡着，這樣慢慢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約有一個多鐘頭，人才完全清楚過來。這時，醫生走了，何劍塵和吳碧波還在牀面前。楊杏園便問道：「我是幾時進醫院的？」是「你二位送來的吧？」吳碧波道：「你是劍塵送來的，他打電話給我，我就趕上這裏來了。」何劍塵道：「你可把我駭着了，老七的娘姨忽忽忙忙把我找了去，好板上躺着一個，牀上又躺着一個，弄得我魂飛天外。後來他們說明了，我才明白，我就趕緊把你送到這萬邦醫院來。」楊杏園聽着他這樣說，閉目一想，糊塗以前的事，不覺流下淚來。何劍塵道：「他已死了，你傷感也是無益，你幾千里路上，還有暮年的老母，你要明白些，你要像這個樣子過於悲哀，設若萬一不幸，老弟，你的罪孽就怕更重了吧？」楊杏園道：「你這話不說，我也是明白的，不過身當其境，我實在抑制不住。說完，氣息有些接不起來，又休息了一會。」何劍塵道：「醫生說，你沒有什麼病，不過神經受了劇烈的刺激，休養兩天也就好了。」楊杏園道：「我的病，我自信也不要緊，倒不勞二位煩心，另外卻有一件事情，要請你們幫一個大忙。」吳碧波道：「報館裏的事，停兩天也不要緊，這倒不算什麼。」楊杏園道：「不是的，梨雲躺在靈牀上，大概還沒有收殮起來，我有一個癡願，想把他當作我家的人，收殮起來，暫時葬在義地裏，以後移棺南下，免得他爲孤魂野鬼。說到這裏，氣力接不上，停了一停。」何劍塵道：「好！這是千金市骨的意思，也不枉梨雲和你那一番割臂之盟，只要你有這一句話，有我可玉成你這一番美意，你只管在這裏養病，我就去和無錫老三說。」楊杏園道：「你知道他們肯不肯？」吳碧波笑道：「呆話！他落得少出一筆錢，爲什麼不肯？就是墓上的碑文，我也替你想好了。」是故未婚妻何梨雲女士之墓。楊杏園半晌不言語，過了一會道：「請你二位就去，免得他們先草草的收殮了。」何劍塵道：「你打算用多少錢呢？」楊杏園歎了一口氣，將手拍着牀道：「盡我力之所能罷了。」何劍塵吳碧波聽了他的話，當真就和無錫老三去商量。這

時，梨雲睡在靈牀上，已經一整天了，無錫老三先是想到虧空不得了，急得直哭。沒有理會到害怕。時間一久，倒有些不敢進房。只合娘姨鄰居，在中間屋子裏坐，打算天一晚，弄一副四塊板拼的棺材，把梨雲裝殮了，趁天亮就擡了出去。幸喜不到天晚，何劍塵、吳碧波就來了，兩個人一看梨雲的屋子，門向外反扣着，推開門，屋子裏陰慘慘的，梨雲垂手垂足睡在靈牀上。頭邊一盞油燈也滅了，牀下那破鍋裝的半鍋紙錢灰，也沒有一點火星兒。這個樣子，屋子裏大概好久沒有人進來，加上天陰，黃昏的時候，屋子裏黑沉沉的，又整天沒有火爐，也比較別的房子陰涼，所以越覺得淒慘。何劍塵看見這情形，也覺難受，便把來意告訴了無錫老三。無錫老三見楊杏園有這番好意，也感動了，對着何劍塵再三的道謝。並且情願檢出幾件梨雲愛穿的衣服，給他穿了去。何劍塵和吳碧波商量着，便替楊杏園作主，給梨雲買了一口一百四十塊錢的棺材，定當夜就入殮。臨時又和梨雲設了靈位，陳設着香燭，兩個人並且私自出錢，買了兩個花圈掛上，這才比較有點像喪事。兩個人忙了半天，又怕楊杏園着急，連夜又到醫院裏來，把話告訴他，依着楊杏園的意思，一定再要和梨雲會一面。何劍塵、吳碧波再三的勸解，叫他養病爲重，楊杏園只得含淚罷休，卻對吳碧波說道：我住的屋子裏桌子上，有一張六寸的相片，是我最近照的，勞你駕，到我家裏拿這張相片送去了，放在他棺材裏。吳碧波聽了這話，卻是躊躇未決。楊杏園道：你爲什麼不答應？難道還替我忌諱什麼嗎？吳碧波雖然覺得這種事有些出乎常情，卻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得勉強答應，和何劍塵辭別他去了。這晚，楊杏園就睡在醫院裏，到了次日，人雖精神復原，實在也沒氣力。一直到第三日，他才回家。那梨雲的靈柩，因爲何劍塵和無錫老三商量好了，等楊杏園來，送到義地裏去葬，所以還停在家裏。這日，楊杏園要到靈前去一祭，便買了四盆白梅花，四盤水果，一束檀香，一束紙錢，作爲祭禮。他本想騰出半天工夫，做一篇祭文，無如心思亂得很，那裏作得上來？只勉強想了一副輓聯，請人寫了。那輓聯是：

十載揚州，都成幻夢；對伯牙琴，季子劍，司馬青衫，問誰是我知音？誤煞張緒當年，洗面空揮秋士淚。

一江春水，無那多愁！想沾泥絮，斷腸花，相思紅豆，恰莫如卿薄命，若教玉環再世，離魂休作女兒身。

輓聯上款，也寫着梨雲女士千古，下款只寫着楊杏園淚輓。自己明知道着筆過於疏淡了，但是懸掛起來，總怕有識者看破，只得如此。祭品備好了，便一齊送到梨雲小房子裏來。他一走進門，便覺得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觸，忍着眼淚走進上房，正中擺着梨雲的靈柩，頭邊擺着小橫桌，陳着香燭靈位。楊杏園一見，想忍住眼淚也忍不住了，抽出手絹來不住的擦，阿毛和無錫老三早忙着過來，和他將東西接了過去。把四盆梅花，四盤水果，都放在靈位面前。楊杏園親自將輓聯掛起，焚着檀香，對靈位三鞠躬，不由的一陣淚如泉湧，無錫老三坐在一旁，帶數帶說的哭，阿毛坐在一張矮板凳上，化紙錢，也用手巾握着嘴，哭了幾句。也不知是誰通出去的消息，左右隔壁的鄰居，聽說收殮梨雲的人，祭靈來了，跑來好幾個婦人，在院子外探頭探腦的看。這幾家本都是老鴿的小房子，所以來的人裏面，也有幾個妓女。他看見梨雲有這樣多情的少年知己，欣慕得了不得，一想起各人自己的身世，又看見楊杏園帶着病容，憔悴可憐，不覺眼圈兒一紅，這一個便搭訕和那一個道：「四阿姐，你聽吳家姆媽，哭得作孽煞，教人心裏多難過！這一個道：「可不是嗎？我的心腸是最軟的。說着，便拿手絹去擦眼睛。楊杏園一見院子外有許多婦女看他，難爲情得很，便避到裏面屋子裏去，叫着娘姨過去，問些梨雲臨危時候的話。無錫老三也收了眼淚和他說話，不住的道謝。娘姨便問擇定那日安葬？楊杏園道：「年冬歲畢，這短命鬼的靈柩放在家裏，鄰居是不歡喜的。好在義地裏安葬，是沒有手續的，只要通知一聲，明天將槨夫雇好，就是後天罷。無錫老三膽子是最小的人，說起鬼來他就怕，梨雲雖然叫他一聲姆媽，又不是自己養的女兒，棺材放在屋裏，他晚上死也不敢進來，只到廂房裏去睡，巴不得馬上就把棺材擡出去。楊杏園說是後日就擡走，他極力贊成。阿毛不知道他害怕，還說道：「也要看看日子吧？無錫老三道：「而今民國時代，不講究這些。阿毛道：「我還打算打掃打掃屋子呢！這樣一說，也可以不必了。楊杏園本來想在梨雲靈位前，多徘徊一刻，聽見他們這些話，又好氣，又難過，

對着梨雲的靈柩長歎了一聲，就回去了。到了第二日，雇了十二名槓夫，前去擡靈，自己雇着一輛馬車，隨着跟到梨雲小房子門口來，自己也懶得再進那個門子，就坐在車上等着，一會兒工夫，只見吳碧波何劍塵坐着兩輛人力車，飛快的趕到門口停了。楊杏園便在車上招呼道：在這裏。他們走過來，隔着車子窗戶站着，都埋怨着道：你這事怎麼一點兒不告訴我們？我們剛才到你那裏去，才聽見說的，就趕來了。許多朋友，都要送殯，還有人主張開追悼會呢。楊杏園道：我和他，也不過相逢淪落，一番朋友的交情，我收葬他，盡其心之所安罷了。要大鬧起來，豈不叫人家肉麻？何劍塵道：雖然這樣說，像我和碧波，你不應該不通知。楊杏園道：不是不告訴你們，我怕你們說了出去。既然來了，不可埋沒你們的盛意，就同坐這輛車，送他一程罷。吳碧波道：你爲什麼不進去？楊杏園道：少見這些龜鶻，少生些氣，我已經和他沒關係了，進去作什麼？說着話，讓他們進車來坐着。這時，街上電線杆上的電線，嗚嗚的響，天色黑沉沉的，已經刮起風來。街上行人稀少，空蕩蕩的，清道夫潑在地上的水，和土凍了起來，又光又滑。楊杏園在車裏伸頭一望，雲黑成一片，天都低下來，一點日色沒有，卻有一陣烏鴉從頭上飛過去。趕快縮回頭來說道：哎喲！冷得很，怕又要下雪。三個人在車裏坐談了片刻，大門裏面一陣喧嘩，靈柩已經擡了出來，馬車便跟在後面，慢慢的走。這時，天越發暗得緊了，半空飄飄蕩蕩，已經下起雪來了，這義地本在永定門外，在一片曠地的中央。靈柩走出外城來，一到曠野，雪更下得大。楊杏園從車裏望外一看，早些日子留下的殘雪，東一片，西一塊，兀自未消，加上這一陣大雪，路上又鋪成一片白，路邊葦塘子裏，收拾未盡的敗蘆，被風一吹，又被雪一打，只是發出那種瑟瑟的響聲。這大雪裏，路上那有一個人走路？靜悄悄的，惟有那班擡靈柩的槓夫，足下踏着積雪之聲，一陣一陣的可聽。這風雖然是從後面吹來，那風刮着，只是在馬車面前打胡旋，那雪越下越密，變作了一片雪霧。遠處的村莊樹木，在這雪霧裏，只看見些模糊的黑影。就是近處的村莊，在雪裏也是聲息沉沉，不見一點響動，有許多烏鴉喜鵲，在莊前地上找食物，看見人來，便哄的一聲飛了去。楊杏園對

吳碧波道：記得上年清明節，我們一路騎着驢子回去，翠柳紅杏，隨路迎人，看着多麼有興趣！今天大雪裏，重過此地，真是恍如隔世。明年的清明，我是要來的，人生聚散無常，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們再能夠同坐着一輛馬車前來。不能。吳碧波道：清明到如今，也不過兩三個月，何至於有什麼變動？何劍塵道：這話不然，譬如半月前，誰想到會把活潑潑地的梨雲，在雪地裏擡到永定門外來？半個月後，又安知不要擡我呢？楊杏園道：你這話誠然，這幾天我把世事簡直看得淡然無味，正是起了許多感觸。他們說話時，約摸又走一個鐘頭，那雪才漸漸的住了，風也小了許多。再從車裏望外一看，只看一白無垠，一行十幾人，簡直在銀裝玉琢的世界裏走。這時，風雪既住，一行人也走得快些，不多一會，已到義園門口。那一帶白粉牆，還是那個樣子，不過那一片柳林，蕭疏的枯條上，黏着白雪，大不似春天那種搖曳多情的樣子了。這義園裏面，楊杏園早一天已經派人來挖掘墳地，鋪墊石灰了。所以梨雲的靈柩擡來了，進了義園的門，一直就擡上墳地。楊杏園和吳碧波何劍塵下了馬車，三人一路走進義園，那位姓王的管理員，卻早迎接出來，請到那黃土壁矮屋子裏去坐。那管理員對楊杏園吳碧波道：你二位是我認識的了。又指着何劍塵道：這一位呢？吳碧波正色說道：這是何總裁。管理員吃了一驚，大悔不該亂指，咳嗽了兩聲，然後滿臉堆下笑來，問吳碧波道：這位大人在那衙門裏？吳碧波道：幣制局。管理員連忙對何劍塵一拱手道：這地方實在不恭敬，祇好請大人委屈一點，連忙拿出三個茶杯，用衫袖將他擦了，親自到隔壁廚房裏去拿開水，依着廚房裏那個禿子園丁，他要提開壺進來。管理員對他一翻眼睛道：你這種死下作東西，一點不知上下，眼睛瞎了，你總也摸得出高低來。今天來的那三位，有一位總裁在裏頭，你也配去沏茶嗎？這總裁是特任職，就是前清一二品的地位，和他說一句話，都有三分福氣。我站在他面前，兀自身上流汗呢。那園丁嚇得啞口無言，管理員提着開水壺，便自上這邊屋上來。一進門，一看人都不見了，他一想，一定是上墳地去了，便在箱子裏翻出一件黑布馬褂穿上，也跟着上墳地來。只楊杏園三人，站在雪地裏看土工築墳，墳穴面前，燒

着紙錢。他會遙遙看見何劍塵對墳穴脫帽鞠躬，走上前來，不問三七二十一，便在雪地上跪下去，對着墳穴磕頭。頭磕畢，便請人進屋去坐，說是外邊太冷，但是三個人都沒有理會。這墳地正在兩株樹邊，楊杏園靠着樹，眼看土工將土望梨雲棺材上堆去，心想，碧玉年華的美人，從此就和黃土同化，永不見天日了。人生至此，還有什麼意味？由此想到一切美人，想到自己，眼光直了，人也呆了。樹上積雪被風一吹，往下直篩，楊杏園的帽子上大衣上，鋪了一層很厚的白粉，那夾着雪陣的寒風，格外砭人肌骨，楊杏園不覺打了幾個冷戰。就是吳碧波何劍塵也覺寒風襲人，有些站不住。便拉着楊杏園道：外面太冷，我們屋裏坐罷。楊杏園惘然若失，一點兒不能自主。隨着腳步跟他們走，再進那矮屋子。那位王管理員這一會兒就更忙了，先斟上了一杯茶，彎着腰雙手捧着送到何劍塵手上，然後滿臉堆下笑來，說道：總裁大人，嘗嘗我們這個土味兒。何劍塵含着一口茶，被他一叫總裁大人，禁不住要笑，噗哧一聲，把茶噴了一地。只得假裝着咳嗽，低着頭咳個不休。管理員以爲茶裏有什麼東西，把他嗓子扎了，急得滿臉通紅，一句話說不出，在一旁只搓手。所幸何劍塵咳嗽幾聲，也就好了。管理員心裏一塊石頭，方才落下，趕忙又張羅着和吳碧波楊杏園倒茶。何劍塵目視吳碧波微笑不言，吳碧波卻板着面孔一點不笑。他說道：總裁！這鄉下的茶水，卻是別有風味呢。何劍塵心裏罵道：你這個促狹鬼，真是淘氣。他們正在這裏玩笑，楊杏園卻心裏十分不受用，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頭忽然昏起來。何劍塵看見，便道：杏園！怎麼了？你有點不好過吧？楊杏園道：是的，心裏只是要吐，頭昏得很。說着，便伏在一張桌子上。吳碧波道：你既然不好過，我們趕快回去罷。楊杏園道：我還要到墳前看看再走。說着，便東搖西擺的站起來，走了出去。這時，天上又在下雪了，他腳步本不穩，在雪上一走一滑，一陣耳昏眼花，站立不住，便倒在一尺多深的雪堆裏。何劍塵吳碧波在後跟着，都吃了一驚。屋子裏的園丁，看見有人跌在雪裏，趕忙跑上前，將楊杏園扶起。何劍塵吳碧波也趕上前，便問他：怎麼了？楊杏園搖搖頭道：心裏難過。何劍塵知道是中寒，把他擡進屋去，給他一碗開水喝了。楊杏園喝了一

口，一陣惡心，反而大嘔起來。吳碧波道：在這裏總不是事，快把他送回去罷。便向王管理員借了一條被鋪在馬車裏，將楊杏園扶上馬車，把被給他半墊半蓋着，叫馬車夫快點走。到家多給他幾個酒錢，馬車夫聽他說多給錢，就極力的打着馬走。楊杏園本來頭昏，被馬車一顛，人越昏昏沉沉的，一路之上，只是躺着，一聲不言語。進城到了家，吳碧波叫着長班，把他擡進屋放在牀上，用兩條棉被蓋着，然後用薑汁紅糖胡椒三樣，煎了一碗很濃的薑湯給他喝。楊杏園一路受了涼，犯了感冒，本沒有大病，蓋着大被，喝了薑湯，遍身發暖，出了一身大汗，鬆快了許多，便安然入夢。這時，已是晚上八點鐘，何劍塵要到報館裏去了，吳碧波也有事要走，便叫長班胡二進來說道：楊先生今天偶然感冒，料無大礙，不過他病初好的人，總要好好照應他一聲，你就拿一牀棉被，在這外面房間睡，多照應他一點罷。胡二答應了，他二人才放心走。這裏楊杏園一覺醒來，夜已過半，睜眼一看，桌子上的煤油燈，點着小小的燈頭，屋子裏昏暗不明，隔屋的煤爐子火也滅了，屋子裏的冷氣陰陰的，在枕上聽着院子裏的風，一陣一陣呼呼的響，接着紙窗上就是一陣聲音，好像人在院子裏抓了一把沙，對着屋子裏撒。他心裏猜着，這一定是檐下的雪，被風吹下來了，想起檐下那梨樹，在那風雪之中，那幾根枯幹，如何經得起，不知到明年可還能開花？再想起上年梨花如雪之時，正和梨雲相逢，如今滿窗殘雪，和梨花狼藉一樣。爲時幾何？美人已歸黃土。想到這裏，記得枕頭底下，還有梨雲一張小照，不禁拿起來看，只見梨雲含睇淺笑，呼之欲出，看着不忍釋手。恰好燈油已盡，那燈頭慢慢縮小，屋子裏也就慢慢昏暗，好像有個人影子。背後看，絕似梨雲坐在牀面前，自己身體飄飄蕩蕩，也好像和梨雲在一處，明知道梨雲死了，心想，我也到黃泉路上來了嗎？正是疑雨疑雲入夢遙，紙窗風雪正蕭蕭，燈昏被冷如年夜，蹴起離魂不耐消。

第二十三回

拈韻迎春詩情消小恙

放懷守歲旅感寄微醺

卻

說楊杏園似夢非夢病在牀上，彷彿靈魂離了軀殼，飄飄蕩蕩，只在雲霧裏走。遙遙的望去，山水田園，隱隱約約，都不很清楚。初看好像有一座大海，橫在前面。那海裏的波浪，堆山似

的湧了起來，那浪越湧越高，卻不是波浪，仔細一看，有一些是樓臺亭閣，有一些又像森林邱墓。正要看個究竟，一會兒，又成了大海，依舊是波濤起伏，凶險萬狀。自己便不敢望前走，回轉身來，又是一條很長的柳堤。堤裏面露出半截古廟，那廟裏噹噹響個不住，一陣很沉着的鐘聲，從柳樹林子裏穿了出來。自己心裏好像明白了許多，用手擦眼睛細看，原來自己卻還睡在牀上。那桌上的煤油燈，閃出淡黃的光來，滿屋子模模糊糊的，想是煤油已盡，夜深了。隔壁屋子裏的掛鐘，在這沉寂的境界裏，那擺滴答滴答，搖動得更響。慢慢的想到未睡之前的情形，才記起是給梨雲送葬出城中寒病了。這時，有一陣微微的呼聲，從隔壁屋子裏發出來，好像有人在外邊睡了。問道：是誰在外邊？便有人從夢中驚醒，在被窩裏答道：是我。楊杏園一聽，是胡二的聲音。知道一定是陪伴自己來了，也就沒往下問。心想，我這病一定是很厲害，不然也不至於有人看護來了。無端惹下這場病，這是何苦呢？胡二聽見他叫喚，便走了進來，在溫水壺裏，倒了一杯熱水給他。他就從被窩裏撑起半截身子來，接水喝了。睡的時候，倒不覺得，撐起身子來，方才覺得頭暈，噓了一口氣，便又睡了下去。頭一靠着枕頭，人就迷糊了。第二次醒來，窗子紙上，已經曬着大半截太陽。他慢慢的爬着坐了起來，頭還覺得有點發暈，便披着衣服，擁着棉被坐在牀上。見窗下桌子上，放着一大疊報，本想叫胡二弄點茶水進來，順便遞報過來看。無如他住的，是另外一個院子，和門房隔得很遠，決計是叫不到人的。一聽隔院子裏，鐵勺子敲着鍋，一陣亂響，微微的聞着一陣白菜煮肉的油香味。想道：難道快吃午飯了嗎？我真是睡得失曉了。自己在被上坐了一會子，沒有洗臉，又沒漱口，很不舒服，只得慢慢的穿起衣服，自行下牀。心想，幸虧是中寒的病，病得快，好得快，若是病上十天八天，也像這個樣子，不病死也把人煩悶死了。正想走出房去叫胡二，何劍塵卻一腳走進來，失聲道：咳！你卻爬起來了，你好

了嗎？楊杏園道：我本想還睡一會兒，要點茶水，一個人也叫不到，只得爬起來了。何劍塵道：我早就勸你搬出會館，你喜歡這個院子僻靜，老不肯搬。害了病，你就感到旅舍蕭條的痛苦了。我就去和你叫人罷。說畢，放下一捲紙，走出院子去了一會兒，何劍塵轉來，楊杏園問道：那一捲紙是什麼？何劍塵道：是春聯。楊杏園笑道：你還弄這個，太無聊了。不說起來，我也忘記時候了，今天是什麼日子？何劍塵道：今天是臘月二十三，是送竈的日子了。楊杏園道：二十三了嗎？單身作客的人，最容易忘記日子，沒有人提起，大概一直到響了爆竹，才知道過年呢。不過你也太媽媽經了，還鬧着貼起什麼春聯來？何劍塵笑道：我原不要貼的，我們那一位，一定的要辦。我想這事也有點趣味，只得弄起來。不過鶯聲燕語那些老套頭，未免太肉麻，所以又自己做了幾副，買了一些紙預備自己去寫。你常告訴我的養氣塞天地，養酒論英雄，我很喜歡他豪放，已把他預定下，算作堂屋門上的一聯了。楊杏園道：你大門口的一聯如何？我卻要看你的標榜。說時，胡二送着茶水進來，楊杏園一面洗臉，一面和何劍塵說話。何劍塵道：很難着筆。鋪張不好，拘謹又不好，我想總以四、五言爲妙。我現在想了十個字，就是猶守簞瓢樂，幸無車馬喧。不過我嫌他腐一點。楊杏園洗過臉，端了一杯茶，坐在躺椅上，聽着何劍塵的話，沒有作聲。雙目注視茶裏浮起來的輕煙，半天笑道：你下面用現成的陶詩，不如上面也用現成的論語，就是未改簞瓢樂罷。何劍塵道：總覺得有些頭巾氣，不好，你替我想一副罷。楊杏園呷了一口茶，將茶杯放下，睡在躺椅上，閉眼養了一會神，說道：我還不能思索，過了一、二天，再和你擬一聯。不過你臥室的一副，我卻和你想得了。何劍塵架着腳坐在那裏，端着茶杯搖搖頭道：這個更不容易，要從大處落墨方妙。楊杏園道：畫眉恰是生花筆，割肉親遺咏絮人。如何？何劍塵道：不好不好，一來我不姓張，二來我又不在總統府當什麼書記和侍從武官，一點也不相稱。楊杏園道：上聯表示你的風流，下聯表示你的滑稽，不很合嗎？何劍塵笑道：這樣說，你簡直是罵我打我了。我卻被生花兩個字，引起書房一聯，是抄詩愛用簞花格，沽酒拚消賣賦錢。楊杏園贊了一聲好，說道：你照樣送我一聯。何劍塵

放下茶杯，站起來，背着兩隻手在屋裏踱來踱去，復又坐下去說道：「有了吟詩小試屠龍手，賣賦消磨倚馬才。」楊杏園笑道：「你這也是罵我打我了。」說着，咳嗽了幾聲。何劍塵道：「該打！我只顧和你說話，忘記你是一個病人了。」楊杏園道：「不要緊，痛痛快快的談話，也很能提起人的精神，比較我一個人坐在這裏發悶，還好得多呢。」何劍塵道：「我原是沒有工夫，因為要看看你的病，所以遠個灣到你這兒來。明天我們南方人過小年，我叫我們太太親自燒兩樣江蘇菜，和你作一個長夜之飲，去不去？」楊杏園道：「謝謝！你們小夫妻在一處淺斟低酌，多麼有趣！夾上一個插科打諢的，有什麼意思呢？」何劍塵卻再三的說：「一定要他去。」楊杏園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以為明天是個小年，我一個人在家裏必定會發牢騷。其實，到了歲寒日暮的時候，看見人家一籃一籃的年貨往家裏拿，隨時可以發生感觸的，何必一定限於明日晚上？早幾年呢，我確乎是這樣，現在外面一個人鬼混慣了，卻不發生什麼感觸了。」何劍塵知道他的脾氣古怪，見他不去，也就不勉強，談了一會自去了。楊杏園一個人在屋子裏到反顯得疲倦，飯也懶得吃，也懶起來走動。只買了一包餅乾，躺着喝茶，隨便吃了幾片。雖然口裏說沒有什麼感觸，看見何劍塵正式的過年，又鬧着貼春聯，一想起自己的失戀，人家的家庭那樣快樂，就不能無動於中了。自己也怕越想越煩，便在書架上抽了一本陶靖節詩集看看，不到三頁，隔壁院子裏，噤噤噤發出一片拉胡琴的聲音。那胡琴拉的非常之慢，頭兩下聽去，好像是六工六尺工尺，拉到第三下，便停了半天，拉一個字。聽去老是噤噤噤，啞啞啞，接上就有人唱。我本矢惡弄崗，散淡的倫拉。聽進耳朵去，十分難受。害病的人，原怕人吵鬧，這種初上手的胡琴，好比用鐵鏟子刮鍋煤煙的聲音，最是刺耳。楊杏園皺着眉毛，實在沒奈何。這時，胡二恰好進來泡茶，他便問誰在拉胡琴？胡二道：「是徐二先生。」他一聽，立時想了個調虎離山計。便道：「你去告訴徐二先生，說我有一封給蘇議長的信，請他來給我膽一膽。」胡二答應着去了，不一會兒，徐二先生果然來了。說道：「杏園，你好闊呀！居然寫信給蘇議長了。」我就原知道你們鏡報後臺的九號俱樂部，是一條好路子，如今果然要望上巴結

了。說着，把手掩着半邊臉和嘴，就着楊杏園的耳朵說道：你寫信給他，是不是問他弄幾文過年費？楊杏園心裏想着，既然騙他來了，若要否認，他一定要惱，不如騙他騙到底。說道：那卻不是，只因爲他現在要保一大批簡任職，和薦任職，我想要求他在名單上加上一個名字。徐二先生道：你和他够得上這個交情嗎？楊杏園道：我有一個朋友，和他有交情，我不過託朋友間接說情罷了。徐二先生聽他是間接的，便道：我說呢，你那裏會認識他？他家裏闊極了，有八個會客廳。除了一個洋會客廳，專會洋人之外，還有一個內客廳，專門是招待我們院裏人的。有一天，我們科長叫我送一封公事去，他就在內客廳裏會我。他的記性真好，一見面，就能叫我的名字。究竟做議長的，腦筋和別人不同，你想，我院裏單是議員就有八百人，若不是有本領的，那裏能認識許多呢？而且他那個人又最客氣，待院裏的屬員，就像家裏人一樣。那天還拿了兩匣埃及煙出來，親自遞了一根給我。楊杏園道：原來你和蘇清叔，有這樣好的交情。怎麼他不把你的差事升一升呢？徐二先生道：照交情幫忙，本來可以說得過去，然而呀，這裏面也有分別。楊杏園叫他來，意思原是教他停止拉胡琴，那管他議長家裏什麼事？如今見他的嘴轉不過灣來，正好把他的話撇開。便道：日子真快，今天已是送竈的日子了。你們快放假了吧？徐二先生道：我們放了兩天假了。這幾天沒事，我正想找你教我填詞呢。楊杏園道：這個我也不會，我把什麼教你？徐二先生笑道：論起作詩，我還可以對付着和你談談，填詞我實在不懂。我今天在書攤子上買了一部殘的詞書，回來一看，老念不上句，念去七個字不像七個字，五個字不像五個字，也不知押什麼韻。我看了半天，一點摸不着頭腦，我這就拿來，請你教給我怎樣念法？說着，就去了，一會兒工夫，徐二先生拿了兩本書來，交給楊杏園。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兩本木刻版的花間集。隨手一翻，裏面掉下兩張名片，徐二先生彎腰檢起來一看，說道：哎！啻！叫我好找呀！連忙便揣在衣襟裏。楊杏園道：兩張什麼東西，這樣要緊的收起來？徐二先生道：是兩張闊人的名片。前天何次長的老太太生日，我也前去送份子的。吃過酒之後，回頭我們就看戲。何次長兩位令弟也在那裏，卻和我

坐在一排椅子上，一談起來，我中學堂裏的老師，也當過他們學堂裏的教員，論起來，我們竟是同學。大家就交換名片，我一看他們的官銜，一個是存記的道尹，一個是關監督，都是簡任職，真是同學少年都不賤了。楊杏園道：你們又沒同在一个學校讀過書，怎麼算是同學？徐二先生道：不然，從前同拜一個老師的，都稱為師兄弟，現在我的教員，當過他的教員，和同門拜老師一樣，怎麼算不得同學？你還不知道呢，他兄弟兩個，和氣得很，一見就要我換帖。我想，他們都是簡任職，我連一個薦任職，還沒有巴結上，怎樣可以和家人家換帖？所以我極力推辭，不肯奉命。不過他兩個人給我的名片，很算得我一種交際上的紀念品，我就留下來了。楊杏園聽他說話，一面將書翻着，只見書的總序後面，有半頁白紙，上面行書帶草，寫了十幾行小字。字雖寫得極小，但是筆法秀麗，看得很是清楚的。把那段文字，從頭至尾一看，卻是一段小跋，寫的是：

孟夏日永，端坐多暇，作繭餘熱，搗麝成塵，顧影自憐，徘徊几榻。因檢點舊笈，收拾殘篇，閒取一卷，自遣愁悶。忽得是書，重觀先人手澤，猶憶十三四歲時，先嚴賜果案前，撫髮燈下，常為指點四聲，口授誦詠。時窗外月落梧桐，風傳蟋蟀，嬌笑慈問，秋漏每盡，一展斯篇，依稀如夢，釋卷憮然，不期雙袖之濕也。浴佛前一日，就槐陰窗下，磨陳松煙墨，隨筆。

楊杏園念了一遍，不覺失聲道：竟是一篇六朝小品，好清麗的文字！再看那段文字下面，印了一顆小圖章，是兩個篆字。看了半天，認出那篆文，是冬清兩字。心想，看這文和這個印章，一定是個女士了。照我看來，一定還是幾十年前的大家閨秀哩。便問徐二先生道：你這書從那裏來的？徐二先生道：花三十個子兒，在琉璃場書攤子上收來的。楊杏園道：世上的東西，真是沒有一定的價值。有人愛他，就當着珍寶，沒有人愛他，就只值三十個子兒了。徐二先生不懂他的意思何在？還想問呢。有人在院子裏喊道：徐二先生在這裏嗎？徐二先生道：你別忙，我就來。反正和你打起兩塊頭子錢得了。那人道：那末，我就去催他們了。楊杏園問道：什麼人邀頭？徐二先生道：說

起來好笑，就是住在隔壁屋子裏，劉議員的兄弟劉子善，這一些時逛起來了。昨天晚上，有兩個學生又帶了他去逛二等，慫恿着他快活一夜。他正和哥哥耍了幾塊錢，身上帶着六塊，一時高興，就答應了。那兩個就拉他在一邊，教他放下三塊錢，又教他回去換一身小衣服再來。劉子善都照辦了，回到會館，他一聲不響，自在屋裏換小衣。忽然聽到我屋子裏的鐘，已經敲了十二下。心想，往日這時候都睡了，今天還要出去呢。換衣服的時候，打開皮夾子一看，只剩三塊錢。又心想，要買好多東西都沒買，這樣的花去三塊，豈不冤枉？今日若是早睡一刻，就省下來了。越想越心痛，越心痛越捨不得。就和那兩個學生吵着，要去退錢。兩個學生被他吵不過，只得和他去了。那窰姐兒當然不肯，劉子善哭喪着臉，說要告訴他哥哥。兩個學生又怕劉議員知道了，說好說歹，退回來了。兩塊錢。還差一塊錢，兩個學生就替他邀一場小麻雀牌，給他抽頭抽出來。我就是四角之一。楊杏園笑道：胡說，沒有這樣的怪事。徐二先生道：你不信，回頭我們打牌的時候，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楊杏園笑道：他哥哥劉續本來是個新補的議員，來自田間，爲日無多。他這兄弟，當然是個老土了。老土花錢，沒有捨得的，你說的話，也許可以打對折相信。徐二先生道：說了半天，你還是疑信參半，我不和你辯論了。那裏還等着我呢。說着，自去了。楊杏園一人坐在屋裏，將那本花間集打開，見是哀感的句子上，或是用紅筆，或是用黑筆，都圈兩個圈。看了這本，再看那本，都是一樣。心想，這冬青女士，一定是個傷心人，所以遇到哀感的句子都表示同情。由此類推，他一定也是個女詞章家了。翻着書，隨手打開一頁，只見書頁裏面，夾着一張紙條。條子上，寫着兩首七絕：

淨水瓶兒綠玉瓷，秋花斜插兩三枝，移來幾點梧桐雨，愁煞燈前李易安。

霜後黃花不忍看，銅屏紙帳潤秋寒，晚來幾點梧桐雨，愁煞燈前李易安。

楊杏園念了兩遍，看看那個筆跡正和那位題跋的冬青女士一樣無二。心想道：這位女士何怨之深？看他後面一首詩，卻是崇拜李清照的，詞一定填得好，我來翻翻看，書裏面可還有他的大作？想着，把書亂抖的一陣，卻是

沒有。在睡椅上，拿着那紙又念兩遍，心想，清麗得很，我卻做不上來。這樣的女子著作，我還不多見呢。他一人在這裏想得神，無如隔壁院子裏，嘩啦嘩啦，那打牌的聲音卻鬧不休。楊杏園被麻雀牌的聲音吵不過，心裏很是煩躁，便放下書慢慢的走出來，到隔壁院子裏去。走到劉子善的屋子邊，由窗櫺朝屋裏一看，徐二先生等四個人，正在那裏打牌。那劉子善卻背着手站在一邊看。楊杏園情不自禁的，也就走了進去。徐二先生一回頭，說道：你是最不願意走進別人屋子的，怎麼來了？楊杏園笑道：你們能打牌，我一看還不行嗎？說時，這劉子善早客客氣氣的遞過一枝煙捲來，楊杏園接着煙捲道：我們同住一個會館，不必客氣。劉子善又擦了一枝火柴，遞給楊杏園。他只得接過來，燃着煙捲吸了一口。這一吸，不打緊，幾乎把嗓子都嗆斷了，不由得咳嗽了一陣。這煙味又辣又燥，也不知道是什麼煙，拿在手裏卻不敢吸，劉子善卻毫不爲意，自取了一枝在手上，在抽屜裏翻出一把剪刀來，將一根煙捲，剪成三截，把兩截放在窗臺上，另外在窗臺邊水煙袋上，取下一枝紙煤筒來，啣在嘴裏當煙嘴子，卻把一截煙捲塞在筒子裏燃着吸了，他吸了一口，由鼻子裏噴出兩道青煙，然後問楊杏園道：這兩天和家兄談過嗎？楊杏園道：我這幾日身體不好，不很出來，沒有會到令兄。劉子善道：本來也不容易會到他，就很忙，昨日晚上，他一點多鐘才回來，今天上午就在什麼堂吃飯，聽說是內務總長請的。兩點鐘還有一餐，晚上八點鐘，是他們黨裏請客，吃的地方就更奇了。說是在前門火車上，吃外國菜。當議員的雖沒有品級，照我看和總長都是並肩一樣大。不談別的，這口福就不小了。楊杏園一邊聽劉子善說話，一面看牌，順手就把手上的煙捲，扔在地下。劉子善看見還有一大截煙，楊杏園就仍了，心裏怪難受的，想檢起來吧？又有些不好意思。眼瞧着那半截煙，只是轉個不住。這時，桌子上已經成下來了一個三翻，卻只抽四個子兒的頭錢。劉子善嫌太少，便不依道：像你們這樣抽頭，什麼時候，才可以抽到一塊錢？桌子上有一個人笑着說道：沒吃沒喝的場面，就只有這個樣子。劉子善不知人家是玩話，說道：我家兄在黨部裏打牌，吃喝都是自己的，爲什麼一回頭錢，就好幾十

塊呢？那人又笑道：人家是抽頭給聽差的，你呢？不是議員的，本家老爺嗎？徐二先生最是要聯絡議員的人，就不肯得罪議員的兄弟，覺得那人的話太重了，便道：劉先生原不是邀頭，不過我們湊一個茶圍錢，鬧着好玩罷了。那人將牌一推道：我不要議員寫介紹信，我不聯絡這樣一個臭本家老爺。說着，氣憤憤地走了。大家面面相覷，一場沒趣。楊杏園也就忍着笑走出來。剛走到院子裏，只見那劉續議員，忽忽的在外面進來，手上拿着一根司的克，一搖一擺的走。看見楊杏園，便對他招手道：來來！我有一段好新聞告訴你。今日下午，陳總長在忠信堂請議員，楊先生知道嗎？楊杏園道：不知道。劉續走到他身邊，低着聲說道：陳子餘的總長，都在我們手板心裏，他不能不聯絡我們。在候補議員裏面，大半都是不很熟悉政局的，惟有我一人能在黨裏拉攏幾十個人，卻有幾分怕我。此外，我還有一條消息告訴你，也是很重要的。昨天我們黨部裏開會，我被舉爲十二幹事之一，這兩條務必請在貴報登一登。楊杏園隨口答應道：可以的。不過我的記性不好，恐怕忘了，最好請你做一篇稿子送來。劉續道：好，回頭我就編一篇送來。我還有許多建議案，還沒有修改好，等修改好了，也可以送到貴報，儘先發表。我這個提案和中國前途，都大有關係，不可藐視。其一是中國無宗教，不足以正人心，端國本。請立大同教，以孔子爲大同教主。其二，請咨達政府，令全國各學校，不得作白話文，以中文爲主，洋文爲賓，庶幾合乎聖人用夏變夷之旨。其三，今之代議士，皆爲全國之俊彥，今在立法機關，爲人民代表，固位置極優。一朝任期終了，仍爲平民，頗非國家愛惜賢才之至意，應一律給予簡任職。其有繼任議員，或轉爲官吏者，固不必論。否則，應逐年給予養老金。以上三件，是我提案裏面最重要的，足下看看好不好？楊杏園道：很好，都是應該提出的。劉續道：老實告訴你，我們黨裏這一百多人，我都可以指揮。原因就是因爲我既能做文章，發言又有道理。楊杏園道：貴黨有許多，那在國會裏面，實在有一部份勢力。貴黨部現設在什麼地方？劉續道：在土地廟九十九號，昨天還在那裏開全體大會呢。楊杏園道：不是吧？那個地方，是我一個朋友家裏，我很熟悉。他雖是一個議員，屋子不過兩進，除了自

己家眷在後一進外，另外一進，只有六間整屋子，常常有幾個議員在那裏打小麻雀牌玩，似乎不像一個黨部。一百多人，怎樣好在那裏開會？劉續紅着臉道：「那個地方，原不過爲二三同人打牌叫條子消遣之所。開起會來，我們還是在議院休息室裏的日子多。」楊杏園覺得他的話很多，這樣朔風怒號的冬天，老和他在院子裏站着，病後的身子可有些撐支不住，便道：「沒有事，請到我那邊屋子裏坐坐。」說着，和他一點頭，便走回自己屋子裏去。他想一想，這樣的人，還是議員裏面的頂兒尖兒，這話也就真難說了。由那劉議員想到自己，由自己又想到這天寒日暮的境況，未免愴然有感。到了晚上滿城的爆竹，陸陸續續響起來，這是人家送竈的時候。想起故園今夜的情景，越發感慨重生。病雖好了，身體本來還有些疲倦，晚飯都懶得吃，就去睡了。到了次日，身體完全恢復，加上雪後天晴，地下的塵土，都被化的雪水沾濕了，雖有些風，卻刮不起來。天氣清朗了許多，人的精神格外好，就依舊做起事來。這天，何劍塵吃飯之約，也就因爲晚上在報館裏已恢復工作，到底沒有去。在客邊的人，看見人家忙着過年，雖然有些一年將盡，萬里未歸的感想，但是轉想到不用得辦什麼油鹽柴米，也不用得結什麼年帳，度什麼年關，卻也痛快得很。這會館裏的董事，本來是守舊人物，到了二十七日，大門口就貼起花箋春聯來。大門口的對過，本有一個小水果攤子，如今卻收了水果，擺着大大小小許多花爆。大門旁邊，原有一個賣卦的老道，這幾天，老道也收了籤筒卦牌之類，桌子上擺着一大碗池墨汁，幾枝大筆，堆了許多紅紙，他身後的白粉牆上，釘了兩根釘子，繫了一根麻繩，繩子上用小木籤子，夾着許多紅紙對聯。什麼皇恩眷浩蕩，什麼鶯聲燕語報新年，什麼爆竹一聲除舊，這一類的話，寫了許多。牆上另貼一張紅紙，寫着一尺見方書春兩個大字。這些事情，一經看見，覺得年就在眼前了。到三十這一日，就有許多朋友約他去過年，他都辭了。下午沒事，身上帶着十多塊錢，在琉璃廠閒逛。在各家舊書攤子上翻舊書，看見好的，就買了下來。沒走幾家，就夾着一大包書。倒過一家花爆店，看見許多人在裏面買花爆，買的正熱鬧，順腳走進店去，情不自禁，也買了些。掌櫃的一算帳，倒

有兩塊多錢，這才覺得錢多了。但是既無意中買了，就是沒有用，也只好帶回去。到了家裏，將書擺在書架上，一看上兩個星期買的書，放在那裏，還有沒翻的呢。自己一想，今天花這些個錢，把書買來，不又是擺樣子嗎？但是自己也明知道這樣，可是在書店裏翻書的時候，覺得那一部都應該看一遍。就是一路回來也不能放過，坐在車上，還要打開來看幾行。一到了家裏，擺上書架子，就不知那天有工夫再會了仔細一想，卻也是不可理解的一樁事。一面擺書，一面想着，自己也笑起來了。擺定書，坐了一會，忙慣了的人，今天一點事沒有，倒反覺得慌。便背着手，走出大門，只見那些辦年貨的，在街上來來往往走着，看了也很有趣，一直到天色已黑，萬家燈火，他才回去。這時，屋子裏鐵爐子，火正燒得興旺，便靠近爐子，拿了一本十八家詩鈔就燈下看。一個人在屋子裏，自然是很沉靜，聽聽屋子外邊，震天動地的爆竹，已經東應西響起來。坐了一會，有些不耐煩，便推開門在院子裏望望，只見天色漆黑，院子裏的東西，幾乎看不清楚。伸出手來，雖然很冷，可是也沒有什麼風。有時屋頂頭上響一聲，在黑暗的空中射出一道火燄，正是人家在放沖天礮。這時，那胡二兩個孫女兒，一個孫子，一個人提着一個小紅紙燈籠，燃着一枝香，也在院子裏放小爆竹。過一刻兒，拍的一下，三個小孩子，幌着那燈籠，跑來跑去，卻是有味得緊。楊杏園看見，忽然一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和街坊小孩子鬧的玩意兒，正是一樣。回頭一想，不覺就是二十多年了，真是做夢一般。在院子裏徘徊着一會兒，胡二已經送上飯來，因為楊杏園向來不吝惜小費的，所以他們過年這一天，也格外孝敬一點，有四個碟子，兩碗菜，一個小火鍋，另外一把小錫壺，燙了一壺酒。這些東西，都給放在外邊屋裏桌子上，又給他找了兩個洋瓷蠟臺，點了兩枝紅色的洋蠟燭。楊杏園一看，心想：道難為他們，到有些意思。這時，屋子裏爐火熊熊，紅燭高燒，茶几上兩盆梅花，烘出一陣一陣的香味，加上桌上的筷子酒杯，都已擺好，不覺也有點酒興，便端了一把椅子，對着梅花坐了，斟上一杯酒，喝了一口。這時，爆竹的聲音，越發一陣緊似一陣了，雖然一個人自斟自飲，卻是今天是大年三十夜的觀念，一刻也去不了。看見剛才看的

十八家詩鈔，還在旁邊桌子上沒有收起，又未免記起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的句子，便將一枝洋蠟燭移在身邊，拿了一本詩擺在面前，一邊喝酒，一邊念詩。不知不覺一小壺酒都喝完了。火鍋裏的菜，也吃去一大半。篋子一放，這才覺得有點兒醉。胡二爲他這一頓吃得久，已經來過三四次了。這時，又來了，見他一人在屋裏徘徊，便道：館裏有幾桌牌，楊先生不來一個嗎？大年下，熱鬧意思。楊杏園卻只笑笑。胡二倒了茶水，收拾碗筷去了。楊杏園也踱出院子來，一看天色，比先更黑，半空中花爆的火燄，也比前更多。隔壁鄰居，爆竹剛剛放完，一種硫磺氣，穿過牆頭來，猶自未消。剛才一會兒圍爐酌酒的時候，不覺任興喝去。喝過了，腦筋未免昏昏的，就是身上也微微的出了一些汗。如今在冷的空氣裏站着，又聞着爆竹氣味，精神倒爲之一快。想起今天買了兩塊多錢花爆，還放在書架子下呢。便叫胡二督率兩個小夥計，搬了出來，在院子裏放。他們聽說放不要錢的花爆，都點着一根香，很高興的來放。楊杏園背着手，站在廊檐下，朦朧着醉眼看人家放爆竹，滿院子都是硫磺味，卻也有趣。爆竹放完，夜也深了，那遠近的爆竹聲，仍舊斷斷續續，鬧個不了。他坐在屋子裏聽着，想着平常聽人家放爆竹，很是討厭，今晚聽到放爆竹，卻別有一種趣味，這也就不可言喻了。坐了一會，酒氣還沒全消，便倒在牀上，起初還閉着眼睛聽爆竹，後來漸漸就不聽見。

第二十四回 新句碧紗籠可憐往事 錦絃紅袖拂如此良宵



楊

杏園一覺醒來，已經另是一年。那窗戶紙上的太陽，又下來大半截了。漱洗已畢，喝着茶，想了半天，有一樁事好像沒辦，想了一想，原來是沒有看報。這時，忽聽見吳碧波的聲音在外面喊道：恭喜恭喜。說完了，人已經進來了。楊杏園道：你這嶄新的人物，還好意思拜年？吳碧波道：人家都以為過年好玩，我反覺得今天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昨晚上一打了一夜的牌，天亮了，又無可消遣，便和幾個打牌的，專門走

小胡同看人家門上貼的春聯，這種事情，好像很無聊，其實，有趣的很。譬如介紹傭工人家的門口，貼着瑞日芝蘭光甲第，春風棠棣振家聲。又像壽材店門口，貼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牛頭不對馬嘴，卻是偏偏又有些意思。仔細一想，不由得你不發笑。楊杏園道：這一早晨，你們都是幹這個玩意嗎？吳碧波道：糊裏糊塗一跑，由北城到南城，走的路實在不少，可是好的對聯，卻不過一兩副。他們到了南城，逛廟去了，我卻來找你。楊杏園道：去年何劍塵拿着許多紅紙回去，大概寫了不少的對聯，你何不去看看？吳碧波道：你也閒着沒事，我們一道去談談，好不好？楊杏園正在無可消遣，也很同意，便和他一路到何劍塵家來。走到門口，並沒有看見貼春聯，卻有兩輛人力車，放在大門邊，好像是等人的樣子。楊杏園道：我不進去了，這不是他家裏來了客，就是他夫妻兩人要出去。何苦進去掃人家的興？一言未了，只見何太太穿了一身豔裝，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一位二十開外的姑娘，長髮堆雲，圓腮潤玉，雙目低垂，若有所思，皓齒淺露，似帶微笑。不事脂粉，愈見清癯。他身上穿了一件瓦灰布皮襖，下穿黑布裙子，肩上披了一條綠色鑲白邊的圍脖，分明是個女學生。和何太太豔裝一比，越發顯得淡雅。何太太一眼看見楊杏園和吳碧波，便道：請家裏坐。劍塵在家裏，我不久就回家來的，回頭我們再打牌。說着，他和那位姑娘坐上車子，就拉起走了。楊杏園道：很奇怪！他家裏那裏來的這一位女學生？看他樣子，樸實得很，絕不是何太太的舊姊妹，也不是何劍塵的親戚。這卻教人大費思索了。兩人走進門，直往何劍塵書房裏走去，只見他面前桌上，擺着兩個圍棋盒子，一張棋盤，一本棋譜，他眼睛望着棋譜，一隻手兩個指頭，夾着一粒棋子，不住的在桌上扳，一隻手伸在盒子裏抓棋子。全副精神，都射在棋盤上，兩人走了進去，他並不知道。一直等他們走到桌子邊，擡頭一看，兩手推開棋盒子，才笑了起來。楊杏園道：尊夫人剛才上車，想是逛廟去了。你怎麼不前去奉陪？何劍塵道：他是去拜太師母的，我怎麼好陪着去？楊杏園道：你又信口開河，他那裏來的太師母？何劍塵道：你們剛才進來，看見他身後還有一個人沒有？吳碧波道：不錯，他後面跟着一個女學生。何劍

塵笑道：那就是他的先生，有先生自然就有太師母了。楊杏園道：這一位女西席，是幾時請的？怎麼我們一點兒不知道？何劍塵道：說來就話長了，有一天，我在敝親家裏閒談，說到女子的職業問題，我敝親告訴我，說正是要緊的事，不過不可本事太好了，太好了，就怕沒有飯吃。我說：這話太玄。我就問：這是什麼意義？他就說：現在有個女學生，書也讀得好，字也寫得好，他丟了正經本領，只靠繡花賣錢吃飯，你想，這不是本事太好的不幸嗎？我就問：這是什麼緣故？他說：這個女學生，原是庶出的，父親在日，是個很有錢的小姐。後來父親死了，嫡母也死了，他就和着他一個五十歲的娘，一個九歲的弟弟，靠着兩位叔叔過日子。兩個叔叔，一個是僉事，一個還做過一任道尹，總算小康之家，不至於養不起這三口人。無如他那兩位嫡母，總是冷言冷語，給他們顏色看。這女學生氣不過，一怒脫離了家庭，帶着母親弟弟，另外租了房子住了。他母親手上，雖然有點積蓄，也決不能支持久遠，他就自告奮勇，在外面想找一兩個學堂擔任一兩點鐘功課，略為補貼一點。無如他只在中學讀了兩年書，父親死了，因為叔叔反對他進學校，只在家裏看書，第一樣混飯的文憑就沒有了。楊杏園道：教書不是考學校，只要有學問就得了，何必必要文憑？何劍塵道：你不知道，他那種沒有聲譽的人，私立的中小學校，不會請他。公立的學校，他們又有什麼京兆派，保定派，許多師範畢業生，還把飯碗風潮鬧個不了，沒有文憑的人，他還不挑眼嗎？所以我說的這位女學生，他就情願收拾真本領，幹些指頭生活。我聽了敝親說，很為惋惜，就說內人正打算讀書，他如願意做家庭教師，我可以請他。我敝親以為是兩好成一好的事，一說就成了。其初，我也不過以為這位女士，國文清通而已，不知他的本領如何？況且他又很沉默的，來了就教書，教了書就走，沒有談話的機會，我也沒有和他深談。一直到了前五天，我們送了他一些年禮，他第二日對內人說：他沒有什麼回禮的，新畫了一張畫，打算自己掛，如今就算一種回答的禮品，請我們不要見笑。我將那畫一看，是一幅冬居圖，師法北苑，筆意極為高古，我就大為一驚，不料他有這樣的本事。後來我又在上面看見他題了一闕詞，居然是個作者。楊杏園笑

道：你把那個西席誇得這樣好，恐怕有些言過其實！何劍塵發急道：你不肯信，我來拿給你看。說着，跑進裏面去，捧着一塊鏡架子來。把那鏡架子放在桌上，用手一指道：你瞧，你瞧！楊杏園一看，果然是一幅國粹畫的山水。畫的上面，有幾行小字。那字是：

窗外寒林孤潔，林外亂山重疊，地僻少人行，門擁一冬黃葉。

檐際幾堆殘雪，簾外半鈎新月，便不種梅花，

料得詩人清絕。

楊杏園道：這詞本不算惡，在如今女學生裏，有能填詞的，尤其是不多見。說着，一看畫上面，有一塊鮮紅的小印，刻的是隸書，是冬青兩個字。他不覺失聲道：咦，奇怪！這個名字，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但是一時想不起來。便問道：他姓什麼？何劍塵道：他姓李，你認識他嗎？楊杏園偏着頭想了一想，說道：認識，我是不認識，只是這名字，我好像在那裏見過。吳碧波道：這有什麼可想的？這位李冬青女士，既然是個詞章家，難免向報紙雜誌上投稿，大概你在報紙上遇見他的作品了。楊杏園道：也許是這樣。吳碧波笑道：劍塵夫人有這樣一個好先生，將來一定可限量。可是待先生要既恭且敬才好呢。楊杏園道：這一層，我想一定不會錯的。你只看這一幅題詞和畫，用描金紅木鏡框子配起來，真是碧紗籠句呢。其他可想了。何劍塵卻只笑笑，依舊把畫送到裏面去了。一會兒，何劍塵家裏的老媽子，搬出許多年果子來，何劍塵一皺眉道：不要這個，趕快收了去，把昨日蒸好了的那些鹹東西，可以切出幾碟子來。說到這裏，對吳碧波道：看你們的神情，大概還沒有吃飯，煮一點兒麵吃，好不好？吳碧波笑道：你剛才要把年果子收了去，我原就老不高興，如今有麵吃，我自然是願意了。何劍塵便吩咐家裏人辦去，又笑道：不是不給年果子你們吃，這種東西，實在太俗，也沒有什麼好吃。吳碧波道：這樣說，你又何必辦在家裏呢？何劍塵道：等你娶了老婆，你就會知道所以然。這都在奶奶經上，多少章多少條規定的呢。不多一會，老媽子果然端上八碟臘肴素菜之類，和一小壺酒來，三人一面喝酒，一面說笑，說了一陣，又說到這位李冬青女士身上。

來。楊杏園問何劍塵道：你們嫂夫人，既然去拜太師母的年，怎樣這位先生倒在你們家裏？何劍塵道：他們也是前世的緣分，這位先生和這位高足，簡直不能隔一天不見面。李女士是前天在這裏教書的，昨日過年沒來，今天他在家裏預備了許多吃的，怕內人不去，就先來接他了。吳碧波道：他上面是個孀母，下面是個弱弟，一個人長此維持下去，恐怕不容易吧？何劍塵道：現在他自由自主，不過負擔重些，倒不要緊。從前靠着他叔叔的時候，十分可憐，前不久的時候，他曾做了幾十闕小令，敘述他的境況，題爲可憐詞，可惜他不肯拿出來給我。但是由剛才你們看的那首詞而論，已經值得碧紗籠了。那末，他的可憐詞，可想而知，可憐的往事，也就更可知了。楊杏園道：文字爲憂患之媒，這位女士，要是不認識字，糊裏糊塗的過去，或者不會這樣傷心。何劍塵道：你這話也有相當的理由，我卻也承認不錯。說到這裏，劍塵的夫人已經回來了。何劍塵道：你怎麼回來得這樣快？何太太道：我知道三差一趕緊回來打牌來了。楊杏園笑道：愛老師，到底不抵愛打牌。何太太道：我這個老師，也不能再教我這個無用的學生了，他要到學堂裏，真做老師去了。何劍塵道：那個學堂要請他？你怎麼知道的？何太太道：也是老太太說的，還叫我問你可以去不可以去？說是個什麼教戲子的學堂，難道唱戲的還要進學堂嗎？何劍塵道：唱戲的怎麼不能有學堂？有一天，在街上過，你看見一大班孩子，一律穿着黑布馬褂，藍布棉袍，戴着青布小帽，在人家屋檐下，梯踏梯踏的走，那就是唱戲的學生。你還問我呢，這是那家大店裏，這麼些個徒弟？我就說是唱戲的，你忘了嗎？何太太道：孩子唱的戲，我也看見過。臺上扮起小生小旦，都很俊的。那些孩子，就像苦兒院裏放出來的可憐蟲一般，面孔黃黃的，拖一片，掛一片，你說是唱戲的，我有些不信。楊杏園笑道：你們所辯論的，都是文不對題。剛才嫂子所說的戲子學堂，決不是科班。那種十八世紀思想的科班社長，字還不讓學生好好的認，那裏還會請女學生去當教員？我猜所說的戲子學堂，一定是那個愛美戲劇學校。吳碧波道：或者是的。不過愛美戲劇學校的內容，我是知道的，有許多候補教員，候缺還沒候上，也不至於另外請人吧？若是那裏真請

人，我想這位李女士教了一點鐘，第二點鐘就決不肯上堂。何劍塵道：其故安在？吳碧波看見何太太在這裏，那句解釋的話，卻不便說。只說道：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那裏面男女學生是沒有界限的，算了罷，不要望下談了，我們打牌罷。楊杏園道：我的病剛好幾天，我不能久坐，我不打牌。何太太並不理會他這句話，一陣高跟鞋子響，早跑到裏面屋子裏去，捧出一個方匣子來。那老媽子聽說打牌，趕快就把桌子擺好，並不用得主人吩咐。何太太將匣子蓋打開，嘩啦啦一聲，早倒了一桌子麻雀，便嚷着道：坐下！坐下！楊杏園站在桌子犄角邊，用手撫摸着牌口裏說道：我不能久坐，我不來吧？吳碧波道：坐下得了，不要客氣罷。楊杏園一面坐下，一面笑道：真來嗎？那就不必拈風了，我就坐這裏罷。何劍塵笑道：口裏說不打牌，手上已經打起來了，凡是說不打牌的人，都是如此吧？說着，四人便打起麻雀牌來，這一場牌，直打到天色漆黑方才休手。何劍塵又將家裏現成的酒菜，搬了出來，請他們吃晚飯。吳碧波因一晚沒睡，就先進城了，楊杏園又說笑了一陣，方才回家。到了次日，依舊在假期中，無非看看書，打打小牌，一混就是三天。這日上午，天氣晴和，又無大風，心想：天天望假期，到了假期裏，又是這樣瞎混過去了，真是可惜！正在這裏盤算，只見舒九成走了進來。楊杏園道：哦！好幾天不會了，我聽說你忙得很啦！舒九成道：對不住！你害病的時候，我正到天津去了，我昨天回來，才聽見說的。今天在遊藝園包了一個廂，請你聽戲去。楊杏園道：你向來不愛聽戲的，怎麼會包起廂來？舒九成道：那裏是我包的，這是衆議院那班羅漢包廂，捧謝碧霞的，今天他們包了廂，臨時有事無人去，就作個順水人情送給我了。楊杏園道：我正無事，既然有現成的包廂，我就陪你去。舒九成道：那末，我們就走罷。兩人走出大門，只見一輛汽車擺在門口。舒九成道：你就坐我的車罷。楊杏園笑道：你很忙，非坐汽車，是忙不過來。我早就這樣建議，你以為我是說俏皮話哩。現在怎麼樣？舒九成道：其實，也是生活程度各人自己擡高起來。若是沒有汽車坐，就不作事嗎？兩人坐上汽車，不消片刻，就到了遊藝園，走進坤戲場包廂裏面。舒九成前前後後，就扶着帽子，和人點了，好幾回頭。楊杏園道：包廂裏面，你那裏有許

多熟人？舒九成低低的說了五個字，這都是羅漢。楊杏園聽他這樣說，也就微笑不言，便和舒九成坐下去看戲。這天謝碧霞正演的是廣寒宮，先是梳着高髻，穿着宮裝，一會兒臺上大吹大擂，奏起喇叭銅鼓的軍樂來。謝碧霞改了西洋裝，穿着極薄的跳舞衣，在臺上作單人跳舞。舒九成對於戲之一道，本來就是十足的外行，而今一看宮裝的仙人，變作西洋跳舞，一跳就是好幾千年，越發莫明其妙。便問楊杏園道：這演的是那一段故事？楊杏園道：我也不很懂，好像是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吧？這時謝碧霞正在臺上，賣弄腰腿的工夫，伸出一隻腳來，兩隻手叉着腰，將身子望後仰。於是包廂左右前後，就劈劈拍拍，放爆竹似的，鼓起掌來，隔座包廂裏，兩個小鬍子，一個大胖子，都是和舒九成點過頭的，大概都是議員。他們這會都魂出了舍，擡起頭來，望着臺上，眼睛珠子也不肯轉一轉。有一個戴眼鏡的小鬍子，口裏啣着一根空香煙嘴，望上翹着，口水由嘴角上流了出來。那個沒戴眼鏡的鬍子，笑嘻嘻地，偏着頭，把兩隻手伸出包廂去，一隻伸開巴掌朝上，一隻巴掌朝下，好像在議院裏戰勝了反對黨一樣，用三四個牙齒咬着一點嘴唇皮，極力的鼓掌。那胖子眯着一雙肉泡眼，笑着只是擺腦袋，一隻手按着茶壺拿起，就把嘴對着嘴喝。偏偏他手上拿的是茶壺嘴，嘴喝的是茶壺把，老喝老沒有，他只是把茶壺豎起來，眼睛仍舊望着臺上，那茶都由茶壺蓋上流了出來，灑了胖子一身，一件藍緞袍子的大襟，濕了大半邊。胖子聽見滴滴搭搭響，低頭一看，不覺呵呀一聲。楊杏園在一邊看見，覺得很有趣味，竟把看戲都忘記了。等到戲散了，隔廂那兩個小鬍子，都和舒九成打招呼，說道：不要走，一塊兒吃小館子去，晚上的戲，還好哩！我們已經把這廂留下來了。舒九成道：我還有事，不奉陪了。一個小鬍子將舒九成衫袖一拉，低低說道：晚上到南長街去玩玩吧？大頭今天晚上準去，回頭我們看他派人來接謝碧霞罷。那人說完，自和他的同伴走了。楊杏園和舒九成道：回去也沒有事，忙什麼？我們就在這裏味根園吃晚飯，回頭在雜耍場裏坐坐，也是很有趣味。舒九成本來就無可無不可，就答應了。無如這大正月裏，遊藝園裏面，人山人海，十分擁擠，那裏人也是滿的。他們走進味根

園去，只聽見紛紛擾擾，盤子碗聲，嘻笑聲，坐客吆喝聲，夥計答應聲，小孩兒啼哭聲，鬧成一片。叫了幾聲夥計，也沒有一個人理會。四圍一看，不說坐的地方，站的地方，也沒有了。走出門外，等了好久，裏面才稀鬆，胡亂進去，找了一個座位，要了幾樣菜，吃過晚飯，再到雜耍場去。誰知這裏也是一樣擠，一點兒地方沒有。舒九成道：我說還是走的好，何必擠着找罪受？說畢，竟自往外走。楊杏園也只得跟着走不多遠，一個大個兒，戴着獼皮帽子，穿着獼皮領子大氅，手上拖着一根手杖，顯然是個小闊人。他看見舒九成，連忙把手一指，笑着問道：你一個人嗎？舒九成道：還有我一位朋友。便笑着給兩方面介紹道：這是楊杏園先生，這是崔大器先生。楊杏園一看崔大器衣裏面，是一件禮服呢馬褂，鈕扣上吊着一塊金質徽章，分明是一位議員。那崔大器問道：你們二位在什麼地方坐？舒九成道：人多得很，沒有地方可坐，我們要走了。崔大器道：我們在坤戲場有兩個包廂，你愛在那裏坐，就在那裏坐。早着啦，何必走？舒九成道：你們的人太多吧？崔大器道：加上一兩個人，總坐得下的。回頭我還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舒九成笑道：我想沒有什麼可商量。有事商量，也不至於在包廂裏開談判啦。說畢，帶着楊杏園在人叢中一擠，便不見了。崔大器追上前來，一把抓着，笑道：別走別走，包廂裏聽戲去。那人回轉身來，是個小鬍子，原來是議員賈民意。崔大器拉錯了人，倒楞住了。賈民意笑道：怎麼着？坐包廂。崔大器只得順風推舟，和賈民意同到包廂裏去看戲。好在包廂裏的人，賈民意認得一大半，倒也沒有什麼拘束。看到後面，正是謝碧霞的紡棉花，當他坐在臺口上唱小調的時候，有一句奴的心上人，那時卻把他的眼光，不住的向賈民意包廂裏射來。崔大器撕着一張闊嘴不作聲，只是嘻嘻的笑，幾乎合不攏來。等到戲要完，崔大器特將賈民意的衣服一拉，便一路走出戲場來。崔大器輕輕的笑着說道：我和顰卿到北池子去，你去不去？賈民意道：那裏來的什麼顰卿？崔大器把手上拿的手杖向地上一頓，然後說道：嘿！連顰卿是誰，你都不知道，你還聽戲？賈民意道：我本來就不懂戲，你問起我的內行話來，我自然不知道。崔大器道：你猜一猜是誰？賈民意想了一想，笑道：是誰呢？呵！是了，你們前

幾天做了一大捲歪詩，左一個響卿，右一個響卿，還說要刊專集啦。當時，我倒沒有留意，如今想起來了。那詩的序裏曾說道：碧霞，姓謝，字響卿，這響卿一定是謝碧霞了。崔大器道：正是他。老實告訴你，我有一個好差事，就是每天一次，送謝碧霞到北池子去。他的戲唱完，我的辦公時候就到了。賈民意道：那末，那就先走一步，那邊會罷。崔大器道：我們三人坐一輛車去，不好嗎？賈民意笑道：那就有些不妥，而且我也有我的車子，何必呢？說着，走出遊藝園，坐上他自己的汽車，何消片刻，早到一個地方停住。那裏有個朱漆大門，門上的電燈，點得通亮，在左右前後，停上四五輛汽車，兩三輛馬車。賈民意道：今天的人多一點，也許今天晚上推牌九，要有新聞記者走這裏過，又要說這裏開會了。他下了車，一直就往裏走，聽差的看見，都是垂直着手站在一邊，叫一聲賈先生。到了裏面，走進內客廳去，掀開門簾子一看，只見圍了一圓桌人，在那裏打撲克，都是議員，旁邊有兩個妓女，夾在裏面，和大家玩笑。有一個議員賈敬佛，他是最愛佛學的人，也在這裏賭錢。有一個妓女，卻在和他進牌，賈民意將帽子取在手裏，和大家笑笑，背着手，也站在妓女後面看牌。那妓女手上所拿的，卻是兩張九，一張五，一張四，一張A。到了掉牌的時候，妓女說道：換兩張。卻把一張四，一張五扔掉，留住兩張九，一張A。賈敬佛道：咳！妓女回過頭，把眼睛斜着一瞪。對賈敬佛道：不要你管閒事。賈敬佛笑道：我就不管，反正把我那兩塊錢輸完了，也就沒事了。說時，人家已經把手上的牌扔在面前，賈敬佛手快，搶了一張在手裏，對妓女道：我們一個人看一張。妓女道：可以的，你先別作聲。說着，把那張牌拿了起來，就向手上的三張牌裏面一插，隨後把牌抽動了幾回。理成一疊，把那四張牌，用手捧起來，比着和鼻子尖一般齊，一看第一張牌，還是原來的九，便用手指頭慢慢的將下面三張展出一點牌角來，先看第二張是個原來的黑A，展開第三張是原來的九，一直展到第四張，是新掉來的牌了，他越展得緩，半天還沒移動一絲絲。桌上的人都催道：老九，你快一點吧。他展出一點兒牌角來，有一個紅字，兩直並立着，正是半截A字，他就使勁的望下一展，露出牌中心的那一朵花瓣來。查一查手上，是九和A兩對。

他便收成一疊，握在手掌心裏。賈敬佛道：你掉了一張什麼牌？我看看。老九道：沒有麼？你的呢？賈敬佛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在衫袖裏面，伸出一張牌來，卻也是一張A。那妓女越發拿了過來，把五張緊緊握着。看一看桌上，有兩家出錢，在那裏雷斯，正等着看牌呢。老九問道：你們雷斯了多少？一個人說：你出十塊錢，就可以看牌。老九笑笑，先拿出一張十塊錢的鈔票，放在桌上，隨後又添一張十塊的，一張五塊的。賈敬佛站在後面，以爲老九將他的錢開玩笑，很不以爲然，可是不便於說，只好一聲不作。這時，那對面的一家，將牌捏在手裏，望望賈敬佛的臉，又偏着頭望望老九的臉，笑道：小鬼頭兒，你又想投機。老九也微微一笑，說道：哼！那可不一定。那人用手摸着小鬍子問道：你換幾張的？賈敬佛道：換兩張。那人依舊摸着鬍子，自言自語的道：哦！換兩張，難道三掉二同花？或者三個頭？想了一會，將桌子一拍道：我猜你們一定是投機，十五塊之外，我再添三十塊，不怕事的就來。老九看見人家出許多錢，便有點猶豫了，將牌遞給賈敬佛，道：你看怎麼樣？賈敬佛原來猜他的牌，不過三個頭，現在看三張A，兩張九，是一副極大的富而豪斯，不由得心裏一陣歡喜。仍舊將牌交給老九道：也許是他投機，想把我們嚇倒。他既出三十一，共五十五塊了，也罷，再加四十五塊，湊成一百，和他拚一下子。老九巴不得一聲，心想：贏來了，反正我要敲他一下。果然就數四十五元的鈔票，放在桌上。這時，不但滿桌子的人，都注意起來，就是在屋子一邊談話的人，也圍攏來，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偏偏對面的那一位，又是一個不怕死的人，便道：你既拚一百，好，我再加一百。這一下，把賈敬佛的臉，逼得通紅，不出吧？白丟了那一百塊錢。照出吧？又怕人家的牌，可真比自己大。手上把牌接過來，把一隻手，只去抓耳朵後面的短頭髮。說道：也好！就添出一百塊錢，看你的那人把五張牌望桌上一扔，微微的笑道：賀錢！四個小二子，賈敬佛將他的牌，一張一張爬出來看，正是四張二，一張三，一點不少，恰恰管了他的富而豪斯。他把牌一丟，把面前一搭鈔票，一齊望桌子中間一推，說道：拿去！在桌上三礮臺煙筒子裏取出一根煙捲，用火燃着，便伸長兩條大腿，倒在沙發椅上，一聲不言語，極力的抽煙。那人點

一點鈔票數目，說道：敬佛，還差五塊呀。賈敬佛道：少不了你的喇！明日給你不行嗎？旁邊有人笑道：剛剛在汪竹亭那裏弄來的二百元，腰還沒上呢！我說叫你請客，只是不肯，現在呢？這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惟有那個妓女和人家換了一副牌，不三分鐘的工夫，輸脫二百塊錢，真有些不好意思，低着頭，默默的在那裏撫弄桌上的牌。賈民意站在一邊，看了一會子，覺得也沒有什麼意思，便自向上房來。原來這上面幾間房子，是這裏主人翁張四爺預備的靜室，留爲二三知己密談之所。賈民意在門外頭就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那裏說話，說道：我給你燒上一口，抽一口足足的，好不好？又聽見蘇清叔，格格的放出笑聲，說道：我不要再抽煙，你把新學的玉堂春給我唱上一段，好多着呢。那女人道：人家來了，總是要人家唱戲，怪膩的。蘇清叔道：這孩子，又撒嬌。旁邊就有個人插嘴道：這都是議長大人慣的呀。這句說完，接上一陣笑聲。賈民意一掀簾子進去，見正中屋子裏濃馥的雪茄煙味，兀自未消。左邊屋子裏門簾子放下，一陣唏哩呼嚕抽鴉片的聲音，隔着簾子，卻聽得清清楚楚。掀簾子進去一看，張四爺躺在牀上燒煙，崔大器對面躺着，蘇清叔靠在旁邊一張鋪了虎皮毯子的沙發上，把冬瓜般的腦袋靠在椅子背上，歪斜着眼睛，嘴上幾根荒荒的鬍子，笑着都翹了起來。謝碧霞果然來了，身上穿着大紅緞子小皮襖，寶藍緞子闊滾邊，蓬鬆着一把辮子，演戲時候，化裝擦的胭脂，還在臉上，沒有洗去。這時，他挨着蘇清叔，也擠在沙發上坐着，手上拿着一盒火柴，低着頭，一根一根的擦着玩。他們看見賈民意進來了，都不過笑着微微的點一個頭，惟有謝碧霞站了起來，把嘴角歪着，笑了一笑，露出兩粒金牙齒，增了媚色不少。原來這謝碧霞腰支最軟，眼波最流動，又會化裝，上起臺來，實在是風流妙曼，媚不可言！下臺之後，笑起來，也未免覺得嘴闊一點。因此，蘇清叔替他想法子請了牙科博士，給他鑲了兩粒金牙，笑起來，人家見金牙之美，就忘其嘴闊了。這時，崔大器說道：民意，你比我們早來了。這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賈民意道：在前面看打撲克。謝碧霞道：打撲克嗎？我去看看。蘇清叔將他一扯道：那裏亂七八糟的，去什麼意思？在這裏坐着罷。謝碧霞穿的本來是高跟鞋。

子，嬈嬈婷婷的站立着，蘇清叔將他衫袖一扯，他站立不住，便倒在蘇清叔身上。謝碧霞將身子一扭，眉毛一皺，眼珠一瞟，說道：你瞧，怎麼啦？蘇清叔哈哈大笑。張四爺頭上，本戴着瓜皮帽，因為偏着躺在牀上，那帽子擦得歪到一邊去。這時，他坐起來了，瓜皮帽蓋着一邊腦袋，一截耳朵。手上夾着煙籤子，坐起來笑道：自在點吧？這裏不是舞臺，可別演翠屏山，霸王硬……謝碧霞站了起來，一隻手理着鬢髮，一隻手指着張四爺道：你敢說！崔大器一邊燒煙，一邊說道：碧霞，你好好的唱一段墓中生太子的鬼腔，我們就不鬧。不然，今晚關你在張四爺家裏，不讓你回去。張四爺沒口分辯道：清叔，你聽聽，這是他說的，我可不敢說這樣估便宜的話。蘇清叔笑道：估便宜也不要緊，與我什麼相干？何必問我？張四爺道：那末，我可不容氣了。謝碧霞道：戴歪了帽子的，你說出來試試看。崔大器道：別鬧罷！讓碧霞坐着歇一會兒，等他好好的唱一段青衣給議長聽。謝碧霞對牆上的鐘一看，已經兩點了。說道：你們說你們的話，我要走了。張四爺道：別忙，我有件事情請教。說着，就走到隔壁屋子裏拿了一把胡琴來，遞給謝碧霞，說道：昨天聽你在絡緯娘戲裏那段廣東調，實在是有趣，請你唱一段，我們大家洗耳恭聽了，就讓你走。謝碧霞笑道：唱一段可以，胡琴我實在拉的不好。崔大器道：這又沒有外人拉的不好，也不要緊，你就拉一段罷。謝碧霞一面說話，一面調胡琴絃子，調得好了，取出一塊手絹，蒙在大腿上，然後把胡琴放在上面，拉了一個小過門，就背過臉去，唱將起來。謝碧霞穿着大紅衫兒，衫袖領子，都是短的，露出了脖子和胳膊，真是紅是紅，白是白，他雖然背着身子，你瞧他水葱兒似的手指頭，一隻手按着胡琴絃子，一隻手拉着弓，就覺得十分玲瓏可愛。這時候，正是深夜，已經靜悄悄的，胡琴拉着那種廣東調，越發淒婉動人。大家正聽得有味，謝碧霞忽然將胡琴一放，在衣架上取下一件青呢大衣，披在身上，把辮子都穿在大衣裏面，笑着和大家點了一點頭道：明兒兒說着，一掀簾子就走到外面去了。蘇清叔笑道：忙什麼？還沒叫他們開車，稍等一等，我送你回去。謝碧霞隔着屋子說道：不要緊，要說第二句，已經走到院子裏，也就忍住了。這裏的聽差，都是通宵不睡的，看見謝碧霞走

了出來，說道：謝老板要走了嗎？謝碧霞鼻子裏答應了一聲。那聽差就趕快走到門房裏去，把那歪在牀上的汽車夫叫醒，去開汽車。汽車開好，謝碧霞不到十分鐘，就到了家門口。汽車剛停住，卻見一個黑影子從屋邊一閃，謝碧霞倒着了一驚。欲知是人是鬼，請看下回。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龕空名傳勝蹟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卻

說謝碧霞走到自己門口，只見一個黑影子一閃，心裏未免一驚。仔細看時，卻是一個穿一件大氅的人，一陣風似的走了。汽車夫停了車子，早過去和他敲門，過了一會兒，裏面開了門，亮着燈讓謝碧霞進去。謝碧霞一看，是他跟包的，便問道：家裏人都睡了嗎？跟包的道：老爺沒睡，還在燒煙。謝碧霞便不說什麼，走回自己屋子裏去。隔壁屋子裏他父親謝二問道：今天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已經快三點鐘了，明天日裏還有戲哩。謝碧霞道：不是我跑了出來，他們還不讓走呢。這夜深，也不知道我們門口怎麼還有人走路。剛才到門口，看見一個黑影子一溜，可真嚇我一跳。這時，只聽見謝二抽着煙唏哩呼嚕直響，一口氣響完，聽見謝二骨都一聲，喝了一口茶，然後才說道：你這一說，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個混帳小子。謝碧霞道：那個混帳小子？謝二道：就是天天站在包廂前面的那個學生，這兩天，老是在門口擺來擺去。今天晚上，有一點鐘了，他忽然敲門，一直跑了進來。當時，我還怕是熟人，一見面，敢情不認得。我問他找誰，他就說找你來了。我罵他一頓，說不給我滾，我就叫警察。他聽說叫警察，不但怕，什麼他是秦鍾，他是賈寶玉，東拉西扯，說了一頓，我才明白他是個瘋子，犯不着和他計較，便帶推帶勸，把他送出去了。我想這人，瘋瘋癲癲，未必知道回去，大門口那個人，一定是他。謝碧霞道：現他娘的世活該！那廂房裏住的蘇桂香，這時醒了，便在被服裏伸出頭來問道：大妹子，你回來了，你說碰見誰呀？謝碧霞道：碰見一個鬼。蘇桂香道：是個大頭鬼吧？謝碧霞笑着罵道：你這孩子，缺德！蘇桂香

生的實在不行，我想還是演天女散花。柳上惠道：天女散花這戲，你舞帶子的那一段，百看不厭，今晚我是一定早到。這時，謝老娘進裏屋子裏去了，謝碧霞也跟着走了進去，低低的問他母親道：這個月的錢給他了嗎？謝老娘道：前天他來過一回，我因手邊沒錢，所以沒給他。謝碧霞道：反正少不了的，給他就得了，你馬上就拿出來罷。謝老娘道：一次全給他不好，上個月一次給他了，沒半個月，他又來，我想今天先給十五塊，過半個月，再給他十五塊。謝碧霞道：給他得了，省得過幾天，他又來了麻煩。說着，便到自己屋子裏去，拿出三十塊錢的鈔票，交給謝老娘，由謝老娘交給柳上惠。說道：對不住，這個月遲了兩天。柳上惠手上接着鈔票，說道：別忙呀，我來坐坐，並不是爲着要錢來的。說時，兩個指頭推開鈔票的犄角，一張一張都檢查了一番，嘴裏說話，眼睛卻不住的看那犄角上的字，數一數，共是兩張有十字的，兩張有五字的，這才含着笑和謝老娘說話，不在乎似的，隨便將那一搭鈔票，揣到袋裏去了。一面又問謝碧霞道：我這兩天，收到許多投稿，都說你的字寫得越發好了，將來你還可以反串戲迷傳呢。說時，在衣袋裏摸索了一會，拿出一張草稿來，笑着對謝碧霞道：我昨天晚上，一夜沒睡，替你作了十幾首詩，打算明天用你的名字，登在報上，你看好不好？謝碧霞道：什麼詩？就是花田錯裏面，在扇子上題的那個詩嗎？柳上惠將手一拍道：對了。謝碧霞仰着頭想了一想，說道：哦，那以什麼爲題呢？就以我爲題嗎？柳上惠道：戲裏面以什麼爲題，那是一句俗話，古言道的，好詩言志。作詩是心裏有了什麼話，想說出來，便把什麼話說出來，並不是心裏想做詩，便臨時找一個題目來湊付的。謝碧霞道：你這話我雖然不很明白，我也可以猜想一點。但是你並不知道我心裏有什麼話要說，怎樣也能替我做詩呢？柳上惠閒着沒事，尋常歡喜做詩，做了就登在報上，有許多朋友看見他的詩多，都推他是一個詩家，他素日也自負得了不得。不料今日被謝碧霞這樣一問，卻說不出所以然來。謝碧霞道：前幾天聽見有人和我做詩，登在報上，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你這一說我才明白，這有什麼意思呢？柳上惠笑道：這不過表明你聰明會讀書……謝碧霞不等說完，便道：我又不當女學生，

要在大學堂畢業，讀什麼書？柳上惠連忙笑道：「是呀！那個大學堂的畢業學生，能比得上你呢？」正說時，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穿一件灰嗶嘰皮袍子，頭上戴一頂紅頂黑瓜皮帽，嘴角上啣着一管玳瑁煙嘴，手上提着兩隻藍布袋，盛着兩把胡琴，直衝了進來。柳上惠一看，這正是謝碧霞的琴師，大概是和謝碧霞練習戲來了。自己便站起來道：「隔日再會罷！」說着，便走了出來。謝老娘走出院子來，送了兩步，也就回去了。柳上惠走上大街，身上有了錢，精神了許多。心想：早幾天要買雙鞋子，總是遲了下來，今天可以去買了。便拿五元的鈔票，在小香煙鋪子裏，買了一盒三礮臺，找了一些洋錢輔幣和銅子，吸着煙捲，雇了一輛乾淨些的人力車，坐到了大柵欄，舒服的很。剛過松鶴園，看見有熟人進去，便喊道：「楊杏翁！」那人回過頭來，正是楊杏園，便笑道：「原來是柳先生，久違了。」柳上惠笑着便跳下車來，手插在大衣袋裏摸索了一會，抓了一把銅子，遞給車夫，眼睛看也不看。卻笑着和楊杏園道：「有約會嗎？」楊杏園道：「沒有約會，我因為上街買點布料，肚子餓了，順便到這裏來吃點東西。那人力車夫把那又粗又大的手掌，托着幾個銅子，直送到柳上惠面前，說道：「先生，你少給一個子。」柳上惠道：「什麼話？我在袋裏數得清清楚楚，怎麼會少？」車夫道：「這五個大子裏面有一個小子啦。」柳上惠紅着臉，便給了車夫一個銅子。楊杏園道：「柳君既然沒事，何不同到裏面去坐坐？」柳上惠道：「很好，我也要和你談談。」說着，二人一路走進去，揀了一間屋子坐下，要了幾樣菜，兩小壺酒，便喝着談起來。柳上惠道：「你是很忙，老碰不着你。」楊杏園道：「我們兩人本不容易碰頭，你所有的工夫，都消耗在歌舞場中。我的光陰，卻消耗在故紙堆裏。怎樣會容易會面？」柳上惠道：「這話不然，我雖然不像你那樣詩酒風流，歌舞場中也走得膩了，近來我就常在清雅的地方逛。」楊杏園笑道：「你會走到清雅的地方去，這是想不到的，但不知道你所認為清雅的地方，又在那裏？」柳上惠正舉着筷子吃盤子裏的宮保雞，眼睛看着盤子裏，只挑好的吃。楊杏園和他說話，他也沒聽見。一直等吃了好幾塊，把筷子停住，才想起來。楊杏園在問他的話，便說道：「你說什麼？」楊杏園道：「你說清雅的地方，在那裏？」柳上惠道：「那自然很多。楊杏

園道：你最賞識的那個地方？柳上惠道：這個地方，你應該也去過，就是陶然亭北方的瑤臺。楊杏園想了一想，說道：瑤臺這地方倒很耳熟，我卻沒去過，不知道那裏有些什麼風景？柳上惠道：那地方也是一座平臺，在曠場之間，空氣十分好，若是夏天，在柳樹底下，養茗下棋，四邊青野，一望無際，就是現在，那裏一塵不染，曝背閒話，也是一個好地方。楊杏園道：我來北京這多年，並沒有聽見有這樣一個好地方，我真錯過了。那日天氣好一點，我一定抽空去看。柳上惠道：不但賞玩風景，還有一樣好處。那鄰近的地方，有一個小戶人家，他兩個女兒，一個唱青衣，一個唱大花，我都認識，可以去坐坐。楊杏園道：我說呢？你那能够到清雅的地方去？原來那裏有你的老主顧。柳上惠正色道：你這雖是一句玩話，我不能不正式聲明。老實說，捧角的事，我是不能，那也不過是逢場作戲。要說爲捧角弄些好處，或者弄幾個錢，可絕對沒有這回事。就像今天早上我到謝碧霞那裏去，除了喝他一杯茶，抽一枝煙捲之外，連他請我吃早飯，我都沒吃。由此類推，你想，我可是爲弄好處才捧角的人？再要說到辦小報，不能不吃窩子戲子鼓姬這三樣人，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我爲人，你是知道的，喜歡作遊戲文字。我就是爲這個辦敲金報，好發表發表自己的作品，那裏有別的用意呢？楊杏園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不過順便說一句笑話，決不敢說你拿戲子的錢。柳上惠臉上又一紅，卻站起身來在旁邊茶几上找了一根火柴，擦着吸煙。楊杏園覺得自己的話唐突了些，便用別的話，把這事撇過去。問道：這瑤臺也有些點綴嗎？柳上惠道：怎麼沒有？臺下是一層曲曲折折的石坡，臺上樹木花架子都有，臺的後面，還有一座古刹。楊杏園一想，照這樣說，這瑤臺簡直是一個好地方，不可不去賞鑑一番，也就未免爲柳上惠之言而動。一餐飯吃畢，楊杏園吩咐夥計算帳。帳單子開上來，楊杏園便在衣袋裏掏了三塊錢給夥計會帳。夥計接了錢，剛要走，柳上惠一眼看見，那裏肯把謝碧霞給他的那一捲鈔票，一齊拿了出來，遞給楊杏園看道：我這裏給錢，我這裏給錢！楊杏園使用手揮着夥計道：你拿錢去罷。夥計就拿了錢，上櫃去了。柳上惠拿他的錢，望桌上一放，說道：咳！我昨天打牌贏了幾十塊錢，滿心預

備請你，反教你請了。楊杏園道：這小東也不算什麼，何必客氣？你真要作東，第二次遇見再說罷。柳上惠在桌上把那幾張鈔票拿起來，遞給楊杏園看道：我就是用錢不會節制，是個大毛病。今天早上還有七十多塊錢，現在連二十都不到了。楊杏園微笑了一笑，對他點點頭，柳上惠見他依舊沒說什麼，也就只好把鈔票放進袋去。兩人出了松鶴園，柳上惠去買鞋子，楊杏園卻自回家。他因為聽見柳上惠說，瑤臺有好的風景，便問人到底有沒有這個地方？都說有的，那裏空氣是很好的。楊杏園一聽地方很好，便決計去玩一趟。一直過了一個禮拜都是大風，不願出去。到了第八天，天氣已經晴暖，便吩咐車夫，一直拉到瑤臺來。車子走到寬敞的道路上，遠遠的已經望見陶然亭。車子走過一片蘆地，忽然拉到一個大土墩邊，就停下了。楊杏園問車夫道：你停在這裏做什麼？車夫道：你不是到瑤臺來嗎？這裏就是。楊杏園一團高興，頓時冰銷瓦解。心想：我說瑤臺這個好名，總是雕欄玉砌，一所很好的古蹟，原來是個土堆，真是笑話。但是既到了這裏，不能不上去看看，便邊着土墩，踏着土坡走上去，走到臺上面，左右兩邊，也有幾棵禿樹，正中一個歪木頭架子，上面晾着一條藍布破被，又掛了一個烏籠子。木頭架子下，擺着四張破桌子，幾條東西歪的板凳。土墩的東邊，有一排破籬笆，也晾着幾件衣服。西邊一列幾間矮屋，窗戶門壁，都變成了黑色，屋的犄角上，十幾隻雞，在那裏爭食，滿地都是雞屎。一看正中間，倒是一座古刹，不過一丈來高，敞着五扇破殿門。殿上的神龕上，土堆得有幾寸厚，幃幔都分不出顏色來。兩邊那些泥塑的神像，有的沒手，有的沒腳，實在不成個東西。楊杏園看了一會子，一個人不由得笑起來。心想：我理想中的雕欄玉砌，就是這些東西，那矮屋門前，有一個六七十來歲的老婆子，坐在那裏曬太陽，兩個黑鼻涕糊滿了嘴的小孩，蹲在地上刨土坑。他看了一看，這瑤臺實在無可勾留，便要走了下去。到這時，有一個老頭兒，從矮屋子裏出來，便笑嘻嘻的對着楊杏園道：你啦，歇一會兒！楊杏園對他點點頭，也沒說什麼，順着土坡，便走了下去。走了瑤臺，心想：今天來得太沒意思，這裏到陶然亭不遠，既然來了，不如也去看看。想定，便坐着車子，向陶然亭

來。走到陶然亭門口下車，見門口早有一輛馬車停着，大概也是遊客坐了來的。他下了車，走進門，在禪堂上，佛閣下，遶了一個灣兒，也沒有什麼趣味。穿過西邊禪房去，卻聽到走廊外有兩三個婦女的聲音，在那裏說話。有一個人道：我們從小就聽見人家說，北京的陶然亭，是最有名的一處名勝，原來卻是這樣一所地方，我真不懂，何以享這麼大一個盛名？又有一個人道：我是老聽見你們說，陶然亭沒到過，要來看看，我也以為不錯，要知是這樣子，我真不來。楊杏園一聽此二人說話，有一個人的聲音，十分耳熟，只是想不起來這是誰？又聽見一人說道：若是秋天呢，遠看城上的一段西山，近看一片蘆葦，雜着幾叢樹，還有點蕭疎的風趣。楊杏園又想道：聽這人說話，卻是文人的吐屬，怪不得跑到這個地方來遊覽名勝。便也慢慢的踱過禪房，剛一轉灣，就聽見有人喊道：楊先生！楊杏園擡頭一看，原來是何劍塵的夫人。另外還有兩位，一位是老太太，一位是個二十歲附近的女學生。他只一看，立時想起正月初一在何劍塵大門口遇見的那位姑娘，不用提，這便是李冬青女士，何太太的先生了。便答應道：嫂子今天怎麼也到這裏來了？這可碰得巧。劍塵呢？何太太道：他沒來，我是陪着這位太太來的。說着，便給楊杏園介紹道：這是李老太太，這是李冬青先生。回頭他又對李冬青道：這就是劍塵常說的詩家楊杏園。李冬青淡淡的含着笑容，和楊杏園微微一鞠躬。楊杏園也含着笑點頭，卻對何太太道：嫂子讀了幾個月書，進步得多了，居然知道詩家兩個字。其實這兩個字尊貴得很，不是可以亂稱呼人的。劍塵前次曾告訴我，李女士是個文學家，要在李女士面前，稱起詩家來，那不是班門弄斧嗎？李冬青含笑低低的說了一聲：不必客氣。何太太道：楊先生剛來嗎？我們要先走了。楊杏園道：請便。何太太和李冬青便隨着李老太太走了。李老太太道：這廟裏有佛爺，怎麼來了就走？往常在家裏，還要到廟裏去進香呢。今天走到佛爺家裏來了，反不磕頭去嗎？這是最要不得的事。何太太也是信佛的人，聽見李老太太這樣說，便主張到佛殿上去進香。李冬青雖然不願意，可是不肯違背他母親的意思，只得和他二人一路走進佛殿去。這時，楊杏園從走廊遶了轉來，覺得有點疲倦。

便坐在一間小客廳裏。廟裏的夥計，奉了和尚的命令，早笑嘻嘻泡了一壺茶，捧着四碟乾點心上來。楊杏園自然未便拒絕，只得坐下喝茶。一會兒，只見何太太三人從佛殿上過來，連忙又站起來招呼。那夥計看見是熟人，以爲是一處的，就望客廳裏讓。楊杏園於此，不得不說句人情話，便對何太太道：「嫂子也不進來坐坐，歇一會再走。」何太太就轉對老太太道：「老伯母，你老人家也走得累了，歇會兒罷。」老太太道：「也好。」這客廳裏，一列原擺着兩張桌子，楊杏園坐在南邊，他們三人進來了，便坐在北邊。楊杏園見他們坐定，便叫夥計重新泡茶，端點心來。楊杏園問何太太道：「嫂子不是早要走嗎？怎麼還在這裏？」何太太指着老太太道：「老伯母說，見了佛爺不磕頭，那是有罪過的，因此上我們到佛殿上去，拜了一拜佛爺。」李冬青聽見何太太說拜佛爺的話，眼睛望着他，抽出手絹來，握着嘴微微一笑。老太太卻對李冬青道：「你這孩子，總是這樣，在佛爺面前，總要恭敬些，剛才叫你磕頭，你就老早躲開。」李冬青見母親說他，依舊笑了一笑，卻不辯駁。楊杏園見他們在那裏說話，不便插嘴，卻只得默默的在一邊坐着。倒是李老太太先開口和楊杏園說話，說道：「這北京的廟宇，都沒有南邊的高大，楊先生說是也不是？」楊杏園見李太太和他說話，便恭恭敬敬的答應，說道：「是的。」聽說從前北京有皇帝，造屋都道有限制的，不許望高做。所以一些廟宇，他都一樣的低矮。李老太太道：「聽楊先生說話，好像是安徽人。」楊杏園道：「是的，你老人家何以知道？」李老太太道：「我在安徽省住過多年，安徽話，我還說得來幾句，所以你先生說話，我一聽就知道。」楊杏園道：「你老人家到北京來多少年了？」李老太太道：「前後有六七年了。」楊杏園道：「公館現住在那裏？」李老太太笑道：「公館兩個字，那就說得可笑了。我就是領着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過活。現在表背胡同，分人家一個小院子住了。」楊杏園道：「今天也沒有帶少爺出來玩？」李老太太道：「上學去了。他年紀究竟小些，太淘氣，我也不很願意帶他出來。」何太太在旁插嘴道：「別個老人家總是喜歡男的，歡喜小的，老伯母他就不同。」李冬青在一邊笑着輕輕的說：「你可別招上我。」李老太太笑道：「你這兩個人都沒有規矩，先生固然不配做先生，學生也就一點。」

不敬重先生。何太太笑道：幸而楊先生不是外人，很知道我的。不然，人家聽了去，不說先生管不住學生，卻要說這大一個學生，還不分上下啦。李老太太笑道：你是真會說話，除非在報館裏作文章的人，像何先生一樣，才可以賽過你。楊杏園道：吃報館飯的人，不見得會說話，譬方我就是一個嘴笨的人。李老太太道：楊先生在那家報館？楊杏園道：影報。李老太太道：哦！和何先生同事，我們家裏就看的是這份報。我們冬青常說有一位姓楊的文章作得最好，原來就是楊先生。楊杏園道：在報上做文字，天天是忙着充篇幅，那裏會好？李老太太道：這並不是我說客氣話，便問着李冬青道：你回頭給你弟弟說，有一篇小說做得好，可以當文章念，也是這楊先生做的吧？李冬青這時只得和楊杏園說了一句客氣話，說道：楊先生的武俠小說，寫得實在有聲有色。楊杏園笑道：不瞞女士說，我就不懂武事，那都是胡謔的。李女士很喜歡看小說嗎？李冬青微微一笑道：從前喜歡看小說，現在俗事多，沒有這閒工夫了。楊杏園道：聽說女士在愛美戲劇學校，擔任了功課，不知教的是那一類？李冬青道：不過有人介紹去教音樂，我還沒答應。聽說校風不很好，我也懶得去了。何太太接着道：楊先生，你不是說愛美學校有熟人嗎？請你打聽打聽，到底內容怎樣？若是好呢，我倒主張李先生去。楊杏園道：這容易，那學校主任教員鄭慈航，是我的老朋友，內容怎樣，我一問便知，就是殷校長，我有幾次會面的交情，也可以問的。李老太太道：那就好極了，就託楊先生問問，內容到底怎樣？楊杏園因為不費什麼力，就滿口答應了。談了片刻，由楊杏園給了茶錢，一路出門。李冬青上馬車的時候，因為和楊杏園是初次見面，微微的鞠了一個躬，含着笑，說了一聲再會。

第二十六回

奇句寫情懷攫羊似虎

錦屏漏消息打鴨驚鴛

這

一次會晤，給了楊杏園一個很大的印象。他覺得這位女士，於幽嫺貞靜之中，落落大方，蕩然可親，決沒有小家子氣象，卻是在少年場中，少遇的人物，很是佩服。過了兩天，楊杏園正

因爲有一樁事到南城去，記起李老太太所託的事，便順便到愛美學學校來訪鄭慈航，他因爲這個地方，是常常前來的，所以一直的走進去，走進第一層院子，碰見了一個二十來歲的人，身上穿了淡藍華絲葛棉袍，下擺寬寬的，露出水紅色的綢裏，袍子外面套着一件亮絨小坎肩，四週滾着白條，胸前前一排六個水鑽扣子，他頭上沒戴帽子，一頭黑漆也似的頭髮，望後梳着，一直披到肩上，瘦瘦臉兒，白裏泛黃，遠遠的就聞到一陣雪花膏的味。他看見楊杏園，也就點了一個頭，笑着說道：好久不見，慈航剛下課呢。說畢，就走了。楊杏園一想，這個人好像演文明戲的，他怎麼認識我？哦！是了。他是在遊藝園演風騷旦的李雙成，去年和黃夢軒在一處，不是和我談過兩次話嗎？正在想時，只見鄭慈航穿着一套新西裝，脇下夾着一大夾西裝書，從教室裏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七八個男女學生，三面圍着他說話。鄭慈航說了一大串英文，然後自己又翻譯出來，遠遠的卻聽不清楚，不過那些學生，都由他去說，好像聽得很有味。鄭慈航一擡頭，看見楊杏園，老早的拿出脇下的書，對他招了幾招，叫他走過去。楊杏園走過去，說道：很忙呀！鄭慈航道：我們母親的兒子這一齣戲，看過沒有？楊杏園道：你編的劇本我看過了，很好，可說刻畫入微，戲卻沒有見過……鄭慈航道：我那篇洋錢與批評，你見了沒有？上海這班文丐，都被電影公司的洋錢，一齊收買了。報上關於電影的文字，都是明星頌，和新片贊，看了教人生氣，非痛罵不可。楊杏園道：好極了，望你多作幾篇文字批評批評。鄭慈航道：你對但二春和賈克柯根的比較如何？楊杏園道：我覺得……鄭慈航道：近幾期的小說月報，看了沒有？楊杏園正要答覆這個問題，鄭慈航卻又把他身邊的幾位學生，一個一個給他介紹。這裏面有兩位女學生，一個是趙鈿，一個是蘇飛鴻，都伸出手來，和楊杏園握手。楊杏園本不是道學先生，講不到男女授受不親，便就先後接着他兩人的手，握了一握。趙鈿對蘇飛鴻道：密斯蘇，你到我屋子裏去坐坐，我給你一樣東西看。蘇飛鴻聽說，一隻手搭着趙鈿的肩膀，趙鈿一手抱着蘇飛鴻的腰，和楊杏園點了個頭，便並排擠着走了。蘇飛鴻走到趙鈿屋裏，問道：密斯趙，你有什麼好看的东西，要給我看？趙鈿笑

道：我給你看，你可別告訴人，不然，他們都要來看，我這東西，保不定還要被他們偷去呢。蘇飛鴻道：你若教我守祕密，我決不告訴人。趙鈿見他這樣說，便在牀上枕頭底下，取出兩張畫片，對蘇飛鴻一揚，笑着問道：你猜是什麼？蘇飛鴻道：你愛人的照片罷了，這也值得稀奇。趙鈿道：準是照片嗎？說着，便把一張畫片，遞給蘇飛鴻手裏，蘇飛鴻一看，是個裸體美人，笑道：這是一個模特兒，也很平常呀！算什麼呢？趙鈿道：那張模特兒，原不算奇。你再瞧這張，說着，把手裏的一張畫片，又遞給蘇飛鴻，蘇飛鴻一看，抿着嘴笑了一笑，接上罵了一句道：缺德！趙鈿笑道：這個模特兒的相，好像密斯脫汪。你看對不對？飛鴻道：胡說！倒有些像密斯脫陶呢。他口裏說着，眼睛望着那張像片，卻呆了。看了許久，笑着說道：畫得實在好，他的筋肉美，比女子模特兒的畫片，要好十倍。趙鈿笑道：畫這種像片，是照着人畫的，當真看一處畫一處嗎？蘇飛鴻笑道：傻瓜！這還值得問？兩個人正在研究模特兒相片，忽有一個人隔着簾子喊道：密斯趙！趙鈿道：是密斯脫陶嗎？我和密斯蘇在這裏說話，你別進來。蘇飛鴻一聽外面那人說話的聲音，是男學生陶英臣。對趙鈿擠擠眼，笑了一笑，將畫片一扔，站起身就走出去了。陶英臣看見，笑着道：密斯蘇，密斯脫汪找你半天，你在這裏呀！快去罷。蘇飛鴻也不言語，笑着走了。陶英臣走進趙鈿屋裏，看見桌上放着模特兒的相片，笑着問道：你老把這東西拿出來做什麼？趙鈿道：這個就不能拿出來嗎？虧你還說研究美術，連裸體美都不懂。陶英臣道：你喜歡裸體美嗎？趙鈿微微的睜眼，偏着頭點了一點，鼻子裏又哼一聲說道：是的，我愛看。陶英臣笑道：畫的裸體美，那裏有真的模特兒好看呢？說着，便走到趙鈿身邊，對了他的耳朵說了幾句。趙鈿對陶英臣瞟了一眼，哼了一聲道：廢話！陶英臣便躺在趙鈿牀上，哈哈大笑。趙鈿道：人家牀上拾落得乾乾淨淨的，你又在上面亂滾。快起來！陶英臣道：我不起來，你又有什麼法子？趙鈿道：正話歸正話，你起來的好，回頭姜老夫子知道，又要來干涉。陶英臣道：理他呢，他管得着嗎？趙鈿道：他們雖然管不着，我們又何必惹那些閒氣？陶英臣道：就是般校長，也管不了我們戀愛的事，何況他是一個學監？趙鈿道：話雖是這樣說，我們在學校裏，

吃的是他們的飯，住的是他們的房子，一鬧翻了，我們立刻也不能夠組織小家庭，我們就暫時忍耐一點罷。陶英臣還要望下申辯，外面已經在搖吃飯的鈴，只得丟下不說，出去吃飯。吃過飯之後，陶英臣找着趙鈿，又想繼續的爭論。先前那一段話，只見蘇飛鴻和他的愛人汪興漢，正攔着趙鈿在門口說話。他就擠了上去，聽他說些什麼？蘇飛鴻道：「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晚上又要演戲了。你明天可別請假回家，要不然，那個生角要換一個人，我就不演。說時，他望着汪興漢等，他回話。汪興漢道：『你不要我回去，我就不回去。』趙鈿聽了，對陶英臣瞅了一眼，說道：『你瞧！密斯脫汪就不像你那樣喜歡強辯。』蘇飛鴻聽了這話，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樣子。卻笑着對趙鈿道：『密斯脫陶，他還不聽你的話嗎？你們的事，我都知道。』趙鈿道：『知道就知道，怕什麼？異性的朋友，爲着證實戀愛，發生一點關係，那也很平常的。你就是這樣解放不透澈，總不肯明白表示態度，你不信，我給一點你看。』陶英臣道：『小點聲音罷！這裏人多着啦。』趙鈿道：『你少作聲，我愛和誰戀愛，就和誰戀愛，你若是怕事，同學有的是……』陶英臣道：『得了，得了！』蘇飛鴻也笑道：『這孩子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又發生了神經病。』說畢，轉身走了。汪興漢一聲不言語，也在後面跟着，走到蘇飛鴻屋子裏去。蘇飛鴻一回頭，看見汪興漢，眯着眼睛一笑，低低的問道：『你這時候，跟了來做什麼？』汪興漢笑道：『什麼也不做，就是來陪你，省得你一個人坐在這裏發悶。』蘇飛鴻聽了這話，說了句瞎扯，也就沒有再說別的什麼。汪興漢坐在椅子上，便找出許多話來說，慢慢的由功課談到演戲，再又由戲談到愛情問題。汪興漢問道：『你說這異性的戀愛，和異性的社交，究竟是一件事，還是兩件事？』蘇飛鴻道：『自然是兩件事。』汪興漢道：『那末，男女交朋友，有不雜一點戀愛意味在內的嗎？』蘇飛鴻道：『由我看來，這樣的人很多。不過你們男子對於異性的朋友，十九都懷着野心罷了。』汪興漢聽了這話，沉默了一會，又笑了一笑。蘇飛鴻道：『你怎樣不說話了？』汪興漢道：『你這話說得太厲害，我還說什麼？』蘇飛鴻道：『這樣說，你是自己已經承認有野心了。』汪興漢笑道：『你怎麼口口聲聲說人家有野心？』蘇飛鴻道：『老實說，我這話也有分別的，够得上談戀愛的資格，那才能談戀』

愛，够不上談戀愛，勉強要談戀愛，那就是懷着野心。汪興漢回頭一看，屋子外面，並沒有人，然後說道：「警方和我，照你所說，應該屬於那一類？」蘇飛鴻用手指着鼻子，把頭一偏道：「不是我自吹的話，這班同學，誰都想和我談這個問題，我都不放在眼裏，你呢，眼面前也不配把這話來問我，過了些時再說。」汪興漢道：「回回和你說到這樁事，你總是這樣不即不離的，我今天非要問你一個實在不可！說着，扯住蘇飛鴻的衫袖，兩眼含着兩包眼淚，恨不得要哭出來。說道：「密斯蘇，你必定要告訴我一句實在的話，我的心已經掏給你了。說着，挨着蘇飛鴻的身子，跪了下去，直挺挺的跪在他面前。蘇飛鴻笑道：「傻瓜！這又不是戲臺，要你在這裏做戲？」汪興漢道：「你不答應，我今天在這裏跪一晚，也不起來。」蘇飛鴻笑道：「傻孩子，你起來罷！」汪興漢道：「你答應不答應？」蘇飛鴻笑道：「是罷！你起來罷。」汪興漢聽見他這樣說，完全是允許了，便牽着蘇飛鴻的手，站了起來。蘇飛鴻道：「你那裏這樣？」汪興漢道：「不是我傻，實在是你的嘴太緊了。說起話來，兩個人不覺得又親密許多。」蘇飛鴻道：「我的心，早已允許你了。實在用不着你這麼和我要求，要不然，第一個密斯脫劉，在萬牲園向我求婚，第二個密斯脫李，在遊藝園和我求婚，都比你還懇切十倍，我不爲着你，早答應人家了。此外，第三個就是密斯脫張，天天請我上真光看電影，華美家吃大菜，都爲的是這個問題。第四個是密斯脫王，我這裏還有好幾封信呢。等我來想一想，第五個是誰？說着，把手扶着臉，凝神想了一想。接着笑道：「大概是密斯脫何吧？此外還有密斯脫趙，密斯脫陳，密斯脫袁，都是野心者之一。」汪興漢道：「那都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可笑得很！」蘇飛鴻正色道：「那也不見得！你以爲你就不是癩蝦蟆嗎？這幾個人，我爲着中國的禮制，形式上不能和他結婚，精神上可是也應當允許他結一次婚。中國的禮制，就是這樣不平等，男的可以愛上許多人，女的就只許愛上一個，極沒有理由。老實告訴你，你也不過是癩蝦蟆裏走幸運的第一個，所以我先和你結婚。你以爲真愛我，我也真愛你，你要愛上別人，我馬上也就找一個人去愛，這是很公平的辦法。」汪興漢聽了蘇飛鴻一番話，只是笑，說道：「這個你放心，我決不能有不平等待遇，就是你和密斯

脫劉他們作精神上的結合，我也很贊成，免得他們有失戀的痛苦。蘇飛鴻聽見他這樣說，卻又笑道：你不起酸素作用嗎？汪興漢道：那你就把我看得太頑固了，在這種社交公開的日子，那裏能禁止男女交朋友？不過你說和他們是精神上的結合，那末，我們兩人的結合，應該進一步，還有形式上的結合了。請問這形式上的結合，從那一天開始？蘇飛鴻笑道：反正有那麼一天。說着，伸了一個懶腰，便倒在自己的牀上去睡覺。汪興漢道：我也知道有那麼一天，但是……說着，也追了過來，坐在牀上，扯着蘇飛鴻的衣服，要問這句話。蘇飛鴻一翻身坐了起來，笑道：你別胡鬧，好好的坐一刻兒，不然，我就轟你出去。汪興漢聽了這話，當真離開牀，坐到旁邊一張椅子上去。規規矩矩的坐着，一句話不說。蘇飛鴻看見他這個樣子，又一伸手把汪興漢的臉，擰了一把，笑道：可便宜了你。汪興漢輕輕的道：我給老媽子幾個錢，叫他別嚷。蘇飛鴻道：怕什麼？你只管在這裏坐着。這時，已經是八點多鐘，天早黑了，屋裏電燈已亮。他們兩人依舊說一陣，笑一陣，牽連不斷。伺候這個寢室的老媽子，進來好幾回，雖然知道他們男女同學玩笑慣了的，可是看着蘇飛鴻和汪興漢的情形，和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很敢離開，老是在屋子外面走來走去。一會兒，到了九點半鐘，這女寢室的總院子門，應該關上了，老媽子看見汪興漢還沒有出去的意思，便走進來對蘇飛鴻道：蘇小姐，快關院子門了，讓汪先生出去罷。蘇飛鴻把臉一板道：汪先生今晚上就在這裏睡。老媽子一看蘇飛鴻的臉色，一點笑容沒有，那裏敢說第二句話？蘇飛鴻道：我這裏沒你的事，你出去罷。老媽子聽了這話，只得退出來。但是這事情太大了，若瞞着不說，校長明天怪起來，可擔不了這個罪名。便私自一人，走到學監室，對學監姜庸生說道：姜先生，現在汪興漢先生，坐在我們這邊蘇飛鴻小姐屋子裏，今晚打算不出去，請問怎樣的辦法？姜庸生道：你怎樣知道他不去？老媽子道：我剛才因為要關院子門，特意告訴蘇小姐，請汪先生出去。他就說：汪先生今天住在這裏了。姜庸生一聽這話，倒沒有了主意，要是偷偷的叫汪興漢出來吧？那不成個樣子。明正言順的公開叫他出來吧？鬧得滿學堂裏的人都知道，又怕鬧出事來。想

了半天，沒有主意，便打電話到殷校長家裏去，請示校長，究竟怎麼辦？殷校長在電話裏說道：這也很平常的事。我早知道免不了的。若是去干涉他們，面子破裂了，他們兩個人都站不住。一來，傳到外面去，不好。二來，怕學生有反感。三來，演戲的時候，也少兩個重要角色。只要他們不鬧出事來呢，我們只好裝點模糊，隨他去罷。姜庸生見校長也不干涉，自己更不願去多事。便對老媽子道：你先別作聲，去把院子門關了，免得又招事故。今天已經不早，大家都睡了，隔壁就是偵緝隊，只要一嚷，他們就聽見，很不合式，你先回去，只裝沒有告訴我，叫他們說話聲音小一點，免得許多人知道。老媽子看見學監都不能管，還有什麼可說的？便走回去，將院子門關上。老媽子自己心裏想，我沒有到這學堂裏來的時候，聽說男女同學，我很奇怪，後來看慣了，也就不算奇了。而今十八九歲的姑娘，關着一二十歲少爺兒們在屋子裏，一點兒也不害臊，我又怕是驚天動地的事，那裏知道問了管他們的先生，先生也是不在乎似的。怪不得鄉下人說，北京城裏是花花世界，直嚷不讓年青娘兒們進城呢。他一路關着門，一路想着，走到蘇飛鴻的門外，只見裏頭的燈，已經滅了，也不作聲，自己去睡自己的覺。第二日清早起來開院子門，汪興漢卻在蘇飛鴻屋子裏一頭鑽了出來，三腳兩步，走到院子外去，倒嚇了他一跳。汪興漢一看同學都沒有起來，一聲不言語，溜回自己屋子。誰知陶英臣，清早起來解手，回來的時候，走在他後面，看個清清楚楚。走到外面，一看女生寢室的院子門，剛剛打開，心裏一想，猜了個八九成。到了上午，陶英臣趁着沒人的時候，問汪興漢一早從那裏來？汪興漢紅着臉支吾了一陣，說是一早起來呼吸新鮮空氣。陶英臣便說謊道：我昨晚到你屋子裏去，你也不在裏面睡。這也是呼吸空氣嗎？汪興漢笑了一笑，不肯往下說，便走開了。陶英臣看這個樣子，越發信個十成十，便找到趙鈿，悄悄的把這些話，一五一十告訴他了。趙鈿道：這是人家戀愛自由，大驚小怪做什麼？陶英臣道：這個自然不算奇怪，但是他們在學校寢室裏就同居起來，膽子也太大了。趙鈿吓了一聲，說道：好不開通的話！陶英臣笑道：怎樣不開通？我倒要請教。趙鈿道：我問你，男女因戀愛的結果，在一處同

居是不是正當的事情？陶英臣道：那自然是正當事情。趙鈿道：那還說什麼呢？男女同居既然是正當的事情，爲什麼在寢室裏舉行，就算膽大難道凡是戀人都應該到旅館裏去同居嗎？在你的眼光裏，只怕還是十七世紀的思想，把兩性的結合，當做大逆不道吧？陶英臣被趙鈿一番痛駁，說的啞口無言，笑了一笑道：既然這樣說，寢室裏同居，那是不要緊的。那末，我昨天在寢室裏和你求一點小事，怎麼你也不肯？趙鈿笑道：那看我高興不高興。高興起來了，我可以援密斯蘇的例子，讓我在寢室裏伺候我一晚。不高興，連你說話，我還不愛聽呢。陶英臣看見趙鈿這樣說，好像有些機會，便道：我昨晚上一作了一首詩，請你看看。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英文練習紙的稿子，交給趙鈿。趙鈿一看，是鋼筆寫的一首詩。那題目和詩是：

「求吻」

看着伊瑰玫般的兩頰，

帶上一笑一回的兩個酒窩，

是何等嬌媚而香甜呀？

我砰然拂動的心絃，

禁不住了！

我猛然間如餓虎攪羊也似的擁抱着伊！

我緊緊地擁抱伊，

心絃是何等的緊張而跳盪呀？

如小鹿撞一般！

咳！伊猛烈地掉轉臉去了！失望！

親愛的！怎不回過臉兒來？

但是，伊「翩若驚鴻」似的逃走了。

只有那一陣低頭推拒中的淺笑和嬌羞，永久使我失望的人吮嘴舐舌而咀嚼其津津有味於無窮期的事後！

趙鈿看了，把稿子一扔道：這有什麼希奇呢？誰的愛人不接吻？也值得做一首詩。舊的詩人，做了幽會的詩，說他是侮辱女性。新的詩人，做出接吻的詩來，就不是侮辱女性嗎？況且前天晚上，你也不過這樣說了一句，我沒理你，怎麼說擁抱着我不算，還要緊緊地擁抱着我呢？當面就扯謊，什麼屁詩！陶英臣做的新詩，向來自負的，不得的，以為趙鈿看了，必定要誇上幾句，不料他卻批上了一個屁字，紅着臉，半天說不出一句話。趙鈿看見他難為情的樣子，又過意不去，將手捏了一個拳頭，在陶英臣背上輕輕敲了一下。笑道：怎麼不說話了？陶英臣道：我還說什麼呢？說出來了，總是碰釘子。趙鈿道：你說，有多少事，給你釘子碰了？陶英臣道：你把我的詩稿都扔了，我這不算碰釘子嗎？趙鈿笑道：你再說一樁事，我不給釘子你碰。陶英臣道：真的嗎？趙鈿笑道：真的！陶英臣道：那末，我無論說出什麼，你不能駁回的。趙鈿笑道：不駁回！陶英臣見他這樣說，便附着他的耳朵，輕輕說了一句。趙鈿笑着把頭一偏，說道：那不行。陶英臣道：我說怎樣？你不是又駁回了嗎？你還笑我不解放呢。你不如密斯蘇那樣直截痛快。趙鈿聽見陶英臣說他不解放，便道：那算什麼？我就答應你來，鬧出事來了，我還不要你負責，你以為我趙鈿真不開通嗎？陶英臣見他答應了，喜歡的了不得，馬上牽着趙鈿的手，放到鼻子尖上，嗅了幾下。偏是事不湊巧，那學監姜庸生，正走門外邊過。他一眼看見陶英臣牽着趙鈿的手，放到鼻子尖上去嗅，心裏已經有了八成數。心想，蘇飛鴻和汪興漢的案子，我還沒有懲罰他們，現在又聯合一對起來了。這要想法子取締，少不得一對一對，都要在學校裏配起來，愛美學校豈不成了婚姻介紹所？況且女生不到男生六分之一，也不够分配，沒有得到戀人的男生，對於得到戀人的男生，決不能無事，將來若為這個爭吵起來，恐怕非打破頭不可！陶

英臣這東西平常總是沒有我在眼睛裏，記了他兩回大過，他還不怕，他現在又在作怪，我可不能放過他。主意想定，放在心裏。到了晚上，便叫女寢室裏的老媽子，到學監室裏來。因吩咐他道：「晚上若是再有男生到女生寢室裏去，你不必做聲，只悄悄地來告訴我，我自自有辦法。」老媽子道：「現在趙鈿小姐屋子裏，就有一個男學生。」姜庸生道：「是陶英臣嗎？」老媽子道：「是的。」姜先生看見嗎？姜庸生道：「我自然知道，你回去別關院子門，只是虛掩着，我自己會來查。」老媽子聽了這話，心想：「你還捉奸嗎？那可把事弄大了。但是自己也不敢說什麼，便答應着退了下去。」過了一會，姜庸生便走進寢室院子來，他走到趙鈿窗戶邊下，將窗紙戳了一個窟窿，對裏面望去。這時，趙鈿的牀，是沒有掛帳子。牀的外邊，只圍了一架短屏。姜庸生在窗戶窟窿裏一望，燈光之下，看着屏風邊，有一雙男鞋，屏風上面，又搭着一件男子衣服。姜庸生一見，不由得好好的生氣，便在窗外咳嗽一聲。趙鈿以為是同學的男生，存心搗亂，便罵道：「這時候，誰在這裏咳嗽？大家放明白些，誰也別管誰的閒事。」姜庸生想道：「好哇！他倒先罵起人來了。」便答道：「是我！什麼事明白不明白？趙鈿這才聽出來，原來是學監，便不作聲。這時，別個寢室裏的女生，都驚醒了，大家靜靜的聽外面說些什麼？還有爬起來，打開門，瞧動靜的。」姜庸生一想，這個時候，若是叫兩個齋夫來，當然手到擒來，不成問題。不過這樣的鬧，大家都不好看，而且女生都是對趙鈿表同情的，就是陶英臣，也有他一黨的人，萬一動起手來，恐怕也有反動。想了半天，只得悄悄退了去，打一個電話給校長，請示辦法。殷校長一想，實在不成話了，便回答說：「今天晚上，由他去，明天早上，我自自有辦法。」到了第二日一清早，殷校長和教務主任鄭慈航都到學校來了。姜庸生一個字不瞞，一五一十的說了。殷校長說：「事實的有無，我們不能證明，不必去問。但是男生在晚上到女生寢室裏去，這是有違校章的。」陶英臣應該記大過一次。姜庸生道：「陶英臣記了兩次過了，再記一次，應該開除。」殷校長道：「我們照章辦，該開除，就開除。」說着，起了一個牌示的稿子，交給書記。馬上就寫了一塊牌示掛出去，說陶英臣破壞校規，着即開除。這塊牌示懸出去了，立刻來了許多男女學生，圍

團的圍住。趙鈿看見，首先表示反對，要問校長，怎樣破壞校規？站在旁邊的男生聽見趙鈿說要質問校長，大家都鼓掌贊成。當時趙鈿跳上院子旁邊一條凳子，就演說起來。說道：密斯脫陶，他是校中一個很高尚的青年，能犧牲，能奮鬥，是我最佩服的，我想各位同學也是一樣。殷校長聽了二三破壞份子的話，糊裏糊塗，把破壞校規四個字來開除他，這完全是出於私意。在中國藝術界裏這樣黑暗的時候，幸虧有個愛美學校產出來，殺出一條光明之路，我們應該怎樣合作進行？現在有幾個野心家，想壟斷學校……大家不等他說完，便同時喊了起來，打倒野心家。趙鈿道：這事我想學監姜……大家又同時喊道：打倒姜庸生！趙鈿道：殷校長固然是我們愛戴的，這回事情……大家又喊道：打倒殷校長！趙鈿道：現在女生寢室裏的老媽子，都是姜庸生的走狗……大家喊得口滑了，繼續的喊道：打倒老媽子！打倒走狗！這種聲浪，越喊越大，殷校長早聽見了，便走了出來，對大家道：諸位不要吵，有話慢慢的說，這院子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大家到教室裏去，我和諸位講一講理。說着，本人先走，就進了第一教室。這些男女學生，看見校長出來了，先就軟了一半，聽說他還要講理，自然不能說什麼，也就都走到教室裏來。就是那些沒有在院子裏開會的學生，也都來了。殷校長道：我這次開除陶英臣，實在是為學校的名譽計，是不得已的事，你們大家要原諒。大家聽了這話，都默然無聲。趙鈿這時臉氣得通紅，兩眼涵着兩包淚，恨不得要哭出來。便站起來哽咽着道：我現在對大家說，我和密斯脫陶，爲着事實上的要求，不錯，發生了戀愛關係，校長是不是爲這種事開除他？這些學生，聽見趙鈿正式宣布他的祕史，大家痛快得很，劈劈拍拍，就是一陣鼓掌。殷校長看見，更不快活。便說道：我辦這個學校，都是我自己籌出來的款子，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社會上因爲我們這個學校，與衆不同，並不說一個好字，冷嘲熱諷，已經不是一天，現在我們學校自身，又發生問題，那末，我不見諒於社會，又不見諒於學生，我花了一兩萬塊錢，究竟爲的是什麼？我雖然多長幾歲年紀，違背潮流的事，我卻不肯做，我明知戀愛自由，這是旁人不能干涉的。不過我們這個學校，是請諸位來研

究藝術的，不是請諸位來試驗戀愛的。況且……他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改口說道：外邊已經有許多閒話，很不好聽，而今造出證據來給人家瞧，我自己的名譽要緊，不能不問。學生聽完了這一篇話，都沒作聲。趙鈿見沒有人幫他，也說不出話來了，只是伏在桌子上哭。殷校長見衆人沒話說，剛才那片打倒之聲，當然不成問題，也就不願追究，又說了幾句話，自去了。趙鈿沒法，一邊用手絹擦眼淚，一邊走回寢室去。走到院子裏，只見齋夫搬着一捲行李，陶英臣跟在後面，低着頭，走了出去。趙鈿走上前，一把握着陶英臣的手，哽咽着問道：你搬出去，住在那裏？陶英臣道：我搬出去，找一個公寓住了再說。地點定了，我再打電話告訴你。正要說話時，許多同學，送了出來，陶英臣只得走了。這時，趙鈿心裏一萬分委屈，說不出來，走回房去，睡在牀上，兩隻手握着脸，伏在枕頭上，放聲大哭。哭得久了，忽然跳着站了起來，將牀上的枕頭褥子，對院子裏一陣的亂拋。老媽子看見，便過來問道：趙小姐，你怎麼啦？生這麼大氣？趙鈿帶哭帶喊道：他們把我的愛人轟起跑了，我也不活着了。你瞧，那裏站着一個藍面的鬼，他就是搶我愛人的人。哼！上帝答應我了，叫我拿一把刀來，把你們全殺了。我這張牀只有我和密斯脫陶可以睡，誰敢挨一挨？哼！你們真要來嗎？我情願自己撕破了，也不給你啦。說時，趙鈿拿起牀上一條布毯子，用手使勁的去撕，撕成了幾十塊。老媽子一看也嚇倒了，連跑帶撞，走到校長室裏，對殷校長說道：不……好了。趙小姐瘋了！你快去瞧瞧罷！可真駭死我了。殷校長聽了這話，便趕快跑到趙鈿屋子裏去看，學生早已聽見了這個消息，一窩蜂似的跑了過來。這時，趙鈿越發鬧得厲害，一頭的頭髮，全都散了，披在脊梁和肩膀上。他睡在牀上，左一滾過來，右一滾過去，口裏啣着一縷散髮，直嚷你們還我的愛人。殷校長便喝道：趙鈿！你怎麼了？這成個什麼樣子？青年的人，總要自愛一點。趙鈿跳起來說道：姓般的！你憑什麼開除我的愛人？你不還我的愛人，我就叫天兵天將下來殺你。回頭一看，見有一個女學生在身邊，便拉着他道：姐姐！我們還不起來奮鬥嗎？他們閹人，一人娶兩個媳婦，大老婆，小老婆，有了不算，還要逛窯子。我們一個人分這麼一個愛人，他還不許，太

不平等了，我們要和他拚一拚。姐姐！我的愛人走了，你的愛人，又保得住嗎？那個女學生見他說得實在不像話，紅着臉順手將他一推。這一推不打緊，趙鈿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下，直挺挺睡着。大家都慌了，以爲出了人命案。至於趙鈿究竟死了沒有，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七回

夢感前塵填詞傷舊雨

書還故主鑄錯得新詩



卻

說趙鈿倒在地下，大家以爲他摔死了，便七手八腳，走上前來扶他。誰知他卻清醒白醒的，睡在地下，死也不肯起來。說是校長不取消牌示，就死在地下。般校長一想，事情弄得這樣

了。這一來，學校裏一對一對的戀人，都有戒心，不敢那樣明目張膽的鬧，只有蘇飛鴻一個人熬不住，到了星期日這天，演過戲之後，無論如何，必定請一晚的假。起初有兩回，校長原是不肯。蘇飛鴻說：女生裏的余作優，也是每逢星期日請假。爲什麼我就不行？校長說：余作優他有親戚在北京開公寓，每次到親戚家裏去。你沒有親戚，到那裏去？蘇飛鴻道：那個我不管，我只曉得學生應當待遇平等。要請假大家請假，校長就是把我開除了，我也不能放鬆的。校長一想，學校裏的經費，一大半靠每禮拜兩次戲，演戲吸引看客的魔力，又要靠蘇飛鴻一大半。得罪了他，他要不演戲，就很受影響。就只得勉強答應了。蘇飛鴻得了這一種特等待遇，越發自由。這天星期，蘇飛鴻在春明戲院演五個條件裏的周太太，恰好是他愛演的戲，十二分賣力。有一幕是在房裏梳頭，蘇飛鴻下面穿着寶藍色的短綢褲，露出水紅絲襪來。上身不穿外衣，只穿一件水紅絨緊身兒，那小個兒，越發顯得苗條。露出擦滿了粉，雪白的胳膊，和雪白的脖子，很像是半截的裸體美人。臺下的人，看見這種打扮，沒有一個不喝彩的，那巴掌真像開機關砲一樣，打個不歇。臺下第一排，坐着一個穿西裝的，他的掌聲鼓得最多，等到全場的

掌聲都完了。劈劈，拍拍，他一個人，還在那裏拍掌。蘇飛鴻聽得這種單調的掌聲，未免格外刺耳，就偷着瞧了一眼，只見這人穿着最漂亮的西裝，鼓掌的時候，顯出手上的戒指，上面有顆豌豆大的鑽石，光燦燦地。那人雪白的臉，戴有一副克羅克斯的圓框眼鏡，越發顯得丰致楚楚，他偷偷的瞧了一眼，倒覺得這人並不討厭。不由得接二連三的，偷瞧了幾眼，尤其是他手上帶的那個鑽石戒指，看了教人又愛又想。到了演完戲的時候，蘇飛鴻照例有假可請，已經於早兩日約好了密斯脫李，七點鐘陪他在華美吃大菜。又約好了密斯脫張，九點鐘在真光電影院相會。又約好了密斯脫錢，十二點半在北京飯店相會，在那裏看跳舞。所以他下了裝，什麼也來不及管，搶先由春明劇場側門出來。誰知一出門，就碰見那個帶鑽石戒指的少年，四目相視，不覺打了一個照面。蘇飛鴻本想雇車的，這時車子也不雇了，低着頭，只在馬路邊上慢慢的走。那帶鑽石戒指的少年，也不知怎樣會領會他的意思，也就在後跟着走過來。由春明劇場走到西珠市口，他回轉頭望了好幾回，穿過兩條街，那少年還跟在後面。這裏馬路寬，馬路邊上走路的人很少，那少年就追上了一步。輕輕的喊道：密斯蘇。蘇飛鴻不理他，依舊低着頭走路。那少年又喊道：密斯蘇！密斯蘇！蘇飛鴻被他喊了幾聲，過意不去，回頭望了一眼。那少年見他並不着惱，又緊緊的走上前，靠着蘇飛鴻走。輕輕的說道：密斯蘇！那裏去？走着不累人嗎？雇一輛車吧？蘇飛鴻望了他一眼，依舊低着頭走。那人道：天不早了，應該吃晚飯了，我想請密斯蘇到攝英去吃飯，不知道肯賞光不肯賞光？蘇飛鴻望了他一眼，又不覺笑了一笑，說道：誰認識你？那人道：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候，交一交朋友，也不要緊呀。雖然不認識，從今天起，就可以認識了。那個朋友，是生來就認識的呢？說時，蘇飛鴻還是走他的路，那人道：不要緊的，走！我們到攝英去談談罷。蘇飛鴻道：我有事，我不能去。那人道：坐坐就走，也誤不了什麼事呀？說畢，不由分說，在街上喊了兩輛膠皮車，也沒講價錢多少，就請蘇飛鴻坐一輛，自己坐一輛，一直拉到攝英番菜館來。吃飯之間，彼此一談，才知道這人也姓汪，是幽大的一個大學生，名字叫有才，不但有學問，家裏還

有幾十萬家產。兩個人一說，十分投機，依汪有才的意思，還要請蘇飛鴻到北京飯店去看跳舞。蘇飛鴻一想，這事不妥，北京飯店，還約了密斯脫錢在那裏等我，若是碰着了，豈不是很不好週旋？便說道：我要到西單牌樓西單公寓去看一個女同學，沒有工夫。汪有才笑問道：那一位，我也可以去見見嗎？蘇飛鴻道：彼此都是朋友，怎樣不能見？汪有才道：既是能去，好極了，我就和密斯蘇一塊兒去，蘇飛鴻毫不推辭，帶着汪有才一路就上西單公寓來。這西單公寓本是余作優的母親家裏，因為蘇飛鴻常和余作優到這裏來，有時候余作優住在這裏，蘇飛鴻也就住在這裏，卻是混得很熟。這天余作優正在公寓裏請教務主任鄭慈航補習英文，蘇飛鴻一頭撞了進來，後面又跟着極漂亮的一個男學生，鄭慈航和余作優都楞住了。蘇飛鴻卻不在乎似的，指着汪有才和鄭慈航道：先生，這是我新認的一個朋友密斯脫汪，現在幽大。對汪有才道：這是鄭慈航先生，這是密斯余作優。汪有才經過介紹之後，對鄭慈航少不得說了一番景仰的話，又在每兩三句話裏夾一句英語，談了些外國劇本。鄭慈航一聽人家談到了戲劇，兜動了他一肚子的劇學，不由得把愛美的戲劇職業的戲劇，說了許多。回頭又是法國劇院，是怎樣佈置的，英國劇院，是怎樣佈置的。談到外國人穿了禮服去看戲，中國人在臺下敲茶壺蓋嗑瓜子，鄭慈航十分感慨。他最好的一個譬喻，就是說現在的新劇家，雖然也知道什麼叫作藝術，其實用中國菜把洋式盤子盛着，用刀叉來吃，那裏能算是吃番菜呢？汪有才聽了鄭慈航的批評，一句答應一聲也，不住的點着那顆西裝腦袋，蘇飛鴻余作優卻另外擠在一邊坐着，低低說話，夾着一些笑聲，鄭慈航偷眼一看蘇飛鴻，見他那雙水汪汪的眼睛，不住的向汪有才瞟來，臉上又好像不耐煩的樣子，似乎嫌這談話的時間太長了。他是一個戲劇家，專門描寫人家心理的，有什麼看不出。便對余作優說了一句英文，意思是密斯余，今天的功課，就停止在這裏。說着，站了起來，把桌上的書一合，拿在手裏。蘇飛鴻道：鄭先生就要走嗎？鄭慈航道：我還約了一個朋友在真光看電影，現在快要過時間了，我不能不去，免得失約，挨人的罵。鄭慈航原是一句無心的話，蘇飛

鴻聽了，不免臉上一紅，汪有才很是躊躇，也站了起來，把手扶着桌上，他那頂帽子。鄭慈航道：密斯脫汪沒有事，可以還坐一會，我要先走一步了。他說到一個了字，腳已經走出房門，遙遙的聽見汪有才說了一聲谷得擺。二十分鐘後，鄭慈航已經到了真光電影院，卻幸還沒有開映，一進門就看見楊杏園一個人坐在最後一排，在那裏看說明書，旁邊倒是一個空椅子。鄭慈航也沒招呼，走上前就坐下了，拍着楊杏園問道：怎麼樣？楊杏園憑空聽見一個人問話，倒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他。還沒有說話，鄭慈航又道：你看今天來這些個美國丘八，他們都是爲着今天的片子，是美國歷史上的材料，所以來的，設若今天演中國歷史片子，中國的丘八未必……一句話沒說完，來了一個外國老太太，帶了兩個小孩子，那老太太一屁股正坐在鄭慈航前頭一排椅子上，他本來是個大高個兒，頭上戴一頂高帽子，帽子上又顛巍巍的插着一叢孔雀毛，正抵在鄭慈航面前，那兩個小外國人口裏噁哩咕嚕又說又笑，一會兒站在椅子上，一會兒又跪在椅子上，指手畫腳，爬上爬下，鬧個不了。鄭慈航很是不高興，便拉着楊杏園道：走！我們到那邊去坐罷。楊杏園和鄭慈航剛一移腳，電燈滅了一半，只得胡亂找了兩張椅子坐下。一會兒開映起來，大家都去看電影，沒有一點兒聲息。忽然椅子背後，唧唧噥噥，發出兩個人說話的聲音。楊杏園的耳朵，向來最靈，忽然有戀愛神聖四字，送進耳朵來。心裏不覺一動，便把身子靠後一點，聽了下去。有一個人問道：你那封信，是昨天幾時發的？九點就送到了我家裏，我父親還沒上衙門哩。聽差的也沒有仔細看看，就送上去了。那個時候，我早到學堂裏去了，十二點鐘我回家，母親拿了你的信交給我，問這是誰寫的信？我心嚇碎了。我接過信來一看，還好，上面沒說什麼，我膽子就大了，說這是同學寫來的信，約我去看電影。母親說：你們同學天天見面，有話都可以當面說，爲什麼還要巴巴的寫信？那一個問道：這一問，問得太厲害，你怎麼答覆呢？那一個道：我就說，這是從前小學裏的同學，不是現在中學裏的同學。我媽也沒有深問，就模糊過去了。以後寫信，你可寫到我學校裏，千萬不要寄到我家裏去。那一個道：我也知道怕露馬腳，所以寫

的信，總是姑娘的口氣。那一個道：你真把人當傻瓜了。信是女子的口氣，字總是男子的筆跡啊。那一個道：這樣說，以後我就寄到學校裏去罷。下個星期，我們到那裏去玩一天？說到這裏，聲音就越發小了，彷彿聽得有什麼西河沿路北就是的幾個字。過了一會，聲音又大些。有一個道：畢業是畢業時候的事，現在說到這裏，聲音又小了，好像是說，什麼話？別鬧！楊杏園正聽得有趣，只見有許多大個兒都站了起來，人叢裏東一個西一個，如春筍出土一般。在電光影裏仔細一看，都是美國兵，原來音樂隊正在奏美國的國歌，所以他們都站起來表示敬意。一會兒電燈亮起來，休息十五分鐘，楊杏園回頭一看，只見背後一排椅子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裝少年，一個是挽雙髻的女學生，兩人卻客客氣氣的在那裏坐着呢。楊杏園不住的回過頭去望，那女學生有點不安，不聲不響，站起來往食堂那邊去了，那西裝少年坐着卻沒有動，過了一刻兒，楊杏園再回頭看時，也不見了。鄭慈航道：你只管回頭看些什麼？楊杏園笑着說了。鄭慈航道：這種事，在真光電影院，一天也不知有幾十起，這有什麼奇怪？楊杏園笑道：你們貴校裏，本來就專門發現這種事，所以不奇怪了。鄭慈航聽了這話，只是笑笑。楊杏園道：哦！我想起一樁事，你們學校裏要請一位女教員，可有這樁事？鄭慈航道：現在搶着來教義務書的，還用不了得罪了許多人，那裏還去請人呢？楊杏園道：他們搶着教書，有什麼好處？爲的是多收幾個女弟子嗎？鄭慈航不說，又笑了一笑。楊杏園見他這個樣子，心裏自然明白，也就不問了。電影看完，依着鄭慈航，還要請楊杏園到東安市場去吃點心，楊杏園因爲路遠，就先回來了。到了家裏，一刻兒又睡不着，便在書架上抽了一本，躺在牀上看。一翻書頁，掉下一張信箋來，拿起一看，是自己做的兩首詩，那詩道：

相對無言意轉幽，梨花裝束淡如秋，劇憐十五盈盈女，未解相思已解愁。

莫道雙瞳剪水清，春山蹙損可憐生，相逢看慣愁模樣，怪底梨花是小名。

楊杏園將詩一看，記起來了，這還是去年見梨雲後，作的幾首定情詩呢。彷彿那個時候，詩興很豪，不止兩首，大

概這書裏面，夾着還有他執着書抖了幾抖，果然又掉下一頁信箋來。那上面也是兩首七絕，那詩道：

邀來伴與伴琴罇，強笑無多夜語溫，淒絕畫屏西畔坐，背燈相互拭啼痕。

楊柳絲長繫幻緣，桃花命薄損華年，誰知囚鳳笳鸞恨，恰在青燈明鏡邊。

這兩首詩又不是那一個時候的，大概是遲兩三個月的事，事到現在，也不過一年之間，人也死了，場也散了，簡直是一場夢。想着十分感慨，不由得長歎了幾聲。也沒有心再看，把書望牀裏一丟，便睡下去了。次日清早起來，疊牀，把兩張詩稿依舊望書裏一夾，把書放在桌上。這日天氣陰暗，對窗子外一看，階沿上的石頭，已經透濕。那棵梨樹，疏疏落落，橫斜的樹枝上，佈滿了一層露水珠子，有些大的，便滴下地來。再出來走到廊子底下，遇着一陣風，刮了滿身的水。原來漫天漫地，正在下那淡煙似的細雨。再看那老槐樹枝子，樹枝上也生了幾撮淡綠色的嫩葉子，在雨霧裏面，便顯出一種生氣，不是早幾個月的樣子了。楊杏園想道：日子真快，又過了一半春天了。身上因為被風吹着，灑了幾陣細雨，很有涼意，便走進屋子來。一看壁上掛的月份牌，離清明節只差一個禮拜，由不得又歎了一口氣，心想：去年這個時候，還沒有認識梨雲，今年這個時候，人已埋在三尺黃土之下了。這樣一想，越發悲感得很。又想到梨雲死的時候，我就只隨隨便作了一副輓聯，連祭文也沒有做一篇，今年清明前去掃墓，一定要補上的。楊杏園心裏想着，便坐在椅子邊，擡頭對窗外看去，只見那院子裏的細雨，越發密了，風一吹，就像捲着一陣一陣的白煙，由牆外頭吹過來。這個當兒，牆外頭的柳樹，露出一叢半黃半綠的樹梢子，一起一落，像波浪一樣。有時候風大些，還把長的柳條吹到牆這邊來。他又想起去年月亮剛在柳樹枝上出來的時候，因為記起朱淑真生查子裏，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兩句詞，馬上就去訪梨雲。而今呢，正是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了。再一回想，自己在松竹班和梨雲雨窗夜話的情形，彷彿還在目前，人卻是隔世了。下雨天一個人坐在屋裏，本來無聊，加上想起心事，越發煩惱，便打開墨盒，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就着桌上白紙，寫起字

來。心裏想到那裏，筆下寫到那裏，不知不覺，把朱淑真的生查子，從頭到尾，寫了好幾遍，一張紙，也就寫滿了。這時忽得了兩句詞，今日斷腸吟，一曲生查子，他一時的感觸，覺得這兩句話，很有意思，便又找了一張信箋，不加思索，隨湊隨寫，填了一首生查子。那詞道：

戲吟楊柳枝，笑展桃花紙，挽手玉臺前，教與鴛鴦字。西窗夜雨時，去歲今宵事，今日斷腸吟，一曲生查子。

楊杏園將詞填完，自己念了一遍，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隨手把面前的一部書打開，便把這張稿子，夾在書裏。這時院子裏的雨絲，比較大些，檐溜已經的答的答滴下水來。天上的雲，凝成一片，一絲光線也沒有，大概是連陰天了。一個人坐在屋裏，十分悶得很，吃過午飯，便吩咐長班胡二，打一個電話，約何劍塵來下圍棋。不到一個鐘頭，何劍塵果然來了。兩個人下了兩盤棋，各輸一盤，到了第三盤，一個小角，已經被楊杏園佔來了，何劍塵事先卻埋伏下了兩個劫，這時候左一個劫打過來，右一個劫打過去，楊杏園的棋勢，漏洞太多，看看要輸。他說道：和棋！和棋！說着，將盤上棋子一陣亂摸，全都亂了。何劍塵笑道：豈有此理？下輸了就賴，你這棋品太壞！楊杏園道：你這劫老打不完，我實在不耐煩。我這叫快刀斷亂麻之法，你不服，我們再來一盤。何劍塵道：贏了就算，輸了就賴，我不和你來，下久了，也倦人得很，坐着談罷。說時，何劍塵翻動桌上的書，看見是一本花間集。打開一看，見封面背後，上面有半篇墨跡寫的字，最後卻印有冬青兩個字的一顆小圖章，不覺失聲道：咦！這是那位李女士的書，怎麼在這裏？楊杏園道：那位李女士？何劍塵道：就是我家裏教書先生，李冬青女士啊。楊杏園道：你這話更奇了，我這書怎樣是他的？何劍塵道：空口無憑，我有證據在這裏。說着，便把書上題的字，印的圖章，指給他看。楊杏園看了一拍手說道：哦！我想起來了，難怪我總覺得李冬青女士的名字，在那裏看過，卻又記不起來呢。何劍塵道：你這本書，是那裏弄來的？楊杏園道：是我們這裏一個姓徐的，在舊書攤子上買來的。買來了，他又看不很懂，就送給我了。何劍塵道：不知道是李女士的，不是李女士的？若是李女士的，應該珠還合浦才對。楊杏園道：那

是自然這部書我收着沒用，還了人家，人家還是先人的手澤呢。何劍塵說着，就在桌上拿了一張報紙，將書包好。兩人又說了一會話，何劍塵就把書拿着去了。到了次日下午，李冬青到何劍塵家裏來，教完了書，何太太就把報紙包的這本花間集拿出來，遞給他。說道：李先生，我檢到一本書，不知道是你的不是？李冬青一接手，就認得是他的書，不覺失聲道：咦！這是我一年前失落的書，老找不着，怎樣在你這裏？何太太道：這是劍塵在那位楊先生那裏拿回來的。李冬青道：那個楊先生？何太太道：就是那天在陶然亭一處喝茶的楊杏園。李冬青道：他又在那裏得到這部書的呢？又怎樣知道是我的書，請何先生送還我呢？何太太道：這層我倒沒有問劍塵。李冬青想了一想，也沒做聲，依舊把報紙將書包好，帶了回去。又過了兩天，李冬青將書翻開看看，不料接連在裏面找出三張稿子。一張是一首生查子的詞，兩張是兩首七絕。李冬青從頭至尾，念了幾遍，心裏好生疑惑，心想：這楊杏園就爲送這幾首詩給我，特意送書還我嗎？這就奇怪了，我只和他見過一回面，也談不到以文字相往來呀？是了，我和何劍塵談話，常常說過，這人的文字，靈活得很，難道何劍塵的話，轉告訴了他嗎？他把詩送來，分明是誤會我的意思了。想到這裏，覺得現在的男子漢，尤其是能作幾篇文字的青年，萬萬惹不得。只要你給他一兩分顏色，他就趁機而入，和你通信，和你談什麼社交，手段高一點的，賣弄他有學問，把他似通非通的詩，豪啻浪哭，亂寫信給你。面子上是恭維你，和你研究什麼文字，談什麼性靈，其實引誘人家，做他的玩物，侮辱你的人格罷了。李冬青這樣一想，覺得楊杏園借着還書的緣由，附帶送這幾首詩來，實在是不道德的行爲，但是看看那四首詩裏，怪底梨花是小名，劇憐十五盈盈女，都是指着有人的，決不是說自己。就是那首生查子裏面，西窗春雨時，去歲今宵事，更寫得明明白白，與己無關，我不要冤枉人家罷，把那三張稿子，依舊放在書裏，也不和人提起。到了次日，李冬青到何劍塵家裏去教書，無意中和何太太談話，由楊杏園還書的事，談到楊杏園的爲人，何太太就說：這個人，倒是多情的人，去年冬天，還爲着一個女朋友死了，發了幾天瘋，幾乎死了。李冬青道：這個

女朋友，一定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了。何太太道：那裏是有學問的人？是個可憐蟲罷了。說到這裏，就把楊杏園和梨雲的事，大致說了一遍，又笑道：據劍塵告訴我，這人的瘋病，還沒有盡除，他書桌上，供着梨雲的一張六寸半身相片，常常對着相片念詩，對着相片說話，有時候出了新鮮的花，和新鮮的果子，一定要先買來，供在相片面前，偏偏還有一個劍塵，說他這事做得真對，十分贊成。李冬青道：這人總算一個不忘舊的，倒不是瘋，不過看不透世情罷了。何太太笑道：據李先生說，要怎樣才算看得透世情呢？李冬青道：這倒難說，總而言之，世上一切事情，都把他當做假的，就看透了。何太太笑道：這話我越發不明白了。警方說，我和李先生總算說得來，難道也要當做假的嗎？李冬青道：自然是假的，不但你我交情是假的，連你我的身子都是假的。何太太道：李先生這個話，我聽了，就糊塗死了。怎樣自己的身子，也是假的呢？李冬青笑道：我問你一句話，我是誰？何太太道：你是李先生。李冬青笑道：胡說！不是那樣講。我問我字是指着誰說話？何太太笑道：你難道是個瘋子？我字指誰說話呢？我就是我呵！李冬青道：不對！不對！世上絕沒有我。因為我生出來，不是我作主，我死了，也不是我作主，怎樣會有一個我？從前沒有我這個我，將來也沒有我這個我，就算現在有一個我，我又老留不住，那裏能算我呢？何太太聽了，偏着頭想了半天，搖搖頭道：我就不懂我怎樣不是我？李冬青笑道：傻孩子，你不要問了，你決問不懂的，你再讀幾年書，或者也就明白了。李冬青雖然這樣說，何太太依舊不放心，還是低着頭想了半天，他那一副耳墜子被他搖得一直擺到臉上，笑道：這是怪話，是沒有道理的。李冬青笑道：怪話就怪話罷，不要提了。我問你，那楊杏園住在什麼地方？我要猜猜看他是怎樣得到我這本書的？何太太因李冬青問，就把楊杏園的地址，告訴他了。李冬青聽了，放在心裏，也就沒有再說第二句。回到家裏，把楊杏園的詩稿，檢出來重新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原來這詩和詞，都是爲那個梨雲而作的。那末，是錯怪人家了。不過他夾在書裏，或者是一時忘記了，所以沒有檢出去，將來他記起來了，言情的詩卻在這裏，算一回什麼事呢？想到這裏，就把三張稿子，放在一個信封裏，寫了

地址寄給楊杏園。楊杏園接得這封信，打開來看，卻是自己三張稿子，裏面並沒有信，看看封面上，只寫了李絨兩個字。想了一想，記起來了，這三張稿子，是夾在花間集裏面的。那天劍塵把書拿去，我就沒有想到。咳！這是什麼話？我把這樣的詩，送給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看，這算一回什麼事呢？那天我填詞的時候，那一闕生查子，我記得是寫好了，就扔在桌上的，後來隨便夾在一本書裏，怎樣也傳到那裏去了呢？這位李女士看見這幾首詩，似乎可以一笑置之，何必這樣認真，還要寄回來給我呢？就是寄給我，似乎也應該寫一封信，何以一個字沒寫，模模糊糊的，只把幾張稿子寄回來呢？這樣想來，也不知道他是好意，或是惡意。若照自己看來，這樣哀豔的文字，除了送給有關係的人，是不許送給第三者的。我無緣無故的，送書還人家，卻夾了這三張稿子，這不是存心和人開玩笑嗎？越想越是自己不對，而且他知道我和何劍塵是好朋友，這書又是何劍塵拿去的，只怕連何劍塵他也要怪起來呢？若果他怪下何劍塵來，何太太必然知道，我何不去探聽探聽。主意打定，便到何劍塵家裏來，偏是事不湊巧，何劍塵夫妻兩個都出去了。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撲朔

獻花同染指捷徑迷離



楊

杏園一肚皮的疑團，恐怕連何劍塵夫婦，都爲這個事怪他，無精打彩的走了出來。剛一出門，頂頭碰見一個人望裏走，他看見楊杏園，卻請了一個安，望後退了一步，然後站住了。楊

杏園一看，原來是劉廚子。這人原是何劍塵家裏的老用人，後來改了行做廚子，便不在何劍塵面前當差。有一次，劉廚子掉了事情，曾求着楊杏園寫了一封信，在一家俱樂部包飯，很賺了幾個錢，所以他見了楊杏園十分恭敬。楊杏園便問道：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劉廚子道：現在開了好幾個月了，今天是特意來見何先生，打算請他老人家賞一碗飯吃。楊杏園道：我聽說你都發了財了，還沒有飯吃嗎？劉廚子含着笑容道：沒有的話，還想請你

提拔提拔呢。楊杏園道：你要是找何先生，你可空跑了，他和他太太都不在家呢。說着，自上車子去了。劉廚子碰不着何劍塵，十分懊喪，心想，從北城老遠的跑了來，不但找不到機會，連人也會不着，真是倒霉！這裏到草廠胡同小翠芬家裏不遠，不如到那裏去會會老李，也許碰着什麼機會。主意想定，便到小翠芬家來。這老李搬了一張方凳靠着大門，口裏啣着旱煙袋，手裏拿着一份羣強報，看小說講演聊齋，正自有味。劉廚子走上前便喊道：李頭兒。老李一擡頭，看見是劉廚子，忙站起來道：大哥你好。劉廚子也答應道：好。老李道：大哥你是不常到城南來的……一句話沒說完，只聽見嗚嗚的一陣汽車喇叭響。老李說道：余老板回來了。車到了門口，停住了，汽車夫打開門，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這人身穿寶藍大花綺霞緞夾袍，外套黑緞子小坎肩，胸面前，一排紅亮珠扣子。頭上戴一頂瓜皮帽，紅絨球帽頂，帽子前面，安了一片帶點綠色的玉石，玉石上面，又有一顆圓圓的紅寶石。這人瓜子臉兒，漆黑的一雙眉毛，眼睛雖然睫毛很長，可是黑白分明，十分流動。厚厚的嘴唇，卻也白裏泛紅，一說話，露出嘴角上兩粒金牙齒，他走身邊過，看他臉上的粉，雪白的一層，衣襟上的香氣，走動起來，望人鼻子裏直鑽。他下了汽車，走進裏面去了，那汽車裏面，卻另外有個少年，沒有下車，就坐着汽車走了。劉廚子看見便問老李道：剛才進去的這人就是余老板吧？老李道：是的。劉廚子歎了一口氣道：咳！人要發財，真是料想不到。的事。當他在科班裏的時候，我們常到後臺去玩，他穿着一件藍市布的舊棉袍子，清鼻涕凍得拖到嘴邊，很是可憐，我們還買糖葫蘆送給他吃呢。那個時候的小翠芬，真是天上地下了。老李道：天下事，就是這樣沒準。你還不知道呢？昨天晚上在常小霞家裏推牌九，三條子牌，就輸了一千多。做官的，幾個有他這樣闊？劉廚子道：什麼？三條子牌，就輸一千多麼？那末，半個月的戲份，都白扔了。老李道：他自己那有那些個錢，輸自然有人替他會帳啦！劉廚子再要問誰替他會帳時，小翠芬的包月車夫王二，拖着一輛空車，慢慢的走過來，他們就停住了話沒說。老李道：你怎麼不拉車進來，就停在門外頭？王二道：還要走啦，拉進去作什麼？老李道：拉到

那裏去？王二道：聽說常老板，今天晚上給咱們老板邀頭，就要上那裏去，恐怕要鬧一晚上呢。老李道：剛才不是常老板送咱們老板回來的嗎？爲什麼不一直去？王二道：常老板送咱們老板回來，就要去接胡春航總長，所以咱們老板不能一直就去。聽說咱們老板還得回來換衣服呢。劉廚子一邊聽了，記在心裏，心想：他們唱旦角兒的，都能和總長來往，我不如在這裏面想想法子，也許能够碰得着一點兒機會。主意想定，便只管和老李王二兩人談了下去。過了一刻兒，小翠芬又出來了，果然換了一件蔥綠色的長袍子，腰上還繫了一根白色的綾子腰帶。一腳登上車坐着，先踏了幾下車鈴，噹噹的直響，王二扶起車把，飛也似的跑，不一刻工夫，就到了椿樹上九條胡同，常小霞家裏。這裏是小翠芬極熟的地方，他下了車，一直就往裏走。走到會客室裏去，只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裏打電話，正是胡春航。他笑道：你來吧？今天雖是綺餘的主人，其實是替翠芬湊個小局面，不好意思不幫這個忙，公事不要緊，留着明天辦得了。胡春航把電話掛上，一回頭看見小翠芬，笑道：你剛來嗎？今天的雙鈴計，你演得真好，現在見你，我還有些怕你。小翠芬道：幹嗎怕我？胡春航道：你在臺上，活像一個又漂亮又狡猾的潑婦，真教人疼又不是，恨又不是。當你在茶鋪子要錢的那一場，我要是掌櫃的，我也要被你駁倒呢。說到這裏，常小霞走進來了。他穿着雨過天青色物華葛袍子，外套電光絨馬褂，四週滾着金邊。他的衫袖口上，露出一路花邊，大概是汗衫袖子上鑲的。他下面穿着魚白色絲光襪，尖頭花緞鞋，輕輕的走了過來，在小翠芬肩膀上一拍，笑道：你這孩子，怎麼也不做聲，就跑進來了？小翠芬回頭一看，拍着胸道：可嚇着我了。二爺，可得管管他，越大越胡鬧了。胡春航笑道：你的膽也太小了，這樣拍一下子，就嚇倒了嗎？說着，伸手在煙捲筒子裏，抽出了一枝煙捲，在茶几上頓兩下，常小霞連忙找了一盒火柴，擦着了一根，伏在胡春航身邊，給他點煙。胡春航將手一摸，常小霞的臉，笑道：你瞧，回來這半天，臉上的粉，還沒有洗掉。常小霞瞟了胡春航一眼，說道：你別瞎說了，我臉上就是這個樣子。我還要問你的事呢，前天我薦給你的兩個人，你發表了沒有？胡春航道：這幾天，部裏正在裁員，怎

樣好添人過幾天再說罷。常小霞道：那不行，你非發表不可，今天你就得發表。胡春航道：我今天晚上，不是在這裏打牌嗎？我怎樣發表？小翠芬插嘴道：那也不要緊呀，打個電話到部裏去，叫他們發出公事去，那還不行嗎？胡春航笑道：孩子話！說到這裏，早聽到門外汽車撲撲的響。一會兒一個人嚷進來道：春航！春航！你好快活，在這裏打牌。看時，盧南山帶着兩個馬弁一直衝了進來。小翠芬認得他是陸軍總長，便走上前，斜着身子望下一蹲，請了一個安。盧南山走進屋來，兩個馬弁看見兩個小旦在這裏，他們就退了回去。盧南山卻彎着腰笑嘻嘻的上前，將小翠芬的肩膀一拍道：你這孩子今天穿得這麼漂亮。常小霞也就立刻走過來招呼。盧南山道：小霞呀，小霞，現在胡春航硬給你孝順得糊塗了，一在部裏出來，就到這裏來了。他的太太可不是容易說話，你仔細挨打說着，挽住常小霞的手，拉他同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了。常小霞道：胡總長到我這裏來，太太就不答應，他現在天天晚上到胡同裏去，怎樣太太就不問呢？盧南山用手一摸鬍子，對胡春航笑道：春航，你聽見沒有？他話裏有話，還要吃點醋呢。胡春航靠在椅子上，卻只是微笑。坐了不到一刻鐘，交通次長孔亦方，財政次長錢青化，煙酒督辦金善予也來了。胡春航道：人已經够了，我們就動起手來。我明日一早還有事，牌不要打得太晚了。這時常小霞把他們又引到一間精緻些的屋子裏去，這裏共是兩間。外面是一個小小的客廳，四週陳設了上等外國器具，那也不算什麼，只是裏面那個屋子，有一張銅牀，輝煌奪目。牀上掛着湖水色秋羅帳子，用銀帳鉤掛着，牀上面鋪着四五寸厚俄國虎斑絨毯，疊着一牀水紅和一牀鵝黃色的綢被。四個藍緞子金線繡花的鵝絨枕頭，放在兩頭。牀上間，端端正正放着一大部書，兩截豎着的洋錢，卻是人料想不到作什麼用的。常小霞走上前，將那書函打開，翻過來一看，原來是套木製的煙傢具，裏面煙燈，小油壺，剪子，煙籤子全有，而且全是銀製的。他再把那一截洋錢拿在手裏一扭，翻過來一看，卻掀出一個蓋子來。原來這一截洋錢，是個模型，中間是空的，只有上面的蓋，和下面的底，是兩塊真洋錢，中間卻是一個特製的煙缸子。常小霞將煙傢具擺好，便問那位玩一

口都說不必！我們就打牌罷。說時，常小霞的兄弟常幼霞，捧着一盒象牙骨牌進來。他穿着一件絳色的袍子，週身滾着白邊，也沒有戴着帽子，腦袋上前面梳了一蓬留海，後面披着半截漆黑的頭髮，長長的瓜子臉，溜圓的黑眼睛珠子，倒很像一個旗裝的女孩子。盧南山看見，一手扯了過來，便摟住在懷裏，把鼻子湊着常幼霞的臉，一陣亂聞，口裏嚷道：那裏跑來這麼一個小姑娘？好香的臉。常幼霞掙扎不脫，漲得滿臉通紅，手一撒，把捧着牙牌，嘩啦啦一響，撒了滿地。胡春航笑道：小孩子怕害臊，你就別和人家鬧罷。盧南山只當沒有聽見，依舊摟着不放，常幼霞趁他不防備，卻一扭身子跑了。盧南山拍着兩隻手，哈哈大笑。這時，早有小霞家裏的用人，將骨牌檢起，放好在桌上。胡春航便問道：誰推莊？盧南山道：自然是你推，我們隨便押一個方向。胡春航對孔亦方道：亦方先生推幾條子試試看。孔亦方笑道：這一個月也不知什麼緣故？我的手氣總不好。前次在錢次長那裏推牌九，摸了一副天槓，要吃一個通，偏就碰到胡總長一對五，吃了兩家，還賠出去一千八，推莊我是不敢來。胡春航笑道：那回我只贏五千塊錢，結果一個也沒落下。說着，對常小霞指道：給他買了一輛車子。你今天何妨再摸一副天槓？又笑着伸手拍了小翠芬的肩膀道：也許孔次長送你一輛汽車呢！孔亦方笑道：若是那樣，送汽車就送一百輛，翠芬也不見我的情呢！小翠芬笑道：我就不是那樣想，隨便那個送我一輛汽車，在這兒的人，我都見他的情。這話怎說呢？因為沒有你五位，牌就打不成功，打不成功，就沒有人贏錢，送汽車給我，所以說起來，都是有人情的。盧南山笑道：伶牙俐齒，你瞧他這一張嘴。大家都說：這孩子真會說話，怪不得雙鈴計，他演得那樣活靈活顯。胡春航走到桌子邊，用手撫摩着牙牌，說道：誰推莊快來，不要談天了。大家都說：還是胡總長推罷，真是胡總長輸得太多了，我們自然有人接手。常小霞道：胡總長在我這裏耍錢，沒有輸過。金善予道：你總是幫着胡總長。盧南山道：這才叫疼不白疼，像剛才我疼一疼幼霞，就一撒手跑了，那才是白疼呢。說着，哈哈大笑。這時，胡春航已經坐下去了，在那裏推莊。大家抓着籌碼，便押起來，孔亦方坐了上門，金善予坐了下家，盧南山坐了

天門，錢青化卻坐在盧南山的旁邊，押一個滿天飛。常小霞端了一張方凳子，挨着胡春航坐下，小翠芬隨隨便便的一屁股卻坐在金善予後面。盧南山道：小翠芬坐過來，你怎麼老愛姓金的？錢青化道：那末，坐到我這裏來罷，我姓錢，我也不讓姓金的闊呀。他們這一說笑話，弄得小翠芬坐在金善予背後不好，不坐在他背後也不好，臊得滿臉通紅。恰好莊家拿了一副地八吃了一個通，大家才止住笑，留心到牌上去了。自這牌以後，莊家手氣就紅起來，不到一個鐘頭，胡春航就贏了七八千。孔亦方手氣最閉，常常拿斃十，他牌品是最好的，越輸越鎮靜，嘴裏老啣着玳瑁煙嘴子，抽完了一根煙，又抽一根，默然無言，煙灰自落。盧南山就不然，輸了一千多塊錢，他媽的三個字，在口裏鬧個不歇。牌九推到十二點鐘就歇了手，算一算胡春航贏了五千，錢青化輸了兩千，盧南山輸了一千八，孔亦方輸了五千開外，金善予卻只贏幾百塊錢。除贏家而外，得了頭兒錢三千八，胡春航將籌碼子放在桌上分了一分，劃出三千八百元來，指着對小翠芬道：這是你的，拿去買一輛車罷。小翠芬聽了這話，眯着眼睛一笑，站起來退了一步，對着五個人，共總請了一個安。笑着說道：謝謝你哪。胡春航對孔亦方道：怎麼樣？這汽車不是你送來的嗎？孔亦方笑笑。這窗戶的橫頭，擺着一張橫桌子，桌子上面，有些零碎紙張和信箋之類，孔亦方抽了一張信箋，就着桌上的筆墨，行書帶草的寫道：即付來人大洋五千六百元整，某年月日亦方。寫完了，交給胡春航，笑道：今天又幸虧沒有推莊，只送錢給總長一個人。要是推了莊，恐怕要普遍的送禮了。說時，錢青化照樣也寫了一張二千元的單子。盧南山卻不同，在馬褂子口袋裏，抽出一搭支票，填了一千八的數目。兩個人同時交給胡春航，盧南山卻操着大花臉的韻白說道：大哥，我兄弟二人，也有個小小的帖兒。常小霞小翠芬聽了，這原是穆柯寨裏的一句戲詞，先撐不住要笑，大家也都哈哈大笑起來。這時，常小霞家裏，端出準備的稀飯小菜來，另外還有幾張特製的火腿油餅，是盧南山他們最愛吃的。大家吃得飽了，各自散去。惟有胡春航沒有走，在裏面那張銅牀上燒鴉片煙。一會兒工夫，常小霞穿了一件水紅色滿身印着蝴蝶採金瓜的旗袍，走到

牀面前，笑着問胡春航道：你看看，這是我新製的一件行頭，好不好？小翠芬卻站在常小霞身邊，和他牽衣襟，扯領子。他身上穿着葱綠色袍子，繫着白綾子腰帶，和常小霞的衣服，互相襯托，越發顯得鮮豔。胡春航一看，真是風流俊俏，好看煞人，正合了古人那一句話，不知鳥之雌雄。口裏不住的喊道：好好！常小霞見胡春航說好，穿着那件旗袍不脫，就躺在牀上和胡春航燒煙，小翠芬便一屁股坐在牀沿上，緊緊的挨着胡春航。胡春航一口煙正吃得足了，便在袋裏掏出那三張支票來，對小翠芬道：他們的支票交給我，我還忘了交給你，你拿去罷。說着，把那一張五千元，的紙單子交給小翠芬，又道：多的一千六百塊錢，算送給你的，你買珠花也好，買寶石也好……小翠芬笑道：我也不是個娘兒們，買那些個東西作什麼？胡春航笑道：買給你大奶奶，還不行嗎？小翠芬原來也認得幾個字，看看那張信紙，只寫五千元，又沒有圖章，又不像個發票，便問道：憑這個就能拿錢嗎？胡春航道：連你這們一個紅角，難道這一點小事還沒有經過不成？這句話說出來，臊得小翠芬滿臉通紅。常小霞道：不是他沒有看見過支票，不過數目多一點兒，恐怕要先打一個電話，通知銀行裏一聲吧？胡春航道：你這倒說的是，不過銀行裏的人，都認得筆跡的，你去拿錢，他們自會打電話去問，用不着你操心。小翠芬見胡春航痛痛快，快，給了他五千塊錢，感激得很。心想，不料昨晚上一千多塊錢，倒輸出好處來了。這一感激，真不知道怎麼謝謝胡春航才好？胡春航在那裏燒鴉片，小翠芬只是在旁邊陪着，並不說回去的話，一直到了兩點多鐘，實在夜深了，常小霞便對小翠芬道：大嫂子在家裏等着你啦，還不去嗎？再過一會兒，天就快要亮了。胡春航鴉片癮，本來不大，原是燒着玩，提提神，這時並沒有抽煙，只躺在牀上，和他們說話，也笑着對小翠芬道：我叫我的車子，先送你回去罷。小翠芬心裏一積伶，明白了，便道：路不多，用不着坐汽車，我自家兒的車子，還在這裏等着啦。說着，又和胡春航鞠了一躬，笑道：謝謝你哪。便笑着走了。常小霞攜着小翠芬的手，送到房門口，小翠芬便攔住他道：你陪總長坐罷，別出來了。說着，用手一牽常小霞的衣襟道：瞧你這個。常小霞低頭一看，才想起身上穿

了件花旗袍，紅着臉就沒有送了。這裏常小霞和胡春航躺煙燈，一直就鬧到天亮，到了下午一點鐘，胡春航要出席開議，才坐着車到國務院去了。開議席上，內務總長陳伯儒問胡春航道：昨天晚上，爲着那筆協款的事，好幾處打電話找胡總長，總沒有找着。胡春航道：昨天晚上，有一個約會，回家晚了一點。說着，對陸軍總長盧南山望了一眼，陳伯儒一想，這裏面一定有緣故，許是他們又在那裏賭了一晚上錢了，也就沒再問。開議散後，陳伯儒想起牛蕭心昨天晚上打電話找他，因爲有事沒去，約了今天下午去的，我倒要去看看，便坐着車到牛蕭心家裏來。牛蕭心的妹妹牛劍花，左手提着一隻銀練錢袋，右手提着一把綠綢傘，正望外走。在大門口頂頭碰着陳伯儒，站住了，笑了一笑，深深的一鞠躬。陳伯儒一看，只見他穿了一套水紅色的衣裙，挖着一個方領，雪白的臉上，微微的抹了一層淡紅的胭脂，燙着的頭髮，梳了兩個蓬鬆，卻用一根魚白色的綢辮，圍着額頂，將燙髮一束，越發顯得妖媚。陳伯儒早就滿臉堆下笑，問道：出去玩？牛劍花笑道：看電影。說畢，拿傘尖點着地，踏着高跟鞋，嬌嬌婷婷走了過去。打陳伯儒面前過的時候，那一陣身上頭上的香味，直往人身上撲來。陳伯儒靈機一動，倒想起了一樁心事。不覺慢慢的放開腳步走了進去，那牛蕭心他在屋子裏玻璃窗裏面，看見陳伯儒來了，不由得笑起來。他這個人演起戲來，表情細膩不過，平常做事，也是如此，他就早走了出來，側着身子，掀開簾子，讓陳伯儒進去。陳伯儒坐下來，伸了一個懶腰，笑道：這兩天累極了，昨天晚上，忙一晚，今天白天，又忙半天，要不然，昨天晚上我就來了。牛蕭心道：昨天晚上，胡總長在小常家裏耍錢，陳總長去了嗎？陳伯儒道：你怎麼知道？牛蕭心道：他的跟包的，剛才到這兒借一樣東西，談起來了。陳伯儒道：真是豈有此理！我爲了修河的款子，昨晚催着他，在部裏先移幾萬用，以救目前之急，他倒不要緊似的，不管這本帳，真是不講交情。牛蕭心笑道：怪不得小常前天告訴我，說咱們要發財了。陳伯儒道：他怎樣說我們會發財？牛蕭心道：他說是胡總長告訴他的。說是這治河的款子，你可以落下一二十萬，至少要賞我一萬八千兒的，這不是咱們都發財了嗎？陳伯儒剛要說話，只聽

見一陣皮鞋響，牛劍花將簾子一掀，走了進來，把手上綠綢傘錢袋，一齊望桌上一放，一歪身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支着兩隻皮鞋的足，攔在身邊小椅子上，笑道：「好不該出去說着，舉起手，捏着一個小拳頭，在額角上搥了幾下。」陳伯儒笑道：「大姑娘不是瞧電影去了嗎？怎麼又回來了？」牛劍花道：「一進電影場，腦袋暈得要命，一張片子也沒看，痛得坐不住，我只得回來睡覺，誰知到了家，頭暈又好了。」陳伯儒道：「我猜不是這樣，一定約的朋友沒有到。」大姑娘一發氣，就回來了。對也不對？牛劍花瞅了陳伯儒一眼，說道：「可得賠償我的名譽。」陳伯儒道：「憑你哥哥在這裏做證人，我這句話，怎麼要賠償大姑娘的名譽？難道說你就沒有朋友嗎？」牛劍花道：「朋友是有，也不過是幾個姊妹們，不像你說的話裏有話的朋友。」陳伯儒笑道：「我也沒有說你是等男朋友呀，你爲什麼先就疑心？」牛劍花在身上取出一方手絹蒙着臉，笑着說道：「我不和你說。他們在這裏鬧，牛蕭心在一邊看見，只是微笑，一聲不言語。」陳伯儒笑着對牛蕭心道：「我看你們大姑娘，實在是聰明人，比起來，比你好得多呢。要當他的姑爺，真不容易呢。」話又說回來了，你這個哥哥，也太糊塗，這些大姑娘了，還不給人家找婆婆家？」牛蕭心還沒有說話，牛劍花一翻身站了起來，用手舉着桌上的茶杯，眼睛斜看着，笑道：「你胡說八道，我潑你。」陳伯儒笑道：「做姑娘的，總有一個婆婆家，我這話也不算錯呀。」回轉頭來，又對牛蕭心道：「正經話歸正經話，我路上倒想有一個主兒，不知道你們是主張自由結婚呢？還是主張舊式的要人做媒呢？」牛劍花又插嘴道：「新的不要，舊的也不要。」牛蕭心卻說道：「總長能出來介紹一個，那是極好的。」不知道是我們南邊人，還是北邊人？」陳伯儒對牛劍花夾一夾眼，又對牛蕭心笑道：「回頭我們再說。」牛劍花把身子一扭，說道：「我不和你說了。」說着，一撒手就走了。陳伯儒等牛劍花走了，便坐到牛蕭心身邊椅子上，輕輕的對他道：「你妹妹究竟有人家沒有？要是沒有……」牛蕭心道：「他能伺候總長，那是很好的，不過你太知道了，說我兄妹兩個包圍總長，可不要打到我家來嗎？」陳伯儒笑道：「傻孩子，你錯猜了我的意思了，我這大的年紀，他還要我嗎？」說到這裏，聲音放得極低，對牛蕭心說了許多話，然後放大聲音道：「這

麼辦，我的事就成功了，我想你總可以幫我一個忙。就不知道你們大姑娘樂意不樂意？牛蕭心道：他人也很開通的，大概不至於不肯，我回頭慢慢再和他商量。陳伯儒道：我今天晚上和秦八爺在一處吃飯，那個時候，我打一個電話問你。大姑娘若是答應了，我就和八爺說明，不答應呢，我就不必提了。牛蕭心道：那樣就更好，成不成都沒關係。他兩人這樣約好了，當天晚上，陳伯儒到秦彥禮家去吃晚飯。飯後，大家都散了。陳伯儒笑道：聽說八爺新得了一點好土，能不能讓我們嘗兩口？秦彥禮道：可以可以，我陪你燒兩口玩兒。於是把陳伯儒引進他的便室裏，在牀上攤開煙傢具，燒起煙來。陳伯儒抽了兩口煙，便將牀面前的電話機，向牆上插銷裏一插，就躺在牀上向牛蕭心打電話。電話要來了，因問牛蕭心道：我在秦八爺家裏呢，那事怎麼了？牛蕭心道：舍妹完全答應了，請你進行罷。陳伯儒大喜，摘下電話，對秦彥禮道：八爺，你猜我和誰打電話？秦彥禮道：不是小牛嗎？陳伯儒道：是的，他和我有一件小事，要託重你呢！秦彥禮道：別打哈哈了，你兩人的事，怎樣會託重我？陳伯儒道：並不是開玩笑，我一說，你就明白了。他有一個妹妹，長的真不壞，要說唱，比他哥哥也差不了什麼！秦彥禮笑道：好事！好事！你要我做媒嗎？我一定幫忙的。陳伯儒道：不是不是，我聽說老頭子想弄一個會唱的，我想他最合資格了。可是我沒有那膽子敢和老頭子說，你能不能順便對老頭子談一談？秦彥禮放了煙槍，起身望上一爬，將煙籤子指着陳伯儒道：你是想老頭子交條子，多撥你幾萬河款呢？對也不對？陳伯儒道：別人好瞞，我怎好瞞你老哥？款子下來了，當然不能拋開老哥。秦彥禮道：好罷，明兒把他送來我瞧瞧，要是成，我再說。陳伯儒滿口答應。到了次日，陳伯儒將自己的汽車，把牛劍花送到秦家。秦彥禮一見，很是歡喜，便對牛劍花道：我先得請老總的示，才好送你去。我們先去長安飯店待兩天，等老總答應了再說。牛劍花知道秦彥禮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真有明朝魏忠賢那個位分，那敢不依？就和秦彥禮在長安飯店住了三天。到第四天，才由秦彥禮送給他的老總去了。當天秦彥禮在總衙門裏碰見陳伯儒，拉着一邊道：恭喜，恭喜，老頭子口氣，可以撥你十五萬了。咱們怎樣分呢？

陳伯儒道：聽你的便，還不成嗎？秦彥禮道：我看你挺多用五萬在河工上吧？我也不要多，給我一個二數，你看怎樣？陳伯儒道：諸事都望幫忙，就這樣辦罷。秦彥禮笑道：你到底够朋友。可是我告訴你一句話，人家都說永定河鬧水災是假的，你可是要製造製造空氣。不然，這一筆錢財政部也不好意思撥。陳伯儒道：這個不值什麼，我有法子，你放心罷。他出得衙門來，回到家裏就叫應聲報館的電話。那邊接話的，正是社長何丕正，聽說陳伯儒親自叫電話，在電話裏一迭連聲的叫總長。陳伯儒道：我這裏現在有一段消息告訴你，可以發表。何丕正道：是陳伯儒道：就是永定河的水現在還在漲，京裏這兩天雖沒下大雨，上游的兩大得很，若是再下一兩天，這河堤一定保不住，北京怕要上水了。這段消息，關係北京秩序很大，新聞界太不注意了。何丕正道：總長說得是，新聞界的人，太缺乏常識了，我一定鋪張一下子，總長看好不好？陳伯儒道：很好，就是這樣辦。兩方各把電話掛上，何丕正那敢怠慢？連忙坐在書桌旁，抽出一張紙來，提筆就寫了本報特訊四個字，後面接上就是新聞，說永定河如何如何的危險，非趕快籌款修堤不可，內長陳伯儒爲了這個事眠不安枕，只是財交兩部，老不撥款，教他也没有法。新聞做完了，在前面安了一個題目，寫道：北京人將不免爲魚矣。題目旁邊，又用許多密圈。做完了，自己校對了一番，在煙筒裏抽出一根煙捲來抽了幾口，摸着嘴上一撮短鬚子微笑了一笑，自言自語的道：我這一段新聞，總打入伯儒的心坎裏去了吧？將煙放下，又抽出紅水筆，在上面註明，排頭一條，刻木戳題，就放在桌上。預備晚上發稿去登，這時，聽差送上一張名片來。何丕正拿過來一看，卻是楊杏園。便道：請裏面來坐。聽差回話出去，一會兒楊杏園進來，何丕正滿臉是笑，說道：我們在朋友家裏，會過好幾次面，總是沒有暢談過。楊杏園道：這只怪我太懶，總不很出來活動。何丕正道：兄弟託敵本家劍塵先生的話，一定轉達到了，楊先生能不能幫一點忙？楊杏園道：正爲這個事來的。鏡報那邊的事，前天才寫信去辭的，那邊還沒有答應。這幾天之內，就到貴報，好像厚此而薄彼，有些不便。何先生的盛意，我是很感激，所以特爲過來說明。何丕正道：那倒不要緊，現在的編

輯，在甲報罵乙報，後來甲報得罪了他，特地跑進乙報去罵甲報，這種事多得很。況且我們這裏和鏡報，向來沒有什麼糾葛的，便不便，倒說不到。楊杏園笑道：正爲事情太多了，辭了那邊的事。若辭了那邊的事，又到這邊來，二五等於一十，又何必多此一舉哩？何丕正笑道：這就叫能者多勞。設若楊先生要休息幾天，遲一刻兒來，卻是不妨的。說時，楊杏園一眼看見他桌上墨盒底下，壓着一張稿子，上面又有紅筆標記，便道：貴報稿子，預備得真早，這個時候就有了。何丕正聽說，就把那張稿子拿起來遞給楊杏園說道：這條消息，是陳伯儒親自打電話告訴我的，很有價值。據他說：他在閣議上一下來，就在國務院裏打電話給我，那些閣員都說陳伯儒和我的交情太好了，差不多要當我的訪員了。這雖是笑話，報辦得像我們這樣努力的，實在不多，你先看看我們這段消息，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楊杏園接過來看了一遍，原來是永定河夏泛的消息，便道：這樣說來，水勢大得很，但是據老北京說，永定河的水，漲到北京城裏來，卻是沒有的事。這回的水若是這樣大，不是空前的事嗎？何丕正將手輕輕在桌上一拍道：所以哪！我們新聞界站在社會的前面，不能含糊，應當敦促政府注意，這段消息，雖是陳伯儒告訴我的，我不敢視爲獨得之祕，楊君儘可以在影報去發表。楊杏園道：很好，一定同樣發表。何丕正又鄭重的說道：我認爲這事和北京人利害關係太深了，不可忽視，有些同業，把他登在社會新聞裏面，真是沒有常識。楊杏園聽了他的話，只是鼻子裏答應。後來何丕正越發談到他和陳伯儒的交情，他說：彼此不過是老朋友，絕不是受了他什麼津貼。他辦河工，辦得實在好，政府不給錢，叫他功敗垂成，真是可惜。楊杏園有些坐不住了，便告辭要走。何丕正說道：幫忙的事，還沒解決呢。楊杏園道：改日再談罷。自己便起身走出來，何丕正不能強留，也只得由他去了。

第二十九回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



楊

杏園走出來一想，我去回劍塵一個信罷。便到何劍塵家裏來。何劍塵的夫人梳着一個辮子，短衣短袖，褲腳子高高的，穿了一隻高跟皮鞋，低着頭身子直轉，在院子裏扯空竹。那位李冬青女士也在這裏，穿着哩噠夾襖，黑洋縐裙子，踏了一雙青布平底鞋，素淡極了，清清爽爽的梳一個頭，只蓬着一點鬚髮，臉上一點粉也沒擦，白裏越發映出紅來，一派聰明大方的樣子，都顯了出來。他抱着手籠着袖子，靠在走廊的柱子下，看何太太扯空竹，只是吟吟的微笑。他猛擡頭看見楊杏園，一面點了一個頭，一面笑喊道：何太太，客來了。何太太一回頭，見是楊杏園，笑得把頭直低到懷裏去。手一停，空竹掉在地下直轉，將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搶先進屋子裏去。何劍塵在屋子裏笑了出來，請楊杏園裏面坐，李冬青也跟進來了。何劍塵因為他二人會面，想起還書的事，不禁說道：天下事聚散沒有一定，東西也是這樣。李先生丟了的那部書，據李先生說，好幾年不見了，不料一點兒沒動，卻在杏園那裏被我尋出來，物歸原主，這不是一個證據嗎？李冬青聽了這話，就對楊杏園一笑道：謝謝楊先生，不是何先生說，我都忘記了。楊杏園道：我也忘記了一樁事，令堂大人，前次不是託我打聽愛美學校的事嗎？我去是去了一回，就因為耽誤了，忘記回信，對不起得很。李冬青道：這是家母的意思，我就始終沒有想到這上頭去，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了。他本坐着的，說到這裏，起了起身，牽了一牽衣襟，然後又坐下，才說道：楊先生那書裏，還有幾首大作，恐怕錯夾在裏頭的，我當時寄回去了，收到了嗎？楊杏園聽了這話，臉上禁不住熱一陣，卻笑道：這本是做好了，打算在報上寒寒空白的，後來一看，究竟不大好，沒有發出去，不知道怎麼就夾在那本書裏了。不知道的不要說我班門弄斧嗎？李冬青笑道：很好，是老手筆，那時得工夫，我很願意請教。何劍塵對楊杏園道：李女士這個眼界極高的人，他說好一定不錯。不知道李先生看見的，是幾篇什麼文章？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動，有點笑意，正想說出來。楊杏園便說道：幾首無聊的小詩，什麼好東西呢？李冬青道：楊先生太客氣了，我會聽見何先生說過，楊先生近體詩做得最好。去年年冬，和張船山的八

首梅花詩，尤其是傳誦一時，可惜沒看見。楊先生能不能檢了出來，給我瞻仰瞻仰？說完，先就微微一笑，楊杏園一想，我那八首詩，是本事詩，怎麼能够拿得出來？本想說不值一看，又恐怕拒絕李冬青的要求，很不合適。便道：事是有這一回事，並不是梅花詩，不過借張船山的原韻，做了八首感懷詩罷了。那天得空，檢出陳報來，一定送給李女士指教。說到這裏，便笑着對何劍塵道：我這幾首詩，又是幾時傳誦一時了？你不是譽揚過分嗎？何劍塵道：從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裏有個楊杏園，自從你在報上登過那八首詩之後……楊杏園聽他說到這裏，生怕他老實的說出來，對何劍塵望了一眼。何劍塵接上說道：人家就說你是一個詩家，引得你越發的要作詩，還打算印專集呢，這不是傳誦一時的明證嗎？不過你在李女士面前，好像是小巫見大巫，總有些膽怯怯的，不敢說有本事，免得栽筋斗，是也不是？李冬青禁不住笑了，搭訕着擡起手去理髮，說道：我常說何先生是個會說話的人。這時，何太太換了一件長些的衣服，又繫了一條裙子，笑着走出來。楊杏園笑道：我又不是客，嫂子爲什麼還要換衣服才出來？何太太道：我倒不是爲客來換衣服，因爲到了一張新片子，我要和李先生出去看電影。楊杏園笑道：嫂子越發的文明了，在家裏講究運動，又講究高雅的娛樂。這句話說得何劍塵笑了。說道：他就喜歡上電影院，總是逼着我一陣，謾譯給他聽，電影看完，嘴也乾了，如今有了李女士陪他，我就如釋重負。何太太道：我就不懂你是個什麼臭脾氣？我看別人在電影院裏，一對一對多的，都是有說有笑的。怎樣我和你，你就討厭？何劍塵道：你要知道那一對一對的，未必是像我們這一樣的關係，有一大半是約着到電影院裏去說話的，你說他們坐在一處，應該說話不應該說話？何太太聽了這話，很不以爲然，本想駁何劍塵幾句，因爲李冬青在當面，有許多話不便說，便牽着李冬青的衫袖道：時候到了，走罷。不要說閒話，耽誤了我們的電影。李冬青站起來對楊杏園微微的鞠了一躬，笑着說道：再會。便用手牽了一牽衣服，同何太太走了。楊杏園對何劍塵笑道：我來的不湊巧，誤了你給太太一趟謾譯的差事。何劍塵也笑道：這個差事，要未結婚的時候才有趣味，結

了婚以後，就沒有意思。楊杏園道：此話當真，我看許多朋友在未婚的時候，歇不了一天不見他的未婚夫人。到那裏去玩的時候，總是一對一結了婚，只三五個月，便淡下來。不但不和他的夫人一路出去，有時出去玩的時候，還要隱瞞起來，不讓他夫人知道。這個理由安在？我實在不明白。何劍塵道：這卻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你叫我說，我也說不出來。將來你結了婚，你就自然知道了。楊杏園道：我連未婚的人兒還沒有，怎樣就談到結婚的事？何劍塵笑道：你想找個未婚的人兒？我路上卻有個人。楊杏園聽了這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心裏先卜通跳了一下。又微微的一笑，然後說道：你這個願心，許得早了，還是你夫人要過門的時候許的哩。說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兩隻腳架起來，搖曳不定，望着何劍塵笑。何劍塵道：不錯，這話是我說的。你要知道那個時候我說這話，是有目標的，打算給你做一個現成的媒。楊杏園聽他這話，明知道他是指梨雲，不覺黯然神傷，說道：日子真快，梨雲已經死了一百多天了。何劍塵道：清明節快到了，你要到義地去，告訴我一聲，我和你同去一祭。楊杏園道：不是你說，我倒忘記了。說到這裏，又長歎了一聲道：七千里紀鼓郵程，家山何處？一百六禁煙時節，野祭堪憐。我是免不了要去。不過去，又要叫我幾天難過。何劍塵道：你念的這聯四六，我好熟，好像在那裏看過。楊杏園道：花月痕上雙鴛祠的碑文，你怎樣不記得？說起花月痕，我又想起來了，我那和張船山梅花詩的八首本事詩，我完全是仿花月痕的意思，你爲什麼告訴密斯李？他要我送給他看，我怎麼拿得出手？何劍塵笑道：好在你是個倚馬才高的人，你不會再做八首嗎？何劍塵說了這話，望着他微笑了一笑。楊杏園倒不好意思，以爲他這笑裏面，很有些皮裏陽秋呢。又閒談了一會，由詩談到桃花。楊杏園道：白過了一大半春天，很是可惜，明天我們同到萬牲園看桃花去，好不好？何劍塵順口答應好。楊杏園就約着明天十二點鐘一路去，他才回家。誰知到了次日，他去找何劍塵時，何劍塵已不在家。他一股子高興，又不願算了，便一個人出西直門到萬牲園來。這一日，天氣很是和暖，風又小，塵土都沒有吹起來。走進園去，那些杈杈極極的樹木，都發了很深的芽，樹上東一撮子嫩綠，

西一撮子淡黃，太陽照在身上，背上發熱，樹枝子擺動，微風吹在臉上，很是爽快，雖然北方春遲，春色還淺，可是這一看去，滿目都勃勃的有生氣了。走進動物園，順腳踏上的木橋，俯看着河裏的水，帶着一點兒淡綠色。岸邊鐵網裏的水禽，鴛鴦鴨鵝之類，都在水裏游泳。內中有一對錦鴨，在那裏洗澡，他把脖子插進水裏，隨着鑽進半截身子，然後再由水裏鑽出來，那水從背上流下去，好像撒了一把珠子一樣，煞是好看。想起春江水暖鴨先知那一句詩，不覺提起了一股詩興。看了一會鴨子，走出動物園，向着石路順步走去，無意中走着，不覺踏上小道，離開幽風堂那邊遠了。這一帶都是菜地和果木園，有些園裏的園丁，正背着太陽，蹲在地裏種什麼東西。幾隻喜鵲在地裏跳着找東西吃，並不怕人。遠望園的北邊，一路柳樹林子，在太陽光裏，列了一排非煙非雲的翠霧。三三兩兩的遊人，都在樹底下走來走去。楊杏園走的這邊，卻是空蕩蕩的，寂無聲息，他背着手走了去。四圍一看，並不看見整片的桃花，正在奇怪，回身看見地下插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桃林兩個字，想道：這就是桃園嗎？一看附近的樹上，果然有三朵兩朵的花，其餘樹枝子上，綻着珠子似的，滿排了未開的花蕊。想道：原來還沒有到開花的時候，還是來得早了。步過桃園，是暢觀樓的對過，三架小橋，犬牙相錯的架着。這面前的一架木橋，對過有一樹半白半紅的花，樹枝斜伸在水面上，水裏頭也有一樹花影子。風吹過去，水波蕩漾，那水裏的花影，隨着水浪也都搖動起來。楊杏園看見這種景致，不覺暗地裏喝了一聲彩，便一直走到橋邊去。這時，風已一陣大似一陣了，這一樹花被風吹得花枝顫動，撲撲簌簌，只是望下落，只一會兒工夫，草地上，水面上，落了一片的花。那水裏的花影子照得模模糊糊，也是一陣一陣的，浮上花片影子來。楊杏園隔着木橋呆呆的看了一會子，信步走上木橋，扶着欄干，看那水裏的花影，又擡頭看那一樹花，花片依舊的篩將下來，他忽然想起五個字，紅飛花影瘦。自己想道：這倒是一句詞，回頭回去，我把他湊着填起來。想着，一直走過木橋，走到樹下，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株杏花，滿樹已開得十分浪漫，一朵花蕊也沒有了。這個地方，本很僻靜，一個人也沒有，他在杏樹底下，徘徊

了一陣子，想起來了。前兩年在這地方，曾和朋友遊過，有一株杏樹，不過一人來高，還說他弱小可憐呢。那正是這株樹，今日重逢，不料有這樣大，真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了。一個人扶着樹的幹子，癡站了一會，風是已經住了，那樹上的花，還是一片沒一片的落下來，飄飄蕩蕩，只在空裏打翻身，落到地下去。楊杏園便念道：葉暗乳鴉啼，風定老紅猶落。又歎道：這地方，渺無人跡，就剩下這一樹搖搖不定的杏花，他像我這落拓人羣，飄泊無所之的楊杏園一樣啊。這樹杏花雖然獨生在這野橋流水的地方，還有我來憑弔他，只是我呢？想到這裏，長歎了一聲，便在杏花旁邊，找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了下去，兩隻腿並着曲站起來，兩隻胳膊，撐着膝蓋，托着臉，望着杏花出神，不知身在何所？坐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忘記了回去。正在出神，忽然有個人站在身邊，叫了一聲楊先生。楊杏園猛可的醒了過來，擡頭一看，卻是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小孩子，也不過十歲上下年紀。楊杏園站了起來，對那小孩子笑道：兄弟，你錯認了人吧？你認識我嗎？那小孩子被他一問，把臉臊得通紅，把一個右手的食指，在嘴裏啣着，說不出話來。楊杏園看見，不覺好笑，便攆着他的左手道：我姓是姓楊，你怎樣知道？那小孩子轉過身去，用右手一指道：我姐姐說的。楊杏園順着他的手看去，只見那邊木欄橋上，站着一位姑娘，灰色衣服，黑裙子，那風由上風頭，吹動他的裙子，只在木欄干上，拂來拂去。楊杏園認得是李冬青女士，還沒有招呼出口，那邊早是臨風點首，笑盈盈的說道：楊先生。楊杏園牽着小孩子的手，一路迎上前去，對他點了一個頭。走到橋上，楊杏園指着小孩子道：這是令弟。又牽着小孩子的手道：叫什麼名字？小孩子勉強答應了。小麟兩個字。李冬青笑道：是的，沒出息，見人說不出話。楊先生就是一個人來麼？楊杏園道：本來約着劍塵兄來的。他臨時爽約，我又不願打回興頭去，所以一個人來了。李冬青笑道：楊先生又在樹下尋詩吧？我在這裏看見好一會了。楊杏園道：我覺得這地方，很是僻靜，這一樹殘花，一灣流水，十分可愛，就坐在這地方休息一會子。說時，回頭一看，太陽光已射在樹杪上。樹的下半截，都沒有陽光了。便說道：時候不早，我也要回去了。李冬青扶着小麟的肩

勝道：我們也回去罷。不知不覺，三個人便順着一條石路，慢慢的走回。李冬青笑着對楊杏園道：楊先生剛才在杏花底下坐了許久，一定做了幾首杏花詩。楊杏園道：我的思索，向來枯槁，做起詩來，總要伏案構思，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填去，那裏能够隨隨便便，就做得出來？李冬青笑道：太客氣了，只怕對牛彈琴，做好了詩，也不能告訴我們呢。楊杏園道：笑話！笑話！李女士不信，去問劍塵兄便知道。我是常說的，李女士的學問，我最佩服！李冬青笑了一笑，搖一搖頭說道：我不過是個失了學的中學生，那裏談得到學問二字呢？三個人一路走着，楊杏園和李冬青只顧說客氣話，好像倒是初見面的朋友，儘量的謙遜，一點也不嫌煩膩，走到大門口，那收票的長人，從旁邊彎着腰走出來，也沒有言語，對人伸出一隻大手，楊杏園知道他是要收票，便拿出門票交給他。李冬青的票，在小麟手上，他也學樣，走過去交給他。人離得遠不覺得，走得近了，大小一比，小麟只比他的膝蓋高上幾寸，那長人俯着身子接了票去。小麟記起他童話上的一段故事，笑着問李冬青道：姐姐，這個人好長，是不是大人國跑來的小孩子。這句話，不打緊，說得李冬青禁不住笑，用手絹握着嘴笑了。李冬青先前和楊杏園說話，都是客氣的笑，這回卻是愉快的笑，楊杏園看了，彷彿若有所感。大家走出門來，說了一句話，再會，便各自坐車回家。他這天到家，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自己也不知道從何而來。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沉沉地想遊園的經過。自己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禁不住思潮湧落，想到李冬青問他要詩看的話，就把去年作的那八首本事詩拿出來，自己翻看一遍，只見頭一首頭一句，辜負鷗盟恨落霞，就覺不妥，心想：這種詩，那裏可以送給人家看？他今天不是說我作杏花詩嗎？我何不就把梅花韻和八首杏花詩，自己這一想，詩思就不覺湧將起來，便把一隻手撐着椅子圈，托着頭，想了一想，先有了大意。揭開墨盒，鋪了一張乾淨紙，提筆就寫，楊杏園向來就喜歡和詩，加上今天很愉快，不到兩個鐘頭，八首詩就做起來了。他靠在椅子背上，兩隻手捧着稿子，念了一遍，覺得沒有什麼不妥，便從新找了一張紙，另外寫了一張八行，折疊在一處，用一個信封套了，寫了地點寄給李冬青。次晨

信到李冬青家裏的時候，他梳完了頭，收拾乾淨了書桌，捧着一杯茶，坐在那裏休息。桌上綠瓦盆子裏，栽着的一盆素心蘭，開了兩剪，十分的香，白瓷瓶子裏，插了一束半開的紅白杏花，是老媽子清早從菜市帶回來的，他呷着茶看花，不覺出了神。忽然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卻注着楊絨兩個字，他低着眼皮想了一想，就猜是楊杏園送來的。將信拆開，先看那信：

冬青女士文鑒：下走羈旅下士，落落不能與人合，習與性成，萍跡所適，轉不嫌其孤獨。日者偶然興至，涉足芳園，披風臨水，落英滿襟，地僻人稀，彌增感觸。悵惘之際，得領清芬，神志爲快，殆古人所謂得其人於高山流水之間者乎？蒙一再索詩，殊慚無足陳者，然而文字之交，正在攻錯，則又不容其有所藏拙。掩袂歸來，百感交集，挑燈檢張船山梅花詩，步韻杏花八律，狀物自知不工，寫我之所感而已。惟大雅正之！

李冬青看見，默默的想了一會，不覺歎了一聲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信外另有一張紙，便是詩。那詩道：

看杏花步清人張船山八首梅花詩原韻呈正李冬青君

一笑春風燦彩霞，相逢有酒不妨賒。斷橋流水愁相向，野竹垂楊各自斜。細雨簾前寒客夢，晚妝樓上感年華。無言一樣憐飄泊，底事呼爲得意花？

欲紅仍白可憐生！秀骨珊珊夢也清。春色半牆如有意，夕陽一樹最多情。飄零無奈到寒食，及第應慚是小名。村外爭傳消息好，提壺正唱勸杯聲。

春深也應恨來遲，此恨遲遲蛺蝶知。

李冬青看到這裏，不覺臉上一紅，心想起是起得好，押遲字知字韻，也不牽強，只是太露些。又望下看：

古道停鞭驚邂逅，小樓聽雨最相思。

李冬青明知道這是很熟的兩個杏花典，拿來活用了。但是玩味詩中的語氣，很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用手扶

着腮，想了一想。又轉一個念頭，想道：本來呢，杏花詩押思字，不容易下筆，要我做，也怕只有這句可用了。又念道：卜居願種三千樹，勸醉終須一兩枝。略染胭脂原不俗，淡裝濃抹總相宜。

李冬青想道：三首詩，以這首的韻不好和，也就算這首和的好。想到這裏，又從春深也應恨來遲起，念了幾遍。他把古道停鞭驚邂逅，小樓聽雨最相思十四個字，細細推敲了一番，又往下念：

花前流水遶孤村，野店人來倒酒樽。佛亦多情留古刹，春原無礙到柴門。三分愁態溶愁緒，一半嬌羞褪粉痕。栽向日邊終太豔，詎應雨露有私恩。

江南猶憶舊因緣，明日清明又幾年。脂粉清勻如好女，雲霞簇擁想靈仙。晚風庭院花初落，夕照欄干蝶可憐。終讓詩人能愛爾，曲江一宴到今傳。

側帽尋來倦客蹤，牧童遙指幾重重。江南紅雨三春老，樓上青旗一笑逢。託跡劇憐鄰瘦竹，移栽好是對春松。

李冬青念到這裏，又不覺臉上一陣發熱。心想，這幾首詩，楊杏園他本是學張船山，引杏花切他的名字，自比又帶比人。以前幾首，恍恍迷離，看不出究竟來。這首押松字韻，不是有些意思嗎？船山的詩我不很記得，原詩裏好像沒有這個松字。不然，那也太巧了。想到這裏，就把家裏清朝幾部詩集，都翻看了一遍。找出張船山的梅花詩，果然他押二冬韻的一首，有對客豈無能舞鶴，賞心應是凋後松。這樣兩句，他一肚子的疑團，到這裏又取消了。再望下看：

明妝剛在寒梨後，絕異桃花別樣濃。

二月東風錦作團，小紅相對學吹彈。含嬌欲滴晴猶潤，帶雨和煙畫總難。

念到這裏，忽然院子外頭，有人問道：密斯李在家嗎？李冬青連忙將信和詩捲着一團，放到桌子抽屜裏去。李冬

青一看，原來是他的老同學梅雙修女士。便含着笑引他到屋裏來坐。梅雙修笑道：有許多天你都沒有到我那裏去，老是在家裏看書嗎？李冬青道：那裏看什麼書？還不是混混又一天嗎？昨天我還跑到三貝子花園去看桃花呢。梅雙修道：你和誰去的？怎麼不通知我一聲？李冬青道：昨天帶我的小弟弟到西城去找一個朋友，因為他不在家裏，就順便到三貝子花園去走走，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打算去的。梅雙修道：一個人遊園，你不嫌冷淡嗎？李冬青笑道：冷淡什麼？我還有個小弟弟陪着呢。人家……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說道：人家那裏都像你，總要趕熱鬧呢？梅雙修道：我也不見得就趕熱鬧。說着，梅雙修看見衣櫥上的鏡子，照了一照臉，用手將鬚髮理了一理，又把背對着鏡子，點着腳，回過頭看看後影子，用手摸了一摸頭。李冬青笑道：一班朋友裏，總要算你愛修飾的了。梅雙修笑道：那也不見得，出門總要換一件衣服呀。李冬青牽着他旗袍的大襟拿起來抖了一抖，笑道：你瞧，女學生穿這樣的衣服，未免太豔麗了吧。梅雙修道：這是印花印度綢，很普通呀。李冬青道：多少錢？一尺梅雙修道：兩塊錢。上下一尺。李冬青道：那末，做一件旗袍多少錢？梅雙修道：面子派二十五塊錢，裏子派十塊錢，花邊派五塊錢，工錢派四塊錢，一共總是四十多塊錢。李冬青笑道：大小姐，這還算普通嗎？我有一個朋友當小學教員，每天教六點鐘的書，累得喝茶的工夫都沒有，一月還掙不得二十塊錢，你這件袍子的錢，他不吃飯，兩個月也掙不出來呢。梅雙修笑道：天下事本來不能樣樣平等的，那怎樣能作比呢？你說我愛穿，你瞧！密斯余，那才真是愛穿呢？李冬青道：你說起這句話，我也不解。密斯余小的時候，也很樸實的，怎樣這幾年之間，華麗到這種樣子？梅雙修道：這個原故，我很知道。密斯余的家裏，本來和我們家裏差不多。後來他父親娶了兩位姨太太，都是那種地方的人，年紀又和他姐姐差不多，都是打扮得十分時髦的。起初是他們家裏少奶奶學樣穿起來，後來又再由少奶奶把這種風氣傳染到了小姐，因之一家人都俏皮起來。李冬青笑道：你還說人俏皮，你呢？梅雙修道：我也只是出來穿穿，他們在家裏，也是這個樣子呢。他家裏很好玩的，鋼琴，話匣子，小電影機，樣樣都有，沒

有事到他家裏玩玩去好不好？李冬青道：我不去，我穿得這樣襤褸的衣衫，到他家裏去，不要把我當是梅小姐的老媽子嗎？梅雙修笑道：胡說！你這豈不是指着和尚罵禿驢？以後我到你家裏來，我決計不穿綢衣服，免得來一回，受你一回奚落。李冬青笑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這是一句真話。你那裏知道富貴人家，主人倒罷了，他們底下的那班僕役，眼界十分高，你稍爲衣服差一點，他就瞧不起你，我們何犯着去看底下人的顏色？所以許多朋友家裏，我都不願去。不知道的，說我性情如何傲，我也不必去強辯。梅雙修道：唉！這樣說，你這許久沒有到我家裏去，難道是我家裏那些東西得罪你了嗎？李冬青笑道：那卻不是，你不要疑心，因爲你住在東城，路實在太遠，是我懶勞動罷了。梅雙修道：我怎樣來看你呢？我來看看你，就不怕路遠嗎？這句話說出來，逼得李冬青沒有話說，只是微笑了一笑。說道：好久不見，見了面，我們又開辯論會了。昨天南貨擔子到我家裏來，我買了一點東西，今天上午，你不要走，在我這裏吃午飯。梅雙修道：什麼南貨擔子？李冬青道：這大概是寄居北京的江浙人，沒有事幹了，就做這個生意。擔子上，是江浙人喜歡的零碎東西，吃的用的，都有一點。他走街上過，看見你門口宅名牌子上，寫了江浙的地點，他就歇在門口，操着鄉音兜生意。大概作客的人，聽了鄉音，總是有一種感觸的，再看見故鄉的東西，少不得買一點，因此這挑南貨擔子的人，倒也不少。梅雙修道：我們廣東人也是這樣，有廣東人專挑着廣東貨賣。牙刷子，梳子，點心，叉燒肉，什麼都有，我見了就喜歡買。李冬青歎道：鱸魚蔬菜之思，古人都不免，說起這話，我就心似火燒。況且我又是個沒有用的女子，帶着一個老母，一個弱弟，飄流在外，怎樣了局？梅雙修道：你又傷起心了？大家過一天算一天罷了，自急些什麼呢？我不懂什麼文學，不敢高攀，說是知己。但是我們老同學的情分，是不薄的。我活着一天，我總和你分一天憂。李冬青道：你自然是好意，我也是個人，指望着你扶助我，我好意思嗎？說到這裏，笑了一笑道：況且你不小了，年一年二，就有婆婆家了，是不知道在南在北呢？梅雙修臉一紅，笑道：胡說八道！這時，李老太太戴着一副老花眼鏡，一隻手拿着一根針，一隻手拿着一條

線，在那邊上房走了過來，老早的說道：你給我穿上這管針。他一掀門簾子，梅雙修笑着叫了一聲伯母。李老太太笑道：原來是梅小姐，怪道剛才我彷彿覺得有一個人進來呢。梅雙修道：一進來，就和冬青說上話了，忘記去看老伯母，該打！李老太太道：那卻不敢當。我們這孩子，總是懶。早應該到你府上，去看看你們老太太。梅雙修道：他怪下來了，說我們家裏的底下人，得罪了他。李老太太道：沒有的話！你們家裏是文明人家，那裏有這樣的事？李冬青笑道：媽媽也是，越是不懂新名詞，越喜歡在人家面前說。李老太太道：你這孩子，倒說起我來了？民國的時代，樣樣改了良，老人家說話，都不受聽了。李冬青笑道：你老人家不說不說，又說了兩個新名詞了。這句話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連房外頭在院子裏掃地的王媽，聽着也笑起來了。梅雙修道：伯母，冬青留我吃飯，我已經答應了。李老太太道：很好。梅雙修道：我還有句話說呢，吃過飯之後，我要冬青陪我玩玩，你老人家肯不肯？李老太太道：那有什麼不可以呢？只是又要花你的錢。李冬青道：媽媽倒先定下了，就不許我請密斯梅嗎？這句話說畢，大家又笑了。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大

家說笑了一陣，李老太太留着梅雙修和李冬青說話，自己卻去監督着王媽做飯。一會兒飯好了，大家吃畢。梅雙修一定逼着李冬青一路去玩。李冬青沒有法子推諉，只得跟着他去。梅雙修道：平安今天有一張新到的片子，我想邀你看電影去。不過這時候還早，我們同到密斯余家裏去坐坐，你說好不好？李冬青道：我不是說了嗎？我的衣服不好，我不配到闊人家裏去。梅雙修道：得了，幹嗎老這樣說？你不自負是個很灑脫的人嗎？李冬青笑着牽着他的衣襟道：我和你去了，走道少說話罷。說着，梅雙修在胡同口上揀了兩輛乾淨人力車，說了地名，也沒有講價錢，就坐上去。到了余宅門口，梅雙修在錢口袋裏拿出

六個小銀幣，把三個望這輛車子腳踏上一扔，又把三個望那輛車子腳踏上一扔，頭也不回，就望裏走。李冬青笑嘻嘻地在後面輕輕的說了一句，真是大小姐。梅雙修回頭也笑了一笑。他在這裏，本是熟地方，一直望裏面走。恰好他們所要拜訪的余瑞香女士，從裏面出來。看見他們進來，連忙引他到內客室裏去。剛一進去，只見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婦，梳了一個雙挽的如意頭。上身衣服是月白綢底子，上繡蝴蝶逐飛花的花樣，大襟擺都是圓角，也不過一尺多長，就像圓鴨蛋式一般，下身穿一條深綠色的嗶嘰褲子，又長又大，遠望像一條裙子一樣。臉上的粉擦得厚厚的人，還沒有到，早就來了一陣香，他看見客進來了，先嘻嘻地笑了。余瑞香便介紹着說，這是我的三姨娘。李冬青早就知道這位余三姨太太的名兒了。今日一看，除了打扮時髦，卻並不見得什麼好看，倒出於他意料以外。三姨太太人雖不過如此，招待倒是好的，很不討厭，所以也陪着李冬青說話。談了一刻，余三姨太太自己用的揚州老媽，進來說道：三姨太太，劉太太來了電話。余三姨太太便笑着對李冬青道：我有點兒事，請我們的老二陪你二位坐坐。說着，在余瑞香小姐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好好的陪客。就笑着走了。他自己屋裏，一摘電話，問道：你是劉家姐姐？那邊劉太太說道：是的。你們老爺在家沒有？余三姨太太道：沒有在家。劉太太道：今天是輪在胡家，你不去？余三姨太太手上拿着電話機子，眼睛望着窗戶外頭，說道：這一向子，我輸得太苦了，連零用的錢都周轉不過來。劉太太在電話裏笑道：你哭什麼窮？我又不問你借錢。余三姨太太道：這是真話。昨天和老頭子麻煩了半天，只要到二百塊錢，又是支票。天氣也漸漸的暖和了，我要做幾件單夾衣服。劉太太道：不要算帳了，我又不是你的老頭子，算給我聽做什麼乾脆，你說去不去？余三姨太太想了一想，說道：我來罷！不過要請你先挪動一百塊現款。劉太太道：我還沒梳頭，打算到澡堂子裏去梳頭帶洗澡，我在那裏等你，你可以去找我。錢的話，回頭再說。余三姨太太道：好！就是那樣說罷。余三姨太太掛上話筒，在煙筒子裏取出了一根三鞭臺煙，擦着火柴吸着了，便靠在睡榻上，望着天花板，想起了一件心事。整整的把一根煙捲抽完。

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對鏡子掠了一掠頭，又重新撲了一些粉，然後打開玻璃櫥子，挑了一件新鮮顏色的衣服穿了。揚州老媽照規矩站在一邊照應，和他牽大襟，牽領子，拾落得清楚了，拿出細銀絲織的小錢口袋，遞給余三姨太太，又在玳瑁煙嘴上，安上了一根煙，等他啣在口裏，然後擦着火柴替他燃上。一面笑着說道：今天三姨太太氣色很好，一定可以贏得幾百塊錢回來。余三姨太太笑道：贏也不想贏，只要這買衣料的兩百塊錢，保得住就是好的。說畢，高跟鞋子一陣響，走出大門，那個時候，是三姨太太出門的法定時間，馬車早在大門口套好了，三姨太太說了一聲澡堂子，便坐上車。不一時，到了潤身女浴所，會合了劉太太，便一同坐着馬車，到胡宅來。這時門口停了一輛馬車，一輛汽車，大門院子裏，又停了幾輛包月車。劉太太笑道：小鬍子汽車，倒先到了。兩個人提着錢袋，一直望裏走，一個三十來歲的小胖子，長袍馬褂，頭上戴着紅頂便帽，手上拿着手杖，嘴唇上養着一小撮短鬍子，從裏面走出來。他一看見劉太太，走上前拍着他的肩膀道：你這幾天，手氣太好，要請客吧？劉太太舉起手來，將小胖子的手一撥，瞪了他一眼，笑着罵道：滾開些！你贏了錢，又請過誰？小胖子道：那也不算什麼？我今天要是贏了，我就請客。劉太太道：你這個時候鑽出去，又望那裏跑？小胖子道：胡同裏面，有一點小應酬，一會兒就來。劉太太道：不長進的東西，明天告訴你家太太，罰你跪踏板。小胖子把頭一縮，張着嘴伸出半截舌頭，眯着一雙肉眼，笑了一笑，就擡着肩膀走了。余三姨太太問道：這是誰？我倒和他同過兩回場面，還不知道他姓什麼？劉太太道：這是劉二混，你怎麼不認識？早幾年，做了四五任知縣，很有幾個錢。現在在部裏，弄了一個掛名差事。一年到頭，專在外頭賭，雖然鬼頭鬼腦，人倒是很好的。兩個人說着話，走到後進。劉太太先就在錢袋裏掏出兩捲鈔票，走進廂房裏去，房裏一個男子漢，正坐在桌子邊算籌碼，看見他二人進來，便站起來笑道：今天要多少？劉太太將一捲鈔票，望桌上一扔，說道：三百！余三姨太太對劉太太道：劉姐，你拿一百五十給我，好不好？劉太太道：你就在我籌碼裏分一半去得了，我們好算帳。那漢子已經把紅綠白三色的骨頭籌碼，抓了一把，遞

給劉太太，劉太太便把籌碼望口袋一塞，和余三姨太太走進上房去。一掀門簾子，只見七八個男女，在那裏推牌九，余三姨太太道：沒有意思，我們上邊去罷。這裏我還是新來第一次，請你在前走。劉太太道：你隨我來罷。兩個人又走過一個院子，早聽見臨風一陣笑語之聲。走到上房，揭開簾子，兩張大檯桌併擺，擺在中間，正在搖攤，桌子上男女夾雜坐着，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劉太太走到桌子邊，看了一看，身邊兩個男子漢，正賭的高興，劉太太見他二人擠在一處，卻坐着三張杌子，他便將腳一提，在人縫裏插了進去，擠着坐下去，左右兩個男子，都回過頭來望了一望，有一個笑着說道：慢一點啊，你這是靠上我了。劉太太把眉毛一揚，將錢袋一扳，說道：少討太太的便宜？劉太太不是好惹的。余三姨太太站在那邊還沒過來，一看四週，簡直沒有插腳的地方，躊躇了一會子。對面的小鬍子一眼看見了，將身子側了一側，用手拍着旁邊一張椅子道：這兒有空位子，在這兒坐罷。小鬍子上手，坐的張五奶奶，是個大肚胖子，最怕人擠，瞪了小鬍子一眼道：你這不是存心，那兒有地方呀？你還只是望這邊擠。一邊說着，一邊拿着五十塊錢的籌碼，押二的。孤丁一言未了，寶盒子揭開，卻是一寶四。張五奶奶把那張肉臉，望下一板，把手將桌子一拍，輕輕的罵了一聲道：他媽的亂七八糟也吵的。小鬍子笑嘻嘻的說道：五奶奶，你可別含混着罵，我可受不了。五奶奶道：管得着嗎？我罵我的，你和大家客氣你的。說着，又對他的上手的王奶奶道：這不是狗眼睛？二的風頭好些，就都押二。輸了也活該！余三姨太太和這位張五奶奶，本來也就同過幾回場，很討厭那副老前輩的樣子。小鬍子讓他到那邊坐的時候，他本不願去，而今看見張五奶奶那股兒酸勁，心裏一陣冷笑，便提着錢口袋，踏着高跟鞋，嬌嬌婷婷的走到小鬍子邊下，擠着坐下去。問小鬍子道：身上有煙沒有？送根我抽。小鬍子道：有有有！就在袋裏拿出一個銀質瑤瑯的煙盒子，打開蓋，遞給余三姨太太。余三姨太太，順手拿了一根，啣在口裏，問道：你有取燈兒沒有？小鬍子道：有有有。在身上取出一個白銅自來火匣子，將機子一捺，匣子打開，冒出火頭，俯着身子，遞了過來。余三姨太太低頭，就着火吸了一口，然後呼出一口

煙，用手取下煙來，對小鬍子笑了一笑道：「勞駕！張五奶奶看見，只氣得一張胖臉，白裏翻紅，紅裏翻紫。余三姨太太只當沒有那回事，在劉太太那裏分來一百塊錢的籌碼，自去賭他的錢。今天這場攤賭，是曹司長太太做莊，也不過三個鐘頭，一千塊錢的籌碼，看看要輸光。旁邊就有人問道：『曹太太手氣不好，是不是繼續搖下去？』曹太太坐在桌子的橫頭，一隻手托着腮，一隻手用兩個指頭，拿着煙捲在嘴裏抽，眼睛望着桌子邊的人下注。他聽了這話，呼了一口煙，隨便答應了一句道：『不要緊，只見耳朵上兩串珍珠環子，微微擺了幾擺，似乎搖了搖頭。』旁邊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叫楊四奶奶，乃是曹太太的幫手。曹太太兩隻手，微微的望上伸了一伸，回頭對楊四奶奶道：『我的傢伙呢？』楊四奶奶道：『在隔壁。』曹太太聽說，便站起身來，說道：『你來幾寶，我去過兩口癮再來。』說着，退出位子去，就到隔壁屋裏來。他一掀門簾子，只見有個三十來歲的漢子，正躺在牀上抽鴉片。一陣一陣的青煙，直從帳子裏面往外噴，曹太太也沒理會，便走到桌子邊去，拿起一個紅木嵌玉石的匣子要走。牀上那人便道：『曹太太要燒兩口嗎？我讓你。』曹太太笑道：『我說是誰？原來是王老七。』說時，便不走了，把他脅下夾着的木匣子，也放在牀上，揭開蓋來，裏面正是一套煙傢伙。王老七把煙盤子一移，自己爬起，睡到右邊去，曹太太擦了一根火柴，將煙盤子裏煙燈點着，自己卻在王老七原來睡的地方睡下去了。王老七和曹太太隔了中間的煙傢伙，對面躺着，王老七燒王老七的煙，曹太太燒曹太太的煙。曹太太把癮過足了，再到外面賭場上看時，又輸了一千多，場面上的人卻有一大半是贏家。余三姨太太劉太太也都贏了。劉太太對余三姨太太道：『我們到那邊去玩兩下牌九，好不好？』余三姨太太一看手上那隻表，已經七點鐘了，心想，今天並沒有通過家裏，若是賭得夜深回去，怕又要生氣。便說道：『也好，到那邊去看看。』兩個人說着話，便離開桌子，到推牌九這場面上來。無如這邊一桌牌九，男男女女擁擠着十幾個人，那裏有一點縫兒可以插進去。余三姨太太道：『劉姐，今天我人倦得很，我要先回去了。』劉太太道：『忙什麼？回頭我們一塊兒吃小館子去。』這時人堆裏擠出一個女子來，將余三姨太太的

手一拉道：別走，我們另外來併一桌，我來推幾條子。余三姨太太認得他，是什麼部裏一個宋主事的太太，他的老爺最好說話，不但不干涉他賭錢，有時候不放心，還要上賭場來監督着他。余三姨太太道：你推幾條子，我倒可以奉陪。宋太太本來贏了一百多塊錢，高興極了，聽說余三姨太太願來，連忙就吩咐這胡家的聽差，另外鋪好一個場面。他在桌子上方，打開骨牌盒子，將牌望桌上一倒，早就有五六個人圍上來了。宋太太將牌理成一疊放在面前，在錢口袋裏拿出一把籌碼放在桌上。又在牌裏揀出兩粒骰子，握在手心裏搖了幾搖。一面口裏笑着說道：我是小玩意，五十塊錢一底說畢，鋪出牌去，便推起來。誰知他押牌九的手氣很好，自己推起莊來，卻差得多。接着出三個五十塊，都給人家折了莊。俗語說：兵敗如山倒，賭錢的人，手氣閉了，也是這樣。宋太太把贏的錢輸光了，還把自己的本錢幾十塊都輸了。也不知什麼道理，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兩腮就像烤了火一樣，肉裏面泛出紅來，透過那層雪花膏，直紅到耳朵根下去。但是他掙着硬勁，極力的露出笑容來，表示不在乎的樣子。這時候，那張五奶奶早來了，他押的天門，手氣最好，宋太太輸的二百塊錢，他倒贏了一半。宋太太低着头，把桌上的牙牌理好了，正要鋪牌出去，只聽得郎當郎當一陣響，一隻又白又厚的大手，按在牌上，接上就有了一個人說道：別忙！宋太太擡頭一看，原來是張五奶奶攔住了他，五奶奶手上，原帶着兩副鐲子，一副是玉的，一副是金的，一隻粗手帶兩隻鐲子，本來就噹噹響起來，現在他把手使勁望桌上一放，一金一玉和桌子一碰，自然翻響起來了。出其不意的，倒嚇了宋太太一跳。宋太太道：你爲什麼攔着我？張五奶奶道：我攔你幹嗎？你拿本錢出來比比再推。誰也不配攔着誰，我攔你幹嗎？宋太太想硬停着不推，未免面子上不去，紅着臉道：比比做什麼？你只管押，你贏了，不少你一文半文。張五奶奶那隻手依舊極力的按住牌，好像這一着就能制宋太太死命似的，一面說道：誰又能短誰一個蚌子呢？那不管，你總得拿本錢出來看看。宋太太氣不過，將衣服的大襟，望上掀了一下，用手在腰上拍了一下，說道：本錢是有的。張五奶奶道：那不行，總得拿出來看一看。宋太太逼得沒

有法，只得走到隔壁屋子裏去找他的老爺宋主事。宋主事正在牀上燒鴉片煙，看見宋太太進來，說道：歇了手了嗎？宋太太不理，把臉板得一點笑容都沒有，宋主事一見不敢作聲。宋太太氣憤憤的說道：給我兩百塊錢！宋主事放下煙槍，坐了起來，慢慢的問道：輸了嗎？宋太太板着臉道：自然是輸了，不輸，我問你要錢做什麼？宋主事道：欠人家多少？宋太太道：欠人家多少？欠人家一萬八呢！我等錢班本，快點拿出來，誰和你說這些散話？宋主事偷眼看看宋太太臉色，一面慢慢地把擺在煙盤子邊的煙捲盒子，拿了起來，在盒子裏取出來一根煙捲，在煙盤子上頓了幾頓，然後啣着就上煙燈吸着了。宋太太道：怎麼着？快拿出來呀，那裏場面上的人，還等着呢。宋主事呼出一口煙，把煙捲放下，又把煙盤子邊的茶壺拿起來，就着壺嘴子喝了一口茶，把茶壺放下，然後才說道：輸了，就輸了罷，今天手氣不好，改天再來罷。宋太太道：廢話！你快點拿出來，你不拿出來，你今天別想回去。宋主事道：我身上有是有一百多塊錢，是替衙門裏買東西多下來的，若是扯得用了，明天怎麼交卷？宋太太道：那個要你那幾個臭錢？今天是身上輸空了，暫時請你挪一挪，你快點拿出來，推三阻四，是不行的。宋主事看一看宋太太的顏色，只見他臉上白中帶紅，紅中帶青，不敢多說，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數了一百元交給宋太太。宋太太看也不及看，就到賭場上來了，他把鈔票望桌上一扔，說道：這是一百塊錢，做兩回推，你們拿本事贏罷。說完，理好了牌，又推起來，誰知幾個轉身，又要光了？到了最後一條，骰子擲下去一粒是二，已經停了，一粒是三，卻還在轉，這分明是五自手，偏偏張五奶奶背後，有一個男子漢擠着，五奶奶把身子一扭道：怎麼着？擠得怪難受的。這一扭，碰動了桌子，把那三碰得轉成一個么。原來的五自手，現在成了三對面。大家取牌之後，宋太太拿着兩張牙牌疊在一塊，翻過面上一張，卻是天牌，心裏不覺一喜。站在他背後的李老四，將手在宋太太肩膀上一拍，笑着說道：好得很，花緞面子，準可以吃個通。宋太太將左手三個指頭，夾着兩張牌，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上下箝住，慢慢地一絲一絲望下挪，露出底下那張牌來。挪了一會，露兩個白點，心想：莫非是八點？那倒成了一

個天槓。再望下挪，半截是五點。李老四在後面看見，點着腳尖昂着頭，口裏就像放聯珠礮似的，不住的說道：斷！斷！斷！斷！斷！斷！小小小小小……小，宋太太使勁將下面一張一抽，底下一張牌完全露了出來，卻是一張梅花六十，共起來是天梅二。宋太太無精打彩，將牌覆過，放在桌上。天門張五奶奶把兩張牌早拍的望外一翻，原來正是一副天槓，宋太太不看猶可，看了格外生氣，他把左右兩隻手十個指頭，犬牙相錯似的，交叉着合攏在一處，放在人面前，紅着臉只是搖頭，口裏說道：這個錢我不能賠。張五奶奶聽了這話，腮上兩塊肥肉，登時望下一落，問道：怎麼一回事？宋太太道：剛才擲的骰子，明明是五自手，這副天槓應該我取，被你一碰，碰成一個三對面，就被你拿去了。張五奶奶道：廢話！碰着骰子的時候，你怎麼不說輸光了，就要賴嗎？宋太太道：放你的屁！你看第一鋪是好牌，所以成心碰一碰骰子，這樣賭錢，好不要臉。張五奶奶聽了這話，火也不知從何而起，將手一抽，在桌上一拍，只聽見啊啾一聲。桌子邊站着一個小鬍子，鞋子擠掉了，正低着頭去拔鞋子，恰好張五奶奶手一抽，拐子往後一戳，碰在小鬍子的嘴上，打出滿嘴的牙血。他雙手握着嘴，彎着腰跑到一邊去了。這裏的人，一陣鬨堂大笑。余三姨太太看見，也禁不住笑了。忽然覺着有個人，趁忙亂中，在人叢裏面，握着他的手，搖了幾下，余三姨太太回頭一看，是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臉一紅，把手一縮，便擠到桌子邊去。這時，宋太太也拍着桌子和張五奶奶對罵，說道：你拍誰的桌子？張五奶奶道：拍桌子就拍桌子，你說誰不要臉？仔細挨打！張五奶奶說了這話，隔着桌子對宋太太，臉上就是一巴掌。宋太太把臉一偏，張五奶奶卻在頭上，抓下一縷頭髮來。口裏說道：我打你這個渾蛋！什麼揍的？宋太太一巴掌回了過去，打在張五奶奶的胳膊上。張五奶奶馬上兩隻手齊上，他那四隻金玉手鐲，郎當郎當的響成一片。劉太太在一邊看見不服，說道：姓張的，你憑什麼伸手就打人？張五奶奶道：你們都是渾蛋！我要打人就打人，你管得着嗎？劉太太手上提着錢袋，在人叢中歪着身子望前一擠，一直就奔到張五奶奶面前說道：你罵誰渾蛋？張五奶奶道：我罵你！又怎麼樣？這時宋太太也擠上前來了，和劉太太兩

個人圍着張五奶奶對罵。張五奶奶的好朋友，看了都不服，七嘴八舌，幫張五奶奶罵。宋太太劉太太更有他們的朋友，也幫着劉太太宋太太罵。一刻之間，屋子裏就像倒了畫眉籠子一樣。加上高跟鞋子聲，錢袋裏的銀錢聲，茶碗打碎聲，椅子撞倒聲，鬧成一片。那班賭錢的男子漢，看見鬧得太厲害了，不能不上前來勸，也有抱着太太們的手，站得一邊去的，也有抵在太太面前伸開兩隻手，在兩面攔着的，也有兩隻手扶着太太的脊梁，望一邊推的，也有在後面半抱着太太的胸，望懷裏拉的。這時全場兩桌牌九都歇了，屋子裏一二十個男女，攪着一團。那位宋主事，站在一邊，看見他太太在人叢裏亂跳，口裏只是說何苦何苦？一點辦法沒有。卻幸有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替宋主事幫忙，走到人叢裏去，攔腰一把，將宋太太連摟帶抱，送到一邊。打架的首領，算是離開了，那邊張五奶奶在人叢裏，被人擠着左一歪，右一倒，撞得他手上玉鐲子只響。他伸着兩隻肥手，拍了一下巴掌，身子望後一仰，昂頭說道：反了，陽溝裏翻……：：：一句話沒有說完，腳下踩着一塊濃痰，一個不留心，身子望後一倒，他後面正是兩位穿高跟鞋子的太太，那裏抵得住這一個大胖子？便倒在兩邊地下。張五奶奶腳望前一伸，整個的屁股望下一坐，只見臉上的肉，望上一哆嗦，頓得五奶奶渾身肉跳。這一班男子漢，早過去把那兩位穿高跟鞋的太太扶起。這裏面有一位，正是余三姨太太的姊妹，他也要上前去。偏是事不湊巧，電燈忽然全滅了。這屋子是秘密場合，白天也非燈不亮，滿屋子人，都在黑暗中亂撞。就有兩隻手，握着余三姨太太的手，只望懷裏拉，余三姨太太以為是他姊妹，也不在意。誰知電燈黑了，過了好幾分鐘，還不見亮，不由得余三姨太太怪叫起來，大家都嚇了一跳。一般人猜想，或者是那個賭錢的男賓，有不規則的行動。就有人說道：是我，是我。電燈一亮，大家看時，卻是余三姨太太抓着一個人的手，一面伸手去要打那人，但是那人並不是男子漢，是這裏面的交際家何少奶奶。不過何少奶奶身邊倒站着一個男子漢，都叫他劉七少爺，是個有錢的人，和何少奶奶很好，當時大家覺得誤會了，三張臉都羞得通紅，究竟何少奶奶是個交際家，很會說話。對余三姨太太笑道：對不

住，眼前一黑，我就糊塗了，不知怎樣撞上了。說着，低着頭看看余三姨太太的臉上，說道：碰痛了沒有？余三姨太太到了這時，當然也不好說什麼，在身上抽出一條手絹，一面揩着嘴，一面笑道：不要緊，就怕碰痛了你哩！大家一笑，也就算了。那位摔在地上的張五奶奶，這時也被人攙起來了，依舊是七嘴八舌的在那裏罵人，余三姨太太看見劉七少爺站在身邊，卻有些不好意思，就對劉太太說：今天這兒亂極了，我們走罷。劉太太還沒答出話來，余三姨太太已經不耐煩再等，一掀簾子便先走了。走出門來，坐了自己的馬車，逕自回家。到了家裏，只見他們的二小姐依舊和梅雙修李冬青坐在一處談話。梅雙修看見他進來，先笑起來道：我們也算會坐吧？作客的回來了，我們還沒走呢。余三姨太太道：日場電影算是誤了，索性坐一會兒，在我這裏便飯，回頭我們一路瞧瞧晚場去。余瑞香道：你這人太小器了，要請人吃飯，又怕花錢，就是家裏的飯，請人家吃嗎？余三姨太太揚起一隻手來，捏着一個拳頭，像要打人的樣子，笑着罵道：你這丫頭，沒大沒小，仔細我捶你的肉。余瑞香側着身子擡起一邊肩膀伸到余三姨太太面前，說道：你打！你打！余三姨太太扔了錢袋，兩隻手將余瑞香一抱，摟在懷裏，低着頭在他臉上一陣亂嗅，口裏說道：我的寶貝兒。余瑞香趁此機會，用手撫摸着余三姨太太的臉道：好姨媽，今天你帶我去看跳舞。梅雙修在一邊看見，說道：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媽，就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閨女。說着，大家都笑起來了。余三姨太太放開余瑞香，笑着說道：我還有點兒事，出去就來，請梅小姐李小姐多坐一會兒。說着，自去了。李冬青對余瑞香道：人家前娘後母姨媽，這三樣上人，總是和兒女合不攏的，怎樣你們母女還這樣好？梅雙修坐在一邊，將眼睛斜瞅着余瑞香，笑道：要我說不要我說？余瑞香笑道：你儘管說，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事情？梅雙修道：密斯李，告訴你一句話，你決計不相信。他們母女是把子。李冬青笑道：什麼叫把子？梅雙修道：把子你全不懂，就是同盟姊妹。李冬青道：胡說！梅雙修道：可不是說了你不信嗎？但是你問一問密斯余，說着，把手指對余瑞香額角上一點。余瑞香笑道：你信我這瘋子姨媽哩？他因他年紀小，大姐和我只比他小幾歲。他說當

着人面，沒有法子，叫他一聲媽，只得答應。背着人的時候，大家一樣大，叫他做老二，叫我姐姐做老三，叫我做老四。我們見他說瘋話，也沒有誰理他，他就老三老四的亂叫起來。梅雙修笑道：照你這樣說，我倒有一篇的大道理，我問你，有一次，我們在真光看電影，你會見了同學，你怎樣介紹給人家說是家姊？余瑞香笑道：這也有個緣故，因為他不願在生人面前說是姨媽，我只好這樣混着說。梅雙修道：你倒說得好，母子的關係，都可以含混，將來你有了小女婿，也叫婆婆做大嫂嗎？余瑞香歪着頭，瞅了梅雙修一眼，把右手五個指頭，撮在一處，望前一伸，笑着說道：我要咯支你。梅雙修趕快擠到李冬青坐的長椅子上去，身子一扭，倒在李冬青懷裏，笑着說道：不許動手，動手就不是文明人。余瑞香走上前，不問三七二十一，把手只望他兩脅下，脖子下，亂戳亂伸，梅雙修兩隻胳膊夾得鐵緊，人在李冬青懷裏亂扭，穿的那高底皮鞋，蹬着地板，咚咚直響，喘着氣笑道：別……別……別鬧了，我可要惱了。李冬青坐在椅子上，禁不住他兩個人鬧，倒着靠在椅子背上，笑道：你們兩位小姐，算饒了我，行不行？這時，余瑞香才住手。梅雙修坐起來，一面用手理髮，一面說道：這樣一句話，也不算什麼，就值得這個樣子。李冬青也笑道：密斯余還自負是個極開通的人呢，怎麼聽見小女婿三個字，就鬧得這個樣子？余瑞香道：你不知道，他這個小字，是下得有問題的。李冬青倒怪起來，小字又有什麼問題？又不能不追問了。

第三十一回 稚子無家依人儕鄭婢 名姝雅集顧曲學周郎



梅

雙修聽到追究一個小字，索性對余瑞香道：你說你說！有什麼問題？余瑞香把腦袋一偏，瞅了他一眼，笑道：說就說，怕什麼？便對李冬青道：也是有一天天下大雨，密斯梅不能回去，我留他在我家裏，和我一牀睡，窗戶外面，雨下得滴滴答答，聽着悶得很，我就把火酒爐子燒着，燒開水泡茶喝，一面在櫥子裏抓出一點兒核桃仁，吃着說閒話。密斯梅說起將來的話，李冬青笑道：什麼叫將來的話？余瑞香也笑

了說道：將來的話，就是將來的話，你懂得不懂？接上說道：我說，守獨身主義的好，許多人在學校裏的時候，都是嘴硬，一組織了家庭，總是受人家的欺侮。要不然，就被小孩子絆住了。密斯梅說：受人欺侮的話，我倒不怕……梅雙修不等他說完，便道：胡說！我幾時說過這句話的？那天你不是說，我倒有個法子，對手方讓他比我們小些，我們去做個老姐姐，事就好辦了，你說對不對？余瑞香取出一塊手絹，兩隻手拿着，蒙在臉上，在手絹裏笑。一會兒，拿下手絹來，撇着嘴道：就是爲這句話，你吃住了勁，老說小女婿了。一句話沒有說完，余三姨太太在門外先接嘴道：好！誰要小女婿？我來給你們做媒。說着，走了進來，又說道：好哇！你們整天的在這裏說話，原來的商量着要小女婿。梅雙修是和他們鬧慣了的，倒不要緊，李冬青是最穩重的人，聽了這話，未免臉上一紅。余三姨太太也覺得這話太重了，便說道：走走，我們到那邊坐去，已經把飯預備好了。說着，余三姨太太在前面走，引着他們到一間小客廳裏來。客廳裏中間擺着一張小桌子，上面放着四副杯筷。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穿着灰布夾襖夾褲，身腰窄窄的，袖子短短的，正端着幾個碟子，望桌上放。他看見客進來了，羞得滿臉通紅，勉強低着聲音，喊了一聲密斯梅。梅雙修笑着點頭道：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這是密斯李冬青。說着，對李冬青一指，那女孩子就和李冬青點了一個頭。梅雙修又對李冬青道：這是密斯史科蓮。那史科蓮兩隻手互相搓挪了一會，好像侷侷不安的樣子，笑着對李冬青道：請坐。我還有點兒事，不能奉陪。說完就走了。李冬青心裏好生奇怪，心想：這是什麼人？小姐不像小姐，丫頭也不像丫頭。看那個樣子一定是余瑞香家裏的人。但是余瑞香家裏人，都是窮極奢華的，怎樣他穿得這樣寒素？若說不是親戚，不至於住在余家，若說是親戚，我親眼看見他作事，豈不是與婢僕爲伍？心裏懷着這個疑團，卻是沒有法子打破。一餐飯吃過，沒見史科蓮出來，再一看梅雙修也沒有提到。當然不便問。這時余三姨太太問道：飯吃過了，我們是去看跳舞呢？還是去看電影？李冬青道：我不懂跳舞，還是去看電影罷。說時，走進一個婦人來，身上披着一件黑呢的夾斗篷，臉上的粉擦得雪白，耳朵上一串珍珠環子，

顫巍巍的直拖到肩膀上。李冬青認得這是余家的二姨太太，點着頭招呼了一聲。余三姨太太問道：「老大怎麼在家裏穿起斗篷來？」余二姨太太道：「該死的李裁縫，他把我這件衣服，作得不合腰身，大了兩三分，我穿給你看看，寒蠢不寒蠢？」李冬青笑道：「大兩三分這也可以將就，那是看不出來的。」余二姨太太道：「你不知道，這工錢是特別加價的，他不應該不好呢？」說着，他輕輕的慢慢的把斗篷從壓在肩膀上的如意頭底下，卸了下來，提着領圈交給余三姨太太看。這時斗篷的裏子，翻了出來，只覺紅光射目，鮮豔奪人。梅雙修笑道：「這裏子很好看，是什麼料子？」余三姨太太道：「這也是雙絲葛，不過他的顏色是新出來的，紅的裏面，露出一些金黃色，據說這叫印度紅，現在很時新。」李冬青道：「這件衣服，做了多少錢？」余二姨太太微微的搖了一搖頭，說道：「不多，六十多塊錢料子，十二塊錢手工。」李冬青道：「什麼？這麼一件夾的斗篷，要十二塊錢手工？」余二姨太太道：「所以哪！我說他做得不好。」李冬青笑道：「我要說句鄉下人的話，這樣的天氣，很暖和了，用不着他禦寒。要說好看呢，也不見得好看。」余二姨太太笑道：「大家都時新這樣東西嗎？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李冬青笑道：「我平常總想不出他的好處來，原來你們也不過是時新兩個字的理由。」余三姨太太道：「不要討論了，我們去看電影去罷。」余瑞香道：「我還沒換衣服，說着，用兩隻手在臉上一拂，對余三姨太太瞟了一眼。余三姨太太道：「好！咱們一塊兒去。」回頭又對梅雙修笑道：「怎麼樣？」梅雙修對李冬青道：「你也去一個。」李冬青笑道：「我不去，我不去。」又微微的低着聲音說道：「我是老人家了，不像人家年紀輕的人愛修飾。」梅雙修道：「你去瞧瞧，他們這裏的梳妝室很有意思，說着，拉着李冬青的手，跟着余三姨太太後面一路走。走過幾個屋子，便是余三姨太太的臥室，有一架小穿衣鏡，在衣櫥的一邊，余瑞香走到鏡子邊，在鏡框上按了一按，那鏡子活動起來，望前一推，原來是一扇玻璃門。門裏面卻是一間小小的屋子，四週都是白漆漆的，地下一色水磨磁磚。牆東南北三面，安着三面大鏡子，鏡子下各安着一張嵌磁白漆梳妝檯。有一張桌子上，一列擺十幾面鏡子，一個大似一個，都是銀的托子，一張桌子，長長短短，大大小小，方方圓圓，陳

列着許多化裝品，一張桌子上，擺着一副銀鹿瑤瑤的瓶子匣子之類，裏面都是盛着香胰子一類的東西。人到這屋子裏，四圍一望，真覺得鬚眉畢現。鏡子旁邊，一列又掛着許多銀鈎子，也有掛衣服的，也有掛燙髮刷子的，也有掛雲拂的，就像開了洋貨店一樣。陳設着許多零碎，桌子邊擺着螺絲鈕的沙發轉椅，人坐在上面愛照那方面的鏡子，就照那方面的鏡子，十分便利。靠北的犄角上，另外有個小門半掩着，一看那裏面，卻是浴室。李冬青道：這屋布置得是好，梳起頭來是很便利。余三姨太太道：這也不花什麼，不過把現成的屋子，鋪幾塊好磁磚，按上汽水，花幾百塊錢罷了。至於這些用的東西，本來也就少不了的。說時，余三姨太太先在那邊洗臉架上，放開自來水管，放了一盆水先洗了一把臉。然後將桌上的化裝品，揀了幾樣，用了一點，接上余瑞香梅雙修都照着鏡子修飾了一番。李冬青只揀了一瓶雪花膏用右手的手指頭，挖了一點，搨在左手心裏，然後伸着兩個巴掌，挪搓了一會，對着鏡子帶拍帶摸的擦了上去。余瑞香拿着一個香粉盒子，掀開蓋，送到李冬青面前，李冬青搖搖手，說道：不用。余瑞香笑道：年紀輕輕兒的，爲什麼這樣老實？梅雙修道：人家已經做先生了，不能不裝點道學模樣。李冬青正要辯說時，余三姨太太把一架玻璃櫥下層的抽屜往外一抽，回頭對余瑞香道：你來瞧，我穿那一雙鞋子出去？李冬青伸頭看時，只見裏面深紅淺紫，花花綠綠，一抽屜鞋子。余瑞香接嘴說道：那雙淺綠色湘繡的就好。余三姨太太道：好！就聽你的話。說時，在裏面拿出一雙淺綠色的高跟鞋來，頭上是綠線繡的一朵芙蓉花，兩面繡着花朵和蝴蝶。李冬青道：如今樣樣時新，樣樣是復古，又成了老前輩那句話，紅繡花鞋了。余三姨太太道：究竟兩樣。從前的鞋子，那有這大一朵的花呢？李冬青道：這花鞋是自己繡的，是買來的？余三姨太太笑道：我那裏會繡花？說來這筆帳，也是該省，每年倒要兩三百塊鞋子錢呢。余三姨太太一面說話，一面穿鞋子，又和余瑞香各換了一身衣服，這才同着梅雙修李冬青四個人，共坐了一輛汽車，到真光劇場。一進門，只見那位史科蓮女士，攙着一位老太太望裏面走。余瑞香先喊道：巧得很，姥姥也來了。李冬青這才知道是他們的外

祖母就和梅雙修過去喊了一聲外老太太。外老太太笑道：電影一閃一閃，外國人來，外國人去，我就不愛看。說時，用手拍着史科蓮肩膀道：我們這傻丫頭，他就喜歡看這個東西，一個人又不能來，硬借着我這一塊老招牌，拖了我一路來，我要是知道你們來，我就不來了。說着，大家走到樓上，這裏茶房認得他們是一家人，早就開了一個包廂，讓他們進去坐。大家坐定，李冬青看那史科蓮，只見還是那件灰布夾襖，只多繫了一條黑裙子罷了。他挨了外老太太坐着，時時露出一點微笑，將辮子從脅下掖到胸前，兩隻手不住撫弄頭髮，一句話不說。只覺得他小鳥依人，楚楚可憐。李冬青是最喜歡這種人的，便特意坐到史科蓮一處來，和他說話。因問道：密斯史在那個學校裏？史科蓮笑道：沒有上學，跟着表姐學着寫字罷了。李冬青道：在家裏讀書，究竟沒有上學讀書有秩序，容易分心，我看還是上學的好。史科蓮道：是的，我也是這樣想。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好像有什麼話說，又不便說的樣子。李冬青料他這裏面，或有別的什麼緣故，就沒有跟着再問。便改口問道：密斯史來京幾年？史科蓮指着外老太太道：是和家祖母一塊兒到京的，已經有三年了。說到這裏，電燈已黑，大家看電影，停止說話，看過電影之後，李冬青執着史科蓮的手道：幾時到我們那裏去玩，就是地方窄小一點。史科蓮笑道：一定去的。說着，各自起身走出電影院，梅雙修、李冬青各自回家，余三姨太太一行四人，卻同坐着一輛汽車回去。史科蓮同着他祖母，一直走回自己房裏，外老太太坐定了，史科蓮就去脫裙子，低頭一看，只見裙子上破了一個銅錢大的窟窿，不覺失聲道：哎喲！這是怎樣弄的？外老太太道：撕破了嗎？史科蓮遞給外老太太看道：你瞧！說着，把裙子望外老太太身上一扔，一歪身坐在旁邊椅子上，紅着臉，鼓着嘴，低着眼皮，一聲不言語。外老太太拿起裙子來，湊着在電燈底下，眼睛對着看了一看，說道：這是一個火眼，一定是香煙頭燒的，我說呢，看電影的時候，聞見一點兒布燒……說到這裏，擡頭一看，只見史科蓮坐在一邊，說道：咳！你這是怎麼了？史科蓮依舊不做聲，用手去撫弄那椅子圈上的花格子。外老太太笑道：這就奇了，你燒了衣服，和我生氣。史科蓮道：今天不去瞧電

影，可就沒有這事了。外老太太道：是我要去的嗎？史科蓮把頭一偏道：那，那你不知道不讓我去？外老太太將手撫摸着他的頭道：天下有這樣的理嗎？史科蓮不由得也低着頭笑起來。外老太太道：你這孩子總是這樣的脾氣，我在一天呢，還有我這老招牌護着你，我眼睛一閉，看你怎樣得了？史科蓮聽了這話，倒觸動了心思，低頭不作聲。外老太太道：燒了一條裙子呢，倒不值什麼，在人家裏住着，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常常要人添補衣服，這話怎好出口？只好讓你打個補釘穿了。史科蓮道：打補釘也不要緊，只要不現形就得了。說到這裏，余瑞香走進來了，對史科蓮道：你說什麼現形不現形？史科蓮道：你瞧，一條新裙子，又燒一個窟窿了。說着，把裙子遞給余瑞香看，余瑞香笑道：我說一句話，回頭你又要生氣，我那裏有兩條裙子，是新做來的，還沒有穿過，你可以隨便挑一條。他們不問很好，他們問起來，你就說是上次打撲克得的頭錢買的，也就過去了。史科蓮道：我又不是什麼小姐？裙子上補一個補釘，也不要緊，做賊似的討衣服穿，穿着也不舒服。余瑞香對外老太太笑道：姥姥你聽聽，我好心好意送條裙子給他，他倒挖苦我幾句。外老太太道：這孩子也是，狗咬呂洞賓，不懂好歹，越是表姐護着你，你越是和表姐鬧盤扭。這句話說得史科蓮也笑了。余瑞香拍着他的肩膀道：你別作聲，明天偷偷兒的，我們包一個廂去聽玉雪梅。史科蓮道：不愛聽戲，我不去。余瑞香道：你不知道，明天玉雪梅在春明戲院上臺，我送了一對花籃給他，明天一定是要去的。坐散座，不像樣，一個人包一個廂，又沒意思，我約了密斯梅密斯李一路去，你何不也去一個？史科蓮道：那末，我更不去了，你們都是捧角的闊小姐，我怎麼攀得上？坐在包廂裏，也怪寒蠢的。余瑞香道得啦！你去一個。因為密斯梅他們兩個人，雖然順口答應了一句，去不去，還沒準，你不去，就是我一個人了。史科蓮笑道：你們捧角團，不是有一班人嗎？還到團外來拉人做什麼？余瑞香道：他們一樣送花籃，一樣定包廂，那裏能加入到我這邊來？你只管去，若嫌沒衣服，我隨便借一件給你。史科蓮道：我穿得寒蠢，也沒誰攔阻，我不許聽戲，借衣服做什麼？余瑞香道：這不結了！說來說去，余瑞香一定要他去，他也只得答應了。到了次

日下午一點鐘，吃過午飯，到了兩點鐘，余瑞香便和史科蓮二人，一路到春明戲院來。走進戲院，還是演前幾齣泛戲，梅雙修李冬青兩個人又沒有來，余瑞香在包廂裏坐了一會，臺上正在唱梆子腔的南天門，沒味得很，便對史科蓮道：坐着沒意思，我們到後臺玩玩去。史科蓮從來沒到過後臺，很高興的答應着去。兩個人走太平門轉了出去，走到後臺，只見一大羣女孩子，圍着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子，在院子裏說閒話。這些女孩子，有穿長袍便裝的，有穿着一件對襟褂子的，有頭上紮着網巾，臉上胭脂擦得通紅的。後臺的門，半掩着，余瑞香推着門進去。史科蓮跟在後面，憑空一個五花六色的怪腦袋，望前一伸，嚇了史科蓮一跳。接上那怪腦袋說起話來，說道：余小姐，好久不見。史科蓮這才想起，他是一個人。再仔細看那人時，穿着一件白花布大領短褂子，大紅褲子，小小個胖子，可不也是一個女孩子嗎？余瑞香和他拉拉手，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帶着史科蓮走進去。史科蓮見屋的四週，都陳設着很高很大的木頭箱子，箱子上，都是木頭架子，掛着許多鬍子帽子等類的東西。屋子裏的女孩子，跑來跑去，穿梭一般。他一眼看見一個十六七的姑娘，脫的只剩了一件單褂子，有一個男子漢拿着一件一寸來厚的棉坎肩，給他穿上，這姑娘伸開右手，那男子漢矮着身子，在他脇底下繫上坎肩的帶子。繫好了，那姑娘伸開左手，那男子漢又轉到左脇照辦。坎肩兒穿好，那男子漢又對嘴對面的，蹲着身子替那姑娘繫腰帶。史科蓮看呆了，心想，他們唱戲的人，倒真是不在乎。正看時，後面有人喊道：借光借光。回轉身一看，一個小丑，騎着一根木棍子望前闖。有一個穿戲裝的小生，站在路頭上，這小丑角將他一推，把袖子一拂，口裏說道：你且散開了。那小生身子望後一仰，幾乎跌倒，站住了腳，對小丑頭上就是一掌，把帽子打在地下。口裏說道：我報那一箭之仇！小丑檢起帽子，口裏罵道：王八蛋，什麼揍的……你的媽。小生道：渾小子，你可別罵人……你的媽的說時，有一個男子漢走過來，拖着小丑望上場門走。口裏說道：上場！上場！就把他帶拖帶塞的轟了出去。史科蓮仔細一看這後臺，真是鬧成一團糟，很覺有趣。余瑞香道：我們上那邊找玉雪梅去，這裏亂得很。他們走到

後臺的東頭，只見玉雪梅坐在一張橫桌邊。桌子上擺着許多化妝品，什麼胭脂雪花粉之類，擺了一桌子。玉雪梅穿一件小的短襖子，兩隻手扶着鬢角，低着頭望了鏡子。他的身後，站了一個男子漢，正在和他梳頭。余瑞香走到他身後，他早在鏡子裏看見了，便笑道：余小姐來了，謝謝你。我在扮戲，可沒有工夫招待。余瑞香道：不要緊，你扮你的戲。玉雪梅笑道：今天的花籃，不算多，不過二十來個。除了花籃外，還有幾個銀盾，這倒是費事的。在臺上擺起來，得另外搬桌子來擺他。余小姐你瞧見沒有？包廂的欄干上都掛着帳幃，這也都是人送的。余瑞香笑道：這才叫名角兒啦。我問你，前天劉小姐家裏請你吃飯，你怎樣沒去？玉雪梅道：這可真是對不住。那天碰巧趕上堂會，我忙不過來，沒有工夫去。等那一天沒戲的時候，一定請劉小姐在我家裏打小牌。劉小姐今天來了沒有？若是來了，請你轉請他到後臺來，我有幾句話和他說。余瑞香道：不是你送相片子給他？玉雪梅道：不是，要是送給他，一定要送給你一張的。玉雪梅說着話，一個宮裝盤龍高髻，已經梳起來，那男子漢捧了一盒子釵環珠花之類出來，一樣一樣替他戴上。戴完之後，就穿衣服。最後加上一件紅緞繡團龍的衣服。余瑞香一想，記得密斯劉曾經說過，做了一件黃色的宮袍送給玉雪梅，難道就是這一件？看一看那裏子，也是綾子的，若把繡工算起來，怕不要一百多塊錢，難怪他和密斯劉，交情又好些了。玉雪梅一面扮戲，一面和余瑞香說話。有一個上十歲的女孩子一跑一跳的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穿戲裝的小生追了過來。玉雪梅看見，對那穿戲衣的小生喝道：你追他做什麼？那扮小生的道：你家小巧兒，可真淘氣，我肚子餓，買了幾個包子吃。他問我要，我說這是羊肉餡兒的，你不吃的。他聽了這話，不問三七二十一，把我一碟包子全搶去了，倒在水乾桶裏。玉雪梅用手摸着小巧兒腦袋笑道：你這孩子，就這樣淘氣，倒着餵給狗吃，也不要緊，一定要倒到乾水桶裏去做什麼？說畢，對那小生道：你追來怎麼樣？難道說還要他賠？他是一個小孩子，你也和他一樣的鬧。那小生舉起大袖子擦了一擦鼻子，呆呆的站着一言不發。那小巧兒走過去，踢了那小生兩腳，說道：去你的，小子！玉雪梅看着只是笑笑，一言不

發。那小生被小巧兒踢了幾腳，只把身子左藏右閃，卻沒有作聲。他還要說話時，玉雪梅卻在他身後，用手一推。那小生穿着高底靴子，一個不小心，望前一栽，跌在地下，頭碰在戲箱上，撲咚一下。玉雪梅看見，倒哈哈的笑着來了。那小生站了起來，舉起手來，擦着頭，流着眼淚，慢慢的走了。這時，戲碼子已唱到了倒第三，余瑞香便拉着史料蓮到前臺去看戲。史料蓮問道：玉雪梅剛才打那個扮小生的女孩子，我見了也不服氣，怎樣你不勸勸？余瑞香道：這就算好的了。凡是名角，沒有不欺壓人的。他們那天不打人，我們能天天勸他嗎？兩個說着話，復又走到包廂裏，只見李冬青梅雙修已經坐在那裏。梅雙修道：我們來了好久了。我看見這裏湖了茶，擺了果碟，我就猜你來了，一準是到後臺去了。李冬青道：你不能够介紹我和玉雪梅見見？余瑞香道：這是很容易的事，有什麼不能够？現在他在扮戲，沒有工夫，回頭等他卸了裝，我們一塊兒到他家裏玩去。李冬青道：他家在那裏……一句話沒說完。史料蓮坐在他身邊，用手拐子在李冬青脅下敲了兩下，然後用眼睛對李冬青一望。這時余瑞香正望着臺上，沒有瞧見，李冬青會意，沒有望下說，余瑞香也沒有理會。一會兒臺口上擺着一層花籃，花籃後放着五張桌子，桌子上擺有幾個玻璃匣子，裏面都是銀盾，擺好了，吹打起來。玉雪梅穿着一身古裝，幾個女戲子簇擁着出來，先向戲臺下正面一鞠躬，又對左右兩邊一鞠躬，那臺底下的掌聲，就像開機關槍一樣。和着轟雷也似的喊聲，一齊響了起來。玉雪梅行了禮，就進去了。李冬青問余瑞香道：這是什麼戲？怎麼走出一個仙女來，和臺底下行禮？余瑞香笑道：傻子！你別說了，這是人家出來歡迎來賓，又對着送花籃的人道謝，那有這樣的戲？又一會兒，玉雪梅才正式出來演戲。那臺前坐着七八個人，從玉雪梅出臺起，不斷的叫好，玉雪梅唱一句，他們固然叫一句好，就是玉雪梅說一句道白，他們也叫一句好。中間玉雪梅舉起袖子掩着臉，回頭吐了一口唾沫，他們也叫好。而且叫好之後，就有三四個人，豎起兩隻手，舉着比頭還高，在那裏鼓掌。李冬青皺着眉道：實在吵人，討厭得很，我不願意聽了。史料蓮道：這班東西貧透了，我也坐不住，我們一塊兒走。李冬青道：舍下離這兒

不遠，可以到我家裏去坐坐。史科蓮笑道：很好。余瑞香道：好戲剛剛出臺，幹嗎就要走？史科蓮道：聽一齣戲，聽一陣子怪聲叫好，樂不敵苦，我耳朵都吵聾了，實在坐不住。說着，站起身來，就要走。李冬青看見他站了起來，不便坐着，也站起來說道：請密斯梅待一會兒罷，我和密斯史先走一步。余瑞香見他們有好戲不聽，心裏好像有一種什麼不痛快的事，那裏肯依？梅雙修道：你就隨他們走罷，好像那回大鼓書，你總覺得一點兒味都沒有，一定要走，這不是一樣嗎？余瑞香聽了他這個譬喻，竟自軟化了，就讓他兩人走。他們走不多路，頂頭碰見楊杏園，他左手脇下夾着一函書，早閃着站在路的一邊，右手取下帽子來點了一個頭。李冬青站住，也笑着點了一個頭，眼睛卻射在他夾的那一函書上，書上面的題簽，乃是絕妙好詞。他見這個，忽然想起楊杏園昨日送來的幾首詩，一時卻想不出什麼話來提起他，只笑了一笑，後然突然出口，問了一聲：楊先生買的什麼書？楊杏園道：不是買的书，因為下午在公園裏散步，帶了一部書去看。李冬青笑了一笑，然後說道：哦！說完又笑了一笑。彼此現着很和悅的樣子，默然站了一會。李冬青點了一個頭道：再會。便和史科蓮走開。當李冬青和楊杏園說話的時候，史科蓮走到一邊去，站在一家鋪戶的玻璃窗下，看那窗戶裏陳設的鞋子，這時他和李冬青走着，又一路說話。李冬青特爲的說道：剛才這一位楊先生學問很好，倒是一個讀書的人。我原不認得他，因為在我教書的地方，常會見他，所以認得。史科蓮原沒有問他，也就沒有留意，說起話來，不覺得一會兒就到了李冬青家裏。李冬青先引着史科蓮見了他母親，然後就引史科蓮到他屋子裏來坐。史科蓮一看他這屋子，牀榻桌椅，全是藤竹器。臨窗的地方，一列擺着泥磁花盆，栽着幾盆文竹，和幾盆四季海棠，都是青鬱鬱的，越發顯得屋子裏幽靜。史科蓮笑道：我們雖然只見面兩次，卻很投機，我不是當面奉承的話，密斯李這樣的人，我是最佩服的。李冬青道：我也覺得投機呢。我想起一樁事來了。剛才我和密斯余說，要到玉雪梅家裏去，密斯史爲什麼止住我？史科蓮正端着一杯茶要喝，笑着把嘴抵住，茶杯，把頭幾乎要低到懷裏去。李冬青道：密斯史笑什麼？難道我說到玉雪

梅家裏去，這句話是不應該說的。史科蓮道：那倒不是。我以為這女戲子家裏，總不是平常人家，難免有不三不四的人出入。我們雖然是去好玩，究竟容易惹是非。況且女子捧角，這種話傳出去了，總是社會上一種新聞。人家知道，也沒有什麼意思？你不瞧見今天戲臺上，玉雪梅有那些花籃嗎？那些花籃，十分之九是男子漢送的。他們和玉雪梅認識的程度，當然也和我們差不多。我們能到玉雪梅家裏去，他們就不能去嗎？設若我們去的時候，碰見了他們，你想，這不是很不合適？所以我當時聽見密斯李要去，用手碰着你，你住你不要去。史科蓮說完，將茶呷了一口，將茶杯放在桌上，露着頰上一團微紅，搭訕牽着衣服大襟的下擺，然後笑道：我這話可放肆一點。李冬青這兩天本來就打聽出來了，他是無父無母的人，跟着祖母在余瑞香家過活。余瑞香的母親，就是他的姑母，現在姑母又過世了，余瑞香的家務，統由續絃的一個太太來管，他算是吃姑丈的飯，受繼姑母的管。李冬青一想，自己是個有母無父的人，又是一個藏着一部痛史在心裏的人，和史科蓮正是同病相憐。從前還以為他小鳥依人，可憐而已，而今聽他一篇話，居然很有見識，越發喜歡。便說道：密斯史說的話，極有道理，是我一時粗心，沒有想到。你令表姊，他卻是個熱鬧人，喜歡玩，其實……李冬青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便借着給史科蓮倒茶，停了一停。史科蓮接着嘴道：我也勸過他，少玩些，就是玩，也要有時候，無奈當時答應了，轉身就忘了。李冬青是向來不願議論人的，說到這裏，便不往下說，就和史科蓮談些各人家鄉的事。史科蓮從來沒有遇着和他這樣暢談的人，今天談得十分高興，一直談到六點鐘才回去。李冬青原要留他吃晚飯，史科蓮執意不肯。李冬青一想，也許他有別的苦衷，就由他走了。史科蓮走後，李冬青想到他的身世，比自己還可憐，但是看他的樣子，卻是坦然處之，覺得自己不如人家灑脫。又想，他是少念了兩句書，不解發牢騷，要是一樣能填詞作詩，恐怕連性命也都沒有了。如此看來，文字為憂患之媒，實是不錯。想到這裏，又記起楊杏園送來的幾首詩，憑空又多這麼一番心事，我認識了一個憔悴京華的楊杏園，又認識了一個風塵飄泊的史科蓮，這雖是人生遇合不定，也可

見物以類集。越想越是心緒不寧，自己側着身子，坐在桌子邊的一張椅子上，左手撐住托着腮，右手捻着衣襟角，竟是想呆了。忽然王媽在外喊道：大小姐，吃飯了。怎麼屋子裏還沒點燈睡了嗎？一句話提醒了李冬青，擡頭一看，屋子裏黑洞洞的。桌子上面，雪白一塊，望外一看，原來是半輪月亮，由屋角上照進屋子來。桌上那幾盆文竹，四季海棠，都把影子，倒在桌上。李冬青覺得很有趣，索性不作聲，依舊在月亮窗下坐着，過了一會兒，李老太太又喊道：怎麼着？冬青睡了嗎？李冬青笑起來道：沒睡，我坐在這裏哩。李老太太道：怎麼不點燈？李冬青道：是我存心不點燈，好坐着看月亮。李老太太道：你這不是馱子？漆黑的坐在屋子裏做什麼？快出來吃飯。李冬青道：我懶吃飯，我人不很舒服，等我好好的休息一會兒。李老太太道：你就不吃飯，也點個燈坐着。李冬青道：媽也是你老人家就吃罷。李老太太道：你瞧，我這話倒把他問膩了。說畢，也就沒有作聲。李冬青一個人，坐在窗戶月影下，手托着腮，直靜坐了幾個鐘頭，一直到月亮影兒斜了，方才點着燈，看了一會書，然後去睡。晚上睡得早，次日也起得早，打開房門一看，都沒有起來。但是覺得空氣很新鮮，不由得順着腳步走到院子裏來。擡頭一看，天乾乾淨淨，一點雲也沒有，院子後身，隔壁人家幾株高樹，都是綠油油的，抹着大半邊半紅半黃的日光。大概太陽還是剛出來，院子裏放着幾盆石榴樹夾竹桃之類，樹葉子上和花上，還留着極細的露水珠子在上面。在院子裏站了一會，覺得精神很好，便找了一把掃帚，打掃院子，心裏想道：以後每天都要這個樣子，一來起得早，吸些新鮮空氣，二來也可藉此勞動勞動。等他掃完了地，王媽才醒了。他走出來一看，說道：啊！小姐起來得這樣早呀！怎麼穿這一點兒衣服？李冬青低頭一看，原來身上只穿一件單褂和一件坎肩，這才覺得身上有些涼颼颼的，便走進房去添衣服，剛進房門，不由得一陣惡心，吐了一地，王媽連忙過來看着，說道：這是怎麼了？李冬青道：不要緊，我有點兒頭暈，許是剛才招了風了。王媽道：早着啦！你還睡一會兒罷。李冬青覺有些撐持不住，便扶着牀睡了下去，一直睡到上午十點鐘還不能起來，小學裏的書是不能去教了，何太太那裏補習功課也不

能去了。她強爬了起來，寫了兩封信告假。他寫給何太太的信是：

今天起了一個早，想運動運動，不料我這沒出息的人，反而中了寒，生了病了。今天不能來，你自己寫兩張字罷。

草草寫了幾行字，一張八行，還沒寫完，然後又在紙尾附了兩行道：何先生均此致意，楊先生來時，代爲問候。寫完，找了一個信封，寫了地點，註明何太太慕蓮啓。原來這個名字，也是李冬青代他取的，含着有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意思。信寫好了，便叫王媽送到郵政局裏寄了。信到何家的時候，恰好楊杏園在那裏閒坐。原來這一個多月，和何劍塵校訂一部詩集，天天要來的。何太太看了信，便遞給何劍塵道：李先生病了，還附筆問候你們呢。何劍塵看了，又特意送給楊杏園看。楊杏園道：這人雖然是個女學生，完全是個舊式女子，一年到頭，總是多愁多病的溫柔樣子，太不解放了。何劍塵笑道：這種人，和你很對勁，怎樣你倒批評他不好起來？楊杏園道：我是一個落伍的青年，那個人和我對勁，正是社會上所不取的。何劍塵笑道：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楊杏園也就笑了。

第三十二回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鈎斜



這

日下午，楊杏園回去，不由得想到李冬青的病，他想，人家既來信致意我，我又知道他的病，信似乎不好意思不理，我不如也寫一封信去慰問慰問。想到這裏，便坐下來寫信，可是一提筆，只寫了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便止住了。心想，我們雖然算是一個文字之交的朋友，一來交情很淺，二來又有男女之別，這話卻是不好措詞。再說，那人性情很孤介的，不犯着用社交公開的眼光來看他。如此一想，便把寫了六個字的信紙撕掉，把筆筒起來，墨盒也蓋起來。在那蓋墨盒的時候，扶着墨盒，凝神一想，又覺不對，以

爲李冬青在那封信中附着筆問候我，似乎通知他害了病的意思，我簡直不理，很不對。如此又一想，依舊把墨盒子打開，從新抽了一張信箋來寫，寫了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還是不能寫下去。自己呆呆的坐着，把筆管向着鬢角擦了一會，寫也寫不好，寫得好也怕人家說我多事，算了罷。但是我寫冠冕一點子，或者也不要緊，這又有什麼可躊躇的呢？想了半天，決定了，便儘着一張八行，寫了一封信。那信道：

冬青先生文鑒，於致慕蓮君函中，得悉適患清恙。今日濃陰漠漠，大有雨意，青燈明鏡間，得毋又添詩料幾許乎？春寒料峭，伏維珍重萬千！

楊杏園敬白。

信寫好了，封得妥貼，上街的時候便扔在信筒裏。這封信送到李冬青家裏，已是次日上午，李冬青這天病雖好了一點兒，精神沒有，清早只吃了一點稀飯，默默的坐在屋子裏，也沒梳頭，只隨便對着鏡攏一攏。這時攤着一本唐詩在桌上，念着消遣，無聊得很。王媽將信送上來，李冬青還以爲是何太太的覆信，及至拆開來一看，卻是楊杏園的信，倒出於他意料之外，他將信看了幾遍，依舊把信疊着，放進信封裏去。王媽在一邊看見他想些什麼似的，便問道：小姐，學堂裏來信催上課嗎？李冬青隨便說道：不是的。王媽又問道：是誰的信？李冬青倒不料他問這一句，便道：是個學友來的罷了。說着，把信扔在抽屜裏，兩隻手抱着膝蓋，望着桌上的四季海棠，出了一會神。一眼望見桌上鏡子裏面，自己的影子，清瘦了許多，便索性拿起鏡子照了一會，對着鏡子，理了一理鬚髮，又將自己臉上，撫摸了一會。鏡子反面，嵌的是一張四寸相片，一個瘦小身材的女子，梳着辮子，站在一樹花架下，手上拈着一朵花，湊在鼻子上嗅，這正是四五年前自己的相，現在判若兩人了。看到這裏，一隻手拿着鏡子，一隻手放在桌上，撐在耳邊，又想呆了。手拿着那面鏡子，只是撫弄不已。心想：早幾年的事，就在眼前。轉一下眼，又是幾年，這一生就算了。想到這裏，長歎一口氣，想起剛才念的舊詩，記得金縷曲說：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想到這裏，自己不由得漫聲低唱起來。正吟詩吟得高興，忽聽得外

面一陣高跟鞋子響，李冬青他心裏想，或者又是梅雙修來了。接上卻聽見王媽在院子裏喊了一聲何太太，他這才知道何太太來了。便迎了出來，何太太進了上房，見他臉上黃黃的，鬢邊蓬着幾絡亂髮，走上來，握着李冬青的手，對他臉上望了一望，說道：「可不是瘦了許多嗎？這時李老太太也在屋裏出來，笑道：「今日怎樣得空來？何太太道：「李先生昨天寫信給我，說是病了，我今天特意來瞧瞧。李老太太道：「這可勞駕了。不是我說，現在年紀輕的人，卻像何太太這樣好心眼兒的少，將來何太太一定是修得多兒多女的。何太太聽了李老太太一派客氣話，正想謙遜兩句，而今聽他說到這句話，他是一個未開懷的，未免臉上一紅。李冬青見機，便拉着何太太的手，道：「我屋子裏坐罷。說着，便拉到他的屋子裏去了。何太太一看，地下放着一隻小火酒爐子，上面放一個瓦罐子，正在熬藥。桌上銅香爐裏，正點着兩枝安息香，滿屋子裏，都是藥味和着香氣。何太太笑道：「這屋子全是竹器傢伙，本來很幽雅，加上這一股子藥香，李先生倒像個鼓兒詞上，多愁多病的小姐哩。李冬青聽了這句話，未免心裏添了一段感觸，卻笑着說道：「你以為這是一句恭維我的話，其實在這個時代，女子要是如此，就是一個廢物了。重一點子說，就是沒有人格。從前我們小的時候，喜歡看小說，看了那種佳人才子的話，就覺得林黛玉杜麗娘都是好人，其實我們仔細想，這種吃了飯，專做唉聲歎氣的女子，是自己活找罪受，什麼叫多愁多病呢？何太太笑道：「李先生這一篇話，真是痛快！可是從來我沒有聽見你說過，今天是什麼事生了感觸吧？李冬青道：「我向來主張如此，而且這種話，也是人家說爛掉了的，不過我懶得說罷了。我剛才念了一遍唐詩，引起我一肚子的心事，所以你一說，不由得我就開了話匣子了。何太太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樣看來，李先生應該提起精神，不應該斯斯文文的在屋子裏害病呀。李冬青道：「你不知道，我就是吃了舊文學的虧，什麼詞呀，詩呀，都是消磨人志氣的，我偏愛他。越拿他解悶，越是悶，所以鬧得總是寒酸的樣子。自己雖知道這種毛病要不得，可是一時又改不掉。何太太道：「李先生心事，我也知道些，不要在屋子裏發悶了，我到第一臺包一個廂請李先生和老太太

去樂一天，好不好？李冬青道：前天還聽戲的呢，戲還沒完，我就走了。何太太道：那末，今天天氣很好，我陪李先生到中央公園去走走，好不好？李冬青道：這倒可以。可是你要等一等，我還沒梳頭呢。李冬青一面和何太太說話，一面梳頭，不到一刻兒工夫，頭就梳起來了。李冬青又對李老太太說了一聲，要出去玩玩，換了一條裙子，便和何太太一路到中央公園來。進了門，先在各處看了一會兒花，便在柏斯馨門前找了一個茶座喝茶。他們隔座坐着兩個少年，一個穿了一件鴨綠色的哩噠長衫，架起腳伸出腿來，露出白絲襪子，綠哩噠鞋。一個穿了一件藍華絲葛袍子，背着臉坐着。那個穿綠哩噠長衫的，臉上的雪花膏，擦得雪白。頭上的頭髮，都是梳得光溜溜的。何太太一眼看見，笑着對李冬青道：你看這是一個男的，還是一個女的？李冬青聽了他這話，也就望了一眼，低聲對何太太說道：公園這種地方，什麼人都有。坐在這地方，討厭得很，我們搬過一個地方罷。何太太道：怕什麼？搬了反倒不好。何太太這樣說了，就算坐了。坐了一會，何太太忽然想起一樁事，有一位同鄉的劉太太，他丈夫是外交官，他們夫妻倆，是每天必來的，來了，是不喝茶的，專在來今雨軒喝咖啡和汽水。這時候也許來了，何不去看看。便對李冬青道：李先生我們繞個灣兒，好不好？李冬青道：我實在累了，不去了。何太太道：我要到來今雨軒找一個人。李冬青道：你一個人去罷。我在這裏等你一會兒得了。何太太見李冬青不去，一個人順着柏樹林下的大路，慢慢的走去。走到格言亭邊，偶然回過頭來一看，只見那個穿綠哩噠長衫的人，卻在身後，離着不遠。何太太也沒理會，自己走自己的路，走過圍牆，聽着後面還有腳步響，回頭看時，那人還跟隨在後面。當何太太回轉頭來，那人卻嘻嘻的一笑，何太太一看這個地方，前後並沒有人心裏未免有些着慌，便放開步，快一些走。誰知後面那個人，也是一樣？你走得快，他也追得快，看看竟要追到身邊來。何太太越發慌了，漲得臉通紅。那人在一邊笑道：走得這樣快，做什麼？仔細摔了。何太太眼睛望着前面，並不理他，一直往前走。那人又道：天氣不早了，我們吃飯去，好不好？說時，那人差不多要擠到身邊來。何太太沒法，便停了腳，笑着對那人望了一眼，搖搖頭。

道：我有事不去。那人見何太太開口，越發得意了，滿臉堆下笑來，彎着腰道：不要緊！何太太等他臉就得近了，冷不防伸出手來，拍的一聲，在那人左臉上打了一個耳巴子。那人萬不料有此一着，打得頭望右邊一偏。何太太臉都氣青了，索性伸出左手來，又在他右邊臉上打了一巴掌。然後指着那人罵道：你家也有姐姐妹妹，就不出門嗎？你以為爲女子都是好欺侮的，調戲上了，你們可以拆白，調戲不上，也不蝕什麼。可是你今天遇見了我，你就碰到青石板上去了。我打了你，算替你父母教訓了你一頓，我也不報告警察，等你去改過自新，你給我滾！那人被何太太打了兩個耳巴子，本來打楞了，說不出話來，而今聽見說叫他滾，才醒過來，回轉身一溜煙就跑了。何太太見他走了，心想，剛才像發了狂一樣，也是天字第一回的事，不覺自己好笑起來。他丟開那人，自往來今雨軒。一走到茶座欄干前，就看見劉太太。因爲劉太太身材高一點，加上燙着一頭刺蝟也似的頭髮，老早的就可以看見。不過今天他卻不是和他丈夫來的，同座另外有個老太太，這老太太，大概有五十來歲年紀，胖的像白象一般，他倭瓜式的一張胖臉，雖然有些皺紋，究竟擦了許多粉，不十分看得出來。他身材既笨，可是穿着一身西服，兩隻胳膊，脖子底下前後都露出一大塊肥肉。那老太太又戴着一頂西式帽子，帽子上一大叢孔雀毛，臨風招展，顛巍巍的。何太太便道：我聽說他們外交班裏，有什麼中國魚，外國魚。中國魚聽說是胖太太，難道說這就是嗎？走上前去，和劉太太笑着招呼了，又和那位胖老太太點了一個頭。劉太太便給何太太介紹道：這是虞將軍夫人。又對虞太太道：這是我的同鄉何太太。那虞太太站起來，笑着眼睛成了一條肉縫，說道：請坐，請坐。何太太扶着桌子剛要向椅子坐下去，只覺一個又熱又軟的東西，在手上摸了一下，低頭看時，卻是一條棕毛的狼狗，站在虞太太身邊。狗脖子上，有條鋼練子，那一頭正牽在虞太太手上。剛才分明是這狗舔一下。何太太本來是怕狗的，加上這條狗，又高又大，兩隻猙獰可怕的眼睛，望着人轉也不轉，嚇得何太太縮住兩隻手，倒退幾步。劉太太道：不要緊……不要緊！說着，他對那狗說了一句英國語，又叫了一聲佛蘭特，那狗便由虞太太身邊

走到劉太太身邊去了，何太太看狗走了，才勉強坐下。劉太太便問道：「要不要喝點汽水，或者冰淇淋？何太太笑道：「天氣還不熱，不能吃這些東西。而且我在那邊剛喝茶的，口還不渴。」又笑道：「你們總說茶喝了有礙衛生，這吃冰淇淋，喝汽水就不有礙衛生嗎？」劉太太要說時，只見虞太太站起身來，和人點了一個頭，坐下來便對劉太太道：「劉太太認識這個人嗎？」他剛從英國回來。一言未了，虞太太又站起身來，接上就有兩個穿西裝的人走過來和虞太太握了一握手。那兩人走了，虞太太對劉太太道：「這兩位一個是大學教授，一位是禮官處的禮官，聽說他做過一個地方的領事。昨天晚上，他們都在李參贊家裏宴會。這時又有一個人叫了一聲虞太太，擡頭一看時，是個穿西服的女人，彼此笑着招呼了一聲，就走了。虞太太坐下道：「這是王小姐，昨天才從天津回來，他的英國話，現在越發說得流利了。」說完，虞太太擡頭一看，那邊來了一羣人，有好幾個熟人，他便牽着狗迎上去了。何太太看時，那些人一個個都和虞太太握手。何太太低低的問道：「這虞太太在交際界上大概佔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人很和氣。」劉太太笑道：「你也許聽見過他的名聲。你就是沒有聽見過，你回去問你們何先生，一定能告訴你的。」何太太笑道：「我倒聽見說過，人家說什麼中國魚，就是這位太太嗎？」說到這裏，聲音放低了些，又道：「我聽說他的乾女兒很多，差不多會跳舞的小姐少奶奶，有一大半是他的乾姑娘，這話真嗎？」劉太太笑道：「那倒不見得。不過人家總把他當老前輩罷了。」何太太道：「這位虞太太也跳舞嗎？」劉太太道：「自然跳舞，不過瞧高興罷了。」何太太道：「他這麼大年紀，身體又這樣沉，跳舞起來，我想不很合式。」劉太太聽這話，笑了一笑，也就沒說什麼。何太太道：「什麼跳舞？我只在遊藝園裏看過，並不像電影裏那個樣子。你們舞跳是怎麼個樣子呢？」也像電影裏一樣嗎？」劉太太道：「自然一樣。」何太太道：「我倒想去看。」劉太太道：「這很容易。華洋飯店那天都有。最好是禮拜六晚上，時間很長，可以去看看。」何太太若是願意學跳舞，我可以介紹一個朋友教你，包你不久就會。」何太太道：「很好，但是等我先看了一回再說。」正說時，那劉太太的丈夫來了，何太太的話打斷了，這才想起李冬青還在柏斯馨

那裏候他，便辭了劉太太又到這邊來。李冬青面前擺着一疊報，站起來笑道：「怎樣去了這久？你再不來，我就要走了。」何太太回頭看，隔座那兩個人已經不看見了，就把剛才打人的話全告訴了他。李冬青笑道：「痛快是痛快，不過你動手打人，我有些不贊成。」何太太道：「那個時候你不打他，有什麼法子叫他走？你若是不理他，隨他在後面，若是遇見熟人，像個什麼樣子？」李冬青道：「你找人找着沒有？」何太太道：「找着了。」那位劉太太還叫我去學跳舞呢。李冬青道：「這事我卻不很贊成。本來跳舞在西洋是樁極普通的事，但是到了中國，在大庭廣衆之中，男女摟抱，究竟不很合適。在新的人物，一定認我這句話是極腐敗的話，其實不然。譬如中國人作揖磕頭，在我們自己從來認爲是極隆重的禮節，而今因爲我們沾了歐化，就說這是野蠻行動。設若我們原來是個強國，把西洋各國都征服了，恐怕他們學着我們作揖磕頭，也不可不知呢？反過來說，我們看見男女不分生熟，摟抱着跳舞，一定也要說他是野蠻風俗。」何太太笑道：「男女真的摟着跳舞嗎？我不信。」李冬青道：「你難道還沒見過嗎？那天你去看一回，就知道了。」何太太道：「剛才劉太太說了，約我禮拜六到華洋飯店去看，那末，我和李先生一塊兒去，好不好？」李冬青笑道：「不會跳舞去看跳舞，那好像鄉下人進城，到那裏去裝傻子去，實在沒有意思。」何太太笑道：「這個傻子總要做一回的，要不然，一輩子就與跳舞無緣了。」李冬青道：「你要去，還是和何先生同去。」何太太道：「今天是禮拜四，後天是禮拜六，我們可以一塊兒去。」李冬青笑笑，也沒答應，也沒拒絕。這天何太太回去，就和何劍塵說了。何劍塵道：「看是沒有什麼看頭，你若是要去看，我也可以陪你去。」何太太聽了這話，自是歡喜，到了第三日，他們夫妻吃飯的時候，楊杏園忽然跑來了，便問道：「你們今日的晚飯，似乎特別早些，是預備出去聽戲吧？那可要帶我一個。」何劍塵用筷子指着何太太道：「他高興哪，要去看跳舞。」楊杏園道：「那有什麼意思？我今天應該休息，也沒什麼事，還是一路去聽戲罷。」何太太道：「我已經約了人了，不能改到別的地方去。」楊先生也可以同去玩。楊杏園道：「我不去，我情願一個人聽戲去。你說你們約了人，約了誰？」何劍塵正要說時，李冬青卻從外面進來，他看見

楊杏園在這裏，便笑着問道：楊先生也去嗎？楊杏園失口說道：不是的。後又改口道：不是他們約我來的，劍塵正要我一塊去呢。密斯李也去嗎？李冬青笑道：我原不要去，何太太一定要我陪着去，我只好去一回。我想這種地方，我們雖不必常去，偶然去一兩回，倒也很有趣的。楊杏園當然不便駁人家的話，笑道：是的，是的。李冬青道：楊先生若是沒事，也可以去玩。楊杏園道：跳舞我可是個外行。李冬青道：誰又是內行呢？他們說話時，何劍塵的晚飯已吃完了，後來大家到華洋飯店去，楊杏園卻沒有表示不去，跟着一塊兒出門了。到了華洋飯店，一直到大飯廳，那裏電燈燦亮，開得像白晝一樣，四圍桌上，真是鳥履交錯，可是有一層男男女女，十分之九都是穿西裝的，他們一行男女四人進來，倒反形成了異言異服的人了。這個時候，雖然是暮春天氣，晚上究竟很涼，可以穿得住夾襖，可是這裏飯廳上的女客，都是穿着似乎坎肩的跳舞衣服，不但兩隻胳膊，完全在外面，其實上面是打赤膊，外國人那雪白的肉，在電燈下照着，自然是另有一種情形。惟有中國的女人，向來捆乳束胸的，在這裏坐着，也是露胸袒背。他們的鄰座，坐着兩個西裝的男子，一個有二十來歲，是一位少年，一位嘴上留着一小撮鬍子，各握着一隻大玻璃杯子，對舉一下，昂頭狂喝一陣。在他們的中間，就坐着不到二十歲的一位女子，剪着短髮，全燙着鬆起來，兩鬢蓬鬆，幾乎看不出耳朵，耳朵下面，卻又懸着一串很長很長的珠子，一搖動，將那吹彈得破的臉蛋打着。他身上一樣的也沒穿衣服，前後有兩片珠絡似的東西，掩護了背心和胸口，那兩隻乳隆然高挺。何太太向來沒看過這些東西，未免礙眼，加上同來的還有個楊杏園，他看見人家姑娘打赤膊，這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似的，就先就臉上通紅，拿出手絹掩着嘴笑了一笑。何劍塵生怕他露出馬腳，對他眼睛一看，下面又用腳微微的踢了他兩下，他這才不作聲了。這時走過來一個西崽，何劍塵對他說了兩句話，一會兒他就托着一瓶啤酒，兩個玻璃杯子，放在桌上，楊杏園手扶酒瓶子，笑着，一偏頭，便先問李冬青道：密斯李，要什麼？我想來一杯咖啡，好嗎？李冬青笑道：好的。楊杏園又復問何太太道：何太太呢？何太太先怕說外行話，說道：我也是哪

啡得了。西崽聽了，又捧了兩杯咖啡來，恰好西崽將糖塊罐子放在桌上，楊杏園拿起罐裏的白銅夾子，夾了一塊糖，一擡頭，不覺和何太太打了一個照面，他便將這糖放在何太太面前，那隻咖啡杯子裏，接上又夾了兩塊過去，何太太微微一欠身子，說道：「勞駕。」楊杏園笑一笑，然後又夾了糖塊，放到李冬青杯子裏去，李冬青手舉着托杯子的碟子，望上接着，身子微微的站起來，低着頭笑了一笑，卻沒說什麼。何劍塵在一邊，都看在眼裏，卻把腳又微微的碰了何太太一下，何太太正拿着一把茶匙，在杯子攪個不歇，他見何劍塵碰一下，以為這是不對的，卻停止了。在這個時間，靠北的音樂隊，音樂奏起來了，只一轉眼之間，男女客紛紛離座，每一個男客就一手攔腰，摟住一個女客，另外一隻手，互相的握着，直伸了出去。他們隔座的這位袒背姑娘，正是和那個西裝少年，摟在一處，他那臉，笑嘻嘻地，靠着那少年肩膀上。胸面前隆然高起的地方，和那少年胸面前，正是緊緊的壘着。那面的音樂，轟隆轟隆的直響，所有這些跳舞的人，兩個一班，一扭一扭，便在飯廳中間，搖了過來，搖了過去。當那音樂奏得緊急的時候，他們固然扭得厲害，看那個樣子，摟也摟得十分緊。這些男的摟着女客，有的露着愉快的樣子，不時面對面，四目相射一下。有的男客，靠近着女客的臉，趁身體搖動的時候，不時的親這們一下。有的男客的嘴，直就到女客的耳朵，嘴唇微微顫動，和女客在那裏說話。有的低着眼皮，就近賞鑒女身上的肉體美，那鼻子微微的聳動，好像是嗅那身上的粉香。再看這些女客，誰的臉上，也都帶着笑容，有時一面跳舞着，一面將眼光射到旁的桌上來。楊杏園他們下手坐着一對外國人，都有五十以上的年紀。那位外國老太太，大概有些近視眼，手拿一副沒腳的眼鏡，常常放到眼睛前，照這們一下，好像對那跳舞女子身上的肉，仔細偵察似的，眼鏡取下來，照例他要將嘴一撇。那個男外國人卻不然，眼睛望着動也不動，一隻手扶着玻璃杯子，一隻手在桌沿上打拍子，一會兒跳舞加緊，一對一對的人，彼此交錯的走來走去，鶯纖柳，蝶穿花一般。這外國老頭子看見，面上現出笑容，他那上半截身體，就像自鳴鐘的擺一樣，幌也幌的，擺動起來，外國老太太看見，又不服氣。

那嘴越撇得厲害。何太太笑着問何劍塵道：你不是常對我說，外國人男女社交公開，跳舞是極平常的事嗎？怎樣這位……說到這裏，低頭喝咖啡，眼睛望着那位外國老太太說道：你瞧，那一副形像。何劍塵道：這話很長，回去說罷。楊杏園一面看跳舞，一面一口一口的喝啤酒，喝得臉上已經有些通紅，大概有三四分醉意。聽見何太太和何劍塵說話，心裏想着，夫妻來看跳舞，不如同情人來看跳舞。同情人來看跳舞，不如……想到此地，不免對李冬青看了一眼。李冬青恰好一擡頭微微的笑了。楊杏園搭訕着將桌上花瓶裏的花，折了一朵，放在鼻上嗅了一嗅，也是微微的露着笑容。何劍塵回頭一看，問道：你笑什麼？李冬青這時一陣小咳嗽，拿手巾掩着嘴，將頭偏在一邊。楊杏園對一個跳舞的女子望着，微微的低聲道：此玉鈞斜也。何劍塵一看時，那位跳舞女子，上身完全露着，上面的乳部一挺，中間腰一細，又穿了一雙極高的高跟鞋，把那中間的臀部，越發顯得向外突出。這一個人身體，恰好成了兩凸兩凹的樣子。楊杏園當着兩位女賓在這裏，不好意思說這就是曲線美，所以給何劍塵打了一個啞謎。何劍塵一聽他的話，明白他的用意，不覺笑了。何太太問道：你笑什麼？何劍塵笑道：就是玉鈞斜。何太太又問楊杏園道：什麼叫玉鈞斜？楊杏園拈花微笑。李冬青聽着也笑了，又用着手絹握着嘴咳嗽了一陣，他們三人都如此心照，惟有何太太在一邊，莫明其妙，未免楞住了。正想問時，恰好音樂停止了，劈劈拍拍大家正在鼓掌，那些跳舞的人，就各自散開，各歸原位。這個當兒，一眼看見中央公園相會的那位虞太太，一搖一擺的走了進來，沿着過路的地方，和桌上的座客微微點頭。何太太輕輕的對李冬青道：李先生，你瞧！那天我說的那個中國魚就是他。李冬青看時，見一個又黃又胖的老太太，走得臉上的肉，像嫩豆腐一樣，一走一抖擻。他雖然年紀大，卻穿得是一套西裝，脖子下，露出一大塊肥肉，足底下也穿着一雙高跟鞋，加上他那雙腳太小，架着那個胖身體，越發有些撐持不住，前一走，後一仰，身上的肉就忐忑顫動起來。可是他樣子雖是如此，卻有許多人歡迎他，都和他打招呼。李冬青道：你看他這樣子，也是一個交際明星啦。楊杏園笑道：豈但是交際

明星，而且是明星的領袖呢。說着，又笑着對何劍塵道：你想不想加入文明交際團，找一個跳舞的伴侶？你若是願意，可以請虞太太吃一頓大餐，機會就來了。說完了，回頭又望着何太太笑了一笑。何太太笑道：管他呢。說到這裏，音樂奏將起來，那些在座上的男女賓客，又紛紛的合攏起來，在一處跳舞。何太太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將頭一偏，眉毛一皺，對何劍塵說出一句蘇白來，說道：嚙，哈好看！何劍塵道：那末，我們走罷。就叫西崽開帳。等到西崽開了帳單來，僅僅咖啡啤酒點心三樣，卻一共要十塊多錢。他們正從華洋飯店出來的時候，恰好有一輛特別加大的汽車，漆着瓦灰色的車篷，亮晶晶地，一枝箭似的，不聲不響開到面前，安安穩穩的停住了。何劍塵回頭望着楊杏園，不覺讚了一句道：好汽車。車前面跳出一個穿軍服掛盒子礮的人，將車門一開，車裏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這人圓圓的面孔，穿着一套新式的獵裝，笑嘻嘻地跳下車來，走進華洋飯店。當他和何劍塵挨身而過的時候，忽然站住了，左手取下頭上的帽子，右手卻和何劍塵一握手，笑着說道：久違。何劍塵照例答應一句，這也就進去了。楊杏園問道：這人面孔，好像很熟，是誰？何劍塵道：就是鼎鼎大名的韓幼樓公子，乃是八大公子之一，怎麼會不知道？一語未了，又來了一輛汽車，車上下來一個人，穿着一身綢衣服，嘴上留着小鬚子，手上倒拖着手杖，笑着進來。何劍塵認得他是韓幼樓的清客馬士香，便和楊杏園說話，當着沒看見，馬士香卻先來招呼，說道：何先生，你也來了。怎麼就要走？剛才韓大爺進去了，你會見了嗎？何劍塵模糊裝不過去，只得笑着含糊答應。馬士香道：我那裏有一個大爺的相片，是最近照的，照得精神煥發，十分好，明天送給你製銅版，好不好？何劍塵道：好極！好極！馬士香道：大爺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什麼都會，什麼都好，他的跳舞，實在是好極了。你不可不看！何劍塵道：今天有點兒事，不能耽擱了，第二次再來看罷。說着，點了一個頭，就和着楊杏園他們走了。那馬士香一人，高高興興，自往華洋飯店裏面走來，走到韓幼樓的桌子面前，先站了一站，然後似彎腰非彎腰，放着笑容問他道：大爺也是剛到。韓幼樓隨手向旁邊椅子上一指，說道：坐下。馬士香面朝着韓幼樓，方才側

着身子，坐了下來。這飯廳裏面，一大半的人，都是認得韓幼樓的，大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射在他身上。女賓裏面，看見這樣少年英俊的人物，他們的眼波，越發像閃電一樣，一陣一陣的望這邊座上飛來。韓幼樓卻談笑自若，毫不介意。當馬士香進來的時候，韓幼樓兩邊，已經坐了兩位女賓，都是半中半西的裝飾，極其漂亮的。韓幼樓和他們說話，倒很隨便，卻回過頭去，和隔壁座上的虞夫人說話。虞夫人座上，正坐着一位朱大小姐，他的父親雖是中國人，他母親卻是法國人，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美人。虞夫人老在交際場中，什麼不知道，馬上就給韓公子介紹。韓幼樓經虞夫人介紹了，身子站了起來，走上前和朱大小姐握手。虞夫人坐在一邊，把他那胖臉上的肉，都笑着皺了起來，心想，給大爺介紹了一位心愛的的朋友，這是很光榮的，最好讓他們兩人在一處跳舞一回，那就更妙了。心裏這樣想着，待韓幼樓坐下了，只是兩方竭力的引逗，後來自然就談到跳舞。談到這裏，韓幼樓倒也很在行，卻笑着說道：虞太太能給我一點面子和，我跳舞嗎？這句話說出來，不打緊，只樂得虞太太眉毛都是笑的，連忙說道：大爺若是願意，那是很榮幸的。說時，那邊音樂隊又奏起音樂來，韓幼樓就摟着虞太太，跳舞起來。這虞太太身體胖而且笨，韓幼樓這個小個兒，那裏摟得過來？倒是虞太太摟着韓幼樓，他的一隻手又軟又熱，放在韓幼樓背上，像一塊熱麵條黏着一樣，十分難受。他這個胖身體，走起路來，已經渾身抖擻，而今實行跳舞，越發渾身鼓起肉浪來，韓幼樓摟着他跳舞，快又快不了，慢着又怕不合拍子，鬧的韓幼樓渾身是汗。好容易，一會兒音樂止住，他們才不跳了。虞太太和韓幼樓歸坐，又談了一會話。虞太太心裏這樣想着，很奇怪呀，怎樣他不和別人跳舞，和我跳舞呢？慢着，這裏面一定有別的緣故，我必定要問出所以然來。今天在這裏的女客，那個不願意和他跳舞？他誰也看不上，單和我跳舞，這實在是一件極榮幸的事情。他們總說我不能和年紀輕的人比賽了，照今天這事看起來，卻大大不然。我自己照鏡子的時候，我總覺得不算老，我還疑惑我自己看不出，現在大爺還願和我跳舞，實在可以證明不老。他這樣的想，就留心去勾引韓幼樓說話。不料韓幼

樓始終大大方方的，一點兒口氣也不透露。他忽然想了一個法子，說道：「我的車子，今天壞了，要想大爺把車子送我回家可以嗎？」韓幼樓道：「可以可以。」虞太太聽見他這樣說，很是歡喜，坐了一會便要走，韓幼樓只得親自送他回去。兩人並坐在汽車裏，越發可以親密的談話。虞太太含着笑問道：「大爺今日和我一處跳舞，我是很榮幸的。但是大爺不和別人跳舞，單單和我跳舞，這是什麼意思？」韓幼樓道：「虞太太有所不知，舍下家教很嚴，我在外面交際，本來不是家父願意的。因為種種原因，也是不得已而出此。我在外面若是任性遊戲起來，回家家父一盤問，還是要受責罰的。所以我雖常赴各處宴會，總是適可而止。今天在華洋飯店裏，雖有許多小姐少奶奶們，但是爲家教所限，不敢和他們在一處。」虞太太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像虞太太這個樣子，和你跳舞，誰也不會疑心的。韓幼樓說話的時候，虞太太把眼睛望着韓幼樓的臉，笑嘻嘻地往下聽了去，以爲是他必有一篇很好聽的言語，不料越聽越不中聽，說到後面，大爲掃興，笑又不是，氣又不是，只得默然坐在一邊。心想：「你這個小昏蛋，說話太不懂交情，我必定報復你一下。」一會兒車子到了自己門口，他說了一句再會，就憤憤地下了車。要知道虞太太怎樣報復，請看下面。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蹤名藏字裏 勘破美人計金盡牀頭



卻

說韓幼樓和虞太太一句話不投機，鬧得不歡而散。虞太太心裏就想設法報復他一下，他想到你在華洋飯店，專門注意我桌上，不是想和朱大小姐發生關係嗎？好！你既然拿我開玩笑，我也不難在他身上拿你開玩笑。不用別的手段，只要給你一個不即不離，不怕你不來和我負荆請罪。他心裏這樣想着，從這日以後，他到華洋飯店，若是韓幼樓來了，他就要注意他的行動，看他是不是和青年女子跳舞？誰知韓幼樓果然心口如一，他絕沒有另外和一個女子跳舞？倒是常和他來的那位馬士香，極其活動，無

論什麼女子，他都要週旋一回。他知道虞太太是這裏面的領袖，便去問一個知道交際界情形的人，想個什麼法子聯絡？那人道：這是極容易的事，你只要請他吃一餐大菜，竭力的恭維他一頓，他自然就會和你找一個對手。至於對手方和你感情怎樣，那就看你的手腕，他是無能為力的。若說介紹一兩個女朋友，他是樂得做順水人情，因為對手方多交一兩個男朋友，不算什麼，而且和他只有利而無害的。馬士香聽了這話，心想：靠我個人的面子那是不足算，倘若拉着韓幼樓一處請他一回，他必定樂於介紹的。這一日，他陪着韓幼樓去聽堂會戲，正想借點原故說出來，不料一轉眼，韓幼樓不見了，一刻兒副官傳出信來，說是大爺已經由車站出京了，在京的人，留一半在京，一半在六個鐘頭以內，另外掛一輛專車出京。馬士香聽了，莫明其妙，好在他是留京的人員，也就不慌不忙，自回他的公寓，他心想着：交際場裏，固然要介紹，但是有本事的，未必不能找伴侶。現在大爺既然走了，我也不必去請虞太太，免的人矮面子窄，反碰釘子。我看前兩天坐在我對面桌上的那個女子，每回都是坐一回兒匆匆就走，似乎還沒有伴侶，我何不見機進行？主意想定，次日他到華洋飯店，就打算還坐那個老位子。也是事有湊巧，當他進門的時候，那個女子也在前面，他走的時候，身上忽然落下一條手絹。馬士香看見連忙走上前去，將手絹檢了起來，趕上兩步，走到那女子面前，笑嘻嘻地將手絹遞了過去，那女子也笑了一笑，說道：勞駕！馬士香得了這個機會，那裏肯放過？接上道：別客氣。小姐常上這邊來嗎？我們會面好幾次了。那女子笑笑，說時，大家走進飯廳，馬士香客客氣氣招呼他坐下，他也含着笑坐下了。馬士香這樣一來，這個女朋友算是交上了，擡頭一看飯廳上男女合坐的人，不免有些得色。心想：你們有伴侶算什麼？我這裏也是一對。坐定了，西崽過來時候，馬士香就儘量的讓他要吃的要喝的，然後再慢慢的問他說：我們可不可以交換一張名片？他笑着點了一個頭。馬士香連忙掏出一張名片遞了過去，那女子將名片接過去，看了一看，收起來了，也就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馬士香，馬士香未接到名片之先，心裏想道：看他這個樣子，父親不是外交家，哥哥也是僉參

一流人物，至於他的籍貫呢，聽他說的那一口普通話，已經料定他是江浙人了。馬士香接過名片一看，誰知一個中國字也沒有？只是橫列着兩個英文字母 T T。名片的犄角上，另外排着兩行英文，自己雖然也念過幾句英文，卻是不十分認得，假裝着看了一眼，把他就揣在身上。心想，他的姓名住址，一時雖不能知道，這 T T 兩字在名片的中間，一定就是他的名號，管他呢，我就光稱他做 T T 女士得了。便問道：聽女士的口音，好像江蘇人。T T 女士笑道：敝縣是常州。密斯脫馬呢？馬士香道：敝處是鎮江，我們卻是極近的同鄉呢。馬士香根據這一點引子，就和 T T 女士大談家鄉的事情。T T 女士有說有笑，毫不拘束。坐在一處，不過一個鐘頭，兩方面卻像混得很熟了。馬士香本就和他開口，要他一塊兒去跳舞，又轉一個念頭，別忙，慢慢的再說罷。別剛剛認識，就碰一個釘子，便忍住了，依舊和他說話。後來不覺談到電影，誰知這位女士卻是最喜歡電影的。他道：我還約了一個外國朋友在平安等着哩，我們明天見罷。說畢，他用極純熟的英語，和馬士香說了兩句話，就走了。馬士香自然是願他多坐一會兒，卻是不好留住人家。這時人雖走了，鼻子裏覺得還留着一股香味，他一看桌上，還留着有一條手絹。馬士香檢起來一聞，香氣撲鼻，正是那位 T T 女士失落的，他歡喜得什麼似的，連忙揣在身上。到了次日，又是禮拜六，華洋飯店應該大跳舞，他便理了一會髮，換了一身漂亮的西裝，連皮鞋也擦得雪亮，這才到華洋飯店去，滿心滿意要和 T T 女士跳舞。他到的時候，T T 女士早在座了，他穿着綠色的長袍，外罩一件杏黃色長坎肩，鬚蓬的頭髮，並不梳髻，只盤在頭上，把一根絲條束了四週，越發鮮豔。他倒很客氣，連忙笑着讓坐。馬士香昨天因為初會，不曾怎樣背履歷，今天因為熟了許多，就禁不住要說了。他道：前幾天常常跟着韓大爺這兒來，卻沒有看見過女士。T T 道：我是前兩天到天津去了一回，那邊有一個吳大爺，我倒認識。馬士香道：是呀，他們都在八大公子以內呀，吳大爺我們認識的，他和我們大爺是把兄弟。他雖然是老大哥，論起才幹來，究竟不如我們大爺。吳大爺倒是和我很說得上，他這次出洋考察政治，和我們大爺說了幾回，一定要我去當

隨員。他說這句話雖是平常，不料恰好和T T對勁。連忙笑問道：這樣說，將來密斯脫馬，巴黎倫敦，都可以玩一個週，這是最好沒有的差事。什麼時候動身？馬士香看見T T那羨慕的樣子，便道：動身日期還沒有定。聽說這回考察公費，政府定的是三十萬元，至少要撥了三分之二的款子，才好動身呢。將來坐船是包艙，坐車是專車，一路都有人招待，路上很是舒服的。T T聽了這種話，越發的羨慕，馬士香就趁着機會說道：女士能允許我和你跳舞嗎？T T眼睛一轉，微微一笑道：可以的。馬士香雖然學過跳舞，可是在交際場中，實行和女子跳舞，今天還是第一次，心裏未免有些膽怯。一會兒音樂奏將起來，T T女士先站起身。等到馬士香站起來了，他就伸着手，直站到馬士香面前，馬士香一隻手挽着他的手，一手將他的腰攬住，他就把一隻手緊把馬士香的肩膀。別的了罷了，他身上的香水香，臉上的粉香，頭髮的油香，一陣一陣沁入心脾。他抱着T T女士腰的那隻手，感觸着又暖又軟，合了古人那句話，軟玉溫香抱滿懷。馬士香真有些情不自禁。兩個人彼此摟抱着，跳了兩個圈子，T T女士大概有一點吃力了。他的頭微微的向後仰着，馬士香兩目直視，看的他臉上清楚，已經從白粉的裏面，泛出紅色，口裏細細的喘着氣，似乎也有些香味。這時馬士香心裏，說不出一種什麼味兒。一會跳舞完了，聽見人家鼓掌，不知不覺自己也鼓起掌來。雖然是初次跳舞，卻喜還沒有露什麼馬腳，他這才覺得跳舞這種事，實在有趣，什麼玩意，也沒有跳舞好。跳舞之後，兩人越發親密了。T T女士就問馬士香住在那裏？馬士香巴不得他這樣問，便說：住在惠民飯店，那裏什麼也有，就是缺少跳舞。T T女士笑道：那個地方，倒是天天經過的，就是沒有進去過，我若是由這裏回家，貴寓倒是必經之路，密斯脫馬就回去嗎？若是回去，我的車子，可以送你到貴寓。T T女士說到這裏，便出去打了一個電話，過一會兒才回來。約摸又坐了一刻鐘，T T說道：我現在要走了，密斯脫馬呢？馬士香道：好極，我可以和女士同坐一輛車回去，我的車子，就讓他放回去罷。說着，兩人一路走出大門，就有一輛汽車開了過來，跑過來一個汽車夫，將車門開了，T T先坐上去，馬士香也跟着坐上去。馬士

香的車夫過來，問上那兒？馬士香說道：開回去罷。TT一看那車夫開的汽車，倒有八成新，便笑着說道：密斯脫馬，我不知道你的車在這兒，要不然，我就不敢請你坐我這個破車子。馬士香道：我住在旅館裏，沒有車房放車子，這是包月的。TT道：不好的車，費油貴得厲害，加上車夫工錢，每月也是一百好幾。而且這種車，常常修理，麻煩極了。倒不如一個月出一百幾十塊錢，包月的好，省得花了資本，壓着利錢。馬士香道：正是這樣，越是便宜車子，越費油，着實划不來。女士這輛車子，不很費油嗎？TT道：正是爲他不費油，所以沒有換掉他。馬士香一面和他說話，一面抽煙。手上拿的雪茄快抽完了，他便將這雪茄煙扔在煙灰盒裏。一眼看見盒子邊，夾着一張石印傳單，順手抽出來一看，卻是如飛汽車行出賃汽車價目表，再看那銅盒子上，也刻着如飛兩個字。TT雖然能說幾句外國話，可是中國字並不認識。馬士香在那裏看汽車價目表，他並不理這個帳，一會兒到了惠民飯店，汽車停住，馬士香道：女士可以請到敝寓坐嗎？TT笑道：今天晚了，過兩天再來奉看罷。馬士香看那意思，並十分拒絕，說道：既然到這裏來了，沒有過門不入的道理。便在車門口候着，TT看見他執意要請了去，便笑着下了車。這惠民飯店的大門口，本來有幾層石階，TT穿着長衣和高跟鞋，一步一步踏了上去，很像費事。馬士香便過去想攙他一把，TT更是不客氣，就伸過一隻手來，挽着馬士香的胳膊，兩個人並着肩膀走了進去。飯店裏的茶房，看見馬士香來了，早就走上前一步，替他開了房間。TT進去一看，共是三間，一間臥室，一間會客室，一間浴室，在飯店裏，大概已是上等房間了。馬士香請TT坐下，笑道：這雖是家西式飯店，倒是什麼東西都有，很合中國人的脾胃，天也不早了，我叫他們預備一點小菜，在這裏吃了稀飯再走，好不好？TT坐在一張沙發上，斜躺着身子，眼睛望着馬士香一轉，笑了一笑，說道：你不必客氣。說時，仰着頭看沙發椅後面壁上的掛鐘，已經有十二點多鐘了。馬士香看見他看鐘，說道：不要緊，早着啦。旅館裏的鐘，向來靠不住的。說話時馬士香站在沙發邊，趁勢就坐在沙發椅子上。TT動也不動，依舊坐在那裏，笑着問馬士香道：剛才你說天氣不早了，請

吃稀飯。現在又說鐘靠不住，還很早，究竟是早還是不早呢？馬士香看見他和自己說笑，心裏越發歡喜，笑道：我以為你要走就早，你要不走就不早。所以一刻兒工夫，就說出兩樣的話來，那末，主人留客的誠意，也就可以想見了。TT聽說，笑了一笑。馬士香便也學着時髦，說道：密斯TT，我們做了朋友，我是很榮幸的事，我想我們爲着通信和通話的便利，能不能夠將尊姓大名告訴我？TT道：我的姓，我的名字，都在TT兩個字母裏頭，我就是TT。你要是通信，照着我名片上的英文地點，一定也可以寄到的。馬士香看他那個樣子，並不是嚴詞拒絕，但是也不便老是追問，一時找不着別的話說，勉強的笑了一笑。TT笑道：我並不是保守姓名的祕密，我有這樣一個脾氣，一定要到了相當的程度，我才能告訴他。馬士香道：將來我也能夠有這種程度嗎？TT笑着說了一句英文。馬士香彷彿聽這話音裏，有些頗以爲然的意思，只是自己不知道怎樣答話才好。又勉強笑了一笑。TT這時高興起來，走到臥室裏面來了，四週看一看，笑道：卻還不錯。他看見牀後的浴室，說道：我瞧瞧浴室怎樣？說着，推門進去。馬士香原在後面跟着的，TT走進來，他也走進來，笑着問道：你看怎麼樣？還乾淨嗎？TT道：還乾淨。馬士香道：要不要洗個澡？TT道：誰？你叫我洗澡嗎？就是夜深了，要是還早，我真要洗個澡。馬士香笑道：回頭又要說我說兩樣的話了，依我看起來，卻很早。說着，把外面的衣服一脫，露着襯衫和坎肩，就扭了一扭水管上的鈕子，放了一些水在盆裏，拿了衣架上掛的一條手巾，來擦洗澡盆。TT走上前，一把將馬士香扯住，笑道：這可不敢當，你請便，我自己會來。馬士香聽他這樣說，便走出浴室，TT砰的一聲，將浴室門關上了。馬士香兩隻手插在褲子袋裏，呆呆的在臥室中間，站了一會，便在桌上雪茄盒子裏，取出一根雪茄，啣在嘴裏，坐在浴室門對面的一張沙發上，擦了取燈，慢慢的抽煙。這時忽然聽見TT笑了起來，說道：這是怎樣好呢？馬士香對着浴室門問道：怎麼了？TT隔着屋子道：這裏有拖鞋沒有？我下了盆，才想起來了，回頭洗完了，透濕的腳，就穿起鞋來嗎？馬士香道：不要緊，我有一雙拖鞋。TT道：那末，請你放在門邊，讓我來拿。馬士香聽了這話，當真拿了

自己的拖鞋，放在浴室門口，說道：鞋來了。便靜悄悄的在門邊站着。TT將門輕輕一推，探出頭來，向外一看，趕緊笑着把門帶上，說道：豈有此理？馬士香也笑了。TT這個澡，足足洗了一個鐘頭，方才畢事。然後他和馬士香兩人，依舊到外邊這間臥室裏來，只見桌上已擺好小菜碟，這分明是茶房已經進來過一次。馬士香一按鈴，茶房進來了，問道：開稀飯嗎？眼睛卻望着TT。TT臉上未免一陣發紅。馬士香連忙說道：好，你就開飯罷。二人吃過稀飯，已經快兩點鐘了，TT便約馬士香明晚再會，自回去了。這個時候，馬士香要知道TT的真名實姓，越發急些，可是爲保全友誼，又不便死命的追着問，只好忍着。到了次日晚上，馬士香因爲有約在先，並沒出去，在惠民飯店靜候TT前來，一直到十一點鐘TT才來了。馬士香笑道：今天可是真早，我們可以暢談暢談了。TT笑了一笑，隨身坐下來，就坐在馬士香一張沙發上。馬士香握着他的手，他也握着馬士香的手，彼此帶着笑容說話。馬士香低頭一看，看見TT手上帶着一隻很大的鑽石戒指。TT看見馬士香看着戒指，連忙將手縮到一邊去。馬士香笑道：爲什麼不讓我看？訂婚的戒指嗎？TT笑道：見笑得很，是假的。馬士香道：當真欺我不識貨嗎？說着，把TT的手奪了過來，看了一看，笑道：這要是假的，我們這個，只是一塊玻璃了。說着，把自己的手伸出來，把手上的戒指給TT看。TT道：你這個也就不壞。TT一面說話，一面將自己一隻戒指取了下來，慢慢的向馬士香的小手指上，筒了上去。笑道：你的小指，恰好和我的無名指一樣大呢。這個時候，他靠在馬士香懷裏，俯着身子。馬士香就要去嗅他臉上的粉香。他站起來，笑着跑到一邊去。眼睛一瞅，高跟鞋一頓道：別鬧。馬士香哈哈笑了。TT看見桌上有電話機，便拿起話筒來叫號頭。馬士香先是沒有留心他說話，後來TT道：我是三小姐呀。怎麼他們晚上就要嗎？我本想到銀行裏取出一批款子來的，因爲今天是星期，我就擱下來了。既然他們一定要，你就在我箱子裏先拿兩百塊給他，明天再開一張支票給他罷。停了一會，又笑道：飯桶！我的鑰匙又找不到。他拿着話機，眼睛轉了一轉，說道：那末，我就自己來罷。說着，將話筒放下。馬士香問道：你要回去嗎？

TT道：家裏有一筆小款子要我回去拿出來，不能不回去。馬士香正和他說得投機，聽見他說要走，未免有些戀戀，TT怕他留，說走就走，走到門外邊，扶着門轉鈕，探進半截身子來笑道：谷得擺。馬士香見TT好好的走了，心裏着實不受用，但是他的鑽石戒指，忘記帶去，還在這裏，逆料他晚上一定還要來的，就是今晚不來，這樣重要的東西，丟在這裏，或者也要打一個電話來問問。他這樣一想，就在家裏等着，並不出去。不料TT去了，這晚不但不來，連電話也沒有一個。據馬士香估計，這個鑽石戒指，總要值到一千元上下，他簡直隨便的扔了，真是有錢的人不在乎此。這晚上沒來，到了次日晚上，以為TT要來了，誰知又是渺無音信。馬士香想道：奇怪呀！他和我感情很好，似乎不至於中斷，就是中斷，還有一個戒指在這裏，也應該拿去呀！難道他忘了自己一想，簡直沒法解釋這個疑團。一直到第三日，他等不住了，逆料TT在華洋飯店，到了晚上七點鐘，就到華洋飯店去候着，到了九點鐘，TT穿了一身西裝，果然來了。馬士香看見，連忙讓着坐在一處，笑問道：怎麼一去三天，不見蹤影？TT道：前天是到天津去了。昨天家父宴兩個公使館裏的館員，要我作陪。說到這裏，TT忽然覺得說出實情來，臉上一紅。連忙改口說道：今日我就打算去找你呢，不料先就在這裏碰見了。馬士香都聽在心裏，說道：這裏嘈雜些，不如還是到我那邊去坐罷，也可以自由談話。TT道：剛來，坐一會兒，忙什麼呢？馬士香聽他這樣說，分明是願意去的了，只得又耐下性子，陪他坐。一會兒工夫，走來兩個時裝女子，和TT好像很熟的樣子，笑着和TT道：密斯鄧。說到這裏，TT把眼睛對他一望，他會意，就不說了。馬士香在一邊看見，心裏恍然大悟，這TT女士一定就是前任鄧次長的女公子，不過他爲什麼要隱藏姓名起來，這卻不解，這個問題，只好擱在心裏，留着慢慢地來問他。交際場中，時間最易混過去，一會兒工夫，就是十二點鐘了。馬士香當着TT的面，已把懷裏的金殼表，掏出來看過了兩三回，最後忍不住說道：可真不早，我們走罷。TT看他這樣，笑道：怎麼這樣坐不住？也就沒再遲延，又和馬士香共坐一輛汽車到惠民飯店來。剛剛進門，卻有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站在樓

梯邊，對T T輕輕喊了一聲三小姐。T T和馬士香並肩走着，一路說着話上樓，卻沒有留心。到了馬士香房裏，馬士香也笑着喊了一聲三小姐。T T道：你怎樣知道我行三？馬士香道：剛才樓梯邊不是有人叫你三小姐嗎？T T道：沒有呀，我怎樣沒有聽見？馬士香道：我親眼見的，怎說沒有？T T道：像個什麼樣兒？馬士香道：矮胖個兒，穿一件藍布大褂。T T用手撐着腮，想了一想，笑道：更不對了。那有這樣的人會認識我？馬士香見T T不相信，以爲是自己認錯了，也就擱下，沒望下說，卻笑着問道：今天洗澡不洗澡？T T斜着眼睛，對他一望，笑道：你管咧。馬士香看見他撒嬌，渾身都要癢起來，一手拉着T T，便一同坐在睡椅上。馬士香低頭看見手上的戒指，就取下來，拿着T T的手，T T道：這戒指你愛不愛？馬士香歪着腦袋，一直看到T T臉上去，說道：我怎樣不愛？T T道：你既然愛這個，我可以送你。不過這一個戒指，有點特別的緣故，明天我準再挑一隻比這好的送你。馬士香不料他開口就送這樣的重禮，心裏倒是卜通一跳，笑道：我那就先要謝謝，無以爲報，將來合尊大人要活動起來，我多少可以效勞。T T笑道：你說我父親是誰？馬士香道：你以爲我當真不知道嗎？T T道：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猜錯了。馬士香道：我是個福爾摩斯，只要和人一見面，就要看出他是什麼人，何況我們已經很熟了？T T聽他的話，也就沒有再辯，不過一笑。馬士香心裏一想，這決是鄧次長的小姐。日前好像聽見人說，鄧某有外室，這許是外室生的，所以不肯露姓名呢。自己這樣想，越猜越對，不敢小看T T，客客氣氣的和他說話，直談到夜深。高等的旅館，大概總是把下午當早上的，他們十二點鐘起來，將房門一開，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挨身而進。T T看見那婦人進來，臉色都變了，楞着站在一邊。馬士香莫明其妙，也楞住了。那婦人走上前和T T請了一個安，叫了一聲三小姐，T T哼着答應了。那婦人回轉身來，又對馬士香請一個安，馬士香只得苦笑了一笑。那婦人然後面對着T T，恭恭敬敬站在一邊。T T這才開口說道：李媽現在那裏做活？馬士香聽他這樣說，才知道是T T家裏的一個舊僕。看那婦人身上穿着粗嗶嘰褂子，乾乾淨淨的，手上還帶着很粗的銀鐲子。

並不和普通老媽一樣，梳那種翹尾巴的頭，他卻是挽着的辮子頭，漆黑的頭髮上，斜插着一根金挖耳。只看這一點，知道不是一個隨便的土老媽。李媽見T T問他，便說道：「三小姐，閒着啦。我想爲那一點小事，小姐下了我的工，總不會老記着的，還得請小姐對老爺太太說，賞一碗飯吃呢。我那小三兒昨天在這兒找人，碰着小姐，還在門外頭候着呢？誰知T T聽了他這幾句很平常的話，臉上卻顯出十分不安的樣子？想了一想，便在隨身帶的錢袋裏，拿了一捲鈔票出來，對李媽說道：『你大概現在境遇很難，我也知道，這一點兒錢，你拿去零花罷。』說着，便遞了過去。李媽接着鈔票，看了一看，隨手放在桌上，他那張黑黑的面孔上，勉強露出一些笑容，說道：『我不敢使小姐的錢，不過小三兒閒得久了，求小姐給他一碗飯吃。』T T和他說話時，看見房門還是開的，走上去，將房門關好。然後再和李媽說話，說道：『你是知道我的，三四百塊錢，我都不在乎，可是今天身上真沒帶錢。』李媽笑道：『就不會開一張支票嗎？』T T道：『你以爲我像我爸爸一樣，銀行裏認得我的筆跡，隨便把紙寫一寫就行嗎？我要是支款，非填支票不可。』你想，我豈能帶着支票滿處走？李媽笑道：『這是小姐願把錢給我，我又沒有和小姐要，身上不便就得了。』說着，反身就要走。T T上去一把將他扯住，說道：『你別走，等我來想法子。』說着，便走到裏屋子裏去，伏在椅子上哭了。馬士香坐在一邊，直是發楞，不能作聲。這時看見T T走進去，也便跟了進來，輕輕的問道：『這人是誰？』別哭！T T擦着眼淚道：『我的人格要破產，我還不哭嗎？』馬士香又問道：『這人是誰？』T T道：『他是我家一個老用人，因爲他的丈夫外面做偵探，我怕多事，把他辭了。他有一個兒子，也是北京城裏的渾渾，都是不能惹的。今天的事，被他撞破了，要不給他一點兒甜頭，好他就到我家裏直說了出來，或者傳到外面去了，我怎好見人？不然，他兒子現在房門外，知道他鬧些什麼？』馬士香不聽猶可，這一聽也冷了半截。半天，說道：『他要多少錢呢？』T T道：『誰知道呢？』馬士香道：『我坐在裏邊，你去問問他。』若是只要兩三百塊錢，我箱子裏卻也現成。』T T一聲不言語，走出去了，馬士香隔着屋子一聽，卻又多了一個男子說話。那男子說道：『我不難爲三小姐。三小姐年輕，』

被人欺侮了，我要給老爺出口氣。他是做官的人，那就更好，我們得問問他，這拆白黨的事情，可是他們應當做的？這時，就聽見李媽說：有話好說，你嚷什麼？馬士香聽他們這樣說，心裏不覺卜通一跳。後來就聽見T T說：小三兒，我也知道你手邊緊，我身上可沒多帶錢。哪！我這裏有一隻鑽石戒指，總值個七八百塊錢，你拿去換着使罷。就聽見一個男子漢道：我可不敢接，你啦！又聽見T T道：你還嫌少嗎？說時，T T走進來了。馬士香看時，他手上那隻戒指，已經不見了。T T輕輕的說道：你在這兒，他挾制着，我是容易送走的，不知你這兒有支票沒有？馬士香以爲是要錢，說道：不必用支票，我箱子裏有兩百多塊錢，全給他們得了。T T道：我已經去了一隻戒指了，還給他們這些錢做什麼？我想了一個主意，你只開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他，等他拿着走。只要他一出門，屋子裏有的是電話，你打個電話給銀行裏，叫他不要放款，就說沒有存款了，他自然撲個空。他走了，我也走，他就找回來，俗話說：捉賊要賊……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了。馬士香親眼看見T T去了一隻戒指，心裏很過意不去，銀行裏雖然只存一千多塊錢，好在照T T的法子行事，他拿不去的，何妨試試？主意想定，立刻答應了，就在箱子裏拿出銀行的支票，開了一千元的數目，蓋了自己的圖章，交給T T。T T走到外邊對李媽道：這是一千塊錢，你們總可以鬆手了罷。要不然，我也沒別的法子，儘你們嚷。說着，把支票交給李媽。他們在外面說話，馬士香在屋裏，一句一句，都聽得清楚。心想，支票拿出去，他們一定會走的，誰知言三語四，他們總是吵個不了？好說一會子，又歹說一回合，逼得T T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楞住坐在一邊。約有半個鐘頭，忽然外面屋裏電話鈴響，T T正坐在桌機邊，便接着耳機說道：惠民飯店八號，不對，錯了。就把話機掛起。這個時候，李媽勸着他的兒子也說了不少的好話，方才走了。馬士香在隔壁聽得清楚，隔着門簾一張，果然沒有人，心裏落了一塊石頭，便走了出來。一看T T，還伏在沙發椅子上，肩膀一聳一聳，正在哭呢。馬士香問道：他們把支票拿去了嗎？T T回轉頭來，一面擦着眼淚，一面說道：你快些打電話到銀行裏去，叫不要付款給他。馬士香聽他的話，當真打電話到存

款的銀行裏去，叫不要付款。誰知那邊答應說：款子已經領走了。馬士香道：不能啊，我這裏剛才出門，那能夠就到銀行裏去了呢？那邊說的確付了，一點沒有錯。馬士香聽了這句話，又是奇怪，又是心痛，只好把電話機放下。TT看見不過意，執着馬士香的手道：對不住，這是我疏忽了。那小三兒接着支票的時候，曾在房門外站了一刻兒，我沒有留心，也許那個時候，他就把支票給別人先去領走了，因為他們是個偵探出身的，步步留心，我們這個法子，想是早被他猜破了。難怪呢，剛才這裏電話鈴響，我想這並不是打錯了電話，是他們同黨的暗號。但是這個款子，我決不累你，今天下午我就還你。馬士香見TT這樣慷慨，倒不好一口答應受他的錢，說道：那是什麼話？還要你一個人吃虧！TT道：這個地方我不能久坐了，晚上我們在華洋飯店再會罷。最好你就搬到那裏去，那時他就帶了手槍找我們，也不怕他了。說畢，TT提着錢口袋，扶着門伸出頭去，望了一望就走了。馬士香這時鬧得心慌意亂，也不知道TT如何這樣害怕？疑惑自己，也沒有跳出是非圈。正在這裏想，只見TT又折了回來，連忙將門關上。一下便坐馬士香身邊，一隻手扶着他的肩膀，把頭靠在他懷裏，一隻手拍着胸道：嚇死我了。馬士香看見這個樣子，疑惑又出了變故，連忙問道：怎麼了？怎麼了？TT擡起頭臉一紅，說道：我剛才走飯廳上過，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和三個人在那裏吃飯，他面朝外，背影好像我父親，我不敢過去，倒退回來了。請你到飯廳裏去看看，那人嘴上養了鬍子沒有？如若沒有鬍子，就怕是他老人家，我還不能出去。馬士香道：那末，你在這兒坐着，我出去看看。說着，便走到飯廳裏來。他看一看飯廳裏，不便就這樣回身，只得走了過去，然後回轉身來。他看飯廳東邊的圓桌上，果然坐着有一個穿西裝的人，可是嘴上並沒有鬍子。他想：這一定不是TT的父親了。便一直走回房間，要把這話告訴TT。他推開房門進去，TT卻呆呆的坐在那裏。馬士香道：不要緊，那個人並沒有鬍子，當然不是你的令尊。TT道：那很好，不過我的膽子小，請你把我送到大門口罷。說時，已經站了起來，望着馬士香，馬士香見他一定要自己送出去，也推辭不了，只得帶上房門，下了樓，一直送他到惠民

飯店的大門口，然後才回轉來。他走進房去，坐了一會，也就打算出去，便來開箱子。低頭一看，不由得一驚，原來牀頭邊小皮箱上的鎖，不知被誰來開了。趕忙打開箱子來看，箱子裏面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六百多塊鈔票，已不翼而飛。他一想，這是誰拿去了呢？剛才我送T T出去的時候，沒有叫茶房鎖門，難道這一會子，賊就進來了嗎？連忙按着電鈴，叫一個茶房進來，把丟了錢的情形告訴他。茶房道：我們坐的地方，就在樓口上，上來一隻耗子，我們也會看見，決計沒有進來一個人。馬士香一想，也對，他們是坐在樓口，專門等客人叫喚的，而且我這房門，他們看得見，青天白日，那裏有賊進來？自己楞住了一會子，心裏恍然大悟，便叫茶房出去，自己再來找找可丟了別的東西？尋了一會，還好，別的東西，都還沒丟，僅僅的丟了這六百多塊錢。馬士香仔細一想，這位T T女士，那裏是什麼次長女公子，又是什麼交際明星？簡直是爲我這一張支票而來，不用說，那個李媽和那個小三兒，全是他同黨。自己前前後後一想，一點兒不錯，這決是拆白黨。自己醉心交際家，今日也想學，明日也想學，不料初次上場，就碰了這麼一個釘子，越想越悔，越悔又越氣，悶悶的坐了一會兒，嚙不下這口氣，便關着門，做了一篇稿子。稿子做好，便坐了汽車到何劍塵家裏來，找何劍塵。他雖和何劍塵有些交情，可是並沒有專誠拜謁過，今天他突然而來，何劍塵卻是不明其意之所在，只得請他在客廳裏坐。誰知馬士香只是說些閒話，說道：這兩天天氣暖和了許多。何劍塵道：天氣暖和了許多。馬士香道：這兩天，常到公園裏玩玩嗎？何劍塵道：偶然也去一兩回。馬士香坐着抽了一枝捲煙，然後說道：兄弟這裏有一篇稿子，要請老哥在貴報發表。說時，紅着臉，在身上掏了半天，掏出一張稿子來，交給何劍塵。何劍塵以爲一定是一樁軍國大事，及至打開從頭到尾一看，卻是說有一位住旅館的闊客，受了女拆白的騙，丟了一千六百塊錢。何劍塵看看稿子，看看馬士香的臉，早已了然於胸。馬士香見何劍塵注意他，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何劍塵笑道：這是你老哥令友的事嗎？馬士香道：唔，別談起，就是我上了這麼一回當。我倒不爲別的，把這稿子登了出去，好讓人家注意，叫他在北京不能存身，和社

會上除此一害。何劍塵道：登我們是當然登的，依我說，你老哥就算不幸之中大幸了。你若是在身邊方便些，也許十倍此數哩。他們弄了這筆錢去，恐怕也不過暫爲躲避一會兒，你想他離開北京，恐怕不行呢。就譬如以老哥自身論，你和他見了面，你能說破這事，叫警察拿他嗎？所以越是高等拆白，越和上流社會人往來，他雖害你，還叫你有難言之隱呢。馬士香經了這回事情，長了不少的見識，覺得何劍塵的話有理，不住的點頭，坐了一會，也就走了。

第三十四回 斗酒隻雞淒涼祭綠野 閒花野草惆悵悟青衫



到

了晚上，何劍塵到報館裏去，和楊杏園提起。楊杏園道：交際場上的人，原來這樣不齊，怪不得有幾個窰姐兒，也喜歡往華洋飯店跑呢。何劍塵道：這也難說，窰姐兒儘有在交際場中大出風頭的。譬如蓋金枝蓋二爺，這個時候他要到華洋飯店去，說出真姓名來，包有許多不注意。楊杏園道：他也不算得天寶宮人，隔江商女了，現在還在京嗎？這樣一個與歷史有關的大英雄，社會上竟沒有人提起他了。何劍塵道：唔！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有白頭。提起蓋二爺，我要爲普天下美人一哭。楊杏園笑道：你這樣感歎之深，難道蓋二爺的晚景不佳嗎？何劍塵道：豈但是不佳而已，恐怕他的境況還不如我們。當年八國聯軍入京的時候，蓋二爺真是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他有一句話，真可以愧死一般外交家。誰知年紀一老，顏色衰了，連才具也減了？鴉片煙癮，又一天大似一天，簡直成了廢人了。人情炎涼，就是客人對於妓女，也是這樣的。當年蓋金枝名列金剛的時候，誰都怕花了錢，巴結不上。等到他顏色衰了，名也減了，少年當然不會去理他，就是一般老客，當年以他一笑爲榮的，如今就是蓋金枝，親自去找他，他也避開惟恐不及，後來有一個有良心的，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叫衛什麼，他就把蓋金枝討去續絃，偏偏蓋二爺嫁去兩年，姓衛的又死了。姓衛的雖然有兒子，供得

了蓋二爺的吃喝，供不了蓋二爺的煙癮和零花，後來就弄決裂了，現在蓋二爺就要做個出山泉水，也沒有人敢領教呢。楊杏園聽了這話，着實的感歎，說道：「這樣看來，我要是設身處地，情願做短命死了的梨雲，不願做這鼎鼎大名的蓋金枝了。」何劍塵笑道：「梨雲要是不死，晚景決不至於像蓋二爺，我是可以斷言的，我想你也可以做一個保證。」楊杏園笑笑，說道：「提起來，我倒想起一件事，我早就說要到義地裏去看看，總是爲事糾纏住了。今天恰好下了一陣雨，把塵土都打濕了，城外的路一定好走，我想明天出城走一趟，怕回來得晚了，請假半天，你幫我一點忙，好不好？」何劍塵道：「你若是爲別的事請假，我不管那本帳，爲去祭奠情人，我一定幫你的忙。」楊杏園卻自笑笑，辦完了事，他回到家裏，自己一人盤算一番，帶些什麼東西做祭品呢？心想：紙錢束香蠟燭，這都是些俗物，絕對用不着，就是帶些鮮花鮮果，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是這樣罷，自己來做一篇祭文罷。他這樣一想，兜動一肚皮的牢騷，好像就有許多句子，俯拾即是，當時打開桌上墨盒，坐下去，就打起草稿來。這時已經一點多鐘了，屋子外面，聽不見一點人聲。一個人和背上一個影子，對着一盞燈，低着頭只是寫下去。稿子打完，這才覺得背上和腳底下，都有些涼颼颼的，猛然間聽得遠遠的一聲雞叫。心想：怎麼寫幾百字，就五更了？打開門，望外一看，西牆頭上，半輪殘月，有盤子那麼大，黃澄澄地照着滿院子，都是朦朧的。隱隱之中，好像很遠的地方，有人在街上趕牲口和說話的聲音。心裏想道：真是夜闌聞遠語，月落如金盆了。忽然回過頭去，只見自己窗戶外，梨花樹底下，有一個女子的影子，很快的一閃，定睛仔細看時，卻又不見了。這時一想，剛才看見的，好像那人小小的身材，還梳的是一個辮子。心想道：難道我這一點的意思，已經感動幽冥，他先來看我嗎？這樣一想，索性向梨樹底下看去，但是那裏有一點影子？楊杏園平生是信仰無鬼論的，他看不見什麼痕跡，也就算了。走回房去，倒覺得有些倦，倒上牀就睡了一覺醒來，已是十點鐘了。趕快爬起來，洗了臉，吃了一點東西，又忙着謄寫那篇祭文，足足有一個半小時，耳邊轟隆一聲，已經打了午礮。心想：若是騎驢子坐馬車出城，一定趕不回來了，不如

多花兩個錢，雇一輛汽車罷。既可以帶東西，人也痛快些，好在走大路，汽車是可以到的。主意算定，便叫長班打一個電話給汽車行，雇了一輛小汽車來。自己在階沿下挑了四盆心愛的玫瑰花，叫長班搬上車去，又把書架上那隻仿古烏玉銅鼎，和那隻雨過天青色透明漏花御鑿的海杯，一塊兒帶着。書架底下抽屜裏現成的鷓鴣班檀香，是他自己常常燒着玩的，也用紙包了一小包。坐上車去，走不多路，又想起一樁事，想着自己那祭文裏，不是有這樣一聯嗎？白馬素車之約，敢負今生，隻雞斗酒之情，有如此日。我這裏那來的隻雞斗酒？不是當面撒謊？這樣想着，在果酒公司門口過身，又下車買了一瓶上等葡萄酒，復身上車。這車子雖小，卻是極快，一會工夫，就出了城。這時是四月初旬，鄉下地裏種的高粱玉蜀黍，都有幾尺深，到空曠的地方望去，一碧萬頃，遠近村莊上的樹木，都是綠油油的。一叢叢的樹，擁着一重重的人家。汽車走的路上，兩邊都種着夾道的楊柳，人在柳陰裏面走，那種吹面不寒的東南風，在身上拂了過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想。一會兒走過一個莊子，前後幾里地都是叢林，嫩綠的葉子裏，雪也似的棗花開得一球一球的，香氣撲鼻。鄉下人挑着菜瓜之類，看見汽車來了，早早的讓開，歇在柳樹下。楊杏園不由得想起蘇東坡的詞，自己便吟起來，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纒車，牛衣古柳賣王瓜。那汽車夫聽見，便問道：先生，你要買瓜嗎？楊杏園笑道：不要。這就快到了吧？汽車夫道：還有十幾里呢。兩個人因話答話，便談了下去。汽車夫道：這地方去年還出了一檔子新聞，你先生知道嗎？楊杏園道：不知道。汽車夫道：這個年頭，什麼事情都有。有一個人，不知道是師長還是將軍，他姨太太上旅館，給他撞上了，姨太太倒沒理會。第二日，他哄着姨太太，說自己開車出城來玩玩，姨太太當真的和他出城來，到的這個地方，那人一手槍，就把姨太太送了終，扔在葦塘裏。你說，這人手段厲害不厲害？楊杏園道：這種祕密的事情，你們怎會知道？汽車夫笑道：大公館，大宅子裏的事，打外面瞧，誰也看得規規矩矩，可是說到骨子裏，總是糟透了。這樣的事，別人不知道，我們這一行的人，比誰還要清楚。說到這裏，義園外面那一叢柳樹，已經依依在望，一刻兒工

夫就到了。楊杏園下車，那看園子的王管理員聽見喇叭響，早跑着迎了出來。他猛然一見是楊杏園，心裏想道：這人闊得真快，臘月來這兒，還是馬車，不到半年工夫，又坐汽車了。楊杏園一進門，他先就作一個揖，說道：今年清明，楊先生沒來。楊杏園點了一個頭，說道：請你吩咐園丁，把我車上那些東西拿下來，搬到墳邊去。管理員道：是的是的。說時，一個園丁正從裏面出來，管理員道：你去把那汽車上的東西，搬到楊太太墳上去。你仔細一點，別碰了車上的玻璃。你總說坐一回汽車，死也甘心，你搬東西的時候，倒可以坐下試一試。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開汽車的瞧你這個德性，恐怕也不能讓你坐。他正說時，楊杏園走上前去了，他三腳兩步趕着上前，跟着說話，問道：上回那位總裁大人，好嗎？楊先生常見嗎？楊杏園知道他問的是何劍塵，心裏好笑，便道：我們同事，常見的。管理員聽說楊杏園和總裁同事，臉上不由得現出笑容，又問道：楊老爺在那位總裁手下辦事嗎？楊杏園道：我們是平等的地位。管理員彎着腰道：楊大人，你這出來一趟，還不是都要給國務總理上呈子請假？我們雖是鄉下人，常看羣強報也知道點兒。他一路說着，楊杏園那有工夫理會他？只把鼻子哼着答應。一直走到梨雲的墳前，只見墳上蓋的青草皮還沒有綠遍，一望而知是一所新塚。墳的前面，兩樹垂楊，柳條拖得有幾丈長，被風吹拂到石碑上去，墳的四圍，都種着樹木。後面也是一帶棗園，棗樹上的花，已經到了半謝，被風吹着四散，滿園都是清香。天氣到了這個時候，別的花都不見了，四圍全是綠油油的樹葉子，這墳在兩株柳樹底下，綠陰黯黯，映得人鬚眉皆綠，偏是這時，天上一陣濃雲，將日光遮住，越發陰森森地。楊杏園站在墳面前，不禁胸懷愴然，不是那管理員在這裏，便要掉下淚來。一會兒，園丁把四盆玫瑰花，一瓶酒，一隻銅爐，一包檀香，都送在墳前坦地上。楊杏園這才把手上拿着的磁杯，放在墳前，將酒瓶打開，倒了一杯酒，將檀香放在銅爐裏，叫園丁取了火來燃着，對着墳先是作了一個揖，一陣心酸，不覺跪了下去。這時，面前只有那個管理員。楊杏園磕了頭起來，便對管理員道：這地方買得到雞嗎？管理員道：村子裏有的是。楊杏園道：好，不論多少錢，請你和我買一隻來。最好是勞

駕一趨。管理員道：可以，可以。說着，便走了。楊杏園等他走了，便在懷裏取出那張祭文稿子來。他兩隻手捧着祭文，走近兩步，直到石碑的邊下，然後彎着腰對墳又作了一個揖。這時，四圍萬籟俱寂，不聽見一點聲音，只有兩隻小小的黃蝴蝶兒，在墳面前飛來飛去。他便念道：

嗟夫！鞭回北里，空停遊子之車。月滿西樓，久斷故人之夢。河梁攜手，猶慘生離。青塚埋香，何堪永別。撫摩舊劍，攀樹低徊。惆悵啼鶯，臨風嗚咽。白馬素車之約，敢負今生。隻雞斗酒之情，有如此日。魂兮歸來，伊其戚矣！猶憶閒雲偶出，新月初逢。揮青案之琵琶，靈犀暗引。比畫屏之蝴蝶，彩鳳雙棲。小鳥依人，私傳玉佩。長旛無恙，穩綴金鈴。盟記牽牛，背寒燈而割臂。裝成墮馬，藏畫管以修眉。真知袁派之詩，甘爲弟子。自稱鄭家之婢，願學夫人。蓮葉前身，共證白璧。桃花年命，暗寫紅箋。固已淪落同悲，青衫有淚。未忘淒涼一語，皓首爲期。楊杏園念到這句，禁不住想起前事，而今對着這一種傷心情景，真也不是局外人說得出的。墳頭上那兩隻小蝴蝶，現在不知道那裏去了。遠遠的卻聽見畫眉鳥叫。那後面棗園裏的棗花，被風一吹，飛到墳面前，打一個胡旋，落在地上，一點兒影子都沒有。再一聽，畫眉鳥不叫了，墳面前越發現得沉寂。楊杏園又念道：

爾乃名成扇墜，瘦小堪憐。袖染啼痕，繁憂致疾。已作沾泥之絮，奮不能飛。終成飄灑之茵，弱還易斷。念到這裏，楊杏園自然的一陣心酸，不覺掉下淚來，有幾點眼淚直滴到祭文紙上。他哽咽着喉嚨，繼續的念道：暮春風雨，苦虐梨花。早歲龍蛇，忽占噩夢。雖鷓鴣之呼斷，扁鵲無靈。疑璘琚之長奔，彩雲何在。不信亭亭淨植，蒲柳先零。可憐落落孤芳，芝蘭竟折。呼春去也，將奈之何！夫春蠶欲睡，猶抽不盡之絲。鮫目雖枯，終有未乾之血。桃花人面，戚慘重來。燕子樓臺，淒涼永閉。相思灰盡，原無可補之天。魂夢徒勞，尙隔未填之海。伯牙琴碎，安問焦桐。東野詩寒，心如止水。直十年而呼薄倖，四海無家。將一死以報知音，小人有母。玉臺鏡破，量珠遺後死之悲。藥店龍飛，市骨留來生之約。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嗚呼！蔓草荒煙之外，幻蝶迷春。楓林黑塞。

之間，哀鳥哭夜，茫茫天路，長此孤眠。莽莽風塵，空悲獨活。呼蘇臺之風月，剪紙招魂。約皖國之鶯花，買山歸葬。可憐飲冤千古，應羞留蘇小之名。尙望待我九泉，到底合韓憑之塚。

他念到合韓憑之塚，拿着祭文，雙手又作了一個揖。這時，那位管理員兩隻手抱着一隻雄雞，跟踉蹌蹌的跑來了。楊杏園叫他取了一把刀來，將雞冠割破，滴了幾點血在酒杯裏。又取了火柴，把祭文焚化了。楊杏園望着墳頭灑了幾點淚，在身上取了五塊錢給那管理員，說道：「這雞嗎？我買了罷，另外幾個錢送給你，請你對這墳多關照一點。」管理員一眼看見五塊雪白的洋錢，心裏倒是卜通的一跳，嘻嘻的笑着，伸出手來接了，然後給楊杏園一躬到地，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道：「照應墳墓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怎好受你的楊杏園道：「一點兒意思，你給我買一些花，在墳上栽着得了。」秋天裏，我還要來一趟，那個時候，我再有報酬。」管理員捧着兩隻手，直舉到鼻子尖上，口裏連說不敢。依他的意思，還要拉楊杏園到他屋裏去坐，楊杏園道：「不必了。」他將四盆玫瑰花擺在墳面前，其餘的東西，依舊帶着上車。這時，太陽還沒十分偏西，坐着車子回到家裏，竟不很晚，叫長班胡二開發了汽車，錢便叫他泡了一壺茶，躺在睡椅上休息休息。胡二問道：「桌上一張名片，楊先生看見嗎？」楊杏園道：「沒看見，誰來了？」胡二便把那張名片遞給楊杏園一看，是他的舊同學華伯平。名片後面，用鉛筆寫了幾行字，是現寓西河沿三陽旅館十號。便問胡二道：「他說了什麼沒有？」胡二道：「他說是剛到京的，他在館裏候着，楊先生來了，就請過去。」楊杏園聽得這樣說，喝了一杯茶，就到三陽旅館來。問明了十號房間，走過去，見房門虛掩着，桌上堆滿了點心，茶葉瓶，罐頭和新鮮水果之類。華伯平拿了一張北京的地圖，正湊着窗子邊的光線，在那裏看。楊杏園便先喊了一聲伯平。華伯平丟了地圖，搶着過來，口裏啊喲一聲，便拿着楊杏園的手搖個不住。楊杏園和他是久別的朋友，見了面之後，少不得有一番暢談，可是問了一個什麼時候動身的，和到京時的情形，也就無話可說了。只是東問一句，西問一句，偶然談到別後一兩樁事情，坐了一會兒，走進來一個穿舊竹布長衫的茶房，手上捧

着一本油紙面的大紙摺，遞給華伯平。說道：馬上要開飯了。你哪！預備些什麼菜說時，垂着手站在一邊，笑嘻嘻地。華伯平一想，北京的旅館，這樣客氣。剛才我在火車上，問過了，優等房間，一塊五毛錢一天，連飯在內。怎麼着，還讓客人點菜呢？一面想時，一面打開那摺子，只見上面雞鴨魚肉，冷熱葷菜，居然樣樣都有，下面糊裏糊塗，畫着碼子，也有價錢。又一想道：這是預備客人添菜用的。他看見我來了客，所以送了菜單子來。便說道：我也不懂你們北方的菜，你和我來一客飯好了。那茶房笑嘻嘻地道：是那末，來一個魚另外來一個炒雞子，豌豆肉絲湯？還來個……楊杏園插嘴道：得了。他是初到北京，我可不是初到北京？我在家裏吃了飯，你只預備這位華先生的得了。茶房道：那末，來一個魚。楊杏園道：不要那些。你來一個炒木樨肉，一碗酸辣湯，就得。說畢，將手對茶房一揮，茶房只得走了。他便笑着對華伯平道：不是我在這裏，不定這餐飯，你要給他敲去兩三塊。華伯平道：奇了。這飯他和我說明的，連房錢在內，怎麼另外要敲我的？楊杏園笑道：這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話，冤你。所謂飯，就是白米飯，菜並不在內啊。再說，這家若是純粹北京式旅館，你就趕快搬的好，他除了賃這間屋子給你而外，茶水電燈，都是另外算錢。華伯平道：啊呀！我那裏知道？難怪他勸我吃雞吃魚呢？說着，兩個人都笑了。華伯平道：既然這旅館這樣不方便，你和我想個法子，我好快搬。地方最好是西城，因為我要在那方面辦事。楊杏園道：那自然是快搬的好，要不然，你住一塊錢一間的房子，倒要吃兩塊錢一天的飯呢？你是吃不慣苦的，而且為和朋友往來，也要有個地方坐坐。你不必問，我明天一準和你辦好。華伯平自然是歡喜，大家又坐談了一會，天已經黑了，茶房送進飯來。楊杏園道：你初到，大概還有許多地方要去，我也不坐了，我這就先進城，和你去找旅館。說着，楊杏園就出了三陽旅館，到西城的藍橋飯店來。因為這家飯店頗有點規模，而且還便宜。楊杏園的朋友，在這飯店裏住的很多，由他介紹過去，房錢可以格外公道點，所以他就看看有房間沒有？誰知他一進門，茶房早笑着點頭道：你剛來，他們早到了。全在十七號。楊杏園摸不着頭腦，鼻子裏哼着答應了一聲。便問道：都有誰來了？茶

房道：張八爺、李四爺，還有王三爺，全來了。楊杏園這才明白了。原來他的朋友張達詞，是一個有錢的閒員，終年無事，只在外頭玩。他另外有一班吃喝嫖賭的朋友，在藍橋飯店組織了一個小俱樂部，隨便集合。今天大概又是集合的日子，在這裏賭錢了。楊杏園走進十七號房間，只見圍了一桌子的人，在那裏打撲克。另外還有三個年青的女客，在一塊兒說笑。內中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穿着藍印度綢的裙子，上面綠暉曦夾襖。雪白的臉，連脖子上都擦的是粉。燙着的頭髮，高高蓬起，打了一條辮子，戴着一朵很大的大紅綢結子。鼻梁上，架着一方玳瑁框眼鏡，眼球在裏面直轉。時髦極了。楊杏園想道：奇怪，他們這羣人裏面，那裏來的這時髦女子？這時，桌上的人，回頭都看見了他，張達詞連忙嚷道：「難得！難得！怎麼楊先生今天也有工夫來玩？」楊杏園道：「就不許我玩嗎？」此外桌上賭錢的李公耳、王眠石，是兩位大學生，也是楊杏園所認識的，都忙着打招呼。張達詞道：「杏園兄，加入加入。」楊杏園這時已走到桌子邊，看他們桌上的場面。張達詞伸出一隻手，握着楊杏園的手，又把這女子的手也一把拖了過來，將兩個人的手都握在一處。口裏笑着說道：「叫你們認識認識。」楊杏園出其不意，倒不好說什麼。那女子操着純粹京腔，卻笑着先問道：「你貴姓？」楊杏園一看那樣子，早已瞧了八分帳，便笑着說道：「我姓楊。你呢？」那女子笑了一笑，然後才說道：「姓劉。」楊杏園目視張達詞，含着微笑。張達詞道：「你別笑，和我沒關係，我和他是一對兒。」說時，伸出手去，將站在身邊那個姨太太裝束的肩膀，拍了一下。那婦人道：「小張，你不怕小桂枝兒吃醋嗎？」我是不在乎，一對兒就一對兒，怕什麼？」張達詞伸出一個大拇指，對那姨太太道：「小吳兒好的。另外有個女的，穿着藍色舊湖縐的夾襖，黑羽毛裙子，臉上擦了一片胭脂，倒像一個良家婦人，拿着一條手絹，握着嘴笑。這時，王眠石走了過來，扯着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上，將頭就到他肩膀上，用手掩着半邊嘴，對着他的耳朵說道：「這三個你瞧怎麼樣？」那個穿藍衣服的，還是新出馬的。」楊杏園聽了這話，臉色未免一變，輕輕的對王眠石道：「你們這事，未免有些喪德。」老的罷了……王眠石伸出一隻手，將楊杏園的嘴一堵，笑着說道：「廢話！」楊杏園因對手

方在當面，這話也不便深說，只好算了。王眠石將手一招，對姨太太裝束的說道：小吳兒來！那小吳兒果然走過來，擠在他們兩人中間一坐。他對楊杏園道：這兒我來過兩回，怎沒有見過你？楊杏園笑笑。王眠石道：小吳兒，你不是說有一個很好的妹妹嗎？介紹給這位楊先生，好不好？小吳兒道：好哇！幹嗎不好？那邊張達詞叫道：眠石進牌不進牌？別胡鬧了。王眠石聽說，便過去打撲克去了。這裏只剩楊杏園和小吳兒兩個人。楊杏園這時候真有此窮於應付，一時找不出話來說，便問了一句道：住在什麼地方？小吳兒笑了一笑，又頓了一頓，然後才說道：後門。楊杏園恍然大悟，他們這些人是不會告訴姓名住址的，自己怎樣這般傻，開口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這樣一想，未免有些不安，也過去看打撲克。一會兒工夫，倒有二三百塊錢的輸贏，就散了場，卻抽了有六七十塊錢的頭錢。張達詞將頭錢鈔票一捲，說道：全在我這裏了。說着，一拉小桂枝，同倒在沙發椅上，說道：怎麼樣？這够兩套衣服的錢了，你怎樣謝我？那小桂枝兒便爬在張達詞的肩膀上，對他耳朵說話，說話的時候，眼睛斜着望着王眠石笑。賭客裏面，就有一个人神頭鬼臉，拉着小吳兒，望王眠石身上一推。這一羣人，就鬧得不亦樂乎。楊杏園有些不耐，告訴張達詞就要走。張達詞一把將他拉住，說道：我有話和你說。站起身來，便拉楊杏園到裏面一間屋裏來說話。楊杏園看他那個樣子，似乎有點要緊的事，只得跟他進來。張達詞道：我給你介紹一個，好不好？楊杏園笑道：別事奉陪，這個我不敢遵命。不是別的，我覺太……張達詞笑道：你是個什麼人？豈能幹這剿匪的勾當？我是給你介紹一個西洋留學生的女朋友。楊杏園道：什麼？你們認識女留學生？那一國的留學生？張達詞昂着頭想了一想，嘴裏又吸了一口氣，說道：聽說是美國康橋大學的學生。楊杏園道：不對！美國沒有這樣一個大學。張達詞道：啊！是法國的哥倫布大學。管他呢，我也鬧不清，反正是個留學生得了。他極會跳舞。什麼英格蘭跳舞，西班牙跳舞都會，他回國以後，就在北京住，有些人知道他會跳舞，都請他教授。他先是不肯，後來經許多人要求，他才答應了。來教一點鐘，只要五塊錢汽車費，可也不算多。昨天我們經朋友的介紹，已經在這兒會過

一次，今天約了再來，我已經另外開了一號房間等他，這樣的朋友，也算上等人，你會他一會，不好嗎？楊杏園一想，這話恐怕靠不住。既然說是留學生，當然是文明點的人，我倒要看看。想定了，便說道：「什麼時候來？」我可不能等。張達詞道：「遲一點就來了。」說時，小桂枝一推門，也進來了。張達詞拉着他的手，望懷裏一拖。小桂枝趁勢倒在他懷裏，反過臉來問道：「大格的事怎麼樣？」人家坐在那裏怪聲扭扭的。張達詞道：「這個我那裏管得着？各有各人的交涉。」小桂枝道：「你還不知道？那個柳三爺賭輸了，他塞了一塊錢在我手裏，他就走了。大格是初出來的人，就這樣叫人回去，我真不好意思。人家不過爲的家裏窮，含着一包眼淚幹這個，真是沒法子，人家可是一位小姐。」張達詞道：「既然來做這個事，管他小姐不小姐？人是老柳找的你，還是去問老柳要錢？」小桂枝兒舉起拳頭，在張達詞的胸面前衣服上輕輕敲了一下。把眼睛一瞪道：「什麼？我和他要錢？說時，又抱着肩膀，對他耳朵說話，眼睛斜看着楊杏園。」張達詞對楊杏園搖搖頭，笑道：「不行不行！楊杏園看他這樣子，早料定了八分帳，忽然衝動了他的好奇心，便笑說道：『你們又弄鬼，我早知道了。你能帶我到你們那個地方去看看嗎？』張達詞便道：『告訴你也不要緊。他家住在中溝沿兩號，紅漆的門……』小桂枝道：『別瞎說，那是他家裏，那裏亂撞得的，人家裏還有老爺子。』張達詞道：『啊！是了。有一天我走他門口過，看見一個五十上下的人，腳下穿着高底靴，身上穿着開岔袍子，手上提着一個包袱，裏面還露出一管花翎，一個大紅頂子，那就是他的父親。』小桂枝道：『有點花白鬍子嗎？』張達詞道：『是的。說到這裏，只見那個穿藍綢夾襖的女人也來了一推門，先笑了一笑。張達詞道：『你進來。』他又笑了一笑，用手撫摩了一下鬢角，又取出手絹，握着嘴笑，低了頭在一邊坐了。楊杏園一想，這就是剛才的大格了。一看這人，倒也五官端正，只是沾了旗人的風氣，臉上的胭脂，擦得多一點，卻還沒有輕佻的樣子。他挨到小桂枝旁邊，輕輕的說道：『大妹，我們走罷。』那小桂枝有話又說不出來，說道：『待一會兒。』楊杏園一想，這些人真沒有良心，把人家女子當玩物，還不給錢。一這樣想着，老是不忍。後來小桂枝和大格唧唧噥噥的，說了一陣子，那大格頓時

臉色變了，幾乎要哭出來。張達詞也覺得難以爲情，便對大格說道：「你不要聽他說，他是鬧着玩的呢。老柳他是實在有事，不能耽擱，對你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款子他已經交給我，我這裏交給他了。說着，拿了一張五元的鈔票，遞給小桂枝。那大格羞得滿臉通紅，搭訕着和小桂枝走到外面房間裏去了。楊杏園道：「唉！這種人可憐得很，我看他含着兩包眼淚，實在是強爲歡笑。」張達詞道：「你信他！他們這種人，有一個規矩，設若你招之來，而又揮之去，乃是不給他面子，就是奇恥大辱。這大格哭的原因在此。他們還害什麼臊？」楊杏園道：「據你們剛才的話，他是個小姐，說他甘心做這個事，我不肯信。」張達詞道：「你是涉世太淺，那裏知道社會上的種種怪事？還有些小姐，不爲錢幹這個呢。將來也許有一天我帶你長長見識。」說時，楊杏園靠着椅子，望着樓下的街上。只見剛才在外面屋裏的那個小吳兒走出飯店大門，有一個人拉過來一輛油亮嶄新的包月人力車，放在他面前，他一坐上車去，那人拉起就飛也似的走了。楊杏園道：「噫！這人居然還有包車。」張達詞伸出頭一望，笑道：「你這是少見多怪。坐包車就下了，居然兩個字，若是坐馬車汽車的呢？」楊杏園道：「人家有馬車坐，還至於作這個事？」張達詞道：「多着哩！這個當兒，突然有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腰上掛着自來得，推門而進。楊杏園出於無意，不由得心裏嚇了一跳，又以爲這是拿賭拿娼的來了。本人現在是非之地，少不得要受池魚之殃。誰知那兵士進來，滿臉放出莊重的樣子，將右手一擡，望眉毛尖上一比，行了一個舉手禮。在這個時候，只聽見撲的一聲，是他腳後跟比齊，皮鞋碰着響，同時行了一個很規矩的立正式。他面朝着張達詞，說道：「我們督辦請張老爺過去。」張達詞很不在乎似的，說道：「我就來。」那兵士倒退幾步，才掉轉身子走去。張達詞便對楊杏園道：「他就住在這裏一二兩號房間。走咱們同過去坐坐。」楊杏園笑道：「我有些怯官，你要我去見督辦，那不是和我開玩笑？」張達詞也笑道：「得了，我又不和你演戲，來這一套假話。」楊杏園道：「真的，我不去。你想，無緣無故，我和闊人往來什麼？」張達詞笑道：「你把他當個陸軍上將，或者是兩湖，或者是三江的督辦，其實，他也是一個好玩的人，最歡喜結交朋友。若像你們報界的人，

他尤其是歡迎。走，咱們過去。回頭那個教跳舞的女士，也是在他那裏相會。楊杏園聽說教跳舞的女士也在一處，心想，這個督辦大概沒有什麼官派，要不然也不會同他們公子哥兒在一處瞎混，去會會也不要緊。這樣一想，果然就和張達詞一路出來，走到外面房間，卻不看見一個人。楊杏園問道：「剛才那一班人呢？」張達詞笑道：「這班人是最能保守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這一句法律的，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不知道又到那裏湊局面去了？」他們二人說着話，走出房間，走過一個很長的甬道，就到了一號房間。推門進去，照例是間客房，一進來就聞到一股濃厚的鴉片煙氣味。轉過裏面只見霧沉沉的，有一個人躺在牀上，有一個聽差半跪半伏，在牀沿邊燒煙，牀上的那人看見有生客進來，就望上一跳，趕緊站了起來，那聽差也就走開一邊。張達詞便給楊杏園介紹道：「這是甄寶蔭督辦，又給甄寶蔭介紹道：這就是我前回和你說的那位祕書楊杏園先生。楊杏園見他說謊，很不願意，但是礙於情面，也不便否認，唯唯而已。而且他一看那位督辦，早就十分詫異，來不及照顧其他了。」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原

來這位督辦，不但沒有官僚的氣度，而且乳臭未乾，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當年有一個祕書長的兒子，十八歲就當參事，人家就引爲奇談，自己還不十分肯信。而今卻親眼看見這樣年幼的督辦，他怎樣不奇怪？那甄寶蔭雖然年輕，卻也很知道應酬的規矩，客客氣氣讓楊杏園坐下。那聽差取了二根雪茄，一人遞了一枝，又擦了火柴，一一來燃着。楊杏園這時就近看那甄寶蔭，細嫩的皮膚，本來就不黃不黑，兩腮上一點氣色沒有，越發顯得蒼白，光光臉子，架着一副大框眼鏡，猛然一看，似乎很俊秀，仔細一看，卻一點精神沒有。他兩個上了黃黝的指頭，夾着雪茄坐在牀上抽，一面說話。他除了談些嫖賭經而外，就是談那位總長的近況如何，那位闊人的靠山奚似，談到闊一點的人，總是稱着西林河間項城。再次一點

的闊人，就連着那人的姓和號，一塊兒稱呼，不叫他的名字。譬如叫王克敏做王叔魯，曹汝霖叫做曹潤田之類。楊杏園起初不知道他是什麼督辦，後來因為他常常說到毛革的事情，又被張達詞點明了幾句，才曉得他是改良外蒙毛革督辦。三人談了一會子，那甄寶蔭就忘其所以了，由嫵經又談到土娼，便問張達詞道：你說的那個人，怎麼這時候沒有來？我等的不耐煩，我們先找個什麼事混混，好不好？張達詞道：你還接着燒兩口，他就快到了。甄寶蔭笑道：煙現在够了。回頭等着他來替我們燒罷。商議了一陣，究竟也沒有想到什麼暫時消遣的法子。這時有一個穿白色衣服的茶房走了進來，含着笑容輕輕的說道：來了。甄寶蔭道：什麼？還要這樣鬼鬼祟祟的。來了乾脆進來得了。茶房笑着答應了幾個是，退了出去。一會工夫，就聽見吱咯吱咯，一陣皮鞋響，擡頭一看，走進兩個女子。一個二十上下，穿着杏黃色的西服，白色的裙子，蓬着鬚頭，胸前掛着一串珠子。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光景，一身的水紅，連帽子也是水紅色的，帽子後面露出半截短髮。他們一進門，就有一陣粉香，輕輕對甄張二人，叫了一聲大爺三爺。對楊杏園卻笑笑，微微的點了一個頭，就算招呼的意思。張達詞先就對他二人道：姊妹倆老是在我們面前說英文，暗通關子，今天有懂得的人在這裏了。這時楊杏園恍然大悟，所謂教跳舞的西洋留學生，就是這一對人物。張達詞跟着給楊杏園介紹，指着那位年紀大的叫愛爾女士，年紀小的叫愛思女士。愛爾女士坐在煙榻上，愛思女士坐在張達詞的身邊。張達詞伸手握着愛思的手，愛思很不在乎似的，便挨身坐下，和張達詞坐在一張煙榻上。楊杏園想道：看他這個樣子，倒是一個交際明星。便問他讀了多少年的英文？那愛思毫不思索的，用英語回答讀了五年英文。繼續地他又談了十幾分鐘的英語，都說得十分流利，一點破綻也沒有。楊杏園心裏想道：這事很奇怪，發音這樣正確，說話這樣暢利，就是北京城裏真正的女學生，十中難挑一二，他們掛起學生的牌子騙人，卻也難怪。他們說話時，那愛思的手帕，掉在地下，他就低着頭去檢，那背脊和脖子，露出雪白一大塊。張達詞坐在他身邊，就把鼻子湊在他脖子上，一陣亂聞。看見他脖子上繞

着一根桃紅色絲絛，拿手一提，說道：這麼大人還掛鎖嗎？他一提時，那絲絛由愛思領圈裏面露了出來，下端繫着一個金子打的小十字架，很是精緻。愛思笑着道：你總是愛胡鬧。連忙把那十字架，依舊塞到衣領裏面去。張達詞笑道：你們一歐化，簡直歐化得沒有道理，這是外國人最尊敬的東西，你們拿來當玩意。他們三個人在這裏說話，那愛爾卻倒在甄寶蔭榻上和他燒煙。甄寶蔭說道：咱們年紀也還相稱，我請你當一個英文祕書，你幹不幹？愛爾睡在枕頭上，用煙簽子蘸着煙膏子，正望燈上燒，聽了這話，把手的肘子撐着牀，擡起頭來望着張達詞笑道：你瞧，這是怪話不是？我當他的祕書，按月給薪水得了，還問年紀做什麼？張達詞也笑道：這話一點也不怪。請男祕書可以不談年紀，請女祕書就非談年紀不可。說着，掉轉臉來對愛思道：他是一個督辦，可以請你姐姐當祕書。我這個小人物，用不着祕書，請你做什麼呢？甄寶蔭在牀上坐了起來，用手將腿一拍，說道：還有一個名目啊，你不會請他當英文教員嗎？張達詞道：要是這樣的名目，可以敷衍得過去，那就好說話了。何必一定要說英文教員？就是說跳舞教員，鋼琴教員，也無不可以的了。兩個你一言我一語，說來說去，無非把愛爾愛思兩人開玩笑，楊杏園靠在旁邊一張沙發上，翹着腳把一隻手在椅子圈上托着臉，只是微笑。那愛思坐在張達詞的身邊，卻不住的用眼睛瞟過來，過了一會兒，愛思忽然對楊杏園抿嘴要笑，自己好好的把頭低了下去。他一眼看見張達詞正望着他，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張達詞笑道：你這是發了什麼毛病？愛思道：難道不許人笑嗎？張達詞道：笑是許你笑，但是一點原因沒有，你忽然笑起來，笑得可怪。愛思道：怎樣沒有原因，原因在我心裏啦。張達詞架起一隻腿歪着身子，一直望到愛思臉上，問道：原因在心裏！原因在心裏！什麼原因？愛思將手把張達詞的腦袋一推，笑道：討厭勁兒過去！心裏有原因啦，你管得着嗎？張達詞看見他撒嬌的樣子，不由得哈哈大笑。甄寶蔭道：你這人真是賤骨頭！他好好和你說話，你要干涉他，罵了一頓，你又笑了。說話時，甄寶蔭已經抽了好幾口煙。愛思抽出手絹，在空中拂了兩拂，把眉毛一皺道：這屋子裏鬧得烏煙瘴氣，怪悶的，咱們外頭坐罷。甄寶

蔭也笑對着楊杏園道：杏園兄，咱們到外頭去坐坐，可以請教請教兩位女士的妙舞。五個人一路到外頭屋子裏來，楊杏園一眼看見圓桌上放着一隻盛四絃琴的木頭盒子，一猜就是二位女士帶來的。心想，他們還會扯凡阿零，總也算得多才多藝了。這屋子本有一個聽差一個護兵在這裏伺候，看見甄寶蔭出來，都站着像僵屍一般。甄寶蔭對他們略爲擺了一擺頭，說道：出去！他們蚊子哼着一般，答應了一個是字退了出去了。楊杏園隨便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愛思也坐了下來。低低笑着問楊杏園道：你貴姓？我還沒請問。楊杏園道：我姓楊。愛思道：我們好像在那兒會過。楊杏園笑道：不能吧？愛思用左手一個食指，比着嘴唇，偏着頭想了一想，笑道：這事的確是有的。張達詞走過來望椅子上坐，坐在愛思的這一邊，將身子挪了一挪，望愛思身邊直擠。笑道：你們一見面，就這樣親熱，說體己話兒，我們認識了半個月，怎樣生猴子似的遠遠的就離着？要親熱大家親熱。說着，又擠過去一點。愛思把身子一扭，一鼓嘴道：怎麼啦？楊杏園笑着站了起來，說道：鬧什麼？我讓你們坐。張達詞道：你們剛才說什麼？愛思本伸着兩隻高跟鞋的腳，這時一縮一頓，把頭一扭道：話多着啦，就是不能告訴你。楊杏園恐怕張達詞有些誤會，笑着說道：你說奇怪不奇怪？他說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我。甄寶蔭擁着愛爾在對面一張沙發上，正要他教跳舞，便插嘴道：這事也許有的，他們常常上華洋飯店，也許你們會過了。楊杏園道：除非如此，但是我又不曾跳舞，只不過偶然去一兩回罷了。又對愛思道：怎樣就會把我留在腦筋裏了？那邊愛爾插嘴笑道：你這句話問了不要緊，不要氣死張三爺。張達詞道：不相干，我們根本上就沒關係，我還和他倆做媒呢。不信，你問問他。說時，指着楊杏園道：你們沒來，我早就介紹過了。一面說着，一面將那桌上琴盒打開，拿着琴和拉弓遞給愛爾。說道：借光，借光。愛爾含着笑，接了琴站着起來。張達詞又對愛思道：借光，借光。愛思伸了一個懶腰，笑道：今天我一點兒勁都沒有。張達詞對楊杏園道：他們兩位，一位拉，一位舞，真好！可惜他不賞面子，你沒有眼福。楊杏園也笑着對愛思道：真不賞面子嗎？愛思又伸了一個懶腰，笑道：可別見笑。甄寶蔭在口裏取出雪茄煙，在

桌上玻璃煙缸子上，敲了一敲煙灰，對張達詞道：「怎麼樣？人家一說就行了。你呢？」張達詞笑道：「我是拉繆的，那又算什麼呢？」說時，那愛爾反扭着左手，將凡阿零抵在肩上，右手拿着琴弓，便拉了起來，愛思站在屋中間的地毯上，前仰後合，左搖右擺，合着拍子便舞起來。他跳舞的時候，老是含着微笑，他那雙眼睛，就像閃電似的，不時的對着楊杏園射來。舞了一會，凡阿零先停了，愛思兩隻手，牽着裙子角，斜着腰望下一蹲，眼睛對着甄寶蔭。張達詞、楊杏園三個人一瞟，這一點兒神情，學外國人學得極像，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就鼓起掌來。甄寶蔭順手將牆上電鈴機子，按了一按，聽差走了進來，垂手並腳站在他面前。甄寶蔭道：「你吩咐他們，預備五分點心送上來，越快越好。聽差的答應了幾個是，倒退了兩步，然後才出去了一會工夫，這飯店裏的茶房，捧着一隻托盤進來。就在桌上擺了兩碟牛乳點心，斟上五杯咖啡。大家便圍着桌子坐下來喝咖啡吃點心。楊杏園因為甄寶蔭雖然年紀極輕，卻是特派的官僚，認為非我道中人，所以和他談話，總存着三分不屑的意思。甄寶蔭那樣放浪形骸，在這裏抽煙狎妓，正是高興的時候，見楊杏園淡淡的精神，他以為初次見面的緣故，卻也沒有注意。這時大家坐着喝咖啡，不免要找些話說。便對楊杏園道：「楊先生公事很忙嗎？」鼎老人很好，在他那裏辦事比別處好。楊杏園聽他這話，莫明其妙，張達詞在那邊，卻目視楊杏園。楊杏園想起剛才他介紹時候的話，心裏有幾分明白，便隨語答應，含糊着過去。甄寶蔭又道：「我還是在胡總長家裏，和他同過一回席。張達詞知道楊杏園最怕談官場應酬，便把話扯開笑道：「這一些闊人，都喜歡且角，不知有什麼緣故？」胡春航在常小霞那裏報效的數目，真是可觀。第二要算陳伯儒了，和牛蕭心兄妹，沒有一天不在一處混。甄寶蔭道：「那還罷了，還有沒有下海的票友，也和小旦一樣，陪着大老玩，這是何苦？」張達詞道：「你說的是沈子圃嗎？難怪呢，他這一向忽然闊起來了。甄寶蔭道：「闊不闊，我是不知道。聽說新認識了一個吉林朋友，借了好幾千塊錢，給他製行頭，加上還有個財政界章華松做他的靠山，吃喝是不焦的了。楊杏園道：「這人也是世家子弟，何至於弄到這步田地？我想，這話也不盡然。張

達詞道：我們以忠厚待人，當然不相信，不過他住在北京吃喝嫖賭穿，一月整千洋錢的花銷，是那裏來的？卻很可研究呢。楊杏園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張達詞道：正離你那兒不遠。他說話的時候，眼睛正望着愛思。愛思說道：你說什麼？可別佔便宜。張達詞笑道：說句話佔點便宜都不行，那還能提別的呢？愛爾正抽着一根煙捲，在嘴上取了下來，兩個指頭夾着彈了一彈灰，反過手去，將煙遞給下手坐的甄寶蔭，將嘴唇撮起來，望前一嘯氣，嘴裏的煙，箭也似的，對着張達詞臉上吹來，笑道：你別挨罵了。張達詞哈哈大笑，口裏不住的叫好香。他們一面說話，一面鬧，又鬼混了許久。愛爾走到窗子邊，將窗簾子一掀，只見半輪月亮，正在樓外柳樹影子下，笑道：鬧了這久，時間還早，月亮還是剛出來呢。張達詞道：你是樂糊塗了，連東西南北也分不出來？這月亮落下，你當他望上走呢。愛爾對愛思使一個眼色，輕輕的說道：咱們走罷。張達詞看見，便拉愛爾到裏面房間裏去說話，一會兒工夫，張達詞出來，愛思又進去了。張達詞便就着甄寶蔭坐在一處，頭靠頭輕輕的說了許多話。甄寶蔭一面微笑，一面點頭，然後大聲說道：讓他回去，還是過天說罷。說時，在身上掏出皮夾子，拿了兩張十圓的鈔票，遞給張達詞。張達詞剛要接過去，甄寶蔭手又往回一縮，笑道：你和愛思的交涉，應該辨明。要不然，不明不暗，弄得我回回和你開車費，這真是冤枉。張達詞把手往屋子裏指，又對楊杏園一望道：今天這種情形，我還想吃什麼天鵝肉呢？甄寶蔭道：不知你那話，是不是誠心說的？其實，這不成問題。張達詞不等甄寶蔭說完，以目相視，甄寶蔭也就一笑，將錢仍舊遞給了他。張達詞拿了這錢，便到裏邊屋裏去了一會。愛爾愛思兩人從裏面出來。愛爾對甄寶蔭道：勞你駕，請你吩咐你的貴管家，到外面去叫我的車夫。甄寶蔭笑着答應道：是。將鈴一按，聽差進來了。甄寶蔭道：你出去叫愛小姐的馬車套車。聽差答應着去了。愛爾愛思和三人笑着微微的點頭，說道：改日見。他們三人都也站着起來相送，愛思站在楊杏園身邊，將他的衣服一牽，忽然握着他的手，彷彿有個什麼東西在手掌心裏。這愛思以目斜視，眼睛珠一轉，楊杏園會意，就把那東西捏住了。他們三人送到房門口，就不再送。愛爾愛

思兩人也是頭也不回的走了。楊杏園和張甄二人又坐了一會兒，無非談的是做官取樂兩件事。甄寶蔭說道：今天不知道楊先生來，不恭得很，改日再找個地方敘敘。楊杏園雖然謙遜着，究竟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客氣。便對張達詞道：我到你那邊坐坐，便辭了甄寶蔭到張達詞房裏來。楊杏園埋怨他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爲什麼和我瞎吹，說我是個祕書？張達詞笑道：一點沒有關係。你有所不知，這位甄督辦，是論資格交朋友的，越說你的來頭大，他越發和你親近。我老早的說你不過是新聞記者，你就坐不了許久。你坐不了許久，怎樣交得上這一位好女朋友？楊杏園笑道：我並不要結交這樣一個女朋友，我爲什麼要你替我吹牛？張達詞笑道：那小傢伙和你很有意思，你不要辜負人家。他背着你向我問你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我都告訴他了。楊杏園道：那你簡直胡鬧，我爲什麼和他們這些人往來？張達詞道：你不要瞧他不起，背起履歷來，也許比我們闊得多。楊杏園雖然清白自許，但是男女之間，究竟是不接近的好。若是接近了，就是時彥所謂，難免兩性的吸引。這種吸引，是很神祕的，他要發生的時候，決計不是什麼階級上限制得住。楊杏園一想，他剛才給個什麼東西給我，好像紙團，我倒要看看。因此張達詞沒有多談，他就走了。走到大門口時候，他本來就想在袋裏拿出紙團來一看，可是這門口不住的人來往，又忍住了。坐上車去，再拿出來看時，原來是一張局票，並沒有什麼。翻過背面，彷彿有些字跡，卻是鉛筆寫的，在街燈下，那裏看得出來？這時，車子經過西長安街，車子在平整的馬路上拉，又快又平適，天上的月亮，斜着照在路邊的槐樹林上，那樹影子，一排一排的倒在地下，現出地上的月色，格外的白淨。路邊的垂柳，葉子已經全綠了，樹上好像很是濕潤，托着月色，似乎有點淡綠的清光。再看樹林邊電杆上的電燈，也都映成清淡的顏色，不是那樣亮了。楊杏園剛才在藍橋飯店，耳目雜於聲色之中，綺羅之叢，快活雖然快活，總是昏昏沉沉地。現在到了這地方，靜蕩蕩的，不見一點富貴之象，一剎那間，簡直是一場夢。他由繁華冷靜之變幻，想到色即是空的一句話。由色即是空的一句話，又想到愛爾愛思姊妹兩人，似乎是個有知識的人，何至於

做這種賣人肉的生活？仔細想了一想，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這樣看起來，大街上裘馬翩翩，招搖過市的老爺太太，裏面未嘗沒有……想到這裏，忽聽見後邊有一輛車子追了上來，有兩個人在車上說話。有一句話送入耳朵，是明天還去不去？這話很像是熟人的聲音。楊杏園便聽他說些什麼？恰好那兩輛車子，緊緊的隨在後面。一句一句聽得清清楚楚。當時又有一個答道：自然去，怎麼不去？頭一排的座位，我已經定了三個。這個似乎笑道：定了三個座，我有一席嗎？那個道：你要去呢，自然有你一席，你若不去，自然也有人填缺。這個道：很好，你另請高明罷了。明天有一個地方去，比你那兒好得多呢。那個道：什麼地方？說來聽聽。這個似乎笑道：明天下午，吳芝芬在西老家裏邀頭，約我湊一腳，你說有味嗎？那個道：你不要胡吹！他們逸老捧角，有你的分？這個道：實話，有倒是有這一回事，雖沒有要我捧角，我卻打聽得實在。那個道：你怎樣知道？這一個道：西老是我们同鄉，他的五少爺，也是一位半吊子名士。昨天和幾個朋友在一處談戲，有人說：芳芝仙的戲不好。他急得面紅耳熱，和人家吵。有人笑着說：你就只衛護着你的芳乾妹，不衛護你的吳乾妹。他說：怎樣不衛護？今天我還和老爺子商量着。後天替芝芬打牌呢？楊杏園聽到這裏，不覺插嘴道：呔！你們在這通衢大道，宣布人家祕密，豈有此理？那人大驚，月亮影下，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吳碧波，另外一個，是吳碧波的同學，楊杏園也會過的。吳碧波笑道：你這冒失鬼，突然一喊，我們倒嚇了一跳。楊杏園道：你們現在放着書不念，天天捧角嗎？吳碧波道：那也偶然罷了。楊杏園道：剛才我聽見你說周西老，我想起一樁事，華伯平來京了，他正要找這些人。請你明早到我那裏來一趟，我和你一路找他去。吳碧波就答應了。說到這裏，車子到了分路的地方，各自走各人的。一會兒楊杏園到了家裏，第一要緊的事，就是要看那張局票寫的是些什麼？他等提水來沏茶的長班走了，然後又把房門掩上。這才把那張局票拿出來，再看背面鉛筆寫的字句，是：

楊先生：我和你實在很熟，明天下午六點鐘，我在神州飯店九號候你。你下了衙門的時候，就請你順便來

會我，好好細談一談。此事要守秘密！

楊杏園拿在手上看了幾遍，心裏想，我怎樣會和他認識？這話奇得很，無論如何，我沒有這樣的熟人。自己又把這張紙逐句推敲一番，忽然大悟，想道：有了。這上面最要緊的地方，就是下衙門一句話，他以爲我是一位大老爺，所以竭力和我聯絡。其實，我是一介寒儒，你上了張達詞的當了。我以爲他寫字條給我，或者真有什麼可聽的話。原來爲此，也就極平常的事情了，何必那樣做作呢？這張紙，別讓別人看見了。不知道緣由的，一看見了，又不要說是一段風流案嗎？想到這裏，擦了一枝火柴，把紙就燒了。到了次日，吳碧波果然來了。他問道：華伯平這個日子，他到北京來做什麼？楊杏園道：我也鬧不清楚，他略略的說了幾句，是爲民選省長這個問題來的。意思要和寓京的大老，分頭接洽，要求這些大老，幫他一點忙。吳碧波道：周西老，頑固得很，聽了這些什麼運動請願的事，沒有不頭痛的，找他做什麼？楊杏園道：大概還有他個人的私事，那我們就不得其詳了。兩個談了一會，便一路到旅館裏來會華伯平。華伯平買了一大疊日報，正在那裏看，並沒有出去，他首先便問楊杏園看的寓所怎樣了？楊杏園因藍橋飯店昨晚一會，覺得那種飯店，究竟不是好地方，便說：沒有空房間，再想法子罷。又談了一會，他先走了，卻留吳碧波在這裏，陪他上周西老家去。華伯平因午飯的時候到了，先和吳碧波吃午飯，兩個坐着等飯吃，便找些話閒談。吳碧波問他到京以後，那裏去玩過沒有？華伯平笑道：昨日晚上，我特爲到什麼開明戲院去了一趟，要看梅蘭芳的戲。誰知走到那裏去，恰好碰着停演，看看門口的戲報，要到禮拜六才演呢。吳碧波道：你怎麼到京第一日，休息也不休息，就去聽戲？華伯平道：我們在南方，梅蘭芳這個名字，聽也聽熟了。心想，到底長得怎麼樣好看？總要看一回，才死心，可是每回到上海，總碰不着梅蘭芳在那裏。所以一到北京，就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吳碧波道：南方人到北京來的確都有這種情形。可是北京會聽戲的，可並不歡迎他。華伯平道：什麼？北京人並不歡迎梅蘭芳？吳碧波道：這種話內地的人聽了，是很以爲奇怪的，你在北京住久了，自

然知道了。譬如南方人到京裏來，有錢的少不得要帶兩件皮貨回南，其實，北京的皮貨，並不比南方便宜，有時還比上海貴。又好像南方叫做京老鼠屎的藥丸，當做靈丹一樣，以為是治小兒科的神藥，巴巴的寫信到北京來，託人買了寄去，其實，這種東西，北京人叫耗子屎，看得稀鬆。再說，我又記起一樁事來了。北京冬天是極冷的，家家少不了火爐。平常的人家，就是用一種白泥巴爐子，把煤球放在裏面燒。小戶人家，就不是冬天，平常煮飯燒水，也是用白爐子，不值錢可以想見。那年冬天回南，到一個時髦人家裏去，他客廳上擺着這樣一個白爐子，特製了一個白銅架子架起來，裏面燒了幾節紅炭，以為很時髦，說這叫天津爐子。我那時好笑了，不得。南方人把梅蘭芳當着天仙看，大概也是把天津爐子當寶貝一樣了。華伯平道：你這話我不信。吳碧波道：你自然不信，那一天你去聽梅蘭芳的戲，你仔細仔細，考察你前後，說北京話的，佔幾分之幾，那末，你就有個比例了。但是吳碧波雖這樣說，華伯平絕對不肯信，兩個人爭吵了半天，還是沒有結果。直到旅館裏開上午飯來，兩人才停止了議論。吃過飯之後，華伯平換了一件長夾衫，又加上了一件馬褂，便和吳碧波一路來拜訪周西老。周西老家裏住在東城牆腳下，地方是鬧中靜。他的門口，一塊空地，繞着空地種了一排綠葉扶疏的槐樹，靠門口，又一系列栽着五株垂柳，正合了門垂五柳似陶潛的那句詩。華伯平和吳碧波走到了，就料定是周西老的家裏了。兩人到門房裏遞了名片，問老爺在家沒有。門房一看吳碧波是熟人，便說道：剛起來吧？請你二位在客廳上坐坐，我進去瞧瞧。說着，便引他二人到客廳裏來。華伯平一看，中間擺着紅木坑榻，兩邊也是紅木太師椅，沿着屋梁都垂着六角紗燈。此外如盜瓶銅鼎，琴桌書案，都是古色古香，別有風趣。正中掛着一副中堂，四個大字，老當益壯。上款寫着賜臣周西坡。下款寫着宣統十四年御筆。旁邊一副珊瑚虎皮紙的對聯，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上款寫着周方伯西坡仁兄大人雅正。下款寫着更生康有為。華伯平想道：就這兩樣東西，恐怕就是別家所無呢。這時，就聽見屏風外面接連的有人咳嗽兩聲，接上轉出一個人來，穿着棗紅色緞子夾袍，套着天青緞子。

馬褂，頭上戴着一頂紅頂瓜皮帽子，中間釘了一塊長方形的綠玉，帽子兩邊露出幾縷斑白頭髮來，似乎帽子裏還藏有辮子。他一隻手上捧着一管水煙袋，煙袋下夾着一根紙煤，他笑嘻嘻的走進客廳，吳碧波先就告訴華伯平，這是西老。一進門，華伯平還沒招呼，他兩隻手抱着煙袋，一邊作揖一邊走了進來。華伯平也只得捧着兩隻手作了幾個揖。周西老支着手就讓他和吳碧波在太師椅上坐下，周西老先說道：華先生從南邊來，吳碧波插嘴道：他久仰西老的大名，特意約我引他過來奉看的。周西老捧着煙袋又作兩個揖說道：那不敢當。現在事事維新，我們老朽無用了，是你們青年人的時代了。說時，把一隻手捧着煙袋，縮一隻手到大衫袖裏面去，摸索了半天，摸出一方疊着的毛絨手巾，將鼻子底下的鬍子，抹了幾下，然後又在左右嘴角上抹了幾下。可是他總沒有抹得乾淨，鬍子上依舊有些鼻瀉，像露水珠子似的，沾在上面。這個時候，聽差捧着一隻小圓托盆進來，放在一旁桌上。托盆放着三碗茶，那聽差一碗一碗的，向賓主三個人身邊的茶几上放下。這茶碗下面有個瓷托子，上面又有一個蓋，華伯平彷彿小時候，曾看見過的，不料現在到北京來又碰上了。茶獻過了，聽差又捧了一管水煙袋，和一根紙煤送到華伯平面前，他也只得接了。他在南方，經年也不容易看見一回水煙袋，當然是不會抽煙。但是人家既遞了煙袋過來，也不便不抽，只用嘴一吹紙煤，打算抽一口。可是吹着紙煤，也不是外行弄得來的。他吹了十幾下也吹不着，只得用紙煤按在煙袋頭上，用嘴就着煙袋嘴一吸。這一吸，煙倒沒吸着，吸了一口煙袋裏面的臭水，又澀又辣，趕快喝茶漱了一漱口，就吐在面前痰盂裏了。吳碧波看見，未免對他微笑，華伯平越發不好意思。還好，周西老並不注意。華伯平一想起剛才的話，才接上說道：其實，談到辦事呢，還是仗老前輩。周西老歎了一口氣道：人心不古，世衰道微，現在也就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慢說我們不出來辦事，就是出來辦事，也是無從下手。我們都不是外人，據我看，什麼共和政體，什麼自由維新，簡直都是胡鬧。古人說：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中國的聖經賢傳，我們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還要什麼泰西的法？從前以科舉取士，人家

以爲有弊病，而今簡直不成話了，憑空一個大百姓可以做公卿。罷官以後，依舊又是大百姓。吳碧波是聽慣了的，倒不算回事。華伯平聽了這一番議論，心裏想道：我們南方，總是這樣想着，省政到了不了的時候，可以到北京去請寓京大老，原來寓京大老的議論，不過如此。他在一邊，也只是唯唯而已。周西老談得高興，又說道：如今的士大夫，那裏懂得什麼？無非是狂嫖浪賭。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說着，把身子望後一仰，靠在椅子背上，腦袋轉着圈子，搖了幾搖，歎了一口氣道：如今的風化，那真是壞極了。娶妻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衣冠禽……說到這裏，走了一個聽差進來，對周西老道：大人，有電話來。周西老問道：誰的電話？聽差道：吳老板。周西老聽了，鬚子先笑着翹了起來，一邊放下煙袋。聽差就將琴桌上鐵絲盤裏的耳機拿起來，向壁上插上插銷。周西老接過耳機，喂了一聲，那邊嬌滴滴的聲音，先就問道：乾爹嗎？周西老笑嘻嘻的說道：是我呀，你在那兒？那邊道：我說，在家裏啦，一會兒就要上戲館子裏了。我說，今兒個是新戲，給你留了一個包廂，你去不去？周西老道：去去。那邊道：我說，那末，我可留下了，可別不來呀。周西老道：你這孩子，我幾時冤你了？那邊笑着說了一聲再見，掛上了電話。周西老放下電話，依舊捧着水煙袋，和他二人說話。吳碧波道：芝芬的電話嗎？周西老笑道：這個孩子，天真爛漫，很好！吳碧波道：在臺下我是沒見過，若說他在臺上，那很是穩重的。前次見他一齣祭江，淒涼婉轉，哀怨極了。周西老聽到人家說他乾女兒好，這一喜，比人家誇獎他自己，還要高興。沒說話，先哈哈的笑了一笑，用手將腿一拍，說道：怪事，就是這們可取。他在臺上那樣幽嫺貞靜的樣子，令人對之非正襟危坐不可。華伯平坐在一邊，悵悵的聽着。吳碧波道：你或者不知道，西老有好幾個乾小姐，都是現在很負盛名的坤伶，剛才打電話來的，就是乾小姐裏的一位，名字叫吳芝芬。西老一腔忠君愛國之思，無處發洩，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間，真也是不得已。吳碧波這兩句似恭維而恭維的話，不料一句一字，都打入周西老的心坎裏，不由得將腿又拍一下道：老弟，看得透澈。吳碧波道：再說，這幾位小姐，也真是解語之花，忘憂之草，實在的得人疼。周西老燃着紙煤正在吸

煙，聽到一個疼字，忍不住要笑。水煙一噙，嗓子捧着煙袋，彎着腰咳嗽不住。吳碧波華伯平看見周西老被煙噙着了，都有些替他着急。那周西老咳得滿臉通紅，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好容易止住了咳嗽，吐了一口濃吐沫。又在衫袖裏掏出那塊毛巾，擦了一擦臉，這才重新捧着煙袋和他們說話。而且咳得這個樣子，並沒有收他的笑容，他將紙煤指着吳碧波道：「你這個疼字，形容得淋漓盡致。那幾個孩子說着，又掉轉頭對華伯平道：『伯平兄沒有見過，唱得很好。』華伯平道：『那我一定要瞻仰的。』周西老很高興，說道：『不知二位有工夫沒有工夫？若是有工夫，我們今天可以同去。』華伯平先來的時候，聽見周西老說了一大套忠君愛國的話，他直覺得渾身不痛快，而今看起來，這老頭也是一個有趣的人兒，自然很歡喜，不等吳碧波說，就先說道：『我們都願奉陪。』周西老本想打電話出去，邀幾個人一路去坐包廂，而今華伯平答應陪着去，就不用得找人了，便說道：『在這裏小坐一會兒，回頭我們同去。』吳碧波一想，老頭兒有一個包廂在那裏，正怕找不到人去坐，我們這樣一答應，正中其計，那又何必？便道：『伯平兄和西老一塊兒去罷，我先告辭。』周西老連忙站起來，將手一支道：『坐下坐下！一塊兒去。我裏面還點燈，一路躺躺燈去。好不好？』說着，便將他二人往裏讓，一直引到他自己看書抽煙的房裏來。抽一個多鐘頭的煙，才同坐着周西老的馬車，一路到康樂戲園來。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銀燈搖豔影

魔城自陷錦字惜華年



他

們一走進戲院，那看座兒的，就走過來叫了一聲周大人，一直引到樓上包廂裏去。周西老的聽差，拿着茶壺墊褥子，也就跟了進來。他把墊褥子展開，鋪在椅子上，打開藤壺桶，又倒了三杯茶，然後退後一步，輕輕的問周西老道：『還有什麼事嗎？』周西老道：『晚上有客，在致美齋定個坐。聽差道：『不要招呼吳老板一聲？』周西老道：『那自然。聽差答應了兩個是，退出去。這裏他們就落坐看戲。』華伯平見這戲院

子裏面，黑暗的，低頭一看樓底下，一排一排椅子，人擠着人，椅子中間露出尺把寬一條路，賣香煙的，賣水果的，賣糖的，用手托着一個木托盆，在人腦袋上，端來端去。進門那個地方，越發是人進人出，鬧轟轟地。那臺像一乘轎子一樣，伸出座位中間來，也不過一間房子那樣大，柱子上的油漆，全都剝落了。臺正面的雕格上，灰塵積得有一寸多厚，塵灰沾在蛛絲上，一根一根望下垂着，像掛了流蘇一般。滿戲院子，是個四方的樣子，柱子屋梁，門窗戶格，沒有一樣不是黑黝黝的。屋的頂棚上有幾處畫着紅綠的故事，彷彿還看得出。猛然一看這戲院子，倒像幾十年沒有修理過的一座破廟。華伯平心裏想道：北京的皮簧戲馳名中外，怎麼這戲院子這樣腐敗？就是這包廂裏，也就是個名，靠欄干擺了四張方凳，凳子上蒙着一塊又髒又臭的薄藍布墊子。凳子後面一條高些的板凳，板凳後面，又一條最高的板凳，這就是看戲人最優等的地方。華伯平看着，心裏很不以為然，不免將頭搖了兩搖。吳碧波笑道：你搖什麼頭？戲唱得不好嗎？華伯平道：不是，這戲院子內容太壞。吳碧波道：這就算壞嗎？壞的你還沒有看見呢？看戲罷。說時，吳碧波將手對臺上一指，華伯平看時，場面上的人已經在那裏換通紅的繡花桌圍和椅墊子。桌圍上有三個金字，就是吳芝芬的名字。這種佈置，正是吳芝芬要出臺的暗示。大家就都注意着臺上，這時突然在身後面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這裏哈哈大笑道：他數着腳步兒行，靠着這窗檻兒待。回頭看時，也是一個小帽穿馬褂的老頭兒。帽子上，綻了一顆圓的寶石，尤令人注意。周西老看見，早就笑着站了起來。說道：我猜你一定上天橋聽落子去了，所以沒有打電話約你，不料你還是摸着來了。華伯平與吳碧波都站了起來。這老人吳碧波是認得的，便輕輕的告訴了華伯平道：這是逸老中的才子，名流中的狂儒，林雪樓先生。華伯平一看那人雖然鬚髮皓白，臉上的氣色，卻是很好。因為大家站起來，他連連的說道：坐下，坐下。不要客氣。這時，臺下轟天轟地似的一聲好，華伯平對臺上一望，卻沒有看見一個人出臺，不知好聲從何而起？好聲停住了，門簾子一動，那才走出一個二十歲附近的青衣，臺底下的人看見他，接上又是一陣好。周西老早是笑

得眼睛合了縫，回轉頭來對林雪樓一看，問道：「如何？」林雪樓笑道：「好，大家風度。」又搖着腦袋笑道：「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又嬌又軟，千般嫵媚，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華伯平心裏想道：「這老頭兒肚子裏好熟的西廂，他開起玩笑來，真比少年人還要厲害。」周西坡聽林雪樓背了一大串西廂，笑着把一嘴零落的牙齒，合也合不攏。手上捧着一支水煙袋，腦袋只望後仰。華伯平和吳碧波在老前輩面前，不敢放肆，倒是靜靜的坐着聽戲。惟有這兩位老頭兒，一會兒背古文，一會兒背四六，一會兒又背詞曲，鬧了一個不歇。一直到戲要散，吳碧波告辭要走，周西坡道：「不必，一塊兒吃小館子去。」林雪樓卻笑道：「他們年輕的人，還是不讓他們去的好，危險哪。」他這一說，大家都笑了。出了戲院子，吳華二人坐着周西老的馬車，周西老卻坐在林雪老的車上。華伯平對吳碧波道：「我們憑空擾西老一餐，什麼意思？而且老少在一處，我們反受了許多拘束。」吳碧波笑道：「不要緊，和他們談起三綱五常來，少不得要受老先生一點兒教訓。」至於酒綠燈紅之場，他們卻生怕人家說他老呢。我是沒有和戲子在一處混過，今天要借此嘗一嘗什麼味兒。這戲院子和致美齋本來路近，說話不多，大工夫就到了。他們四人進去，在預定的房間裏坐了，約有一刻鐘的工夫，外面有人喊道：「周大人在八號。」這時進來一個夥計，對周西老道：「吳老板來了。」一面說着，一面將門簾掀開，吳芝芬就走進來了。這時他不是戲臺上那樣的打扮，身上穿着寶藍印花印度綢的長夾袍，罩着琵琶襟青緞子小坎肩，戴着平頂闊邊呢帽，領上搭着湖水色紡綢圍巾，長長的臉兒，擦着雪白的粉，很像個翩翩美少年。他進來先笑了一笑，然後輕輕的叫了一聲「乾爹」。林雪老把嘴一努，鬍子一翹，表示不依，說道：「這兒有許多人，你就叫你乾爹一人。」吳芝芬站在桌子角上，用手拈碟子裏的白瓜子吃，笑着臉紅了一陣。說道：「林大人，林雪老道：誰不知我是林大人，要你叫我林大人得？芝芬看我不起，我要走了。」說着站了起來，就像要走的樣子。吳芝芬走了過去，一把將林雪老按住，叫道：「乾爹！乾爹！這行了吧？」林雪老握着他的手，這才哈哈大笑。周西老笑着和他給吳華二人介紹，說道：「這是吳先生，這是華先生。」吳芝芬笑着略爲點了

一點頭，這才取下帽子，露出輕鬆烏黑的一把辮髮，他隨身坐了下去，就坐在周西老的下手，扶起筷子沾着茶杯子裏的水，在桌上亂畫。周西老笑道：你瞧這淘氣的樣子。林雪老笑道：這是春香鬧學，你這個陳最良可要仔細挨打呢。周西老笑道：說起來，我倒想起來了。便問吳芝芬道：遊園驚夢，現在學得怎樣了？吳芝芬道：唱都學會了，就是身段還沒有學會。崑腔就是這個麻煩勁兒，膩死了。乾爹老是一死勁兒的，要人家學。周西老道：崑腔雖然難學，可比皮簧古雅得多。吳芝芬道：什麼叫古雅呀？周西老道：這就很難說了。譬如說罷，桃花和梅花都是花，桃花是華麗的，梅花就是古雅的。吳芝芬道：這我可糊塗死了，花也有什麼古雅的華麗的？照乾爹說，崑腔和梅花都是古雅的，但是唱崑腔戲的行頭，和梅花一點也不一樣呀。周西老見吳芝芬還是不懂，只得說道：崑腔好聽。吳芝芬笑道：這不結了。若是早說這句話，可以省得這些個譬方。周西老道：遊園驚夢，有幾句身段，你要注意。像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這八個字，就要把這話裏的意思，唱得現諸眉宇。吳芝芬道：什麼又叫現諸眉宇？周西老道：就是連眉毛上，都要做出這個神情來。吳芝芬道：這話我就不知他鬧些什麼？我怎做出來？林雪樓道：這有什麼不懂？就是說花一樣的人，禁不起水樣的流年。吳芝芬笑道：我知道了。算命的瞎子老在胡同裏吆喚，問流年八字，不就是這個流年嗎？這句話說得周西老林雪樓都笑了，連吳碧波華伯平也止不住笑。吳芝芬道：說對也不值什麼？你瞧，樂得這個樣兒。大家正要止住笑的，聽他這樣一說，又都笑起來了。周西老吳芝芬坐得近，一面喝酒吃菜，一面和他談遊園驚夢詞曲的意思，他拿着筷子，繞着醬油碟子畫圈，一面又搖着頭道：良辰美景奈何天，是說這風清日朗的天氣，有那鳥語花香的景緻，正是閨中人徒喚奈何的日子。噫，說着，又舉起筷子，在空中畫了兩個圈。吳芝芬坐在一邊，呆了眼睛，眯眯的臉上現出笑容。周西老見他這個樣子，以爲這聽得來味了，越發搖頭擺腦，講得有味。吃一餐飯，就講了一餐飯。吃過飯之後，大家起身漱口。林雪老趁着這個當兒，就着桌上的筆墨，拿了一張局票，在紙後面寫了兩首詩，題目是卽席贈芝芬女士。詩是：

好是秋波剪水清，拈衣平視不勝情。斷紅飛入雙蓬鬢，笑向生人道姓名。
撲朔迷離辨不真，蠻裝掩飾女兒身。不須更着何郎粉，羞煞當年衛璧人。

他那張紙先遞給周西坡看，說道：「如何？」周西老摸着鬚子說道：「好！便順手遞給吳碧波道：『這兩首詩，卻牽連二位。』」在內呢。吳碧波接着同華伯平同看，笑道：「都不是事實，第一吳老板沒和我們道姓名，第二我們也沒有那個配稱璧人？」吳芝芬聽他們這樣說，明知道是說自己，卻不知道是說些什麼。周西老笑着道：「林大人做了兩首詩送你呢，這是難得的事。你回去，明天拿一張好紙膽着，你將來可以裱糊起來。說時，在吳碧波手裏接了詩稿過來，遞給吳芝芬。又說道：『我解給你聽。』」吳芝芬道：「你們這樣說了一陣，我還不明白嗎？別解了，透着麻煩。說時，將那兩首詩的稿子，揣在衣服插兜裏，用手捏成了一個紙團兒。心裏想道：『詩也詩，見面就做詩，貧透了。』」一賭氣，乘大家鬧着在說話，把那紙團捏在手心，冷不防，扔在痰盂子裏面。戴上帽子和周西老道：「乾爹，今天晚上，我還有堂會，我要先走一步了。謝謝你哪。」周西老道：「吃一餐乾爹爹，算什麼？」林大人送了的詩，你倒是真要謝謝呢。」吳芝芬爲情面所拘，沒奈何，也向林雪老謝了一謝，這才走了。吳碧波華伯平也向西老道了謝，一路出了致美齋。華伯平自回了旅館，吳碧波卻順道來訪楊杏園。他走進皖中會館，正值楊杏園在客廳裏打電話。他站在一邊，等楊杏園電話打完，一路走到他屋子裏來。吳碧波道：「你一個人佔這一個院子，真是舒服，就是打電話遠些。」楊杏園道：「這院子我也佔不久了，我要在外面賃房子住了。」吳碧波拱一拱手道：「恭喜！恭喜！你要組織小家庭嗎？」楊杏園道：「不組織小家庭，就不能賃房子住嗎？」吳碧波笑道：「我也不用得和你辯，不久自有事實來證明。你這一搬，倒是湊巧，華伯平可以搬到你這裏來住。」楊杏園道：「他到北京來，又說是已經有事，又說是爲省自治來的，究竟爲着什麼？」吳碧波道：「他的野心很大呢！想在京裏活動活動，弄一個監督或者鹽運使做做。」楊杏園道：「這倒無所謂，野心不野心，只要他有本錢，總有希望。我昨天新認識了一個朋友，不上二十歲，已經買了一個督辦做。那末，華

伯平就買一個關監督，那也很不算希奇。只是他一來局面就很小，恐怕不是大幹的樣子。吳碧波道：你認識一個什麼督辦？楊杏園就把昨天在藍橋飯店的事，略略說了一遍。吳碧波道：你說這兩個女的，我倒有所聞，是西城兩個著名的土貨。楊杏園道：你瞎吹，你們當學生的人，那能和他們接近？吳碧波道：你不要看輕大學生，每年花整萬學費的，很多很多呢。楊杏園道：難道你也認識他？吳碧波道：我是不認識，我有個同系的學生，很和叫愛思的要好。聽說他們的總機關，在西城什麼街，門牌說不清了。楊杏園失口道：對了，你是有些知道。吳碧波道：這樣說，你一定去過的。楊杏園道：老實告訴你，這愛思也有些和我拉攏，昨天臨別的時候，暗下遞了一張字條給我，約我吃飯，我沒有理他，剛才他又打電話，約我到他那地方去。吳碧波很高興，笑道：我去，我開一開眼界，究竟是怎樣？楊杏園笑道：一個當學生的人，不好好念書，只是在這些個地方走，那是什麼話？我不去，我也不能陪你去。吳碧波道：要什麼緊？這才是實行研究社會問題。我們學堂裏的博士教授，研究娼妓問題，還實行到二等茶室三等下處裏去過一回啦。楊杏園笑道：那末，倒是有其師必有其弟了。說時，掀起一點兒衫袖，一看手表已經有七點多鐘，便笑着道：我倒是想去看看，又不知道應該要花多少錢？又不知道這錢是怎樣給法？難道也像班子裏一樣，扔在碟子裏嗎？吳碧波笑道：這算什麼難題目？到了那裏，看事行事，也就解決了。從前我們常聽見說什麼李五奶奶，陳七奶奶，家裏花天酒地，鬧得很厲害，不知道是怎麼樣的。而今有這個機會，爲什麼不去看看？楊杏園道：沒有熟人帶進去，恐怕他那裏不承認呢。豈不拿着我們當賊辦？吳碧波聽了這話，抓着耳朵邊的髮，卻沒有主意。忽然一笑道：有了，他既打電話來，你不知道打電話去問一問嗎？楊杏園笑道：我以爲你有了什麼好主意？原來就是這個主意。要知道他的電話，我自然會問，但是我因爲他們什麼都含有一種祕密意味，並沒有問他的號碼，怎樣問呢？我倒有個辦法，到那裏去再說。吳碧波道：好！就是這樣辦。天下事顧全不了許多，只有到那裏再說，是一着妙棋。兩個人商議好了，就坐了車，按着目的地，走了來。在街口上，就下了車，慢慢的走過

來。其初，楊杏園知道西城什麼塔寺，什麼溝沿，有這樣的人家。無非轉灣抹角的胡同裏，東倒西歪的人家。愛思雖也說過這裏是偉大的組織，猜想也不過平常。及走到愛思所告訴的那號門牌一看，卻是朱漆的兩扇八字大門，門上一隻大電燈，點得通亮。白磁的電燈罩上，大書特書一個金字。朱漆的門上，釘着銅環，左邊門上嵌着一個銅製的信箱，口子有金宅信箱四個字。楊杏園和這種社會，向來是隔閡的，看着這個樣子，腿早軟了一半，那裏還敢前進？這時嗚嗚的響，又開來一輛汽車，就停在這大門口。吳碧波也呆了，便輕輕的對楊杏園說道：你不要記錯了門牌吧？楊杏園道：絕對不會記錯，恐怕是愛思拿我開玩笑，故意告訴我這一個地方。兩人說話，並不停步，一直走了過去，走到街的盡頭。吳碧波笑道：這樣獸走，走到什麼地方爲止？楊杏園也好笑說道：快走原路回去罷。二人轉回身子，又一步一步的走着，卻不免左顧右盼，看看兩旁住戶的門牌。走到那朱漆大門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花枝般的女子，後面跟隨着一個大腳老媽，正要上汽車。吳碧波一看，暗想：糟了，幸而沒亂闖進去。這不是李家公館裏的小姐嗎？不料吳碧波這樣想時，那女子就先向楊杏園笑了一笑，說道：他正在等你呢？楊杏園道：就是這裏頭嗎？那女子道：是的，我有事要走，我們回頭再見。說畢，他和老媽子上了車子，飛也似的開車走了。這時，那大門裏站着一個老頭兒，像個門房的樣子，手扶着大門，側着身子站在一邊，笑着說道：二位請進。楊杏園種種方面的證明，知道決不會錯，便和吳碧波大步走着進去。那老頭兒就隨手將門關上。楊杏園以爲那老頭兒必在後面跟着，一直闖到院子裏來。只見月亮裏又走出一個衣服乾乾淨淨的大腳老媽子。他看見生客，重重的問了一聲道：找誰？楊杏園慌了，無辭可對。幸而那老頭兒也趕來了，說道：是會你們二小姐。那老媽子看見這樣說，早就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請裏面坐。他就在前面引路。楊杏園等他背轉身去，對吳碧波看着笑了一笑，吳碧波搖了搖頭，二人跟着這老媽子轉過兩道轉廊，經了兩個院子，幾乎都分不出東西南北。老媽子搶上前走了一步，一扭電機。當時面前電燈一亮，站在一個長方形的小客廳面前。走進小客廳去，

裏面糊得雪亮，地下鋪着厚厚的地毯，在南邊屋角上，對設着兩套沙發。沙發上的靠背鴨絨枕頭，都是寶藍緞子的，上面繡着牡丹花。正中壁上掛着四幅湘繡花卉，其餘大大小小，陳列幾十幅愛思的化裝像片，很是別緻。老媽子道：二位請坐，我去就來。他順手將門邊的雙幅印花垂幔放了下來，卻退出去了。吳碧波和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椅上，輕輕說道：即此一斑，可窺全豹。這種組織，要多少資本？楊杏園道：資本大，才能做大生意。你以為他這種組織，是接待我們這班顧客的嗎？二人說話時，隱隱的聽見一種笑聲。這聲浪很是複雜，不像是一個人。他們沙發椅背後，正臨着一個窗戶，兩人便回過頭，揭開一點窗紗朝外望去，只見走廊外是個小四合院子，院子中間，高高低低擺了許多花，對面的屋子，下半截全被花遮住了，那邊也是一列走廊，走廊裏電燈通亮，映着滿院子的綠葉，很有意思。只見那上面一陣皮鞋囊囊之聲，燈光下過去一個人。人的相雖看不清楚，一頂外國的女帽，高出樹影頭上，那是很分明的。這人過去，接上又有人影子過來，因為高跟鞋聲，起落參差，斷定是兩個人。高跟鞋聲，漸漸走遠了，只見一團小小的光線，在電光下，一閃一閃，楊杏園和吳碧波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恰好那發光的東西，遙遙的定住了，仔細看時，好像光下也是一個婦人。一陣風來，樹枝一閃，露出缺處，果然是個婦人，手撐着走廊上的柱子，另外和一個婦人說話，那發光的東西，就在那婦人頭髮上。吳碧波對楊杏園道：你看清楚了沒有？那是嵌鑽石的髮花。楊杏園道：我想也是那樣。但是這一朵髮花，不值一萬，也值好幾千，他們這樣闊的人，到這裏來做什麼？吳碧波道：我想他們來，決計不是為的賺錢。楊杏園微笑道：你還只猜到一半，他們不但是不賺錢，恐怕是來花錢。這錢不花則已，一花，就比男賓要多出若干倍。吳碧波想了一想，說道：你這話有理！我們無意中倒發現了一種新鮮事情。他們一面說話，一面看着，已經出去四五個女人。吳碧波道：我正要一句話要問你，一進這屋子，人就到了祕密黨的機關裏一樣，有些慌亂，卻忘記了。剛才門口那上汽車的婦人，他招呼你進來，你怎樣認識他？楊杏園道：這就是愛爾女士，你還不知道嗎？兩人說話時，只聽見一陣高跟鞋聲。

到了門口，楊杏園回頭看時，愛思捧着一包東西進來，看見楊杏園笑了一笑，把東西放在桌上，原來是一匣雪茄煙，和一匣埃及煙。楊杏園道：我介紹介紹，這是吳先生，這是愛思女士。愛思和吳碧波彼此點了一個頭，愛思就和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上。他問道：我昨天請你吃飯，你怎樣不去？楊杏園笑道：你不知道，昨天一班朋友在那裏請客，我就推辭了不去，倘若去了，遇見了他們，吃你的呢？還是吃他們的呢？吃他們的吧？辭了又來未免笑話。吃你的吧？那簡直要得罪朋友，所以乾脆不去。愛思笑道：你真會說話。說時，老媽捧着一個銅盤子，送了三杯咖啡進來，一樣的還有牛乳和糖塊。楊杏園笑道：完全是外國派頭。愛思道：不這裏另外有兩個做西餐的廚子，我特意叫他預備的。老媽子將咖啡放在三人面前，放下糖塊，沖上牛乳，站在一邊。愛思拿着一根雪茄，先給了吳碧波，然後又拿了一根，放在嘴唇邊，把四個雪白的門牙對着咬掉煙頭，便塞在楊杏園嘴裏。那老媽子擦着火柴，先給吳碧波點上，然後又要過去給楊杏園點上，愛思接過火柴，說道：你到那邊去瞧瞧。老媽子聽了這話，答應着去了。愛思卻擦了火柴，扭着身子和楊杏園來燃那枝雪茄。吳碧波坐在一邊，都看在心裏。楊杏園抽紙煙原不很在行，抽雪茄更是不行，因為愛思那樣敬客，只得勉強抽着。他又以為和愛思還是第一次會面，總不能十分放浪形骸坐在一處，也不過是談些電影和京戲的問題。談了一會兒，老媽子又進來了，說道：請到那邊去坐罷。愛思也笑道：請到那邊去坐坐。說着，站起來，並且去牽楊杏園的衫袖。吳碧波巴不得一聲，倒要去看。他們走出客廳，到對面的屋子裏來。這裏是三間房，正中也是客廳的樣子，正中擺着一張絨面的方桌，旁邊還放着一個麻雀匣子，好像是剛才用過的一樣。愛思把他們讓進右邊房間去坐，只見滿房的器具，全是紅色，鮮豔奪目。銅牀上的帳被，是紅色，桌椅的圍墊，是紅色，甚而桌上的香煙磁缸，都是紅色。楊杏園笑道：你怎麼這樣愛紅？你難道是共產黨赤色化了？愛思道：這個也不是我辦的，不過我出的主意罷了。是赤色化不是赤色化，你要問這裏的主人翁了。楊杏園不是被他這樣一提，幾乎忘了，這是另有主人翁的地方。笑道：我們也大意

了，還沒拜訪主人翁呢。一言未了，聽見一個南音而說北字的婦人口音，在外面答應道：對不住，沒有先出來招待。說時，進來一個婦人，有四十來歲年紀，雖然粉擦的很白，還有些煙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滾白邊的旗袍，兩隻手插在衣袋裏，口裏啣着一管玳瑁煙嘴。愛思看見他進來，便給兩個人介紹道：這是閻五奶奶，這個俱樂部雖然是李太太籌的經費，可是他一手支配的。楊杏園和吳碧波都和他點了一個頭。閻五奶奶道：我把什麼比李太太呢？他中國字也認得，外國字也認得。楊杏園心裏想道：你別瞧這樣一個私立公司，還有個經理，和個後臺老板，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愛思道：李太太這兩天，怎樣沒來？閻五奶奶道：他爲牛家六少奶奶的事，忙得很，正在和他想法子呢。愛思道：牛六少奶奶有什麼事？閻五奶奶道：說起來呢，也是他膽子太小了。據說他家裏有個從前的衛兵，很能打拳，六少奶奶進進出出，在外面玩的事，他都知道。六少奶奶恐怕他多事，一個月也就津貼他十塊八塊的。後來這個衛兵被他們大人免了職，無事可幹，只找六少奶奶，六少奶奶也是因爲外面拆白黨太多，那裏分得出來？就借這個衛兵做一個保鏢的，每月給他二十塊錢。這樣也有好幾個月了，不知道近來怎樣鬧翻了。有一回在遊藝園，便和六少奶奶吵起來，鬧得許多人來看，偏偏不湊巧，給報館裏的訪員打聽去了，把這事全登在報上。他們家大人看見報，就質問六少奶奶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了許多謊，拉出李太太去作證人，才把這事遮瞞過去。吳碧波笑道：事情無論大小，總不可讓新聞記者的耳朵聽見，聽見了就要亂喊。好譬這個地方，有新聞記者來了，他還不趕快登出新聞來嗎？你們對於生朋友，總要留心點，莫讓新聞記者混進來了。吳碧波說時，故意佯若無事，不望着楊杏園。閻五奶奶道：這個我們也不怕。報館要發一段新聞，總要有真憑實據。譬如你兩位，就有一位新聞記者在內，也不好登出來，因爲不是你到這兒來了，你怎樣會知道？你若承認來了，豈不是自己登自己的新聞嗎？吳碧波目視楊杏園，正想說什麼。楊杏園怕他瘋瘋顛顛，真鬧出破綻來，大家都不好意思，便把話扯開去，對愛思道：我猜你一定愛看電影，對不對？愛思笑道：那是你剛才看了我

的照片猜出來的楊杏園笑道你看電影是一個人去還是和別個人愛思道一個人也去同姊妹們裏也去楊杏園道兩個人去就好可以多交幾個男朋友。愛思道胡說這種事情，我是不來的。楊杏園問道我問你一句玩話，你肯告訴我，不肯告訴我？愛思道你說，儘管說。楊杏園道聽見人說，交朋友，總要先吃大菜，吃大菜還有一定的地方，這話對嗎？愛思道紅着臉道我又沒在外面交過男朋友，我那裏知道？吳碧波指着楊杏園道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嗎？哦！我知道了，比朋友的關係，還要深一層啦。愛思道走到吳碧波面前捏着拳頭，笑着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回頭又走到楊杏園身邊，對着耳朵，輕輕的問道給他介紹一個好不好？楊杏園一想，自己就是來參觀的，原不算回事。若給吳碧波介紹一個，他是年青的人，豈能够把持得住？也輕輕答道他有一個頂好的未婚夫人，他是不再交女朋友的。愛思那裏明白楊杏園的意思？說道是我一個小妹妹，很好，可以引他來看看。楊杏園道你說這話，我又想起一樁事。彷彿聽人說，交際場中有個十八姊妹，你不知道？愛思道你聽外面的謠言瞎糟踏人呢。這話他們就是說我們的。其實，我們的姊妹共總算起來，三個十八姊妹也不止。但是各人拜各人的姊妹，頂多也不過七八個人，一個團體，沒有十八個人的。外面一談到不相干的事，總是說十八姊妹，那真冤枉。說時，進來一個女孩子，約摸有十五六歲的樣子，穿着白地鴛鴦格的褂子，套着雞心領圈的雲霞緞坎肩，印度綢短裙子，杏黃色皮鞋，湖水絲襪。那一張鴨蛋臉，配着漆黑的眼珠，十分清秀，烏油油辮子上，插着一朵大紅結子，越顯得玲瓏。他探進頭來，看見有人，又縮了轉去。愛思道小妹妹來，別走，我給你介紹介紹。他聽了這話，果然進來了。楊杏園一看，他的面孔極熟，常在遊藝園碰到他的。他到遊藝園去，有時候穿着一身綢，有時候又穿着一套女學生平常的藍布衣服，因為他年紀小，常在女座裏走進走出，很令人注意。當時就想着，不知道那家的女孩子，怎樣一點不拘束？三百六十天，至少有二百天在遊藝園，恐怕沒有好結果。不料今日居然在這裏碰着了。這一點小小年紀，就到這地方來，他家若是有父兄，恐怕作夢也想不到呢。楊杏園這樣一想，傷心已極，呆呆

的望着。愛思笑道：「怎麼了？看人也沒有看成這個樣子的。」楊杏園醒了過來，笑了一笑，把那女孩子倒臊得滿臉通紅。吳碧波他對於這女子，也好像很熟識。他便插嘴道：「不但他看呆了，我也看呆了，我們似乎是相識的呢。」那女孩子望了吳碧波一眼，把頭一點，小嘴一撇，好像表示不相信的樣子。閻五奶奶便拉着他的手道：「小妹妹，坐一會兒。那女孩子就挨着閻五奶奶坐在一處。」吳碧波道：「什麼？他的名字就叫小妹妹嗎？」愛思道：「是的，他就叫小妹妹。」吳碧波道：「那末，我們要叫起來，豈不是佔了便宜？」閻五奶奶道：「佔什麼便宜？本來他就是小妹妹呀。」吳碧波道：「小妹妹，貴姓？」那女孩子笑道：「你聽他們的呢。誰叫小妹妹說時，在身上掏出一個小粉裝鏡匣子，在裏面抽出兩張名片，給了吳碧波一張，又給楊杏園一張。片子只有一寸來長，印着五個字。中間是余秀英三字，旁邊是浙江兩字。吳碧波一想：是了。我常在一個會館門口碰見他，大概那是他的會館。」

第三十七回

玉臂親援豔詩疑稿木

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



吳

碧波正在出神，愛思在一邊笑道：「你想什麼？」吳碧波道：「想做他的哥哥。」愛思對楊杏園擠擠眼，楊杏園也笑了。他想：這是非之地走了的好，因對着愛思的耳朵，說了兩句話。愛思笑道：「你大一點聲音，我一點聽不見。」閻五奶奶道：「你們要說知心話嗎？走！我們讓你，便和余秀英同到外邊屋裏去。」余秀英走到房門口，又拉吳碧波的衣服道：「你也走呀。」吳碧波當真笑着跟他出去了。楊杏園見沒有人，正好，便道：「我今天是抽空來的，改日再來罷。」說到這裏，臉又一紅，說道：「恕我冒昧，我一點不懂規矩，便拿了一張十元鈔票，塞在愛思手裏。誰想愛思拿錢在手裏，看也沒有一看，笑道：「呆子！依舊把錢塞在楊杏園手裏。」楊杏園越發難以爲情了。不知道怎樣才好。愛思道：「我老實告訴你……說到這裏，也紅了臉，又笑了一笑，說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們的交情，那在這上頭？至於說到這個地方，他們的目的，只是在抽頭。又把手上的小指頭一伸，說道：

你若要想什麼人，和他去辦交涉，那或者他要和你開一個帳目。你隨便來坐一坐，那是不要緊的。你高興可以賞老媽子一點兒小費，下次可不必了。我本要一個人來的，你怎樣又和這位吳先生來？楊杏園不願往下再說，便問你聽他們外面，也在唧唧噥噥呢？便借此走到外面屋來，和吳碧波使一個眼色。吳碧波道：「要走了吧？人家還等着我們啦。」楊杏園道：「是的，免得他們等。愛思也追了出來道：再坐一會兒，忙什麼？但是楊杏園要走那裏留得住？愛思也只得由他。恰好那老媽子進來了，楊杏園就賞了他們兩塊錢，仍由老媽子引了出來。閻五奶奶余秀英愛思他們送到院子門邊就不送了。楊杏園記得進來的時候，不是走的這個地方，等到出了門才知道，還是後門啦。這裏是個橫胡同，一直可以上大街的。楊杏園對吳碧波道：「別忙，他們不讓我從大門口出來，我偏要到大門口去看看，究竟怎麼一回事？」吳碧波更是一個好事的人，連忙轉身，就和楊杏園繞到大門口來。剛剛走到大門口，有一輛汽車，恰好開了走。楊杏園看了笑起來，對吳碧波道：「這也就是胡同裏的規矩，怕客碰頭呢。二人出得胡同口，各自回家。楊杏園卻順道到報館裏去看看。一進門，碰見了排字房的小徒弟，他就嚷道：「好了，楊先生來了，副張稿子，還差二十多行啦。」楊杏園道：「等一等，我到編輯部裏看看，還有現成的稿子沒有？」他到了編輯部裏，將自己位子抽屜一看，倒是有一捲信。一面拆一面看，稿子不是不好，就是長了，都不能用。後來拆開一封信，是三首詩，勉強可用，加上題目，就有上十行了。便按了一按排字房的鈴，叫了一個小徒弟來，將稿子交給他。徒弟道：「你啦，這還不夠，你自己來兩首詩罷。」楊杏園笑道：「你也知道這是詩？徒弟道：「好，我們也小學畢業啦。詩我們怎不知道？不多長一點兒，七個字一句，對不對？」楊杏園聽他一說也笑了。說道：「你先拿去，我這就做一點兒補上。自己便在位子邊坐下去，一面打開墨盒蓋蘸筆，一面就構思起來。手邊現成報紙頭兒，拿了一小張，信筆就寫了一個乍見的題目，以後便是詩。那詩道：

薄紗衫子藕絲裙，玉臂親援搥麝芬，故讓偷看銀約指，小名篆作蟹行文。

記得迴廊玉屐遲，銀燈燦爛照花枝，香風忽起釵光動，愛煞驚鴻一瞥時。道是含情尙帶羞，無端撫鬢更低頭，蠻韉輕蹴檀郎履，微語風流莫下流。

帶草帶作，一刻兒就成了三首詩。這種詩，自己一看也太豔了，不過是補白主義，因此上題目下並不肯註名，讓他空着，他估量够了，將詩交付小徒弟，就回來了。到了次日，他翻報一看，只見詩的題目下面已經署了杏園兩個字。他道：這一定是校對先生加上的，他雖然是力求無過，可是絕非我的本意了。又過了兩天，忽然接到一封李緘的信，字跡秀媚，他猜着一定是李冬青寄來的。連忙拆開來一看，上面寫：

杏園先生報端得讀大著，乍見三絕，竊以爲文情並茂，置之疑雨集中，幾不可辨矣。午間小暇，詩意勃然不可遏，因雜湊三首小詩，一弄班門之斧，惟望先生哂而教之！

無奈柔腸著絮泥，新詩幾首仿無題，怪他絕代屠龍手，一瓣心香屬玉溪。

才子佳人信有之，洛妃顏色次回詩，低吟光動驚鴻句，我亦傾心乍見時。

畫出如花尙帶羞，謂渠撫鬢更低頭，遊仙應有詩千首，新得佳人號莫愁。

楊杏園將詩念了幾遍，臉上不由得發起熱來。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是那裏說起？引起他的這種誤會，這不比罵我還厲害十倍嗎？自己便拿了信紙，文不加點寫起覆信來。這話越寫越多，足足寫了六張八行。寫完之後，自己拿起來，從頭至尾一念，覺得重三倒四，有許多話是不必說的。想了一會兒，於是又重念一遍。誰知重念一遍之後，越發不妥，便揉作一團，扔在字紙簍裏。但是人家既然來信，決無置之不理的道理。沉吟了一會兒，便簡單的寫了一封回信。那信道：

冬青女士頃得詩，如陳琳之檄，頭風立愈。感激奚似？然僕心如槁木，烏有所謂莫愁者？此事之起，殊爲可笑。前因稿缺，戲爲小詩三首以補之。明知遊戲文章，無關大雅，故錄詩而不署名。乃校對者以素無此例，乃補

署焉。而杏遂公開，爲輕薄兒矣。女士文以教之，猶不失詩人敦厚之旨，誠畏友也。道義之交，固應如是耳。

杏園拜覆。

楊杏園將信寫好，又寫了一個封套，馬上就吩咐長班送到郵政局去。信是早上發的，一點鐘就寄到李冬青家。他的小弟弟小麟兒正在門口買糖葫蘆，接了信就望裏跑，口裏一面嚷道：「姐姐，來了信來了信。」這天本是禮拜六，余瑞香因爲沒有上學，和史科蓮一路到李冬青家裏來，要他一路去聽孔少春吳芝芬合演的四郎探母，說是珠聯璧合，非常的好。李冬青笑道：「我聽見人說，坤伶戲，是沒有什麼可聽的。」男子漢捧角，別有用意，我不知道你們當小姐的，也老要捧角，這是什麼意思？說到這裏，小麟兒正拿着一封信進來，李冬青一伸手便搶了過去，說道：「我還沒看呢，回頭你又弄壞了。」說着，將信封的面兒朝裏，撕開封口，抽出信來看了一看，便和信封一捲，一齊插在插兜裏。余瑞香以爲是李冬青同學寫來的信，便道：「常常見面的朋友，見了面什麼話不能說？」文縐縐的寫信，那不是多此一舉？國文好的人，總有這個毛病，喜歡掉文袋。李冬青臉一紅，笑道：「北京城裏這樣大，爲了什麼要緊的事，由北城到南城來，那是多討厭？寫一封信不省事了嗎？那個像你呢？放着書不念，騰出工夫捧角，那就有的是時間。」史科蓮道：「當真的，我也懶聽戲，什麼四郎探母，武家坡，我跟着姐姐總聽了一二十回，什麼意思？今天平安換新片子，是李麗吉舒的空門遺恨。白天價錢便宜些，我們不如看電影去。」余瑞香道：「你總是談電影，將來要成電影迷，跟着那班女流氓去做電影明星。」李冬青道：「你別說他，我就愛看李麗吉舒的電影。」此外還有瑪麗緋賓，他演的電影，我也愛看。史科蓮拉着余瑞香的衫袖，皺着眉歪着頭，又帶點兒微笑，說道：「姐姐，我們看電影去，人家都答應了。」余瑞香在衣襟上抽出他身上的綢巾，在史科蓮臉上一拂，說道：「這們大人，這樣嬉皮涎臉。」這一說，大家都笑了。余瑞香因爲他兩個人都要看電影，拗不過來，只得犧牲自己的主張，陪他們去看電影。說道：「要看電影，這時候去，也早了一點呀。」李冬青道：「順路在中央公園繞一個灣兒也好。」大家主意拿定，也不

再計較了，雇了三輛車子，便到中央公園來。買票進了門，余瑞香就要到來今雨軒去。李冬青說：我們上公園，是來走走，不是專門來喝茶的。要說喝茶，我們家裏，不有的是茶？余瑞香笑道：我今天專犯小人，什麼事也鬧盤扭。一邊說笑，一邊走着，在柏樹林子裏，就繞了一個圓圈。他們三人，惟有余瑞香穿的一雙高跟鞋，走得前仰後合。老追史科蓮，李冬青不上。便笑着說道：你們再要跑，我就不走了。說時，他摸著路旁邊的露椅，就坐下了。史科蓮、李冬青走過去許遠，回頭一看，又走回來。笑道：你倒好，索性坐下。余瑞香道：你們不知道，人家這雙鞋子夾腳。李冬青道：這是要好看的結果呀。余瑞香道：我的高跟鞋，向來是在蘇州胡同做的，偏是我三姨娘要我到香廠一家什麼加利小吃店裏去定做。那天定鞋，我光着絲襪子，夥計拿了一根帶子，在腳上左一量，右一量，鬧了半天。偏偏有兩個短命鬼男人在那裏，目不轉睛的看我，急了，不要他再比，所以就弄小了。李冬青道：你瞧瞧，這們大一個人，連招牌都認不清。佳麗是人家的招牌，小吃素人是人家掌櫃的混號。誰到鞋子店裏小吃去？吃鞋幫子呢？吃鞋底呢？他們正在這柏樹林子裏說笑，只見一個蓬頭穿西服的女子和這面笑着點頭。余瑞香道：啊！原來是密斯胡，你大喜的日子以後，就好久不見了。那密斯胡提到他結婚，好像很不歡喜的樣子。便走過來，握着余瑞香的手，問道：上回歐美同學會開跳舞會，你怎樣沒有去？余瑞香道：我不會跳舞，去作什麼呢？他說話時，見那邊路上，站着一個男子漢，約摸三十多歲，帽子拿在手上，頭髮梳得像女人的打扮一樣，一齊梳着望後披下去，又光又滑。光兒的白淨臉皮，架着一副圓框闊邊眼鏡。身上穿着豆綠帶花的綢夾袍，套着紅扣漏紗的單馬褂，下面又是絲襪光頭鞋。他靜靜兒的在那裏站着，好像在等密斯胡。余瑞香向來胸無城府的，便問他：道：上那個人，是你熟人嗎？密斯胡道：這人你怎樣不認得？這是大詩家時文彥先生。余瑞香看他那種神情，心裏明白了一半，自己是個未出閣的女孩子，不便望下再問，說了幾句話，各自就散開了。他們說話的時候，李冬青和史科蓮站在一邊。這時李冬青道：好漂亮的女人，是誰？余瑞香道：這是有名的社會之花胡曉梅。李冬青道：那個

大詩家時文彥，就是他的未婚夫嗎？古人說：嫁得詩人福不慳。他這個花枝般的美人，嫁個大詩家，倒很相稱呢。余瑞香道：他嫁了半年多了，嫁了那裏來的未婚夫？李冬青道：那末，他爲什麼對時文彥很客氣，還加上先生兩個字呢？余瑞香把他的高底鞋在地下一頓道：咳！你這人真麻煩，他自有他的丈夫，這時文彥是他的朋友，怎樣不應該稱先生呢？三人一邊說話，一面繞着柏樹林走，不覺走到來今雨軒。依着李冬青散散步就算了。余瑞香一定要到茶座裏去歇一歇。李冬青史料科蓮只好依着他，三個人坐不了多大一會兒，胡曉梅和時文彥也來了。他們坐的桌子上，擺了玻璃杯子，玻璃瓶子，大概是先前已經在這裏坐了一會兒的了。胡曉梅看見他們在這裏，只笑着點了一個頭，那時文彥一雙眼睛，在那大框眼鏡裏面，甩流星一般的亂轉，低着頭望這邊看來。余瑞香他們三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只得都避過臉去。坐了一會兒，胡曉梅先走了。李冬青代他們會了茶帳，也就出了中央公園，到平安去看電影。當他們入座的時候，一眼就看見胡曉梅和時文彥又坐在旁邊包廂裏。史料科蓮悄悄的罵道：這男人也是缺德，爲什麼老釘着人家？李冬青也笑了。余瑞香也輕輕說道：時文彥會做幾句白話詩，在學生界很有點聲名，其實，這個人太風流了。不說別的，你看他那一身所穿。照理說，這個年頭自由戀愛，不算一回事，可是人家有夫之婦，你老跟着人家不像樣子，無論你滿口英國法國，沒有這個道理。李冬青將余瑞香身上輕輕一拍，笑道：少說罷，仔細別人聽見了。這時電影已經開映了，大家都在黑暗的屋子裏面。時文彥胡曉梅兩人單獨坐一個包廂，自然也是在黑暗之中。余瑞香心裏假設着，爲了人家的事，他的臉皮倒紅起來。一會兒休息，電燈亮了，余瑞香都不好意思對那邊包廂望。李冬青究竟持重些，他倒處之坦然，史料科蓮專心在電影，更是不過問了。電影映完，出門的時候，李冬青自雇車子回家。余瑞香剛要雇車子，後面有人叫道：密斯余，余瑞香回頭看時，又是胡曉梅，卻看不見時文彥了。余瑞香只得站住腳，笑道：密斯胡也在這裏，我一點不知道。胡曉梅道：我早就看見你們，你們卻沒看見我呢。回去嗎？我新近搬了家，和府上住在一條胡同裏哩。我們同

路何不坐我的車去？我可以送你們回家。天上的雲，正黑將下來，余瑞香怕要下雨，心想能坐馬車回去，免得在路上遇雨，也好。便和胡曉梅一路坐上車去。史科蓮的心眼兒窄，不肯上車，說道：我還要上市場買東西呢。頭也不回，竟自走了。胡曉梅原不認識史科蓮，他這樣鬧脾氣走了，胡曉梅並不知道，所以他依舊和余瑞香同車。胡曉梅坐在車子裏和余瑞香閒談，談到學校的事，胡曉梅笑道：你們的同學，又開什麼遊藝會？余瑞香道：是爲旱災籌款，你怎樣知道？胡曉梅道：昨天送了一張包廂票到舍下去了。我怎樣不知道？余瑞香道：令尊本來是喜歡做好事的人，這一點子錢，自然肯出，那天開會你不去？胡曉梅道：我是沒有什麼事的，可以去。密斯余在會裏做什麼事？余瑞香道：他們演少奶奶的扇子，派我作少奶奶呢。胡曉梅道：怎麼這個遊藝會，也是少奶奶的扇子？那個遊藝會，也是少奶奶的扇子？余瑞香要告訴他的道理時，車子已經到了自己門口，已由胡曉梅招呼馬車夫，將車停住了。余瑞香和胡曉梅道了一聲再會，下車而去，胡曉梅仍舊坐着車子，一直回家。他的馬車一到門口，遠遠的響了幾陣車鈴，門房知道是家裏馬車到了，就站到門口來了。胡曉梅一下車，門房就垂手垂腳的站在一邊。胡曉梅因爲出去的時候，會約着兩個女朋友來的。因爲時文彥打了四五次電話，催他到公園裏去相會，他等不及就走了。這時候回來了，想起前事，便問家裏來了什麼人？沒有。門房錯會了他的意思，笑嘻嘻的道：是任家姑少爺來了。胡曉梅聽見這句話，雪白的臉上，陡然泛出淺紫，一會兒淺紫又淡了，變成蒼白，他一語不發，一直就望上房去見他的父親胡建一。胡建一捧着一本除惡社的仙佛雜誌，正在看呂純陽作的那篇原道。他躺在沙發椅上，口裏念道：

語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千古以來，無非此一道而已矣。諸子欲悟道之本旨，無多語。曰：在止於至善。至善非一蹴可至，則從小善始，積小善而爲大善，積大善而爲至善，卽得道矣。何爲小善？正心修身，周困濟貧等等是已。吾曩令諸子慷慨輸捐，贊助本社，亦卽欲導諸子入於道。蓋本社之所以立，卽爲端人心，息邪說，救民

困。故以財助本社者，卽不啻端人心，息邪說，救民困也。

胡建一念到得意之時，胡曉梅走上前將他書一把搶了，望地下一扔。胡建一連忙檢了起來，拍了一拍灰，將書頁合着好好的，放在桌上。這才對胡曉梅問道：「又是什麼事，發這大的脾氣？書上有聖人的名字，你就這樣亂糟踏。」胡曉梅冷笑道：「得了罷，心好不用吃齋。」胡建一聽了這話，眉毛一皺，以爲他又罵他好佛。胡曉梅接上卻不是這樣說，他道：「你老人家不用念經了，把我的事了罷。怎麼他又來了，來做什麼？」胡建一一想，所謂他者，一定是指他丈夫任放。便道：「他想見見你，說兩句話。」胡曉梅聽了這話，頭也不回，他就走開了。在家裏待了兩小時，天氣已晚了。在家裏實在坐不住，便打了一個電話去。接上了之後，胡曉梅問道：「那兒？那邊道：天星社。」胡曉梅道：「時先生來了沒有？」那邊道：「時先生沒來，何先生來了。」據他說，也就會來呢。胡曉梅聽了將電話掛上，吩咐套車，又要坐他父親的馬車出去。家裏的老媽子說：「小姐，你還沒有吃晚飯啦，怎麼又走？」胡曉梅只當沒有聽見，換了套衣服，忽忽上車走了。不消四十分鐘，車子就到了天星社。門口的電燈通亮，陳列着許多車子，這一來，大概會員來得不少。他一進門，直往小客廳，因爲時文彥來了，必然是坐在這裏的。誰知他一進去，卻空洞洞的沒有人，只得暫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他這裏剛坐下，頭一個何達博士掀簾子進來了，嘴上一撮小鬍子，笑着都會活動起來。他就在胡曉梅下手，椅子上坐了，笑嘻嘻地叫了一聲密斯胡。第二個就是李如泉先生，第三個就是趙維新先生，第四個就是汪愛波先生，第五個章如何先生，第六個就是關增福先生，都進來了，都笑嘻嘻地叫了一聲密斯胡。胡曉梅在家裏是一肚皮的氣，如今看見許多翩翩少年圍着他，心花怒放，什麼憂愁也忘了。這些人越發湊趣，這個請胡曉梅按鋼琴，那個請胡曉梅唱英文歌，後來還是胡曉梅自己決定了，唱一段崑曲尼姑思凡。他這樣一說，大家都鼓掌，說這是想不到的事。教崑曲的人，這時候本就在這裏等着，何達先生的博士資格，也犧牲了，當起臨時聽差來，連忙就倒了一杯茶給胡曉梅潤嗓子。又不辭辛苦的要去請教崑曲的來吹笛子。李

吹笛子啦。時文彥一聽這話，心裏一陣難過，兩眼發直，說不出話來。何達見他暈了過去，也慌了，連忙問道：「怎樣了？說着，用手搖動他的身體。」時文彥半晌才說出一句話，說道：「我的心絃動了。」何達才知道並不要緊，不然何以出口成章，還沒有改掉詩人的吐屬呢？那邊屋子裏的人，男男女女會員，聽見何達博士那樣急切呼喚，以爲這邊出了事情，都跑過來看。只見時文彥何達好端端的坐着，並沒有什麼事。大家以爲何達博士又是在心理學上，有什麼心得，故意叫喚起來，試他一試，看看成績如何呢？也就不說什麼。何達博士明知時文彥是醋氣攻心的毛病，當着李如泉在這裏，不便說。時文彥本人看見情敵，滿身都是不好過，更不願說什麼了。這一場事，也就含糊過去。到了次日，時文彥換了一套新鮮顏色的衣服，特意跑到胡曉梅家裏去，探聽他的口氣，看他和李如泉究竟有什麼關係？這胡宅雖不是一個十分開通人家，因爲胡曉梅的關係，卻完全解放了，只要是胡曉梅的朋友，無論男女，一律歡迎。惟有那些不懂交際的車夫和聽差的，看見胡曉梅的男朋友來了，便互相私議說道：「這還不來了，大客廳裏一坐，足喝，足吃，足樂，還有齊齊整整的小姐兒陪着，反比打茶圍強。」有的又道：「他們就是這個心眼兒。你不聽見他們車夫說過嗎？來上了，天天上這兒打白茶圍啦。」又有人說道：「這個年頭兒，就是這們一檔子事，養了大姑娘，正經兒婆婆家不去，亂七八糟的胡攪，這倒是文明自由。我的姪女兒，我哥哥要送到義務小學去，我就爲這個反對。這種論調，吹到時文彥他們耳朵裏去，也不免好笑，尤其是由這樣腐敗的社會，想到中國的前途，覺得是無希望。但是這種下等社會的人，在智識階級看去，像糞蛆一樣，當然不放在心上。所以時文彥來了，只當不知道。」這天他到胡宅，由聽差引到內客廳裏，和胡曉梅相會。時文彥開口便問道：「昨天到天星社你怎麼一會兒就走了？」胡曉梅用手撫摩着耳朵邊兩捲螺旋形的燙髮，笑道：「你不在那兒，也就不願意久坐了。」時文彥道：「還有些什麼人？」胡曉梅就把在坐的人，略略說了幾個。時文彥道：「李如泉倒是天天到他在遊戲上，是很有興趣的，就是不很讀書。」胡曉梅眼珠一轉，微笑道：「他是學戲劇的人，自然對於遊藝有興趣。」

些。時文彥道：學戲不見得就不應該讀書。再說，這人照表面上看，似乎對於朋友的感情，很是熱烈，其實，戲劇家把世上的事，都當是戲，這種人很靠不住的。中國人有一句話，戲子無情。密斯胡，你相信嗎？胡曉梅又微笑了一笑，低着頭，看着他的鞋尖，說道：我很難下斷語。但是密斯脫李，也對我說過，作詩的人，他們是最會說謊的人，你也相信這句話嗎？時文彥道：不然，絕對不然。詩人只是天真爛漫的小孩，所以做出的詩來，都是肺腑裏的話。胡曉梅笑道：你是有名的詩家，難道你也是天真爛漫的小孩？時文彥也笑道：我覺得我是這樣，不過一到了密斯胡面前，我就覺得我的天真都失掉了。胡曉梅臉一紅，說道：又是你們詩家的謊話，也是你們詩家的鬼話，我簡直不信。時文彥聽胡曉梅的語氣，究竟還是贊美本人的地方多些，覺得勝李如泉一籌，心裏十分快樂，在這裏談話，一直談了兩三個鐘頭。時文彥問道：今天是禮拜六，我們到華洋飯店去坐坐，好不好？胡曉梅道：不是你在這裏，我早走了，我還有事呢。時文彥道：既然有事，我先走罷。明天星期，我們在那裏會胡曉梅道：再通電話罷。時文彥去了，胡曉梅叫聽差招呼馬車夫套車。他的母親胡太太便問道：時候不早了，你還坐車到那兒去？胡曉梅道：我一個錢也沒有了，我要到任家去討錢呢。胡太太見他要回婆家去，倒很贊成。說道：回去就好好的，要錢也好說，不要再吵了。胡曉梅口裏隨便的答應着，帶了幾樣隨時用的東西，便坐馬車回任家來了。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紅氈人胡不醉 斷恩盟白水郎太無情



胡

曉梅坐着馬車到家，已經十二點鐘，叫開了門，一直回寢室去。他丈夫任放，實在是個多情少年，本睡在銅牀上看書，見他美麗的夫人回來了，由牀上連忙起來含着笑問道：晚上究竟很涼，你穿這一件單的旗袍，不嫌冷嗎？胡曉梅並不理他，取下辮子上的結子，又取下耳朵上的鑽石環子，一樣一樣的送到玻璃櫥子裏去。回頭又拿了綠嗶嘰的短夾襖出來，一個人到牀頭邊屏後背去換衣服，他低

着頭，始終也不望任放。任放臉上的笑容也收了，將牙齒咬着下嘴唇，呆立在電燈底下。半晌，在身上掏出煙捲，拿了一根煙捲，擦了火柴來吸着。胡曉梅換了短夾襖，換着軟底拖鞋，從屏風後出來。半天的工夫，彼此都不作聲，任放究竟忍耐不住，是他先開口，便問胡曉梅道：你無論和什麼人在一處，都是有說有笑，爲什麼一見了我就是這樣悶悶不樂？胡曉梅冷笑了一聲，說道：我是你的玩物，應該見着你就有說有笑。任放道：我不敢把你當玩物，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當別人的玩物。這一句話剛說完，還沒有說第二句，只聽得拍的一聲，胡曉梅將桌上一隻洋瓷杯子，望地下一摔，摔得粉碎。那茶杯子正摔在任放面前，摔碎的碎瓷，一直濺得任放臉上來。胡曉梅雪白的臉，氣得像擦了胭脂一樣，一直紅到耳朵後面去。用手指着任放的臉道：你說出來，我是誰的玩物？任放依舊站着抽他的煙，半晌沒有作聲，然後用手在口裏取下煙捲，彈了一彈煙灰，含着微笑，冷冷的說道：但願你不是人家的玩物。胡曉梅用背靠着玻璃櫥門，兩隻手十個指頭互相交叉着在一處，放在胸面前，說道：我願做天下人的玩物，就是不能做你的玩物。乾脆說，你不配做人的丈夫。這話未免太重了，教人怎樣受得住？任放又是一個學陸軍的人，多少帶點軍人的色彩，聽了這話，恨不得伸手就和他打起來。但是他忿火攻心的時候，胡曉梅的態度，已不是那樣強硬了，忽然眼珠一動，一對一對的眼淚從粉臉上落下來。他因爲沒有手絹，低着頭，用手牽着小衣襟來擦眼淚。他今天蓬着短髮，又穿的是一件小小的夾襖，這一哭越發現出楚楚可憐的樣子來。到了這個時候，不由你不迴腸盪氣，怎樣還忍罵他？任放心裏既有氣，又不忍十分發作出來，只是極力的抽煙，一會兒工夫，將煙抽了大半根，他便扔在地下，用足使勁把他踩滅，好像出不了的氣，都可以由這腳底下出似的。半晌，兩個人都不說話。胡曉梅將眼淚擦乾，說道：我私下所有的幾個錢，現在都全花光了，我這是圖着什麼？無論如何，你要給我五百塊錢一個月。任放冷笑了一聲，說道：五百塊錢一個月，不多，這五百塊錢，作什麼用？胡曉梅道：那你就不要管。任放道：我辛辛苦苦弄來的幾個錢，不能給你看戲跳舞花光。胡曉梅道：我跟誰

誰就要供給我看戲和跳舞的錢。不能供給，兩下就撒開。任放道：撒開就撒開。胡曉梅道：不算話呢？任放道：爲什麼不算話？胡曉梅道：好好好！沒有別的說了。說畢，他展開牀上的一條水紅華絲葛薄被，爬上牀去，一歪身睡下，就將被蓋上了。他睡的是牀裏邊，牀外邊還有一條秋羅的薄被，意思是讓任放睡的。任放見他不吵，自己又何必儘鬧？也就只得胡亂睡下。誰知胡曉梅把氣頭上的話，認作真話？次日起了一個早，將頭梳好，把自己隨時要穿的衣服放了一隻小皮箱，拾落得好了，便吩咐老媽子，招呼馬車夫套車。任放在牀上，原是睡着的，後來胡曉梅開櫃子開箱子，卜通卜通，翻得直響，就把他鬧醒了。他睡在牀上，假裝不知道，心想：看你怎樣？後來胡曉梅真叫套車，他不能不理了，一頭爬起來，問道：你上那裏去？胡曉梅把頭一偏，說道：你管不着！任放道：管不着呀！這話可以在別人面前說，就不能在我面前說，我就管得着。胡曉梅雖然十分強硬，但是自己要離開婆家，並不去向告訴丈夫，在中國的習慣上，似乎說不過去。只得說道：我回娘家去，你也能攔阻我嗎？任放也不好意思留住他。說道：回娘家去很好。胡曉梅道：我告訴你，吵歸吵，鬧歸鬧，我可是來得清去得白。你不信，可以派人一路和我去。任放道：我有什麼不信？你儘管走。胡曉梅去志已決，也不管任放干涉不干涉，叫老媽子提了小皮箱，出大門上馬車去了。任放這一氣，只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穿着短夾襖，赤着雙腳，踏着鞋子，背着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老太太在廂房裏早聽了一個清清楚楚，因爲他們夫妻常常鬭口的，早聽慣了，不算一回事。而且新式家庭，是不許用專制手段的，不像二三十年前，婆婆可以干涉兒媳婦，所以他只好忍住一口氣。他爲着這房媳婦，公園裏出飯店裏進，很不以爲然，未嘗沒有和兒子提過。但是兒子是西洋留學生，多少要比中國普通人文明些。據說，這種事，在外國很平常。他做丈夫的，都不干涉妻子，做婆婆的又有什麼法子呢？今天胡曉梅一發氣走了，他不放心，便走到任放房裏來看。他一見任放赤着雙腳，便道：孩子！你鬧成個什麼樣子？你自己想想，你也是個陸軍少將。再說，我們家裏，世代書香，也不是沒有根底的人家。他許久不歸家，昨天半夜裏回來，今天

一早又走，我家倒成了旅館了。你還顧着他呢？任放被他母親說了一頓，默然沒有話說。任老太太道：你們的事，我雖然管不着，但是人家家裏三天兩天，總是這樣吵下去，也不成個樣兒，你總得想個法子才好。任放依舊默然無語，老媽子倒着水來，他低着頭就去洗臉。任老太太扶着牀柱，歎了一口氣，說道：傻孩子，你二十四分將就人家，人家一分也不將就你，你不是白操心嗎？胡家的小姐也太心狠了。我的兒子差不多把心都掏給他，他總是看得一個大不值。阿彌陀佛，這種丈夫那裏找去？這幾句冷言冷語，任老太太說出來，好像只是研究這個問題。卻不料一字一句，有些刺任放的耳朵。他雖然十分戀愛胡曉梅，聽了他母親一番不平之言，也就按捺不住。當時就對任老太太道：你老人家不必說了，我自有的辦法。任老太太道：你有什麼辦法？有辦法也不致弄到這步田地。任放道：你老人家望後瞧。說完了這句，他也沒有別的解釋。任老太太也沒有再問。任放那時洗了臉，穿上衣服，就要去上衙門，任老太太只好走開，自回他的房裏去了。這天任放煩悶得很，一直到晚上他才回來。但是他雖沒有回來，在衙門裏公事辦完，坐在公事桌上，會想家事，在戲園子裏聽戲，會想到家事，一路在車上，也會想到家事。所以他對於胡曉梅的問題，在腦筋裏已經盤旋一天了。一回家，走進書房，便預備紙筆寫信。但主意打定，連信的措詞，腦筋裏都已有一篇稿子了。任放提筆寫了一張信紙，又寫一張信紙，一氣就寫了五張信紙，便停了，從頭到尾念了一遍。當他初寫的時候，是照着腹稿謄的，原以為措詞很好，誰知一寫出來，自己便覺得有許多過激的地方。沉吟了一會兒，自己一想，不必如此堅決罷，便把信揉成一團，扔在字紙簍裏。他寫了這多字，也覺得累了，伸了一個懶腰，靠在椅子背上。他頭望後一仰，看見背後牆上，一個鏡框子，鏡框子裏面是胡曉梅的放大半身相片，那相片正是他結婚以後，蜜月中的照的，眉宇中另含有一種春氣。他一轉念頭，像他這樣，總算是個美女子，有這樣的美女子為妻，不能不算幸福，要和他決裂了，恐怕找不到第二個。照我自己看來，固然待他不錯，但是他是富人之女，跟着我這武人，究未免有些受屈，也不能全部怪他。他是受過中等以上

教育的人，慢慢的勸解他，總會好的。古人說：至誠格天。我以至誠去感動他，他若不是鐵石心腸，不能不回心轉意吧？這樣前前後後一想，就把剛才一陣憤憤不平之氣，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慢慢地平了下去。一看窗戶格上掛的月份牌，明日是個假日，不用得上衙門，不如瞞着母親，到胡家去一趟。岳丈胡建一，他是最器重我的，我把他女兒的事，告訴了他，也許他會出來轉圜。他雖然很文明，究竟是個官僚，決不願意他的女兒不作少將夫人，卻作社會交際明星。任放這樣一想，他的計劃就全變了。到了次日，他換了一套新製的西裝，坐着馬車，就到胡宅來。這個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胡曉梅穿着藍白鴛鴦格沙丁綢的長褂，只齊平膝蓋，露出一大節絲襪在外面，絲襪子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腿。拿着一個網球拍，從裏面出來，在大門口碰一個正着，馬上臉上就變了一個樣子，拿了網球拍，逕自轉身進去了。胡太太聽見老媽子報告，便隔着窗戶，把他叫了進去。胡曉梅坐在一邊椅子上，兩手舞弄着網球拍。胡太太道：「孩子，今天任放來了，你未免給他下不去。」胡曉梅板着臉道：「我有什麼給他下不去？我就是這個樣子，他不高興就罷。說時，將手裏的網球拍望地板上一扔，拍的一聲響了。接上說道：「給他下不去，就給他下不去，他能把我不怎樣？充其量不過是離婚。胡太太道：「什麼離婚！你不要糊塗，我是不能答應你這個事情。你自己不顧面子，你也要替你父親顧一點面子。知道的呢，說你們夫妻不和，不知道的呢，說是我養的女兒不好，給人家休了，這有多難為情？就是以後見了親戚朋友，自己也要不好意思。」胡曉梅道：「我離婚雖定了，你就不答應，我也是決意不再進任家的門。」胡太太正要望下說，老媽子進來說道：「有位時先生來了電話，請大小姐說話。」胡曉梅聽了這話，也不和他母親分辯，逕自走了。他一接電話，正是時文彥打來的，他說：「你還打算到社裏來嗎？大家都等着你呢。」胡曉梅這才想起來了，今天是天星社的同樂會，自己答應了登臺演春香鬧學，一鬧蹩扭，把這事都忘了。說道：「時候還早，忙什麼？」時文彥道：「社裏人多，大家在這裏說說笑笑，也是有趣味的，不強似在家裏悶着嗎？」胡曉梅道：「好罷，我就來。」掛上電話，他將自己做的行頭，用一個包袱包了，便坐了馬車，帶着

行頭，到天星社來。這日天星社熱鬧極了，有電影，有音樂，有跳舞，有崑曲。崑曲是男女合演，尤其是震動一時。胡曉梅一到社裏，見男男女女，歡天喜地，把任放和他吵嘴生氣的事，已經丟在九霄雲外。約着他合演開學的張太太李如泉先生，坐在一間屋子裏對戲詞，練身段。這時，會場上的電影已先開了。電影以後，接上有幾個會員的小姐，演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兩種歌曲，第三就是絲竹會的音樂。來賓越來越多，臺下列着一排一排的椅子，男女夾雜，都坐滿了。在座的男女，有一半穿的是西裝，女賓更不用說，在人叢中，左一團毛蓬蓬，右一團毛蓬蓬，都是燙髮與剪髮。就是這兩樣，可以看出在座的人，都是中上等社會的人。所以會場上，雖然坐滿了，卻並不吵鬧，音樂停後，大家都互相說道：胡曉梅，胡曉梅。只聽見轟天轟地，一陣鼓掌之聲。大家擡頭一看，臺上出來一個戲裝女子，做着身段，合上笛聲，唱了出來。他穿着渾身的水紅綢單衣服，罩着黑嵌肩，繫着白綢腰帶，把腰束得小小的，頭上束一個小髻，又垂着一股辮，繫了一大仔大紅絲線，越發顯得身材窈窕。這時會場上的秩序，不能像以前那樣靜穆了。胡曉梅一舉一動，會場上就有一陣哄堂大笑之聲，笑聲過去，接上就是霹靂拍拍的鼓掌聲。胡曉梅演的，正是春香鬧學的春香。他爲人本來卻極伶俐，極活潑的，而今去演這頑皮丫頭，於天真爛漫之中，弄些小狡猾，臺底下的人，沒有一個不傾倒，所以無論如何，這笑聲和鼓掌之聲，總是按捺不住。好容易一直到演完，再加上最後一次猛風的鼓掌，喧嘩之聲，才安靜了些。胡曉梅到了後臺許久，兀自聽到前面的掌聲，拍個不已。在後臺的人，一陣風似的，圍了上來，都說道：密斯胡，密斯胡，你演得實在好，你看是多們受歡迎？胡曉梅這回心裏得意，真是南面王無以異。他又回想到在臺上演戲的時候，臺底下那些裙履翩翩的少年，都有些神魂顛倒，這樣看來，自己實在是個美人，決不是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僅僅任放和時文彥兩個人認爲好。當自己在一邊卸裝的時候，時文彥遙遙的立着，含笑相視。胡曉梅在鏡子裏，看見時文彥的樣子，也就抿嘴微笑。在後臺的一些男子，誰又不是烏眼雞似的，呆呆的傻望？但是這裏有男賓，也有女賓。女子的妬性，也是天生的。

有個人看見胡曉梅這樣出風頭，卻故意的說道：任太太今天演這好的戲，任先生怎麼不來看一看？胡曉梅最怕人家叫他做任太太，在大庭廣衆之中，這樣說法，尤見其是令他難堪。因此立刻少了興趣，洗了臉，換了衣服走了。胡曉梅回到家裏，不過十一點鐘，照說是很早的，還可以坐一會兒。不過他心緒亂得很，拿了一本英文小說，睡在銅牀上看。不想這書本子，丟得太久了，一頁書，倒有十個生字，看了一兩頁，將書扔在一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第二天，他逆料時文彥一定會來的，一直等到晚上，還沒有一點兒蹤影，心裏越發不舒服。到了第三日，十點鐘起來了，這個時候就是出去，也沒有地方去玩。心想，好久沒看過報了，就叫老媽子在旁邊客房裏，拿了幾份報進來看，也沒梳頭，洗了臉之後，只擦了一點兒粉，便躺在沙發上看報。先拿正張一看，看了幾行題目，扔在一邊。倒是看社會新聞有趣，都看了一遍。後來無心檢起新文庫來一看，見上面有一首詩，詩的題目下是時文彥的名字。他雖然不要研究文學，有時文彥三個字，射入他的眼睛，他就禁不住要看。那題目是父親的眼淚，胡曉梅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後來一看那首詩，卻是時文彥哀悼他死了的兒子的。胡曉梅因爲他的兒子，聯想到他的夫人，心裏十分不痛快。將報使勁一扔，扔在地下。正在這個當兒，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胡曉梅拿過來一看，卻是一個水紅的西式信封，上面有凸起來的海棠花印，四週還有水縷的透明花邊。這東西又小巧，又雅緻，一望而知是個漂亮人物寄來的。那信面上，寫着一筆秀逸的柳字，很是好看，胡曉梅不必看，已經知道是時文彥寫的。他拆出信來一看，是兩張挺好的上等印花宣紙。信上寫道：

曉梅：這兩天晚上的月色很好，我爲着俗事，不能和你一路到中央公園去踏月，這是多麼惆悵而不幸的事。今天下午，坐在空洞而明瞭的窗下，悠悠的南風，吹動窗外嫵媚而嬌豔的夾竹桃花，送來一陣清香。我在這一剎那裏面，得到無窮的快感，心房裏充滿了愉快。那窗外的夾竹桃花，他在那裏舞蹈着，默默的微笑着，要引我做他寂寞環境裏面的相伴者。但是我能够做他的相伴者嗎？我已做了一個人的忠僕，我的

心同時也掏給他了。曉梅，聰明的曉梅！你應該知道吧？我做了一首小詩，望你指正！

狡猾的小鳥，

你不要對我賣弄你的歌喉。

嬌豔的新花呀，

你也不要對我微露你的媚笑。

你們要知道我只有一顆心——僅僅的一顆心，

已獻給我心愛的他了。

你們別癡心妄想，

我的愛——黃金的愛——絲毫不能分潤給你們呢！

胡曉梅看了，冷笑了一笑，也不做聲，把那兩張信紙，依舊疊着，放到信封裏去，卻把他放在牀上枕頭底下。從那天起，胡曉梅慢慢的回心轉意，又覺得還是任放不錯。恰好又得了一個消息，說是江南趙督軍來了一個電報，要請任放到南邊去。這一去不是師長參謀長，少不了也是一個紅差事。任放若是做了一個大官，錢是有得用的，架子是有得擺的。此外雖然還有些小不如意的事，那也只好將就了。這樣一想，就想提早一點，和任放言歸於好。在他母親面前，也微微露了一點口風。胡太太道：「是呀！我聽說他要到南邊去了，將來他做起督軍省長來，也不可不知呢。做督軍省長的太太，是多們威風的事？你若願意回到任家去，大家都好。胡曉梅聽了這話，默然不語。胡太太一見，知道他的心已動了，便道：「這樣罷，我來送你回去。胡曉梅道：「就這樣回去，我是不去的。胡太太道：「要怎樣才回去呢？還要他來登門謝罪嗎？胡曉梅道：「那末，你送我去，就不算登門謝罪嗎？胡太太道：「唉！年紀輕的人，都要這虛面子。你既然不肯去，他那裏又肯來？這樣罷，等我來打一個電話給他，約他逛北海，你在那裏和他

會面，好不好？胡曉梅道：這倒可以。胡太太見胡曉梅已經答應，當天就打了一個電話給任放，約他明天下午三點鐘，在北海漪瀾堂相會。任放接了這個電話，也就猜中十之八九。心想，叫我去，我就去，看你們怎樣和我開談判。到了次日下午，任放果然就到北海去。在漪瀾堂臨水的石欄干邊下，找了一個茶座，喝着茶等着。不到半點鐘，胡太太來了，胡曉梅走在他後面。他的眼睛快，和任放四目相射，打了一個照面，彼此都沒有作聲。胡曉梅上前一步，手胳膊碰了一碰他母親，輕輕說道：在這裏。胡太太一眼看見，便向任放桌邊走過來。任放對他岳母，本來沒有什麼惡感，看見胡太太來了，連忙含着笑容站起來，將自己面前的藤椅子移了一移，意思讓胡太太坐。口裏輕輕的似乎叫了一句伯母，但是聲音很細，連自己也許聽不出來呢。胡曉梅跟着走了過來，低着頭，眼睛並不望着任放，先將手上提的錢袋放在桌上，回頭又把綠綢傘也掛在桌上，彎着腰搬椅子。胡太太坐了，指着任放的下手對胡曉梅道：你坐那邊罷，這裏有太陽。胡曉梅道：不要緊。說着，就在任放對面坐了。任放偏着身子，望上坐，將臉對着胡太太，在身上掏出煙捲盒子來，打開盒子，揀了一根煙捲，在桌上頓了十幾下，然後擦着火柴，將煙燃着。看他那個樣子，幾乎全副精神，都注在一根煙捲上，什麼事都不知道。這時夥計又沏了一壺茶，胡曉梅站起來，替胡太太斟了一杯，自己斟上一杯，看了一看任放的杯子，卻沒有斟，他依舊坐下。胡太太開口問任放道：你早來了嗎？任放道：也不多大一會兒。說了這句話，大家又復默然。胡太太想了一想，勉強笑着道：你兩個人都有些孩子氣，少年夫妻，爲什麼常常鬧得這樣生疏？任放抽着煙，也勉強笑了一笑。胡太太又道：你們還是好好的在一處，和和氣氣，免得你們老太太生氣。你今天帶他去給你們老太太陪個不是，也就算了。至於你少年夫妻，還有多大的仇恨嗎？任放笑道：我們那個窮家庭，令愛怎樣住得慣？胡曉梅聽到這話，本想駁他幾句，因爲這地方遊客很多，怕吵起來不像樣子，只得忍住了。胡太太卻已接嘴道：事已過去了就算了，你何必說那負氣的話？任放見胡太太和顏悅色的說話，也不能一味強說，便道：這並不是我負氣，實在是真話。不信，請你老

人家當面問。胡太太攔住道：「得了，不要望下說了。這裏現在有船出租，我們租一隻船，在水裏游一游，好不好？」任放道：「好，我們划船上西天。」胡太太正色道：「你怎麼和我生起氣來？任放，想一想，果然這話不分解出來，好像是氣話。」便笑道：「你老人家聽錯了。說着，拿手一指北海的北岸道：『我說的西天，是那裏有佛爺的小西天。說到這裏，又將手對海水一指，說道：『不是龍王爺那裏的西天。』』太太一想，果然自己錯了，好笑起來。胡曉梅要笑，又因為和任放生氣，將臉偏到一邊，用手絹握着嘴，伏在椅子圈上。任放雖然一肚子不平之氣，見他嬌妻這種一笑百媚生，正是未免有情，孰能遣此。他離開座位，在碼頭上租了一隻船，走回來，吩咐了夥計看着座兒，便請胡太太上船。胡太太在前走，任放在胡太太後面，胡曉梅又在任放後面。船本靠在碼頭邊，任放先攙扶胡太太上船，胡曉梅搶上一步，第二個要上船。依胡曉梅想着任放往日的行爲，必定也會攙他一把的。不料任放將身子一閃，讓他自己上去。胡曉梅這一氣，只覺鼻子一酸，恨不得要哭出來。大家上了船，胡曉梅坐在船頭上，胡太太在船中間，任放坐在船梢上，架着兩枝槳，便划起來。划到北海的中心，胡曉梅坐到中間來，也拿着槳，在水裏有一下沒一下的划。胡太太笑道：「你小心些，水雖然不深，落下去，保管也淹得死人。」胡曉梅道：「淹死了也好，世界上少了一個無用的人。」任放在後身接嘴道：「胡小姐，你這是罵我嗎？」胡曉梅道：「我不敢罵你，我說我自己會吃會穿會花錢，就是不會做事，這人還不可以淹死嗎？」胡曉梅口裏這樣說，的確是有些說自己，任放偏偏不諒，冷笑道：「你還以為不會花錢呢？這句話把胡曉梅激起氣來了，把頭一偏，說道：『會花錢，不錯，你家裏有多少錢給我花了？』任放道：『自然是沒有錢給你花，有錢給你花，還這樣看不起我嗎？』胡曉梅道：『哼！老實說，你有錢，我也看不起你。』任放道：『是呀！我是一個武人，不能和別人一樣，漂漂亮亮的，不會妹妹長，妹妹短，做新詩送人。這幾句話太厲害了，連胡太太聽着，臉也紅了。胡曉梅道：『你拿這種話侮辱我，我拚了你。』說着，站起身來，就要望水裏跳。任放橫着心，按着兩隻槳，睬也不睬。胡太太嚇慌了，也不知道用手扶去。」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蹤投書寄愛 華筵趁餘興擊鼓催花



卻

說胡曉梅要向水裏跳，大家都不去拉他，站是站起來了，做了跳的勢子，卻不能跳，反而坐下去，用手絹握着臉哭。胡太太氣極了，以爲任放的心，實在太狠，看見他女兒要跳到水裏去，並不理這回事。設若真正跳下去，那還了得？任對胡曉梅道：「哭什麼？這種鐵打心腸的人，和他離開也好。任放道：我們武人，直心直腸，不會用這些手段，這是我承認的，要說我是鐵石心腸，我卻不承認。」胡太太道：「見死不救，還說你的心腸不硬？要怎樣才算硬呢？」任放道：「他並沒有跳下去，我怎樣見死不救？」胡太太道：「你倒說得好，並沒有跳下去。跳下去才救。哼！他們在這裏鬪口，胡曉梅一句也不作聲，只坐在那裏哭半天，他才插口說道：『你快划船攏岸，我們從此撒手。』任放拿着槳，將水使勁一打，濺得水沫亂飛。說道：『好極，我們就此撒手，若不撒手，就是這北海裏的王八烏龜。』說畢，也一聲不言語，把船一直划得靠岸。胡太太和胡曉梅兩人，並不和任放打一個招呼，頭也不回，就這樣走了。他母女回得家去，將今日的情形，對胡建一說了，說是非離婚不可。胡建一皺着眉道：『鬧到這步田地了，我還管什麼呢？你們愛怎樣就怎樣。』胡曉梅見母親同意，父親又不管，離婚這事就算成功。不過這裏面，就是一件事要考虑，自己在社會上，有一點小名，社會上只知道是密斯胡，並不知道是密昔斯任。若是在法庭上公開的離婚，很是不好。就是雙方正式登報聲明，也是不可能。若不是這麼辦，又怕不能斬釘截鐵的和任放離開。因此躊躇了幾天，不能解決。恰好那邊任家，也是抱這一樣的思想。後來經親友從中說合，這一個問題，移到原籍憑幾個親友作證解決。北京方面，不讓人知道，也不用得上法庭打官司，徒費時日。好在兩方面都是願意離婚的了，就完全同意。在胡家以爲這事，外面沒人知道。可是交際場中的事，怎麼瞞得了？在胡曉梅還未離婚之前，時文彥李如泉任放三人對胡曉梅一人，成了四角戀愛。李如泉想他是有夫之婦，我想不

着，時文彥也想不着。胡曉梅進行離婚以後，時文彥越是每日跟在胡曉梅後頭。胡曉梅回南去離婚，時文彥和他同車南下，也回家和父親分家，和他夫人離婚。兩方面都離了婚，就沒有障礙，後事就不必提了。失戀的人，妒嫉心是免不了的，因此李如泉把這事的內容，到處告訴人，於是就弄得滿城風雨了。胡曉梅的女朋友，誰都知道他和時文彥發生了戀愛。但是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逆料沒有好結果。現在居然都打破難關，要成眷屬，可知道天下事，只要肯去做，沒有不能解決的。余瑞香家裏和胡家相距最近，得的消息，也就最詳細。這一天余瑞香在瑞蚨祥做了一件蔥綠色的印度綢單褂，今天新取了回來，他穿在身上，又把他姨媽的珠子，也掛在脖子上。蔥綠色上面，托着又白淨又圓潤的珠子，又素雅，又好看。他高高興興，帶走帶跳，跑到他母親屋子來，要告訴他的母親，問好看不好看？余太太一見就歎了一口氣，說道：「打扮這樣時髦，做什麼？你看胡家小姐，是什麼下場呢？也就爲了漂亮兩個字啦。」余瑞香最怕他母親嚙的，聽到他母親這樣說，越發跑得快了。他走回自己屋裏去，把衣服脫下，疊好了，送到玻璃櫥子裏去。卻按着電鈴，打算是叫老媽子來，將一串珠子，送回三姨媽。可是按了幾次鈴，老媽子也不見來。正沒好氣，史科蓮進來了，說道：「姐姐，什麼事？我奶奶想吃水果，叫劉媽出去買東西去了。因爲別個老媽子，他叫不動。余瑞香聽見這樣說，氣就平了。說道：「沒什麼事，這串珠子，我要送還三姨媽呢。」史科蓮道：「你又要到那處作客？借人家的東西。」余瑞香道：「我看人家身上穿綠衣服，配上白珠子，很是雅靜，我作了一件新的綠衣服，就掛着珠子試試。」史科蓮道：「你穿着給我看看好不好？余瑞香將舌頭一伸道：「媽媽已經在開話匣子了，別高興罷。」史科蓮道：「你不是說，今天晚上，去看電影嗎？這樣一說，又不去了。」余瑞香道：「咱們偷偷兒去，別讓他知道。」史科蓮道：「要去就得告訴姑媽，偷着去我不幹。」余瑞香道：「你不去也好，我房裏不捻黑電燈，你就在我房裏念書。這樣一來，他們就不疑心我出去了。」史科蓮道：「你勾通我作賊，有什麼交換條件？余瑞香道：「我出去先和你買兩本小說，帶回來送給你，好不好？」史科蓮道：「要買你就買封神傳，頭回我只看了一

本就不見了。現在還想呢。余瑞香道：那更好買，舊小說只要三五毛錢，我一定買來。兩個約好了，吃過晚飯，史料連當真到余瑞香屋子裏來讀書，余瑞香悄悄的換了衣服，就到真光電影院去了。他穿的是一件寶藍色的印度綢旗袍，上面繡着白色大花，衣光閃閃，很令人注意。他本來約定了梅雙修的，在四圍座上一望，不見他的影子，他預料梅雙修沒來，就在身邊的椅子上坐下了。他左邊一排，都是外國人，右邊空着一把椅子。一會兒工夫，這坐位上就坐下了一位西裝少年。這人余瑞香認得，是京華大學的學生，叫着畢波麗，是荷花文藝社的主要分子。余瑞香原不知道這樣詳細，因為有兩次看電影，偶然碰到他，都坐在一排，到了第三次，余瑞香坐下了，他又坐在一處。恰好這次余瑞香是一個人休息的時候，到食堂去喝了一杯咖啡，回來一看，有一張名片放在自己的椅子上。余瑞香檢起一看，名片是橫印的，第一行是荷花文藝社社員，第二行是京華學生合作會幹事，第三行，字大些，在中間，是畢波麗三個字，波麗兩個字連在一處。畢字一個字單另，這是表示名姓分別的意思。第四行是籍貫，第五行是通信處。余瑞香自言自語的道：這是我的位子，誰放名片在這兒說畢，將名片一扔，扔在地下。這畢波麗卻站起來一笑，鞠了一躬，說道：是我的名片。一鞠躬起來，伸手又呈上一張名片。余瑞香怔怔的望了他一眼，也沒有理會，自去看他的電影。因為余瑞香雖不是個交際明星，但是常和他姐姐到幾家大飯店去看跳舞，男女交朋友，早看得慣了。不認識的男子和女子去說話，他卻不以為奇。那畢波麗見余瑞香沒有理他，卻也並不見怪，他想，這是可以親近的。他看着銀幕上映出的英文說明書，口裏就噤哩咕嚕的念着，要表示他懂得外國語。口裏念時就把一隻手的肘子，撐在架起的大腿上，卻把手來托着頭，故意把身子望余瑞香這邊歪。在黑影裏面，余瑞香又不便去另找坐位，只得把身子一閃，讓開他些。一會兒電影映完，電燈亮了，畢波麗把他黃黝色等邊四邊形的臉，不住向余瑞香這邊送。他微微的笑時，又露出兩粒光燦燦的金牙。余瑞香看見又好氣又好笑，瞪了他一眼，就離開他走了。這一次他怕又遇到畢波麗，不敢上樓，卻坐在樓下。不知道這畢波

麗偏偏知道，他又趕了來坐在一處。余瑞香把臉一變，就走開了，另外找了一個坐位。畢波麗見他走了，卻不能再追，只得算了。電影映完之後，他就先一步走，站在大門的一邊，兩隻眼睛，只望人叢裏射去。一會兒見余瑞香出來了，他就跟在後面。余瑞香雇車回去，他也雇車在後面追着一直送余瑞香到了家門口，下車進去，他也遠遠的下了車。走到門口兒，將門框上釘的門牌，下死命的釘了一眼。他看見大門上一塊銅牌，大書特書余宅兩個字，於是他又知道余瑞香姓余。這一回來，他知道了人家住址，又知道了人家的姓，總算沒有白跑。仍舊雇了一輛車子，回自己的寄宿舍。這寄宿舍的房子，本來一排一樣的，畢波麗一路記掛着余瑞香，推開房門，電燈是不來火了，他找了半天，找不着火柴，也沒有點洋燭，只得在黑地裏脫了衣服，就望牀上一鑽。這一鑽，不打緊，一根似棍非棍，似板非板的東西，在胸口上掃了一下，接上一個一身赤條條的人在牀上跳了起來。畢波麗嚇了一大跳，登時想起來了，是走錯了房間，爬上人家牀上來了。那人揪着畢波麗的衣服，厲聲喝道：誰？畢波麗道：是我，對不住，我走錯了屋子了。那人一聽，果然是畢波麗的聲音，也就算了。這樣一來，這一個號子裏的學生，都被他吵醒了，大家哈哈大笑。畢波麗走回屋子，一聲不言語，就睡了。自這天以後，他就留心打聽余瑞香的名字，他在那個學校讀書？先是他胡同口上，雇了在那裏歇着的一輛人力車，到別處去，講價的時候，格外多給七八個銅子。坐在半路上，和車夫講起話來，問道：余家小姐，也坐你們的車上學嗎？車夫道：大小姐出了門兒了，只有二小姐上學呢。他上學有時坐我們的車，有時走了去。畢波麗道：這遠的道，他們也走嗎？車夫道：不！就是這胡同口上一拐灣，那個外國女學堂。問到這裏，畢波麗將余瑞香的學堂打聽出來了。不到兩天，他想法子，又在號房那裏打聽得了余瑞香的名字。這一來，大功告成，馬上他就做了一首新詩，送到他一個老投稿的報館裏去。題目是寄心愛的他。過了幾天，登出來了，他買了七八份新式雜誌，凡是登了他的新詩的，都有一份。他把這些雜誌和這一份報網在一處，由郵政局裏，寄給余瑞香。余瑞香拆開一看，莫明其妙，不知道是誰寄的？將那些雜誌

翻開來一看，見有些地方，用紅筆圈了許多密圈。所圈的地方，題目下都署着畢波麗的名字。余瑞香這才明白了，他也沒有看，將那一大包東西，叫老媽子都倒入字紙簍去了。誰知這一捲東西寄來之後，那畢波麗上午一封情書，下午一首新詩，接二連三的來。余瑞香看了，氣得要死。他便暗暗的和史科蓮商量，用什麼手續來禁止他。史科蓮道：那有什麼難？把他所來的信，都放在一處，寄給他的校長，由他校長怎樣辦。余瑞香道：那樣不好，一鬧出去，就滿城風雨了。史科蓮道：你既然不願鬧出去，沒有別的法子，只有不理他的一着。他老寫信來，你老不理他，他還不算了嗎？我還有一樁事和你商量呢，你借一條紗裙子給我作一作客。余瑞香道：你到那兒去？史科蓮道：你還不知道嗎？今天是李冬青老太太的生日，我去拜壽去。我以為梅雙修早已告訴你了，所以並沒問你。余瑞香道：我一點兒不知道。這事怎辦？臨時買什麼東西送他？史科蓮道：他原為怕人送禮，所以不肯告訴人，我們就去拜壽得了，不要送禮。余瑞香用手指頭，將史科蓮額角上一戳，笑着罵道：你這小東西，現在和他一鼻子眼出氣，連你姐姐都看做外人了。史科蓮道：並不是我幫他說話，當真是這樣子。余瑞香道：爲什麼老太太生日，我不知道一點影兒，你偏知道？史科蓮道：這可冤屈死人，我若知道你不知道這事，爲什麼不告訴你？余瑞香道：這且不管，你送什麼東西？史科蓮道：李冬青說，那天我辦一點兒家鄉菜，隨便請幾個客，你來玩玩可以的，可不要送禮，你送禮我就惱了。所以我聽他的話就沒有送禮。余瑞香一頓腳道：嘿，你這人怎麼這樣死心眼兒？你送禮去，他當真會惱嗎？史科蓮聽他這樣一說，也笑了。兩個人說話各自修飾了一會，余瑞香只穿了一件直羅的旗袍，穿一雙露花黃色的皮鞋。史科蓮道：到人家去拜壽，爲什麼反穿得老實起來？余瑞香笑道：穿老實些罷，省得又去和女孔夫子開雄辯會。兩個人雇了車子出了前門，又在南貨店和果局子裏買了兩大包東西，然後才到李冬青家裏來。他們走進院子，卻見小客室裏一片談笑聲。余瑞香站在院子中間，喊了一聲密斯李，李冬青聽見喊時，卻從上面房間裏出來，笑道：密斯余也來了，請裏面坐。他們走進屋裏，只見六個女子，一大半是女學

生裝束的人，坐在屋裏嗑瓜子說笑話。見他兩人進門都站了起了，除了梅雙修外，李冬青一一介紹，乃是江止波，李毓珠，朱韻桐，楊瑪麗，楊愛珠。這其中以江止波女士，最是令人注意。剪着短短的頭髮，挺着胸脯，穿着一件彷彿西裝的沒領褂子。一口雲南官話，議論風生。那楊瑪麗和楊愛珠最說得來，幾句之間，總夾着一句英文。那楊瑪麗談起來，卻和余瑞香認識，在比國學校，還同過一個學期的學呢。余瑞香和大家談了幾句話，站起整整衣裳，笑着問李冬青道：伯母呢？李冬青笑道：你不是要拜壽？我們還講這種俗套。余瑞香笑道：這要算俗套，我們做什麼來的？李冬青道：這不過是個熱鬧意思，大家坐在一處敘敘罷了。若是真要磕頭拜壽，那真成了演戲了。余瑞香道：就是不拜壽，我們也請壽星老一塊兒坐坐。李冬青道：前面客廳裏，還有幾位客，他老人家在那裏談世道人心，談上了癮，捨不得走呢。說着他便來請他母親到後面去。這客廳裏，有何劍塵夫婦，有楊杏園，有李冬青弟弟的校長方子安，有李冬青南方來的母舅方好古，有梅雙修的哥哥守素，和他嫂嫂朱映霞。大家散在四處坐着，陪李老太太閒談。李老太太坐在一張矮些的軟椅上，小麟兒站在他面前，他牽着小麟兒的手，撫摸着，卻和衆人說話。他見李冬青來了，便問道：是誰來了？李冬青道：是余小姐和史小姐。李老太太道：他們這老遠的路，也跑了來，我去看看。說着他和小麟兒進去了。李冬青在他母親坐的地方坐下。他的下手，就是朱映霞。便問道：你的畫，越發畫得好，我討了好幾回，總不肯替我畫一張。朱映霞道：我的作品，實在太幼稚，不好意思送人。你若一定要，那天請到我家裏，我把練習的畫稿，全拿出來，隨你挑幾張。李冬青心裏，老這樣想，聽說圖畫學校都要畫模特兒的，難道女學生也畫嗎？這個疑團，早想打破，如今朱映霞叫他看畫，正中其意。便對朱映霞道：好極了，那一天，我一定去奉訪。我不懂，密斯朱這麼好的畫，怎樣不在報上宣布一兩張？朱映霞笑道：固然，做藝術家的人，像賣文章的人一樣，不能不出風頭。如若不出風頭，你的名字沒有人知道，永遠沒有飯吃。但是我還沒有出風頭的程度，如若勉強去出風頭，一來就把招牌砸了，以後就不好辦呢。我看許多詩家，東西還沒有

成熟，馬上就想出風頭，結果弄得招牌很臭，以後生意不好做了。而且報館裏的人，都是有黨見的，你和他沒有關係，他那裏會和你鼓吹？他這樣一篇帶議論帶譬喻的話，雖是無心之言，卻好像完全影射着楊杏園。李冬青臉對着朱映霞說話，卻不住用眼睛轉過去，時時考察楊杏園的態度。楊杏園始終只是微笑地聽着，並不覺得奇怪。那朱映霞的未婚夫梅守素，在一邊冷冷的看見李冬青有些不安的樣子，臉上的笑容都是勉強的。便笑着對朱映霞道：你不要信口雌黃了。說着，用手一指何劍塵和楊杏園，笑道：現坐着兩位新聞記者在這兒，你公開的說人家有黨見，太不客氣了。楊杏園笑道：不要緊，不要緊。新聞記者就常罵新聞記者，何況外人？密斯朱剛才說的話，實在很透澈，我也是想出風頭，程度不够的一個。因為新聞記者，宣傳他的名字，猶如商家宣傳招牌一樣，是飯碗分內的事。梅守素笑道：誠然，我們學藝術的人，真不如你們新聞界，都是被動的鼓吹，不能自動的鼓吹。李冬青道：不然吧？那些圖畫展覽會，也是被動的舉動嗎？方子安笑道：這一句話洞中癥結，梅先生沒有可說的了。梅守素笑道：密斯李是個文學家，所以他說起話來，總和文學家張目呢。李冬青聽了，倒不好意思。楊杏園道：密斯李自然是個文學家，但是我卻絕對不敢承認，和我張目的話，更是談不到了。李冬青道：楊先生不承認是文學家，就不承認是文學家罷，又何必下一個轉筆，先說我是文學家，而且還下了自然兩個字？何劍塵道：杏園這話，並不是阿私所好。他說到阿私所好這四個字，楊杏園在一邊，偏偏留心聽了，望了他一眼。何劍塵卻一點兒不覺得，依舊望下說道：現在女學界，有新智識，舊文學又極有根底的，那有幾個？密斯李這個文學家招牌，是可以掛的。李冬青笑道：若照何先生這樣說，我不但可稱女文學家，就是文學博士，也叫得過去。反正關起門來起國號，誰也管不了。何劍塵道：關門起國號，是密斯李自己願意這樣。若是肯把作品在報上宣布，社會上一定和你上尊號的。方子安道：密斯李的作品，爲什麼不讓宣布？何劍塵笑道：這個我早知道了，密斯李是因爲報上的假女士太多，不屑和他們爲伍吧？楊杏園笑道：你這話，適得其反。密斯李正因爲怕人家知道他是真女

士，所以不投稿。朱映霞問李冬青道：這話真的嗎？李冬青道：真的。我覺得我們要在報上發表文字，沒有什麼可說的。說出去了，容易惹麻煩。就是詩呀，詞呀，無非發表自己的情感，最容易自畫供狀的，報上登出去了，也不妥當。李冬青的舅父方好古，坐在一邊，摸着鬍子聽話，總不言語，這時用手一拍腿道：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一位什麼靈魂女士在報上做文章，他總是和小孩子說話的口氣。原來他不過是把小孩子做個幌子，其實是對看報的取瑟而歌呢？其初我很以為怪，他時而談文學，時而談哲學，告訴小孩子，豈不是對牛彈琴？況且小孩子也不會到報上去看什麼作品。大家都說：這話誠然，不說破，大家不留意，這一說出來，很有些道理了。何太太在一邊笑着對何劍塵道：你們大家說什麼文學家，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這裏的人，除我以外，不都是文學家嗎？今天壽酒，何不行一個酒令？我在小說上看見，行酒令，老是這樣想，幾時我們也來玩一回試試看，總是沒有機會。今天不是很好的機會嗎？何劍塵道：你這個提案，倒也很好。朱映霞在一邊早聽見了，笑道：何太太這話，我很贊成。李老太太今天也是很高興的，我們就是喝一個醉，他老人家決不討厭。李冬青聽了，也鼓起興來，問道：行什麼令？何太太道：若要我加入，只有一樣我合格，就是擊鼓催花令。何劍塵悄悄的對楊杏園笑道：你瞧，他也知道擊鼓催花令。看了幾本紅樓夢，到這裏來出風頭。楊杏園也悄悄的笑道：豈有一個文學家的夫人，連擊鼓催花也不懂？何劍塵微笑輕輕的說是呀，文學家總有文學家相配呢。楊杏園沒有理他，掉過頭去對方子安道：這擊鼓催花令總要人多才有意思，我們這裏似乎人還少了。方君以為怎樣？李冬青道：後面還有一班客呢，若是他們也能加入，有十幾個人，那就有意思。方好古摸着鬍子道：裏面全是小姐們，怕不贊成吧？梅守素笑道：在你老人家看起來，以為是不行的，其實，現在男女在一塊兒宴會，平常的了不得，何況來的都是親戚朋友，那更不成問題了。李冬青笑道：雖然這樣說，我得先去問問他們。說着，他就到上邊屋裏去，把行酒令的話，對大家報告。史科蓮先笑起來，說道：這是很有趣的，這令怎樣行法？余瑞香道：你就先忙，大家還沒有議好呢。這裏幾位小姐

都是比李冬青新過去幾倍的人，李冬青都贊成男女來賓會宴，他們還有什麼推辭？楊瑪麗和楊愛珠兩個人，外國文都是極好的，中國字認不了多少，平常寫一封信，還要找信書翻字典，而今教他們來行中國古典式的酒令，那不是難事嗎？所以他兩人聽了這話，很是躊躇。不過他們也不肯失這個面子，也不願說不來。先由楊愛珠笑道：若真行起酒令來，我是受罰的哩。朱韻桐道：這話怎麼講？楊愛珠道：我不會作詩呀。朱韻桐道：行酒令也用不着做詩。朱韻桐原是一句無心的話，這好像說楊愛珠連酒令也不懂。楊愛珠未免臉上一紅。朱韻桐覺得他的話太冒失了，臉上也是一紅。兩人都怪難爲情的。李冬青在一邊看見，心裏想道：人家總說女子容易害羞，我是不覺得，像他這兩人，這樣害羞，真可以代表那句話了。便上前拉着朱韻桐的手道：他們行擊鼓催花令，我這裏那來的鼓，我看還是改別的令好。朱韻桐道：那也很容易的，我聽你那屋子裏，不是有架風琴嗎？叫一個人去按風琴，就算打鼓，那還斯文得多呢。李冬青笑道：好！就是照你的話這樣辦。便忙着把風琴先擡了出來，原來李冬青家，雖無應門五尺之童，現在因爲他舅舅方好古來了，又帶着一個聽差，所以家裏熱鬧些。他舅舅原是李冬青嫡母的胞弟，因爲李冬青的生母和嫡母，向來很和氣，所以他舅舅，也把李老太太看作自己的妹妹一樣。他在南方遊宦多年，和北京不很通消息，後來打聽得李冬青母女和家庭脫離關係，他就常寄錢來接濟。這次親自到北京來，又要和李老太太作壽，都是他憐惜他母女孤苦的好意。這天方好古在館子裏叫了兩桌席，本只請幾個極熟的客，謝謝人家常常照顧冬青母子之意，冬青又藉此約幾個老同學敘一敘，所以有兩桌人，好在有劉媽和他舅舅的聽差招呼客，他也很自在的。也是他幾年以來，最快活的一天。這時女客都依允了行酒令，他很高興，就在客廳裏擺了兩張圓桌子，請大家分別入席。一席是李老太太和小麟兒作陪，同席的是方子安，方好古，何劍塵，何太太，楊杏園，梅守素，朱映霞。一席是李冬青作陪，同席的是梅雙修，余瑞香，史科蓮，朱韻桐，江止波，李毓珠，楊瑪麗，楊愛珠。大家入了座，何太太先說道：還是我先發言罷，請李先生作令官，就請發令。

這一句話說完，大家鼓掌。李冬青笑道：我是主人，那裏好作令官？梅雙修道：作主人和令官有什麼衝突？你只管做你的。李冬青道：你有所不知，主人對客，是很客氣的。一作令官，就不好了。酒令大似軍令，那要賞罰分明，照令而行的。大家都說那是自然，決沒有人家說主人翁失禮的。李冬青笑道：這樣說，我就不客氣了。便對大家道：小麟兒在這裏也吃不了多少東西，我派他到院子裏去做鼓吏。要吃什麼，可叫劉媽來要。小麟兒很高興的，道行我就去。什麼叫鼓吏？李冬青道：你在院子裏按風琴，在這裏的人，就把一枝花，你遞給我，我遞給你，設若你的風琴停了，花在誰手上，誰就喝酒，我叫你按琴，你就按琴。小麟兒道：那我很明白，你叫我不按，我就不按。他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說道：那才好呢，酒令官叫誰醉死，誰就得醉死了。李冬青道：不是那樣，我叫你按琴，你就按，不停可由你。李老太太一手把他拖了過去，說道：傻孩子，我告訴你，就把這擊鼓催花令的辦法，告訴了他。小麟兒說道：我知道了。便跳到院子裏去了。朱韻桐道：鼓吏派好了，令怎樣行法？李冬青道：令不能太難了，太容易了，又沒有意思。我現在定爲一個書名，一句韻文，一個戲名，一句戲詞，或曲詞，說起來要一串，要押韻，這算酒面。酒底說一句成語詩詞俗話都可，不過要嵌一個梅字在內。限三分鐘交卷，過了時候的，罰他說一個笑話，如若不笑，罰他再說。楊愛珠、楊瑪麗都怕李冬青要搬什麼古董，如今說出來，也不覺得有什麼難，就是酒面這句韻文，肚子裏少一點，也只好由他。李冬青說完，史科蓮想問一句話，梅雙修道：別作聲，違抗命令，是要受罰的呢。於是大家笑着喝酒，肚子裏先預備材料。李冬青在裏面屋裏，拿出一枝通草做的紅梅花來，便對窗子外喊道：小麟兒按琴。李冬青說了，當真那風琴咿咿唔唔的響了起來，李冬青便將手上的假紅梅花，遞給下手的梅雙修。他們遞了一個圓圈，最末一個，是史科蓮。他拿花在手上，便又要遞給李冬青。李冬青不接，笑道：遞給那邊桌上去。史科蓮慌了，不知道怎樣好。他回頭一望，挨近他的就是楊杏園。他生怕琴聲止了，糊裏糊塗站起來，就遞給了楊杏園。楊杏園擡頭一看，好像在那裏會過，不免一楞，史科蓮臉一紅，趕快回席。這個當兒，大家一陣呵呵

大笑。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頻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楊

杏園先是楞住了，及至醒悟過來，也爲之失笑，原來琴聲停止，花還在手上呢。梅雙修笑着低聲對李冬青道：「妙極，先看他們怎樣說？」那邊楊杏園也笑道：「這倒巧，那邊桌上繞了一個圈，沒有人臨着，一到這邊，破題兒第一，我就碰上了。何劍塵拿起酒壺，和楊杏園斟滿了一杯酒，說道：『說你的令，時間只有三分鐘呢。』楊杏園望着酒杯子，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了一個，湊合着罷。』便念道：

紅樓夢，清夜悠悠誰共九更天，離恨千端，閒愁萬種。

說完，將一杯酒又喝了。說道：「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該下手的梅守素喝酒，方子安道：『這酒令好，既切人又切時呢。』小鱗兒這時站在客廳門口探頭探腦，見楊杏園交了卷了，又去按琴。楊杏園一聽琴聲，趕快就把梅花送了出去。這回是反遞，遞到梅守素手上，就遞給那邊桌上去，卻在梅雙修手上停住了。梅雙修笑道：『來得快呀。』面對李冬青，我念給你聽，你看能便不能使，他眼睛並不望着衆人，先念酒面道：

天雨花，不在梅邊在柳邊，牡丹亭，牡丹開，芍藥放，花紅一片。

朱映霞道：「雖然少押一句韻，很有意思，你且說你的酒底。」梅雙修又念了一句「黃梅時節家家雨」，第三次的令，就傳到方子安手上。方子安笑道：「諸位別笑，我是瞎湊合的，我因爲省得交白卷，我早就打好了腹稿，就是要我換，我也沒有得換呢。」他就念道：

田家樂，放牛於桃林之野，戰太平，好不逍遙自在也。

大家都說有趣味，這句戲詞，集得最好。方子安道：「我肚子裏沒有詩，要詩也只有千家詩上去找，我自己喝酒，說

個梅子黃時日日晴罷。這回下去，卻臨着江止波。江止波雖然是個大學的女學生，他是學美術的，國文很平常，要鬧什麼韻語韻文，他是不行，他早就預備好了。這時他說道：我肚子裏沒有戲詞，也沒有曲詞，我乾脆認罰說一個笑話罷。說完話先笑了一笑，用手絹握着嘴，咳嗽了兩聲。李冬青心裏是明白的，便笑道：你自願罰，那有什麼說的？你可別成心罵人。江止波又咳嗽了兩聲，便復操着京調說道：有一個人新到北京來，他聽見人說，名流身價最高，他就一心一意的想做名流。住在會館裏面，很是擺架子，有人問他到京有什麼差事，他就說：我是一個名流。這一天隔壁房間，有人要推牌九，打着啞謎說：我們來吃狗肉，好不好？廣東人都吃狗肉的，這句話打動了他的心事，便問長班，北京那裏有狗肉賣？長班答說：沒有。那人說：不能沒有呀，隔壁房間，剛才還吃狗肉呢。長班笑說：這個你們名流還不懂嗎？這是掛着羊頭賣狗肉呀。他聽在心裏，走到街上，看見羊肉鋪門口掛着許多羊頭，他就進去買狗肉。掌櫃說：不賣狗肉。那人說：胡說！我怕我不知道。我是一個名流，那樣瞞得了我？就是掛着羊頭賣狗肉，我也是內行呢？江止波說完，大家一想，果然笑了起來。都說道：笑話要這個樣子含蓄，才有意思。李冬青道：那他就够挖苦的了。怪不得，密斯江會演說，今天看來，實在不錯呢。大家一面說話，一面行酒令，大家都說得有個平妥。到了第五轉，臨到了李冬青。那邊桌上何太太說道：李先生說，一定能說出好的來。不過今天是老伯母的生日，李先生要說個吉利的才好。李太太也笑道：你就說個吉利的送何太太罷。李冬青聽了這話，見他和何劍塵坐在並排，眼珠一轉，微微一笑，說道：有了。便念道：

絕妙好詞，碧梧棲老鳳凰枝。閨房樂，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李冬青說完問道：這個好不好？何劍塵笑道：好是好，不過我們不敢當。倘若我們是文學家或者是藝術家，那才配呢。何劍塵這話，本是俏皮梅守素一對未婚夫婦的一說出口，卻想起還有別的忌諱，後悔得很。偷着看看楊杏園臉上，他倒不在意。這時李冬青又說了酒底，等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方好古在那邊接着說道：怎麼大家

的酒底，都說的是梅子，並不是梅花？何劍塵笑道：這不正是黃梅時節嗎？正說得切時呢。方好古道：你提起這個，我又想起一樁事來了。剛才的酒底，有人說黃梅時節家家雨，又說梅子黃時日日晴，雖都是古人的詩，他們測天氣的本事，太自相矛盾了。何劍塵笑道：還有啦！也不承認晴，也不承認雨，他說：熟梅天氣半晴陰。你老先生總也記得這句詩吧？方好古道：當真的，各有各的說法不同，但是以說雨爲對。我們住在江南，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最是苦不過，連陰雨，一下總有十天半月，到後來不但看見雨點，心裏不痛快，睡在牀上，總見屋檐下滴滴搭搭的聲音，就煩惱得很。上等人家的房屋，高樓大廈，那還罷了，小住戶人家，那真不了，青苔長到牆中間，牀腿也是濕的。這個時候街上的水果擔子，就正挑着又圓又青的梅子，在小巷裏去賣啦。北京這個地方，沒有梅子，也不像江南，有什麼梅天，有什麼青梅，那街上賣的青杏，卻和青梅差不多，看見這種東西，令人想起芭蕉過牆，薔薇滿架的境況。我們這裏，大概都是南邊人，說起來了，恐怕都要想家呢。何劍塵笑道：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李冬青笑道：舅舅這話誠然，江南黃梅時節的雨，雖然很討厭，那是指在城裏住家而言，若是住在鄉下，就不然。有一年我住在鄉下，籬笆外就是一道小河，河那邊一望都是水田，在雨裏頭，那青秧在水裏長起來，一片青色，沒有界限。再遠些，鄰村上的樹，都是模模糊糊的，那陰雲厚厚的低下來，好像天壓在樹頭上，就是畫也畫不出。朱映霞道：畫也畫不出來，卻虧你說出來了。李冬青笑道：是啊！我說話太不留心，這兒有兩位大畫家啦。方好古的地方，正對着窗戶，他說道：我們埋怨北京的天氣不下雨，你瞧雨來了。說時，用手指着窗戶外頭。大家擡頭看時，只見後面屋頂上，隔壁人家院子裏的大樹，都一齊顫動起來，那綠油油的樹葉子，翻了過去，瑟瑟的響個不了，天上的太陽，已沒有了，一重一重的雲，都被風捲得聚在一處。這屋的四週，本都是人家的院子，全是槐柳之類，那樹的濃綠，和天上的烏雲相映，越發顯得空氣陰暗。余瑞香道：天要下雨了，怎麼辦？我們的路太遠哩。李冬青道：不要緊，若是下起雨來，我叫汽車送你回去。這時那桌上的方古好，掀髯微笑，他是最愛看三國

演義的，提取任何一段，他都記得。他笑着對楊杏園說道：這雨若是醞釀在天上，不下到地下來，青梅煮酒，對着要變不變的天氣，和一二個胸懷磊落的人，憑欄高談天下事，也是人生快舉。楊杏園道：話雖如此，各人的身分不同，各人眼裏看見的景緻，也就不一樣。譬如就我說：我看見天氣陰暗，樹葉亂飛，我就想起賀方回的詞，「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李冬青聽了，低低的笑，對余瑞香道：你聽聽，人家看見天氣不好，是什麼感想？惟有你是怕雨下得不能回去。余瑞香聽了，一笑，說道：現在不怕了，有汽車送我回去呢。梅雙修道：我們大家只顧說話，把行令都忘了。李冬青道：是呀，小鱗兒怎樣不按琴了？回頭一看時，只見小鱗兒正站在門口呢。原來他聽見衆人說得熱鬧，也站在這兒來聽來了。現在一提醒了他，他趕緊跑去按琴。這花仍舊由李冬青手上傳起，傳到史料蓮手上，他還是遞給隔坐的楊杏園。花到楊杏園手裏，琴聲就停止了。楊杏園笑道：在坐的人，沒有輪到的還多啦，我倒輪上了兩回。我真沒有預備，說個什麼呢？他手上端着酒杯，在嘴唇邊略就了一就，將杯子放下，便說道：

鳳雙飛，何姍姍其來遲？不如歸，等到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大家都說一聲好，很有古詩意。史料蓮的上手是余瑞香。史料蓮回過頭去，對余瑞香道：姐姐，這末了一句，不是密斯李已經說過嗎？楊杏園聽着，明知是取瑟而歌的意思，笑道：呵呵，這是我錯了。順口說出來，就沒有想到已經由人家說過了。便對李冬青道：不知要怎樣個罰法？李冬青道：這是無心之錯，非有意犯酒令可比。罰一杯酒罷。楊杏園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飲畢，又斟上一杯，然後念酒底道：綠成陰，青梅如豆。他交了卷，那琴聲又起。這回琴按得極慢，好久還是不歇。他們傳的花，由楊杏園桌上，傳到李冬青桌上，復又轉回去了。這時，忽然哄堂大笑，那枝梅花，由史料蓮傳到楊杏園手裏去的時候，外面的琴聲，又停止了。何劍塵輕輕的笑着對楊杏園道：巧得很，這成了鴛鴦女三宣牙牌令啦。楊杏園道：這事可真巧啦，怎麼又輪到我手上了？他心

裏想，怕有弊，冷不防，他離席走到客廳門口去，只見由窗戶下，走開一個老媽子，還沒有去遠。小鱗兒坐在風琴邊下，看他來了，扯腿就跑。這不用說，顯然有毛病了。楊杏園笑着回席說道：我幸而發覺得早，我若是老不過問，也許還要輪個第四次第五次呢。李老太太笑問道：怎麼樣？小鱗兒搗鬼嗎？楊杏園道：叫他進來問一問，就明白了。說時，小鱗兒挨着門走進來了。左手的一個手指，塞在嘴裏，右手指着楊杏園點了幾點頭說道：我和先生鬧着玩呢。大家看見他那副神情，也都笑了。說道：小孩兒到底不會作賊，幹嗎要跑？楊杏園道：酒令不分親疏，小鱗兒作事不規矩，也應該罰。小鱗兒是不怕他姐姐的，笑道：罰打我嗎？李冬青道：打是不打，人要受罰，都是喝一杯酒。你喝不了一杯酒，罰你喝一杯開水罷。小鱗兒道：不，反正罰我吃一樣，就罰我一個梨罷。這一句話，說得大家又笑起來。他們這一席酒，一直吃到點燈的時候方才散席。所有的小姐們，都要洗臉梳頭，一齊都擁到上面房間來。李冬青的梳頭桌上，擺着玉容霜雪花粉之類。一個個洗過臉，都蹲着半截身子，對着鏡子擦粉。臨到了梅雙修用手指頭將玉容霜挑了一點在手心裏，就着鼻子尖上聞了一聞，笑道：密斯李用這個粗東西。李冬青正在中間屋子裏，陪着衆人說話呢，便問道：什麼東西粗了？梅雙修道：你這玻璃瓶子裏，是什麼粉膏？李冬青笑道：這個你還嫌粗嗎？這是去年冬，人家送我的。我平常就用一點雪花膏，潤潤皮膚，解了凍，我就不用了，所以還擱在這兒。這是上海帶來的玉容霜，不算差呀。余瑞香道：是的，這種東西不能用，擦在臉上，只要一乾，他就會起一層粉霜。北京交民洋行裏，有一種巴黎來的粉膏，很好，擦在臉上，又香又白，一點痕跡沒有。梅雙修伸着兩隻雪白的巴掌，輕輕的撲着他的兩腮，笑了出來。便問道：什麼價錢？余瑞香道：那不一定，他是按着法國佛郎算的。佛郎長價就貴些，佛郎跌價，就便宜些。梅雙修道：買多少佛郎一瓶呢？余瑞香道：好些的，值六十多個佛郎。李冬青道：六十多個佛郎！不是我說一句小器的話，用這種化妝品，好似多做兩件好衣服。江止波笑道：密斯李，你這句話還不澈底，衣服只要齊整潔淨就得了，又何必穿好的？固然，美的觀念，人人都是有的，青年人不是不可修

飾。但是我主張修飾的程度，要男女一樣，我們才不至於做男子的玩物。說時，他將披到臉上的短頭髮，扶到耳朵背後去。笑道：譬如剪髮，有許多人反對，說是男不男，女不女，叫人觀之不雅。這話就不通，難道女子定要戴着一頭頭髮，去表示別於男子？況且我們的人格，人家觀之雅不雅，何必去管呢？楊愛珠和江止波都在學界委員會當過委員的，兩個人的感情，比較又親密些，說起話來，也就比較的不客氣些，他就笑着說道：這不是天安門，你又拿了這男女平等的大題目，在這裏演說。江止波道：並不是我喜歡說話，我想我們要做一番事業，第一不要去做男子的玩物，不做男子的玩物，第一要廢去玩物式的裝飾。楊愛珠和楊瑪麗雖和江止波的行爲相同，但是都愛拾落得漂漂亮亮的，聽了江止波的話，都表示反對。楊瑪麗說幾句話，裏面夾一個英文單字，和江止波爭了半天。最後，江止波滿臉急得通紅，卻又怕人疑心他惱了，勉強放出笑容，說道：我不能和你爭了，硬要和你爭，也是我失敗。因爲這裏除主人翁和密斯史，都是反對我這種論調的。朱映霞早就知道他的名字，綽號女張飛，開起聯合大會，他一演說，激昂慷慨，連男學生都有些怕他。便成心去迎合他，笑着說道：密斯江，我並沒有作聲，你怎樣知道我也反對你的論調？江止波眼睛瞧着朱映霞身上穿的印花綢單褂子，把手一指道：憑這一個你就應該反對我的論調。朱映霞笑道：我穿衣服，向來隨便，今天因爲來拜壽來了，不能穿得太素淨了。江止波連忙改口道：我說着好玩呢？我這樣很平常的話，誰不知道？值得反對。說時，他圓圓的臉兒，滿面春風笑起來。朱映霞想道：凡是當學生代表，或者什麼委員的人，他對朋友總是二十四分客氣的，這女張飛也有這種手腕呢。李冬青在一邊，也怕他們說惱了，便對朱映霞道：聽說你們學校裏，處處都含有美術的意味，那一天帶我們去參觀一次，好不好？朱映霞道：可以，不用帶去，約一個日子，我在學校等你得了。余瑞香道：我很愛美術的，也很願瞻仰你們貴校，那末，我和密斯李一路去罷。朱映霞昂頭想了一想，口裏念道：西洋畫，寫生，雕刻。然後對李冬青道：禮拜五罷，那天下午，我沒有課。李冬青道：是呵！我在報上看見你們是星期五開展覽會啊。朱映霞笑道：那

是上星期五的事，早過去了。江止波道：提起報，我想起一樁事，這前面不有兩位客，是新聞記者嗎？密斯李，請你替我介紹一下，我這裏有兩份宣言書，請這兩位在報上登一登。說時，便將他隨身老帶着出門的那個皮包，由旁邊一張桌上拿過來，打開皮包掏出一大捲信件，在裏面找出兩張油印稿子，交給李冬青。李冬青一看，是女界霹靂社成立的宣言。開頭一行一句，便是打倒蹂躪女權的強盜，接上三個感歎符號。第二行第二句，剷除女界無人格的蝨賊，接上也是三個感歎符號。這一篇宣言，簡直激烈得無以復加。李冬青一想，你們發油印傳單，只要寫得出，就到街上散去，大不了，不過被警察沒收了去，那要什麼緊？若是印在報上，人家報館裏，可要負法律上的責任，這不是玩的，恐怕不肯呢。便笑道：你們這宣言之外，當然還有別的消息，我引密斯李和他們當面去交涉罷。江止波道：很好，一回熟了，第二回我就可以直接找他們去了。說畢，江止波便催着李冬青和他一路到前面客廳裏去。李冬青先和何劍塵、楊杏園道：這位密斯李，有兩件稿子，請二位在報上登一登。這句話說完，江止波走過去，微微點了一個頭，便將兩張稿子，給何楊二人各一張。笑道：二位是尊重女權的，一定和敝社表示同情。何劍塵一看，心想：糟了！這種稿子，怎麼能登？但是人家當面來說，又不便拒絕的。便笑道：敝社這種稿子，向來歸楊君發，我交給楊君就得了。江止波道：二位是一家報館嗎？何劍塵道：楊君兼有兩三家報館的事，敝社也有他。江止波道：那就好極了，都請楊先生辦一辦罷。楊杏園對何劍塵望了一眼，心裏就在罵他給難題別人做。便對江止波道：這當然可以的。不過報紙上登載的文字，和散的傳單，比較上法律的責任重些，這詞句之間，似乎……說時，兩隻手捧着那油印稿，很注意的看。江止波見楊杏園這樣慎重，站到楊杏園身邊去，也跟着楊杏園看那稿子，意思考察楊杏園注意那一點。他站在楊杏園並排，略為前一點。他人本比楊杏園矮些，頭又微微的一偏，那剪了的短頭髮，挨到楊杏園肩膀上去，在此時間，他那脖子上的胰子香，頭髮油香，都一陣陣襲人鼻端。楊杏園是個未婚的青年，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對這種情況，能受而又不能受，那江止波卻毫不覺得，還追

着問道：楊先生，你看這裏面有不妥當的地方嗎？楊杏園離開一步，故意走到茶几邊去喝一杯茶，然後說道：原文似可不登。李冬青在一邊看見，心裏明白，心想，他已經是够受窘的了，便插嘴道：若是真有什麼妨礙，密斯江也不能勉強，就請斟酌辦罷。江止波是在外面辦社交的人，那裏還不知道這宣言書過於激烈？就掉轉口風道：對，就請楊先生斟酌辦罷。這時朱映霞和朱韻桐出來了。朱韻桐對李冬青道：天怕要下雨，我先走一步了。謝謝！李冬青道：忙什麼？還有比你路遠的啦。朱韻桐道：不，我和這位密斯朱，順道要到一個同學家去說一句話。那朱映霞的未婚夫梅守素，卻對朱映霞輕輕的說了一句，我們一塊兒走。他這句話說了不要緊，一屋子人的眼光都射在朱映霞身上，鬧得人家真不好意思，紅着臉，勉強裝着生氣的樣子說道：你要買書，你儘管到琉璃廠買去，我的書，我自己會去買。梅守素碰了這一個橡皮釘子，當着大眾，駁回去，不好，不駁回去，也不好。搭訕着滿屋子裏找火柴，找到了，自去擦着吸煙。大家看了，臉上都帶一點微微的笑容，連那老先生方好古，也伸手摸摸鬚子。這樣一來，朱映霞更不好意思了，拖着朱韻桐便走。江止波夾着一個皮包，也跟了上來，說道：密斯朱，我也走一塊兒走罷。三個人辭了李冬青，同出大門。約摸走過十家人家，迎面來了兩個男學生，都扶帽子點頭，叫了一聲密斯江，過去了。朱映霞朱韻桐先都愕然，還以為是在招呼自己呢。走到胡同口，又聽見一個人喊道：密斯江，擡頭看時，又是一個男學生和江止波點頭。朱韻桐心裏想道：真巧，怎麼一出門，就碰見江止波兩班男朋友，不知道的，還說是我們的朋友呢。三個人又走了一條小胡同，便上了大街。就有一個穿藍布長衫白皮鞋的少年迎了過來。二朱一猜，就是江止波的朋友，先就讓開一步。那少年不叫密斯江，簡直叫他的號止波。他問道：止波，那兒去？後天開幹事會舉代表到漢口去，你是必定要到的。江止波道：這事，我不管。上次推去上海的兩個代表，他們開回帳來，每天有八十塊的汽車費，你瞧！這成什麼話？我們女學生一毛二毛討飯一樣來的捐款，給他們這樣去花，我有些不服氣。許多人得了這個信，都要提出質問呢。那人道：我也不服，密斯江，你若到會提出抗議

案，我一定附和你。他兩人說話時，面前又過去一班人，都用眼睛向這邊看來。他們走過去不多路，就聽見有人輕輕的說道：你看，那個剪髮戴草帽子的，就是江止波。朱韻桐、朱映霞彼此都聽見，四目相視。江止波和那人說完了，又同二人走了一些路才分手走去。朱韻桐道：一個女學生，怎麼認識許多男朋友？怪不得外面議論紛紛的說他。朱映霞道：你要說這人，真沒有人格，我可以證明你的話不確。不過他女帶男性，一點不避嫌疑，做事實在太率直了。朱韻桐笑道：他有男朋友沒有？朱映霞道：不是正在說他的男朋友嗎？朱韻桐道：不是平常的男朋友。朱映霞道：啊！你說那個，還沒有呢？因為差不多的人，都有些怕他。朱韻桐道：你怎樣知道？朱映霞道：聽見人家說的。朱韻桐笑嘻嘻地道：誰說的？朱映霞被他這樣一問，笑着不說。朱韻桐道：只怕是密斯脫梅告訴你的吧？我們的感情太好了，簡直無話不說呢。朱映霞笑道：大街上走道別囁咀了。雇車去罷，省得你一路囉唆了。說畢，雇了車子，就回到一位女朋友家裏來。這女友也是朱映霞的同學，他的名字叫烏淑芬。因為他生了一臉的疙疸麻子，人家當面稱他密斯烏，背後卻叫他烏麻皮。不過臉是麻，心裏是很聰明的，用功的學生，都喜歡和他來往。他對朱映霞道：你兩人怎樣一路來了？今天下午，女生開半天的會，就是你沒有到。朱映霞道：什麼事？烏淑芬道：今天教務長在講堂上公布，模特兒已經請好了，從明天起，無論男女學生，一律畫模特兒。當時我們就反對，說女生不畫模特兒。教員說：這話太頑固了，不是藝術家應說的話。難道人體寫生，女畫家就廢除他嗎？磋商半天，教務長總是說非畫不可。後來我們讓步，說畫也可以，讓女學生專在一個教室裏畫。教務長也不肯，說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辦法。他知道我們不會上堂，他說：畫人體寫生不到的，記過一次。你看這事怎樣辦？依我說，這事也很普通了，我們用藝術的眼光看去，好像學醫的學生理學一樣，那也不見奇。朱映霞道：你上堂不上堂呢？烏淑芬道：大大方方的去，怕什麼？朱映霞笑道：我們班裏的男生，有兩個壞鬼，就怕他搗亂。朱韻桐插嘴問道：你們畫時，真對着活人畫嗎？朱映霞道：自然對着活人畫，難道模特兒是什麼東西，你還不懂？朱韻桐笑道：懂我

倒懂，不過我疑心一個女人，怎樣好意思一絲不掛，讓人家去畫我總怕這話，是頑固派造的謠言。烏淑芬道：我們也沒有畫過，據我們猜想，總不能一絲不掛。我們向來是畫半截的人體標本，活人也許只畫半截呢。朱韻桐道：那倒罷了，不然，莫說是畫，看見也要叫人肉麻。他說這一句話，大家心裏一想，都笑起來。當學生的人是睡得早的，他們談了一會兒話，各自散了。朱映霞回得家去，一個人想，明天還是上學不上學？若是不上學，母親一定問什麼原故。他老人家，因為男女同學，是反對我進這個學堂的，因為有個他在裏面，他要這樣辦，母親才答應了。而今若是告訴母親，說是不分男女，一齊對着一個赤着身子的女人畫像，他一定說是怪事。不但不要我畫，恐怕還要我退學呢。我想還是不告訴母親的好，省得麻煩。明天到學校裏去，若是女生都畫，我也只好跟着。若是也有不畫的，我就請兩點鐘假罷。這樣一想，就沒有做聲。次日一早上學，恰好頭一點鐘，就是畫模特兒。講堂外的空場上，女同學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在那裏說話。同班的男生，臉上都帶一點笑容，對女生好像比往日有些希奇的樣子，來來去去的，都不住的望過來，意思是偵察女生什麼行動似的。烏淑芬早就來了，和兩個女生，站在一株柳樹底下說話。朱映霞看見，便也走了過去，就問烏淑芬道：怎麼樣？我們都上堂嗎？烏淑芬道：大家都，是唧唧噥噥的，在私地裏反對，並沒有那個肯和教務長去交涉的，那還不算了。一句話剛說完，噹噹噹，上課的鐘，已經響起來了，那些男學生，好像上飯堂似的，一刻也不停留，全都趕上堂去了。他們這班，十多個女學生，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還在徘徊，他們的教員華醉美，那皮鞋已經在走廊上，一路響了過來。看見他們還站在教室外頭，說道：咳！還不上堂？進去進去！一頓亂催，把他們都催進去了。偏是他們一進門，那些男學生，一大半回過頭來望着，於是他們都像生了氣似的，一律把面孔板得鐵緊。他們一落坐，華醉美進來了。他後面卻跟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穿着俄國花標的旗袍，梳着一條黑油油的辮子，圓圓的面孔，皮膚卻也白淨，他低着頭，就在華醉美後面走。這女孩子身上，好像有什麼吸眼光的吸力一樣，一課堂人的眼睛，都釘在他身上。